

白石樵真稿目次

卷之一

序

詩經類攷序

孝經序

全史詳要序

史記定本序

洪武正韻牋補序

蘇門六君子文粹序

文娛序

奇女子傳序

重刻董宗伯制義序

來仲樓序

董宗伯容臺集序

甲秀園集序

棘隱園漫草序

古今粹語序

甌餘漫錄序

妮古錄序

香案牘序

品蕪錄序

劉無競程墨選序

九峰社草序

代嘯序

屯雲居寤言序

孫楚惟探珠草敘

卷之二

序

松江志小序

計五十一條

沿革

分野

鄉村

戶口

鎮市

坊表

山

水

物產

風俗

田賦

歲計賦額

賦議利弊

役法

荒政

鹽法

織造

水利

城池

倉廩

驛館

壇壝廟祀

官署

學政

兵防

守令題名

王霸治績

名臣官績

國朝名臣官績

選舉

封贈

錄蔭

封爵攷

賢達

篤行

文學

隱逸

藝術

賢媛

游寓

方外

第宅園林

古蹟

災異

塚墓

葬外郡墓附記

兵燹

寺院

著述

詩品

畫苑

志餘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本一禪院志序

丘氏壽言序

送大中丞懷魯周公序

賀司李毛公內召序

代張君一

賀監漕顧公得子還京序

卷之三

記

漢陳太尉廟記

海忠介公祠記

陸大宗伯祠記

厲齋方公祠記

德星堂記

寶夢堂記

來章堂記

陸宮保適園記

陸君策畸墅記

逸圃記

綠野池記

醒堤記

卷之四

記

都御史丁公去思碑記

松司理畢公去思生祠記

代

松郡名守李公去思碑記

代

松郡繩齋許侯去思碑記

代

松海防燕公去思碑記

郡司馬尤公去思碑記

晴符蔡公去思碑記

司理孺初毛公去思碑記

郡司理孺初生祠碑記

華亭井愚聶侯遺愛祠記

郡博士懷槎沈公去思碑記

許墅關長玉錢公去思碑記

太倉州守順山王公去思碑記

崇德令周侯生祠碑記

劉河游擊張公去思碑記

丁大司空四賑亭記

青浦鵬南韓侯德政碑記

徐公碩庵德政碑記

代

郡司馬黃公署上海惠政碑記

戶部念劬劉公許墅權政碑記

姚太史風樹堂記

卷之五

記

五學學田記

修松江府學記

修志始末記

上海呂侯疏河碑記

重修泖橋澄鑒寺記

嘉興東塔寺免役碑記

觀音庵記

華嚴墨海閣記

重建文昌閣記

徐氏尋樂公五圖記

朱世甫楓野圖記

超然圖記

卷之六

壽言

壽汪太公九十有一序

壽大宗伯平翁八十有二序

代

壽大司馬楊震翁八十序

代

壽太子少保楊震野八十存問序

代

壽大叅賜谷王公八十序

壽觀察張受所先生八十序

壽鍾封公面溪先生八十序

壽龍江董公八十序

壽見州黃次公八十序

壽陳公八十序

壽荆石王公七十敘 代陸平翁

壽靈泉許太公七十序

壽侍御秦公七十序

壽繩翁何老師七十序

卷之七

壽言

壽肖坡莊太公七十序

壽敬新社太公七十序

壽鴻臚程翁七十序

壽余太公七十序

壽李希白先生七十序

壽殷太公七十序

壽徐太公七十序

壽顧涇陽先生六十序

壽洪九霞太守六十序

壽岡卿申公玄渚六十序

壽司空陸澹翁六十序

壽奉直大夫褚孟汀六十序

壽沈母陳孺人七十序

壽張母洪太君序 代

卷之八

祭文

祭荆石王相公文 祭孫雪居文

祭方伯張錫之 祭馮烈婦文

祭餓死張烈婦文 再祭張烈婦文

祭橋李丁烈婦文 祭吳江張烈婦 崇禎九年

祭陸文定公平泉 祭陸平泉宮保 代

祭董中條 祭朱封公

祭張封公 祭唐抑所宮保 代

祭唐元徵宮保 祭楊石間太史

遙祭李思弦太守 祭沈侍御石樓 代撫臺

祭孫漢陽雪居 祭某公

祭潘浙厓 祭袁微之

祭歸季思 祭吳江沈母

祭常熟趙叔度 祭王元美大司寇

祭徐文貞公

祭韓懷愚給諫

祭顧仲菴司馬

祭王門伯吏部

祭袁非之太學

祭郁伯承太學

祭包儀甫門生

祭楊淇園侍御

祭陳滄海觀察

祭殷方叔

祭包心韋

祭何太老師

祭學憲包瑞溪

祭孟澤夫

祭黃貞父學憲

祭徐孟孺

祭王和石

代

祭王太夫人

祭王文肅元配朱夫人

祭郁太夫人

祭徐母王孀人

祭王母魏夫人

祭顧太君

祭錢太夫人

祭范長白學憲元配徐安人

祭琅琊王敬美元配章安人

祭王太安人

祭董宗伯文

卷之九

傳

陸文定公傳

孝子高公傳

澄川李公傳

范牧之外傳

張聖清傳

唐李公子傳

楊幽妍別傳

潔潭翁傳

卷之十

論

井田兵法之租

佛論 大養濟院

真四皓

圖書

十三經註疏

古今大帳簿

卷之十一

策

宗藩

周禮

曆法

樂律

水利

鹽屯

馬政

卷之十二

議

賑荒議 十二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踏荒

勸荒

儘荒

禁亂

禁張皇

請改漕折

禁遏糴

糴米

禁抑價

平糴

散賑

田主賑佃戶

救荒煮粥事宜

十七條

一早煮不如遲煮

一城郭不如鄉村

一委官不如委好義

一搭廠不如寺院

一土灶不如磚灶

一執事不如選用饑民

一糶粥不如米粥

一草柴不如木柴

一吃粥不如帶粥

一給粥老人先於童壯

一給粥婦人先于男子

一童子壯男各分一處

一丐流毋得混擾饑民

一飢民日登記籍

一修道路橋梁

一另籌領粥

一煮粥須要嘗粥

田賦八故

見松江府志

查官田民田糧重之故

查力差銀差聽差之故

查絲綿折絹之故

查馬草豆料之故

查一條鞭之故

查加派從糧不從畝之故

查錢糧瑣碎易眩之故

查青由之故

三大役議

布解事宜

非運白糧事宜

收兌事宜

吳淞江議

建州攷

淮兌議

卷之十三

讀書十六觀

呂獻可嘗言

倪文節公云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

沈攸之晚好典冊

孫蔚家世積書

東坡與王郎書云

董遇挾經書

江祿讀書未竟

劉顯時稱學府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

黃涪翁云

蔡君謨嘗書小吳箋云

陳子兼云

朱紫陽云

趙季仁謂羅景綸曰

顏之推云

卷之十四

墓誌銘

瑞溪包公暨配曹氏合葬墓誌銘

太學同叔陳君墓誌銘

吳孺人墓表

卷之十五

贊 銘

釋迦文佛贊

長耳定光佛贊

接引導師贊

觀音贊

達摩贊

布袋和尚贊

十六應真贊

雪山修道贊

文殊菩薩贊

普賢贊

踏蓮渡海觀音贊

兜頭觀音贊

觀音贊

又

達摩贊

踏蘆達摩贊

面壁達摩贊

達摩贊

談口施食贊

呂純陽像贊

四先生贊

有敘

范少伯

魯仲連

張子房

李長源

東坡笠履圖贊

有敘

三岐禪師像贊

澄源禪師像贊

夜臺禪師贊

達觀老人像贊

雲棲老人像贊

痴和尚贊

吳仲虛贊

王文肅公像贊

陽谷方京兆像贊

有敘

葛實甫像贊

杜完三像贊

吳伯實像贊

上海令著泉劉公像贊

梅顛子像贊

張黃雀像贊

閔康侯小像贊

監二先生像贊

李玄白像贊

房海客像贊

孫濱瀾像贊

周希允贊

貞靖周先生像贊

繩武何先生像贊

高超玄像贊

陳隱西先生像贊

王小顛贊

友像贊

華宗贊

張雨懷贊

朱伯登像贊

范侃如像贊

霍太公像贊

并序

晏懷泉像贊

程聖修像贊

王笠雪遺像贊

鍾伯敬先生像贊

蔡嘿齋先生贊

顧默孫像贊

沈朗倩贊

熊于侯觀察贊

劉斗墟像贊

守溪陸公贊

姚仲陵像贊

自題小像

喬方伯贊

張受所觀察贊

殷十峰像贊

范象先贊

陳少隱贊

周艸窗贊

幼醫見垣贊

印空贊

了一子贊

割股孝子贊

木瘦爐銘

筆筒銘

玄原墨銘

汪霽之書室銘

郭烈婦練銘

楊亭亭芝桂堂銘

圖書匣銘

龍尾研銘

墨銘

棊匣銘

徐無夢棊銘

有敘

林淇清淨齋銘

有敘

書燈銘

許方谷天然硯銘

鐵絙銘

募修甘露亭銘

贈伯玉銘

頑仙廬座右銘

門前山銘

印宗銘

卷之十六

題畫

題便橋會盟圖

題香山九老圖

跋小李將軍畫卷

跋米元章画文德皇后遺履圖

題雲林畫

題洛神

題仇十洲桃源圖

題鬪茶圖

題孫雪居寫猫奴

題雪居画册

題漢陽畫卷

題米仲照石卷

題蘭花

跋徐光祿南州圖

題畫竹

題過庭章畫竹

又題畫竹

跋丁南羽畫羅漢

又

又

題赤壁圖

題藥草山房圖

題范寬畫

題春門先生畫卷

題畫冊

題趙文度雲山

題山靜日長圖

題癸卯同年畫冊

題董宗伯玄宰畫雲林筆意

又題董宗伯回煙江疊障圖

又題董宗伯畫

又

跋玄宰畫冊

題玄宰畫

題玄宰扇

又題玄宰畫

題沈子居畫冊

題自畫

又

又

題柳

又

題梅

又

題雲山

題自西

題顧原之画黃叔明筆意

題顧原之画雨花臺登高

題顧原之画扇

題偶萍画卷

題馬妹画蘭

雜題画

題燈下画扇

題文苑瀟湘

卷之十七

跋帖

附書

跋九成宮帖

跋歐陽皇甫碑帖

題快雪時晴帖

跋柳公權真榻

跋懷素真蹟

題晚香堂蘇帖後

附題東坡祈雨文帖

題東坡帖後

題帖

題冊

題溫飛卿卷

題哀冊

又

題帖

題邵復孺書稿

題沈孺休書詩評

跋周貞靖先生手蹟

又

題范牧之臨蘭亭帖

跋手書金剛經

跋書金剛經

跋趙松雪碎金帖

跋張東海鐵漢樓帖

題沈學士自樂家書卷

題莫廷韓書卷

跋王文肅公帖

跋崇蘭館帖

跋李舜卿帖

跋董元宰帖

又

跋朱氏世恩帖

跋馮白水書卷

題沈伯姬書卷

題韓夫人手書樂志論

題楊媛書

卷之十八

題詩文

題施公仇詩稿

跋聯句詩卷

跋周萊峰新婦行

又

題岑響錄

題詩集

題泱雪堂歲寒盟

題孫世聲詩稿

題魯生詩後

跋章邑侯德政詩

題花朝唱和詩

跋新柳詩社卷

又

題孟元踏雪艸

題遊鴛鴦湖詩卷

題小崑山聽經詩卷後

跋茅孝若輓詩

題葉熙時刻秋潭詩

題扈芷詩

題雷聖肅詩稿

跋徐道充詩後

題顧得之草

跋戒殺文

跋記傳卷集

跋韋臯西川鸚鵡舍利塔記

跋沈蘭菴榮賜堂記 跋春柳堂記

跋卮里先生傳

題姚平仲小傳

跋陶德望傳

題真率傳

題西蜀鐵菴道人卷

跋陳無功十友卷

題孫文簡公集後

題樂志論後

題袁石公餅史後

題陳還冲詩卷

題遊黃山卷

題鮑元則拜梅記

跋相鶴經

跋茶錄

題飲茶錄

題吳渾之印宗卷

題張孝媛私謚議

題船牕駢語

題林下盟

跋何元奭遼左六忠述

卷之十九

題像

題程文叔像

題葛將軍像

題詞曲

題施子野夜雨曲

惜花詞

夢花詞

楊花詞

旅懷曲

情詞

題筆花樓新聲

題李丹記

題壁

題徐文長點改崑崙奴雜劇

題梅墟屋壁

題清微亭

題鮑醒生壁

書范象先壁

書花塲壁

題梵儀卧處壁

書壁

雜題

題贈奇峰上人拾字紙

題孫世聲紫藤

入山題

題張聖清玉章

題王子賢筆

趙氏家乘跋

疏蔬隱

偶題 一

偶題 二

偶題 三

偶題 四

卷之二十

疏文

靈輿昆盧閣疏

慧慶寺緣疏

藏經閣疏

送子觀音閣疏

修馬蓄寺疏

沐堂建殿疏

定海招寶山疏

龍華建正殿疏

千墩延福寺修殿疏

題宣妙寺疏

小普陀疏

修井禪寺疏

修天竺疏

修華嚴墨海閣疏

吳江報本寺塑西方景疏

坐化菴十方禪院疏

小崑山重建浮屠疏

重修雉兒塔疏

遷三茅真君疏

建佘山三官玄武祠疏

東嶽行宮疏

角菴關帝閣疏

建城隍後殿疏

修施相公廟疏

修利濟侯祠疏

修呂純陽福濟宮疏

修孔宅疏

鄆陸宗伯祠堂疏

養老堂疏

修佘山竹院疏

寄緣結菀疏

照公結菀疏

結菀疏

吳無爲結菀疏

寫華嚴經疏

募寫華嚴經疏

題淨宇上人閣經疏

化梁皇懺疏

九幽懺疏

龍潭講經攢米疏

烟雨樓鑄疏

建萬緣橋四十八願疏

渡船小疏

施茶小疏

題泊如上人疏

歛賑孟友疏

許逸云助賑疏

孫侍州葬親義會疏

修梅花道人墓疏

題吳氏修譜疏

卷之二十一

雜書

書上元觀燈

書鱸魚蓴菜

書責李邦彥

書崔詩來歷

書趙子昂不如鄭憶翁龔聖子

書畫家南北派

書禪本草

附文定
公柬

書藥局

書張賓樵

書周師

書遠僉人

書山中二事

書避暑

書杜詩

書示門生

書朱竹有無攷

書田舍

書北歸客語

書避客

書雲間詩雋

書服氣

書叅睡

書種竹

書掃地

書茗蒂菴

書蘇子由語

書酒上戶

書山居

卷二十二

偶然雜書

書武林徐無夢琴

書廣琳疏

書西蜀鐵菴

書東嶽行宮

書游黃山

書米仲照

書二帛

書王季重

書渡海羅漢

書楊侍御

書芥茶別論

書慧慶寺

書夢

書解索草

書收三字偈

書習氣

書酒顛

書畫金湯

書修梅道人墓

書坐化菴

書二劉

書虎丘詩引

書天馬山

書風箏

書種竹

書邵康節

書吳興太守

書桃源

書三開士

書杖

書三開士詩

書闕游草

書宋高宗賜岳武穆手札

書黃大癡二十幅畫冊

書右軍詩

書葛道人

書楊應龍殺人祭神報

書扈芷小敘

書蒼雪詩叙

書伊尹阜陶

書郭子儀後身

書相

書後漢書

書林雪盡

書良嶽

書李德裕論冥數有報

書廬山寶書

書後漢書

雜書

卷二十三

外紀

紀西王母答問

紀二帛僧

紀卓文君

紀大小戴

紀酒泉烈女

紀貴嬪左芬

紀大小小山

紀劉隱士

紀徐則靈化

紀宋氏五女

紀南非史

紀馮小憐

紀張愛賓書画

紀顏氏世系

紀輞川

紀顏魯公得仙道

紀劉軻夢

紀瓦官寺

紀白樂天藏文集

紀太白佚事

紀蘇中郎妻詩

紀竺僧度妻

紀積公辨茶

卷二十四

辨

辨千寶

辨二氏

辨陶詩

辨湘妃

辨曹操周文石崇回憲

辨風箏

主人公辨

畢 目次



白石樵真稿卷之一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序

同邑章台鼎吉甫訂定

詩經類攷序

仲尼以無言立教而獨於詩則曰不學無以言其多能
曰鄙事而他日又曰多識以告小子之學夫詩者少嘗
心疑之及長而歷覽漢唐諸儒之論難而後知不學之
至困也古尚經術天子正坐講詩自太子諸王小侯以
至大將軍六百石及匈奴新羅高昌之屬皆環列棨下

諸儒執詩辯難鋒起勝者賞賚無算高才出等察舉署吏其惇師老德入屏不趨贊事不名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質訪甚則束帛加璧惟恐後若武帝之于申公光武之于包咸多以詩重也上行下甚山澤誦詩之士非負笈諮請則開門教授其生徒往往溢至數千人各自名其師說漢稱齊魯韓六朝稱二劉唐稱孔穎達蕭叔牙專門別學彼此不相混淆比後詩賦興而詩學衰矣然屬詞連類繁稱醜引自不得舍三百篇而別爲之祖我朝重經與前代同第詩取帖括得雋而後旋即吐之

孝廉沈仲容獨否嘗憮然嘆曰詩者思也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春秋卿大夫交聘隣國以微言相感醕酬之次稱詩喻志且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如鄭伯有子太叔是已其次韋孟王式皆以詩諷諫又不獨爲辯難射名干祿設也若使必待天子修石渠虎觀弘文館故事然後吃吃治詩小者吏大者帝師此于經猶有市心宋廬陵臨川與眉山兄弟退閒無事但以意解詩而鄭夾漈以爲實學置而不問獨取陸士衡鳥獸草木魚蟲疏而稱廣之其意以仲尼多識能言爲宗吾論詩亦然吾于

三百篇、飲食夢寐、不忘于懷、能解解之、不能解、則假道於小序、問津于箋疏訓詁、其他經史子集百家二氏、皆逃搜博采、聚而爲竹頭木屑之用、久則屏幙帟帙、墻壁甕牖、無非詩者、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趙長君詩細品、成公詩記方之仲容、未知其孰優也、仲容十年購書、詩成而產若洗、仲容不諱貧、經術精深、又不自名其多識、第嘿相對、如絕不能言人、仲容之得詩深矣。

序經序

昔者孔子序經、與春秋相表裏、後世分爲今古文、今文十八章出於顏貞、而鄭玄爲之註、古文二十二章出於魯恭王之壞壁、而孔安國爲之註、其後唐玄宗箋、今文其書盡行、而古文幾至廢絕、司馬涑水氏尊重古文、撰爲指解、朱紫陽吳臨川左右翼、重加訂訓、而詞義深奧、讀者輟焉、此吾鄉沈翼之先生、曾有旁訓之作也、余嘗觀六朝高人名士、崇信序經、或以殉葬、或以薦靈病者、誦之輒愈、鬪者誦之輒解、火者誦之輒止、蓋序經之不

自不... 可思議如是若使家誦戶讀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已焉
上非此無以舉下非此無以學孝感所至能令醴泉出
異草生犬豕同乳鳥鵲同巢盜賊弛兵而過不敢犯孝
子鄉則孝經一卷未必非吾儒神通之書何至令佛老
弟子旁行禍福之說於天下經正則庶民興其惟孝經
乎若下頒學宮制科不可一日不習上進 朝廷經筵
不可一日不講此聖王以孝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

全史詳要序

何以通天通地通人曰史是也何以立德立言立功吾
亦曰史是也史法中之有編年也以春秋爲宗左傳爲
翼又其後以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爲宗朱文公綱目爲
翼揭歲月日時以起事撮列傳志表以繫年借事以寓
評借評以寓諫此羣書之關津也關津過則萬里不留
行矣綱鑑透則萬卷不留行矣第二書始于威烈而迄
於五代紀載闕如未稱全史若金仁山之前編劉道原
之外紀追補威烈以前之闕此有功于綱鑑之過去者

也。陳桎之續編、李燾之長編、續補五代以後之闕，此有功於綱鑑之未來者也。吾朝成化間，特命商文毅諸公重加纂修，頗覺大備。而箋註不確，音切不調，使讀者崎嶇反覆而不得出，久且昏昏思睡矣。一恨也。王莽曰：安漢公。曹操曰：魏公。又曰：魏帝。董卓曰：太師。馮道、秦檜、賈似道之流，書爵書官于義安取，使讀者眼裂髮指，蟠結憤懣於胷中，一恨也。褒貶予奪，強半出于雜家之小辯，宋人之腐談，後生晚輩明知其不然而莫能吐一平反語，穢欲嘔悶欲絕，一恨也。自吾鄉王君天古出學問

該通，議論英偉，條例森嚴，斷案簡確，箋釋精明，有識力以挑剔大治大亂之起伏，有膽力以批判大忠大奸之消長。此搜得過去未來見在之心，而一盤托出者也。可謂詳矣。要矣。大全而無憾矣。不寧惟是，性情葦桂，滋味鹹梅，少則染指于片鱗，多則快心于五鼎。吾且得史之舌，書空咄咄奉詔，期期伐莒，而口哇屏人，而足嚼吾且得史之耳，貞臣烈婦，香埒椒蘭，人羸帝犯，臭同鮑肆。吾且得史之鼻，不翼而飛，不蹙而走，不出戶庭，而穆王八駿之所慢游，始皇六龍之所遠幸，皆縮地而聚之，睫端

掌上而吾且得史之手眼快哉是史乎則天古命我矣天古爲督學洪洲先生孫濬洲先生子家富典墳世耽著述而天古以孝廉繩其後慚謁有司恥交非類部署全史十餘載而始出以行人間夫紫陽綱目分討于蔡元定涑水通鑑屬兩漢于劉貢父屬三國六朝于劉道原屬唐于范淳夫會萃拮据匪朝伊夕而天古獨賈一人之餘勇收合皇王以來數千百載之菁華上呈 黻扆下便章縫豈非難之難者哉今 聖主留心史學蒿目邊防若置公于天祿石渠金戈鐵馬之間寧渠出賈

誼馬周後而未知文帝前席文皇驛召果何時也讀全史不覺爲天古三嘆

史記定本序

余嘗論史記之文類大禹治水山海之鬼怪畢出黃帝張樂洞庭之野魚龍怒飛此當直以文章論而儒家以理學攬束之史家以體裁義例倚據之太史公不受也朱紫陽惜其不用於聖賢六經仁義之說夫作史與作詩同着分毫理學語不得然史記不尊孔子於世家乎世家不首太伯乎列傳不首伯夷乎崇道也亦崇讓也又不可吾聞之董生乎董生董仲舒也此太史公從游議論之所自出也若之何其不明於聖賢之仁義也其

他曰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重勢利而羞仁義。班孟堅語也。多聚舊記。時挿新言。劉子玄語也。淺陋而不學。踈略而輕信。蘇子由語也。此三者如術師相破。自古而然。吾嘗考蘇之古史。劉之高宗。武后實錄。平無他奇。而孟堅之漢書。自漢祖至武。全資于子長。自昭至平。全資于賈逵。劉歆獨功在十表。而說者又謂其無益。漢史則鄭氏擬之一猪一龍。非虛語也。班之病病在纂。史記之妙。妙在創。班之病病在密。史記之妙。妙在踈。起黃帝迄天漢。若本紀。若世家。若傳。若表。若書。上下

三千餘載。凡爲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何其博也。僅據左國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漢事局。脊七八種書中。以羅故實。何其約也。晉書李淳風授以天文地理圖籍。顏師古孔穎達授以紀傳新唐書。經曾公亮宋祁歐陽修范鎮范祖禹劉義叟而後始完。獨史記勒成一家之言。出於太史公一人之手。何其勇而任也。宋四朝國史開院十七年。責以近限。首尾三十年所。歷史官不知其幾矣。史記七年而遂成。又何其敏而速也。太史公胆力筆力精力。空古今天地。無兩人。而儒家與史家互相瑜

自石村身利卷一
瑕苛責不少貸太史公非大叫負屈則鼓掌大咲于地
下而已寧屑樹三尺喙置辯哉今學士大夫腹笥筆吻
無適而非太史公而未必諳讀史記之法太史公于傳
外題贊以補傳之所未足詎諧談咲在有意無意間乃
文章餘氣中之生氣也此讀者之一法也始皇本紀後
有低行數語所謂秦紀也其事雖略而文最苦太史公
謹錄之欲以互證而備遺如酈生傳後又附酈生之例
今本皆作平頭刻之自拈出于魏了翁而後乃大快亦
讀者之一法也太史公旣沒凡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

與以來將相年表斬蒯列傳日者龜策傳及景帝武帝
紀皆博士褚少孫追補吾友徐益孫嘗欲刪去王元美
云漢人之語幾何而忍去之哉是宜別集褚先生所撰
附庸於太史公之末亦讀者之一法也自來史記之註
釋太繁評騭太濫甚則摘史斷論策而撮薈其上少年
讀之欲昧老輩見之欲噉予友黃長吉以監本式合吳
興評而一之註取其疏滯義評取其標遠神正如張僧
繇之點龍睛躍躍欲舞李鄴侯之振鎖子骨珊珊有聲
善本至此豈獨栳林之金篋寶笈抑亦龍門氏之功臣

也哉。故樂而爲之序。

洪武正韻賡補序

聲爲律。身爲度。惟神禹則然。雄鳴而陽律應之。雌鳴而陰律應之。惟鳳凰則然。考沈約之四聲。合東冬清青爲一分。虞模麻遮爲二。惟洪武正韻則然。此亘千古神聖莫能及也。垂二百餘年。有大儒楊去奢先生賡補出焉。下士聞之。非怪則咲。曰。沈約四聲韻非乎。楊先生曰。子未悉沈約故耳。晉梁武帝素善音律。詳練舊事。自制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雅爲稱。其詞並沈約所製。鄭樵非之曰。風雅頌不同聲。天地宗廟君臣不同禮。約以

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宗廟君臣之間。禮亡而樂亦亡。樂亡而天地之元聲亦亡矣。且約有鍾山應教詩。非靈與城同韻乎。早發定山詩。非仙與山同韻乎。約自定而自悖之。詎能以一隅之音。推之四海而準。又詎能以偏安之文士。而撓我聖君賢相考文之大權。楊先生不屑與沈辨。正與堂堂。天朝之學士大夫辨耳。夫沈韻不用之古詩。不用之騷賦。而獨用于近體律。何也。正韻用之章奏。用之應制。而獨不用之近體律。又何也。楊先生白頭孤憤。直取而賤註之。采孔壁之遺文。汲冢

之斷簡。自經史子集。以及本草稗官者。流賤釋無少憾。辨而博。覈而精。而猶未已也。拈提古音。以諧于七十六韻中。又拈提逸字。以廣于若干萬字外。其援引有本源。其考訂有公據。借韻爲綱。借賤爲目。借洪武以示春秋大一統之義。實字學之秘書。韻府之類書。而吳棫陳第黃公紹之所未曾總彙者也。得是書而諦讀之。如蔡中郎以豐爲豐。李丞相以東爲宋。許氏有涑水漳水之訛。高誘有高春下春之謬。諸若此類。一覽了然。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其賤補之謂矣。若使楊先生此書成。

於國初。遇宋文憲劉文成。必將置之著述之林。同事筆札。又若遇劉三吾學士。當如孫吾與韻書故事。上呈進覽。賜名刊行。不幸不遇諸先輩。猶幸而遇申大司馬。捐金助刻。且欲與永樂大典並傳。揚子雲得桓譚于身後。揚去奢得申公於目前。斯文未喪。厥惟艱哉。余少而失學。老而善忘。六書八法。懵懵莫解。所謂但喜有正韻補牋在。既識三代以來之古文奇字。而又得領略中原天地自然之元聲。非揚先生挾洪武而行。乃正韻實仗揚先生以使之。必徵必信。必信必從。其羽翼聖朝。

同文之化。卓哉功不在宋文憲下矣。趙凡夫著說文長箋。意在汲古。揚去奢著正韻牋補。意在尊王。一時有異人異書。皆出吳中。并記之。時崇禎辛未新秋。

蘇門六君子文粹序

古今第一好士者無如蘇子瞻長公子由少公當時稱蘇門四學士者黃秦張晁也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耳蘇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譚鄙事兩公互相引重聲價亦相當魯直何嘗以弟子禮荐乎卽文潛少公客非長公客也少游無咎游長公門久皆先文潛歿其後教人作文必以理爲主士子載酒問奇者甚衆則居然一蘇門先覺矣履常學與行卓不肯遊傳欽之章子厚

之門。長公待之絕席。欲叅諸門弟子間。履常曰。吾此一
辦香。敬上曾南豐。長公亦未之強也。李方叔三世喪不
葬。雖其文有飛砂走石之才。錦衣玉食之氣。而世鮮物
色之者。長公不忍以履常之高介。例責方叔之孤貧。贈
之上賜玉鼻騮。贈之帛。作詩以勸四方風義者。不數年。
盡累世之二十餘楛。歸窆華山下。及其躁於求薦。則正
言告之曰。進退之際。不甚慎靜。于定命。不能有毫髮增
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蓋長公非獨憐才。又酷知
人情之死生痛癢。非獨酷知人死生痛癢。又能相勉于

道。而不務相引於利。若稍有伐異之心。則陳履常皈依
南豐者。將移兵相攻。李方叔之求薦者。將唯唯俯從。不
暇而敢似教似諫。撻健少年之鼻息乎。獨長公不必履
常之出門下。而後謂之吾黨。亦不必方叔之介介如履
常。而後謂之名流。磨礱追琢。畢竟使兩君子與四學士
齊名。並轡于廣大教化之中。其成就後學。乃如此。此履
常之願。為越境以見。方叔直走許汝間。相地卜兆。以授
其子。豈特舉哀行服之文。潛而已哉。少公每勸。簡言
斷客。而長公出自性生。雖投荒涉險。而終不悔。若孫莘

白石山七十七老人陳繼儒敘
老畢公叔劉貢父兄弟畏友也。米元章王晉卿文與可李公麟詩畫友也。張子野廖明略詞賦友也。陳伯修患難友也。其他如曇秀妙總之句。仲殊之曲。惠聰之琴。皆誘掖而獎借之。驂駿坂則價增十倍。登龍門則名附千秋。蘇門六子之外。不知其幾名家矣。惜其集或以避黨禁而毀。或以遇兵燹歲久而亡。胡仲修具擇法眼。其購訪海內藏書之家而續行之可乎。則請先質諸牧齋太史氏。

白石山七十七老人陳繼儒敘

文娛序

往丁卯前。瑤網告密。余謂道思翁云。吾與公此時不願爲文昌。但願爲天華地。聖部超宗。聞而咲曰。閉門謝客。以文自娛。庸何傷。近年緣貢禮之暇。搜討時賢雜作小品。而題評之。芽甲一新。精於八面。有法外法。味外味。韻外韻。麗典新聲。絡繹奔會。似亦隆萬以來。氣候秀擢之一會也。往弁州公代興。雷轟霆鞠。後生輩重趺而從者。幾類西崑之宗。李義山。江右之宗。黃魯直。楚袁氏出。欲以漢幟易趙幟。而人不盡服也。然新陳相變。作者或孤。

出。或四起。神鷹掣鞬而擎九霄。天馬脫轡而馳萬里。卽使弁州公見之。亦將發起予之歎。白樂天有云。天下無正聲悅耳。卽爲娛。豈是之謂耶。超宗曰。吾儕草土。豈敢洋洋浮浮。批判先覺。但古豪雋。必有寄。如皇甫湜。杜預。癖性下之。五十言。毘耶之四十九年法。卽至人累世宿劫。不能斷文字緣。吾庶幾大祥之援。琴乎哉。余曰。寧唯是。聞元將軍裴旻居喪。請吳道子。請畫鬼神于東都天宮壁。以資冥福。答曰。將軍試爲我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厲。以通幽冥。旻唯唯。脫去縗服。裝束走馬。左旋右轉。揮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鞬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慄。道子于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爲天下壯觀。鄭超宗磊落俠丈夫。文章高邁。名流見之。皆辟易。出其精鑿。選爲文娛。斯亦吳道子東都之畫壁耳。若康樂娛于清讌。玄暉娛於澄江。未足比于文娛之壯觀也。

奇女子傳序

陳子冬日居山中。擁短褐。偃曝於積薪之上。執易學義一卷。且讀且睡。齁齁然適也。已童子扣扉投一緘。索序奇女子傳。余曰。易稱無成有終。詩稱無非無儀。女子而以奇顯。非闈壘事也。雖然。河洛不載奇耦乎。易不載兌少女離中女。巽長女乎。詩不載卷耳。樛木乎。春秋左國不載共姜。共伯之母乎。其他中壘之列女。有傳。臨川之賢媛。有世說。何獨于奇女子而異之。夫丈夫生而逢年。或不得志以歿。其磊砢光大之行。或見於學士大夫之

史書及逸民遺老之筆記猶庶幾有一二存焉者獨婦人女子生長深閨之中淪落于山陬海曲村墟草莽間無限雖有奇無聞卽聞亦不過如野燒之跡流螢之火若隱若現若存若亡而已故長卿哀而集之小加評鑿其間有奇節者奇識者奇慧者奇謀者奇胆者奇力者奇文學者奇情者奇俠者奇僻者種種諸類小可以撫掌解頰大可以奪心駭目古來才子絕未嘗一盤拈出何也男子如日女子如月日則亘萬古常圓而月則有盈有缺有晦其得列于二史者盈之象也其偶見於雜家小說而未標其大全者缺之象也泯泯汶汶晦之象也若本無指摘而不幸爲綺語人所點綴其蝕於太陽翳於雲霧風雨飛流伏匿于妖星惡曜者乎自長卿此書出譬如見月者或喜其新或美其清或樂其萬里之清虛或快其重輪之華彩天壤間好月可廢則奇女子亦可廢也請無以六經解嘲矣

重刻董宗伯制義序

往思翁爲諸生時。嶽嶽自負不少下。陸文定公延之授經。伯達而中江。莫方伯則時時引與談。稅誦法昆。陵唐先生不休。思翁以此熟聞。舉業家正脈絳灌。韋未之信也。其後咲古文詞淡薄。更進而求之古先生。竺乾之書。手批永明宗鏡錄一百卷。首尾俱竟。自此悟入懸解。撰作文訣數十字。如華嚴字母。如五家宗派。如黃石公三略。孫武十三篇。雖有能言高才生。跳不出斗。走不出盤矣。范爾孚助之貲斧。游北雍。大司成潁陽許公一見其

試作拔爲冠軍。王文肅方爲亞相，貽書弇州公曰：董玄宰貌定其爲本房第一卷矣。已而兩魁榜對大廷，如取諸寄海內，傳賞其文，皆謂唐毘陵文印。今在雲間，蓋指思翁也。邇來舉子業變爲荒蕪，滿目皆黃茆白葦，獨思老諸舊稿如日月之光，老而長新。江漢之水，流而不腐。季苑藏之而復刻之，意欲持以砥世範，俗尙忍復私其枕中之秘哉。季苑好靜坐，句曲不屑以世務經懷，親輦下因試北雍，亦不敢與熱貴人相交關。策蹇南還，丹鉛經史不去手，宛然大宗伯恬澹家風，豈獨得其文印

而已乎。

來仲樓隨筆序

吾松貞溪故松雪趙榮祿管夫人外家榮祿往來泖上甚數嗣后楊鐵崖黃公望倪元鎮以避兵多與曹雲西游一時幽人豪客舍文章書畫外無事矣明二百年來松人士此道若續若絕獨吾友董玄宰踵興擬議以成變化書法畫格爲之一新蓋玄宰家甚貧至典衣質產以售名績曰此政如異人到門何論金帛若較量錙銖便是田舍翁教子豈能博尊賢敬士之報哉余口誦其言而心壯其膽每與余焚香披對各忘寢食甚則從于

里寄尺一相聞，娓娓無俗談。大約起居書畫無恙而已。玄宰裁鑑通明，展軸未半，便能批駁好醜，真偽偶一品題，懸筆立就，皆點胷銘心之語，片詞落紙，無賢不肖，懷藏以去，稍久覆視之，卽玄宰亦不自記爲已作也。門人張清臣博雅工文騷，有侯巴之嗜，得卽掌錄，漸已成編。名來仲樓隨筆，玄宰之樓在南城林樾之間，以余數相過，從題曰來仲，余與清臣遭際太平，日同玄宰商畧金題玉躑之事，玄宰官有書而文章書畫確傳無疑，後世亦于殘縑斷紙中想見玄宰，因以嘆羨吾輩爲何如人。

則此書亦可稍得一班矣。玄宰上能直接米襄陽，下亦不失爲趙榮祿流離瑣尾。玄宰似爲差勝襄陽，召對與天子共閱內府圖書，錫賚賞識，極一時寵遇之盛，則今日尚不足以酬玄宰也。清臣謂何。

董宗伯容臺集序

容臺集者思白董公之所撰也。大宗伯典三禮，敕九卿，觀禮樂之容，故稱容臺。古禮部尚書兼學士，惟蘇東坡周平園領之。儒臣艷爲極榮。吾朝南秩宗差冷，自京山本寧李公與吾鄉思白董公接席而來，皆不久引年，特賜馳傳歸。士大夫高之，亦二百年容臺未始有也。往王長公主盟菽壇，李本寧與之，氣誼聲調甚合。董公方諸生嶽嶽不肯下，曰：「神仙自能拔宅，何事傍人門戶間？」獨好參曹洞禪，批閱永明宗鏡錄一百卷，大有奇悟。已

丑讀中秘書，日與陶周望、袁伯修遊戲禪悅，視一切功名文字，直黃鵠之笑壤蟲而已。時貴側目，出補外藩，視學楚中，旋反初服，高臥十八餘年，而名日益重，四方徵文者日益多，自上袞列卿、臺察郡邑吏，于旄詣門，則公請贈遠謁貴，非公文不賧，則公請浮屠老子之官，則公請子孫稱地上觴，文地下石，則公請籓王戚畹，以及三韓六詔百蠻之長，懸購著作，如雞林新羅故事，則公請三家之村，五都之市，朝懷賸蹟，而暮獵金錢，依倚生活，不勝記。則公請夫海內文人亦多矣。身當吾世，而目見

斷楮殘煤，至聲價百倍者，無論京山，卽弇州曾若是之烜赫乎？度公所遭，卽思王八斗穆之百函分身，應之猶恐不給，而公搖筆萬言，綠手散去，侍兒書記竟不知轉落誰何手也。余與公爲老友，凡有奇文，輒出示欣賞，其他散見于劈箋題扇、卷軸屏障之外者，甚夥。賴冢孫庭克意料理，懸金募之，稍稍不脛而集，呈公省視，乃始笑爲已作，不然，等身書幾化爲太山無字碑耳。公七十有五餘，至今手不釋卷，燈下能讀蠅頭書，寫蠅頭字，間遇二三名流巨集，抽覽卽推去，曰：就中無甚秘密藏，不必

遊目也。他人皆五金八石。而公之手。別具一刀圭。他人皆八陣六花。而公之筆。別帶一七首。凡詩文家。客氣市氣。縱橫氣。草野氣。錦衣玉食氣。皆鉏治。抖擻。不令微細。流注於胸次。而發現于毫端。故其高文大冊。雋韻名章。溫厚中有精靈。蕭洒中有肅括。推之使高。如九萬里垂天之雲。澄之愈清。如十五夜吞江之月。漸老漸熟。漸熟漸離。漸離漸近于平淡自然。而浮華刊落矣。恣態橫生矣。堂堂大人相。獨露矣。豈惟臺閣體具存。卽漢唐宋以來相傳正始之血脈。尚留十一于千百者。非公砥柱之

力哉。往公修神光兩朝實錄。署副總裁。當事擬以少宰辭。擬北詹。又辭。旣而請南乞休。逆魏盜權于府中。東夷弄兵于輦下。士大夫震警雷霆之威。局脊救過不暇。而後歎服公之先幾遠引。坦坦如無事道人。非生平名心淡識力高。何以有此。宋禮部尚書倪思云。與其爲有瑕執政。寧爲無瑕從臣。其公之謂矣。以此而發之心聲。心畫。雖欲不傳得乎。若留中奏議。纂要如千卷。曾經宣付史館。尚未流布人間。確然元老晚年之定論。神祖大事記之權輿也。實錄竣期。敢忘嚆矢。爾庭梓

之請俟異日焉

甲秀園集序

余嘗讀鼂采館清課而奇之曰世乃有同心如費君者及是丁未小春君千里信使自通且以甲秀園集乞序陳子讀書滾滾萬餘言作而嘆曰吾甚愧費君余五十矣自恨爲蠹書魚而不能食神仙一字放浪林間如老猿病鶴而不能飛蹇五百里外世有不朽如費君僅托之彼此神交安所謂天下友天下士哉大抵文章大業與經生不同齒欲少游欲遠藏書欲博取材欲精交道欲廣應酬欲簡起居欲適興欲豪神欲淡而著述欲富

關一則名不附目前非無名。皆慶榮而弔衰。候虫之音耳。君綺歲媚公車言兼綜古今詞聲出公卿上三十三而先後集合得一百卷。凡生平詩文及五經翼歷朝史乘補遺詩草別紀皆在焉。何言之雄偉巨麗至此也。吾愧君君從父宦遊燕臺歷鞏洛齊魯魏衛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問七十子遺踪。又嘗登武夷涉羅浮渡錢塘入吳越所至皆感愴唏噓。褰幃停騎播之咏歌與山川相映發。吾愧君君家自文獻公逝至太僕琅函錦帙不下幾萬餘籤。君括囊大典網羅百氏幾于三教摠持矣。

吾愧君君簡練淘汰彌采彌精。穴必虎子珠必龍含。吾愧君君交遊徧海內其最著如吳元卿湯義仍張幼于虞長孺馮開之徐茂吳胡元瑞沈箕仲屠緯真非晉楚之師則惠莊之雅。吾愧君焚香鼓琴罕通世俗陶門常鍵管榻欲穿。吾愧君坐擁名園可笑可歌可釣可弋。出有魚刀入有鹿車誦讀而外靡知其他。吾愧君孝友忠信好為德于鄉溝中桑下誰不飲君潤者而君捐貲燔券無所顧。吾愧君悠悠忽忽似有情似無情似方之外似方之內。或泫然而泣或忻然而笑。哀樂親疎吾不得。

而相焉。吾愧君是數者。皆文人才子之助也。君挾是數者。又輔之以斲輪之巧手。扛鼎之雄才。一顧生風。八面受敵。日新日盛。未見其止。顧自謂此集一傳。宿願已畢。千生輪轉。不復向綺語中作活計。余笑曰。大丈夫辭富貴。逼人易。辭文章。逼人難。君集度必傳。傳且身親見之。雞林象譯。無翼而飛。檻鍥冢筆。方自此始。甲秀園能久臥。君哉。山中清課。請專屬之。眉公何如。

棘隱園漫草序

余昔居于將山草堂。土室半爲烟雲所埋。閉門高枕。畏聞人聲。惟刪花洗竹之暇。拾殘蕉敗柿書古人一二可喜者。以度隙影。及讀老氏之知希介母之焉。文未嘗不兀然自笑。其勞然落落品外之韻。時近時遠。而世顧未有合者。晚得吳伯度先生。先生清明豪爽。恥談戶外事。軒髯營目。意無可一世。世亦無有傲所長以難伯度者。伯度之湖海。似吾家元龍。其媿于病而謝舉子。以放于四游六合之外。返而浮沉于黃緇及山水嘯歌之間。亦

大約與予調同而嗜合。伯度之齋居也。冢宰公之藏書在焉。縹緗芸帙。映帶几上。如五色雲。而伯度坐擁其中。有書隱梅花清寒。菖陽倚之。有花隱米海岳之二石亭。亭樹根不減鬱林仇池。有石隱。伯度挾此三隱。爲魯衛秦晉之國。相與高臥以待老。品泉焚香。摩娑金石之文。次第成篇。其言皆汰吐經術兼綜。竹書鴻寶之餘。而佐之以湘纍漆園。使人如握麈尾。披松風。而聽鶴鳴之在陰也。以伯度居恒自負。上宜與鄒枚簪筆螭頭。次亦不失建安西園。鴈行班席。乃坐令缺冷篋中。而桐鳴爨下。

卽棘隱所撰。猶有漸離彈筑。王處仲擊唾壺。而歌伏櫪者。嗟乎。伯度舍予孰爲倚。而和哉。雖然。千秋之業。宰物恹諸王公。而微與其權。于草莽。子荆之遂初。長統之樂志。雄之玄符之潛夫。孰非隱人勳伐也。且伯度不聞而祖之。有季子乎。脫冕遜跡。翔千里而觀十五國風。至今稱閱覽博物者。非以其爲吳之隱君子耶。此可以方伯度矣。

昔知平。世與舍。于。蝶。然。奇。而。味。對。觀。然。于。殊。之。業。卒。必。
。。。

古今粹語序

余適峯。澗。如。秋。蟬。翳。葉。無。四。方。之。觀。又。家。少。秘。典。僅。
於。殘。書。中。蠹。游。三。十。餘。年。未。嘗。一。食。神。仙。字。頃。與。張。君。
陳。君。論。邇。來。諸。家。其。好。古。者。鈎。棘。僻。澁。標。剝。奇。字。怪。句。
以。為。超。兩。京。而。軼。三。代。然。使。人。讀。之。舌。本。強。而。不。快。喉。
嚟。鬱。而。不。舒。即使。作。者。自。覆。其。文。至。不。解。何。語。此。泥。古。
之。過。也。高。才。生。聞。而。笑。之。曰。夫。夫。也。何。自。苦。為。于。是。培。
擊。先。輩。幾。無。遺。膚。而。悉。以。方。言。里。語。雜。見。于。文。字。中。蓋。
始。於。卓。吾。老。子。而。孟。浪。者。借。以。野。戰。空。疎。者。借。以。藏。拙。

白、不、知、其、稱、一、
而、庸、知、村、墟、之、巫、祝、非、禮、也、市、獐、之、媢、罵、非、狹、也、不、文、
之、非、文、而、不、修、辭、之、非、辭、也、此、泥、今、之、過、也、泥、今、者、如、
以、徒、史、書、施、之、金、石、碑、版、識、者、噦、之、若、掇、古、人、之、皮、毛、
而、失、古、人、之、神、理、如、龍、馬、之、圖、虫、鳥、之、篆、岫、巖、石、鼓、之、
文、豈、能、爲、箋、奏、軍、符、乎、哉、古、有、古、之、粹、言、今、有、今、之、粹、
言、二、者、皆、時、爲、之、而、血、脉、條、理、古、今、人、非、甚、相、遠、也、天、
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第、採、而、集、之、何、如、耳、張、
陳、二、君、子、皆、博、雅、大、儒、而、制、作、尤、精、鑿、故、此、選、獨、嚴、所、
謂、寧、爲、賞、鑒、家、無、爲、收、藏、家、者、也、余、故、僭、敘、之、簡、端、

甌餘漫錄序

余居白石山、雪夜與衲子一二輩、吹檝抽火、擁曲綠床、
煨芋研术、迥然人表、久之、抽裏帙中書、無可讀者、因出
甌餘漫錄覆視之、遞相欣賞、一衲子笑曰、正如撥爐得
拳大黃獨、雋快不可言、余曰、否、更有進者、此鄴侯向唐
天子所噉蒸梨耳、甌餘錄者、撰自吳興、閱康侯、康侯精
公車言、跣跋詞場、于少年無兩、居恒閉關、縱讀天下書、
檢括洗發、筆舌縱橫、上自六經、旁及九家二氏、以至先
民話言、朝家故實、甚而山剗冢刻、牛蛇鬼豕虫魚之奇、

無不反覆推勘如老吏獄如綱中禪如戶婚按檢如軍
符尺籍非博之難其精覈難也三吳好佻香艷有餘而
深遠不足世家子弟非格五博六則軒斗媵觚卽最號
知名之士排蕩通率取意于大人游及少年行而止矣
康侯爲宗伯名德之後才情橫溢顧能頽首而就千秋
卽甌餘一錄不能盡康侯名山之副然而閱辦淹雅小
者可以佐鼓掌挑解頤其精者卽裴僕射談名理張司
空談史事不能以麈尾難也余山居薄有撰述不足傳
而爲他氏竄入僞書幾大半讀甌餘錄彌媿無以當康
侯其柰我何

侯而康侯固徼余一言弁其首且訂異目爲百尺樓上
語余何能藏拙則姑做蘇門子喲然長嘯數問不對康
侯其柰我何

妮古錄序

予寡嗜，顧性獨嗜法書名畫。及三代秦漢彝器，瑗璧之屬，以為極樂國。在是然得之於目，而貯之于心。每或廢寢食，不去思，則又翻成清淨苦海矣。夫癖于古者，發臚篋，椎冢墓，帝王而巧賺僧藏，文士而佞奪人好，及其究也，至化為飄風冷烟，而不可得。夫至于化為飄風冷烟，而不可得也，則收藏家緘扃，封閉傳之後世，可謂古人之功。臣賞鑒家批駁其真偽，醜好窮秋毫之遁情，振夏蟲之積贖，可謂古人之直。臣余無長，能見而輒記之。此



白石村真希 卷一
雖托之空言亦不可謂非古人之史臣也楊用修云六
書中有妮字軟纏之謂乃笑以妮古名錄

香案牘序

甲午三月郡文學就試荆溪余出城南讀書孟直夫郊
居不五日而客有跡者挈罍相餉余與客班坐樹下視
樹影所至輒起遷席風日淡宕則枕席紅花田以隱囊
博山酒捨佐之有古陶斗柄如鸚鵡啄腹如瓠丹砂綉
蝕厚如指甲着數片班班桃花色而斟酒有異香蓋三
代物也出以酌客客爲引滿已忽聞林端反舌聲時改
夏矣而聲小澁余戲指之曰何異文通才盡又笑曰豈
老氏多言數窮耶客亦大笑醉去余與直夫退而相對

起居無恒時、憇磯頭、橋畔、布衲寬博、落落不知何如人、
村中父老小兒、習余無他、則剪薔薇花、縛蔬笋饋予、予
愧謝不能當、已復、佗山人摘茶寄余、試以惠泉、緝碧沁
齒、蕉衣竹粉、婆娑北牕、爲枕書而臥、臥起抽一編讀之、
則浮雲山道士仙史在焉、出道藏、鹹字函卷三十有二、
所載古今真人列仙四百四十有七、顧其言不雅馴、余
與直夫汰而洗之、存其奇逸、可喜精爲一卷、以資塵尾、
其名香案牘者何居、曰仙牘、玉宸吏司之、如項羽所謂
書、不過記名姓而已、

品菽錄序

昔郭林宗、裴行儉、雅負人倫之望、品藻臧否、貴賤天壽、
毫髮無遁、逃降而至于上官婉兒、手定沈宋之詩、覺筆
端有眼、眼中有瞳、今學士手制舉、隨人妍媸、漫不知可
否、甲乙豈品藻出、見女子下哉、長興長孺丁先生、文章
節義震天下、歸田以來、日向老梅修竹中、膠拳弛口、縱
讀天下書、課功之暇、間屬陳貫之走索四方名士、文縱
加品題、曰玄曰逸、曰才曰工、大較如書品、庾肩吾、李嗣
真、張懷瓘、而裁覈過之、昔山谷居涪上、好批駁文字、自

笑中州舉子習氣未忘長孺亦豈爾耶雖然假令先生
出當啓事清簡通要不減裴王今退而浮沉山澤間僅
僅于故紙堆中作考功令尋行數墨以定文品之高下
此僅勝于神仙爛柯英雄結牒以自消晷影而已讀其
選且可觀世焉余謂長孺此集部置整齊如司馬兵法
談笑嘲譽如慢世東方而品藻非文中董狐則菽林之
裴郭也陳貫之曰眉公品外人當自不妄請題數語以
質之先生

劉無競程墨選序

違於鹿城遇劉無侶片語投歡已聳其仲子無競文采
氣誼與無侶頡頏詞苑中嘗委心陳子而恨不得寘之
麈尾間至是丙丁程墨成乞序陳子余惟士平居佔俾
揣摩百變期以當主司而已然才太高膽太大望太奢
則時跳而引于矩矱之外稍見擯罷如渴龍無泉怒虎
飲鏃跳擲震悼鬱咽而無所洩往往舞筆破觚而出之
悉浮氣所憑耳至程墨如謁帝庭左鑑右史如從法駕
前鸞後衛此豈可以草草與之哉蓋真精神所寓焉昔

魏武徵劉曄、蔣濟、胡質等五人。濟、質等每舍亭傳，未嘗不講禦賊料敵、行軍進退。彼我虛實之數，劉曄獨臥而不言。濟問之，曄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可學而得乎？知此而程墨之奇立見矣。無競苦心此道，又負精識，每奏一篇，與弟衡量而讀之，細爲品隲。自丙丁以來，諸作者之精神，無一足以遁君者。舍程墨而別求草莽之言，此蔣濟、胡質、亭傳中揣摩語，無競兄弟臥而不聽者也。

九峯社草序

吾鄉九峯，一味頑青，鈍碧耳。蹶就中有十數靜侶，讀書噉齏鹽於此，客有歸自新安，挾黃山驕之。余解曰：子不讀九峯社草耳。其香氣溫潔，則朱砂湯泉也；傲則雪髯猿也；怪則散花菴平天碁老松也；峭拔則光明頂也；菌菌輪輪，則天都峯五色綵雲也；廣大靜深，則黃海也。九峯不足以當黃山，請以文敵之。客有聞而笑者曰：九峯黃山，無之而非吳也。卽文亦吳趨也。吳不能當天下十之一，可柰何？陳子又解之曰：非也。延陵季札聽樂而知

自不材真利 卷一
興亡與晏嬰蘧瑗公子荆言則見微而使免于難非吳之閱覽博物君子與陸達夫詔作催妝詩援筆立就辭甚美宮人宋若蘭姊妹以其吳音才捷作詩嘲之達夫報章六宮大昭別賜宮錦楞伽餅唾盂各一一時海內才子不得望也而吳趨顧可忽乎哉

代嘯序

蘇門山中人善嘯發響如鸞鳳所居土窟夏編草冬被髮於世無求亦無所觸其不平也彼且視稽阮輩爲鹿豕又安知不視魏晉朝爲塗炭哉觀其用光用才之說大意在于保耀全年故一槩托之乎默然神農虞夏之感歷落習懷眉目覩夫曹篡馬奪諸名士駢肩而爲隸則有獨舒浩氣于北山之北而已盛子集諸同社皆高才生偶不得志于時者以文代嘯早借以鳴其不平乎斯義也蘇門仙人擅之逸羣公子言之矣其言曰延友

生集同好。精性機。研玄奧。挾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則發嘯之本也。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不滲細。不沉則肖嘯之似也。苒弱柔撓。澎湃奔壯。橫鬱滔滔。繚眇清昶。則條其嘯矣。臯蘭猗靡。修竹嬋娟。吟咏發散。絡繹韻連。滌蕩無累。離俗飄然。則其嘯也。歌將文代嘯乎。嘯代文乎。諸君子有光而能不用其光。有才而能善用其才。其爲蘇門之所與無疑矣。昔宗茂涑善畫。自寫孫阮對嘯圖。于行障上。坐臥玩之。後人有得之者。每夜聞嘯聲起。壁間山谷。皆應。吾願善讀諸君子文者。于鸞游鳳。噦時試一傾耳。何如。

屯雲居寤言序

余草堂多在九峯間、鹿車魚刀、獨往獨來、間挈一二逋客自隨、往往以事逸去、客笑曰、安得武陵源、朱陳村、雞犬花木、耕釣婚嫁、老死不出、鄉耶、余曰、寧望是、是山數里內、倘有高流韻人、剪韭椒菜、巖戶絃誦咏歌、而余得負琴腰笛而從之、不勝許、由東家隣乎、考子沈報余曰、張伯復先生、近且經始、細林斧石、而鷲嶺出、鑿路而鳥道見、不風而濤、松有萬章、不速而至、峯有數點、臺可捫、月溪可釣、雪它橘、柚花藥叢、篠篠、四輔之堂垂成、

百不相真利。卷一
而隣父老來觀者嘆息曰不意王屋張公舊遊而今果
俎豆于此公而有靈鹿窩鷓館月潭雲洞庶其曳杖而
來斯乎余聞之大喜追往視狀如孺子言而其奇更有
不盡吐者得伯復子襄子念父子之記若詩而山之奇
始無憾自古祖孫文士惟謝玄之于靈運杜審言之于
子美不聞子而孫孫而又孫者組繡烟霞點繪泉石一
家麗藻將與簡文古碣素雲仙蛻共傳于無窮而余亦
得往來此中所謂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今且實允蹈之第未省武陵朱陳曾有此素心兩人否

孫楚惟探珠草序

吾嘗恨范少伯報吳沉着而不痛快。伍子胥報楚痛快
而不沉着。惟子房兩無憾焉。其他詩文而至韓杜書畫
而至顏魯公吳道玄皆足以當之。不意垂老得見高陽
孫楚。惟探珠草。吾聞楚惟異材博學。爛古文詞。詩歌大
噪人口。而又驍雄魁岸。工騎射。善飲酒。飲數斗。精明不
亂。抵掌古今。朝野天人。王霸之辨。皆鑿鑿曉暢。中情寔
雖子建之逢邯鄲。管公明之遇田子春。殆無以過也。楚
惟嘗省觀榆關。腰弓插矢。平頭單絞衣。控匹馬往來。關

吏侯人不知其爲孝廉。且不知爲樞相子。樞相臨戎。楚惟數陰爲運籌。大有所補益。推轂正人。夾袋名將。世人不盡知楚。惟楚亦不願以此見知于人。其居恒沉着痛快。皆此類。而又何疑於文哉。楚惟苦心于文。正如珠藏于淵。而欲縋數萬丈不測之底。索而求之。雲霧滃生。霹靂怒鬪。其不與珠皆沒者。幾希。今得珠如丸如卵。如大月光明。陸離幾不免爲南宮按劍。吾誠未得其解。雖然。智者不問珠。而問龍。楚惟人龍也。方且抱珠熟睡。而又誰探乎。宋獻孺曰。眉道人何從知之。陳子曰。孫思邈

與老人語而驚曰。此龍無疑。蓋口涎香也。今楚惟字字皆香。非龍而何。世目雖憤憤。寧渠出賈胡老波斯下。將百拜而購君之珠者至矣。

白石樵真稿卷之一

白石樵真稿卷之一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

序

松江志小序

計五十一條

沿革

志不可狹疏也。吾松歷禩綿邈，分合靡常。初曰婁，繫婁者則書。已更吳郡，繫吳郡者則書。已更崑山，繫崑山者則書。已更海鹽嘉興，繫海鹽嘉興者則書。若僅考松江之故實而舍此不復網羅焉，得無有放失於史冊見聞之外者乎。俞彥直曲引旁搜，首拈沿革爲第一義。沿革

分明則綜敘山川採掇人物或前畧而後詳或今無而古有確見案據非假借而攙入之也此志之權輿也

分野

大官家儒者罕習之然方野分星考驗水旱災祥之故一一皆德穢召之天道非遠而實邇也無輕民事輕厥躬世故有至人具觀察智者書之以待

鄉村

元制邑領鄉鄉領里里領村逸雅云鄉者向也衆所向也錦衣持節鄉里艷之何如朱陳老人村之猶太古也

戶口

王制令縣官歷十年一籍其民上之天府觀師帥之政焉膠東僞增宇文括羨史氏鄙之松役繁賦重力不支則鳥獸散矣戶匿而責之佃主逋而償之客相牽逃里避家如仇國安得不弱也今土毛如昔而生齒日繁管仲曰衰世若有餘非有餘也嗜欲多而民心躁也其吾松之謂乎

鎮市

民亦所在而聚矣城可暨乎古曰聚唐始曰鎮朝前市

白石村真利 卷二
後斯亦都邑之翼衛也雖然贍師駟伯如肆鮑魚遠市
習易去市心難古以朝市並稱何爲哉

坊表

坊者表也表賢如通德表貴如鳴珂古者所以表里也
然賢賢少而貴貴多所謂記姓名而已有志者宜何取
焉

山

東南龍脉遇海而止元氣蟠演發爲柔中之剛山不能
勝水而拔地卓起未肯相牽相連強爲詭隨附麗其骨

力與龍門砥柱同人才間生率多品勝厥惟肖哉若禪
宮玄館今昔品題東坡所謂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
自然得路其惟志乎故併綴其名于山之下

水

管子曰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曰經水入於大水
及海者曰枝水吾郡之水上源天目下委海王相距數
百里濛洞湖泮其間承受源水之來者爲湖爲泮而導
引委水之去者爲浦爲江此一郡大脉絡也若夫涇渠
港瀆連貫而分洩其不駛者圖經所載五百九十有一

日受兩潮之灌注沮洳湮塞巨者已失故道況細流乎其亦名存焉爾錄之以補棗經庾紀之遺

物產

吳都賦云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珠服玉饌自昔稱之然平疇無高山奧區羽毛天喬率皆凡材也亦何足載名山經鏤形夏鼎且而鳴吠相聞芻牧相守鄰封所共豈一郡掌故得而私焉惟是品題獨著見于古今人之載記者卽私以爲異可也

風俗

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史無臚載者載之自應劭風俗通始其後荆楚歲時記東京夢華錄皆昉于劭而郡國志亦不廢焉吾松正德辛巳以來日新月異自儉入奢卽自盛入衰之兆也吾友青蓮子有風俗二十四變而未敢暢言之者何曰太上因之也昔子貢觀蜡以爲狂夫子曉之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蓋因民俗而不嚴爲之禁如此第去其太甚而已

田賦

松江財賦之鄉田下下而賦上上近者軍興不息而國

計單虛非特小民枵腹攢眉卽上官催徵之時亦且含涕敲朴而不欲正視之矣此豈得已而不已哉余爲是獨詳賦額而先之以八故終之兩大害此賦之大綱骨也後之吏茲土者幸詳覽焉

歲計賦額

頃 皇上勤恤民隱特命司農纂修經賦臺諫監督之郡國上臺察臺察付戶曹撮總彙凡釐訂天下會計出入之數甚盛典也若郡志賦額則異是徐文貞公曰吾松田賦浩穰長吏辱臨于此文者厭其俗清者苦其繁

卽經賦一冊未嘗過而問焉悉付之左右飛洒那移莫可窮詰甚有因而去其籍者故復于會計外詳著賦額于篇附存志中以爲神明卓異之助特在耐煩一磨算耳非碎也松困于賦久矣所謂告司馬君實不得不多也

賦議利弊

吾松一郡之賦幾當大省之七古未有也陸士衡詩云余固水鄉士攬纒臨清淵若江浦湖泖居地之半昔人所稱吳之水如碁枰吳之田如川谷吳之民如棲苕葦

自不補其利。卷二
之末而飄搖無所定。薄地盡力亦盡矣。況可橫加以無名之征。不減之賦乎。亦窮則變。變則通之日也。因集先輩憂時至論著于篇。以俟仁人君子。如周文襄其人者。採而行焉。

役法

三縣役重已極。非獨當役難。卽審役更難。下則身家俱斃。上則心口兩窮。此豈細事哉。昔溫公蜀公與蘇文忠兄弟反覆專論役法。蓋處置得宜。非獨安小戶以安大戶。且欲便前官而併便後官也。故十年編審催徵五年。

編審收解。凡抱桑梓之憂。獻芻蕘之議者。詳哉乎其言之矣。幸賜覽而講求焉。無聰明射覆無鹵莽完句。盡生靈以合縣計。歲月以五年十年計。一不妥而倒懸可知也。

荒政

古云救荒無奇策。此言似是而實非也。長吏盡心設處。而士大夫以實心策應之。何事不辦。若議論煩多。文移展轉。其不索于枯魚之肆者幾希。此口上救荒紙上救荒耳。活數百萬生靈。勝二十四考中書令。如富鄭公之

白不刊真利 卷二
于青州何嘗不奇乎，又聞陽明先生云：「饑民必救，亂民必斬，荒政之奇，更盡括于此矣。」救荒如救焚，何可不載，故特補前志之闕。

鹽法

洪範五行一曰水潤下作鹹，此管仲煮海富齊之法也。吾朝召商種屯，實粟于塞下，而取償于鹽引，則富而兼之以強矣。自葉洪倡折色，而鹽政壞，邊與腹商與丁，皆貧憊莫能支，而姑爲吾松計，恤窮丁，清占產，均攤偏重，偏輕之額，而庶乎稍救于萬一也。志鹽法。

織造

王者垂衣裳而治天下，蓋取諸乾坤，尚方天府，歲供法服，禮也。第窮簷絕塞之下，不有杆袖，其空頰嘆于室者乎？又不有臥牛衣之窶士，裹鐵衣之邊士乎？以此思寒寒可知也。今皇上踐祚初年，首停織造，三縣額設加編，漸可望減，聖明儉德，晉矣哉。

水利

萬曆戊子大水，上特命憲副許公來江南，陸文定公語之曰：「治水者大約以神禹爲法，以孔孟爲衡，濬江導

海。孟子之水利也。盡力溝洫。孔子之水利也。許公用違其言。幾耗數萬金錢。而迄無底績。夏周諸公。惓惓以修圩爲第一義。其溝洫之遺意乎。故先列 敕諭次列治策。治績而乃以治田終焉。

城池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春秋書城二十五。城者盛也。所以宅民而禦暴也。墻止及肩。水不沒髀。金湯云乎哉。凡郡城邑城。以及沿海要害諸城。版築之。畚鍤之。隣震虜剝。庶幾有扞乎。議者謂城如斗。大創議式。擴似矣。然

府庫告單。閭閻稱賈。莫若等前人之遺緒。而歲加繕治之。堞如飛雉。濠類貫虹。而後徐及于擴城之役。未晚也。是標是本。以俟老成者采而擇焉。

倉廩

人非城。何以自衛。城非糧。何以堅守。修城卽修倉。爲儲粟計也。儲粟卽覈有名無實之弊。以飽待饑。以無事待有事。爲守城計也。衣襦苞桑。故卽次城守之後。

驛館

松地偏路僻。與輪蹄輻輳者不同。名遞運所。不名驛也。

舖卽郵傳之義年來多事走文移如鶩夕不留行矣厥
惟艱哉

壇壝廟祀

尚巫尊鬼好禮君子所不道也然廟宇壇壝載在秩祀
者實有靈德以庇我邦人所禳報賽昭答如響地而壇
屋而廟豈叢祀中無名之土木耶頃鄉氓無知曾不識
海忠介瑞周忠介順昌爲何如人而葦航筭輿以迎導
之鼓樂繪旗所在而是蓋人心之神卽神也昔石慶爲
齊相則有石相祠樂布守燕郡則有樂公社今得無類

是乎書之勸忠非以語怪

官署

叔孫雖一日必葺館而後行第五倫雖一宿必掃地而
後去諸葛井竈謝玄履屐自古大豪傑之作用正妙在
微細處不滲漏耳而況官署乎一人向隅當有閉閣之
思四郊多壘不無垂堂之懼徹戶牖以系土嚴屋漏于
鬼神皆官署中大人事故不敢傳舍官署者還從不傳
舍其官始

學政

三代以後人主武功定天下者往往緩于文字漢歷高
惠文景而太學未建也宋歷太祖太宗真宗而州郡學
未建也我聖祖未登極前之三年立郡縣學洪武二
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學八年詔立社學士生斯時不待
舍去桑梓斌斌有鄒魯絃誦之風故余著學政并系社
學而義塾兼附焉志祖宗初制也

兵防

漢邊郡太守綰銅虎符得自興發討擊名爲守實郡將
也第當事者治錢穀簿書不暇而暇理兵事乎惟名守

與郡司馬共持籌而經畧之訓練世胄材官良家子而
松有爪牙矣馬似游龍船如使馬而松有足矣多儲糧
糗而松有腹矣瞭望明偵探信兵無虛伍糧無虛額陸
路水路之門戶無所不諳火戰水戰之器械無所不具
而松有手眼矣如是其能乘蒙蹈瑕以撼我張虛駕僞
以嫚我乎況帶江襟泖濱海外寇少內盜多松非百年
無事之國也未雨而桑未病而艾豈鯁鯁過計哉

守令題名

昔楊文貞旣爲三公恨未曾據郡典邑何勗願爲劇縣

不願爲臺閣，蓋守令若斯之重也。吾朝令著最績者，下尺一召入臺省，而守若以常調待之，獨不聞永樂間黃公輅守松二十餘年乎？宣德間趙公豫守松十五年乎？賜敕馳驛詣任，賜銅瓜，得專擊殺，賜宴午門，尚書陪席，賚衣鈔皆有差近。皇上出臺省爲郡守，蓋規模祖宗時成憲，而更得兼行久任之法，何憂百姓之不洪永若哉？志守令題名。

王霸治績

吾松江見禹貢自神禹疏鑿三江，而震澤洩矣，太伯端

委治吳，而被髮文身之俗變矣。康王設衛以鎮海，壽夢築城以畜衆，仲謀造艦以破曹，繆平王騰，俶置營田，其功德大有造于吾松，歷歷載在掌故，胡可罔也。故首書王霸治績以志弗諼。

名臣宦績

長吏一報殊尤之擢，相與攀行轍，碑去思，士風近于厚矣。及問先朝循吏，捍大患，卹大災，砥大節，鑿鑿著人耳目者，至不能舉其姓氏，甚有經百餘年而不登之名宦，俎豆之祠，烏在其三代近道也。余故于臺察郡縣，以至

一命而上無微不錄無隱不搜大抵後諸公而不亡者石也後石而不亡者文也石不言志言之矣

國朝名臣宦績

正已率屬察吏安民此臺察座右銘也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此博士座右銘也苟存心于愛物雖一命必有所濟此幕尉座右銘也郡邑長何銘乎陽道州曰撫字心勞然不若撫字心閒行所無事則閒矣曰催科政拙更不若催科政巧知所先後則巧矣神而明之有先朝已事在

選舉

呂東萊云取士科目不見于經然攷之魯論臯陶伊尹非選舉之始乎吾松嚴助舉賢良文學陸康舉孝廉陸績舉椽較去弓旌遠甚及明仍隋唐進士科獨稱華選士以此自好莫敢躡地敗羣而前輩亦相與成就愛惜之以待國家緩急之用卽天意亦若偏私偏重于科第諸賢而必不旁出于草野屠釣之內四科三立何其袞袞相望也夫明主齋沐焚香求之于禁中又錄其名姓扁藏于天府焚告于祖陵此與成周獻賢能

之書于王王再拜而受之又加重矣嘻是不獨爲松告也

封贈

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此猶指敵已以下言也若王者曲體人情疏恩及于所自出煌煌綸綍榮畫錦而曜夜臺則愛敬孰大于是至是而君恩彌深臣報彌重矣若封君宜何如大丈夫磊磊落落起倒自由中年以前決不欲憑藉父兄流而爲橫爲驕中年以後決不欲憑藉子弟流而爲鄙爲俗斯言

也吾嘗聞于田野有道丈人云

錄蔭

語云去官而欲謀之子此必不得之數也士大夫晚節未能拂袖便行強半牽于一蔭耳先正有累疏堅辭者既不敢濫叨朝廷恩澤亦不願以區區子孫之故違心易面而事彈射之新少年也其識卓矣雖然李贄皇范忠宣皆當世如雷如霆之偉人也而以蔭君起家何詎出科目下哉松果有若而人乎請拭目俟之矣

封爵攷

江東閩閩推朱張顧陸四望姓而纓綉祭戟半出于松
吾明僅衛宣城一人耳朝廷恐賞浮于功故弄印
不忍畀臣子恐禍生于福故納履不敢遲如是而名器
可榮亦可久也志封爵

賢達

初續顧文僖人物自正德己巳至嘉靖止而隆萬則姑
有待焉俟論定耳俞彥直計偕歸更分析諸科其列名
仕版者改名臣而稱賢達仍王屋張先生上海志之舊
也先生曰後輩事鄉先達寧爲春秋調人無爲公穀輸

墨正直忠厚劑而衷之庶幾善善長之遺意哉

篤行

蘧瑗不變節於昏行顏淵不改容于夜浴世尚夸毗如
枯株槁籜無有心幹善乎柳北之言曰忠信篤行乃食
之醢醬獨孛友乎哉不言躬行中多嚴慎如莊叟所云
爲善無近名者斯亦慥慥之君子也

文學

漢尚經術別有文學掌故其次鬻龍虎之章熠鳳鸞之
羽抽毫拂簡智思入淵郡不乏才彬彬郁郁于斯爲盛

矣宋景濂曰文學之事身任者衆要以聖人之文爲宗
濫觴無已軌諸仲尼其在游夏之徒歟

隱逸

天地閉賢人隱今刈楚求材採置徧野空谷幾無人焉
則上有堯舜故也吾鄉舊多隱跡無慚箕穎而姓氏可
攷率皆恬已垢物懷璞自寶者流璞見剖爲珪璋一抵
鵲卽瓦礫耳可不慎歟

藝術

琴了無聲奕了無跡志士惜陰見而嘆息醫決死生卜

斷吉凶司馬季主扁鵲倉公具載史記志將無同松有
醫俠巧奪神功品超藝外名在術中

賢媛

烏有鵜失偶則不栖魚有鱓去一則不游物尚如此而
況人乎故郡有節烈婦志不絕書以附于古者巽市崩
城投淵化石之後此女中張許也其次養尊嫜扶門祚
辛勤數十年手挈六尺之孤復還之亡者此女中李西
平郭汾陽也雖然彤管青編必節烈乃錄何異見樹而
采其枯見月而取其缺可乎太史公不爲婦人立傳而

政、姊、以、俠、陵、母、以、智、皆、得、書、則、史、法、可、知、矣、

游寓

彈丸峯泐游者不鄙而辱臨焉寓公客卿饘于是粥于是聚國族于是長子孫于是其否否者往來漸熟兒童牽衣而迎之曰吾家先生至矣清風古道高咏微言尚在詩筒酒瓢間寧忍以飄風視之乎志游寓

方外

世網如八陣圖逗入輒不能出波波劫劫寧知葢宮蔥嶺別有道人在乎吾松向稱寂寞之濱往來雲水代多

靈跡若神與之游際極詣會不啻嚼萬年冰也道在世外夫豈欺我志二氏

第宅園林

郡內外第宅園林雕峻詭壯力窮而止有秉燭一覽肩輿一登而終身不得住者又有俄轉眼而易姓俄百年而易爲蔓草寒烟者華顛隣叟慨焉傷懷而後人廣求方幅遑遑問舍如故也今志書所存警之簷前燕泥雪中鴻爪而已讀平泉遺誠乃知巢公壺公壺未爲無見范文正云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志

第宅而園林附之

古蹟

志以志古也、滄桑雖變、往志可尋、畫家揣摩、圖爲粉本、騷人覽眺、採作詩題、或若亡若存、若承訛、若撫實、吾不得而定之、則付之漁樵閒話、質之弘覽博物之君子而已、志古績

災異

春秋書災不書祥、志戒也、古者遇災而卜、師有規、工有諫、瞽史嗇夫庶人、以奏以馳、以走、蓋夙夜實廩廩焉、天

之意若曰、令人喜、不若令人懼也、志災異、

塚墓

墓者、暮也、長夜不復旦矣、古今墓碑纍纍、非賢子孫世守之、不得跡、而跡之村豎田翁之口、孰若反而求諸志中之志、猶可攷也、隋楊俊曰、人生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不能係家、徒與人作鎮石耳、此塚墓所以記之志也、

葬外郡墓附記

昔范忠宣陪葬山陵、後人求之不得、痛哭數日夜、忽

大雨淋漓始得碑碣墓之不可不志明矣今錄郡人卜葬外郡者以便百世後子孫訪尋焉舊志無此例也

兵燹

新安胡司馬曰昔之防海重防其入今之防海重防其出蓋島夷與不逞之徒皆能窺我圍決我藩也往自福寇蹂躪吾松後中倭難迄今八十餘年無警絕不聞兵燹二字然老人談及寇變猶惴惴有戒心焉緩而養之迫而陷之幾幾乎爲寇之所乘若夫料理未來繆綢善後而兵燹之始末戰守之機宜皆在目中矣

寺院

浮屠老子之宮金碧照天鐘鼓動地獨吾先師殿則不然正以淡勝之耳顧老有猶龍之稱僧有三代威儀之嘆卽孔程且許之人其人而虛其居昌黎子得無過激乎神道設教存而不論可也志寺觀

著述

班孟堅劄菽文志列各氏不錄其文蓋文不可勝載也吾郡自漢魏以來作者代興豈不家金鑄而戶絲繡哉

惜秘藏于笥櫝而漏落于誰何手者未能一一訪求耳。嗟乎著述如野燒草灰而根存亦復如夜書燭滅而字在。故菟文不勝錄而錄著述之名氏焉。讀其書知其人矣。

詩品

志立菟文多有玉石魚龍之混。俞彥直從前代以及國朝其琅琅有聲者著爲詩品而餘則散見于山水詠歌中爲先賢張幟在此爲先賢不敢濫觴亦在此卽題曰雲間詩話可也。

畫苑

王僧虔論書或以其人可想或以其法可傳。夫畫亦然。自來善畫者必善書。畫法卽書法也。古之蕭散韻士以此寫其性靈非積數十年精神不行。書後人朝吮毫而暮索薦牘適以泥璽疥壁而已。東坡曰退筆如山何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敢以爲畫苑書譜法。

志餘

采書購訪以資郡乘不惜輕舟重幣求之。取信不取誕。取常不取怪。取其羽翼各教而不取曖昧垢穢之詞。庶

幾慎言其餘哉。昔徐鉉好異，凡賓客不能自通，與失意而見絕者，皆詭言以求合。洪邁急成夷堅，多取舊事，改竄首尾，年月名氏雜投記中，而不自知其龐雜至此也。語云：食穉者不肥，况非穉乎？抑亦裨官家者流，志如左。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序

佛說經，初華嚴，次鹿苑，次方等，次般若，次法華，而般若有五時之異，謂大品金剛天王光讚仁王也。金剛一經，而又有五譯之異，謂後秦後魏梁隋唐也。秦鳩摩羅什，創譯一本于長安城，名舍衛國，流支重翻一本于洛陽城，名舍婆提，真諦又翻一本，名祇樹林，佛陀耶舍又翻一本，名祇陀林，玄奘又翻一本，曰誓多林，而流支所翻，則兼帶天親釋論三卷，天親得之無着，無着得十行偈于日光定中，出定而授之者也。自釋論流通，謝靈運曇

琛慧淨俱有註釋、而道義法師參總之、又有集註般若三卷、玄義兩卷、李長者爲之敘、行于唐而晦于明、今所見者、僅圭峯中峯與長水刊定記而已、吾鄉朱仲升、且與張宿甫、博採古往諸註、汰其煩瑣、剪其重複、凡有玄宗奧旨、悉部署發、皇于分科之下、明白如日月、廣大如江海、現同懸鏡、辨解連環、無論新學初進、一覽易知、卽使與經獅律虎、揮塵高談、登壇送難、必能噬狂解標、正見、仆旗靡轍于金剛王寶劍者、未省屬之誰何氏、余觀金剛經果報、火可使返、水可使出、疫可使蘇、厄可使脫、

枷杻可使自釋、刀鋸可使自落、冥吏鬼使不敢近、五道大神太山山君不敢錄、諸天設寶蓋覆之、浮圖貯之、閻羅飾金軸琅函莊嚴之、金鈎龍頭幡碧字金書懸颺之、其種種福德、卽書寫誦讀、且不可思議如是、況以宿父仲升、且註且刻、直與天親、無着羅什、玄奘諸佛之精神、血脉、遞相灌輸、天壤有盡、利益無窮、身游人間、名書帝籍、此經所在、當有八百金剛、日夜擁護之、使誦者因註、解經、因經、解無所住、因無所住、解離生死、其排衆苦、永福壽、又直細事矣、某何幸得與參較、故歡喜踴躍而敘、

之。

本一禪院志序

松郡北庵在妙明橋西北舊名北道堂宋宗室趙孟僖
不屑仕元托黃冠游雲間更名道淵又五年髡髮爲浮
屠氏再更法名曰順昌號月麓又自號三教遺逸改北
道堂爲本一禪院其族弟趙松雪孟頫數來訪之因請
天目山中峯禪師至院登堂說法月公實開山第一祖
云月公七十餘坐化其後延空林性空來嗣院事緇素
歸之式擴大雄殿以及廊廡庖廚畢具有雙松堂堂之
壁趙希遠所畫松也有梅影軒軒之壁吳仲圭所畫梅

也有幻住山房中峯寓室也。有得坐軒，月公燕居也。有古毫泉，中峯棲弁山之黃沙坑，漁者得雪溪片石來獻，刻古毫字，而入院鑿井，井水沸發，卽題曰古毫泉，故以名也。故伽藍祠，祠周宣靈王，其神曾扞禦紅巾者也。有瓜裏佛，纖細如髮，唐李昭道製也。有西洋簇錦被，駙馬太尉潘王贈也。有呂樟，植自回先生，挂瓢辟蚊處也。有古錚古鐘古鼎，宋板大藏經。英宗皇帝賜本也。其他不能臚記，或燬于兵燹，或攘于游衲，或散佚于本院住持，而院基亦半漁豪貴家矣。況能紀姓氏香火于永永。

乎。月公台之黃岩人，少游謝南齋，歐陽巽齋，劉須溪，朱約山，諸公之門。文丞相開闢江浙，辟孟僩，與之偕，抵吳僅十日，其環衛王邦傑，以城降元，授邦傑安撫使，孟僩吳江尹，孟僩稱疾不就，遠遁雲間，後聞文相徇難燕京，撰文遙祭，涕泗橫流，臨終說偈曰：文山之客，千古忠貞，蓋至死不忘故宋如此，悲哉！今人但知月公爲開山祖，不知其爲趙孟僩，但知建文時有雪庵和尚，不知宋末有月菴和尚，余故屬超然特刻中峯月公公松雪三像，以見緣起之所自，而意則表章月公之忠義也。余嘗考松

雪趙府君阡表。出宋藝祖。自秀安僖王。後歷嘉定咸淳。由蔭官迪功郎。至正議大夫。沒十二年。而宋祚易姓。至元二十四年。召其子松雪詣闕。拜兵部侍郎。入直集賢。出知濟南府。罷歸。夫孟佃孟頫等之宋宗室也。而幸不幸。乃如此。嗚呼。死生亦大矣。死生徹進。可爲文丞相。退可爲月公。死生未徹。卽官至學士。書畫至趙松雪兄弟。間未免尚負慚色。今月公以大忠大節薰蒸之中。峯以大徹大悟。錘之。松雪至是必且泫然流涕。始悔其從前仕元之非。而恨其逃禪之不早矣。蓋松雪以兩公開

道。非兩公以松雪借名也。此志外之微旨也。月公著湖山汗漫集。惜不存。容購訪之。

丘氏壽言序

余授經秀州。丘伯畏與余甚暱。伯畏所居近東禪寺。余愛寺門梓樹。可以招涼。伯畏携床卷簾。相與箕踞樹下。所謂斗酒娛樂。奇文共賞。兩人皆有之。比時原禮多在侍。至樹陰轉徙。猶未別。余目原禮可以歸矣。伯畏謂兒善病。且不令應舉。不若以清言洵寫之。是秋原禮入試。名在第七。伯畏嘆曰。僕性素知足。今若此。復何求。遂選金華博士弟子師。已拜長沙令。滌除煩苛。與民休息。其治狀皆著有聲實。而以簡淡不能順當。路肯遂辭官歸。

閉門高卧者若而年伯畏六十矣而原禮成進士歸適與壽會原禮曰吾父廉而某又廉吏之子無所佐百歲觴則謁名公詩若文蹠而奏之伯畏笑曰吾昔與眉公坐東禪寺梓樹下誠不意我遂稱六十老人又不意兒有今日君家言太侈何敢當盍請之故人眉公一言以壽我余謂原禮曰君行當拜令清慎勤是而家理縣譜更有進此者曰清不律人慎不傷體勤不露才執斯三者可以壽國壽天下又可以壽家夫家疇有壽于伯畏者乎舍此無所事祝矣原禮曰善請弁之簡端無敢負

庭訓且無敢負贈言諸君子

送大中丞懷魯周公序

歲戊申，廷推應天巡撫周公總河事。一時士民將吏走相告計，所以挽留公者，駢皆溢巷。請臺使鄧公請，而公移疾志不可奪，乃爭謀俎豆公。十郡州邑皆有祠，正人君子，居恒簡重，不出戶庭者，至是越疆而送之。其他兩岸之哭聲，方千里之謠頌聲，如沸也。公由吳達錢塘，軸轡蔽江，香氣燎天。老者呼稚兒女前視曰：是公當以吾曹爲奉順，百姓訴之官家者。錢塘人轉相語曰：是公嘗通江東米數十萬活汝者。又堵立而望公曰：吾非欲識

都御史。要識所傳周公何如人耳。夫德公之救荒者，遺公之軍政，惇公之軍政者，遺公之吏治，師公之吏治者，遺公之立朝，敢言，誦說公之敢言者，遺公之好賢，樂善，曩公之按中州也，首上疏，自元儒許衡而後，薦道德之臣二人，自鍊鉉許遠而後，薦節義之臣八人，皆名姓幽潛，子孫微冷，而公表章不遺力，此豈有分毫要結而然哉。旣撫吳中，吳中道德節義最稱一時之盛，公踊躍不自勝，曰：此吾築堂而事蓋公時也。于是正人君子始曉然洞悉公意，表行事咨諏，獻替兩無隱情，而四履以內

亦無有盤錯處矣。公旣樂與賢者游，又推心置腹以待其屬吏，未嘗盡用其苛與察也。第密操之耳目而微伺其機竅，有睫旋動而颺舉，檄旋下而霆發者，然而公之心亦太苦且難矣。公謂小亂大亂之積也，內盜外盜之蔓也。初擒薛卞父子，再擒劉天緒，或剪伐其根株，或縱舍其餘黨，則甚難。市儈如蔡成，朱大倫，徐有成，恣睢殺人，莫敢忤公縛而磔之。市無脫者，則甚難。假尼未發而神人先以夢告，則甚難。熟審不巳，寒審隨之，而圍扉爲之屢空，則甚難。中涓參錯，織造權征，間與之爭，是非易

而使陰就我調御則甚難、倭聲屢聞安之如巢燕幕雀、而迫之且魚駭獸走矣、申飭防禦則甚難、海以上江以下震澤以東、諸險要將吏有逸者、卒有不歸什伍者、公用飛箭法稽之、而給餉必以時、殿最必以實、則甚難、水災請蠲請賑請留計、臣束手非大笑則大哭、而公竟得請、則甚難、請之而荒熟必核、饑飽必分、則甚難、既哺饑民、又立斃亂民、則甚難、催科之牒、公緩下有司、而有司又不取以災爲解、前有逋賦、後有平糶、莫糜諸巨費、則甚難、麥秋多兩岐、而祝歲心忡忡焉、不遑寧寢也、則甚

難、公之難如此、恨不卽時釋肩歸、而總河之命下、吳人驚且嘆曰、某等無歲死、歲稔而奪、公某亦死、泣走闕下、不得請、又泣走鄧公、而或者乃以公不忍、遽去、吳直未覩物情、皇皇與公艱難萬狀耳、當公初下車、神明清炯、內敷而外腴、久之、面且槁、兩頤垂垂削矣、頭顱瘦不勝冠矣、晚得兒、不暇抱、卽抱投袂起矣、朝而焚香祝、天暮而篝燈視草、不知掬幾斗淚、涸幾腔心血、而白盡幾莖鬚髮也、公頓身勞苦之中、而獲脫身于譽誹繪弋之外、卽頂踵尺寸、皆幸餘生、一中丞故節、何有哉、公五載以

節儉率下。但飲吳水。不曳吳縑。有胡威之清。而不願以
介名。爭東封。爭建儲。有長沙之通達。而不願以痛哭名。
奏牘文移。有陸宣公之筆。而不願以麗藻名。便宜發粟。
有汲長孺之敢。而不願以戇名。劇盜銷兵。墨債解綬。有
張乖崖之威稜。而不願以搏擊名。辟季秀禮逸。民有范
希文之風。而不願以吐握名。名心淡。故交道孤。交道孤。
故表暴少。凡公前所爲艱難萬狀者。百姓知其五。將吏
知其三。遠方士大夫。知其一。而餘則悠悠之口。與蒼蒼
之天。遞分其明。若昧而已。自古大臣身任天下之難者。
寧使天知有餘。而人知不足。寧見信于正人君子。而不
急求信于當路顯人。寧鳳翔千仞。鴻冥九霄。而不區區
爭懸門腐鼠之得失。此公之所以堅意必去。去而不復
辯也。公行矣。送公者自錢塘而返。胥江之濤。有怒而山
立者。其爲吳人士攀留感憤之意也夫。

賀司理毛公內召序

代張若一

郡侯張公以計典入覲，不佞迎勞燕邸中，握手而嘆曰：「等松耳，往者彌望一沼也，不意遂化爲樂國，穀積不垣矣。器遺不收矣。曩公所散錢而哺糜者，今且式歌且舞，飽嬉里門矣。卽忘歲寧，忍忘公請酌酒以賀。張侯謝曰：『否否，翳惟吾司理毛公之力。』初，余奉命出守松，松東壯郡，余一人惴惴不克荷，是懼詢之吳士大夫，皆曰：『有毛公在，必能坦中以贄公。』旣由家渡錢塘，適聞郡大水，粟價翔踊，富者閉庾，饑者掠于市，余念之，寢食不得怡，詢

之從吏則又曰有毛公在荒政悉辦第繁而行之無難
公者余下車次第叩所以具如士大夫及從吏言而毛
公亦得余甚懼恨相見晚自是傾心同事余始無大戾
以干邦議余嘗官西曹頗留心讞牒公寬慈多與余意
合每相對嘆曰刑者殞也新發之劍所傷必多又曰刑
者型也型一成而不可變矣慎之哉公數以郡讞奏余
于得情審于刑判核于參律合于定案確而于留生路
甚寬熱審之外復請中丞行寒審法他十郡皆稱是民
賴以活者甚衆吳人告凶公請且蠲且賑且停且留而

又謀之三邑令曰田有上上有下下盍劑而衷之寧核
熟中之荒無核荒中之孰寧移飽補饑無移肥例瘠乎
是東南全輸而西北水鄉追呼屏跡矣計所活又不下
數百萬余以是信公真仁人也公五載攝三邑篆有贖
緩悉錄爲公家費一再理陞筴到旋掣不以四季爲斷
有進恒例者立叱去又以是信公真廉吏也臺使者密
屬公偵伺他吏短長公推轂惟恐後否則覆露湔洗事
寢而諱之不市德亦不市權又以是信公真篤行長者
也至與吾曹二三大夫出入諷議推心置腹無所不委

託名位可忘，其苦可共，脫一旦以治行高等徵，不急左
右手哉。余聞張侯言而嘆曰：若司理者，非獨吏治難和
衷，又難。凡爲理臺察，以耳目寄之，寮屬以翼齒借之，稍
有褊心蠶氣，見之盱衡顧盼，無論吏若民，不敢平面
卽同事者，且以爲伏鉞爲衷甲，翔視而內疑，其何協恭
之與。有甚者，以此訾議中考功法，而公獨才誠兩合，身
名俱完，進無忤色，退無後言，執此以往，卽指南臺省可
矣。方今天子之待諫臣，似急而若緩，似重而若輕，非
故輕之，緩之也；爭殿之虎，戰野之龍，得無有猜色也歟。

哉。公坦衷直腸，既見信于同官，而事日練，瞻日小，以長
者之行，又輔之以英雄豪傑之戰兢，有不言言必破的，
有不諫諫必轉圜，能使臺省重而前理官亦重，當自公
始。張侯曰：善。余還郡，度在春夏交，不久毛公必以循良
召。子爲我屬詞，與徵書同來。余得藉手以賀，不佞某于
是草一通，授急足郵而致之。且趣燕市酒，候司理于金
馬門云。

賀監漕顧公得子還京序

往顧公爲清苑令，著有聲實，以直道許人，不樂請補文
學官。至則棠邑許公爲松郡守，許公風裁峻整，好言其
鄉李丈人，則濟上于鱗先生也。時綜核政事，不欲以詞
翰與文墨士爭長，獨與顧公上下古今，及朝野掌故意
甚合，而清標孤映，亦相等。許公自喜得顧公，晚公忽念
父母春秋高，投檄請去。許公持之急，屬諸生堅留，有泣
下者。公勿顧許公，高其義，祖于郊，再拜而送之。握手叮
嚀曰：吾不祝公官，祝公子以娛老人。公終養起官國子。

以司農郎監漕江南復至松肅衣冠拜廟畢則召故子弟談論經義如司教時因訪漕綱利弊絜之軍民其他一切供帳燕饗浮文不經者悉汰去鄉父老走相告曰是嘗爲松博士孝不有其官廉不有其名來若槁葉去若飄風者非顧公也哉去松數年而簡儉猶若是天何以報公唯有舉丈夫子耳余曰公必子子必孝且賢世之責備廉吏者彼且謂敝車羸馬藜羹布被而外無復有聖賢豪傑寒士叩之不應親故迫之不動國家以艱大投之不受非矯而亢已則齟而傷物譬如寒泉瘠石

理不能潤草木而又加以秋風之勁挺霜霰之蕭灑碩果不食其餘幾何余獨謂此言似是而寔非大抵清者必任則扣馬而諫是也清者必和則不念舊惡是也清者必有後則叔敖寢丘之子是也而又何疑于顧公公與弟子語及名節學問斷然必本于不肖不潔至于慷慨任事和氣嘖人胸中浩浩隱若東風至而萬物怒生者吾且以不朽之業無涯之年卜之而豈難一丈夫子哉故曰公必子子必孝且賢公笑曰有是哉某幸今三月舉一子果如祝者言爲我謝多士并謝松諸父老雖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
然吾曩時挂冠歸。兩親嘗以子爲念。今抱兒。恨不令見之。且許棠邑握別時。亦豈知有子。眉目如畫。宛轉啼笑。膝上耶。盡寄語許公。賦詩以贈我。某某等曰。諾。請先授簡于陳子以賀之。灑酒而送之。江滸。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三

記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台鼎訂定

漢陳太尉廟記

汝南有先賢曰陳仲舉。漢太尉也。仲舉產于蔡。未有祠。祠太尉者。新蔡令潘昭度始。昭度之言曰。太尉扶忠賢之轂。滌腐餘之腥。計延炎鬲。而不免于難。每讀史。悵焉心悲。今幸宦茲土。爲考室祀焉。夫天下叢祠野廟。襍出于山崖水渚之間。刑羊豕。斟酒漿。土籥田鼓。歲事鬼不

絕。而于先賢故老。未聞庀一楹。荐一菽者。鄉氓不足責。責守土吏耳。潘大夫治蔡有異政。因以采風弔古。而有仲舉之風節也。仲舉與竇武同心輔政。徵用海內名賢。以清君側之惡。而卒爲曹節王甫輩矯詔所殺。涑水氏謂其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身被淫刑。禍及家國。而余獨謂此天也。非人也。假若天祚漢炎。仲舉得行其志。大猾橫端。豈敢與趙夫人十女尚書塗面亂天下。朱穆不憤懣死。劉瓚成瑁陽球不獄死。楊喬不絕食死。巴肅不逮死。范滂李膺不考掠死。門生故吏。天下豪傑及儒

學有行義者。不徙竄死。夫此諸賢者在朝爲正人。在天爲列星。而一旦駢首對簿于獄吏之前。屠戮族沙于刑餘細人之手。何慘也。此其間似有机焉。陰符經云。天發殺机。移星易宿。地發殺机。龍蛇起陸。人發殺机。陰陽反覆。殺机者。天也。猶且懼之。而况人乎。此機一動。初發于仲舉。竇后幽。再發于何進。天子走。自此分而爲三國。裂而爲六朝。四五百年間。靡歲不于戈。靡土不介冑。縮縮乾坤。沸同鼎鑊。而操懿諸輩。業已早生人間。如伏薪之火矣。曹節王甫特爲之聚薪揚灰。而仲舉不幸首觸其

烈燭耳。吾故謂此天也。非人也。嗟乎。天下有道。當造化之生機。賢者不躍則飛。天下無道。當造化之殺机。賢者不亢則戰。仲舉荷桓靈竇太后之知。前爲李固所表荐。后爲群賢所倚望。欲潛類巧。欲惕類怯。八十老人。更欲何爲。而惜一腔中玄黃之熱血哉。語曰。大直若曲。余曰。飛曲乃直。又曰。太剛則折。余曰。惟折乃剛。等死耳。殤死。壽死。七日不汗亦死。死自漢以來。如蚊蚋相似。而惟陳太尉則猶傳至今。且有潘大夫創祠而俎豆之。則太尉何嘗死也。太尉被難后。故人朱震哭葬。仲舉尸匿其子。逸于其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毒楚。終不言。逸后與裴楷會于王冀州座上。欲乘帝巡幸河間。劫誅諸常侍。以報父仇。志雖不遂。孝子哉。請刻震逸王配享太尉。而鑄曹節王甫像。踞列于庭。以著天下後世殺賢士大夫之榜樣。則太尉亦可以長嘯于九原矣。

重修海忠介公祠記

肅廟朝直言極諫者無如忠愍椒山楊公忠介剛峰海公楊公死東市而海公久繫理賴穆皇帝奉遺詔出之已賜節江南先聲所至墨吏望風解綬去特疏請濬吳淞江興工之中兼行賑饑之法于是高鄉亢旱田悉成腴壤所救溝中瘠且百萬計其後拂衣歸復召爲南總憲臺綱嚴肅馭所屬御史如子弟無假借毫髮歿于官不能斂六卿以下紀綱其喪事始得還御史郝杰嘗建椒山祠于保定賜額曰旌忠而海公未有祠公薨三

十年餘。吳淞四面皆塑公像。僅尺許。置之筭輿中。牧笛漁鼓。裂繒爲旗。而前導之。所至捧土築祠。禱于公。禍福如響。而青浦南郭外不百步。亦有海公祠。其像稍偉。然儉止一屨耳。前令某改作河梁館。以迎客。撒像倚壁間。塵土掬面。幾不及叢冢野廟。真異事。亦異胆也。獲嘉賀公。令青浦。嗟嘆良久。卽日更新之。且同王博士伯滔。率諸生饋奠。惟謹。春秋列祀典。莫敢廢墜。公謂陳子曰。區區苻蘋酌水。未能爲海公重。輕第獲人毀之。而獲人修之。亦足爲同鄉懺悔耳。嗟乎。楊忠愍論墨相故。海忠

介諫。聖主故生。海忠介。遇俗吏。故祠毀。遇廉吏。故祠得復全。此天意勸忠。假手賀使君。以延一綫之廟貌。以永數百世之烝嘗。公雖亡不亡。後雖絕不絕。前爲父老。慰後爲令君。勸。豈獨以名。巡撫尸祝于江南哉。賀公名仲軾。中庚戌榜。河南獲嘉人。

陸大宗伯祠堂記

古吏于茲土而遺去思者有祠其爲鄉先生生而社稷之者自畏壘之于庚桑子始也庚桑見于列御寇之書說或不經其爲鄉先生生而真社稷之者則吾松之于陸宗伯公始也祠之堂曰見賢其前爲門曰高山景行蓋其歲迄于今十有餘載矣今春諸君子哀其值置田二畝餘命寺僧復稍式廓之將于見賢之南敞中門翼左右廊鑿池治梁廣蒔名花修竹之屬而斥其餘材結禪堂三楹于左偏以待公之出而憇焉公三朝之達尊

也。四夷慕之。如文潞公。兒童婦女知之。如司馬君實。乃其壁立砥柱之操。久而彌固。雖天子不能以蒲輪相煩。長安公卿至欲私其片語尺牘。而不可得。則邦大夫之式廬與遠人之僕僕焉。瞻禮於其門而嘆息以去者。其難可知也。進無以亟見公。退而聞其餘風。猶能銷貪頑而祛鄙吝。况公一瓣香所在。耶。管東坡與叅寥游。游者曰蘇來堂。歐陽公飲泉而冽。樂之。山中人遂名六一泉。復競度曲爲醉翁引。賢者所至。如火獵寒原。墨濡素練。到輒留跡。而龍潭又公車音履聲之嘗從事于斯也。其

宜如諸君子請。故僭題數言以記之。

宜吹精母于請姑替獸嫂言以請之

勵齋方公祠堂記

蓋聞新安有方孝子親亡廬居猛虎嗥其墓不動聞孝子哭甚哀徙而去山中自是絕虎跡則勵齋方公是也公殉于萬曆己亥歲有狐太學明性明恒祠公于毋龍山之麓制度宏敞后十年所而公配吳孺人謝世兩狐奉樞與公並厝祠寢其先后祀禮一轍云公少受書產挫舍儒而費累橐走數千里所至以信義傾其名豪決策排難得片言立解費浸饒所潤姻戚故人無算櫛秉家政整而有法閭師鄉三老至今誦說之既返里門以

病歿兩孤袒而號念無可以報公者于是立祠祀焉祠
負崇崗峻壁山脈壘壘其前則平原如砥羅爲明堂三
台拱于戶外衆流繞于堦下左右諸峰錯列如繡以厝
靈輻則有寢室以肅遺像則有層樓以率子姓饋奠則
有正堂三楹以讀書則有左腋小軒以童子洒掃庖廡
則有隙地耳房數椽以儲祭典則有祀田若干畝其餘
則偉木千章修竹萬竿名花奇石不可名狀每當佳果
初熟則擘甘荐新風日清妍則鉤簾啟牖拂署焚香春
秋上食芟除堦草顧盼庭柯真有來如慕去如疑卽跬

步不忍離祠之側者孝哉兩孤乎古者天子至于士皆
有廟祠者廟之遺也江南士大夫好侈宮室而略于祠
其最不急者又莫若園囿千金輦石絕城破垣而入之
不再傳而付之不可知之子孫與誰何之豪客跡其墓
董如也祠宇數弓塵土匝地湫如也蓋縉紳之忘本廢
禮如是而哭爲甚觀于方氏之祠而人子可以赧然頽
泚矣大抵世家之尊尊而親親者其鍾典有四建祠以
祀先修譜以統宗置義田以贍族立家塾以教同姓之
子孫四者缺一不可而惟名家之孝且賢者能舉之今

白石村身利 卷三
方公既有祠。則其他次第舉行何難哉。余故書之。以爲兩派重。且以望吳士大夫之風聞而起者。

德星堂記

養心程公。汭川之隱君子也。乙卯六十有一。其從子穉束錦內壁。壽公于德星之堂。公引觴加酌。眉舞髯舉。而顏甚醜。旁睨者謂得無歲星游人間乎。陳子曰。公德星也。往者九峰先生得七丈夫子。公居季。以孝弟調昆弟。間四世同居。食指累五百。不聞有譙讓鬪聲。莊事伯兄。無衡命。無違言。寒暑易險。惟力是視。稍涉膏潤。輒遠避。惟恐垢。蓋廩廩萬石之風。百忍之訓。卽近世故家甲族。殆不敢望公焉。公年盛氣壯。其精神能鼓舞萬人。不

躔而走千里不曉而營四海而公故退然其若下也與
之處和氣可沁人與之談肺腑可揭諸日月與之告緩
急可倉卒踐諾釜不待洗驂不待脫也遇宗長鄉三老
恂恂左讓甚則歲餼不絕遇少年子弟輯顏好語相勸
勉惟恐其傷之也委巷鄙語或非意相呵者掩耳如不
聞卽聳返而杜門不與之較也歌妓舞優不入于堂也
格六博五不延于室也鮮衣怒騶竹肉嘈嘈相與爲遊
冶佻蕩者惟懼其形影之及也結豪客捍文罔其氣盱
盱揚揚者非獨性不樂且不近也縣大夫施公臨鄉社

長舉公以聞則大獎賞曰一鄉善人延賓飲却不御至
六十始應張令君之請識者皆謂公不愧鄉祭酒云夫
冥行不階珪組而貴成名不藉甲乙而顯木實自根臺
累自基故名家所不足者非財也難在德耳有如養心
公撫養孤侄不啻家兒而穉嘔心報公亦不啻慈父其
他百里誦義千里誦聲者迄六十如一日公真隱德之
君子哉管陳太丘請荀朗陵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
餘六龍下食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內德星聚公之
堂得無類是乎今二子則叔慈叔明也其六孫皆龍也

公德星也。余異日將車持杖訪于汶水之濱。度公子孫皆成名。公亦龐眉皓然稱百歲老翁矣。公肯勅應門下食以俟。眉道人東行否。故董太史題曰德星堂。而余爲之記。

寶夢堂記

吾友程尚甫清襟素抱。去鄉卜築。殆同客卿。毋念烏戌者。沈休文讀書處也。乃從西溪建一草堂。繚以短垣。蔭以高梧。修竹紙窻。繩榻琴尊。劍塵三教之書。具在焉。嗒然卧。遽然覺。寢不數夢。夢輒靈。卽千里以外。數十年以後。其吉凶皆懸合。甚則讀人間未見之書。拈意表未探之句。忘者半省。省者半或。旋脫于口。而隨屬于筆。其詩篇不勝記。然至今了了也。尚甫曰。請以寶夢顏其堂。可乎。陳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尚甫之謂也。願以夢驗子。

則可以子執夢則不可。豈惟子夢自古治亂之相尋。賢愚之同盡。譽誹苑枯之更相羨。更相笑。亦夢也。獨就夢之中。有短長。有清濁。然而亦夢也。夫夢則又奚擇也。周太卜之官。以三法掌夢。黃帝以十二盛十五不足之法。醫夢。淳屠氏以四法判夢。列禦寇以八徵六候占夢。彼以爲盡夢之變矣。而假令執愚人至人而告之。則未有不掩口而却走者。何也。彼皆無夢者也。又使遇西極古。奔之國。其民不辨寒暑。晝夜衣食多眠好睡。五旬一覺。以夢之所爲者。真覺之所見者。妄則又將誰徵而誰驗之。而至此。夢覺真妄皆窮矣。故得相者不必皆夢。說得將者不必皆夢。望得子者不必皆夢。熊仲尼周公始而夢。旣而衰。非真衰也。正仲尼華胥之境界也。而尚甫能進。于是乎適與尚甫談。而忽有奇客突來山中。余詫謂尚甫曰。命子矣。客爲誰。乃武林徐無夢也。

來章堂記

程氏自晉元譚守新安唐濬御史中丞家汉口遂爲休
寧甲閩凡數十傳而其代孫紫川公玠建來章堂于紫
雲溪上其堂負乾向巽岐山九龍諸峯蜿蜒飛翔若拱
若衛鳳林亭界于空青翠微之間二水縈迴合流檻下
是曰汊川卽端明學士產時紫雲生處也環望古木蒼
藤修竹惟石雲霞之所暄染日月之所虧蔽攢奇織秀
莫可名狀而此堂如居回圖中其它樓閣亭榭館庫庭
廡聯絡于堂之左右前後者皆稱是蓋紫川公之言曰

是堂也。吾將祀先像。課子孫。屈指六十。且與群從觴咏於此堂。未成而公捐館舍。公之子復初君。且莫趣竟之。追壽公六十于堂中。次第饋奠如上觴禮。陳子聞之曰。孝哉程君子也。夫蜂有房。蠶有室。巢公有巢。壺公有壺。細而垂介。幻而神仙。猶戀戀不忘其居。况厥考作室。厥子弗堂。構可乎。甚矣復初君之知禮也。公以癸卯經始之。復初以庚戌落成之。其繼述孰大於是。雖然。願更有進焉。詩曰。莫念爾祖。聿修厥德。保障州里。則請師中丞公。濬博學好古。則請師吏部尚書公。大昌才華無敵。則

請師端明公。秘累主師席。則請師勿齋公。若庸忠節。捐軀則請師忠愍公。國勝子孫有一於是。即使不塘不茨。不斷不剪。君子入其門。如聞韶濩之樂。登其堂。如游鄒魯之鄉。而況此堂。聿然一新。映帶之以山水。陶寫之以圖史。鍊習之以孝友忠信。來章有慶。有勿信然者乎。復初君。託倚櫺而望之。紫雲且冉冉。復起于溪上矣。

陸宮保適園記

東坡云山川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此善適山川風月者也余謂園之界限不在大小以目與足所到爲界假令瞽者兀者扶携而游目不及赴足不及領雖有園無園矣設以常人而埽夸文之步離婁之曉則園於頃刻判爲大小非園之俄大俄小也目與足之所到異也然園之權在日與足而日與足之權在我在我者不適則雖大士之千日韋馱之日遶四部洲而行不止于日與足何有哉先生解學士之綬東歸治園二畝以

息躬樹無行列石無位置獨一小閣出於樹杪竹篠之間玲瓏翕張以收四面之勝先生籃輿造之日偕魚鳥相與咏歌以共適其中蓋世之凋鏤奇麗之觀先生淡而不御如逃三公而其雲物之變幻草木之鬱蒸則若先生之學問名節日引月長所謂生則惡可已者也先生以我適園而不以園適我故杖履所至雖撮土卷石宛若五岳礪而五湖帶焉今先生八十餘矣垂老而神明不衰其目與足矯若少年而又與性之善適者會則先生之婆娑偃仰于是園也豈減香山之池上司馬之

獨樂哉噫古今之園多矣然皆化爲落葉蔓草而惟二公之荒坡遺跡至今人稱之將無爲世欣慕者不獨在園乎知此而後可與先生談適園矣

陸君策崎墅記

園居當山中、巉崖複洞、于地較奇、然箝登捫索、與猿鳥爭道、而進則太疲、返而就市城、輦石疏池、于游人較便。然市僧田鬻、皆得狎而跡之、則太洞吾其季孟之間、是在九峰左右、乎去郡非二十五里、爲廬山、與鍾賈山並峙、長川貫之、石梁跼山趾、據其上、遵石梁而東、溪澗磬折、與村塢田塍、回互榆柳中、渡橋、叩扉曰崎墅、則吾友陸君策所卜築也。君策初考室曰鐵樹山房、梅花梧竹、具體而微、其左藩以薔薇、繞以曲池、其右爲廬山草堂、

白石山房 卷三
小廊西折。曲室綵几。僂入雪洞。偉木數章。交蔭洞口。巨石當門。不見行路。脫石得坡。則青桂繽紛。正負廬山草堂之後。一亭竇之。藤架桃溪。荷香柳浪。錯繡于巢青閣前矣。余嘗與君策登巢青。轉竹樓。比時花氣鬱蒸。玉蘭亭亭如素霓。罷曲海棠二樹如飛燕。合德倚醉爭妍。夭豔如數百紅綃。排筵當隊。與海棠作婢。藤花修竹如粉面。綠衣護侍。四十里紫絲步幃。覺金谷銅雀中諸人尚帶酸餽耳。君策笑曰。海棠奇艷。未若梅花老帶風骨。請爲闢地種梅。以章德素。于是巢青閣外。又益以竹數畝。

竹外又益以池數畝。建蔚映堂。臨之。而堂左則環列紅白梅數百樹。清流怪石。約束逋亭之下。逋亭吟賞如白衣宰相。坐絳霞丹嶂間。草木皆生天香。無復人間一毫塵土氣。由逋亭渡板橋。小屋靚紫莪。栽竹限之。通片玉居。其前以太湖石撐柱爲壁。壁竇豁牙。昏黑陰森。疑雨疑暮。行二十武。疏冥竅暗。豁然。踰讀書臺。臺畔循級而上。則取徑巢青。竹樓循級而下。則小溪叢篠。高梧矮垣。直達空諸室。其徑多各種古梅。梅點蔣花。藥幽草弄妍。和風轉梵。蓋清韵澹蕩處也。空諸室穴。而西爲艷香亭。層

白石山房
卷三
臺牡丹。撩出垣上亭。西橋袖離庖。屬局而客履。不得跡矣。吾郡九峯曩。皆付樵牧手。及今好事者。相屬次第爲精舍。余山寮。凡四千將白石。幸與畸墅隣。近管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驩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揚。吾兩人庶几近之。獨君策與余行游之暇。每念次君君羽。低徊泫然。乃結一室于池右。題曰夢池。余哀吟春草之句以招之。月寒夜靜。如聞花有嘆聲。爲置歌罷爵而去。君策家貧。秫田不能供釀。杖頭錢不能買花。獨性好泉石。巧心雋腸。又足以輔之。無郭橐

種樹書而移徙大木。輒活無薛翁豢鳥法。而珍禽來巢。生彘無算。無祁嘉賓。贈山貲百萬。而亭樹橋島。書閣酒庫。儉于輞川。而侈于樂天之池上。登者不疲。游者不溷。余且老。寄此中願。爲吾家灌園生。齋睡花底足矣。

逸圃記

荆溪玉女潭自溧陽史太僕玉陽先生疏土剔石映帶之以名藍精舍其雄與善權張公二洞相鼎足然率與遊客麋狃共之終非籬落間物于是剝滄嶼於溧陽縣中去鄉差近而未免以剝啄妨高卧有史修之者俠而文骨相眉宇古之烟客也家居下庄不三里營地四十畝芟翳剝與汲穢驅礫微偉木于他山移美箭于別墅鑿池種魚積壤種花分畦剖圃以種蔬旅而逸圃遂成其俛仰向背聚散晦明悉修之所部署也甫窺圃有石

自不... 卷三
界道有竹欵門蒼翠嫩陰步步近清涼國中矣東啓雙
扉花屏菊田縮繡錯綺徑盡得觀芳亭枕古槐老櫟之
下前臨方沼沼中則荷花采采沼外則林樾鬢鬢其清
流可以措杯其密蔭可以布席亭后輦石壘岡延袤詰
曲者以數百尺計洞門峯竄樹偃花欵曰谷口穿洞而
出突見長松一株類渴猊猓龍髯甲飛動攖于連林之
表倚松結秀野堂堂極軒敞瞰空波睇梅嶺散策芙蓉
堤畔翠羽素鷗雨坐晴眠對人頗有傲色逶迤逗靜深
堂濠梁魚孤山雀彷彿如在衣帶間更由水閣過赤欄

橋。宴坐寂照庵。又過飲光渡。桂叢繽紛黃雪冉冉墮。芙
蓉裘上覺淮南。八公雞犬去人非。遠初當穀雨牡丹時。
花光四照妍態百出。其中爲陽春堂堂前。樛木鬱盤多
碧荔青蘿上。縈下綴幾成一片錦。模糊似有香纓寶網。
曳風捎雲而下者。由陽春堂右轉竹廊有屋如舩。艤顏
曰陶嘉敞戶軸簾以吞水月。却勝張思光牽船岸上住。
尋緣堂後石徑抵柏子林。雙柏天矯蝕霜拒雪。構龕以
事薄梵伽林以南寒香嶺在焉。孤梅篤老貌肖古尊宿。
甃臺供養肅爲羣梅之長。天花散空恰代梅道人說法。

嶺東隅。誅菴縛亭。曰最勝。幢羅嵐。黛歸鳥。飛帆往往。與細流平。楚相紉織亭。雖小吐納頗大。其趾陂陀。石懸而投。竿藻荇可數。曰釣月灘。從最勝。幢東折而南。復折而西。土阜回互。且起且伏。且峻且夷。松杉芄芄。橫石梁亘之。曰霞標。其下卽谷口。窮岡轉徑。芊眠葱蒨。卓庵三楹。曰悟言室。滌游氛。栖灑氣。遊者疑入深山密林焉。大抵逸圃水以近。攻山以遠。交野航。臚岸卽是圃門。分門直入。卽居竹堂堂後。卽凝香寢。寢西循修廊。達佚老齋。庭戶靚潔。皆叢植上藥。濃花綠醉紅迷。與園亭隔絕。迥

然別貯一洞天矣。更向堂寢后。剝叢雲閣。凡大石石門。銅官句曲諸山。攢匝曉前。而風亭月榭之紆回。竹嶼花源之蕭爽。亦鮮有近形者。主人擁蝸蚪書。拂狻猊鼎。三雅而醉。三商而起。擲浮名如墮甌。拋俗累如棄瓢。此亦可以逸而忘老矣。余讀文徵仲玉女潭記。復洞秘穴。非揭水跣行。欹仄僂不得入。奇則奇矣。將無足且詛我目。滄嶼栖闌闔中。市聲嘈嘈。近則近矣。將無目且詛我耳。獨逸圃踈快宜人。耳目足悉受職。旣無腰纏攀葛之勞。又無俗子唐突與魚鳥溷。簪李太白孔巢父輩高隱。

徂徠有竹溪六逸。修之得無類是乎。第邇來建氛甚惡。下尺一徵師四方。數聞介馬刀槊聲。憂憂摩道上。豪傑憤歎不中夜蹶起。慨然有橫鞭遼左之意。修之宿衛世。臣又壯年磊落。負俠烈節。義逸圃中。恐未能遂學曲肱。老人也。修之其何以復我。

綠野池記

李翱論山居以怪石奇峰。走泉深潭。老木嘉章。名花爲勝。而葉少蘊又言虎丘池水不流。天竺橋下無水。峽山少平地。泉出無潭。則山居之樂。又若挾地而後勝者。究山汪氏世以科名冠冕東南鄉。其文行尤蔚。曰叔曷先生。先生所居之上流。三水交滙。決而爲渠。于是綠渠鑿池。綠池點樹。叢桂抱其陽。高梧蔽其陰。翠竹黃柑。老梅湘竹。映帶左右。而主人日擁鼎彝。圖史。嘯歌堂中。又有南樓半月軒。可以延素光。有北窻垂雲之木。三章可以

清煩暑有堂後之環碧軒泉聲淙淙悽絃哀玉可以浣俗塵至於香風微來紅雨狼藉錦鱗數千頭噉波鼓鬣與荇絲花枝離縱上下先生顧而樂之不知身在空青冷翠中坐也其友邵明卿題曰綠野池而因并名其堂如此管裴晉公解相印歸而私丘壑以老天下高之然公嘗灰心忍事霜鬢談兵至于太原題壁之句所謂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者則此公胸中亦未得全爲無事人綠野游豈易享哉今叔圖先生經明行修將以高第顯而又華裾烏奕幸際清朝出無淮蔡羽書之勞入

無憂讒畏譏之苦花明雲暗泉聿酒香卽晉公且不能享有今日之適而况李翺葉少蘊之所難於諸名山者公皆坐而置之几席之下其樂顧不大勝與余五岳人也竹林蓮社久落夢中而世無鄰生又不能辦山裝十萬之具則幸究山綠野烟蕪秀色燁燁如在眉睫間而主人又以長者好士聞天下我將叩叔圖而訪焉故先草記一通以訂之他日支筇綠野堂前庶不爲生客也

醒堤記

休寧之世家商山吳氏爲最商山之勝醒堤爲最堤介郡邑之中東達浙西通閩赤山梅溪藍田諸水流會而出于北山之麓每當潦輒水駛故堤狎弱不能與悍湍旋渦敵旋築旋圯行者愕涉者懼風雨晦冥則有馬及腹有狐濡尾而已吳季君曰水不可以力爭也其勢坎而險度貲費不萬計不可徒衆不億計不可工不歲計不可于是捐重貲購旁壤鑿壤土甃長堤堤延亘里者五防高尺者十橫廣丈者三跨橋者六分堤而蔭者有

花木千行夾堤而繞者有藕花數百畝堤八面有亭曰
長春曰無他曰眺遠曰帶流曰印月曰天語曰香雪曰
飛虹曰觀濤有祠祀父曰孝子祠祀祖曰理問公祠祀
里中節行曰烈節祀三元曰三元祠祀關將軍曰漢壽
亭祠有菴以祀大士曰冠松有居曰樹下有齋曰仰止
有書院曰明善有浮屠曰華秀有廣池曰天鏡有山曰
靈山有閣曰達觀閣閣后有臺曰屬引清遠之臺凭閣
一望心開目明凡黃山白嶽赤水紫陽皆飛現隱躍爭
奇獻秀于衣帶眉睫之間前遠望香雪亭梅如皜雪冠

松亭松如潑黛觀濤亭瀑如拖練或紫沙分界或碧樹
斜連或明月生岑或涼風度水或芟蘋帖岸或菴李成
蹊或紅亭出沒于翠微之中或素壁隱映于朱霞之表
名藍芳沼朝烟夕霏無一而非堤上容矣是堤也一舉
而數善具焉古者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辰角見而雨
畢則除道此有司事也而季君代之善一不藉官帑不
括民鏹善二材必中度工必中程善三進不虧簣因高
爲堤山不讓壤因深爲池善四行旅無病涉郵傳無稽
程晴無礲礪之煩雨無塗潦之苦善五獨任不辭費獨

勞不告疲。始取諸大壯。終取諸既濟。善六六善具。而此堤足與白公蘇公鼎足矣。卽名曰吳公堤可也。雖然。今海內素封之家。沉夢金山銅穴中何限。若使一游堤上。亦知世間有節俠奇男子。如吳季君者。是不可一喚而使之覺乎。倘終于不醒。雖黃金如井斗。究竟與撮土何異。雖終日堤上。尚未開眼也。衆人皆醉而吳君獨醒。異日君老。當更稱醒翁。爲季君作醒翁亭記。以刻於靈山之頂。君名懷貞。字復季。號知白。授文華殿中書舍人。剛正好義。有父風。醒堤特其一事云。

白石樵真稿卷之四

記

都御史丁公去思碑記

武塘敬宇丁公，以中丞節鎮南都，資最深，望最重。初晉南少司空，未幾而北，大司空之命又下矣。命下之日，文武將吏以及氓庶商賈，無不額手爲公道慶，而傾城送公攀轍留公者，不得已。其去後之思，於是翁某等倡義，塑繪公像，特廟穹碑，門敞而墀，滌祭苾而禮莊，猗歟盛矣。公起家縣令，邑中稱真父母，旣治行高等，擢北臺出

入侃侃稱真御史。堅卧數載。始由卿寺特簡留都。留都負江抱海。中控震澤。凡五陵六軍三吳數千里之喉領。寄焉當事者。非自托於坐嘯畫諾。不輕見其短長。則相與口侈。鬣張。緣飾威稜。刻日遷公卿以去。獨公則不然。公謂文武將吏。吾子弟也。歲當京察。公爲政。汰斥其不肖。而護持其賢者。秘不使之聞。而且騰刻當路。使得以真才品見効於時。其愛惜人才有如此者。謂上海吾藩籬也。裁債帥汰糜軍。繕樓船。訓組練。士卒無虛伍。糧餉無後時。其振刷軍政有如此者。謂三吳方千里。皆吾一

家也。當戊申大潦。市粟翔踴。公發帑金。佐以歲俸。遣強幹吏出糴境外。境外有厲禁者。移文告之。又爲禱于神。疏于朝。祈請蠲賑甚厚。其他昂布價以救飢。立條鞭以顧役。通溝道以瀉水。而鼓舞更生者。浹遠邇矣。其周恤民隱有如此者。謂商賈輻輳。至亦我比隣也。恐其傷於盜。而莫可窮詰也。則船數有號。以便稽查。又恐其傷于風波。而收帆駐楫之無所也。則濬龍江關。上通於江。以便輳泊。靜風有旗。以定舟值。舟尾有環。以備援救。收浮尸。掩道殮。去苛額。除羨征。其惠愛遠人有如此者。當公

在事時南中亦多故矣。大潦稽天，稅監旁出，飢民與亂民睥睨相伺而動。公以一人當六曹晨星之時，言路水火之際，非特主議難，卽協議亦難；非特用法難，卽用恩亦難。非特我喻愚夫愚婦難，卽使賢士大夫喻我亦難。公相與以坦中相劘，以古道相可否，以一時之長便及百世之堅久始而信，旣而悅，旣而感且泣，下無問識不識。皆曰：公父我師，我如來普濟。我說者謂公清似胡威，儉似晏嬰，竹頭木屑似陶侃，救荒似富鄭公。至誠不欺，似司馬光。余則一言以蔽之曰：其子游之所謂學道愛

人者乎。公素負學一體之學家，世積善。當戊子巳丑水旱所發，義倉米幾萬石，解衣推襦亦無算。及戊申皆然。他人家於官而公獨官於家。他人傳舍其官而公獨傳舍其家。故所至一絲一粟未嘗取諸民間，而一切公家之費愛惜節省。凡可以爲民把搔痛癢調劑其苦者，皆閔閔焉無所不至。否則食不怡，寢不其也。此真所謂學道愛人之君子也。千秋而後卽置公孔庭廊廡間，度無愧色而豈區區藉一祠爲重輕。某所以特爲之記者，夫亦見吳人輿論之公風俗之厚，而後有學道君子推公

愛人之意而引申可不待頃而具而公之澤彌長矣公
名賓號改亭辛未科進士浙江嘉善人

松司理畢公去思生祠記

代

萬曆間白陽畢公理於松垂六年擢爲司寇郎松人不
忍公去爲攀車繫馬以留之不得則父老子弟以迨輿
臺婦女皆執香前導擁數萬人以送之又不已則募畫
公像及送者號泣之狀付諸梓以傳之又不已則伐石
記去思以志之又不已則相率構祠塑像以祀之余老
矣自辛丑入仕以迄今庚子凡有六十年矣後先所睹
良吏非一而質之人情所口許而心服者誰則皆應曰
惟畢公蒞官兢兢以清慎勤爲王者誰則又應曰惟畢

公余曰公何以則又縷指而條對曰公門無筐篚鄉無
追呼出納無耗贈讞獄無贖錢可不謂清乎稽覈必綜
以精訊駁必詳以緩出入取與以至言色顰咲非特不
輕假于胥隸卽士大夫罕得而親踈公也可不謂慎乎
寅而入酉而退案牘不留行訟庭不寃繫而公忍飢忘
櫛如故夙興夜寐如故可不謂勤乎余曰清慎勤父老
子弟所知也若公之清不律人慎不傷體勤不露才則
惟余老人獨悉之公理於松者歲凡六行部鉤校治牒
者郡凡四攝府篆者一攝縣篆者三其治狀著白於吏

民數而稱之不足以盡公。臚記之不足以盡石。大較仁
心質行以慈和輔三尺而行。不瀟瀟以威稜峻刻。博刑
官名者恂恂然。恭慎如書生。檢柙如處子。綜覈如老吏。
而博大凝重則綽然如名世大臣。余嘗操文送公。以本
朝嘉魚李康惠。武林胡端敏。望公而今日士大夫謳歌
思慕。相與捧土築祠。以尸祝公于永永。則又非二公所
敢望矣。祠在某方之某隅。有門翌然。有堂顯然。有碑穹
然。有像肅然。凡父老子弟。入公像祠下者。某以爲瘠。某
以爲肥。某以爲惟肖。其擁肩而觀。搏頰而退。欲行反顧。

而拭淚以出者無異於送公去郡時也。嘻異哉公勞心郡理，僅擢司寇郎，一時公論屈于主爵者，而終伸於郡人。六年飲水茹蘗，不索民間片鱗，不噉俾署時一粒，一果藿食於六年，而血食於百世，蓋其理不可誣，其精神亦有不得而强者。此真足以証去思矣。是役也，郡邑縉紳士民踴躍捐助，而光祿顧君諸生陶君實克襄之，以觀厥成。公名自嚴，號白陽，壬辰進士，山東淄川人。

松郡名守李公去思碑記

代

是爲萬曆間松江名守師弦李公去思之碑。余九十矣，自從仕以來五十年餘，請謝歸，又二十年餘，所見後先郡守，邇有賢聲若蒞官，淺而得民深者，則惟師弦李公。公之左遷也，士民乞留於兩臺，不獲請，則擁公於明倫堂，請肖像以祀之。傾城之內外，家列牌位，焚香楮以送之。龐眉老翁捧明鏡酌清水，送公車於郭門，以獻之。香烟繚天，泣聲振地。是時天大雨，郡人淖行泥漉中，率萬計，且甚有追隨數百里外，不忍別者。去之日，行橐如槁。

葉二三童僕短衣蠶帽蕭然有自得之色士民見之益
爲感動曰此吾松二百年未見賢守若李公者也公奉
母孝檢身潔其秉心以誠其教俗以禮其御左右不肅
而嚴其愛士民不言而信故三月之政未嘗有纖毫違
道干譽之念而士民之攀挽而願爲公死者乃皆公平
日所未嘗識面之人嘻可異也郡人之於公請留不得
請祠不敢其氣鬱勃于五年而去思益甚然間有一二
忌者之心終不勝千萬思者之口垂今日而公道大明
穹石斯揭此豈可以聲音咲貌爲之哉公之父彊所先

生爲長樂縣令有却金亭故公所至動有家法由吏部
忤冢宰出爲參政以致松守然三黜而直節如故二千
石而清貧如故則公之蒞官淺而得民深固有本也余
嘗嘆三代以降斯民之直道而行凡不可再觀而史載
扳轅卧轍之事或出於一時描繪傳寫乃今觀吾松之
於公則今人去古非遠而苟有古道如師弦李公者雖
三代不難復也余九十矣未嘗以泚筆許人公名守也
且幸身親見之故樂而爲之記公名多見號師弦甲戌
進士福建莆田人

松郡繩齋許侯去思碑記

代

繩齋許公守松郡五載餘以治狀高等擢河南兵憲瀕
行之日郡人攀車繫馬不可得居者市列公神位燃燭
焚楮供以明鏡止水行者執香前導卽風雨載途靡有
一人忍散去者公之得人心如此公解郡半載父老欲
生祠祠公束功令不敢請則請伐石以志去思乃持王
學憲章工部諸公書走都下屬余爲記公初下車卽以
文誓神詞甚危悚已而徵其行事無片語不讐者而大
要廉爲倡周禮小宰一聽官府之六計弊郡吏之治一

曰廉能二曰廉善三曰廉法四曰廉辨五曰廉敬六曰廉正夫彼六德者殊用矣而皆傳於廉以言者豈非以天下之善皆生於無私而廉固諸德之根抵歟如許公者真足以當之矣吾松以名郡當三巖邑兵獄錢穀之事千里輻輳質成於長吏而公精綜博大能取辦於談笑指顧間目再見輒名之無旁詢也手再舉輒署之無屢臆也濬城河建水閘抑漕卒歸遠夷調榷稅公選舉其他一切水旱興罷利病不待三邑請命而飛符騰牒先之矣是曰廉能下里孤嫠攀案與公爭公一一頷首

而聽無所忤馭吏甚嚴顧未嘗以呵喝罵詈拮束之左右皆廩廩自好而鮮犯法是曰廉善分別服色剪鋤惡少晝不聞博塞聲夜不聞城柝亭鼓與群飲游狎之跡是曰廉法鋪戶有所指取輒與平市不抑直公家之具悉出羨金次第需置之無尺縑問質庫無片札下亭長是曰廉辨風裁峻整議論和雅端坐郡朝竟夕口無惰容無滯令真所謂履屐得任輦咲必愛者是曰廉敬與士大夫交不喜重茵累豆之接軒車過從杯茗荒率相與咨討吏事商確騷雅而語不及私卽間欲私請亦往

往。噤不得發。爲內愧而止。是曰廉正。夫世之所謂廉者。却餽遺。謝贖鍰。戔戔自飾。排取時譽而已。才與德不足。以輔之。非世諦相牴牾。則吏事或不免於枘鑿。公以六善。調其廉潔。故五年來。將吏憚公爲神明。諸監司臺長。仗公爲畏友。百姓望公爲慈母。察父問師。三老蓋旣去。而謳吟思慕。不減痛哭聲留時也。非廉吏何以得此哉。公居鄉。齊魯間。以聖人目之。詩文高簡。與于鱗抗。衡後先。退食之暇。不廢咏歌。其風格皆出時吏上。乃知公之政緣以道德。經術其廉。又有所本也。并書之石。以告來

者。公名維新。號繩齋。己丑進士。山東棠邑人。

松海防燕公去思碑記

今國家筦庫仰給東南而吾松漕粟百萬所自出故高皇帝特遣信國築海塘以固扃鑰又環列兵衛以控鎮之至重地也郡邑之吏得將吏以爲喉領而將吏則倚海防郡丞以爲腹心聖天子威德暢於重譯島夷梯航獻琛者惟恐後於是縉紳大人浸言禮樂而武備稍弛焉燕公甫下車卽慨然以軍旅自任曰無以安而忘戰無以文而左武無以內寧而弛外憂於是請諸兩臺取一切更始之往者兵餉不繼至枵腹而怒目矣公

議收附海之糧悉輸軍儲而以春秋四時如約給之無敢後。往者將權不重士卒輒挾口語以弁髦其上公爲縛刁橫陰鷲者悉置之法無敢縱。往者叅游而上或得以承其嬉咲喜怒之節其下則襟裾喘息不相通矣。公御下廉明而有禮羽翼之湔洗之輒見輒嘔肝胆而人亦以至誠待公無敢欺。至於稽軍籍汰占役修墩堡以嚴斥堠選壯勇以扼要衝陸營則益練士著二千水營則益除艍五十餘艘以遙援於馬蹟陳錢諸島嶼之間而東南隱然一金湯矣。夫海上之武事綢繆整擗於無

事之前而寇警適來至於旌旗變色士氣飽騰寇無敢以隻矢半鏃相加遺而公又適去蓋諸將士莫不驚號洒涕爲兩臺請命而天子遂以姑蘇鎖鑰授之方今島夷稽首款貢大司馬閉關謝絕卽議撤朝鮮之師而識者猶以蜂蠆狼尾爲憂今公在可以遙折海內之謀卽萬一鼓鬣相向公出其胸中之甲兵而殲之於談笑樽俎之下豈惟姑蘇之人士藉以長城公又將褰裳而以餘波及我詩不云平方叔顯允蠻荆來威公之謂也。又曰魴魚頰尾父母孔邇諸將士思公之謂也余以諸

君郵書相請敬題之崇碑以志去思且以見三軍不忘
公投醪挾纊之恩則平居不遺君父可知矣

郡司馬尤公去思碑記

郡司馬尤公嘗以母老乞休松人士請之臺使者得慰
留旣內艱解郡攀車曳輪者追送幾百里外憲副朱公
大行陸公曰此古之遺愛也郡大吏以上考異擢則碑
賢司理與邑令徵入臺省則碑若司馬確有民譽而久
之貞珉缺焉直道謂何於是請陳子屬以辭且曰往司
馬郭宜人之銘不他徵而徵之于謀野則獲非司馬意
與余惟郡之大政實儲與戎儲責司農戎責司馬司農
十九在外司馬十九在內以其內故無論海防卽臺察

郡長之尺一以月至俗器訟囂游民白徒闕於晝不逞於暮夜者以時至車騎竿牘以日至司馬稍見威誹且立起稍用械則巧瞞者輒以械進而弊吏滋多尤公下車嘆曰吾無事弔奇第裨身廉處事簡御物誠而已往幕府租自裨帥至什伍以次漁食其中公鑄其恒例給饜必及額而饜亦無後時齋居泊然市物不外索間有需必厚與之值贖緩必牒爲公家費士大夫歲時筐篚必報罷亦不置厚薄疏數於其間僚屬致啓於公必條析其是非進罕忤色退罕隱情將吏有過者覆露前洗

之必不欲以一青銅人百姓有訴於公如訴於家必使之盡嘔膝前而後已故公至之初當路倚若左右手久且以爲腹心矣將吏士民恇若神明久且以爲察父慈母矣同寅媿若良友久且以爲嚴師保矣大抵公凡事寧使大化小小化無凡訟寧解無結凡聽訟寧晝無夜凡罪寧失出無失入凡與人交寧淡無甘凡與上官處寧緩而見知無急而求合凡取舍寧廉於實無廉於名公真古遺愛無疑也公曉暢兵事手剝海防志志草秘不示人客歲郡大潦公部署荒政本之兵法居多當公

守光州以救荒致疾光人禱於寺且爲公祈子誦白衣經三閱月旋舉一子而疾亦頓瘳今松人德公豈後光州而公又以内艱去所以區區思戀悲慕而志公弗諼者惟七尺代言之石在

晴符蔡公去思碑記

晉江蔡公以司農郎出守松郡凡四載餘著有聲實拜江右勅兵使者一時兵師將吏以及士民啣舻相屬追送三四百里外公駐節慰勞數四乃反袂拭涕拜辭以去久之又醵金伐石以志去思而博士等徵余文爲記予惟松最爲東南巖郡弟潮汐驟衰驟旺而諸山又無刺天之峯東地之阜以鎮之故士子喜通脫無遠志縉紳士大夫譽誦自口不衡是非而以衆寡爲公私無定論百姓好訟好汰外腴而中枯無本計大要吳俗病輕

而松爲甚。非得當世重人撫而鎮之，未易治也。蔡公甫下車，巖然坐郡朝，不遂爲矜章峻刻，以挑時譽。踟躕四顧，省括持衡，而后發蓋三邑之膚理，脈絡隱隱躍躍，全具於胸中矣。臺使者委牒下公，公衷而裁之，下無瀆交。上無揣摩，肯務使情與法兩劑而后已。否則百牘爭不懼也。否則百檄下不聽也。是曰慎重。催科之令，迫於羽書。至則公輒匿之，匿之不得，則下令於民曰：民無恐我，且以官爭。公忍官，民不忍公。故逋賦往往無后期，不能禁人訟。而廷讞則寧晝無夜，寧緩無急，以聽其自能。律則

宿胥之刁筆，健徼之爪牙，與游宦之頰舌，其權兩輕而事不得不簡。是曰安重。閭里道路，銖兩之奸，海陬江介，尺寸之瑕，文牒簿書，隻字之隙，文武將吏，纖介之善惡，與夫勾校庾藏之出沒，蕭札公未嘗不知，知未嘗盡用。其苛與察，第密操先覺於聲色之表而已。是曰沉重。延見儒生耆老，問疾苦，退而就寮，屬咨訪治狀，開誠布公，綴接溫洽，然一步趨一咲語，始終不以尺寸假人。而人亦無敢以私溷公者。是曰威重。公受知於學憲衆甫，方公蒞郡，拜墓去，則刑牲告像，而后別。凡所以護植方氏

之子孫者靡不至而絕不以私昵昵之座師且然而他
可知也是曰厚重公自御儉薄于三邑無旁擾節索俸
緩以修學宮以賑士之貧無餓者瀕行至不能治裝而
居恒又不欲以清市人既去而始知公之橐若洗也是
曰廉重有慎重而后可以剗劇有安重而后可以養福
有沉重而后可以鎮浮有威重而后可以辟邪有厚重
而后可以敦薄有廉重而后可以正俗公具此六德故
在則謳歌而久則悲吟有去后思頃者三邑水災士不
徙鄉吏不忍輕去其官百姓儲一鍾半菽骨肉相保不

至探九揭竿嘯林塢沸潢池者皆公四載調護之元氣
在也公解郡之日秋毫無所憾獨惓惓以修郡志濬吳
淞爲念夫河則可以乘荒寓賑而志非物力豐稔人才
充勃之時未可以輕議公不敢輕議而猶引領后賢以
成公未竟之志此亦見公不忍遽忘松人而松亦何忍
遽釋公哉故勒公豐績登之穹碑以志去思大抵公氣
局端凝辭令簡確張弛甘苦多有妙裁而獨拈重之一
字雅得公神情相近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公之所以獲
上治民也不得而親不得而踈公之所以推誠御物也

以此思公。公重可知矣。卽他日出處。係安危。嘖咲司。褒
鉞天下。翕然稱社稷重臣。曰蔡公者。蓋自松太守始。

司理孺初毛公去思碑記

郡司理毛公以治行異等。擢解郡之日。父老子弟。擁車
下執香前導而送之。送者自吳門達京口。舳艫相啣。它
舟不能行。又未能釋。然於公之行也。築祠郡東隅。繚垣
堊宇。貌公生像以志去思。而謁余文爲記。余惟司理秋
官也。多嚴而少慈。其出刷旁郡。以月計。還視本郡。以日
計。故士民親不勝踈。愛不勝畏。而輿不勝誹。若矯焉自
旌異。挾臺察之耳目。而復假史胥之爪牙。擊斷健武。察
見秋毫。非不驟立威名。而元氣則稿然矣。毛公理郡日

久而於事又最練習案無留牘獄無滯囚此士大夫皆能言之獨公會蓄其神明抑持其威勢下以其身為乳爲保爲吏師而不欲皦皦然刻深爲名府其苦心隱行非特出于先后部章之外卽公手條讞略十萬言亦有未足以盡公者公嘗曰吳人鑿空好訟吾則以實心求之旣得情實吾則又以虛心衷之不設鉅匪不膠成案不峻爲詞色加于孤嫠使得循膝攀案嘔所言而止終公之世郡中之家無殘破者又請寒審法行之十郡公不市恩也公御左右嚴扃鑰慎顰咲吏無所窺矚而訟

者亦無所事吏短長有事召署則洗手奉行文書而已公不市威也公出則旁郡就之質成入則所部倚之聽直如山之牘與流水之轍旁午車下而公委蛇曲折大事斧斷小事理解恢恢乎綽有餘地公不市才也吳大潦郡邑踟躕方削牘以請而公飛牒先之且面陳災狀凡賜蠲賜賑賜停賜留以至煏糜散粟酌盈濟虛皆出公條議中亂民不譁荒民不孥其伊誰賜哉而乃曰某局外人耳公不市功也臺使者屬公察吏公推轂賢者卽寸長尺能皆采擇以聞否則湔洗之覆露之故僚屬

俱有聲稱無挂考功議者其它巨室寒士捍庇實多公
不市德也公攝縣篆議總書倉吏運兌及無名之供虛
報之額皆甚悉邑有贖鍰付之公費鹽有恒例歸之諸
賈瀕行不能治裝僅稿橐耳而公不市廉也公兩入棘
闈所拔多知名士延見子弟談論經義而外皆以忠孝
節義爲主捐俸刻文正忠宣公集正學先生旌議爲張
許二烈婦立祠其意表出俗吏上而公不市名也大抵
行法者一有好名之心非伺候上旨則刻轢豪姓爲小
吏必凌其長上爲人上必操下急如束濕太史公蓋嘗

嘆之所謂與勢家爲游聲治敢往無蘊藉而已公惟名
心淡故酌情審而用法平不惟使人忘公而且使人忘
公爲法吏不惟不欲人知而且不欲使當路要人知之
然而桃李無言藜藿不採下信爲神君上信爲畏友久
而不勝去後之思則公之苦心隱行真有萬分不可磨
滅者在矣漢于公高其門閭子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
大夫卒如其言第不過曰治獄多陰德耳若公于治獄
之外其苦心隱行尤不勝記非勒之穹碑則父老之輿
頌臺察之計牒何足盡公六年之治狀哉因語祠者曰

高大門閭公他日且以中丞建牙至又自慶曰公以忠厚行聰明正直間愛書如此諫書可知吾曹皆有指南矣於是勒付文學范君碑之祠左且以上之惇史氏公名一鷺號孺初嚴州遂安人甲辰進士以治行第一拜廣東道御史

郡司理孺初生祠碑記

郡司理毛公以治行高等徵且暮需次爲諫議士紳父老欲維繫不得則捧土建祠肖公像而祠之而內商某其又走相告曰公嘗一捫理離筭有大惠於吾曹敢忘尸祝於是鳩工聚材擇地於郡之巽隅綠垣築堂刻日而就請伐石以繫去思余惟司理法吏也其氣嚴肅而高亢上與臺察之耳目近而下與士民之肺腑遠若鹽政特傳舍耳使公有傳舍離費之心彼亦且如事逆旅貴人足趨蹠而唇稽隔面咫尺卽釋然忘之詎肯捐一

白不... 卷四
三
環半菽禮瓣香於去後之祠哉。蓋鹽賈之言曰：兩浙年額鹽引四十四萬有奇，而松居其一。蓋九大鎮儲胥在焉，邊賈輸糧料於邊，而支庫價於浙，邊引之疏通，藉於內賈，而內引之疏通，又藉於當事之掣法，何如耳。往歲松郡鹽額屬分司，其後兼屬之司理第司理出制他郡，務動淹旬月，一季既爾，後季復然。諸賈人欲守不能，欲去不可，欲訴則乖隔不通，引日壅利日削，惟有鶩視鵠立相對，飲泣耳。毛公既受事，不復以四季爲斷，隨投隨報，隨報隨掣，商無馳延守候之勞，而引有導滯決淤之

利。即使文牒堆案，車轍踵門，臺察檄召公，迫如星火，公必掣銷而後及之，不他奪也。於是諸賈人皆大悅服，而公又清嚴廉介，確然有不可賦者。嘗曰：大丈夫曲木不，息盜泉不飲焚玉投金，此其時矣。蓋終公去日，不敢以銖黍恒例濶公，而從吏之供億指索亦因此剗剔都盡。或疑公矯矯不無束濕心，非較量權度，則峻立城府，諸賈人惴惴或屏息遊喙而不得言，或重足捩眼而不敢近階前尺寸地者，非必至之勢哉。公曰：墜而市利與刻而市名，是兩途者，去賈無几耳。故賈有麗于三尺者，如

法法之可矜者平亭之被除之事不拘方善不執局務使其勞苦有所必申弊利有所必悉其他恤丁清課刷豪禁奸且不遺餘力曰今御史奉璽書督鹽非鹽臣實邊臣也余孜孜惟惠商是務商策行而大司農邊儲無窘非獨爲邊臣地而又實爲計臣地也鹽御史上便宜公從中贊畫居多皆秘不示人卽鹽策一事諸賈人知公十之五而不盡知公者尚十之九譬如俎豆祀公者能肖公之貌豈能肖公之心哉公苦心隱德拮据於五六載甚多非獨鹽策爾爾也其稍能爲公暢言者則又

有頌有歌有謠有合郡三邑士大夫之德政碑在

華亭井愚聶侯遺愛祠記

往華亭聶侯以治行高等召瀕行治裝不取民間一絲一粟老稚度不能借公爲執香魚貫而送之遠者及常鎮而後返久且思公不置則考室塑像以俎豆公於永承歲戊申公下車東南一望彌沼富者閉廄饑者掠於市公請賑請蠲請停請設粥局有尼而止之者曰煮糜多斃人且聚盜公曰民飢而死孰善民以飢盜乎以飽盜乎於是召義民畀之薪與粟而擇士大夫之赴義者爲監督公親嘗肯否至麥熟始罷公賑凡兩

度雖村落必入雖風雨必赴雖痿弱寒書生必次第而
唱給務使人活實餼餼無漏籍而後已其勘荒寧核熟
中荒無核荒中熟其均荒以半折與半熟以全折與全
荒已又省訟清獄禁奢汰法亂民如是凡朞年而穀價
不翔踴菜色不溝壑矣荒政甫畢適當編審十年里役
之期里役甫畢又當編審五年大役之期公下調縉紳
上調大中丞而中實以休養小民爲主往年役田僅十
萬餘公清花詭以七十萬計上戶出則下戶甦新役前
則舊役後蓋於法最平于巨室亦最便而于酌劑亦最

苦公勞且病几蹙蹙有歸志賴臺使者交挽之荐牘旁
午遂以卓異第一聞若使當路程煩簡釋其苦則聶公
一年可以當他邑之十年聶公一考可以當京朝官之
九考而又恩不責人報清不使人知不苛碎凝滯不貪
蓄摘發不挺險而走不捷徑而趨至今士大夫與鄉秀
之子弟想望公之丰采真所謂中行之君子而愷弟之
父母也在禮以勞定國能禦大灾能捍大患則祀之夫
大灾疇有過於荒大患疇有過於役者乎自今以往飢
者公所哺富者公所留是皆聶父之子若孫也尸祝而

社稷之人無後言公無忤色雖百世不遷可矣公名紹昌號井愚丁未進士四川合江縣人

郡博士懷槎沈公去思碑記

古郡邑長吏有功德於民則攀轅卧轍以留之不得則伐石以志去思志去思無及郡博士者有之自懷槎沈公始夫士最難調其口多誹而少譽進有唯諾而退不無後言喜附和。非類而責備於賢者靡不至。松人士獨于公。心口俱服。旣擢北京國子監助教。瀕行拜別於兩涯之間者若而人。尾舟送者若而人。不再宿而視公於家者若而人。及今伐石費文以志國士之感者又若而人。公文章名家博綜經術掌故而又家武塘去松一水

便習其士風曰博士清曹耳誠無庸論守然官貧則守輕守輕則文章筐篚錯進而士品祿請首謝贊儀更請謝童子之問奇者於是月課諸生之文莠因以陰察其賢否而并詢其疾苦歿喪不給捐學廩賑之又_不給則捐俸又不給則家橐繼之矣居恒相戒無得入公庭走筵路暴長吏短長有之面詰無少貸而當路以不肖徵則又不忍應也賢者雖至貧善其實登進之則又不忍秘也公爲樂安令有聲治狀甫成而以水土病謝官歸歸數年而始拜郡博士度且望宮牆猶傳舍耳乃長

吏則步趨必恪待僚友則肺腑必折嚴扃檢簿書愛頌咲其他修宮修河一切以公私緩急之公大約以簡靜樸重爲主毫髮不敢自輕其官故士無輕心而有司長養教訓其待士之體亦日益重乃知士無賢不肖顧名師之去留何如耳古之名師莫如范文正胡安定兩先生文正掌南京郡學其後以文學有聲於場屋朝廷者多出其門安定教授吳中以侍講入太學其徒益衆禮部所得士十居其四隨才高下喜自飭衣服容止相類雖不識皆知爲安定弟子也公曉習國家大策細論

古今成敗隱微如指掌有文正之風以經義及時務器局通敏酷類湖學異日諸君子出而應世共成名公卿之業吾不知轉思沈公又當何如矣諸君子曰善某不敏敢忘大教以負沈公請列名碑陰以志去思并爲異日報公左券

澣墅關長玉錢公去思碑記

此係改本與晚香堂刻不同

陳子耕白石山中有客稽首以碑請余釋素而問曰何碑曰以碑錢公余曰錢公惟澣墅有廉名礪石而志之固宜東吳三拔之士五方之民而琢碑無異詞何也答曰咎之關使者通商惠民公爲關使者通商救荒雖司權實司命也甲子公以司徒郎入澣墅時方仲夏霖雨徹旬月米粟翔踴當事下遠糴閉糴平糴之令富人扃廩以規數倍息饑者僵於途悍者掠於市聲聞遠近豪商大賈壅上流之粟莫敢前吳越且蠢蠢思動公曰吳

越腹也。許野咽喉也。喉一梗。雖有粟。腹得而飽。諸於是。刻木張諭。懸於蕪湖京口之間。遠商有販粟入境者。蠲料一尺。以招徠之。土商有買粟出疆者。給郵符以護持之。去無訛訶。來無盤驗。粟舟不待召而集。粟價不待壓而平。而公猶未已也。飛章以控朝貴。洒涕以勸兩臺。請賑請蠲。請改折。請設粥糜。又請宦游度關者。連下湘楚。豫章之粟。而公猶未已也。捐七。百金以賑飢民。又捐三百金以濟寒士。且欲與守土諸賢。盡截關稅。共濟時艱。而籲天無從。唯有仰屋嘆耳。至于征商免量料。免耗羨。

免回空之檢詰。免牙僧之供應。免冗役之詐冒。苛索不攝。訟謀不抑。市價不縱。大駟惡少年。善政種種。視前使者。則加密。視穰歲。則加寬。關政荒政。適相灌輸於其間。公之言曰。救荒非權責也。然司徒事也。在周禮。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首散財。次薄征。合禁去譏。遂居其二。今日擊非常之重災。而忍以局外委之。膜外置之。與其藉苗櫛髮。剝商以自肥。毋寧通商以起溝中之瘠。與其筐篚餼牽。媚貴人游客。毋寧以此活餓殍。而杜亂萌。公識甚卓。公心甚慈。而亦甚苦。行且驅車往矣。今年自春徂夏。

白石精真利 卷四
雨霑霑復不休。菜麥糜爛。士民牽衣而啼。如見索乳。如
母顧兒。公一朝挈付後人。懷抱中度。飢飽何如哉。公少
年高第。脂膏不染。能早透義利關。米粟流行。又能度億
萬姓於人鬼關。關吏如此。事事皆可措。僕雖司權。實司
命。雖司命。實尊師。余故許之。碑。揭石五達之衢。亭其上。
以告繼公而來者。

太倉州守順山王公去思碑記

順山王公之守吾州也。最稱神明。而忽以內艱聞。士大
夫與父老走相告曰。神明如公。恨不借久任。長庇於茲
土。今且跣而行。此非若入覲。赴召時。可以攀轅卧轍。留
也。無已。則請摩娑一片石。以志去思。可乎。於是太學楊
君謁余。屬爲記。余惟吾鄉之俗。有近古。而可貴者三。縉
紳雅自好。不敢操州邑士大夫權。民間游冶。或獨吏市
。猶不使聞於上。聽其自潰。而後已。公私之役。急公惟恐
後。而罕異同。其皎皎者。慎許可。卽師保之語。不能面從。

而有當於心。則誦述其言行吏事。至傳之口碑。以爲後事師。蓋讀先司寇集所載州守之賢者。不恒見。及今順山王公。指僅再屈而已。公初令夏津。懲惡旌善。不五年。幾至刑措。考最擢太倉。其治狀類夏津。而精明神采。則更過之。州邊儲最急。向爲老胥漁食。至三千餘金。根堅穴深。公摘發其奸。置之碎博。徒不除盜。不止訟師。不除獄不止。公擒治其最有聲者。不悛。則并其比鄰父兄。法無貸白。徒惡少年拳勇好鬪。所至不逞。公捕治其首惡。重懲之。民始大恐。二三游冶兒。鮮衣怒馬。捍罔破義。三

老莫敢訶。宗黨莫能禁。此不可令良家子見也。公械而榜之市。悍僧募施不如意。則以死要挾。公手示之。徙出之境外。乃曰。狼莠去。嘉禾生。大憝去。良民活。於是與縫掖約曰。若有直。吾代爲若理。無得闌入庭。與縉紳約曰。有不逮。子大夫其忠告我。無以篋牘及我門。故限田之役。悉繫于令。而鮮有規脫者。漕軍之粟。悉及于期。而鮮有誤究者。自公下車以來。士大夫進無私交。退無私讎。百姓弱者安。强者輯。以共成公勁挺正直之風。則公之以也。州人濱海。多植木綿。客歲颶風大作。花無子遺。公

調停新舊通最爲苦心而不以告人太原王相公之喪
遠近弔唁者輻輳至賓客委積費百倍恒時公毫不見
詞色而護其遺孤獨至是皆有古人風此豈俗情可得
而窺其涯涘哉假令公得竟其神明之政案無留牘類
穆之市無醉人類孔明囊無一錢類劉寵惜乎其以艱
奪也余故采輿人之誦而樂識其事非獨以慰父老之
思將使有志于民者推公之所已試其法可不待項而
具而公之澤彌深吾鄉之俗彌近於古矣公名萬禩號
順山北直隸廣平府永年縣人中戊子科其父某嘗爲
州牧有吏聲蓋州人士世飲其德法得並書

崇德令周侯生祠碑記

周侯金壇人以春秋中鄉試第一成乙未進士文聲馳
兩都度必且虛館局待公而公竟謁崇德令以出曰士
之入官猶金之入冶糲鋤鎔鄒惟所命金躍冶則不祥
士擇官則不恪於是識者翕然知公爲國器公爲令十
月奔喪還里父老傾國留公至絕幃棘轍不能奪乃退
而捧土聚祠肖公像以祀之志思也祠成伐豐碑書其
事而徵余爲之記余史官凡文苑循吏例得書且習公
治狀甚悉公邑縮孔道使輶絡繹什九治客什一治簿

書卽才譖者低迷抑騷。迫日夜不暇休沐。而公至獨臥治之。公之治崇也。損供億自身始。清厨傳自行部始。謝筐篚自賓旅始。希謁見自邦大夫始。酌虛實自鄉賦長始。掃宿蠹自隸胥始。襮早潦自露禱始。敦詩書自諸生逢掖始。蓋行之期年。而部使者以下無不恨得公晚也。旣去而父老子弟無不人人恨釋公早也。世言文人不習吏事。公下車以千里追鋒之才。奏期年脫穎之治。至使人咏歌謳思私憶公之短長肥瘠。以告像者。務期於如見公而止。藉令積暮年而至久任。轉其宰一邑者而

宰天下。吾不知又何如尸祝公也。學則肉食。仕則血食。大丈夫鬚眉之事畢矣。古文苑循吏未有合傳。請爲公書之。祠下爲文人一吐氣焉。且使後事者知一年可以樹政。一令可以自樹政。不必久。惟其官。官不必擇。惟其人。

劉河游擊張公去思碑記

劉河張公以游擊將軍擢東粵陽電叅戎聞命之日父老將吏請之兩臺慰留數四不得則軹車繫馬冀緩公行又不得於是公屬施君某函書幣而請曰吾曹欲頌而短於口惟先生之習公而詞之嫻也請碑道左以志去思余曰異哉世久承平右縉紳而左介冑文士短儒操空言以束豪傑豪傑頰首裹足而氣不振因相與翺翔容與飽嬉以老甚則傲視其屬虐使其衆使人不敢平而視在則赫赫去則已焉詎有繫思如張公者哉公

初、闔、野、郡、再、闢、真、州、既、拜、劉、河、游、擊、將、軍、河、當、婁、江、之、
尾、大、海、之、首、最、爲、東、南、大、觚、處、總、戎、鎮、其、南、備、兵、控、其、
北、御、史、中、丞、建、節、於、西、聲、勢、相、倚、如、左、右、手、非、名、將、不、
可、辨、而、張、公、饒、兵、略、膽、度、識、量、迥、出、人、表、有、八、面、受、敵、
之、才、萬、夫、不、可、奪、之、勇、初、受、事、先、以、廉、次、以、和、而、中、約、
之、以、節、制、往、往、隸、尺、籍、者、大、概、紙、上、空、名、遇、按、視、情、市、
人、相、欺、而、軍、士、糧、得、充、腹、者、無、幾、或、遠、齋、於、私、橐、或、影、
射、於、要、室、伍、几、空、無、人、公、議、汰、議、簡、士、不、虛、廩、伍、不、虛、
士、而、公、不、市、刻、核、各、請、餉、必、以、期、授、餉、必、以、額、無、染、指、

無、吮、髓、自、得、廉、將、軍、而、人、人、宿、飽、矣、而、公、不、市、矯、激、名、
海、多、島、嶼、亡、命、窟、其、間、鹽、盜、出、沒、與、波、上、下、公、牒、則、殲、
縛、之、如、御、擒、象、罕、有、偷、力、聞、者、皆、相、約、莫、敢、犯、境、上、而、
公、又、不、市、搏、擊、名、奏、功、幕、府、輒、以、分、予、其、僚、屬、其、過、誤、
者、覆、露、之、煎、洗、之、甚、則、陰、爲、之、地、而、不、使、聞、其、它、卽、步、
卒、舟、師、皆、與、之、同、醪、共、纊、而、公、又、不、市、惠、愛、名、公、具、此、
數、善、其、廉、威、能、令、債、帥、落、胆、小、兒、禁、啼、至、於、赤、心、白、意、
使、人、人、皆、以、公、爲、親、已、則、不、忤、不、求、不、矜、不、伐、得、之、同、
野、先、生、家、訓、者、多、矣、公、今、去、吳、而、軍、電、白、電、白、在、保、界、

山谷中民侗寇靖宜無事名將才獨以公才守觸然置之寶玉之地酌泉知廉焚玉見性非久上檢部使諸薦贖特懸方千里節鉞授公赴赴桓桓以竟韓白衛霍之業石崖天齊可磨可鏘但將士畏威懷德者不勝悒悒去後思此峴山所以有墮淚碑也故喏施君之請而伐石書之非特志遺愛且以勸後之來者公名可大號扶輿世官南京羽林衛萬戶侯中辛丑科進士

丁大司空四賑亭記

青浦邑城中之南新建丁司空四賑亭司空嘉善籍而亭青浦者何曰司空四荒四賑捐金錢米粟以萬計遠近流亡聞而爭趨之吳江青浦地勢窪下與公泖居相接壤其食公之德爲尤甚往萬曆戊子大水庚申大旱戊申甲子又大水而粟價翔踴極矣當事下遠糴閉糴平糴之令富人扃廩以規數倍息飢者僵于途悍者掠於市豪商大賈壅上流之粟莫敢前民且蠢蠢思動此吳越何等時也公謝絕諸事閔閔以救荒爲第一義搜

括先世之遺貲積粟先糶糜次給米乞米者擠擁不得
前則令泊舟於數里外公載米唱發之又爲其風雨計
則施以葦蓆爲其寒慄計則施以木棉布襦不問浙直
不問男女老幼計口關支務使人人各饜其果然之腹
而後已其他齋禱於神明上書於朝貴請折請蠲秘不
使人知亦不望人報公豈有分毫市恩要譽之念哉公
每賑捐米二萬石再賑捐一萬五千石三賑一萬石四
賑六千石其全活人不可勝數浙直請碑公公辭請祠
公公又辭竟不意爲吳江所先青人俛而嘆曰屈指戊

子以來吾儕之死而生骨而肉者其誰非丁公所賜也
子而子孫而孫復得享有一鍾半菽之飽者其誰非丁
公所再造也今不祠將無爲吳江父老所咲上狀於郡侯
方公孫大夫鄭公朱公皆曰後矣至是醵金召工斲材
陶甃而亭不半歲告成第官師士民僅悉公之救荒一
端耳公筮仕句容令廉明精密理縣如理家愛民如愛
子七年不謝荐舉兩覲不餽京儀力止胡中丞會題吳
士期而其後胡得免於清議人稱公爲真縣令已擢井
臺張江陵修彙所劉公之怨屬公按遼鍛鍊其贓事公

辭以疾、江陵怒、抵其揭於地、公歸而江陵敗、然未嘗翹
故相之過、以博名高、以希速化、家食二十餘年、寂寂也、
人稱公爲真御史、已荐起南廷尉、陞奉常、操臺魁、排閹、
更顧役、定妖寇、治橋道、濬河渠、疏錢法、凡爲民節省、爲
民諄諄、排解勸諭、則家庭爾汝、布帛菽粟也、人稱公爲
真中丞、而義倉救荒、則天若以此擔專授公、皆歷歷有
奇兆焉、公二十時、晚宿書樓、夢見程明道先生、遂行四
拜禮、及宰句容、入上元縣、後署東偏、則明道先生神像
在焉、故上元簿也、公肅衣冠而拜之、儼如夢中、遂有志

於聖賢萬物一體之學、此公學問之所自始也、又在縣
夢義倉二字、覺而異之、後經滁州鎮、忽見太僕寺懸義
倉扁、卽心動、遣僕建倉於宅右、以應其兆、尋夢纍纍、蓬
跣而號者若而人、公嘆曰、吾此生得無有賑飢之責乎、
此公義倉救荒之所自始也、往歲兩臺上疏、請詔表揚、
特加公子太保、賜扁建坊、以示風厲、而公辭愈堅、奉
旨、卿捐貲賑飢、原非博名、加銜建坊、義當示勸、乃懇辭、
至再、准成克讓、以昭無所爲而爲之盛心、該部知道、青
人走相告曰、詔書以義許公、以誠亮公、而未嘗遏抑吾

齊之俎豆公也大恩不報計莫若建祠祠不許計莫若
改爲四賑亭公將何辭以拒我陳子曰爾曹何知我將
告汝公辭宮保正當魏璫爵賞濫觴之時辭建祠又正
當魏璫稱功誦德之日迨海內璫祠盡毀而后始服公
之讓再讓三且愧且懼穆然其有深思卓識高風先幾
定力挽回士大夫廉耻名節於人間其功不在救荒下
是亭也豈獨碑四賑而已哉

青浦鵬南韓侯德政碑記

韓侯以戊申春蒞青溪歲潦力捍大災民復故業庚戌
駕朝車青人請而獲免至是擢長洲令上書挽留者踵
相齧而長洲吏民逆境上曰此吾侯也汝何有焉青人
則又曰吾韓父也汝何奪之於是爭請之臺使者臺使
者咲曰是安得百億化身使兩邑家置一侯哉青不得
請乃謁子文記公德政樹之道左蓋青建邑僅三十餘
年萃上割田多瘠而少腴其鄉賦長上上者不能當中
小豪而兩邑官籍田復居半徵稅則額詘逮讞則岐而

匿之他所臺察郡大夫朝傳至而夕不能應如坐村落
蕭寺中所謂大要俱無耳尚堪無歲哉地本澤國吳淞
久湮上流不洩震澤澱湖之水合流東北民且立沼矣
侯齋宿露禱徒步風雨泥淖中捐俸首倡遠近赴義旋
卽請賑請蠲請平糶請設粥糜而侯且曰飢民非特用
威難卽用恩亦難救荒如用兵要在分數明法令信簡
而不苛整而不亂乃克有濟其散粟也侯入鄉令民坐
田塍間隨舟散給之民入城侯令民列城上隨車唱給
之粥設八局侯至親臨焉視饑汲嘗旨否撤局之日復

散錢以助耕者而民自是始得贖耒耜播穀種矣侯曰
未也吳民所恃耕織耳猾賈乘災射利布價不登侯潛
伺其贖鑄金者而又召諭使少昂布值青以外皆受賜
侯又曰未也乃繕橋梁繕解宇繕學宮而市人有藉手
以飽者侯又曰未也博徒不除盜不止訟師不除獄不
止爲捕治最有聲者榜其門徙出境而後已又擒白徒
惡少年立斃之民始震恐侯又曰未也大蠹雖除大役
未定於是手書條令裁公正均荒絕開津貼甦塘夫槩
邑視荒熟爲重輕而荒區又視消長爲重輕有居間者

張其書通衢而不數日皆悅服。侯又曰：未也。吳最苦軍
兌而青爲甚。因與漕弁約曰：粟不良，責在令；約束不嚴，
責在弁。軍無得擇民，民無得擇軍。探策派之公平而止。
其旗軍橫者，請之當事，械常平前。弁唯唯，無敢譁。而漕
耗減過半。其他征科有法，餼士有恩，決訟無三思，無再
宿。僚吏膠拳裹足，而不敢奸。侯之一顰一咲，又非部章
荐牘所能盡。侯也，侯博學精詞，翰旁游百藝，彎弓飛騎，
燕趙客所不如。以侯挾文武異才，近可列障乘陣，遠可
備國家非常緩急。而侯落落穆穆，未嘗少露鋒穎，亦不

以疾言遽色加人。舞滑挑之，不應；彊禦迫之，不動。懸鏡
而肝膽照，迎刃而理，節解其批決。類穆之要路而能勤，
勞民事又類公家。韓忠獻故借侯青溪，青不加簡，借侯
長洲，長不加煩。譬如陽春花有高下，而春無短長。又如
獅猊搏象，有全威而擒兔，無偷力。侯何擇於兩邑間哉？
先是青荒甚，當路欲移侯劇邑。侯堅謝曰：赤子臨危而
棄之，不忍遺艱。後人不祥爲拮据，視事如故。一城斗大，
官署蒸濕，日坐積霧，浮水中。出無佳山水與游，居無士
大夫弦誦觴咏以爲樂。而侯安之若一日。晏然三時，藿

食不謂苦、簡騶從入窮鄉、不謂陋、會計廩庾、出入毫髮、經手不謂煩、余嘆侯非學爲令、乃學爲苦行道人也。解邑之日、青復大潦、侯奏牒如前、至長洲、又以改折青賦、請之徐中丞、其夢寐精神、無一日不與青人俱。今一旦迎侯以去、兒方乳而奪之母、病方起而奪之醫、駕輕車、就熟路而奪之王良、造父、青人其忍釋然於公哉。余故代父老言以志去思、且告後之守土者、侯名原善、號鵬南、丁未進士、北直隸人。

徐公碩庵德政碑記

代

碩庵徐公之理廬州也、靖變有奇功、觸奸有勁節、雖褫削、東還朝野震之。已公論重明、推轂銓諫、無虛歲而公了無速化心、但補理松郡而已。公不先不後、適當漕運之艱難、不進不退、又當功令之叅罰、拮据奔走、抑首而莫敢伸、重趼而莫敢息、屏氣於喉嚨之間、而莫敢控、太夫人垂八十而未沾一命、榮役人見公狀、爲寤食不安、意色不平、而終無以報公焦勞之萬一。於是塑像、伐石、俎豆而尸祝之。卽今上海倉內之新祠是也。公起家壬

戊進士官廬州乙丑春悍軍飢民豎旗聚衆焚劫於舍
巢和無四州之間公未經憲委矯節登車縛渠帥散脅
從立消焚林燎原之勢布置精詳善後而返此郡理所
未始有也汪大夫心淵徐賢守也崔呈秀掩其扞圉却
賊之功而橫以十九萬贓坐之公奮不顧身反復辨難
決不肯殺人以媚人其與汪大夫同褫職然後已夫爲
人辨賄而得受賄之名爲朝廷守法而罹枉法之報此
郡理所未始有也公以天啓乙丑削藉崇禎戊辰賜環
其臺臣荐者龔公萃肅宋公禎漢袁公弘勳科臣荐者

鍾公烱陳公獻策部臣周公京或推起廢或推減俸考
選而公循資平進爲松理此郡理所未始有也往郡理
但署官評以制漕弁之橫而今且協催漕粟以刑獄而
兼錢穀以刑官而代縣官此郡理所未始有也華上青
漕額三十五萬上海居十一萬餘地不產米民且告饑
公與方郡伯設法賑之力拒兌七折三之說以補足三
千六百石之糧乃大河弁李師靖以折兌潤呈而漕使
者以公遲悞罰級此郡理所未始有也叅罰以後合郡
之公呈公揭傾城涸野而出上兩臺上閣部當路又爲

之會疏題留此郡理所未始有也。題留雖堅，候旨未下。委之轄舊事，辭委之揖華篆，又辭此郡理所未始有也。舊漕甫完，新漕又接，經營兌局者，歲尾歲首，几匝四年，僅開兩級，此亦郡理所未始有也。去年風雨，彌旬棉花如掃，漕粟半有半無，漕賦長且日欺，日玩，賴縣大夫以輯，顏好語慰且勞之，公以嚴聲厲色趣督之，跡若異同，心期共濟，此亦郡理所未始有也。今東南無官不難，而獨難於理官，無地不難，而獨難於上海甫當及瓜之期，仍負積薪之恨，凡父老之爲公寢食不安，意色不平者，

噤嚅蟠屈而無所之，則請付之七尺代言之石，倉漕所貯也。倉之舊縣署，公所憇也。公甘棠在此，則俎豆而尸祝之，亦應在此。父老某某等請碑之宿意也。亦二百年以來郡理所未始有也。若夫公之清如水，明如鏡，直如矢，四郡誦之如慈父，僚友信之如胞兄弟，當道倚之如左右手，其見於口碑，荐牘，縷指不勝書，而書兌漕之始末獨詳，蓋漕雖累公，而松之士大夫父老終不忍負公也。卽日開俸復級，以銓諫特徵，亦還公應得故物，而公年來遭逢之，不辰，俯仰屈伸之，不如意，此碑其左驗矣。

故感慨而爲之記。

郡司馬黃公署上海惠政碑記

我黃公仲石所至人愛所去人思蜀楚之政播在朝聽主爵氏推擢松郡司馬專轄海防蓋人與地交重也公起閩中世家與伯氏太史自少砥礪相師友博綜朝家掌故及三教方聞之書顧盼慷慨留心當世已而俯就一郡出其土苴緒餘直可办游穎脫而不足辨者公下車分別將吏之勤惰蒐討阨塞之險易稽核軍伍之虛實酌調糗餉之後先移權權理總離離治舉無餘便橐無餘私自千石以上兩臺以下皆交手受成以服公之

才誠兩合而公亦廓落大度益發舒其所長或筆畫於數言或取裁於俄頃不吐不茹不難不悚沛如也會當路檄公揖郡篆一署華亭再署上海華上老稚交奪於境上惟恐公後之上海最苦役役最苦花詭大中丞曰均役莫若均田公曰均田莫若均貼因計田以論貼之多寡又計役以論貼之重輕使小民無無田之役而巨室無不貼之田中丞之法伸而縉紳之體重此公之功也故事漕兌者左軍輒抑民左民輒抑軍自徐侯中漕簡後事者惴惴有戒心公與弁約曰粟不良責在我軍不

馴責在汝請各嚴約束遵漕規相與平亭畫一而後止軍無噪譁倉有餘粟此又公之功也邑令之出入臺察之送迎勢不能不具舟楫以從臨時責辦此曹非倚豪家則竄而匿矣於是編及大戶而多金營脫者有之累歲賠償者有之名雖埠頭實稱劇役公募以官帑不煩民間而城野始得安枕此又公之功也上海城三面襟黃浦前許侯築堤護之水甞堤圯公見曰無堤是無城無城是無民也及今不修後費滋巨乃捐俸召工畚鍤雲集甃石銅鐵屹如金湯其長以百丈計此又公之功

也。其他汰債帥擒博徒，鋤治游手惡少年，暴酷賜糶，疫民賜藥，羈囚賜薑茗，其冥德種種不一，而公明不市，察清不市名，恩不市德，勞不市功，不惟自處無事，而且欲使人無事，不惟不使人知，而且不欲使當路要人知之。然桃李無言，藜藿罷採，士民信爲神君，臺察諸大夫信如左右手，亦由公長馭遠略，繫東南半壁之重。若使朝宁超格用公，授之麾幢節鉞，卽周文襄、海忠介，何難鴈行哉！輿有頌，口有碑，士大夫別有記，他日採風聽謠者，自當與伯氏文苑吏績並傳，碑而屋之以代俎豆。

戶部念劬劉公澣墅權政碑記

楚念劬劉公宰永邑，實政有錄，去思有碑，條畫便宜，皆可令當世法。擢戶曹尚書郎，司權澣墅，公難之，大司空曰：「金銀百鍊而彌堅，玉炊三日而不變，非劉君潔士，疇能當此者乎？」公下車，咨問疾苦，謂竭澤則病，商漏網則病國，而稍以已與之，則商與國交病，計無若倡之以廉，廉則胥史膠拳，駟贖斂手，莫敢挾使者威，指名宣索，而長年賈客亦且安於故常，而無所恫喝搖撼。蓋權政本源之地清矣。於是議釐革，若鋪家供應，若行戶若加耗，

若小港委官若白役若白攔是也。議蠲免若船之丈尺五寸以下若回空若農庄若鬻蔬販豕是也。故例一日啓關者再公一日啓關者三不壅不滯不爭不譁遠近聞之皆踴躍稱快恨不朝發而暮集關下而公遭時不辰其艱難有十倍於曩時者。當癸亥秋冬之間火星入斗斗故吳越分野處也。土燥水涸芥舟爲膠有司檄疏鑿檄築壩賈客長年收帆駐楫數百里外則道塗之艱一也。妖言煽亂無風而搖而吳越爲最甚恐怖熒惑惴惴然握手相戒莫敢前則道塗之艱二也。當此二艱額

且大訕若更威之如夏日歛之如秋荼人實有心其肯熙熙穰穰而來乎。幸春間稍雨水程始通而妖言不逞之徒擒雉強半故商旅稍來集公又去泰去甚多方以摠徠之不旁聽詞訟不苛罰片紙宴會出自官帑市物與之時值加意節縮修官塘二千六百餘丈修吳太伯張太傅沈烈女祠三所期滿戒塗而公之橐若掃矣。關譏而不征古之道也。今水衡則佐將作舟車則佐度支甚則必欲取盈以佐軍興巨費非付之廉吏仁人鮮克濟者。公搜剔宿蠹如拯湯火緩惠商民如護頭目避遠

金錢如畏垢賦。此商之所以攀帷卧轍，不忍一日釋公之行去而思思，而碑實出於感激涕零，而非可以聲音咲貌得也。公前宰永時，當福藩之國，力抗權璫，當靈寶之變，計散賊黨，定亂以不殺爲威，權關以不貪爲寶。有人如此，使之善算國用，則張蒼巧計軍儲，則馮勃執奏。宣索則柳約投之銅山，金穴中則伯夷也。一關使豈能盡公之才品哉。世有物色廉吏仁人者，請質公代言之石。公名應遇，號念劬，湖廣孝感人。

姚太史風樹堂記

往乙丑秋，操一葉，弔孟長節母于婁門東之十里餘。步月八村，太孺人輿櫬猶在舟次，肅衣稽首退而愴然賦詩以贈之。時夜分矣，猶聞丁丁椽木聲。余問何以，曰：先慈嘗欲結茅墓旁，而未之逮也。奉遺命考室三楹，其中龕奉父母主，兩旁供如來，置苦塊，出入謁于斯。春秋禴於斯，食於斯，寢於斯，生於斯，死於斯。題曰風樹堂。志悲也。堂之四周，長松數千章，老梅數十本，修竹數百竿，雜花繽紛，群羽翕集，隱几絕巢燕之泥，橫渠下捕魚之柵。

冠蓋潤希。瓢笠狎至。望見者疑有僧寮農舍。而不知爲孟長太史公蛩吟鼠泣處也。孟長居廬。閱靜嚴潔。酒肉不御。國事不談。非特精講禮家言。抑亦得放士逐臣居貞儉難之體。但恨不早構此堂。以娛太孺人耳。太孺人而在。或爲介子推之母子。遯綿上而耕。或爲袁夏甫之母子。穴土室而視。今兩者無一焉。而以區區五斗之養。毋且病而歿于京。扶三千里之喪。至淮陰。聞嚴譴。毋且震而匍匐於道。老魅遣銀璫四出。窮捕鈎黨人。吳兒蜂擁數萬餘。捉緹騎撲殺之。文起孟長莫能禁。命在箕風。

斗。口。間。太。孺。人。有。靈。度。且。登。于。木。嘯。于。梁。盼。而。祝。曰。尚。慎。旃。哉。而。禍。且。岌。岌。矣。晉。劉。元。城。終。夜。熟。睡。鼾。聲。撼。牆。屋。徐。有。功。殺。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彼。何。人。也。孟。長。何。人。也。徘徊墟墓。有時定睛。不相屬。吁喘不相聞。俄裂眦。作電光。俄大吼。作霹靂。鬪一似飲重恨。茹積哀。絕未見號號震驚。有索死覓活之意。或勸之斷髮而逝。復壁而藏。弗應也。丁卯見母畢。會天子剪除元兇。拔登衆正。風木之堂。蕭蕭翹翹。卯不及瑕。巢不及覆。孟長行且告墓出山矣。其言曰。重耳以十九年霸晉。勾踐以二十

年霸吳。老氏胎於腹中者七十餘年。髮垂白而後始出世。今某褫鞶于乙丑。賜環于戊辰。雖之離毋也。學道修行人之去死地也。得無太早乎。子何以教我。陳子曰。孟長。鉄漢也。廬墓之三載。直抵重耳。勾踐老氏之數十年。良醫成於折肱。神仙成於息踵。名相成於憂患。出山非早。請爲脂車秣馬。以壯君之行。但願孟長坐中書政事堂。如坐姚家村風樹堂中可矣。於是爲記。

白石樵真稿卷之四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五

記

五學學田記

大中丞徐公鎮江南甫下車。憮四郡長吏曰：今天下賦煩役重，吳爲最，吳中民苦田，士苦無田，坐是日益貧，惟四郡爲最。此皆我司土者責也。甦百姓之困，無若清役田。欲贍多士之貧，無若置學田。於是嚴查四郡花詭，奉旨永著爲令，勒石成書矣。適蘇郡丞許君攝關務，得澆墅羨金六千一百有奇，牒聞大中丞。大中丞質之直指

房公薛公曰以此贍士可乎松郡郡守張公受命銀必親發田必躬勸刻畫圖號使售田者不敢借瘠爲腴佃田者不敢隱多爲寡至是而大中丞愛民養士之心始兩快而無遺憾矣古者士有塾塾有田今高才生餼於官者循故額止矣而士之蛙竈不黔螢案不膏鶉衣不結鰥居不伉馬鬣不封者得大中丞而始克有濟善一履畝有籍徵租有程歲出有經歲入有會塞奸詭隱射之門杜豪強兼并之竇善二非贖鍰非沒產非強富人樂輸者取諸權羨而自足善三以權羨聞之朝則

恐開增額之漸置之公家則又恐那移飛借或化爲烏有子虛今不惟貧士沾恩抑且大中丞見節善四松學田創自宋泰寧間又再創於郡守黃公潤歲久籍亡不聞有給自大中丞者有之自徐公始善五大中丞起家松司理人疑其義切并州而推之徧及於旁郡邑子弟無公門桃李之私而有萬物一體之量善六一舉而六善具大中丞足以記矣說者曰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爲然嗟乎士當以此自責上不當以此責士顏氏之貧也而簞瓢曾子之貧也而肘見子路之貧也而負米聖

自不精其利。門且然而况後世之寒書生，獨望其以苦節固窮見夫，乃非人情乎。然則大中丞之學田，其關係於士風士氣，亦甚弘且鉅矣。雖然易之頤有云：觀頤吉。觀其所養也。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夫士能養正而後始不負大中丞置田養士之德意，請以爲記，并以爲松士勸焉。

修松江府學記

晉江蔡侯守松郡，安重廉明，吏畏而民懷之。政旣成，則與郡博士沈君等謀，所以維新學宮者。工竣，諸生訪余請一言記之。昔者宋仍五代兵革之後，開基四世，歷六十餘年，而海內之庠序十不興一。真宗初即位，好飾太平，猶曰州縣士滿二百，始得立學。其不及額者，許立孔子廟而已。故宋之名士大夫，廟有記，建學有記，而修學之記無聞焉。我朝廟爲主而學輔之，其制度視宋加等，而人才猶少遜于昔者，何哉。高孝基云：士先器識而後

白香齋文集 卷五
文藝劉邵云觀人者必先平淡而後求其聰明夫器識不足則聰明皆爲浮氣所驅使于是內濃而外躁寡守而多營日昘昘長吏之庭以非分相假以不急相干有司望見引避惟恐後或謁廟而不登堂登堂而不橫講席排列噉呵疾趨以出况肯徘徊嘆息于廊廡闕廟之間者乎即有好文長吏間欲修舉而監司不督責簿書不期會一切以迂闊視之相與刻日待遷如郵亭敗壁掉臂而去耳其銳意學校者老師宿儒挑之以堪輿不可知之事叢之以更張紛擾不可竟之功始而懼旣而

疑不得不姑且議罷以俟後之人而後之來者又若是學其能久支耶蔡侯爲松守有經術待上寬嚴折衷皆有恩禮郡諸生以修學請侯即日移牒兩臺陬日度林計時凡若干日計費凡若干兩其左右前後河工稱是是役也財以俸倡故其用給人以悅使故其工倍不撤他舍不鑿旁河故好議者服好動者止此皆侯之嘿寓不爭而教士以淡者也昔蜀文翁爲太守重學校蜀人用殿旁石室以像翁王沂公守青興學于齊守鄆興學于魯齊魯之學者祀之不廢今蔡侯有文翁沂公之心

未知郡學生洒掃一席地當置誰左請伐石記之以徵
信于永永沈君經行潔修淡然德素雅與侯同心紀綱
學事多得其力法得並書

修志始末記

郡伯禹修方公祖下車以來一塵不染百廢具興歲穰
人和惟焚香披閱圖史而已展及顧文僖公舊志屈指
百二十年人文漸覺凋落有感於大方伯七澤張公之
勤請也申之臺察謀之寮屬諏吉告文於方正學先生
而薦紳孝秀咸集焉約十日一赴求忠書院分曹議之
久則或至或否又久之凡郡中零星故實亦無復有投
牒掌記者矣於是郡伯敦趨不佞儒更亟儒逡巡避如
前俞彥直曰我將助子先大夫私錄志事秘笥中竊嘗

欲稟承先志以成一郡之書。鳩異聞蒐佚藉移舟不憚千里挑燈每及五更。今且傾筇授子矣。儒大喜乃由山入郡不佞住東頭彥直住西頭繪圖雕棗始肇厥工而郡伯又聘章吉甫以匡儒之不逮。儒謂吉甫曰自來修志者比擬於修史吾獨謂史易而志難。史有起居註有編管章奏事繫歲歲繫月月繫日先後班班可考鏡而志有是乎一難也。史不得求之譜今故家子姓如鄭子之能言其祖王弘日對千客而不犯一人之諱者誰乎。堂構雖仍譜系不熟一難也。先輩陸澄有地里書顧野

王有輿地志非郡史材乎。日前了無可尋。卽楊潛徐碩張之翰孫鼎諸舊本亦類龜毛兔角矣。一難也。倭奴躪內地轉餉徵師闕未書。城上海邑青浦闕未書。鄭僉憲均田林侍御均糧徐中丞均役闕未書。張江陵下履畝之令縮弓溢額闕未書。海忠介濬吳淞闕未書。嘉靖辛酉萬曆戊子戊申大災大賑闕未書。十年編里甲五年編收解闕未書。諸如此類書之則其詞不雅馴雅馴矣。而情形不必其精核洞達一難也。史臣秘在禁廷監以勲戚總以公孤雖外僚不敢妄窺著作尺寸之地。今圖

史縱橫於蓬牖。賓朋剝啄於衡門。一難也。儒以七十四
老人荷擔一百二十年曠典。狹書細字。複界重行。贖贖
行霧露中耳。且才者遜之。而拙者任之。上袞遜之。而布
衣任之。又一難也。志之難如此。可奈何。吉甫曰。是不難。
頃奉郡檄。人物如史例。生不立傳矣。郡伯留。覲得從
容設處。以觀厥成。干旌不時至矣。廩餼不時餽矣。舊志
徵引書藉。寥寥無幾。今采輯至三四千卷餘。如累朝
之寶錄。及省直郡縣之通志。括出無遺。儲蓄多。則排纘
便矣。同事者或工於考古。或敏於濡削。或嚴於訂訛。或

密於收納。部署少者助若老。健者助若鈍。同事踰年。俱
銷歸於太和。鑪冶中矣。志何其難之有。陳子曰。善乃與
諸君子尅期竣事。稿甫脫。而剗刷隨之。視顧志卷帙頗
多。歲月頗速。而整齊精簡。以補隆萬之遺。則俟彥直歸
而謀之。而余志始無憾。余力已止。此汲深窘於短綆。道
遠躡於疾行。志雖不工。不愈於今人。而姑待後人。今歲
而復待他歲者乎。若其中役法荒政。郡伯謂東南民力
民命所關。不惜饒舌。盡言之。而小敘之。似諷似諫。則區
區微寓芻蕘。倘亦司牧者問織問耕。師蟻師馬之少助。

哉此崇禎庚午辛未修志之始末也是爲記。

上海呂戾疏河碑記

上海澤國也百餘年來縣不得水之益城中市民麗襍、
苴礫襍投而豪家大族漁閭井小利岸日益拓河日益
狹久則屋其上無故跡可尋不久則更相傳更相售以
爲固然子大夫有議疏者顧盼不敢動輒議輒止故市
民旱則涓滴無所求潦則溝澮無所洩穢則蒸厲火則
延燼此城中腸胃之大害也城西某河漸成平陸郡邑
往來者非步卽騎不然取道龍華轉黃浦始得達潮退
則一芥可膠風橫則萬斛可覆此城外咽喉之大害也。

呂公甫下車顧而嘆曰古者居民立國必通川澤之分今海上水利久淤司土者泄泄然略不經懷父母忍乎哉非無良父母直無醫師耳請爲父老疏城中河河旁有屋其上者不問單赤豪貴立撤之如河故址而止凡百日而工竣乃疏城外河城西自肇嘉浜至新港湮十八里城非虬江達嘉定湮十五里丁夫雲集又值歲晚冬凍凡百日而工又竣自是郡城之舟直泊縣門矣汲者舍浦而城矣行者舍騎而舟矣步夫爭担者息矣疫厲不作祝融無權矣怒風暴雨沸波狂瀾莫復爲梗矣

赤田高壤耕者有溉灌矣舟可夜行捕盜無所掠矣脫有急水泉足輸輓便不苦渴不苦飢矣是數者近則貽目前之利遠則垂數百世之利目前之利利細民利商賈利豪家大族數百世之利利人文利城守其初創議常人難與慮始今里曰呂公街河曰呂公泉一二悠悠之言終不勝億萬姓途歌巷舞之口禹鑿龍門而聚礫西門豹鑿十二渠而曰百歲後令父老子弟思我今視呂公果然矣海上洋洋大國邇來百度廢弛幾如郵傳莫知稅駕公修巽序修城櫓以及衢路厲壇囹圄亭長

亭等皆綜理之。制作煥然如更闢東南一精采巖邑而無若疏河工尤最鉅。公腰無媚骨。故不懼。心無嗜。如故不染。目無塵翳。故用人得盡其所長。而不敢欺。而摠之。皆行所無事也。公嘗曰。易卦鼎之後。繼以震。震之後。繼以艮。凡勢不得已。乃鼎革。革不得已。乃震動。初與民更始。今與民休息。其惟艮乎。疏河以後。諸父老子弟。可以長無事矣。博士王公某。沙公某。曰。公言善。請記之。并記疏河之始末。以碑之。石。

重修泖橋澄鑒寺記

澄鑒寺與泖涇楓涇東西相望。前後皆空水。而有甫田居其中。溝壟環匝于四旁。泖橋橫攔之于巽上。今橋圯岸斷不可行。獨僧寮佛閣露于菰蒲竹樹之間。景幽地僻。游人未嘗過而問焉。此寺建于唐天寶六年者。為隆禪師燬而重建者。為宋本一淨慧禪師入吾。明至嘉靖。困倭困役。寺頽僧孤。自筠所果林二公至。畚土礫。薙草萊。募修四殿。而後敢葺靜室。栽蔬種竹。稍稍有一枝之安。自是招集法侶。為慧燈梵儒。空外梵儀。紹初了微。

廬岳一音經營拮据殫厥心力日諷誦水聲中絕不與世緣相附麗余聞其鍾鼓分明又見其僧儀嚴肅就之談無秋毫塵土粥飯氣嘆曰此浮屠中避世隱君子也因信信宿宿朝朝暮暮或泛月放棹或聽雨聯床慨然想慕白牛居士之高風船子夾山之古德而不及見猶幸有寺中本色道人可與聚頭磕膝作無生話耳因相與商略指點接休咎顧向背漸次部署整頓之由榆陰逶迤而入爲山門額曰溯上第一山由門而入兩天王踞于左右額曰澄鑒禪寺又入額曰大雄寶殿供如來

應尊由殿東南竇一門額曰小補陀其內曰大叅同曰觀音殿由西北竇一門曰收綸禪又竇一門曰清音堂清音堂之後曰竹君堂竹君堂之左曰香印齋香印齋之左曰竹篠東偏頭其他靜照軒掛笠軒庖場圃之屬不勝紀東南竹扉濱水而居舍後登者自此始曰渡錫渡錫而外無橋可接無市城村聚落人往來其地以水勝以月勝以竹勝其僧以戒律勝以詩畫勝以幽淡枯寂勝其內外榜書以剛峰海中丞元美王司寇荆石王文肅思白董宗伯凡夫趙徵君署題勝此皆緣主僧

上慈而下孝。前恭而後儉。好莊嚴聖像。門庭而不好私藏。好文好潔。而不好求人知。故士大夫樂與之游。顧其地綠淨不敢吐。入其室如見草衣木食之高流。動色相敬。周旋徙倚。而不忍遽舍去也。今筠所梵儀果林。已併影堂。而諸弟子念其權輿之所自始。如燕壘如螳宮。辨泥撮土。一一從口血。啣掇中來。廢刹中興。厥惟艱哉。後之繼者。辛勤善守之。大檀度宰官長者。悲憫而擁護之。此寺世世金湯不朽矣。故陳子諾照白之勤請而爲之記。

嘉興東塔寺免役碑記

古者佛法付國王大臣。故唐有裴休之與黃蘗。宋有蘇子瞻之與了源。辨才張無垢之與堯率悅。其名位勲德。如雷如霆。皆當世號稱巨公偉人。而獨好方外奇衲之游。擁護叢林。如衛頭目。以三昧力搏取梵釋龍王之宮。置于人天。摩霄戛雲。駢星麗日。末法教衰。無復大摠持出而羽翼之。而里胥狡獪者。耽耽于其中。巧唆橫索。甚則困之踐。更鉢貲不繼。則悉齧長住物。應之又不繼。相率鳥獸散。屋殘竈墮。如村落逃亡者。往往而是。嗚呼。

彼獨非王民也歟哉嘉興東塔寺漢會稽太守朱買臣之墓在焉肇于蕭梁而盛于唐宋爲華嚴五山之一唐中宗文宗之御贊宋孝宗之奇跡以至名公卿高僧之題咏不勝紀頃者陸冢宰五臺馮祭酒具區包學憲瑞溪孝廉心弦捐貲創助凡多寶塔普光明殿毘盧寶閣禪堂悉次第修舉頓復舊觀真浙中第一名勝地也寺址僅一十六畝餘里獮以僧籍溷報坐坊廂之役者十之六奔走疲命衣鉢如掃其欲控而無從者久矣婁江陸侯令嘉禾彌稱神明編審寺中平直如砥已顧寺僧

而嘆曰僧佛弟子也披緇髡髮而與編民肩摩訟堂中一宜免地額不滿二十畝二宜免導春東郊自此始三宜免爲先賢漢臣塚四宜免滯澤會龍城隍鬱秀有故例五宜免吾且以手勅印帖給汝凡以後一切無名之征不急之賦悉與蠲除此非及我而止也且以告後之賢者寺僧稽首臚拜雨泣而謝曰侯豈惟再造我寔再造漢冢梁刹及諸賢聖像也念無以報侯請勒石爲記舊禪堂之東爲廊廡其西址可十丈許今議創屋三楹曰金湯別室中以祀侯而陸馮二公及包公父子侑食

其間、世世且晚、荐一瓣香、一杯水、可乎。余曰善哉。若陸侯者、乘慧力作宰官、乘願力爲嘉禾福星、又以餘力爲汝寺之金湯大護法、此裴行儉、蘇子瞻、張无垢之流、復生人間、蓋東塔寺一奇遘也。觀于東塔、而士民之謳歌思慕、戾又可知矣。是不可無記。請記者爲明道玄手書。華嚴經一部、凡塔殿堂閣、經營拮据爲多。心精戒潔、故能冥感。陸戾如此、戾名獻明、丁未進士、蘇州太倉人。

觀音庵記

南方衆生、目不能記、舌不能憶者、耳能納之、久而靡忘。六根之中、耳根最利。大士以圓真實、進于聞思修。故觀音大士獨與南方震旦有緣。而南方稱揚佛號者、亦惟于觀音大士頂禮不去口。雖然、音聲生滅、皆從耳起。耳若慣聽、聲亦無權。如無心者、耳亦物等。乃知聲不托于物、而托于耳。耳不托于聰、而托于心。心之變化、周流六虛、恢張萬有、觸目成觀、在耳成聽。以一精明、分兩和合。觀卽是聽、則目卽是耳。耳目可併、則音聲可觀。此心體

之秘藏而大士三鉢磨之第一義也。顧公子方爲德于鄉，修梁建祠，種種殊勝，而又爲大士崇祀香火，相與祝帝，釐祈穰歲，年豈非仁人長者之心乎？余謂大士所在，爲烈，緇白膜拜以求福，曰大士感之，如燈取影，如水取月，彌响彌應，而無有說，觀音二字法者，故撮楞嚴之餘，以記于此，并以記子方功德云。

華嚴墨海閣記

華嚴閣者，烏戍密印寺之子院也。梁昭明蕭統讀書烏戍，創密印寺，后宋崇寧間，有晉水法師講華嚴寺中，天花飛下，花瓣結成晉水二字，遂建此閣。西去密印寺不百步，然環匝市廛中，莫爲拔除者久矣。有僧祖芳與程居士尚甫結人外之契，往來閣下，慨然久之。居士曰：先子貞靖先生授經孺子，燈光熒熒東壁間，自辛亥捐杯棬，斥已三周矣。願謀所以薦冥福者，祖芳曰：不慧有私誓，願乞當代名流書寫華嚴一部，永鎮此閣。居士亦有

意乎居士欣然捐施經帑三部并助往來資糧自壬子
至戊午歷六載始竣居士精延戒淄轉經禮懺以資貞
靜先生冥福經三部合二百四十三卷寫經者宰官十
一人白衣道士十五人比丘三十三人名媛四人董玄
宰顏其閣曰華嚴墨海昔人云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富
貴夫華嚴豈侈言富貴妙在四種無碍耳龍勝菩薩以
夙智通力誦此經實義難陀以入世間智力譯此經清
涼國師以達佛知見力釋此經晉水法師以夙淨願堅
固力講此經祖公程居士晦無師智自然智專用衆智

募名筆書此經夫攝龍勝又難陀清涼晉水之法力諸
善信之筆力祖公之願力羣力輻輳運轉程居士孝輪
如鳴鵬乘風蛟龍挾雨何幽不照何脆不堅貞靖先生
從此解脫八十地四無碍一彈指間耳古今翰墨家
甚多而以筆墨作佛事者甚少自有祖公程居士募書
此經使一切名人賢媛洗濯從前文字綺語之習五色
筆花盡散而爲晉水法師之天花其利益豈特霑漑程
氏父子哉故不辭而爲之記

重建文昌閣記

嘉靖初、泰州如臯縣、舫有文昌閣、直學宮之巽隅、歲久垂剝、縣大夫高安李公、既修學廟、復念是閣圯甚、議撤而新之、博士呂君謀、諸士紳及形家、僉謂：「乾當天門、奎壁二宿、經于乾亥、此天上圖書府也、法當徙巽向乾吉、乃經始于萬曆乙卯仲夏、竣工孟秋八月、余君大美遂登魁選、諸縫衣騰踔、踴躍始有蓬蓬、天蜚之意、是舉也、材中度、甃中陶、工中程、陰陽向背中禮、費費八百金、有奇、率取給邑中俸、及縉紳協贊、未嘗損民間半菽、一

白石樓真稿 卷五
鑲而此閣儼然遂騫雲霄之表，猗歟偉矣。按文昌星載在天官書，其靈異之跡，又載在常璩華陽志，而詳見于蜀。曰張亞，曰仲子者，其姓名與字也。曰生于越，雋戰歿于晉武帝朝者，其生卒之自也。曰修髯隆準，醜顏體肥，碩目大而露口，方而朱額，廣而方耳，大而朝口者，其相也。曰葬梓潼縣東之二十里者，其墓也。神在六朝，嘗授如意于姚萇，在唐迎玄宗于萬里橋，在宋吳曦僭號，則裂其祝板于几下，旋就誅夷。累朝親賜御讚，及玉音加秩，名躋南極之尊，禮絕星聯之上，特以其司祿判桂籍。

故文昌帝君封號最著，我二祖用武定天下，以文守之。國初命禮官刊定百神祀典，文昌祠獨不芟廢。肅皇帝又賜神像于二三閣臣，使得崇奉香火，此非神道設教實欲明示右文之德意耳。蓋文昌大指首重忠孝，視六經約視二氏精，其言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未嘗虐民酷吏，周人之孤，濟人之急，憫人之危，容人之過。如此聽命于天，必降之福；信若神言，真可揭爲多士法。又曰：世事日非，數不可挽，無地可居，有天可依。信若神言，又可揭爲多士戒。法戒具備，思子必孝，思臣必忠，落

筆必緯地經天。救世必移星易宿。文昌不在天上。其游行人間乎。若謂文昌能司祿判桂籍。以此歆動多士。而士以此禮一瓣香。則上與下。猶市心焉。非建閣本念也。棟強能支。人強能任。吾朝劉王兩文成。有如此閣矣。文人云乎哉。呂公曰。君言大。請著其關繫始末。以爲之記。

徐氏尋樂公五圖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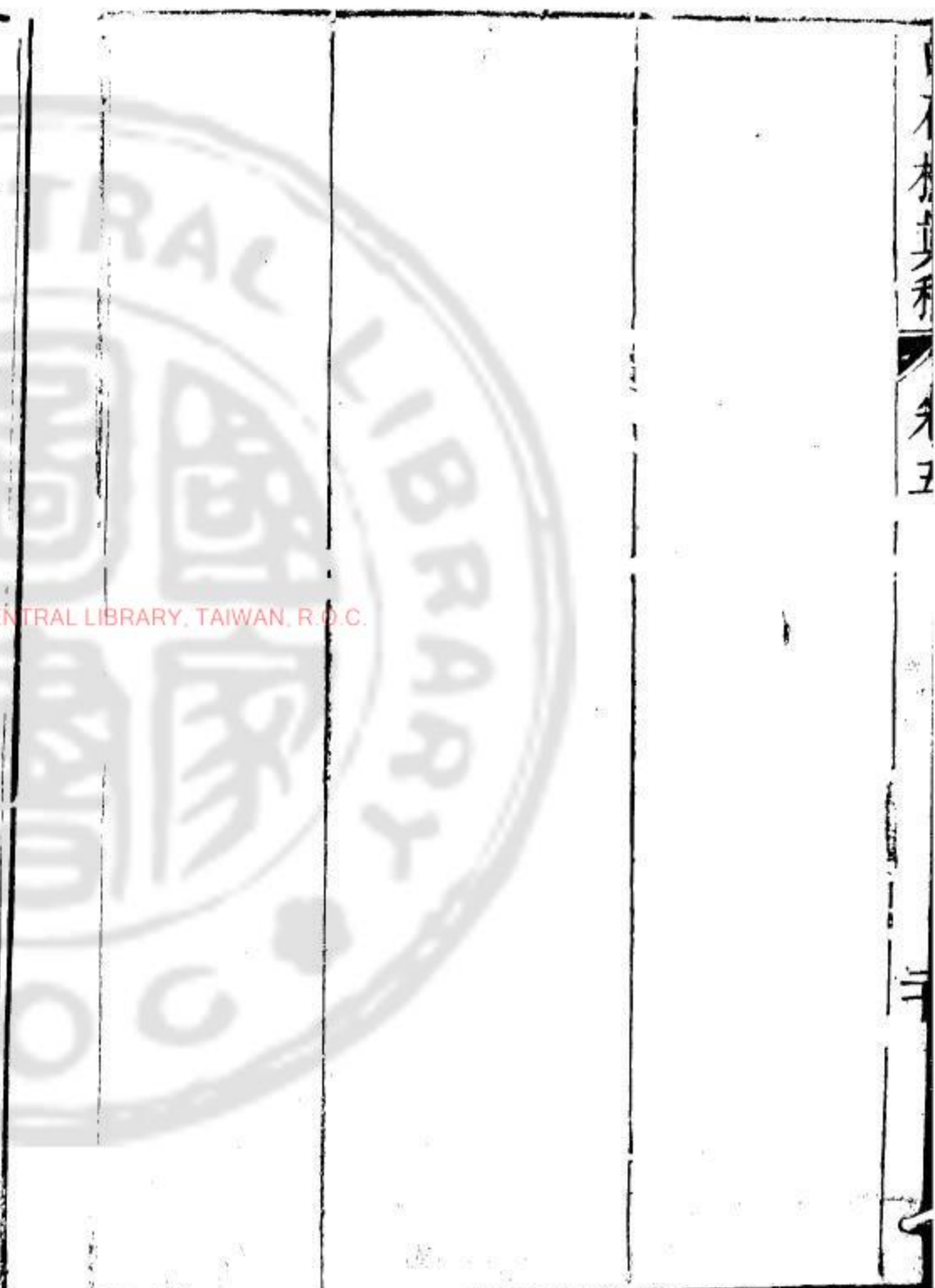
今天下推江東望族。首吳門徐氏。徐之先由南昌徙虞川。自永始。其亢宗自尋樂公始。公自少工書。負儀軌。鄉三老目屬之。比長不能婚。抱伏雛。出贅里中。投筆客游。梁轉入楚。拓業于三泖。卜居于金閘。生平犯風濤。格盜賊。出必經年。動必數千里。其且仆且起。且死且生。以幾一日之安者。亦良苦矣。垂老倦還。乃屬周東村寫圖。都南濠先生撰記。記中第後公勝而未及其往來行役拮据之狀。于是太僕景文公復倩名手吳宣遠重摹五圖。

張之堂中使後人觀者習知祖父之艱難云耳昔劉裕嘗以葛燈繩拂及耕耨之具盡藏深宮文帝見之有慚色孝武見之曰田舍翁得此足矣大抵由貧而富者恥名其先自賤而貴者不錄其祖而庸詎知晏安爲疚毒美好爲不祥勞筋骨餓體膚乃聖賢之所由躍冶者乎是故甯戚不諱牛梁鴻不諱豕百里奚不諱屨屢尋樂公亦不諱伏雌公是時特煢煢一孤童贅壻耳不三十年而擁上貲又不再傳而一門九列兩世重綸子孫衣冠而朝于墓者且以百數譬若泰山有雲俄而瀾川滿

谷俄而鞭風走電而其初特自虜寸起夫尋樂公虜寸之雲乃徐氏之子孫所爲霖雨天下者也若之何其弗思也太僕公居安思危在未謀始瞿然有剝復損益之感焉是畫豈直與王令箱魏公笏並傳即謂徐氏一卷幽風圖可也故樂而爲之記

朱世甫楓野圖記

朱之先。分派徽國。其後有宋工部侍郎晞顏公。封爵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諭葬楓林之野。族冢附焉。楓野公因以自號。志本也。楓野公捐館時。長者家祥能受書。次家祚。字世甫。才二齡。呱呱襁中。啼耳。世甫稍有知。從家人鄉父老。問狀。為彷彿言。言公短長。肥瘠。及生平孝友。義俠之事。輒飲泣。不自勝。每行游。楓林躬巡。丘壠薙草。畚葉。未嘗不凄然掩袂。以返也。于是復繪楓野圖。裝卷自隨。曰。庶幾如朝夕起居。吾父云。夫感風木而興。



哀讀蓼莪而罷講世甫其有古人之心哉朱壽昌七歲失母長大追求刺血寫經四十餘年乃得見母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沈后勅睦王昇平公主及大臣行訪天下而高力士女以假后聞索驗詞屈帝涕泣貸之曰吾寧受百妄冀得一真歲月推遷迄無影響德宗竭天子四海之力不如壽昌窮匹夫一念之誠父母豈有貴賤哉直視其精神有至有不至耳朱世甫追念楓野公方展畫圖涕泗交下其一刻足當四十年此圖即壽昌之血經也特壽昌之母失可復得而世甫之父死不可

以復生同一朱孝子而世甫則更悲矣今人居喪草草素冠紅袖哖啖錯出始則僕妾睨且嘆久則禮法正人比肩而爭席甚者又嘉導焉噫怪哉此豈可令世甫見之耶故感楓野圖而題數語于後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超然圖記

超然圖者秀州名士孫弘範圖其父儀蜃先生讀書處也先生爲簡肅公仲子頎而長美髯神觀玉立自綺歲博綜羣籍願得一高第以佐兩尊人懼已卯簡肅公七十恭人六十賓戚慕履錯堂下而先生正以南都荐報至羔羊斗酒傾閭巷簡肅公謝不納第願恭人斟酒一再行而已里人慕其榮壽而艷傳之比後屢上春官以數奇罷免而簡肅公亦以壽薨先生遂不樂仕進營一廬曰超然地不求方幅樹不問位置鼎彝圖史具體而

微暇則與昆弟故人拂拭酒壘以自快客去則召諸子授書其旁曰恭儉溫文無忘先公之遺訓弘範思而受教至今凜凜紳帶間也先生既捐館弘範哀思不置既繪超然圖復請余題數言以記之夫世之親死而遂忘者多矣或外苴杖而內錦綺或哭踊未絕而歌舞旋作或藏書付之蠹魚酒鴟或斬丘木捐田宅不易世而轉輾于子虛亡是公者何限是皆弘範之罪人耳夫先生才高不售手撰家譜有良史之風而弘範孝謹雋拔其才能繩簡肅以補先生未竟之志是何孫氏之多善人

君子也故樂而爲之記

白石樵真稿卷之五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本書紀

卷五

白石樵真稿卷之六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台鴨吉甫訂定

壽言

壽汪太公九十有一序

新都汪叔圖孝廉君以明經登壬午籍癸巳謁吾鄉邑
博甲午江右臺使者徵君入棘所得知名士極一時之
選而君又嘗奏余以公車牘詔辨雄爽似其爲人余子
輩亦得飲君懸河之潤以自飽叔圖豈匏繫一官者哉
余退而疑以質君君曰翁春秋高矣昔人負米捧檄凡

自石相真和 卷六
以爲親屈也。親老敢擇仕耶。余聞而心奇之。而叔圖又爲子言翁狀甚悉。公新都兌山之名家子也。今以九十稱鄉祭酒。少時嘗三致千金。悉散去。振其族黨。故人之貧者。性嗜俠。不耐苛碎。以氣誼然。諾折里中。老而裘馬休休。丹輔碧瞳。飲噉步趨。往往猶能踞健。少年上。即古者修羊公與祝雞老人。無以過也。翁有二丈夫子。伯氏賈而才。仲氏以文行。昌于時。諸孫玉樹珠玕。映帶左右。而翁若長庚太白。灼然獨耀于衆星之間。由今大耋。以邁期頤。而頤十屈指耳。况叔圖君次第榮顯。進冠服以

壽翁。苜蓿之饌。易而大官。廣文之鹽。易而畫錦。郡國守相。且將賜几授杖。式翁廬而請焉。豈特爲一鄉一國之瑞哉。夫箕範以九宮。隸筭以九章。少室之。而壁神仙之大還。皆九也。造化之數。陽老于九。而返于一。自一而變。以至三百六十。有四之不可勝窮。翁正九十而更一矣。雖有巧曆。誰能窮之。新都初屬丹陽。自吳晉而下。號爲東越。奧區。懸川如龍。蜿蜒欲前。而黃山紫陽諸峰。南北縮結。又若翔鸞。後先挾霞霧而起。故其中多隱君子。異人翁之老而游于斯也。倘亦一遇之。則必有琅函藥笈。

自石竹其利
卷六
之秘能却老而長視者余敢因叔圖而請焉翁其有以許我否

壽大宗伯平翁八十有二序 代

往先生八十時。天子採御史大夫言。拜先生宮保于里第。已又遣郡縣行羊酒存問禮。維時海內士大夫輸琛輦璧。登樂獻歌。布武先生之堂。天下無不聞而艷之。去丁亥至庚寅。先生加八有二。其子伯達君成進士。以行人歸。視公於家。披錦衣。舞而進觴。諸孫如玉。婉變膝上。先生綬紫鬚白。笑更三爵。喜可知也。己丑榜焦太史而下。凡三百人。以與公之子有兄弟。惟于是徵文獻言。前介公壽。而屬青溪使君司執解之役。諸君則灑酒再

拜遙賡南山之詩以頌古禮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則
卿大夫率其吏與其衆宴國之大老而賓禮之以示型
焉今鄧使君儼然卿大夫也而諸君率又彬彬以賢能
起家則今日仿古鄉飲之制而惇大賓之享舍宗伯先
生其誰當之是役也禮也獻生晚幸爲先生之邦人蓋
嘗妄窺先生之學本于六經而公家敬輿及金谿兩兄
弟則又從千古之上啓關鑰而授之故其傳獨正晚而
游衍于空乾之書與裴相國白香山揖讓同堂故其神
情獨曠曠分宜而避其濁稅江陵而遜其橫詔三起而

三辭之故其出處獨高若是者是亦足以仰窺先生之
萬一然皆貌得其粗而未睹先生之神者也嘗聞先生
居朝高冠獨步令人凜凜不霜而寒乞歸十五年京洛
之下竿牘如山卒不得先生片言隻字其危峻如此至
于告政家居召布衲爲上客呼漁樵爲老友所以提獎
後輩膝語而耳囑之者靡不肯窺中心得所欲而去嘗
譬之其立朝如泰岱峨眉雪中雲半可望而不可登退
而遊于鄉社之間如甫田平疇芸夫牧豎皆得以嬉笑
而托足焉先生以伯夷之風而兼下惠之量者耶夷清

自石橋真利卷六
如秋惠和如春春秋相成萬物化生吾于先生得壽原
矣夫至人而躋上壽非特身係天下安危者數十年卽
後生晚達亦得以有所觀型而銷其塵鄙昔人有言遇
伯夷展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先生一日而在則人人
遙制惟恐宗伯陸先生知媿無以稱先生之子同榜兄
弟也記曰式黃髮下鄉位三百諸君以之詩曰我有嘉
賓君子是則是傲先生以之

壽大司馬楊震翁八十序

代

大司馬楊公以萬曆庚子躋大耋邦大夫與臺使者以
公宿齒耆德援雲間宮保陸公例特疏以請上深居
法宮卽他請或不得命旨而獨于國家憲老故典欲有
所崇重以風示海內且暮度且下尺一命守臣勸公于
家三吳父老艷以爲勝事而不佞某宜有一言以壽當
嘉靖初公由進士授司空郎出歷藩省典名城著有勞
績所在俎豆咏歌之方伯入覲加賚金綺于是建節江
右陪佐邦土聲寔燁然于朝野間余在內閣嘗孳孳向

意公而公亦以言官疏荐起爲南京御史大夫。一時清聲峻格不在公家震縮。后余解政還山公亦挂冠以去。天子累召公爲大司馬不赴。公春秋高或不可強起。乃今八十矯步健噉聰明精采如壯時。則其請老蓋有所托。非淺夫躁士所可測識也。自頃朝習一變。豪者插眉樹領鑽骨置羽以譏嘲凌侮。務得罪爲高。其次則陰陽委蛇修繞指帖膝之態。以希合當世。上不成狂下不成。愚是二者皆非。迺續吉祥之齒而獨楊公不悠悠而和。皦皦而介立朝居鄉。一以坦心直道衡之。而天下無

不稱其爲寬然大臣長者。此不獨可薰薄敦鄙爲國家陰釀和平之福。要之不如不吐不虧不崩則斷然大臣相也。公與雲間陸公同籍登朝。陸公九十有二。公亦八十矣。其各位相埒。子孫賢孝亦相等。天子之恩數加禮于二老者亦且后先相映耀。有如集會各園圖形僧舍。則公非香山洛社之冠哉。昔潞公以耆英招司馬君寔。君寔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后。而王宣徽則貽書願入會中。今申公與余皆未七十。亦不敢肩隨事公。但其知齒乞閒。幸不爲少年所描畫。抑或勇退如公。

者所樂許而與游也。若否否者，請無援君實而援王宣徽例，刺百歲觴從公而後矣。

壽太子少保楊震野八十存問序代

吳門少保楊公以萬曆庚子爲公攬揆之辰。凡里黨賓客無遠近，謀所以斟酒上壽于公。近者布武遠者傳祝，蓋履錯珠而人鳴玉矣。公委蛇謝客，戒謁者無得內庭定而顧謂孫僭徐子子爲我乞言于華亭陸公以贈我。陸公我老友也。壽九十有二，其言信而有徵。余惟肅皇帝辛丑與公締綬登朝，皆在綺歲。公由司空郎歷踐藩省，所在祠石可紀。旣而方伯內觀，帝賚金綺以旌其能。出鎮江右，入佐邦土，特進宗伯，再掌司馬。今予已過

老公亦髮種種且八十矣。天下士君子咸幸公再起。以竟維持世道之志。而因亦幸公永錫難老。以助天子億萬年無疆之祚。乃以謙著循墻。功成納履。雖名賢推轂。聖主賜環。而乞假凡數十章。家食者凡二十載。廳馬可旋。門雀可羅。驟謁之不知公三事九列也。屏城府揚肝膽。不飲醇而醉。不挾纊而暖。久習之亦不知公剛正練達。侃侃名世老臣也。其少知公者。以爲公勇退類疏傅。知足類香山。獨樂標園。投閒洛社。類君寔。而余獨以爲公家二楊先生近之。楊震清白。却暮夜金。楊綰入相。聞

者減騶從。輟聲樂。墨吏望風解綬而去。則庶幾公之清標峻格乎哉。然而事亦有不能盡公者。常 肅皇帝三殿災。公于郎署經營拮据。日夜不交睫。所省資甚鉅。有中貴人意欲染指。增金至八萬餘。大司空不能奪。公爭之詞色俱厲。中貴人跋踵謝罪而止。此余所目擊。至今縉紳尚能道其事。項者兩宮三殿。摩舉大工。天子遣中舍人鑿山截河。礦稅四出。當事者疏上不報。莫敢誰何。假令有強項如公。則此曹豈能盜流續之明。竭山川之髓。一至于此。乃知老成耆德。退而在野。則獎恬抑競。砥

柱回波。進而在朝。批逆鱗。落奸膽。其功真有出于少年。流俗之上者。故公之嘖。咲飲噉。海內聞之。以下公之盛。衰公之盛衰。海內聞之。更卜世教之輕重。然則公今日之壽而且康也。豈特一家瑞。一國瑞。其天下之瑞與。太史占星者言。壽星照牛斗分野間。吳越人多得壽。予長公十有二年。兩勤。聖問。今臺使者援余例。走牒長安。璽書駢繁。行復自天而下。予與公一唱一和。並歌帝力于永永矣。况公孝廉君善養。能文章。所謂楊氏累世爲三公者。將在于是。余雖老尚後携杖酌酒相賀。公能進

我于九老堂否。特書一通付徐子曾孫。書之屏以質之。

壽大叅賜谷王公八十序

往癸巳。余有天台游。因訪公于永嘉。公下榻客余者一
月餘。出則窮披諸勝。入則臥名園。飽聲樂。往往漏至四
十刻。猶相與高談抵掌。不少倦。公如太白長庚。獨殿衆
星之末。而余亦如孤竹之當長松。請得白首侍公。爲烟
霄物外人。即百年可期也。計甲午。公春秋八十矣。余過
公。荐千秋觴。且復問津于天台桃花。以一言爲祝。公永
嘉之名閥也。以才識見賞于張文忠。文忠不敢待以甥
禮。而嚴事之。在師友之間。東崖公事無大小。悉調其峭

岸憤壯者。以寬大佐之。其苦心隱行。不可勝數。而嗣后
一舉西華公。再舉賜谷公。伯仲先后。以進士起家。而公
尤侷儻濶大。樂善好施。立族約。拓義田。建鄉塾。嚴家訓。
又爲設粥糜。以賑飢。築城堡。以禦寇。此數者。公皆與西
華公推東崖未竟之緒。以垂數世樂利之澤。而永嘉父
老所爲。稽首以願。公長世者也。公出入郡縣。荐歷藩臬。
所至以恩威著稱。江陵操切時。公絕不喜爲煩絃急羽
之政。陰以希援當路。惟務從寬貸。至有與兩臺面折而
不顧者。吳中以是絕不聞桴鼓聲。而公又精青鳥家言。

凡一經指畫。科第溢他額。士民至今無不追而思之。其
所爲稽首願公長世者。猶永嘉也。公負百鍊不回之才。
萬人必往之氣。習中落落。僅一再試。其奇旋出。而旋收
之。乃飄然投劾。托陽湖之濱。以自老。其囊中之穎。歛而
不試。而以試于養生家。謝其所謂進賢者。而削籜以爲
冠衣之綉。更以氈皂之囊。更以塵其經世之略。姑試之
以部署于家園山水。花竹臺榭之間。其名位不大。讐公
志。而子姓玉樹琅玕。秀映左右。皆能揚家聲。而嗣國寶。
藉令公資適逢年。以黃髮服宮闕下。雖能談笑而操鼎。

食鍾銘之業。然烏能如今日。碧瞳丹輔。卽八十猶灼然。童孺之色乎。夫八者數之始也。天道以八節成歲。功地道以八方正疆域。音以從律。風以宣氣。咸八也。伏羲作易。始畫八卦。重之爲六十四。演之爲四千九百六十。過此以往。雖有巧歷。誰能窮之。公今正壽域之始也。公所居刺天之峰。其巔有吹臺。相傳爲子晉吹笙處。子晉故王氏飛仙之祖。而公又吸神仙和齋其用世之具。以從事于逍遙遊。其東海諸山。又多異人隱君子。公之老而翔于斯也。倘亦一遇之。與遇則必有琅函蕊笈之秘。可

以却老而長視者。願因壽公之日。而請焉。且烟霞物外之盟。公業已許。余得從杖履間矣。

壽觀察張受所先生八十序

往太史奏壽星照斗牛分野間斗牛吳屬也其下主多壽。余謂星翁曆師之言浮誇而少驗。意竊自戊戌以迄庚子辛丑間。而後知天意降祥在吳。又獨鍾于吾吳之貴且賢者。陸宗伯九十兩勤壘書。其次郡守蔡公。京兆馮公。相國袁公。及今觀察使受所張公。皆相繼八十而張公尤矯健壯旺不少衰。張氏爲江東四大姓之一。莊懿公以名位勲伐冠冕一代。而公以進士起家。由司馬郎出歷藩省。典名城。凡更楚。更江右。更滇南。又更齊魯。

而歸歸臥山中二十二年矣。當徐文貞柄政。一時郭尖
李錐之徒。繞指炙面。揣形附聲。惟恐眈眈。吐涕不及。既
而虞卿印解。翟公客散。桃李化爲蒺藜。衷甲起于入幕。
閃倏變遷。莫可摹狀。而公以肺腑密戚。前不爲苟同。后
不爲求異。能使仇文貞者。心無所置。其疑而諂新鄭者。
口無所獻。其譖豈非公之推誠任素。素信于士大夫間。
哉。公居家孝友。有禮法。遇子弟不肅而嚴。遇賓戚不言
而信。遇出處怨恩醜好。嗔咲不辨而哲。不習而忘。巍然
如定。僧高士渙然如春冰釋。而秋籜解也。貌日以閑。而

望日以重。后生晚進。禮之爲唐。桑而郡國守相。尊之爲
祭酒。敦社飲。則社往。敦賓筵。則賓筵往。甚則布衣窮巷。
吉凶之禮。却巾車不御。挈子弟徒步往。路人狎習之。不
知爲觀察張公。卽知公亦不知公。于文貞新鄭時。嶽嶽
中立。有萬夫不可奪。而九折不能回者。昔樂天處牛李
交惡之會。身名泰然。其退休早也。子瞻上可侍玉皇。下
可陪乞院。其晚年摧折多也。公于二公之所遭。兩無處
焉。而生平素風大節。則甚近之。然樂天無子。今逃公膝
前者皆賢子孫。孫且登賢書矣。古籍一編。殘棋數局。所

在休休又無子瞻儋耳遷謫之苦至于八十大耄壽而
且康又非二公所敢望也彈丸峯泖黃髮宿齒賁相望
于里中公與馮京兆諸先生映帶宗伯若曉月之輔長
庚真足侈東南一時盛事何必羨耆英于畫圖史冊之
上哉余往矣不及登堂爲公酌酒佐觴乃授言于猶子
維鯤獻之而遙望壽星在牛斗間則請爲之灑酒三祝

壽鍾封公面溪先生八十序

丁未小春爲面溪鍾封公攬揆之辰蓋八十矣余獲與
公游而又與繼甫最姬公以小友遇之嘗陰識公生平
類大儒類俠類尊官類處士類禪類仙類三代以上人
物公少習經生言不售肱其書盡授之子黃門公黃門
爲名臣授之孫孫爲名士間談古今成敗援據經史卽
通人耆舊不能難也類大儒解紛排難片言立決里中
不之官府而之公又好爲德于鄉所振給甚衆而公略
不介一毫顏色類俠車騎冠劔雍雍甚都監司而下爭

虛左引重公爲嚴客。類尊官退則閉戶吟誦。從里社長老漚娑市中。類處士名僧古刹。所至留連。解脫自在。獨往獨來。類禪性好游名山。行必千里。出必經年。卽猿鳥漁樵不能迹。公而公彌老彌健。讀其詩若紀。皆以爲楊許碧落中語。類仙坦中直腸。遇人無貴賤。面折無少遜。所撰雲間史。有董狐孫盛之風。此真直道而行者。類三代以上人物。公其龍乎。吾不得而相矣。吾松風俗日薄。封公憑藉子弟。衣馬騶奴。赫奕道上。或關說長吏。以爲里閭雄。一旦移苑爲枯菴。公客散。輒閉門自絕。出則磬折。偃僂不能向人吐一語。是皆公所羞也。公遇變無窘容。處盈無泰色。公不假黃門自重。而人亦不敢以黃門有無輕重。公今已八十。飲噉聰明如故。被服淡素。議論慷慨如故。吾松得公而炎涼之俗一變。布衣之權始尊。豈不大快人意哉。繼甫有道君子也。請以余言。願公公卽拒客觴。能不爲我一引滿加酌否。

壽龍江董公八十序

龍江董公以甲寅季冬壽八十矣。遠近束錦羞璧者涸里巷。而公堅謝曰。無以鍾鼓駭我。往者七十眉公有壽言。實稱知己。至今皮之笥中。不敢忘。垂十年而奉天竺古先生之教于學道。更有得。子盍爲我更徵之。于是孝廉次公再拜而請之。陳子陳子返其幣而告之曰。余與公游。凡三世矣。公曩者隱委巷。陋室中炊烟如縷。門槌不閉。里父老過戶外。輒聞讀書聲不絕。識者曰。此中故有人。毋輕睨之。而公亦以此解嘲曰。吾二孺子非久貧。

者○蓋○一○謂○長○公○一○謂○次○公○云○公○坦○中○直○腸○淡○面○鈍○口○與
人○交○魚○魚○雅○雅○自○王○公○大○人○以○至○韋○褐○下○賤○悉○以○平○等
視○之○胸○中○不○識○有○涼○燠○目○中○亦○不○記○有○苑○枯○得○喪○之○變
一○獲○而○得○長○公○中○甲○午○榜○再○獲○而○次○公○繼○之○中○丙○午○榜
公○無○泰○色○長○公○天○次○公○貧○公○無○窘○容○公○嘗○曰○吾○由○吳○閭
入○松○每○見○貴○者○十○輪○九○戟○接○蔽○傳○圭○而○今○門○可○張○雀○矣
富○者○左○朱○右○頰○田○園○甲○一○郡○法○書○名○畫○走○四○方○而○今○皆
化○爲○飄○風○冷○雲○矣○其○少○年○場○之○歌○舞○傀○儡○場○之○啼○哭○千
迴○百○變○日○化○日○新○而○摠○之○博○不○得○非○窻○一○夢○是○故○月○之

魄○有○盈○昃○潮○之○期○有○往○還○花○之○候○有○開○謝○天○地○不○能○逃
晝○夜○之○運○聖○賢○不○能○逃○寒○暑○之○數○而○出○出○者○廼○欲○挺○險
走○捷○角○而○留○之○是○皆○爲○學○道○人○所○笑○也○次○公○凜○凜○庭○訓
故○所○居○僅○庇○風○雨○童○子○犢○衣○蠶○帽○僅○供○掃○除○負○郭○無○二
頃○秫○田○無○十○石○進○能○以○捐○潔○見○重○于○長○吏○而○退○亦○孝○悌
能○見○信○于○公○薦○公○酒○則○飲○薦○公○山○殺○溪○毛○則○飽○荐○公○輿
則○舍○輿○而○塗○大○布○短○筇○逡○巡○僧○舍○田○叟○之○間○不○知○其○子
爲○孝○廉○卽○公○亦○不○自○謂○孝○廉○父○也○齋○居○謝○客○賢○子○孫○滿
前○而○公○顧○日○稱○佛○號○喃喃○以○萬○計○無○論○門○外○事○卽○一○切

兒女之情緣閻史之臧否多付之垂簾塞兌中宛然一
龍居士王龍舒矣余嘗嘆雲棲老人與吳門申少師皆
八十申公于世福人願其日增而雲棲于世福自願其
日減及今較算而增減之味不言可知此公之學道所
以度越世人而壽不可量也夫公方無意于我相壽者
相而以此勤祝于達人之前將無爲公所笑雖然文行
如孝廉公雖欲却世福而亦有不得辭者矣請無引古先
生戒而姑爲我一醉大斗何如

壽見州黃次公八十序

往丙午秋遇光祿中秘黃公于武林光祿邀余出示古
法書名畫及金石鼎彝相與評賞而中秘愛駿馬調試
西湖柳堤上奔軼絕塵一時兩兄弟皆岸偉有錦衣玉
食之氣而平居斌斌德素不輕爲然諾余識而心奇之
已徵予詩壽其尊人得次公風格甚詳乃知三君蓋有
門行焉至是吳伯恭過請余曰黃次公又八十矣余與
公諸子累世姻婭又結昆弟交請子一言以佐百歲觴
余喜曰余諾詩三載不及奏徵君請且當屬辭獻次公

次公偉人也。亦真人也。當七歲。少孤。里中不逞者。將卵而毆之。次公深墨自如。彊直檢衛。豪杰目屬公。卒與伯兄拓上廩。退而折節爲恭儉。所以緩急賑貸于鄉者。惟力是視。閭史書上善。賓筵肅上客。公之淳心質行。皎然信于賢士大夫。及鄉三老之口矣。其最異者。母孺人。不戒于火。次公從夢中驚起。冒烈焰。負之而出。鬚眉幾盡。子母兩全。見者嘖嘖難之。而次公逡巡退避。自若曰。是人子事。何忍以此市孝名。夫要譽鄉黨。卽恒人無意于孺子。而公豈有心于母哉。特其仁孝迫切之極。蓋天蓋

地所見。止有一母。心目剎那。實無有火。亦無有身。卽此一念。卽至人入火。不焦之境界也。公于此。非惟得母。且得道矣。得道以後。視一切。苑枯譽誹。得失榮辱之途。凡氣燥而心熱者。皆附光之蛾。而何足以辱公。一晒哉。冷不猾于俗情。炎不入于胸次。烝靜神清。大年無涯。而八十又何足云。且吾聞琴真列仙。其登名于絳簡丹籙者。太上惟忠臣孝子。其次節義。其次積累功德。澹泊之士。孝行如次公。又輔之以任俠。百里頌義。千里頌德。卽置之仙行中。度無愧色。故曰次公偉人。亦真人也。伯恭請

持余言。屬光祿中秘三君子。率諸孫。踞而進觴。次公能無爲余掀髯加酌否。

壽陳公八十序

我朝二百餘年。民間富庶。頗類漢之文景。然每讀文景詔書。孜孜以孝弟力田。三老爲鄉縣師。即武帝雄才大略。狹小前代制作。然養老之典。往往歲下民間。賜牛酒。賜黍粟。賜淖糜。其八十以外者。則遣長吏閱視。丞尉致其家。蓋猶有古意焉。今世俗務末。誦本大賈。操計倪之書。入則牙籌嘈嘈。出則裘馬休休。志敞意得。莫可誰何。而里中白首孝悌力田者。顧反出其下。坐以不急之征。無名之費。脊脊焉。竭蹶重繭。而不得怡。是周之豳風不

如漢之鹽鉄論也。余與子大夫語次，富家巨室休養而
生息之，可以點綴太平支吾，緩急而乃使之化爲子虛
而後已，竊爲扼腕者久之。而鑑川翁獨不然，翁之言曰：
奉公故樂天而不倦，守分故退讓而不爭，惟謙乃益，惟
敬乃老，惟儉乃長，天之道也。翁自少精敏，善心計，不喜
伎求，亦不專爲積著，能以拮据擁上貲，田廬日益增，陂
塘水堰日益拓，家僅以手指計，紅腐之粟以百庾計，遠
近鄉父老拱手遜爲素封矣。乃翁無重采，無築肉，無園
亭歌舞，無闌少年場，無逐大人游，每晨起，單複親視麥

壠稻場，與漁師農丈人卜水旱，話風雨，不知翁爲鄉賦
長也。郡縣召之役，則身詣郡縣，檄之督賦都門，則身詣
都門，短褐蹇蹶，躡躡往來，亦不知翁爲鄉賦長之祭酒
也。當戊子大旱，公捐粟數百石以賑飢民，戊申大潦，亦
如之。所活生靈無筭。郡守南昌喻公、四明張公、邑令西
蜀聶公、兵使者俞公，先後旌廬，特奏冠服以章其善。督
學楊侍御、建正學方先生祠，翁又捐金鳩工，崇祀廟貌。
最爲弘厥，其他增城堞、刻蘇集、摠縣額、會計無大小，皆
駢責于翁。如浮萍之散而復合，落葉之掃而復下，翁旋

責旋辦。又幸而施賴無事。其飢不及餐。臥不甘枕。行不安步。瀝盡數斗。汗血枯盡。數莖白髮者。又不知幾矣。迄今日而健武善噉。尚得稱八十老翁。嘻。厥惟艱哉。夫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翁之所以勞也。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此翁之所以能壽也。朝臣八十致政。翁有子如吉生。個儻嫻文。多賢豪之交。是不可以弛担而樂乎。而翁故爲彼不爲此者。吾以是知翁之識過人遠矣。昔會稽五雲鄉陳氏。惟力耕給足。凡兼并之事。抵質賈販以取贏者。一切不爲。器用皆朴。質堅壯。不加漆飾。蔬食布襦。

行之四五十年如一日。陸放翁曰。耕稼之業。一捨而去之。復其故。其難。予本魯墟農家。祥符間去而仕。今且二百年。竟無一人得歸故業者。聞陳氏事。未嘗不太息傷懷也。吉生誠念翁積累艱難。收歛元烝。恭儉恬素。耕讀並傳。豈特豪賈人擬險。逐末者不敢望。即士大夫求田問舍。汲汲皇皇。進無銖黍。以急公家。退無尺寸。以庇桑梓。視翁父子得失。何如哉。翁少年曾却奔女。其真德甚多。天之報翁大年。以祚其子孫者。未有艾。漢法徵孝悌。力田三老。翁其人也。徵賢良文學。吉生其人也。公九十

且近長吏丞尉行至家。又不徒如放翁之嘆羨于五雲陳氏而已。請以壽翁并以為父子好善者之勸。

壽荆石王公七十序

代陸平翁

太子太保婁江王公以癸卯登七十。中外士大夫輦琛輿璧登樂獻歌於公之堂者履綦相錯。公鄉門生某某不敢以筐篚進而請得余老人一言以壽公。王公聞而止之曰：華亭老矣。天子憲老而不敢乞言，無以言溷陸公。余曰：吾雖髦業為郡人士，與吳邑諸大夫一再佐觴矣。無已，敢效華封之野人而祝公者三。昔孟氏論相業而曰：養氣羅豫章論王佐而曰：無欲。夫世欲不足以難賢智，賢智之難難于名耳。故孔子之論平天下而又

本之以無他技。技者名之謂也。大凡士君子一有好名之心。則胸中決無剛大必伸之氣。視其氣之屈伸。以察其人之躁靜。即賢愚修短禍福。十不失一焉。寧獨事業而已乎。余曩在史局。每歎公科第文章。壓倒一世。然進而逡巡。士大夫間。神清而貌溫。才高而心下。隱若出衆人後者。及新鄭柄政。公嘖喑不合。而出江陵。奪情。公正言面折之。又特請省侍。以愧屈之。其氣之必伸者一。江陵敗。公拜相。田間羣少年。彈冠易袒。以趨公。公嶄然如絕壁斷崖。人無所附麗。俄劾其一。二借事鼓譟者。相繼

罷去。其氣之必伸者二。禁詔禁侈。禁貪。禁殘。禁撫按無饋贖。緩禁河工。無擬閣。臣不三月而精采濯濯矣。其氣之必伸者三。極論苑操。力剪鯨宦。其氣之必伸者四。清白一心。以風有位。有囊金壽公者。門人故吏。劾無貸。其氣之必伸者五。公念皇上深宮燕居。宜使數聞民隱。河南水旱。畫圖馬糞。直達御前。上爲之親降宸翰。中宮及貴妃。爲親發帑金。而公復以捐俸倡之。河洛之白骨而肉者。無算。非公能感動宮禁至此乎。其氣之必伸者六。儲議未定。皇上且疑挾制。疑樹功。疑

離間公密疏陳請甚有手書手緘同官不見左右不聞者至是而始下出閣之命始定長幼之禮其氣之必伸者七公六十移疾請致政上遣鴻臚內官宣示又發金禱于藥王三日以祈公疾而公意終不可竟歸其氣之必伸者八夫匹夫負氣不能得之平交公入朝以來其浩然剛大之氣無幾微小挫天子英明神斷每事委心俛首而從之何以得此于君父哉善乎惡篤之言曰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于不忠爲人子不陷于不孝莊周云舉天下舉之不加勸舉天下非之不加阻是二

者乃公養氣訣也公方召對時親承皇上面獎忠孝退而質公之生平微獨毀譽不能撼公即公亦未嘗以毀譽徇天下士獨斷獨行不吐不茹能爲大容而不爲小忍能爲而折而不爲腹藏雖朝廷之奏牘四方之筆札必暢其喉吻之所欲言而后止譬之雷霆無還聲黃河無反勢其胸中剛大之氣鬱勃而不可遏者如此而曾有一毫顧忌爲市名地乎故文章溥大巨麗而不欲以文名清德可師而不欲以廉名進而入告出而焚草而不欲以忠告名辭會典訓錄玉牒之世蔭而不

欲以讓名爲諫。臣調護爲地方。請恤援解而不欲以長者名。孝行若魯史。家法若鄒魯。而不欲以道德名。此宰相中無名公也。龍之爲物。潛見飛躍。變化無窮。然劉累氏可以參。豫且可以困。則以尚有龍之名。在公無名。則無欲。無欲則生平無不伸之氣。氣伸者神活。神活者命固。公之壽。其可涯量哉。余九十有五。間隱几而讀。長生之書。蠕蠕神烝。似不無小溢。然養氣不如無欲。無欲不如忘名。則吾於婁江王公。更有進焉。公家編修君聞道甚早。試以吾言質之。

壽靈泉許太公七十序

靈泉許太公七十時。遠近祝者布堂下。琅函寶軸。組繡而進之。太公謝曰。此以加老不駭。則走。惟有折枯松塞圭竇耳。客前觴如初。公堅不得辭。則大集賓客者數日夜。始得罷。太公笑曰。吾行遊。每見鄉父老七八十時。南面坐塲圃。菰飯瓠肉。子婦捧巵而進。祝曰。願兒長有貧賤。歲得上壽如此。日嚼決未竟。而曾孫男以束脯擁頂。領上。至口不及受。噴案相視笑。蓋嘈嘈歌舞。茆茨間也。今所善客壽我。多卮辭。盡度之高閣。爲我徵惇史氏。樾

則進曰。謀野則獲。無若陳子。于是介張宿甫而命陳子。言陳子聞靈泉許太公者。廬山谷中。其居多偉木古藤。清泉奇石。最爲蔚映。太公隨時單履。行不拄杖。日與農師宗老。修詩書耒耜之業。有市言挑者。掩耳走。遂遂粥。粥退讓有道君子也。前是求吾翁少食貧。太公從祝孺。人居于祝。已太公娶董惠文女。則又從董孺。人居于董。既補諸生。戰枕三北。左次陋巷。祝孺人歿。結一椽以奉求吾翁。而后獲有寧宇。公嘗夢龍出懷。得子爲穉。則使君君初令上饒。又令無錫。皆西南壯邑。迎太公官邸。至

則聞多異政。號稱神明。爲解頤久之。已竊嘆曰。將無妬者。目攝何。既中讒歸。太公迎慰曰。兒來乎。泣民大飢。得汝歲無害。其鄉多賢者。有延陵季札之風。皆以孺子爲可教。不汝瑕也。而汝藁又槁然。吾何以求多孺子哉。且千金壽。何如廉吏一杯羹。河陽花。何如柴桑柳。折腰令何如強項兒。兒誠善事我公。引滿大酌。又分瀝以勞穉。則皆盡醉。蓋父子間。自爲知己。乃如此。假令太公少達人之觀。或對案不食。或蒙袂而嘆。穉則雖一日三朝。袒而百拜以謝無狀。太公能洒然樂此大年否。穉則生平

磊落意甚豪。視一官如蟬翼。視名宿重人如海鷗鳥。不知者疑爲傲吏。穉則知太公寔不願以俗吏望我也。客曰。太公卽賢達。獨不爲冠劍車騎地耶。太公則大笑曰。曩癸卯見舉于鄉。督學檄衣冠授我。不受。還進吾父以佐九十觴。今吾年視吾父尚遠。燈下能讀書。飛步山坂。攀藤葛。逐麀兔。甚健。亦甚樂也。章服非所急。若九十捧綸以娛老人。爲孺子一再御行。當揮鋤松菊間。不復問塞上得失矣。陳子聞太公言而善之。命副墨勸之野史。而且以覈許氏之月旦云。

壽侍御秦公七十序

萬曆庚寅八月海上鳳樓先生壽七袞。凡鳴玉大夫。逢衣先生。咸捧卮而歌南山以壽。公爲引滿加酌。已子若孫及從孫進士國士。鴈行庭下。復手斟酒者三公。又引滿。紳益爲王宗人賓客。咸退而喜曰。公壽至此乎。豈其棲海上。逍遙而從飛仙者游。故若壽。壽若康乎。余聞之曰。非也。夫修短之數。不制于司命之手。而常制於人。人能權其有餘不足。而善爲之。誦信張弛。則所謂出土苴以治天下。歛精實以治身者。皆悉舉而聽至人之掌握。

雖造化莫得與焉。余持此以徵鳳樓先生。而知公之善爲壽也。公以進士爲名御史。所上封事。天子赫然改容。出而按部。則紛紛出聲樂。解印綬去者。若風之偃草。公以百鍊之才。挾之以百折不回之氣。故其丰采獨露。而亦終與吏議左。飄然挂其冠歸。公乃掀髯自謂主爵。實知我是將置我於春申之濱。而逸我以老也。於是選勝築菟裘。其中召故人爲香山洛下之社。署其園曰鷄適。以揚揚栩栩示止足也。皂之囊。白之簡。還之臺中。而塵尾羽扇。日不去手。鉞豸驄馬。放而之乎。無何有之鄉。

而身與玄鶴白麋影相隨。性相安也。故公七十矣。方曠丹輔。飄鬚甚髯。嬌如童孺。望見者以爲神仙。藉令公資適逢年。雖能談咲。而探轔食鍾銘之業。若契然烏能如今日。坐不憑几。行不杖策者乎。造化欲壽公之遇。而公獨借造化之意。以壽其神。欲公拙于術時。而不能拙公之巧于自衛。進爲名臣。退爲鄉先生。公之爲公亦得矣。豈特杖屨而已哉。公濱於海。上海上之客。多長生羽衣者。流秋月如壁。天高露涼。剝安期之棗。而啖金母之桃。其佐公紫霞觴。白雲謠者。當接武于公席矣。公其許我。

白石先生詩集卷之六
以執解之役。予請騎青雀而過。爲公歌明月之章。

壽繩翁何老師七十序

吾師何公。已未登七袞。遠近祝者纍纍。以戊午歲先期。至三邑。孝廉計偕南宮。則講堂酌大斗而後別。此盛典。曩時所未有也。某束髮受經。吾師今已六十。老書生鬚眉垂雪。而吾師碧瞳丹輔。灼然有童子之容。蓋嘗思其故而不得。已而悟曰。戶樞不蠹。流水不腐。豈吾師養生主乎。先儒曰。人之精神。謂之聖。夫金經百鍊而愈剛。玉炊三日而不變。此非炊與鍊之力。乃金玉之精神本如是耳。吾師自少工文章。試必冠軍。六館之士。瞻望羣衆。

中不知以爲何如人。壬午魁捷北京兆。中外額手稱慶。而師又匹馬南還。省覲兩尊人于家。不謂難。已拜紹興。理人疑大相鄉。逆之則易吐。順之則易茹。師笑曰。太尉之袒無左右。吾行所無事止矣。不謂難。師居官抗權要。洗冤獄。胥倥嚴之如神君。士民愛之如慈母。臺察倚之如誨友。流水之轍如山之贖。談笑而應之。不謂難。既中。讒猶可量。移至通顯。豈能遂擲雞肋。師飄然挂冠。不復出。不謂難。歸則依鳳凰之麓。行營高敞。卜壤坎親。而餘乘老梧修竹之隙。位置開戶。若居刻期而就。不謂難。十

一詣山。十九居園。花竹水石。擬於桐川平章。又時時壘而疏之。月異而歲不同。不謂難。園成而客躡屐者至。士問奇者至。輜軒使者于旄至。師新樽折俎。取辦咄嗟。既旨且嘉。甚整而暇。不謂難。良宵十五。上客三千。華屋張燈。星懸斗燦。使人如度中秋月。如入不夜城。主客勸酬。申且不寐。不謂難。里有曲直。非特親知。卽當道。率取平於師。甚則大疑。不釋。累結不解者。出片言。立決以去。不謂難。與人無町畦。無城府。無老稚貴賤。恩怨待之。如砥。不解人間有反覆事。亦不解人情有捺戈秉甲事。稍一

忤理輒頰面戟手呵詈無所隱久之而懽如平生不謂
難緩急借力推轂游揚借舌借筆自五屬以及四方自
門弟故氓以及浮屠老子之屬雖非時請雖不識面請
人人應之如響不謂難師集業已藏名山府羣玉頃又
著何氏類鎔手不暇停日不暇給書成數十萬言如珠
淵玉海不謂難吾師之精神幾近于聖矣精神等耳特
他人分於牙籌握算而師獨否分於嬰童季女而師獨
否分于宦途之走捷時局之挺險而師獨否分于賢愚
心太察恩仇心太明而師獨否年雖七十實赤子心位

不滿二千石實大人相投之百鍊而渾金如故也試之
三炊而璞玉如故也出則以循吏騰荐牒處則以鄉祭
酒重賓筵保元吉享上壽不亦宜乎夫有餘不足天之
道也吾師于諸生受知于鄉衮徐文貞已受知於許新
安張新建又受知于朱山陰中茂苑王婁江皆一時宗
工偉人且師館局之器師出諸公門未嘗以登龍祈點
額亦未嘗以羅雀懷二心一經守心三尺守法雖科名
稍遜同社而風節無愧古人今者天報之以長公元翰
孜孜好學廩廩好修宛然吾師家法也吾師之精神廣

自石樵真稿
大如雷雨滿盈。元翰之精神約束如霜月澄澈如是而後家法可長。德澤可久。晚景可移。大年可永。父子張弛之間。天若巧爲調劑以報吾師之真德者。一門之富貴壽考。寧有涯量哉。師精神不難應世。豈難今日賓客觴幸浮大巨羅無讓。

白石樵真稿壽言卷六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七

壽言

壽肖坡莊太公七十序

陳子與赤雉先生游。蓋心異之。先生力修古學。以明經魁辛丑。非讀中秘書。且得拜劇曹郎。顧退而就吾郡博士。鏞戶讀書。晏如也。既補南雍。擢司空。怯于獻酬。而勇于求同心之賢者。不務爲聲章。又不樂刻急峻削。以鋒穎射天下。第與古人黯。灑相師友而已。余蓋聞而心異之。及是。得習太公之風格。甚詳。而後知先生。蓋有隱行。

白石齋文集 卷一
焉。太公綺歲稱博學大儒。既壯。謝學使者。與終養。盡法。故書授先生。成進士。封如其官。服被淡素。儀止愿樸。童隸膠拳奉教。勃寂無言聲。屏機械。遠囂競。自圖史山澤。而外。城市跡。可月數也。公府跡。可歲數也。余嘗嘆晚世。衰薄。子弟垂纓帶。綏父兄。不相裁量。日擁舍人兒。膏沐鮮怒。呵噉坊陌。旁獵他事。則旅進旅退。蹲候于郡邑。馬廐折腰重趺。而不知疲者。余嘗見一二老翁矣。子弟不敢諫。托之賓客。賓客不敢諫。諷之以省事寡欲。積德。嗇神。而彌老彌賸。以至于六鑿相攘。百年須臾者。又嘗見

一二老翁矣。是皆太公所笑也。有司迫太公見。邀之賓。飲。曰。觴酒豆肉。有老母在。先生除舍迎之。官曰。祝鯁噎。搔疴癢。有汝祖母在。今年巳酉元旦之春。王太公壽以耆母洪安人壽以老合子母春秋共百有六十矣。赤雉先生官司空。以課行得觴里門。親知近者頌。遠者禱。太公謝不納。先生遺書謀之。陳子曰。吾太公居恒視其言。卮辭如爰居之駭鐘鼓。何敢以通人之姓名奏。則請徵子言以勸。陳子曰。吾聞之。親在不稱老。太公逡巡三讓。而不受觴。夫乃爲洪安人地乎。若然。觴無踰太公。朱壽

昌七歲失母。長大追求。刺血寫經。四十餘年。乃得見母。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母沈后。迄無影响。今洪安人安坐善噉。左右流盼。視不知爲九十母。太公膳其百拜。而進之。離戲堂上。又不知此爲七十歲小兒。以此視德宗。若樂奚啻天壤。且孫曾繞前衣冠。烏奕司空。鄧掬卮。斟酒鳴玉。垂魚鏗然委地。朱壽昌母子有此孫。否太公即不忍稱老。獨不爲母子。百有六十一。加酌也。先生曰。善。請持子言以報太公。僭余王母。陳子曰。樂哉。此非余創之。莊生有云。可以事親。可以盡年。蓋本之而家南華老仙云。

壽敬新社太公七十序

杜太公有伯子。以給諫持節益藩。還視太公于里第。壬子當杖國之辰。出而介圭入而介觴。鳴玉佩魚。鏗然委地。遠近聞而艷之。于是邦君具牛酒。鄉紳具羔雁。太公謝不納。曰。無以卮辭。諛我文繡。組我無已。姑賜之一言。傳示世世。庶幾杜氏之天球。河圖哉。開陽施君乃以屬陳子。陳子曰。不佞閭史也。習太公隱德甚。誓太公初舉時。其父夢黃衣公抱而送之。五歲篤行有孝童之目。以博士弟子上公車。罷免。會伯子仲子。後先以科第顯。遂

謝去鉛槧一以孝友爲政而大約本於收斂元炁爲主。伯子初令楚再令浙太公曰爾無以刑書累百姓。旣以卓異拜給諫則又曰爾無以諫書累賢士大夫。伯子謹奉教歸而檢其橐橐如洗讀其所條上封事在官言官無若請停刑請釋詔獄諸臣爲大在鄉言鄉無若請賑請蠲救東南水災爲大太公聞之曰是兒不走名不樹黨不叛師友不誑君父其庶幾獨復哉吾杜氏元氣尚在此真吾子矣杜氏自東黃公以名宦聞而夷凌與給諫繼之仲孝廉季茂才又雅負競爽之譽太公俯仰泰

然兩腐綸綍略怨恩置寵辱過里門必趨遇故時父老偃僂却步而後敢進所居多場圃所談皆先世艱難與詩書耒耜之業兄弟雍睦諸子皆樸重狷謹望而知其爲古人亦望而知其爲杜氏之子弟也非太公世德世教曷克臻此自古國家之興敗視元氣之盛衰門戶煊赫則祖父勤儉之意無幾矣權勢薰灼則國家忠厚之意無幾矣兩者無如今臺省爲甚而給諫君獨不然吾以知仁人之言其利溥哲父之教其澤深也元氣所在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漢在人爲鳳麟着于槁木蒸

而爲芝。含於美石。韞而爲璧。而况父子君臣之際乎。父以此教子。可以保家。以此事君。可以保國。可以保身。太公之元氣具矣。豈惟百歲無有害。即世德世教。日引而月長之。安知杜衍如晦。不出諸子間哉。太公直端委俟之而已。施君曰善。請以此奏之太公。酌春酒介壽而退。

壽鴻臚程翁七十序

歲已未。一水程翁登七十。凡鄉衮宗長。巨儒豪姓。率饌酒簇樂。賁相望于堂。新安人涸巷來觀。艷爲盛事。而啓明兄弟子姓。獨徵陳子一言以佐觴。啓明入山中。余出近所撰俠林序示之。啓明鬚眉開張。輒指某某曰。是類吾父。已又指某某曰。是又類吾父。時晚酌甫罷。啓明揮蚊剪燭。具顛末千餘言。明發蹠而進。余則皆一水翁生平義氣。男子事。余竦然受之。此異日俠林中張本也。翁少習制舉。博綜典墳。蠕言微動。悉軌于孝弟。而時時俠

輔之客齊魯燕冀荆襄吳越間。五載始歸。爲諸友弟娶婦。又極無方之養。以怡兩尊人。其族梅軒公。心偉之。咨賈策。翁舉吳興對。梅軒公乃舫雁里湖北。二廩庫。屬翁爲摠持。不數年。拓貲數倍。梅軒公大喜。置酒寶善堂。軟血矢誓曰。愿我父子世世無相忘。安樂患難共之。翁唯唯。力是視。不私秋毫。梅軒公以此遂甲素封。某歲礦稅起。上遣大璫陳增來。而新安人程守訓爲增幕客。怙勢噉食人。垂及程氏。曰。程以三千金壽我。禍立解。時梅軒長公少軒君。強項不肯賂。翁請再三。畀如數。旋悔。

之翁。手書貽守訓。守訓不敢匿。悉輿歸。少軒君見之。且喜且怖。不一月。增上疏。得嚴旨。以欽罰坐名矣。少軒君走金陵。與故所善貴人謀。悉握手。莫敢應。第曰。而家一水翁。曉練杖信義度。足辦此。少軒君負疾歸。增璫業已遣游徼索少軒君。急。少軒君邀翁密語。翁至。則正門扃久矣。翁問何也。曰。恐緹騎至也。翁笑曰。緹騎至。寧堅鏞可拒乎。是召之侮也。翁挺立。必洞開重門。乃入。入則舉家迎拜。翁笑曰。無恐。某在斯。因與少軒君定計。挈囊金。及其子某俱。陰求所以紓禍者。聞增望甚奢。又聞。

增且飛疏中之不法。翁追至河西務。遮邀歸。進見增。言詞慷慨。無所屈撓。增意折。削其五之四。納金竣。增厚賚。金帛贈翁。翁倍加金帛。亟還之。增感愧交集。且私詫曰。程氏有人。不可動也已矣。自是守訓莫敢復披猖。鋒焰屏息。程氏安而新安之巨室舉安。故曰俠也。若夫護祖墓。撫孤甥。割股以起親疾。置妾以廣弟嗣。捐百金以脫某之縲紲。焚血券以完某之夫婦。走京都以全某之兄弟。其潛德隱行。寧人負我。我負人。寧天知有餘。人知不足。然而義塾有瑞蓮。新居有巢鵲。拜日則日爲重暉。

拜風則風爲反火。蔥四蒂。麥兩岐。種種吉祥。一似通天地。而格鬼神者。今春秋七十。猶濶步勇。噉與士大夫抵掌三教之書。旁及青烏養生主。袞袞不少。衰客歲跨驢朝太山。夜半觀日出。與七十二代封禪處。近爲遼左畫策。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才識軒雲霄。精神透金石。雄談如古劍客。飛行如古列仙。日月而往。大年何可量哉。翁嘗與黃無心張邁。遊興象寥廓。了無一物挂胸懷。牙頰間。即縣大夫以賓禮旌廬。引爲鴻臚丞。重非翁之志也。而况數十年一切俠腸熱血。更從何處暴乎。羞稱其

能。不伐其德。有翁之道。義在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有程。氏之盟約。在今二子。孝謹辨博。嶽嶽有父風。天之嘿報。翁多矣。無爲問往事矣。

壽余太公七十序

新安山磊砢而水百折。皆外朝故。其人好游。游者或以賈。或以舌。賈游則修卓鄭計白之策。而舌游則結駟聯轡。隱然如魯仲連。劇孟者流。其游不同。其好義重然諾。任俠一也。余于新安善履康汪君。因善從謙。從謙爲余言。余太公七十矣。其人慷慨喜爲德于鄉。而退然不皦爲聲章。引繩而趨。盡地而蹈。遂遂粥粥。蓋古之吉德君子也。太公事後王母如母。撫後王母之子稚而孤者如子。伯有寡妻在。三十年吉凶倚辨。無恹容。舅氏諸兒。則

卯而翼之。迨長爲之婚。且授之資斧。其他建石梁。葺宗祠。卜親壤。動費數千計。太公捐橐惟恐後。拮据蹙蹙。寒暑中不顧也。太公初爲中下賈。已復跳身南北。涉江踰河。經數年而拓貲。與上賈埒。節腹約口。克意爲恭儉。凡一切光車駿馬。鳴琴粘履。貌爲豪舉者。皆恥不爲。亦不樂與機事。人同緦處。質行仁心。與物無競而已。太公春秋高。碧瞳丹輔。疾走捷。噉不類七十翁。其約謹。亦不類新安故習。今有一二名豪。以舌爲市。所至都邑。盡傾能使宰相。施床上。公倒屣度其氣。誼才識原足以雄蓋一

時而士大夫亦以爲魯仲連劇孟之徒。復出欣然委心。頰首而樂爲之用。若他人百倣而一不似。不如退而廩廩修閭巷。處士之節。千里誦義。百里誦德。借卓鄭之資。以修萬石太丘之鄉行。其規摹尺幅。不至與古人夙絕。而精神亦易辨。才諳鋒鏑。亦易斂。豈惟涉世即長世。亦不出此矣。太公非其人哉。余一桂曰。甚矣先生之知我父也。請徵詞。踞壽一觴。并因太公之言。以告閭史。

壽李希白先生七十序

古之隱者不在金馬門。則在青山白雲中。今獨不然。金馬門風塵撲天坑塹滿地。非復東方生。歲星陸沉之時。青山白雲豈無隱籍。顧妻孥童僕各秉異尚。往往笑薜荔。而回車噴桃花。而拂袖者矣。如其季孟之間。無如隱居教授爲樂。吾得一人曰希白李公。公名家子。幼有至性。孝友聞于閭黨。弱冠謝舉子。以句讀爲里中兒師。所成名士甚衆。與人交。無少長。悉御以誠。平生不知有城府岸峭之色。而人亦不忍以所長傲公。以機數籠公。坦

中直腸微言溫笑自挾書課子而外入閉門出循墻視一切角小慧而游大人者直秋葉之墮前耳憶余爲兒時與長公約爲布衣兄弟拜公堂上公宵窺窺即草蔬豆觴必相與斐豐終日以爲快雜卉滿庭殘碁一局甚樂也長公之才十倍余余中年以逍遙廢書而長公猶躑躅青瑣間居恒得子弟精以佐公懽諸孫大者已燒髮能文章皆楚楚繞公膝下故公雖家稱貧而樂彌甚其年七十彌老而貌彌澤噫此豈有所秘愛借靈於刀圭之助乎哉有榮啓期之律而謝其行歌拾穗之勞

有許武仲之高而汰其臨風弃瓢之癖處不違親貞不絕俗公之隱居也與子言孝與父言慈公之教授也余侍公二十年餘雅以隱操自處上不屑金馬門下不能青山白雲稍倣公意以授經他里而終不能自固其匹夫硜硜之節俟公百歲酖顏童頂如君家游龍老柱史余請援文如先生故事向公乞五千言公其有以許我乎某也鄙請從青牛而後也

壽殷太公七十序

余鮮知交而交有忘年者爲隱君方叔。故余于方叔父必稱太公云。辛丑始冬十一日爲太公七十攬揆之辰。余步往壽之時南面坐一繩床。案列鮭菜三四器。方叔持竿。孫志伊捧鬯。相率跪進。太公曰。願兒常有貧賤歲。得奉觴如此。日太公喜爲受飲。飲未滿而曾孫男女以束脯擁項上。爭佐太公酒。余遂以次入拜。且問太公所由。致七十者。太公曰。老人有田一隅。屋一楹。不解耕。處弃之。他人直以無用生活。七十年耳。余乃嘆曰。眼前四

世○已○是○真○樂○而○無○用○一○語○復○是○真○壽○壽○何○真○賡○之○有○亦
在○有○用○無○用○之○間○余○即○此○一○朝○暮○頃○所○稱○富○貴○人○七○十
如○太○公○有○子○若○孫○稱○壽○如○太○公○不○知○凡○幾○要○不○過○築○肉
流○飲○唱○竹○吟○絲○四○座○親○賓○以○喬○松○款○慰○而○已○至○其○所○以
取○貴○攫○富○必○有○七○十○年○不○能○自○解○于○中○者○在○凡○以○有○用
故○也○是○雖○齒○登○大○耄○終○屬○賡○年○孰○若○太○公○生○嘗○人○負○我
未○嘗○我○負○人○其○心○閒○閒○不○爲○用○擾○真○有○日○作○足○以○當○人
旬○夜○息○足○以○當○人○晝○不○翅○子○瞻○所○謂○百○四○十○者○况○復○後
七○十○而○爲○年○者○乎○此○余○真○壽○之○說○也○且○無○用○之○壽○不○獨

太○公○方○叔○以○賣○藥○讀○書○豈○取○貴○攫○富○有○用○之○徒○哉○然○當
今○不○易○有○太○公○而○有○之○有○太○公○則○不○可○無○方○叔○既○有○方
叔○不○得○復○望○志○伊○而○更○生○志○伊○未○耜○詩○書○一○門○三○葉○其
素○風○高○躅○惟○潯○陽○翟○氏○足○與○千○載○方○駕○而○真○壽○一○語○又
不○足○爲○太○公○重○矣○

壽徐太公七十序

吾友徐思曠。綺歲時。目鬚開張。欲颺而上。邇杜門如伏
鵠。枯蟬。每相見。嘿嘿不能吐一語。即吐輒逆噤而止。一
似腹臆間有介介者。曰念太公老且善病耳。太公由經
生入國子。性簡淡。寡交。居恒匡坐。莊語。或挑以機事。輒
笑不解。謂何與人處。無腹背而好行其德于鄉。今年七
十。患心氣。飢飽倚思曠手。索啖黎棗餅餌。如嬰兒然。說
者以爲壽徵。而思曠獨不解于懷。入則委蛇侍言笑。出
則對賓客頰而嘆。或擲書不竟讀。曰余孺子。豈獨太公。

飲啄所仗。蓋一書生。雄飛雌伏之日。太公之小年大年。繫焉。往太公聞余試。不人後。輒津津喜動眉睫。否則食不怡。曰。唉。孺子何以報許太守。某聞之。恨不能穴地入也。脫也。孺子一朝策賢良書。太公卽老耄罷曳。偃仰在床。當蹶然投枕而起。如猛獸鷙鳥之發其腋。而受觴非太公肯也。陳子曰。思曠不讀易之困乎。困之未遇也。曰。有言不信。曰。三歲不覲。旣而君子以致命遂志。則曰來徐徐。困金車。困赤紱。昔溫子昇博覽百家。廣陽王深賤之。困辱馬廐中。其後梁武使張臯傳其文于海外。夏陽

守傅生。使吐谷渾。見國主床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士之遇不遇。乃如此。思曠言語妙天下。不減子昇。直須致命遂志。以俟之耳。思曠曰。孺子數窮百六。敢不坐而待歲。奈太公何。陳子曰。昔趙嘉篤疾。勅子立碑道左。而壽至九十餘。丙吉臨封博陽侯。疾甚。宣帝以爲憂。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吉未獲報。無恙也。後果愈。由此觀之。太公不爲嘉。則爲吉。卽臥疾尚當食思曠之報。且伯子醇謹。諸孫環侍。姑進一斗。慰之曰。公且起。金車赤紱。行且至。易所謂來徐徐者。意者思曠徐

子當之云

壽顧涇陽先生六十序

涇陽先生之學道也。不知老之將至。垂六十而先生通家子陳枕之徵文爲壽。先生將無反走大笑而不受。與枕之云。聞命于先生矣。他筐篚庭實不敢內。信以陳子言。敢不拜賜。余嘗憶己丑歲。先生儼然相訪。以不朽見屬。旣明年。復邀同舟至秀州。談甚快。嗣后書問遞至。邀入東林。而余以疾不得往。然每嘆天下有偉人。先生與南阜鄒公。皆以文章風節鎮天下。望之如二曜麗天。而皆砥礪聖學爲后進倡。先生恂恂自將。身若不勝衣。言

若不出口。退然如寒書生。而至于抗色立朝。清言格衆。一時權要。能以嘖笑喜怒榮辱進退人。終不得引先生自助。先生獨往獨來。凡所以批其逆鱗而摧其角距者。甚力。至褫官削藉以歸。無幾微見顏色。讀易杜門。晏如也。十五年來。國家老成彫謝。幾盡而碩果不食者。惟南臯公與先生尚在。先生忘世。世不能忘先生。凡遠近執經問道。士大夫東西行禮于其廬者。舟車相屬。郡縣監司。以不識先生爲可恥。臺省諸曹郎。不首推先生名。則啓事皆指爲故常而不足重。激揚聖賢。不得先生印可。

則不敢自信。而私以其學術行于世。世之歸心先生。真如川之赴海。山之宗岱。其盛蔑以加矣。及今甫六十。蓋孔子耳順之年。夫所謂耳順者。謂其無復有逆耳之言也。不佞請以龍德之言獻。先生壽彌多名彌高。而責亦愈備。蓋灼然指爲天子之龍首矣。神龍見首而不見尾。非無尾也。尾之所在。即英雄豪傑之末路也。沒者欲得其珠。旱者欲得其霖。噓雲御風而隨之者。欲得其騰擲。變化之勢。而先生何以謝天下。六龍之爲潛。爲見。爲飛。爲躍。爲亢。摠之。皆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爲主武公年。

白。不。相。其。和。第。一。
髦。箴。警。不。忘。于。國。召。公。告。老。敬。德。猶。慎。于。身。蓋。古。聖。賢。
之。致。儆。末。路。如。此。而。龍。谿。子。乃。謂。孔。子。舍。七。十。而。進。必。
將。舍。矩。而。就。規。此。言。似。巧。而。寔。非。也。佛。氏。圓。通。以。規。言。
儒。者。敬。直。內。而。義。方。外。以。矩。言。此。聖。賢。二。氏。之。辨。也。規。
則。少。年。借。之。以。行。其。無。忌。憚。之。私。而。矩。則。約。之。即。爲。禮。
絜。之。即。可。以。平。天。下。日。老。則。日。就。規。矩。中。即。使。夫。子。耄。
耄。而。望。期。願。安。能。舍。矩。而。更。有。他。適。哉。何。也。易。之。所。謂。
乾。乾。夕。惕。若。厲。者。矩。在。是。龍。德。亦。在。是。先。生。居。龍。首。見。
龍。尾。一。惟。以。夫。子。龍。德。爲。師。日。新。月。盛。必。能。挽。回。天。下。

之。文。章。皆。正。脈。培。養。天。下。之。風。節。皆。正。氣。唱。和。切。磋。皆。
正。學。處。同。林。出。同。朝。聚。頭。磕。膝。皆。正。人。君。子。以。此。壽。身。
壽。家。壽。國。壽。天。下。而。寧。知。老。之。將。至。乎。先。生。聞。之。曰。善。
不。佞。有。小。心。齋。劄。記。雅。與。陳。子。之。言。合。小。心。者。乾。乾。夕。
惕。若。之。謂。也。陳。子。無。事。祝。我。矣。

壽洪九霞太守六十序

戊午孟秋十七日、九霞洪公登六袞矣、賀者函書馳觴、諸公間、公逡巡辭者再四、生平門不入庭、實耳不納諛、詞無已、則屬故人陳子侑一言、此野中惇史也、且實知我、余惟公嶽崎磊落人也、少孤、事母孝、事兄友、撫二妹、悉具裝遣、與朋友處坦直無他腸、爲諸生、試輒高等、不屑與曹耦乘熱噉名、旣進士起家、領壯邑岩郡長、所至臥轍立祠、終不通京洛書、走要津路、官南司馬、去淮去梁溪、僅一衣帶水、不屑爲附和、已局稍更、又不屑爲異

同居家。庠屋瘠田。不屑治家人產。其貧如故也。落落穆穆如故也。獨往獨來如故也。公嘗憤風俗如蜉蝣。人情如蟬翼。是非如蠓蠖。啾啾迄無定論。故杜門半讀書。半而時駕一漁刀。訪余于山舍。余把酒問之曰。吾老矣。已痼煙霞。公才大。非槁山澤者。今日暇。請爲縷而問公。聞公在歸化。案牘閒暇。每魚服入村墟。慰勞諸父老。且率村先生。引子弟見。與課文。稅論孝弟。聚而聽者。堵立如家人。垂髫兒。摘蔬獻公。公倍與之直。然乎公唯唯。在台。台生女不收視。公嚴爲保結。民間一女生。輒報公。公給

月廩。溺者罪。厚嫁而破產者罪。而俗爲之一變。然乎公唯唯。台濱海。倭漂至。不能擊。往往擒商舶。指爲倭。掠奪之。又論死。公廉得實。力控諸當路。釋還鄉。活者以百計。然乎公唯唯。公于台。捐俸置津度。鑿石通渠。造大浮艦。以濟陸者。不病涉。然乎公唯唯。正學先生之裔。鼠於松。自淇園楊侍御。搜其後。得忠枝忠奕。由松至台。煢煢無依也。公爲之買田娶婦。築室給章服。又請助於臺察。而忠臣血胤。始獲有寧宇。然乎公唯唯。唯聞歸化有妖狐。台有羣虎。公齋戒。操文告之神。狐雷擊死。黑虎黃彪去。渡

河又有自斃死者。然乎公唯唯。公職方南曹。汰老弱。不懼謫。當戍申歲。飢。南御史疏請預借來歲餼以餉軍。得旨。而大司農持不發。且噪而脫巾。公星馳諭散。得無事。然乎公唯唯。公恨南軍積弱。別募浙江三千人。曰陸兵。標營。擇名將訓練之。親爲搃閱。暮年稱勁矣。無何。中讒歸。竟未有明。公苦心者。然乎公唯唯。語至此。公且浩嘆。罷飲。而余亦爲公踟躕數四。而不能問也。頃者。奴酋荐食遼左。覆軍殺將。督撫與經略倉皇四顧。動以千里徵師。爲萬全之策。廷議南都。陸營兵尚可用。移咨調發。第

不知當時誰創之。誰募之。而又誰練之。同事者已去。後事者又罔知。追求其所自始。積薪不謂下。徒薪不謂功。勞薪不謂苦。蓋志士之心。灰而國家求奇材。異能之網。亦已疎矣。假令得公三四人。樽俎羽書之間。居則握兵。如老种出。則持節宣使。如公家洪忠宣。何遽出兩公下。而惜乎冉冉且老。有鳳笈驥櫪之嘆。則天生豪傑。初意竟何爲乎。雖然。公爲老种。且未免據鞍示躩。躩若爲洪忠宣使塞外。則十九年冰山雪窖。固不如今日岩居川觀之爲適也。公咲曰。是乃浮大白醉陳子。爲長蕭而出。

壽問卿申公玄渚六十序

已未仲春問卿玄渚申公春秋六十尚寶王遜之貽書
陳子曰先文肅與申文定同籍同詞垣同政府其歸而
蒙賜存問又同每憶文定過婁東丹顏素髮望之如
神仙問卿顛然待其后所謂豪士如玉山千人亦見萬
人亦見也今問卿已周甲髭鬚垂雪矣問卿護視我
教誨我某事之若父師焉敢徵子一言以爲壽余惟申
公自少嫻家學擢第歸即有志經世大略上則列聖累
朝之故實下則官府六曹九大鎮之情形皆一一網羅

胸中。指視掌上。官司馬郎。居職方最久。時邊陲多故。羽書無虛日。公居中調度。或猝裁片語。或立草封事數十。通能使債帥革心。名王稽顙。皇上且下特旨。以大中丞擬公矣。積資晉太僕。疏兩廣制府賞格太濫。疏折馬價十萬餘。時雖諱之。識者已知公實心報國。非優游養望。以覲換節者。公門地如此。才地如彼。顧乃粥粥類寒。峻恂恂類弱。書生其意色常下。其中常悒悒不自怡。此其故難言之矣。公爲相公子。義不得外交。又明經起進士。不得閉門如寒蟬。噤不發一語。公置身出處。潛見

間則甚難。文定清如水。介如石。求者不能。徃徃假津梁于公。公吐之。則何辭以復。友茹之。則何辭以對。父則甚難。言事謫者。逐者。詔赦者。文定百計經營。始得回。蓋高之聽。而人且責文定曰。曷不熱詔裂麻爲諍。臣責公曰。曷不痛哭流涕爲諍。子則甚難。文定旣歸。門戶曹起。操戈而衷甲者。非起于親知。則出于二三名公。不得志之君子。公嶽嶽中立。鮮所詭隨。寧忤朋友。不忍誤君父。寧左時名。不忍右時局。則甚難。凡公所謂數難者。有一于此。皆能使人。心膽俱碎。鬚眉爲白。而公茹荼食蓼六十

年。非惟無世家錦衣玉食之習。并不知有田夫野老嬉戲。勦隊之安。里中緩急告者。非時至。戶外造請投謁者。不識而至。公隨叩隨應。日不暇給。而比爲文定乞卹典。建特祠。徵文于四方。宗人巨公。事事皆整暇而辨。又蒿目遼左。上書南非樞。謂客兵不可調。海運必當復。搥筆數千言。反覆論利害甚替。勝人。識勝人。精密神用。又勝人。豈非難之難哉。然此猶未足以盡公也。初文定當晉楚鼎革之會。以約以避。事權收。物情爲主。公夾袋貯正人。推轂引後進。苦心密計。調護居多。已文定雲臥方

酬。遺箬絕响。鄉里惡少年。無端塗面而彈射之。一時門生故吏。多飲恨莫可誰何。公發憤上疏。判白功狀。唾罵讒夫。某某氏。且進且却。且悔且慙。俄化爲異物。而公父子之心跡。光明洞達如故。余以此難公。亦以此服公之孝而俠。有百鍊不折之剛。仁而勇。有萬人必往之氣。孔子得顏淵而門人益親。得子路而惡言不入于耳。其公侍文定之謂乎。遜之曰。罔卿前所難。先文肅父子所同也。後所難。罔卿所獨也。請以是轉而壽公。公感慨往事。往人。可以洒然而進一觴矣。

壽司空陸澹翁六十序

六朝重門第。其江左四大姓。曰朱張顧陸。垂千年而無
 若陸氏為最顯。當湖之陸。接笏連圭。排綸比戟。不獨甲
 越。實甲天下。而無若司空大夫澹園為最賢大夫者。太
 宰莊簡公仲子也。自少博學能文章。為聞人鉅公所賞
 識。而以莊簡當要路。逡巡公車不獲售。退而考論朝野
 掌故。及二氏九家言。倜然以李贄皇韓稚圭自許。曰為
 人子而不負家聲。為人臣而不負國恩。斯亦足以老矣。
 公倜儻抗直。最得莊簡公心。莊簡收承人物。吐握名雋。

公置夾袋書姓名以進。而不使人知。莊簡好爲德于鄉。公荒施糜。疾施餌。吉凶施助。紛難施解。浮屠老子之宮。施護義廩以外善事。非一能使人歸德。莊簡而又。不使莊簡公知。莊簡薨后。抵燕上疏。特給全典。歸與諸伯仲。拮据大事而后即安。蓋公之不負家聲者如此。參軍後。府有勾婚實伍者。公請之司馬。戍絕則削其籍。既補水。衡郎督理通惠河政。議城隍。治河道。建橋梁。甃義井。修學校。賑貧生。而最鉅者。搜獲先朝大木于潞村泥沙之中。以千計。所省錙金以二百萬計。所縮隴蜀樵採之煩。

水陸舟輦之費。其道里又不知數千計。生靈又不知數萬億計。蓋公之不負國恩者又如此。自古賢達之論。莫艷于世家。莫危于世澤。故上氏之璽。魏公之笏。世不以爲榮。而瓜蔓而枯。桂老而蠹。有識者竊竊然憂之。不得不傳火于薪。盡之初。疏泉于井。濞之后。然後元氣日益。培引年日益。承子姓絃誦而處衣冠而朝者。日益昌。以大則今日司空陸公是已。以陸公之忠孝世家。與才識經濟。豈宜老之丘園山澤中。第世方以資格困人。以閤閱窺人。以巧妬中人。即稚圭贊皇復生。度不能度。越超。

拜以爲我所欲爲而執若公左拍兄弟肩右引子孫膝
讀先世萬卷之書守百忍之訓樂善好義爲里中庚桑
爲陸氏鄒魯豈不大愉快哉昔張栻位未半其父而世
稱之曰賢張釋之長公不能取容當世官僅大夫免歸
而識者反多釋之有後士君子豈以爵位通顯輕重人
顧視其承家報國若何耳項太史孟璜曰君言善請傳
而獻之婦翁以庀一觴且以告賢人君子之能世其家
者

壽奉直大夫褚孟汀六十序

昔兩漢重行誼。廷舉孝弟力田者。詔禮官就衛尉府。大
官送供具。或遣長吏致羊酒詣家。其優勞異等。加明經
上。唐宋去漢遠甚。僅賜粟帛棹楫。其齒隱者不獲登之
史書。吾朝非賢子姓。微言于當路作者。則老而泯泯山
澤中。故壽言非獨佐百歲觴。即不朽亦繫之矣。海上奉
直大夫孟汀。稽公少儻。以儀軌自居。豪杰三老。目屬
之。性孝友。割股療父。夢神人益筭二十年。家中落。遂累
千里裝。游燕趙韓晉間。盡傾其名豪。拮据三十載。以此

起上貲歸與諸昆弟均分。絕不潤私橐。此皆古人所難。假令引漢廷故事。公且應明詔不次需。擢爵爲上卿。大吏乃僅仕廣東鹽課司提舉。署市舶司事。居官敏練。著有聲績。臺使者下檄交旌。公公飄然解綬東歸。杜門課子。斟酒召客。其爲德于鄉。日益甚。說者謂公孝友如姜肱。薛苞。善策善聚如計然。白圭。善急公家如銜史。式。而余獨喜公善散如范大夫。夫天下惟能用物者。不爲多。寡有無所制。不爲多。寡有無所制者。非謂其以無爲有。以寡爲多也。能盡物之用也。能盡物之用。則淮陰之飯。

桑下之食。蘆中人之盞漿。與子敬二園。全琮千斛。其高義無以異。苟不能盡物之用。銅山易崩。金穴可破。雖牙籌百萬計。一受羨嫂耳。公性慷慨。不侵然諾。又多緩急人。其他賜藥施糜。以至橋梁道路。浮屠老子之廬。藉公而振者何限。公真以散爲聚。不爲有無多寡所制者也。余嘗謂范大夫爲千古任俠之祖。置之貨殖傳中。大是負屈。然太史公非以三致千金重。以三散千金重也。若使公寸鏹尺楮。刑腐不忍予出。而有市心。退而有難色。豈能好行其德。聲施遠近若此哉。甚哉公之似范大夫。

也。公聞之笑曰：孝友是人子事，爲人脫緩急禍，樂施不倦，是男子事，何足以侈君言第諸兒孝謹能文章，余無所他慮。但今六十後，真心收菟，日與山農野衲，翻蓮諷貝，修乾竺出世法，以爲快。覺范大夫霸越之后，拈麈千金，乃公未免多事。余則請拊髀雀躍遊矣。余曰：公且糠粃陶朱，而余乃引漢孝弟力田，以爲公重，無乃爲達人所笑。雖然，以此佐百歲觴，何如。

壽沈母陳孺人七十序

往予讀書瑯琊太原所，因得與司詔游。諸兄弟雁行而隨之。凡竹林蓮社詩壇觴政，坐無司詔不盡歡。司詔僦屋在西城闔，貴園澹圃左右，列修竹名花，參差墻垣籬落間。諸兄弟過從，司詔甚數。司詔見必留，留必醉，往往月白霜清，歌嘯振林木，宿鳥驚飛以去。司詔未聽客歸，傾釀割炙，復如初。余笑曰：吾與子皆貧士，投轄猶可，而乃欲效石季倫咄嗟辦乎。司詔曰：子無慮，此吾母氏所受餐也。我雖貧，奉母甚謹，朝而叩門以詩文徵者，即不

當古人一字一絹然時時有所潤市豐甘而進之吾母食之輒解頤既而撤案咲曰分其半佐孫讀書貯其半以佐客庶不至釜憂而壘恥耳余曰老人不耐齒決喜啜糜子以客故而奪母供奈母何司詔曰否否吾母益性安之往先君子鳴遠公喜客而最又喜擇名士教兒凡境內外以孝秀者吾母悉出其橐藏至簪珥釧佩衫襦之類皆以饌先生酒食至今沙谿市雅知有詩書師友之力者則母氏以也鳴遠公中道背母氏泣撫藐孤外支門戶產雖落所以侍白首翁者宛轉萬狀每呼不

肖曰大父在無爲老故廢禮貧故廢其不肖唯唯即一菜一鮭手掬上食春秋八十餘爲州司察舉飲于鄉鄉三老過翁翁命具斗酒宛然道故吾母未嘗不應聲而至故曰母氏性安之子無慮余大咲無以應司詔性鯁直與賢士大夫交意有所不樂如含瓦石必吐而后已少子垂髫裴逢掖負雋聲伯子雖未遇才穎翰墨照映婁東父子皆以文行重遠方名士幅湊歸之雖童僕犢衣鹽帽欣欣皆有好客之色余每嘗以貧孟嘗日司詔司詔笑曰子無慮余孺子能爲茅容而吾母不欲以草

疏飯客不能爲陶士行而吾母必欲以截髮銼薦供客
予之得與二三兄弟匪朝伊夕而毫無間言者其母氏
之賜哉余曰審若是吾曹安所報母母春秋正七十請
酌大斗屬一辭授司詔踉進堂下而還報千金則請俟
異日何如

壽張母洪太君序

代

往明州張公由西曹拜松郡守初命下松人士走問紹
興理何士抑士抑云張公事母孝其愛我松民也必慈
且稔聞其里人云馮方伯爲女擇佳士得公艸童中馮
夫人旣爲婦每食必念姑益公之孝刑于家如此已酉
公蒞松松大滌公遣迎洪太君太君曰我方徒噉翔視
疾走無以我爲念汝哺飢且不暇而暇顧老人爲俟歲
登我就子祿養且以觀政成與否客冬洪太君渡江來
公端冕郊迎扶輿就道辟除子舍甚潔每蚤馮夫人沃

自不相與。和。第一。鹽上食太君食之。其眉睫間津津有喜色。已召公前曰。試爲我次第奏治狀。公謝不敏。已而進曰。松自大滌后。斗粟至千錢。兒徧謁當路。爲民請命。還發儲痔。通市糶。爲賑飢。弭盜之備。復設粥局者十八餘所。客有言食糜多。民且斃。兒曰。斃于飢。與斃于飽。孰是。又有謂流民聚易而散難者。兒應曰。民以飽盜乎。飢盜乎。比時躬走窮鄉。視斃。汲嘗肯否。又繼之散錢給衆。而民始無大恐。是歲改折之命。下檄三邑。平亭之。西北得其十。東南得其二。而恩澤無偏頗者。太君曰。善。歲不汝虐矣。士大夫皆

自好。間有以歲時筐篚相屬者。兒一切謝罷之。相安于簡靜。而于造請送迎。又未嘗敢廢禮。太君曰。善。士大夫不汝瑕矣。兒出西曹。頗留心黠。其聽訟。寧速無緩。寧晝無夜。即大吏顯人。不得置重輕。出入于其間。太君曰。善。民不汝謫矣。松士子。爛文學。馴行誼者。不時延見。與之討論經術。又月課其制義。定爲甲乙。使小有所勸懲。否則雖名雋。詞色無足焉。太君曰。善。士不汝譁矣。里中節婦。二榜其俎豆之所。曰。女中張許。方遜志先生之血胤。在松則爲之復姓立祠。其門生故友。保孤仗義者。皆

自不稱其利。配享于燕寢之后。春秋饋祀。以爲名節。倡正學。其有與乎。太君曰。善。人鬼不汝恫矣。公委蛇謝曰。孺子不敏。是皆奉母氏教。以庶幾夙夜于天子之成命。頃者三載。奏考而母適至。又且與壽辰會。母無棄孺子。其尚有令乎。太君曰。吾深居官署中。烏知民間短長度。此時民且播種而曠。月不用。幾有旱徵。有如循故事。露禱民心。騷然粟且翔踊。其姑靜鎮之。蓋無停半月之訟。緩舊甲之征。而清三邑之獄乎。若是。則和氣薰蒸。氓庶歌舞。政孰有急此者。而壽我孰有過此者。松人士聞之曰。此太君所

以有吾公也。昔張酺位至三公。其父歲來省視。公卿大夫皆上壽。今省視獨太君在。公以此爲歎。然獨不聞張齊賢母乎。母八十餘。封晉國夫人。每入謁禁中。帝嘉其福壽。有令子手詔存問。加賜絳繹。今有公如此。洪太君何患無此日。請以此慰公。而并以介壽觴之祝。

白石樵真稿壽言卷七

白石樵真稿壽言卷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白石樵真稿卷之八

祭文

祭荆石王相公文

古云、千人諾諾、一士諤諤。自余事公而始、味此語之無
作、憶當乙酉、公批余文、疑有仙骨、恨羽毛之尚薄、時與
辰玉同應南舉、同罷公車、辰玉有志於再戰、而余則決
意乎蓬藿、丙戌、辰玉別余入都、予裂青衿而招之、云盍
歸乎來、相與逍遙、從揚許于碧落、公聞而笑、是子也不
鳴不舞、無乃類羊公之霍、戊子、領解、辰玉向亨、余遁自

若既而辰玉且譽且誹。且戰且却。乃寄書戲余爲李文靖。而公亦嘆余之不爲名縛。辛丑辰玉上第。馳詔。故鄉金羈玉絡。公也笑迎。幸衣鉢之有托。何期家孫云亡。辰玉病劇。種種衰相。如青天之忽散。爲冰霰而春花之竟隕。爲秋籜晚而司馬再相。召命入洛。人以爲慶。予以爲愕。未幾不祥之事。與不解之詬。遂彌天而大作。管者登龍。今者羅雀。余再詣門。慰公寂寞。餘波及之。幾不免。眈眈之饞。嚼然而心本無他。豪傑所覺。積霧浮陰。漸解漸駁。而公已騎箕尾。而游冥漠。嗚呼痛哉。公忠孝簡于

帝心。羽翼定于儲幄。社稷大計。非山澤之所能圖。度獨其門。無四知之金室。無姬貳之樂。不市恩。不修郗。不人才。牢籠不名譽。雕琢殘花。數畦枯槁。數着公自諒。機心機事之盡。忘人亦訝。世情世法之太略。而不知者猶猜其退。而營進坦。而藏錡老。而強飯病。而不藥及。今蓋棺而果信。公邯鄲之夢。絕不及於平津之閣。嗚呼冤哉。嗚呼痛哉。夫老臣心迹不明。猶望有朝議之是非。如昨是非不明。猶望有常情之恩怨。如昨恩怨不明。猶望有天道之善惡。報應如昨。今天以摧殘人以誣詠門祚。

凋謝子孫單弱三者一無憑焉。豈月盈必虧。果碩必剝。咄不共笑齒不竝角。卽公且不能逃盛衰之數。而幽明古今原如此之混沌。而舛錯者。耶帝闡茫茫。坐視爲虐。鬼神憤憤。似復相譖。物情三變。劫運五濁。夫何言哉。不如夜壑。

祭孫雪居文

惟公起自世家。出爲循吏。早歲掛冠。退有餘地。季鷹達生。仲長樂志。豪舉沒身。實強人意。東臯之上。花榭月臺。曲折回互。妙有化裁。輞川清秘。老而不埃。錦纏綺席。塗冊捲白。擊鼓考鍾。卜晝及夕。舞袖歌喉。老而不斁。好客之癖。聞於江東。履綦如雲。談笑生風。坐上酒尊。老而不空。爾橐則虛。爾腸則熟。飢寒借色。交游借舌。緩急稱施。老而不絕。名畫法書。遠近購求。寸縑是寶。片紙千秋。研田長稔。老而不愁。耆舊共推。風流自命。中無俗情。戲有

律令。怛化。條然。老而不病。爲火神仙。爲貧孟嘗。享福則清。得壽則康。物情不妬。上帝不殃。與角缺齒。伯道何妨。况公高名。無脛而走。彼青紫者。反落公後。誰彭誰殤。誰傳誰朽。快哉公乎。醉我一缶。

祭方伯張錫之

公性溫良。氣容與畏。羶途憚苛禮。削廉隅。鋤營壘。與人交。揭心脊。與人談。呼爾汝。我醉欲眠。類淵明之真率。日出科頭。似管寧之晏起。五載東陽。九年郎署。與吳淳夫同寅。而袖手不掌職。方與崔呈秀同門。而絕足不阿權貴。大節皎然。小心自喜。何羨蠅頭。何蹈虎尾。看火焰之亂投。咲氷山之徒倚。觀察則清淨絕塵。方伯則澹泊如水。或賦詩。或隱几。解頰。鱗釋囚繫。栽野蔬。灌庭卉。衣三浣。食單簋。且嘯且歌。爲湖山之蘇。白方內。方外爲衣冠。

之巢許既用物之不宏。庶遐齡之可擬。何爲乎絕其伯道之兒。并紀其中郎之女。五日病危。七尺已矣。丹旄素旌。返于故里。空山蕭蕭。空齋偶偶。哭泣無人。我淚如雨。

祭馮烈婦文

余拜檇李丁烈婦墓歸。甫小憇。讀易而客復有以新豐馮烈婦事報者。余曰。此一部咸恒易也。夫易之咸而必繼之以恒者何也。咸爲艮兌少男少女夫婦之卦也。故恒之六二。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吉。一而終也。夫夫婦偕老。最爲吉祥善事。若馮烈婦二十二而自縊殉夫。恐言吉哉。余曰。此正易之所謂恒也。忠孝節義。乃人道中之風雷。何地蔑有烈婦。不幸而得恒之正耳。烈婦嫁裔道。貧且病。病且就殉。非夫子凶乎。夫死于

萬曆丁未五月壬申而張氏就義於六月辛丑從一而終非恒其德貞乎烈婦一死而郡人奔走告駭以爲奇非震雷象乎邑大夫與鄉衮孝秀爭爲文若詩誄之而遠近賢媛聞之戚戚心動矣非巽風象乎雷則震動一時而風則巽入百世雷風變而恒道成矣非吉乎嗚呼此馮氏一部咸恒卦也吾曹終日講易而不知有心易易乃在婦人女子可愧也夫可愧也夫

祭餓死張烈婦文

維萬曆歲次丁未朔日癸亥謹以首陽之薇娥江之水致祭于明故張烈婦陳氏之靈曰吾聞古之節婦或就面引鏡或劈耳握刀或割髮表心或截鼻見旨非外迫豪強則內迫父母耳張茂才彌留之際烈婦以節許之父母不忍傷烈婦心愍然以白頭守節許烈婦矣豈不能須臾忍而竟死耶夫程嬰未死以趙氏有朔在張世傑陸秀夫未死以宋氏有帝昺在今烈婦誰倚乎有孤則保孤爲重孤無可立則狗夫爲重等歿耳溺死畏死

排牆死。盜賊毒蛇猛獸死。五日不汗死。七日不穀死。詎若烈婦今日之死爲快哉。村嫗竈婢以緩死勸節婦。此若以蘇屬國洪忠宣勸人。夫屬國十九年而歸漢。忠宣十八年而歸宋。要自有天幸。不當與人臣道也。藉令數年之內不幸以他故死。卽不忍爲逆。劉豫所留亦將爲降。李陵所笑。文信國被執。就義稍緩。太學生王炎午作生祭文以速之。謄寫百篇。榜之水陸通衢。曰丞相欠一歎耳。今烈婦飲毒飲金。繼之絕粒。必從張生地下而後已。旣不覲蘇屬國洪忠宣之生。還又不待王炎午之生。

祭則烈婦之死加忠臣一等矣。一死而後不辱張氏婦。一死而後不辱陳氏女。一死而九峯若首陽。三泐若娥江。使見者心膽皆慄。談者齒舌俱香。感激義烈。敬奠一觴。非止爲閨闈勸。益將廉頑起懦。告諸男子。慎無負七尺之鬚眉。而茂百代之綱常也。

再祭張烈婦文

嗚呼伯夷薇仲子李蘇武雪豈不矯矯絕粒哉然而夷
 也猶寄命于薇也仲也猶寄命于李也武也猶寄命于
 雪也且武則胡婦爲之左右仲有辟纁夷有叔齊夫婦
 兄弟一鼓一舞烈婦笑然獨身而已有勸生無勸死則
 烈婦之不食殉夫又非伯夷以下諸君子可以同日論
 也嗚呼奇哉嗚呼痛哉



祭橋李丁烈婦文

余讀嘉興柳志志節婦僅兩人耳蓋嘆而悲之夫禮義之鄉度必有奇節而委巷窶人婦或閭史不記國史不書式廬表墓闕如也人固有幸不幸哉丁烈婦端平巷中窶人婦也夫亡葬火烈婦年十七投焰者三父母掖之堅不死數日翁與姑將強嫁之烈婦伏刀自剄不死傳以藥手掣之不死皮肉綴附一絲許號哭震裂喉斷竟死矣嗚呼異哉方烈婦之死也翁姑駭而走有小姑來視屍鄰里父母繫其髮屍上椎詈之不聽出業訟之

官天畧烈婦不得斂。吾友賀伯闇聞而義焉。身詣巷中問其事。事核爲解諭。呼翁姑來。釋小姑去。凡紀綱。襁褓。幕旒。悉無憾。郡邑長與士大夫爭爲文以祭。且醵金卜壤葬之。烈婦非特身名不辱。且不朽矣。夫樵李自二百年來。節婦湮滅不勝數。丁烈婦年甚少。家甚貧。一時老稚奔走告語。郡邑士大夫哀輓而表章之者。獨甚著。人真有幸。有不幸哉。語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烈婦其何以報鄉之人。大抵愚夫愚婦之死生。如飄風游塵。何關聚散。惟節義之精靈。英爽非歿爲神明。則轉爲男子。將

無驅厲鬼吞妖魅。以清此一方民。不可知。將無再世。更生爲孝子忠臣。湯火唯命。不可知。將無生他方。吏于故鄉。爲監司郡邑。長整齊綱常。捍恤災患。如同室之救。不可知。嗚呼。是皆爾丁烈婦。死後之責也。雖然。西子沼吳。隨范大夫。買臣妻去。更嫁閹吏。樵李至今羞稱之。有丁烈婦。慷慨殺身。以張越勁。則烈婦之報。樵李多矣。且以丁烈婦之故。里中聚談。或旁引某婦某女。或嫁。或未嫁。或死。或尚未死。或不及旌。或待旌。或貧賤格不得旌者。縷縷追述。其年歲月里居。并及其父母夫之姓名。宛

如昨日事。一丁烈婦死而衆貞女。烈婦皆生。則烈婦之報。樵李又多矣。豈必徵靈於烈婦之身後哉。嗚呼。深閨寡婦。拭淚而施簪珥。立朝大臣。易姓而拖青紫。下玷丹書。上汗青史。彼何人哉。死而死矣。

祭吳江張烈婦

崇禎九年

天王聖明。責重司牧。日照覆盆。春回黍谷。無使民間。含冤。夜哭。吳江張子。才高運促。陳媛孤嫠。抱嬰飢粥。何物鷲鷹。飛而攫肉。輪賄群兇。百方圖苟。中宵擄歸。義不受辱。詭託禁籥。曾許瘠禿。巧計難施。送返父族。邗君誤聽。速歸于獄。孤憤填膺。訶罵詆觸。甫出獄門。遠訴請鞠。佩刀斷喉。頃刻鬼錄。直指拍金。含殮良木。拷掠朋謀。稽顙蒲伏。一息游魂。萬姓踏蹴。祭奠如雲。香烟滿屋。行且疏聞。入告輦轂。表墓旌廬。特祠尸祝。或爲明神。冥司禍福。

不旱不潦豐年雨穀或化厲鬼提兵水陸奴酋可殲流
寇可逐何恨百年何愁萬斛白骨馨香青史瞻矚猷耶
嗚耶安施而日

祭陸文定公平泉

天有元神國有元氣儲與磅礴百福攸萃德位名壽雖
曰合符古今疇兼惟公搆俱前茲辛丑爲士冠冕煌煌
人文奕奕天選後茲辛丑爲國老更寵以命使享以大
烹闕世則九閎歲實自現宰官身過神仙曆維公道宇
岳峙淵澄維公苟度月皎風清不得而親不得而踈既
遠釣餌寧挂網且不爲名尸不爲智府朱弦爲君玄酒
爲毋退也進基不考而最歷官七年生致卿位虛而實
用功在不言啓沃密如寅清穆然六十罷官人謂太早

匱而善藏不喪厥寶。六十生子。人謂太遲。共保歲寒。及子未衰。天之福公。可謂善巧。公之承天。翼翼小心。偃仰林泉。四十年多。鬚眉皓白。冠裳巍峩。一茗一爐。三豆三爵。燕居游息。執事亦恪。邦君國人。負牆以趨。半面爲師。片語作謨。間演三車。以弼四教。德返嬰兒。群狎鷗鳥。比聞藍筍。時出近城。子孫祁祁。觀者闐闐。以公神旺。占國有慶。以公寡言。疑國則病。一旦條然。乘化以歸。神輿尻馬。杳不可追。亦有壽者。蠶爾木石。維公之壽。如泉滙澤。霖雨之膏。厥施一時。泉深土肥。百世賴之。公今仙馭。或

駐斗旁。騎箕再來。功業詎火。所嗛然者。藐予後進。是誨是携。密印先正。予何人斯。敢比老彭。冀與吾黨。勉奉典刑。

祭陸平泉宮保

代

人擬吾公。鍾靈峰泐。愚謂不然。斯言太小。五岳之光。合
爲大老。非國非卿。天下之寶。麟經魁上。鶴髮如童。年躋
百歲。位列三公。立德立言。朝野所宗。廉頑起懦。孰尸其
功。出處相時。進難退易。心迹雙清。身名無累。一子晚成。
諸孫繞聚。人不忌盈。人亦稱瑞。大瀛海中。真如游戲。纓
曰吉祥。道曰蟬蛻。儒曰沒寧。名何愧觀。公之化易。哭
而歌所不忍。公有女匪他。如樊高松。而附女蘿。松旣萎
矣。蘿可奈何。遵公遺命。不考鐘鼓。飯僧千衆。以代束楚。

白石先生集卷八
瑶草仙都蓮花淨土。惟意所如爰得其所。

祭董中條

嗚呼洛陽年少。賦弔湘纍。長吉嘔心。錦囊夜擢。古來文人。動罹茲禍。挾秘抽玄。真宰亦妬。區區一第。過眼浮名。君家故物。何至忌盈。厄丁陽九。年在龍蛇。天實爲之。君其何嗟。勿謂無年。名在天祿。勿謂客死。魂依輦轂。大隧融融。見爾祖考。或壽而康。或文而夭。玉石俱燔。蕭蘭同倚。苟問彭殤。總歸幻杳。二三兄弟。燕市悲歌。白衣送襯。遠涉滹沱。不爲楚詞。而爲齊諧。冀君聞之。長嘯夜臺。

祭朱封公

天錫名山。乃挺人豪。若麟聚趾。若鳳吐苞。揆厥所自。惟
 嶽降神。原原本本。端繇先生。酣漱典墳。綦組雅道。引繩
 而趨。盡地而蹈。辨折鹿角。名播鷄林。黃流玉瓚。竹箭南
 金。廣滿公車。抱瑟而竽。郢曲寡和。亶數則奇。數奇且厄。
 難以券得。勉就一官。聊爾雞肋。絳帳春風。青瑣夜雪。古
 有吏隱。何妨宦拙。高標獨行。本以逃名。有子令望。譽歸
 先生。簪笏峩峩。恩綸奕奕。旋膏而躬。俄報而德。床頭一
 卷。花前一觴。鄉之祭酒。魯之靈光。既臻五福。胡靳百齡。



載乘黃鵠。載游太清。南國上公。東方歲星。千古不復。自
雲亭亭。太常之政。脫穎練川。潔已養民。折節下賢。某辱
宇下。以施則先。遂附末光。道誼惓惓。數年以來。跡雖異
地。肝胆可合。手足奚啻。格外相期。國士見遇。豈直通家。
實列子弟。未及登堂。陟聞報計。若翁卽翁。胸臆摧挫。爰
摘溪毛。爰潔絮漿。臨風遡奠。雪涕沾裳。

祭張封公

落落宇宙。心膽罕同。唯都諫公。事予猶兄。爾壘爾篋。爾
商爾宮。嗟哉先生。若翁吾翁。敦禮蹈義。金精歛鏐。蟬蛻
塵氛。鴻冥丘壑。金之在壙。壁之在璞。能令少年。立回淳
篤。能挽頽波。立返淳朴。至德未耀。厥後克昌。人倫麟鳳。
名世球璋。直言勁節。青瑣各揚。天生聖明。推恩自出。綸
誥煌煌。錦堂鳥奕。身被異寵。得之若驚。中車綦履。恬若
平生。有鶴者髮。有鳩者杖。清醑長盈。名花相向。萬石家
風。羲皇以上。壽登八袞。捧觴侍養。黃竹紫芝。舞而廢唱。

何期春風遂掩蕙帳。嗚呼哀哉。先生家食貌澤而吁。予
以子弟時從起居。都諫言旋顧我則咲。躬親歛含。天感
純孝。某因先生追痛先君。旬旬閨里。莫展寸心。負罪曷
贖。予寧匪人。注奠一觴。不知所云。

祭唐抑所宮保代

追維闔茂之歲。公首是對。自茲而後。東壁文章。蘭臺著
述。大者雲漢。小亦黼黻。旃厦疇咨。承華啓沃。且領宮寮。
且武宗伯。旣殫厥躬。且以人事三分餘照。以作人一開
大治而造士。益極人間之榮貴。窮詞林之盛事。而人尤
咨咨惜公操不見之功。而未顯其施。立有用之言。而未
符其弊。所尤恨者。三年束朝。不夙則夜。病不賜沐。勞不
予假。淑問戔戔。社稷有藉。如海浴日。若星從月。日升海
沉。月出星沒。將來歌龍蛇而莫報。求岩築而無憑。有鼎

白石先生集卷八
不實有梅未羹則公二十年席榮履盛不過虹光蜃彩而何足以慰公於九原也耶當公始進予典試役余之知公則以平日第見公爲諸生時响响讓言循循讓步好不旁錯交不外驚則以爲處子之守而似削爪行類瘦鶴時慵筆硯長避觴酌則以爲山澤之癯迨公之登仕也而朝譽日新全歸十年耳之所聞十倍于前有謂公雅志經時于一切朝典世務如办遊大郤車驟熟路者有謂公屬當大計深居養晦而苞苴遂屏於萬里之外者有謂公綢繆親切竟日咲熙而自不敢干以私者

此其爲處子乎大人乎山澤乎廟堂乎余無得而相焉殆智員而行方形弱而神旺者耶今物望孚矣夢卜夕下乃一旦藏雷畜雨於名山大川之中而余顧以無用之身久留于天地未補之過轉望于後人此余之所以戚然而長嘯也

祭唐元微宮保

嗚呼。人生何常。造物茫茫。廿年事業。一枕黃梁。總憶曩
管。隨兄雁行。兄儻城南。桑戶葭牆。蘭入東薪。誰知國香。
貧有泰色。咀宮嚼商。寒醴濁酒。語必昏黃。相視而咲。富
貴無忘。剖玉三獻。人驚夜光。垂翅之翼。化爲鳳凰。錦衣
東歸。四牡乘黃。彼其之子。蒲伏道旁。名位愈灼。賓親滿
堂。觥籌咲語。爭道吉祥。顧而事我。凡色獨莊。我亦道義。
惟兄是匡。官箴鄉譽。朝典國防。掀髯抵掌。狂生不狂。兄
謹謝教書紳。以藏旁及片語錄。付奚囊。兄之重我。豈爲

文章同心之言。各有攸當。兄有正氣。如三秋霜。兄有堅
守。如百鍊鋼。兄有冷面。惡員喜方。兄有熱腸。植弱鋤強。
兄照常空。魑魅潛藏。兄魄升天。野鬼跳梁。安危所繫。寧
獨故鄉。假兄相位。度必見長。正直忠厚。造福無疆。爲范
仲淹。爲司馬光。天胡不仁。殲此棟梁。

祭楊石閭太史

嗚呼。人孰無友。心知實難。寸心苟異。離合多端。外雖膠
漆。內實沙搏。和合之土。終必破丸。唯我與兄。終始金蘭。
當兄未遇。蠹死螢乾。公車載牘。屢罷春官。憔悴低迷。仰
屋而嘆。餅壘纒耻。對客損歡。余時過從。慰爾歲寒。代兄
教子。漿菹共餐。涕咲錯沓。往往夜闌。逮兄聘貴。視草金
縑。故人千里。我及羽翰。匡以道義。毋受世彈。兄謙謝教。
書紳及盤。吏議鄉評。罕索垢瘢。兩人名龍。或飛或蟠。兄
無我驕。我無兄干。鍾鼎山林。彼此俱安。病榻之際。彌覺

盤桓苦言藥石。余心先殫。猶冀神明相予。衰殘何期別後。竟戢一棺。新堂未登。素幃改觀。氣象慘惡。道路沈澗。余何人哉。痛殺心酸。

遥祭李思弦太守

惟侯言慈貌慈。心古行古。三月政成。奪我李父。卧轍攀車。以義得禍。借寇不能。樹碑道左。之子東來。如見明府。哲人云亡。自辰及午。今始知之。山川間阻。設位而哭。絮漿雀俎。萬姓傾哀。同余此苦。透骨清風。隨車甘雨。遺愛在民。侯或瞻汝。

祭沈侍御石樓

代撫臺

憶。簪。先。朝。帝。重。翰。墨。華。亭。二。沈。入。侍。西。掖。伯。仲。巨。卿。
 天。寵。駢。錫。人。得。片。楮。貴。居。拱。壁。數。傳。及。公。實。世。其。澤。志。
 繩。祖。武。才。高。數。厄。壯。心。無。堅。飲。羽。沒。鏑。卒。以。名。儒。脫。穎。
 通。籍。拜。官。大。行。飲。冰。嗜。檠。駉。駉。四。牡。每。懷。靡。及。十。年。不。
 調。六。月。偶。息。氣。恬。意。銷。雅。忘。失。得。望。重。資。深。為。邦。司。直。
 直。道。如。弦。能。補。袞。職。神。羊。觸。邪。驄。馬。避。跡。出。視。玉。關。風。
 行。電。擊。墨。吏。胆。寒。債。帥。股。栗。帝。難。厥。任。廷。推。屢。格。借。
 重。豫。章。先。聲。辟。易。衣。繡。鳴。騶。光。滿。衢。陌。何。期。中。道。二。豎。

見迫法星麗天隕而爲石。風雪殘燈。淒其古驛。嗚呼。官
至侍御。退若逋客。仕宦念載。家徒四壁。兒衿半青。親齮
已白。數卷遺書。寸心捧檄。傷哉痛哉。山陽短笛。

祭董宗伯文

嗚呼。兄長不佞。儒四歲。少而執手。長而隨肩。函蓋相合。
磁石相連。八十餘歲。毫無間言。山林鍾鼎。並時入間。簪
也。吾兄未登賢能之籍。儒已脫屣于青山白雲之巔。兄
不我迂。我不兄羶。戊子己丑。科第蟬聯。屢進屢退。游書
畫禪。神考拔之中秘。光考列之講筵。今皇帝擢
容臺。以備顧問。掌詹事而寓優閒。上書告老。腰玉歸田。
正席八座之上。疏恩三代之間。兄之祿位備矣。赤心耿
耿在臆。黃髮皤皤。滿顛馳驛三千里。郡邑拜迎于車下。

介觴千百歲。親朋填噎于道邊。兄之壽榮矣。揮毫拂素。筆大如椽。曄曄夏電。簇簇春蚕。四方借贖筆。以衣食者。養妻子。鬻金錢。傳播于外夷。絕域流通于廣廈。細旃而藩王中貴。曾不得其數行之墨。與半幅之箋。兄之名光矣。大矣乎。上公而進退不愆。享上譽而福履不鐫。躋上壽而香山洛社。直與不佞平分清風明月之權。所未至者。宰相耳。宰相如小兒。緊鞋襪。外雖可觀。內實不快。十九壁碎。十一瓦全。而兄不然。枚卜命下。追鋒召之前席。問之錦而入。縞而完。素旌丹旒。而旋哭別于春明門外。

者。纍纍滿長塗。大川而兄不然。璫祠穢天下。狼貝入冰山之案。虜騎薄都城。倉皇辟烽火之煙。而兄不然。古之遺命。或分賣香履于銅雀。或再戒木石于平泉。爲達者。姍笑爲識者。痛憐而兄不然。兄亦何戀。兄亦何牽。祖京年穉未婚。而婦翁如王太常者。風聞其家範之端嚴。雖子衿未青。而名師教之名。兄輔之。豈難一博士弟子員。賜卹。賜諡。諒朝廷必有耆舊。簪履之倦倦。而奚俟子孫陳乞。與束帛之芟芟。道裝入木。道貌如仙。朝上帝于九閭。謁祖宗于九原。其生也順。其歸也全。老友一

杯。攀。告。几。筵。高。山。流。水。琴。斷。無。弦。嗚。呼。痛。哉。

祭某公

客歲乙未。再震者地。客冬木妖。火發神樹。占史狐疑。予
嘆且喟。邦人當之。其應先萃。俄報訃音。翁騎斗去。綺年
獵第。艾歲懸車。出有民譽。歸有道書。不琢不彫。若冲若
虛。憶管高堂。子夜清輝。花籠步障。香印璣瑜。燈光破玉。
客履連珠。公倚而咲。光映鬚眉。退賦百詠。以序屬余。公
之憐才。舉世無兩。氣誼彌敦。遂成世講。嶢嶢鵲冠。蕭蕭
鶴髦。樂哉東山。抑何軒爽。拂尾筇頭。幸隨俯仰。長公次
公。踣立人上。龍媒長嘶。獅絃絕响。草蟲之鳴。亦復見賞。

嗣予授經。越水吳臺。公亦高卧。門掩蒼苔。鷄犬相聞。不相往來。庶幾近之。彼此無猜。室邇人遠。跡跡心密。尚擬龍門。載瞻鳳德。何天不弔。白日竟夕。落梅在庭。愁雲抱城。風寒素幃。淡無春色。先慈棄予。公更捐客。生我知我。一朝永隔。萬痛攻心。百憂刺骨。公有哲嗣。于霄六翮。願予山癯。酌水何日。洒洒公前。彈淚欲碧。

祭潘浙厓

浩酒東溟。淑瀨停泓。四公以生。於皇嘉隆。登明顯公。四公以庸。隆萬之間。貂珥蟬聯。四公以還。廊廟休休。石畫弘猷。公讓一籌。視躬廉慎。有忠必盡。公無少遜。越石楚金。不言躬行。無損厥聲。乳酪酥醞。並爲世珠。亦佩華琚。鍾鳴鼎食。孝友雍穆。是謂萬石。拓落一官。半老湖山。是謂考槃。坐而履豐。沒而哀榮。是謂考終。以祀于鄉。以範于邦。以歸于藏。泉臺之上。三光無恙。想見揖讓。落日晶晶。悲風冥冥。公其居歆。

祭袁微之

嗟哉世不識兄。沒而獻嘲。我同知心。反哭爲謠。兄本丈夫。氣誼甚豪。明神竹素。矐目雲霄。旣綜經術。旁擅風騷。咲掇一第。如劔吹毛。胡期數奇。造物汝驕。感情用壯。破其寂寞。脫身俠游。紅樓素綃。更走塞下。控馬射鵰。千金垂盡。寸胆難消。肯視妻孥。米鹽細瑣。肯向市兒。足起眉。無肯握牙籌。賤同土賈。肯挾重編。敗如降虜。日月朝三。乾坤格五。誰蛇誰龍。誰鼠誰虎。殤子彭錢。等於破釜。正寢旅魂。終歸客土。兄本達人。且醉清醕。未了之事。有兒

能補。

祭歸季思

嗚呼季思。初聞君名。疑鬼疑仙。繼得君實。可聖可賢。讀君之文。煩憂以滿。挹君之度。鄙吝盡捐。如空中雲。如淵底泉。雲歸無痕。旣妍以靜。水流無聲。旣甘且冷。依依若親。黯黯若避。不衣自煖。不酒亦醉。一試公車。再傳童子。未能免俗。聊復爾爾。葬母以還。遂與世絕。木榻一匡。蘆絮百結。紙窻呼風。圭竇捲雪。囊無剩錢。壤無遺蔬。案無退筆。度無藏書。兀然一身。神明與居。誰應門者。長鬚累頭。人謂君苦。君神休休。人謂君矯。若行油油。所資旣廉。

致用弗酬。斯人斯命。天也曷仇。念此人世顛倒。五濁犬
豕。喧骨。螭蛔競肉。誰策龜靈。實倚蟬腹。迎風而蛻。永謝
世福。清虛之府。別有綿邈。

祭吳江沈母

百川東折。滙爲太湖。誕生邦媛。女而丈夫。曰嬪德門。令
儀孔多。聞鷄薦蘋。繫馬刈芻。鬼神維歆。賓客則那。閨門
之內。履爰蹈矩。嘻嘻不聞。穆穆風軌。澤及衿裾。物勤筐
篚。敬爾司箴。用對女史。國香入夢。文胤代昌。井穴哺雛。
鳳鳴鏘鏘。伯也主爵。啓事有章。仲也秉鐸。士罕留良。叔
也執爨。緝我封疆。文武書繡。雁序一堂。珈冕琉珠。帝寵
未央。望雲陟岵。相繼懸車。花明石暗。二子扶輿。飛絲奏
肉。駐爾春輝。彼居巷者。寧無慙而方夢。咏麟。俄驚賦鵬。

宗媪隣。姬走而聚哭。我遡徽音。嘆母不復鱸炙孔耳尊。
酒初綠。酬酒吳江。殘楓漠漠。

祭常熟趙叔度

嗚呼。曩兄期我。信信宿宿。何以留連。虞山之麓。何以供
養。香清茶熟。爾時書院。冠蓋雲逐。我謝令君。退守空谷。
今乘素車。乃拊兄哭。遺言在耳。遺容在目。松影泉聲。傷
心感觸。嗚呼痛哉。余憶庚子。授經瑯琊。兄亦避諠。寄迹
外家。一見驩然。兩心則遐。我實兄瑜。兄不我瑕。始而論
文。賞嘆靡已。深造之言。心精詞綺。嚼徵含商。飲羽没矢。
吐涕咲談。可拾青紫。既而論事。如石投水。抵掌古今。洞
徹骨髓。屈指交游。推見清穢。奇岸磊珂。偉哉男子。久而

論心幾忘爾。汝爲人急難。靡憚風雨。泣血相明。義格神
鬼。惠鼎布諾。懸於片語。吳閶客歲。夜談扁舟。鐘殘霜冷。
兄不得留。豈期此別。遂訣千秋。嗚呼傷哉。人生實浮。恭
惟少宰。手摩豺虎。投荒召還。有讒。帝所忠憤。填胷百
無一吐。未了之事。待兄而補。何天奪之。氣竭三鼓。猶賴
伯季。振其遺餘。衛寡及孤。泣血漣如。城有故廬。篋有藏
書。清白家風。直惟箇翁。嗚呼傷哉。乾坤草露。勲業荷珠。
古來賢聖。誰其久居。况此末世。對面九疑。煎若鼎沸。戰
若劫棋。皤皤黃髮。蒿日攢眉。疇如兄哉。神馬尻輿。

祭王元美大司寇

我明攘夷。頓還二曜。獨於文章。殘氛未掃。奈何崛起。全
力芟夷。譬之勝廣。斬木揭旗。以待龍隼。非公其誰。公與
于鱗。焚舟而濟。初爲敵國。晚難兄弟。公之虛左。亦有深
意。以大事小。菜羹必祭。侍玉皇案。遂稱黃冠。公不黃冠。
胡寧不仙。遊金馬門。遂稱司寇。公不司寇。胡寧不朽。出
亦無意。處亦無心。若空嘯風。若山吐雲。至人之迹。孰得
而尋。儒者治外。二氏治內。彌縫其間。兀然一醉。香山子
瞻。差足聯類。香山老矣。猶恨無兒。公之家庭。玉樹參差。

子瞻半生頭白窮海公擁弇州得大自在斯文行世夫
不可量地峙五岳天揭三光施及重譯以暨梯航家傳
戶誦公亡不亡采蘋采藻稽首中堂公乎歸來來自帝
鄉。

祭徐文貞公

相公之生騎日御月鞭雷策霆前翼後衛下離天門相
公之度春風孕和冬月遜溫未琢者璞不雕者金相公
之學飲流酌源披華茹英洙泗之壇濂洛之庭相公之
文吐納雲霞杼柚星辰金匱丹書石幽洞經相公之功
心繫九廟德莫三靈龍袞補闕麟閣繪形相公之子
鳴鸞佩玉締紱垂纓三槐奕葉五桂繽紛相公之孫卷
舒白雪翱翔青雲繩爾祖武世其家聲相公之歸鄴架
圖書洛社棗傅巍矣國寶卓然鄉評相公之壽豹文愈

變。雀算彌尊。黃封紫誥。飛錫玉京。何不昊天。億萬其齡。
爰揮羽翰。爰曳霓旌。躬返赤霄。神遊紫清。天地震悼。神
人涕零。林木若號。禽鳥欲鳴。某也宮牆私淑。几杖親承。
摠衣梓邑。憑軾棠陰。覲乃聖矩。剽其德音。揭日而示。莫
喻其明。懸河而流。孰究其深。拜謝公教。敬以書紳。玉山
既倒。米谷無春。感深國士。淚洒詰人。澗毛匪茹。江蕁可
歡。酌此清酒。奠於歲星。

祭韓懷愚給諫

古人定交。厥多古道。得一端人。告於禰廟。余與求仲。誼
亦非淺。拜父登堂。未敘斯典。曩翁八十。客徵壽詞。余言
不腆。以佐酒卮。公醉賦。自是實知我。隱德苦心。得子而
吐。知公何如。爲吏而循。有三不忍。格於鬼神。不忍屈法。
以戍罪人。不忍曲筆。以汗正人。不忍黷武。以殲猛人。善
積慶餘。聲聞帝座。求仲兩元。職斯之故。賀者在門。公遜
不驕。姤者入朝。公咲不哂。時駕鹿車。時撥魚舠。花香月
白。水滙山凹。事久天定。公論洞燭。青蠅之矢。棄玷拱玉。

玉有定價。玦化爲環。環賜在邇。翁去何遙。吳興素封。謂翁也。甲檢黜遺貲。竟橐槁葉。生畏人知。歿乃見廉。凡百君子。無信人言。我是爵翁。莫敢筐篚。清白比德。一杯茗水。

祭顧仲庵司馬

嗚呼將相公侯。草腐葉零。伊誰七尺。繫國重輕。於鑠顧公。實惟干城。九重毗倚。四夷知名。目若閃曜。貌若天神。高談雄辨。能驚四隣。沉謀英槩。能奪萬人。聲色不動。嘿殲浙軍。公曰肖甫。有張中丞。七子詞場。跳跋縱橫。公曰弁州。有王先生。建節遼陽。談咲胡塵。半臂不動。斗極長尊。經略朝鮮。肅清海氛。後事之師。以付諸君。鼓刀而藏。口不言兵。帝則咨汝。無踰老臣。爲馬端肅。爲王文成。天何奪之。失此巨星。某本布衣。耻謁公卿。公乃先施。手札

相聞。生死一面。終負幽冥。嗚呼哀哉。誰能如公。應敵設變。指揮若神。誰能如公。胡雛異種。廝養家庭。誰能如公。財帛糞土。分賑親朋。誰能如公。位登制府。產謝中人。功德則偉。食報未盈。以嗣以續。端藉二卿。

祭王岡伯吏部

今海內屈指世家曰瑯琊。文苑曰弁州。而前未有擢解額者。自兄始。未有官吏部者。自兄始。兄非特不愧科名。而抑亦不愧司馬公之孫。與司寇公之子。節俠填胸。交情透髓。片言懸合。則頸可刎。肺可揭。傾蓋而遂。稱知己。若其不然。則露齧戟指。不能少忍。如下坂之丸。脫弦之矢。蓋習兄者。信其無他。而驟接者。疑其一意孤行。而無侶。故甫登要津。遂放黜於田里。人望益歸。三召尚壘。若幸而咫尺之命下。兄必拔茅連茹。進群龍而駢狐鼠。胡

白石相其利
天不造。遽奪之紀。朝野皆嘆。兄惜兄。而不知兄之瀕於死者數矣。昔在儀部。爲東朝爭冠婚。爭冊立。幾欲濺血闕下。以成希世之舉。兄激欲死。妖書之禍。斷腹腕而履虎尾。兄怖欲死。恩遣爲民。短衣鹽帽。策蹇驢而同窮旅。一飯數驚。一夕數徙。兄愁欲死。同心諸賢。連雞不飛。寒蟬不鳴。而皆圜圉馬蝥。伏於蓬蓽。兄憤欲死。欲死不死。而今且死。吾不意兄之壽遂止於此。皤腹益背。帶腰不移。聲洪而狀偉。可以不死。經營乎花木臺榭。芻及於鼎彝圖史。心敞而志得。可以不死。小物克勤。壯心未已。

高談生風。落筆散綺。神王而氣揚。可以不死。可以不死。而死。吾不意兄之壽遂止於此。魏夫人未入土。兄不當死。李安人未卜壤。兄不當死。弱女未嫁。託孤之子未婚。兄不當死。性負剛氣。多皎皎而鐸鐸。腰無媚骨。耻諾諾而唯唯。天下想望兄之出。以扶正類。以定國是。兄不當死。不當死。而死。吾不意兄之壽遂止於此。嗚呼。豈所謂慶弔相伏。盛衰相倚。豐其枝者弱其幹。與其肉者缺其齒者乎。幸而有子丈夫。直腸快語。以赤手治喪。以苦心事母。交廣則金湯有人。族大則鼎鑪有耳。舍飴則家有

芝蘭典棘則門多桃李。何目不瞑。何事不理。兄亦宜長
嘯於九原。而追隨乎二美。况長安如奕棋。人生如傀儡。
何愁何怨。何嗔何喜。何彭何殤。何仙何鬼。又何必紛紛
於是非之蕉鹿。戀戀於功名之槐蟻。請浮白大笑而隱
几。生平之交。盡於一誄。

祭袁非之太學

維我非之。可友可師。生若故常。歿乃繫思。少紆父難。饋
斯彙斯。羊腸虎口。奉全以歸。晚錄父集。朝斯夕斯。蛛絲
蠹腹。卒全以遺。新安新建。爲公祭酒。方拜三公。書不一
走。元徵開之。爲公社友。旣歸九原。時挂其口。公節而俠。
公正而厚。公狷而狂。公孝而友。才高不售。數奇不偶。十
上公車。人涉叩否。乃課菑畚。乃投山數。較雨量晴。占河
望斗。凡君所至。無問鄉城。老稚攢匝。側耳以聽。望而知
之。必袁先生。以公之雄。入對九重。借箸畫筮。必移

自石村其利
聖聰以公之餘。出使虜幃。口折舌擊。必申國威。公時則
非。公人則是。州郡之職。未獲少試。公不問天。天則公耻。
其生也奇。爲天下士。其夢也奇。爲閭老子。客歲之言。今
猶在耳。不遇何悲。不永何畏。公乎有靈。許我一醉。

祭郁伯承太學

四月艤棹。石湖樹杪。得君衆中。喜出意表。揮手別去。各
自由山行。明發遇君。支硎太平。君鬢着霜。我髮如雪。感嘆
踈。踈向晚。難別誰料。此時遂成。永訣嗚呼。痛哉世孰如
君。夔夔事親。築肉掩豆。製采重裯。世孰如君。友于兄弟。
去必分耳。來必設醴。世孰如君。性癖異書。抄寫護藏。若
寶璠璣。世孰如君。好客不倦。投轄傾釀。挫產靡怨。世孰
如君。赴義如歸。柳鼎魯矢。人賴解圍。世孰如君。多聞直
諒。片語違心。眼裂髯向。初受君者。似亦難堪。久而有味。

若蔗爲其勁而靡他。若松耐寒。時露風流。中多檢押。高
談善噉。無一死法。胡疾而逝。星飛電霎。曾不待簣。劉不
待鍾。嗚呼痛哉。浮生若寄。修短何常。君本達人。長嘯帝
鄉。吾不釋者。知已難忘。誰護我短。誰容我狂。誰定我文。
誰聯我床。久要之語。竟委道旁。靈兮歸來。歆此盈觴。酸
風。美笛。腸斷山陽。

祭包儀甫門生

吾於病中。嗚呼聞子計。浪傳得真。槌床幾破。痛絕心肝。酸
淚無數。瘡痍轉篤。三月僵卧。哭子遲遲。職此之故。吾昔
與子。蓋有二願。願子元魁。子取如券。願子廉吏。子其蔬
飯。願子名臣。子官鐵漢。循良之譽。自楚遠來。意子考選。
非省則臺。子視功名。如風中埃。子視權貴。如灶下孩。豈
惜正言。聞闔可排。豈惜任怨。車輪可埋。進能致身。退能
乞骸。用物甚約。天不予裁。與世靡競。衆不予猜。何期中
道。摧天下才。客魂旅櫬。朝野纏哀。嗚呼痛哉。昔與子別。

握手虎丘三湘一去僅托書郵子祝我隱齒剛舌柔我
祝子出寧絃無鈞愛惜景光爲千秋謀反窮性命爲二
氏游咲指青山相期白頭白頭未終黃梁已熟咲乃轉
涕老反少哭九闔安知百身莫贖子弟實佳子當瞑目
包氏有人堪繼孝肅

祭楊淇園侍御

我公居鄉則淡泊寧靜立朝則忠厚正直臺中呼爲真
御史吳下推爲真導師急流勇退於璫礫之先講學談
道於湖山之下出處無玷心跡雙清吾無間然矣頃者
聖主乘乾明時開泰識者方將推文章之宿老禮樂
之明卿以展八面之經綸以備九重之顧問而不意
脫屣辭世騎箕上天寧獨鄉邦之不幸亦朝野士林之
不幸也若某之痛心則有更進是者某本小人未聞大
道公於巡方之日特疏荐揚願其連坐幸而留章不下

其亦得道餘生不然且將披髮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自來天道忌盈。人情責備。忽以不急之事。加於至不才之鄙儒。衆目睽睽。胡可掩也。衆口嗷嗷。胡可扞也。無過之獲。謂之禍。無實之名。謂之盜。公推轂過情。某獨不慙。欲死懼欲死乎。數年以來。公與其踪跡甚踈。而洞察本懷甚悉。嘗謂董思老云。今而後。知眉公絕意進取。無所緣飾。白駒不可繫。黃鵠不可馴也。至是公稱真知己。而某亦不屑以感恩待公矣。昔者徐孺子嘗謝太尉黃瓊之辟。瓊卒。孺子負糧徒步走江南。炙雞絮酒。設薄祭而去。崔司徒欲屈陸夸。投詔書於夸懷中。夸不願。崔卒。夸素服受鄉人弔唁。此非古人報知己之已事乎。某今者開門受弔。雖未能遠同陸叟。而炙雞絮酒亦庶幾不愧。南州自今以始。惟有夜濯餘生。保全末路。無以國士負公。無以知人累公。此某之終日若惕。永矢勿諼者也。公如有靈。其式鑒之。

祭陳滄海觀察

往公春秋七十八。余操文而祝之曰。如元城不通政。府之書。澹臺不溷子游之室。公以竹素堂集徵敘。余操文而敘之曰。公三鼓而氣不衰。百戰而鬪尤力。老筆紛披。如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帝之劉夢得。公咲以余爲知言。而余亦自附於通家知己之籍。其未盡公者。公能散千金。活溝中瘠。公能掉三寸。解里中阨。公能急窮交。解衣推食。公能引後進。倒屣設席。公能傾非海尊。公能延南州客。門停米家之船。園卧到公之石。載詠載觴。匪

朝伊夕。其氣則萬人必往。其介則三公不易。雖是非太分明。賢愚太揀擇。口不諱雌黃。眼不移青白。而實則皎皎錚錚。使纖鄙爲之汗顏。脂韋因之有骨。其抑古之鐵漢。而邦之司直乎。公之存也。可以砥末路之風波。公之沒也。反以叢不情之鋒鏑。更何怪乎毀巢之梟。與同舟之敵。孝子孤兒。憂心戚戚。尚其相之。以保元吉。天定勝人。終成完璧。

祭殷方叔

古者六十不越疆。弔我來哭。公厥惟同調。憶昔丁酉。授經秀州。如蘭之交。渺焉寡儔。側聞高賢。曰殷方叔。栖寄西郊。揭裘草屋。杖策訪之。讀靈光賦。爛然天真。居然德素。旣得其父。復得其子。父子挑燈。丹鉛經史。隱德升聞。多長者車。生皆立傳。登邑志書。遠近男女。延以視疾。窮巷陋居。僂僂以入。沉疴立起。清譽益章。肅之賓筵。祭酒於鄉。溫溫恭士。謙謙吉人。身名俱泰。洽比其隣。友愛諸季。孝養太公。諏日卜壤。窆之玄宮。是咨是謀。則惟我卽。

公醉我山我醉公室折俎什尊累日及夜忽別三年公
作逝者嗚呼哀哉伯承郁子號貧孟嘗二三兄弟畢集
草堂郁旣蚤世子復繼之落落辰星元雅舷師叔祥懿
親南北各半觴咏之會幾不可盼我亦老矣齒豁頭童
袖手炙背爲圃爲農死非不朽生亦何適得全全昌公
實罕匹亦已焉哉歆此一滴

祭包心章

我之交兄。繇兄大夫。忘年忘分。小兒見呼。兄遂買棹訪
我。燕蘆人生之樂。莫樂新知。兄之知我。非止文詞。親之
所愛。兄亦愛之。從此與兄。咲而莫逆。兩無愧心。亦無愧
色。歲寒之盟。庶幾無斁。何期須臾。奪以暴疾。考鐘鳴鼓。
叩神露禱。不獲所請。中道而夭。人孰無死。兄死何早。人
孰無死。兄死於孝。兄乎足矣。夫復奚悼。所可痛者。兄有
遺書。塵積滿床。所可念者。兄有遺胤。影弔空堂。性喜義
俠。解紛息爭。誰如兄者。爲俗干城。性喜好施。賑孤恤寡。

誰如兄者爲人外府以兄之器芙蓉寶鐔千金未售神
銷光落以兄之才桃花寶騎千里未馳髯枯纓墜客歲
仲秋落羽南旋我來慟兄手跡一編歎息不遇壯士無
顏我心許兄梓之以傳剗甫就竟焚柩前嗚呼哀哉
兄既先逝長踣復歿朋好幾何零落殆絕譬彼中天曉
雲殘月感念君子百憂中結

祭何太老師

相彼時雨膏沐人寰孰隆施是雲出名山相彼流泉以
灌以漑孰委輸是源從大海吾儕小子事師有年孰開
先是教本家傳於穆先生心占行古吾師得之性稟鄉
魯畫地而蹈循牆而行吾師得之溫溫恭人早擅一經
晚酣六籍吾師得之鵲起鶴立誼敦老友澤急窮親吾
師得之熱腸如焚无妄笑言無輕臧否吾師得之黃中
通理不設城府不立藩籬吾師得之光明坦夷獨秉直
心邁種隱德吾師得之以冒世澤世澤方滋草木始芽

良果垂實。克大厥家。惟師與仲。爰及名孫。五色鳳彩。千里龍文。花照金罍。月籠玉樹。舞袖翩翩。式歌既醉。爲嘗靈光。爲鄉祭酒。樂哉未央。百歲非久。何爲忽忽。日迫崦嵫。匝腸攻骨。哀絕吾師。凡吾及門。淵源道重。後時舉觴。忍觸師痛。荒日淡淡。寒風綏綏。酸涕入地。靈兮來歸。載翁載張。彷彿舉帷。紙錢不散。通信葭灰。

祭學憲包瑞溪

嗚呼吾公。竟至此耶。悠悠人世。其足恃耶。憶昨客冬。別公言歸。徘徊中庭。霜月滿衣。問余來馭。燈以爲期。十三之日。猶勤手書。何知計音。旋起須臾。何知永訣。乃在河湄。嗚呼哀哉。知公如此。恨不當時。抵掌促膝。知公如此。恨不在坐。嘔心盡出。知公如此。恨不同遊。青山白石。知公如此。恨不徵歡。朱絃錦瑟。知公如此。恨不逍遙。扁舟竟日。知公如此。恨不咲談。清燈彌夕。嗚呼德無全福。仁無全壽。賓黨驚疑。余哀獨疚。孰如吾公。忘年而友。孰如

自石村真和卷八
吾公忘形而久孰如吾公知余不苟孰如吾公望余不
朽家人國士知己感恩乾坤落落罕見此人鍾期絕調
鮑叔孤坟一腔血熱千行淚零何以報之皦日寸心實
聞斯言賢子若孫其以微忱告諸恭人

祭孟澤夫

嗚呼藏舟於壑孰之能守夜半有力負之而走所負伊
何澤夫分手訣絕以來月四十九憶昔好古縱討二酉
憶昔酒後烏烏擊缶憶昔搯紙肝腸欲嘔憶昔附義五
內可剖憶昔談禪若獅子吼憶昔窮玄若猶龍叟憶昔
賑施心必應口憶昔論交夢必白首講事斯語昔者吾
友何期今日柳生於肘賦侑子虛化爲烏有以奠以泣
澤夫知否君而有知見我一觴其忍舉之君而無知卽
此一觴酬亦何爲我將來君於延益堂素帷朱旒空爾

翁張我將求君老親之側但聞悲鳴不見其迹我將求
君谷水西園野鳥哀啼桃李不言我將求君金陵白門
六朝絃管嘯歌無人嗚呼哀哉君竟何去上下求之黯
然天地徒有遺書蠹魚章句徒有遺胤雪涕如雨嗚呼
澤夫而今已矣

祭黃貞父學憲

六橋三竺辟若園池不有主人孰領略之平泉輞川非
粉則脂公於湖山狎若縞綦一壺濁酒三百枯棋風花
雪月日日有期客來公出公去客隨名僧揮麈名士執
箕琴簫画舫間擁臯比生斯長斯歌哭於斯宦路難平
夸者自陷炎炎易米切切易綬雖有濃羶不如簡淡幸
公當時不爲臺諫南曹建禮西北秉憲徐步周行自收
竹箭桃李不言蹊成自見良玉耐焚純金耐鍊長嘯歸
來烟雲滿面福者洞天靜者得占繡虎文昂換羊書賺

弘獎風流在其月旦紛紛世局屢戰玄黃公也旁觀獨
濯滄浪不知田竇曷問金張鷗閒鶴懶鵠峙鴻翔憂時
有泪江湖恐忘勿弔張讓何損和光勿記南園始遂清
強歛還正氣歸之浩蒼荏苒改歲公在蓮鄉有劍未挂
有絮未將素交之誼老泪千行其泪伊何凍爲雪霜孤
山梅畔欣我一觴

祭徐孟孺

世有良驥實惟龍驤乃不騁乎康莊世有俊才實惟棟
梁乃不構乎明堂世有隱若木之豫章馬之飛黃乃不
遇乎匠石之與孫陽漢有孺子魏有偉長合二子以並
駕蜚清名于四方如鵠之起於旅蘆如鳳之鳴於高岡
如天半朱霞之掩映如雲中白雀之騫翔何期黃絹竟
秘青箱少有志於金馬晚闇然而豹霧黛眉如月入室
見姪操琴吹竽數奇蹇步畏風塵若含沙不敢厝足於
常路慨雞豚之不逮其結廬以永錮泌水衡門焚香高

枕。偶。寄。興。於。靈。編。終。下。捷。而。燕。寢。方。聞。龍。卧。忽。驚。蟬。蛩。
騎。箕。尾。而。上。征。望。玄。扉。而。策。轡。何。二。豎。之。不。遷。極。三。尺。
之。永。崇。通。德。之。門。雪。消。蘭。蕙。高。隱。之。廬。雨。埋。蓬。蔚。瞻。仰。
清。風。孰。之。可。繼。方。干。旌。之。在。郊。乃。溘。焉。而。仙。去。用。君。家。
法。生。芻。陳。祭。眷。言。指。人。臨。風。結。涕。

祭王和石代

震澤之脉。蜿蜒而東。滙爲婁水。靈秀所鍾。譬如大川。必
生蛟龍。蟠結人文。聿生次公。公與吾師。兄弟師友。節義
文章。千秋無偶。金溪二陸。眉山兩蘇。求之古人。庶幾其
徒。立幟麟經。聯鑣雁翼。蕙吐蘭芬。金相玉質。合香儀部。
握鑑銓曹。斗山愈重。月旦靡逃。視學中州。清標外著。桃
李無言。菁莪有譽。忽思初服。遽爾懸車。載壙載篋。其樂
何如。君子道長。尺一屢下。縉紳拭目。行不俟駕。公乃家
食。堅卧如前。雙枝玉樹。旖旎當筵。甫抱神駒。遽殤國寶。

公亦隨殞。徽音俱杳。嗚呼。樂天伯道。莫恨無兒。夜臺女子。猶及見之。名位壽考。莫恨早嗇。封樹鬱然而寢。孔碩白楊。瑟瑟黃日。荒荒送客如雲。幸舉一觴。

祭王太夫人

嗚呼。衆人之母。賢不出里。宰相之母。至聞人主。若賈黃中。召母禁庭。賦詩賜坐。頒資類例。若張齊頰。母亦八十。手詔存問。帝歎福德。我曾以此。壽太夫人。詎子相公。直社稷臣。金張絕援。丙魏同心。外朝減樂。暮餽却金。無令養名而各借名。務渙小群。而成大群。婉調衆心。曲回睿聽。陰靈忽開。斗柄期正。飄然拂衣。假給歸省。公謂東山。可以長請。家席未煖。使者屢宣。首柄國枋。召對御前。天光下霽。喜動聖顏。扶母遠來。忠孝兩全。溫諭如此。

恩寵爲極。賈張二母。瞠乎莫及。相公感奮。繼之以泣。羽翼。帝儲。旋乾夾日。言路肅清。邊海寧一。功成脫屣。謙著循牆。板輿東旋。爲樂未央。何期婺宿。中夜無光。公稟孺慕。搥拊欲傷。嗚呼。有子名相。有孫列仙。若太夫人可以解顏。辰玉各行。卓爾千古。若太夫人而氣亦吐。誰無百年。或計長安。素帷丹旆。山霧江湍。凌競雜沓。千里間關。惟太夫人而寢孔耳。又若潤州。忽遭百憂。熾炎下灼。石折金流。如問水濱。而駕膠舟。惟太夫人樂哉。首丘某等。世忝通家。國士見齒。聞母之喪。哀不能已。絮酒家風。

有徐孺子。梅花一枝。以代湘芷。

祭王文肅元配朱夫人

兩宮弼教。南國化覃。夫人叶運。德耦太原。慈聖上賓。
驂侍列仙。夫人攀馭。溘然人間。婦以夫貴。則惟相君。寵
以綸音。火藻龍文。毋以子賢。則惟辰玉。天半朱霞。雲
中白鶴。毋以女親。則惟曇真。環佩珊珊。麗於家庭。事靡
專制。或贊或規。誕彌吉祥。爲仙爲儒。五疇萃止。四德攸
宜。生榮死哀。夫亦何悲。余所悲者。辰玉至性。三婦早亡。
未展溫清。弃捐諸孫。勞毋動定。若蜂繭甘。若燕哺雛。恩
斯勤斯。憂心孔多。上相之家。菽水非孝。辰玉非征。洒淚

就道言念病母。心動肉跳。秣馬脂車。以憫倚閭。跪而問
毋支枕月餘。朝掖暮撫。計出靡所。願謁上帝。爲厲殺我。
請代不從。奄爾下土。嗚呼痛哉。辰玉寡交。久而矐余。十
年之間。蛩蛩距虛。予之所愛。毋亦愛之。遺言如在。餘德
可思。昔與辰玉細語夜央。燭花欲盡。筐果頻將。夫人傳
命。言多舌枯。雞旣鳴矣。早寢則那。昔與辰玉讀書支劍。
仰卧松影。俯漱泉聲。夫人傳命。山風易寒。尚慎旃哉。重
袷加餐。聞余至門。醴酒盈尊。聞余還里。夙戒行李。拜別
非久。騎箕西歸。今來堂上。風戰空幃。痛我先慈。忽先朝

露。辰玉繼之。亦遭大故。兩人同心。命亦同度。生何不辰。
並此摧挫。辰玉賢者。永耀九泉。維余孺子。報毋何年。泣
奠一卮。閔默無言。

祭郁太夫人

古人定交。如子姓行。擔簦千里。拜母登堂。維太夫人。若
毋猶毋。不及捧觴。竟陳絮酒。嗚呼哀哉。吾與夫人。微獨
闡德。有厥孫子。爲余金石。氣誼節俠。干五色雲。才鋒韜
略。空千里羣。初以風雅。頗稱同調。旣披腹素。習母陰教。
聞鳩治績。雞鳴荐蘋。相彼君子。循吏歸林。秉禮蹈義。肅
如朝典。有穀貽孫。瓜瓞斯衍。燕謀奕奕。雀髮蕭蕭。安期
之棗。金母之桃。何不百歲。或歌或醉。鸞鵠未來。蚪車忽
御。白雲誰冷。黃竹歌沉。迷離殘雪。慘淡孤燈。嗚呼哀哉。

齒踰八旬。不爲不壽。身閱四世。不爲不久。玉樹琅玕。參差戶牖。况其長子。尤稱不朽。毋目已瞑。毋寢已甘。桂花在几。明月在簾。蒼顏老骨。清香滿天。

祭徐母王孺人

木必有本。水必有源。不知其母。請視子賢。伊子云何。經明行修。衡門泌水。耻于諸侯。有雀在羅。有駒在谷。孺人曰。足生子。不辱有羞。匪甞有衣。匪斑。孺人曰。安食。昔且其嗟。彼緝紳鬚眉。楚楚與貧賤。仇如撼猛虎。豈意孺人而氣。則吐豈意。今人而心。則古風。雨機絲。雪霜燈火。髮若飛蓬。心無茶苦。方將令儀。指不再數。黔婁之妻。和靖之母。採西山薇。僅堪一豆。酌南山酒。僅堪一斗。跪而進之。爲孺人壽。何不百年。柳生於肘。青鳥西歸。白雲東走。

在南岳頭。在瑤池。口其與之子。嘔肝露腸。宜如昔人。拜
母登堂。乃從計後。竟莫空觴。唱薤葉歌。爇栢子香。靈輿
可招。來格洋洋。

祭王母魏夫人

我思古人。交不易得。一言千秋。比於金石。拜母登堂。起
居而息。其於諸君。誼亦匪淺。布衣之交。未敘斯典。然聞
徽音。母實賢媛。惟莊渠公。名德令聞。而我淑人。爲其女
孫。惟琅琊公。列仙文伯。而我淑人。爲其元匹。能以鵲巢。
贊助羔羊。坤厚載物。元吉黃裳。再以樛木。弘衍瓜瓞。庭
下參差。蘭芬玉茁。世祿之家。鮮克有禮。而主蘋蘩。惟筐
及筥。庶人之婦。賢不出里。而德升聞。綸書至止。剡薦
給客。桃燈課兒。視子猶子。恩斯勤斯。駕部長君。上書請

告非擬冥鴻。志在烏鳥。婆婆綵服。逍遙板輿。爲樂未央。
遽爾言歸。嗚呼痛哉。某嘗仲春。先慈見背。鷄骨半枯。鶻
啼盡淚。今聞訃音。感動五內。進謁几筵。泣無乾地。凍雲
不解。春暉已斜。紙錢戰風。寒掠窗紗。靈帷翕張。遠耶近
耶。孺子酒薄。侑以梅花。

祭顧太君

余讀家人卦而有感也。曰。閑有家。曰。嗃嗃終吉。夫閭閻
無事。他奇一巖。重足以蓋之。而後世明粧袿服。好爲艷
翫。視嫖語。好爲俳寶。車画船。好爲冶游。以一輕而失百
重。勢不可復。反始則識者嘆。繼則咲已。則里婦習爲故
常。甚且慕而效之矣。如顧太君者。千萬姓而不一覩也。
太君。繇吳江。鄒氏。曰。嬪清宇公。清宇方以素封。豪江東。
而太君節衣約食。彬彬以恭儉德。素先之。自少及老。不
聽家樂。不窺家園。不御樓船。不登山入廟。爲結隊踏堤。

之游卽里有懷璧賣珠師尼巫覡及見鬼人等直扞之
戶外而已青衣侍女直課之札札弄機杼而已此其難
難在正風俗弘闢睢之德以逮諸副而後嗣昌普鴈鳩
之恩以撫子孫而恩禮一此其難難在齊家庭清宇公
捐數千粟賑饑捐十萬金之義田贍役而太君慷慨無
吝色從吏無後言此其難難在救桑梓吾故曰如顧太
君者千萬姓而不一觀也昔漂母進一飯於韓王孫其
後王齊而贈之以千金草澤老母進一豚於劉道真其
後爲吏部郎而超用其子至富貴今太君清宇公交相

爲德豈直飯豚而已哉而飲德者何以報也松人莫能
報而某敢代報之以斗酒杯羹太君其咲而來格來臨
乎

祭錢太夫人

曩母七十客徵壽詞擬俟明歲八十爲期不腆之言請
佐酒卮轉賀爲弔忽以訃馳嗚呼哀哉武塘名家錢最
烏奕爰求良柩毋實世德卜其藏納以雙壁來嬪君
子且讀且續豈無純綺身也大帛豈無梁肉口饜疏食
折節恭儉嫻於內則程督文孫遂振六翮次公先登熊
軾隼輿治兵督餉節塞尾閭長公廷對卿雲爛如玉皇
香案金馬秘書紆青拖紫車丹轂朱轂子食子原本慈
闈靈萱晝永寸草春暉帝謂母賢雖雖肅肅清類懸魚

白石其種
介同瘞鹿錫之恩。綸以介景福。有赫龍章。有儀象服。德
矩教家。素風善族。人外華胥。閨中名宿。女憲毋師。日月
未央。何不百歲。溘然云亡。停斂罷杵。遠近與傷。矧余世
好涕泗。難忘芥水。作糜。累絮。漬漿。白雲去遠。青鳥來翔。
西池南嶽。縹緲微茫。

祭范長白學憲元配徐安人

三吳之族。范最烏奕。文正忠宣。難乎其匹。學憲繼之。發
皇義澤。爰求良配。曰徐世德。有女君子。納以雙璧。少共
壘鹽。如貧縫掖。挑燈下帷。遂蜚六翮。爲司馬郎。老將執
戟。爲滇中師。諸生膝席。所至冷然。飲米茹檠。則惟家入。
助以清白。太祭大賓。寸田寸宅。米鹽酒漿。篋篋刃尺外。
無耗寶內。鮮佚籍檢。括婢童廩。廩受職時。分餘畧遊。於
子墨。妙解文章。尤工詩律。桃李無顏。芙蓉奪色。晚工書
法。晉唐入室。其秀可餐。其翠欲滴。亦有家山。挿如萬笏。

乃構仙居重開複壁古松流泉盤礴其側白玉鏡臺朱
砂筆格冰繭新箋綵鸞妙迹字值千金花蒙九錫逍遙
人間霄寶煙客去歲己未春秋六十祝者奏詞鏗金曼
石何期靈馭遽返真宅道韞罷詠茂漪擲筆風咽紫簫
塵緘寶瑟瓊花絕種蟠桃留核絡緯遺音一誦一泣

祭琅琊王敬美元配章安人

瑯琊二王主盟當代兄弟之國龍門所在勝流如雲連
軫接蓋余非賢者頗識其大家風之美安人是賴憶昔
司馬爲相所勸孝子叫號聲聞於天義不反顧遑問舍
田安人拮据百責攸肩澳洗嚴姑餘納橐餽朝論日中
公起郎署督學奉常俱強人意安人相之永有終譽爲
文苑宗爲清白吏公之好客不減弁州崎園別墅酒政
詩筭安人相之傾釀具盍取辦咄嗟無愆乾餼亦有貧
士亦有單族恃公舉火不一而足安人相之解襦推粟

旁施二氏以望其腹。有丈夫子。鳳毛陸離。疇問已出。鵠
鳩視之。先教後食。先莊後慈。毋也而父母也。而師。豈惟
徽音見於帝書。寬大顯信。庇及里閭。安人云亡。停春罷
飲。余視猶毋。禮豈後趨。聞計之日。病卧枕席。百日支吾。
搥床捫壁。迫此窮冬。洒淚一滴。斧水作糜。靈兮來格。

祭王太安人

太安人自入太原以來。蒿目攢眉者。幾半世。尚寶公辛
勤報母。惟是五通之綸。而太安人。不加榮。惟是三釜之
養。而太安人。不加旨。翟冠象服。不加華。甲第名園。不加
喜。則何以娛太安人。但盼盼六十初度之期耳。父老具
牛酒。邦君具羔雁。上自王侯將相。六曹九列之長。函綵
刺繡。賁相望於里門。鐘鼓沸天。五孫羅拜而前。爲傳鞞
上壽。然而計者已及途矣。哀哉。太安人處富貴而若窶
貧。當康樂而若拮拾。乃尺筐篚米鹽。粢糗。必躬必親。詔

尚寶無敢佚也。機杼扎扎。牙籌嘈嘈。毋錢子錢。不貸銖黍。詔尚寶無敢侈也。不知者以太安人爲過儉。過勤。余獨以太安人爲養德養福。昔公父文伯之。毋績。文伯踞而諫之。其毋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味斯言也。太安人其文伯之。毋乎。太安人以勤儉檢括其身。故尚寶不妄取。亦不妄與。不妄交。亦不妄動。口吻無雌黃之評。朝野有清白之譽。皆太安人從禮而靜。以成子之有令德也。往尚寶京都歸。如鳥脫籠。如魚脫鈎。將乞身侍

毋。不復出矣。余曰。今新天子御乾開泰。朝士莫不結綬彈冠。盍不脂車首途。請差還里。尚寶謝曰。舍病毋而就一官。與吳起齧臂而盟。溫嶠絕裾而行者。何異吾寧奔走群望。以徼倖。毋氏萬一耳。而詎意其終不起也。稍可幸者。猶及親湯藥。視哈襖。毋子握手訣別。此天憐太安人。未享人間之福。賜之孝兒。又賜之考終之報。使其毋子無憾而後卽安也。尚寶亦何必觸頭搶地。叩膺呼天。不爲生孝而爲死孝乎。棘人朶朶。太安人其式靈之。

白石樵真稿

卷八

七

白石樵真稿卷之八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白石樵真稿卷之九

傳

陸文定公傳

公諱樹聲，字與吉，華亭人。學者尊之爲平泉先生。家世習農，公稍長，獨嗜書。族人毀其書，驅就田，跣而耕。蘆刺入足，趺中歸，則挾書避人讀之。忽從柞白間習爲文，拾殘紙，錄文以呈族兄，驚以爲奇，勉就學。公父未之許也。公灑涕跪請，乃遣就里師授經。回舍，生望見山衣田冠，姍咲之。久乃憎服，出試，補諸生高等。嘉靖庚子，舉春秋。

應天第五。辛丑會試第一。以庶吉士授編修。久之晉司業。右諭德。太常卿。署祭酒。再進吏部右侍郎。公筮仕至老。頻告歸。頻召起家。壬申。今上嗣統。首召公禮部尚書。凡一歲。五疏懇辭。得俞允。賜乘傳抵家。歸後。臺省交推無虛歲。上優異。賜輿廩。加太子少保。遣官詣里第。存問者三。冢孫景元。伏闕陳謝。特賜入監。讀書。乙巳。九十七。無疾薨。手書遺命。無請卹。兩臺以訃聞。詔所司治葬。賜祭三壇。贈太子太保。賜謚文定。公前後立朝。徐文貞以鄉衮秉軸。推挽天下知名士。獨

不得引公自近。其他分宜。江陵。雛視士大夫。如鞴鷹。棧驥。繩索寄手中。公麟鳳不可馴擾。所在冥引。挺正不少。下然以名德高。無所中公。退亦未嘗不心服也。公居長安時。閉門養重。日與海內正人砥礪名檢。一切車騎詩酒。徵逐之會。悉謝絕之。掌國子。屏去苛碎。以弘雅博。大爲宗著。汲古叢語。及訓條十二篇。以式士。在禮部。守法嚴勁。請托格不行。大司馬議增俺荅歲幣。公力主罷之。瀕行。上十事報謝。公宦業鄉行。始終以敦大體。重清議。堅晚節爲第一。義其教子無趨捷徑。無睚權門。不通輦

下書不問戶外事。知足寡欲。卽減獲。皆廩廩。稟公尺度。公貧時。邑令朱公。賜以鍰金。堅謝之。生徒從公游。不竟業者。却其贄。不受。旣貴。尤慎取與。不喜問生產。又不喜故爲敝衣。猶食以市名。且性好捐捨。迄白首不倦。所餘田數頃。居廬僅庇子孫而已。公豐頰。竦肩。長七尺。有咫。目靜深。含光內藏。當日中。抗對不瞬眩。每入闕。昂立朝行中。姿表特異。穆廟登極。久趨公不赴。趙文肅公寄聲云。我輩豈敢以机務煩公。第欲主上一見。丰采知先朝培養得如此偉人耳。嘗奉旨宴朝鮮陪。

臣使者望見公。拱手改容曰。此陸公也耶。垂老家居。臺臣郡邑長。首謁公。度且艱於酌對。及見公衣冠甚偉。龐眉皓白。精神注射人。更端伸引。惟吏治士風。閭師鄉三老之事。語不及私。當存問。端笏跨馬。郊迎朝使。拜趨翼如。事竣。跣步無失禮。皆詫歎以爲天人不可及。公少年善病。後益神旺。踰大耋。髮白加黃。兩輔如渥丹。能作蠅頭字。月下視夾註書。髯鬢間復生黑毫。數莖鼻息閉。不出入者可兩時許。且晚卧起。飲噉步履皆有常。終身不見袒裋。竟日危坐。亦絕無疾遽。陂倚之色。御子弟和。

而莊客至。更衣肅入。初見。未聽客拜。凝視良久。乃揖。揖坐。復凝視如初。稍就溫洽。始相與纒纒道故。或旁論他事。隱若中客膏肓。無不意消而去。文章原本理學。尤邃於易。談笑題詠。必關於世教。或時以二氏微瀾助之。其稱說古人成敗得失。及本朝掌故。卽二三百。年官爵里居。歲月姓氏。滾滾不爽毫髮。使人聽者慨然踴躍。若撫其會。余每恨國史郡志。不及成公手。假公三朝見聞。裁以獨斷。其是非豈謬古人也。公雅志恬澹。精力克壯。堅意求退。甚於人之嗜進。弟中丞公解節歸。尚未老。追隨

杖履人擬之二疏。公艱嗣。五十八始舉丈夫子彥章。及見成進士官行人。乞終養歸。又及見曾玄孫者兩代。携子孫出游。卽老雨甚風。俄頃開霽。每聞公至。聚觀者如堵墻。凡田童野老。以及緇黃者流。莫不愛慕而樂就之。公下車。闕耕問俗。咨便宜疾苦。間遇水旱。必移書議捐賑。民藉稍甦。生辰之日。攜香楮爲公禱於塔廟者甚衆。繪畫公像。徧遠近。名山薄俗。好訾議。或少年趨捷。喜凌侮。責備先達。至語公。皆歛衽嘆息。無間言。歿之日。悲惋交屬。會葬者萬餘人。里中幾于罷市。上牒當路。建特祠。

於龍潭置祭田。郡縣春秋報享不絕。公生正德。歷肅
穆二廟。及今。上以身繫國家重輕者幾百年。身名俱
完。父子兄弟皆以遠聲利樂恬退爲家法。大行君當強
仕爲文。誓慕以見志。孫五人。恂恂恭謹有雋聲。

陳子曰。余聞之。溫公云。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最
愛者父子。其次祿位。人或老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舍。
非勇者誰能割之。肅皇帝端居西齋宮。大僚競撰玄
文以希上旨。公遜謝不預。是不畏天子也。分宜壽賀
者皆衣緋。公獨否。庚戌廷試。分宜真私人上第。公掌

卷故混之。分宜粹無所得。聲色厲。不爲動。入都。江陵首
謁公。公接對殊簡。還報謁。引席正南。不少假尺寸。江陵
餽公。公倨牀見之。抗手而別。其後怙勢奪情。不弔江陵
者。亦終公一人而已。是不畏執政也。公宗伯求去。江陵
以微言妮之。公曰。一史官二十年始出山。豈爲收門生。
觀宰輔耶。公弟中丞公。則又挽公曰。兄卽倦游。寧爲孺
子恩澤地。公曰。大行曰。吾得首丘。卽此兒行歌負薪。亦
任之矣。是又非父子祿位所能動也。公真可謂大勇矣。
余生晚。公以小友遇之。每相見。命几置座隅。援筆講易。

圖寫爻象。錯綜反覆。皆古人所未道。常手書示余。願締
歲寒之交。遺牘至今。爛然笥中也。及是。大行君又奉公
命。屬之傳。余惟公立朝大節。炳若三光。其生平勤小物。
護細行。世未必盡知之。余故識其小者。以備公四時之
氣而已。然無如吾友周子紹節之善狀。公也。周子嘗謂
公高風漸遠。似陶元亮。而無鉗粟之窮。耆老宿德。似高
伯恭。而無夷主之危。祿位名壽。似郭汾陽。而無朝恩之
譖。游戲禪宗。似白香山。而無伯道之悲。潛神義畫。似禪
堯夫。而無冬夏之苦。忠信篤敬。似文潞公。而無子方之
辱。守正不阿。似司馬君實。而無介甫之爭。遂爲古今完
人。知言哉。

孝子高公傳

余里有兩孝子，垂四十年而始知之。其人為誰，則孝卿高公子宏祚是也。先生沒，其子號慟幾殞，不入內，不肉食。凡三載如初喪時。是皆人情所難，而居恒又皆廩廩篤行君子也。余幸從君游，益習公，又得其銘狀于王侍御及雪峯太史，詢之鄉父老，皆合。乃作孝卿高公傳。公諱承順，始字於理，自少開敏，大父謇庵公奇愛之，為摩頂志曰：是兒吾家玉樹也。亢吾閭者其在斯乎。無何，謇菴及張孺人捐館，先生未筭，哀泣動道路。少長與伯氏

白古... 高

傳

孝子高公



同受經。伯氏以病廢。公父南坡翁矍然止。公曰。休矣。孺子雞骨不堪與蠹魚爭飽。漢科有孝弟力田者。吾家法也。公唯唯謝去。課督臧獲墾蕪土。成上腴。所入悉以致修泲。澮於兩尊人。又旁斥餘畝。列名花。修竹。實之。南坡翁山冠田衣。時行游圃中。每聞杙杼桔槔聲。出籬落間。坦腹而咲。何如兩書生。伊吾下帷作寒蛩語哉。南坡翁於是始大樂。凡取辦於公。皆咄嗟立應。而翁亦居恒謂客曰。吾曩歲產中落。賴兒間關拮据。以有今日。而使我忘貧。卽歲稔調甘而進之。使我忘無歲。嘗視余長安所

紀綱漕事。省十之三。而使。我忘役。客涕困疾。兒爲露禱于神。恍若大士授以刀圭。霍然起。歸舟幾覆。又叩舷籲天。得免。而使。我忘多難。嗟乎兒如此。可老矣。客於是起。壽翁翁復泫然泣曰。吾老人安能至有今日。不聞曩余壬子事乎。至今魂夢皆戰也。壬子歲者。時島倭踰海上。先生踉蹌奉南坡翁走入城。猝與倭遇。南坡翁幾剗項矣。先生延頸請代。群倭相顧。更爲勸解。南坡翁股栗不能前。先生負而渡河。至滅頂。倭更引手援之。竟釋以去。旣歸。父子且驚且泣。高氏聚族而觀之。更其字曰孝卿。

白石雜錄卷九
云。公執喪。皆柴毀不欲生。所析箸。遜其肥者。而一切治。丘塚祭葬。慨然獨身任之。歲時饋奠。雖斑白。猶泣伏几下。起而覆視地。無乾土矣。南坡翁有侍兒。矢節自守。公禮而養之。伯兄貧。四時餽給不絕。從子失父。懼。公力爲排解。繼之以泣。父子感動。懼如初。唐氏姊。孀居無所倚。侍公終身。以老。塾師病。且殆。醫禱。舍楸。悉出公手。又收恤其孤。舅氏尹。疫旅中。左右莫敢近。公日候床第間。手爲調藥。竟藉以無恙。公事諸父甚莊。卽小燕集。手爲勸酒。袒割不敢以齒齊也。有緩急。告公不敢以難謝也。當

南汀公沒。其子尚在襁褓。不任漕。公請以身代。南石公能任漕矣。迫戶內不能發。公董其事而歸。歸之日。橐無私裝。人莫不義之。公笑曰。吾嘗脫徐生。曹生於獄。又脫衛生於漕。茲三人交臂友耳。吾不難捐貲以急他姓。而難同室之人乎哉。且不省。余便漕錄何爲者。公性質淳。無鮮怒之好。家居篋不貳。裘不重也。至於慷慨赴人之困。雖傾廩無所憚。遇人恂恂馴謹。一旦劈畫大事。卽武健不如。視世俛仰以帖熟。取好者。慈如也。余生晚。不及侍公言笑。其子引繩蹈矩。歷歷可師法。嘗聞公喜鼓琴。

彈碁。比其子出就外傳。輒屏不御。曰：此王謝家物。非而子孫事也。嗚呼！此足以觀公教矣。野史氏曰：士風之日薄也。其高者溺聲文詞。其次徵逐于俠游裘馬之集。以爲快。孰有不言而躬行如高氏兩孝子者乎？公與余同里。閉垂四十年。知公乃自今日始。殆類于老氏所謂雞犬相聞不相往來者。然余實心覈公父子有隱德。每引以教子弟。且恨未遇有力者聞之於朝。如南宋旌潘綜父子故事。表其家爲純孝里。則余世世無所事卜隣矣。

澄川李公傳

公諱益亨。號澄川。其先洛陽人。宋南轅徙武林。再徙上海。王渡至五世。晟家華亭。晟生杵。杵生義烏。訓導寔寔。生五子。長日宣。曰春樓。公仲。日章曰海樓。公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副使。春樓公與徐文貞才名頗頗。游成均。年六十有一。而舉公。恣愛之。異于常見。公捧手歛容。絕無少年之過。旣就塾。博綜六籍。百家言。歲治制舉文。以百數。會父沒。伯兄冉冉垂暮。公私交謫。輟鉛槧。應之。公咲曰：火傳薪。燈傳火。李氏書種。獨不有兒在乎？家無藏書。

白不材其利
手抄課之。讀不丙夜不休。文不中尺度不休。甚則奇寒酷暑。老雨甚風。以至出入荆溪白門之間。無跬步喘息。必俱。卽慈姆察師。不是過也。伯子素我公。嫻經術。甲辰成進士。令諸城。已擢北臺。已拜大理丞。封公如其官。而公逡巡善下。與田庚野老游。粥粥如也。與薦紳先生。飲於社。與郡邑長吏。飲於賓筵。隸隸如也。性恭儉。不喜噉名市德。然能量力。緩急人。賈人買米。遺數金而去。召還之。佃戶租稍溢額。給與之。有冤而麗法者。公代爲贖。緩其編城。且公助之資斧。始得歸。其他掩河津之骸。瘞僧。

寮道廬久暴之樸。修東嶽祠。甃橫涇石梁。凡所捐施。秋毫皆從節縮中來也。居恒庭訓。近情而不苛。大較以去。秦去其。知足。知止。爲第一義。素我公初令。公詔之曰。行濟人利物事。加省身克己功。此我座右銘。亦而今日理縣譜。御史按閩。三年不獲代。公曰。人臣義不顧家。若數數以家報遣。聞安知一紙書。不愾三尺法乎。尋聞兩浙之命。素我公以地近疏辭。公大喜。比通政請告。公迎門。咲曰。兒歸乎。此正合我意。是時朝局已更。張漸露芽甲矣。一時冢宰御史大夫。臺察之長。皆海內名宿偉人。搏

擊異類不遺餘力。公竊竊爲世道憂之。已大璫從中起。盡收太阿之柄。彪虎飛而食人矣。建祠媚灶。腥聞于天。至使父不願以此名其子。子不願以此名其父。獨素我公超然脫繒弋而去之。不以旦晚節鉞之榮。換晨昏舞綵之樂。拭目將鬚眉。父子故吾無恙也。人以此嘖嘖歎服公之先見云。公長身玉立。神明炯然。兩頰丹如童。敏步健。噉衣冠整潔。無佞侮草野之色。慶弔不失禮。出納取予不過度。削臧否。置恩怨。輯言溫語。惟恐傷人。望而知爲吉德之君子也。唐中。公與配金宜人齊眉耦齒。

羔鴈牛酒賁相望。公痛念二帝賓天。謝不納。卽家庭亦不復舉觴。識者謂其謹而有禮。壽七十有六。考終于家。

陳子曰。往公嘗與余夜談。于將歲寒齋。曰。僕與適庵蔣公少莫逆。指腹爲姻。蔣公以女妻吾兒。今爲御史婦。青衣紡木綿如故也。吾歲入田租。均分兒曹。卽御史兒亦如之。稔知其夫婦清苦。雖官僅空囊耳。吾不欲以此累寒書生與廉吏也。素我公晚年得子。郡中歡聲如雷。某相國欲以女字之。謝曰。先君有言。婚娶勿求高門。况公

甫拜相乎。此事細然。公家父子之德素可紀也。亦可風也。

范牧之外傳

余宅隣牧之。少聞牧之以情死。不敢問父老比。十年奉化人之教。略已定情。乃始許牧之子必宣作牧之傳。范生牧之名允謙。伯父太僕。父光祿。爲文正忠。宣公後。牧之以庚午舉鄉進士。生而頡頏。額頤頰而下小削。目瞳清熒。骨爽氣俊。不其處俗。筆亭世家子。出必鮮怒。錦衣狐裘。舞於車上。童子駢肩而隨。簪玉膏沐。如婦女之麗。牧之見之。往往內媿肉動。毛孔翳張。輒障而去。牧之居恒單衫白袷。着平頭弁。與諸少年頡頏而游。游遇豪貴。

人牧之欠抑唯諾。湯嗛不敢言。衆以爲是生也。寒酸不
上人眼。意輕之。牧之乃快。或坐客小覺。則拂衣疾趨出。
急遣追呼者問牧之。牧之飄風逝矣。性嗜書。無所不讀。
能跳梁于翰墨間。有才子之志。客非韻。斥門者不納。納
必以名香清酒爲供。或宴語夜央。喜不嗜寐。童子更燭。
割炙復張具。如客初至時。屋下雞鳴。猶聞鼓琴落子聲。
及醉而嘯者。至是四方之客日益集。牧之恢張心胸。厚
往薄來。故雜賓亦稍稍得進而未幾。杜生之事起。杜生
者。妓女也。以風態擅名。嫌旣言咲。自題女俠。與牧之一

遇于閭門。目成久之。退而執手。嘆曰。吾兩人得死所矣。
君勝情拔俗。余亦俠氣籠霄。他日枕骨而葬太湖之濱。
誓令墓中紫炁射爲長虹。羞作溷濁女兒。下指鴛鴦。上
陳雙鶴。言罷大泣。衆驚其不祥。嗣後淹繫旬月。無復顧
禮。毀頓精神。廢輟家政。客乃有爲文告神。以絕牧之者。
牧之答曰。僕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諸君子俱當世賢
者。僕雖不才。忝惠莊之遇。舊矣。諸君子一旦攝齊束帶。
矢之神前。擊鐘伐鼓。以絕鄙人。一時觀者。莫不駭遽。狂
走謂僕當得夷族之禍。以至於此。甚而造作端末。飛流

短章筆之踰糜付之尸祝無煩檢考遽定爰書不須左
驗遂成文案是忠告之義同于撻鞮摺之過近於文
致使僕不能含生於覆載強息於人世辱云甚矣僕亦
何人其能甘之唯有蹈東海而死耳牧之既深情膠粘
不解而復爲諸客所激若圓石遇坂轉觸轉下勢不得
不與俱盡會太守窘杜生出辱之庭牧之忍愧以身左
右翼多悲辭太守徘徊不令下鞭然終不許牧之以一
妓女燼黜賣杜爲賈媼牧之佯諾陰使人贖爲山西賈
得之以藏於別第俄載而與俱長安居長安邸不三月

發之病肺歿牧之既歿杜生勅家人裝治其喪歸而以
身從杜入舟忽忽微嘆聞雜吟笑如無意償范者至江
急命浴浴罷更衣左手提牧之宣和倪右手提碁楸一
躍入水左右驚視不能救初見髮二三尺許沉浮旋瀾
中已復颺起紫衣裾半袒復轉睫間而生杳然沒矣余
聞牧之事光祿公秦淑人及遇弟允臨斤斤孝友名教
人也因緣爲祟卒耗俊如何哉漢高項羽英雄絕世劍
鋒淬人眼不能眨乃心緒神枯終不能斷虞戚之愛夫
二公賴有此舉小足破俗不然項乃偏強老卒龍準公

一、村、亭、翁、故、態、耳、語、云、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世、無、
真、英、雄、則、不、特、不、及、情、亦、不、敢、情、也、牧、之、者、得、無、老、氏、
所、謂、勇、於、敗、則、殺、者、歟、定、盟、且、誓、永、焉、勿、讓、沉、恨、幽、疑、
泫、然、渙、釋、兩、人、可、謂、誠、得、友、所、矣、使、杜、遲、回、獨、生、或、不、
從、生、而、無、幸、以、不、汗、病、死、寥寥、千、古、含、怨、何、期、今、而、後、
知、杜、生、之、有、以、謝、牧、之、也、或、曰、君、家、懿、首、倡、風、流、而、唐、
杜、牧、之、奇、宕、挑、達、半、阡、粉、黛、中、以、老、君、於、牧、之、則、諱、姓、
於、蓋、則、諱、名、垂、二、千、年、而、合、爲、范、牧、之、也、嗚、呼、然、歟、否、
歟、

贊曰余與牧之子必宣遊。生駒俊鸞抑何其似牧之也。
必宣入國而遇平康里。則疾回其車。市有倚門而堯者。
耻若面黥。惟恐唾沫形影之及。必宣少孤。心不能記牧。
之短長肥瘠。而能不失尺度。如是。父豈必身爲教哉。夫。
曾子子父之相反。而趨括之讀父書也。爲人後者其奚。
擇也。

張聖清傳

張聖清，諱積源，上海龍華人。按察使七澤公之仲子也。君生秀慧，弱不勝衣，十齡誦詩騷，十二嫻經術，神阿熊令君淇園楊侍御試而器之，補諸生高等，舉體無凡。寄情不近望，見者如鶯拳秋水，鶴唳寥天，莫得喻其意也。七澤公以秋官出守姑蔑，尋憲粵西，王子入賀，茅君君北行，俾游國學，以便往來省覲。母徐淑人患中滿，君稱藥量水，揣色聽聲，惟恐跬步離左右，禱醫得虎頭人語，躬延顧叟，三劑而瘳。禮諸伯叔如父，撫季弟孤侄，暱如良

友巧如導師見緇素負隱匿不急爲噍讓涕泣引諫密
祈改絃七澤公廉於官君鮮餘銖客有以緩急告者以
法書名畫售者強半質貸應之否則憫常累日性度淹
雅能與物無忤而德矩湛然絕不見縱情誕節亦不聞
以雌黃豎白鳴至於謁長吏游大人華裾細馬追飛逐
走於少年之場君非特堅塞耳輪且不欲安之肩臆上
矣嘗借余手批南北史爲丹鉛塗乙不輕放一字其他
摘錄異書不勝紀構竹安齋又構兩隱軒因詠雨中三
友詠間中好其詩清真娟秀倣陶白詞亦不減柳七娘

規造一舟名自在天凡釣竿詩卷薰籠隱囊以至嚙洗
管絃之屬畢具客至命酌清酒一觴枯碁一局醉則命
侍兒迦陵弄新聲君按牙以紫簫和之渺渺度烟際而
去七澤公有小舟曰載石父子常相尾出游而君獨時
時入東汭訪余揚檢典墳討論桂木申旦徹夜彼我忘
疲辛酉適越次皂林遇舟子爭道篙穿君頰旁隴三齒
君嘆曰此宿業勿創之投謁雲棲塔受殺戒過十八澗
買瘦藤磊砢多奇數之正得十八節遂名杖爲十八澗
挾此復游草蕩中央夾山漾而歸時七澤公移家龍華

故里君築室三楹嚴事梅檀古先生像一似浮圖法俄
匝歲困肺疾嗽嗑嗑喘不續吁迦陵宛轉抱掖者百端
請代請殉君不起歿於樂無知齋中有遺令曰肯休錄
錄云擇婚勿太急立後勿太早經營兩親壽藏勿太遲
家產半贍宗人半作善事生平玩好分贈親知而笠杖
杯筋則以遺眉道人爲訣眉道人捧次哭失聲見曹驚
怪數年來不彈此泪久矣嗚呼痛哉君事七澤公有至
行又有苦心橐耻而不使見窘容神憊而不使見病態
情深而不使見悼亡詩一痛也跋跋名塲三戰三北羅

瓦注功名而微抱牛衣貂裘之感二痛也詩文吾見其
進未見其止不噉名不市交推重于吾曹而遺賞于通
都大邑三痛也中郎有女伯道無兒四痛也聞廣寧破
岸幘絞衣彎弧學射於山下氣吞并州健俠兒而不意
命脆蛛絲蛻同蜩甲五痛也君嘗戲謂我洞曉聲律類
戴顓若遇宋文當給聲伎一部好鼓柷垂綸類張志和
若遇唐玄宗當賜樵青釣童今釣童無恙而樵青化爲
彩雲隨風颺去吾豈復有意人世哉君蓋指白下姬幽
妍也幽妍予別有傳傳成書一通并焚君柩前諾乃載

拜三酌酒。洒泣而後行。

唐李公子傳

余下第歸。抱幽憂之疾。以道書淘汰之。心猛氣深。強抑不下。乃搜讀稗官家。得李公子傳。唐書言鄴侯之子繁。不甚賢。今公子頗有奇韻。想繁之兄弟行也。但不知爲鄴侯第幾子耳。錄之左方。

李公子者。父泌。爲唐鄴侯。侯旣老。謝事辟穀。公子官襲侯封。不願侯。願詞賦科。時肅宗新復兩京。以兩京賦試進士。御泰清殿親臨之。公子立就萬言。未嘗加點。賦上。

上方午膳。太常作樂。命輟樂讀之。愛其美也。袖入宮中。擢第一人。勒石刻兩京賦於殿前。公子方十九。眉目清。映紫衣白馬。宛如神仙。上一見大喜。謂侍臣曰。鄴侯宣勞。再造邦家。曾不肯剖粒自飽。今其子雖不願侯。授官宜與侯等。以集賢學士授之。公子謝曰。臣實不敢當此。但乞告身。一。通。便。宜。山。水。間。縣。伯。不。得。追。呼。足。矣。上嘉其志。御寫敕札。并賜宮嬪兩人。曰。一以掌書。一以煖酒。郭汾陽有女。曰清明。君者有殊色。喜讀離騷。古陶謝詩。管剛詩。去其鄭衛者。手錄一卷。日日批註。閨房中以小。

室廟祀舜二妃。配饗以魯共伯之毋。黔婁之妻。春秋祭之以文。其高閭如此。汾陽王難其配。以李兩京賦視之。清明君慨然嘆息曰。可矣。既歸李。李年少。謔浪。醉時。微以謔語侵清明君。不悅。見其謝過。乃咲曰。妾之天性。栖栖藝文。若欲濡首酒杯。從公。嘖笑。問乞煖熱。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無已。願以黃金千斤。爲公子置妾數百。以任恣討。汾陽王聞之也。遣人分馳四方。四方有奇女子。以詩名顯者。搜訪殆盡。而其中曰。纖纖曰白娟。曰鷺。翻曰春萸。曰紅草。曰暈兒。曰綠絲。曰碎桃。皆骨柔氣清。

白不林真和 卷九
熟於古文奇字。而纖纖善箏。白娟善歌。春萸善鑿古器。善笙。紅草善彈鳥。善鼓琴。暈兒善嘯。綠絲碎桃善種花。花經二人手無不活。又善騎馬。鸞翻善丹青。善舞。公子樂之以酒。酒必以詩。詩成。諸美人起而和歌。歌無襍聲。其他修竹清泉。細簾嘉樹。月出之時。鳥啼絃亂。相與牽衣抱袖。紅白低迷。起視草頭蕉葉之上。大都墨漬酒痕而已。清明君無問晴雨。每候山果新熟。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或書史有奇事可讀者。以綵線識之。則遣捧進公子。或成新篇。或偶得一二佳句。不忍獨賞。則遣捧進公

子。故美人人人得親公子也。而清明君當其酒半。嘗乘紫帷小車臨焉。公子率纖纖以下。短謳長歛。彈箏鼓瑟。次第上壽。酒已。則各以平日所賦詩獻清明君。焚香緩坐。細加品題。稍不安者。爲改點數字。每點一字。輒以一觴罰公子。曰君老於詩者也。不爲美人更之。乃含糊作影子過耶。是必容香火情。美人皆笑曰善。誠如夫人言。是宜罰如此者。連罰數觴。公子竟醉矣。公子嘗游於蘇州。時有新進士選名妓百人。浮於荷花蕩中。衆進士本措大骨相。驟得此。足高志揚。畢露醜態。公子更布衣坐。

白石齋集卷九
小舟往來觀之。有進士呼曰：是小船中秀才何爲者？汝能飲酒乎？曰：能。能賦詩乎？曰：能。曰：若是汝且過我。公子岸然據其上座。執酒卮。矐視雲霄。不爲禮。衆進士以爲狂生也。俟其酒乾。欲以詩困之。及分韻。公子謝不能。曰：頃固以謾語誑君一杯酒耳。實不曉詩爲何物。衆進士顧諸妓大咲曰：吾故料狂奴未必諳此。吾輩且自作詩。詩許久。沉吟不成一語。語出。又村鄙可咲者。乃手舞足蹈。互相傳示。嘆賞不已。已而悉出金玉寶器以陳富貴。耳語諸妓曰：是秀才曾見此否？傍有一黃衣妓者。秀質

楚楚。愁態萬端。公子叩之曰：吾觀汝一似有憂者。汝有心事可訴我。我爲汝料理。不難。一進士掀髯大言曰：汝欲了此君心事。但恐酸秀才正自不堪。是嘗負我千金。分毫無所償。今見我不覺斂容耳。公子咲曰：此細事何足憂。於是衆進士又大咲。轉以爲狂生也。頃之。公子之樓船適至。鼓吹大作。公子呼進士與各妓過船。羅列食器。酒壘皆以五色寶玉明珠翡翠雕鏤裝綴之。奇麗特甚。公子見之。斥曰：何乃陳此俗物。亟撤去。悉付黃衣娘子。今日一段心事爲汝結證了也。已命更席。則陶觴瓦

白石村真科 卷九
三
聘無非三代物。最近者亦秦漢銅器。隔簾女伴。隱隱作樂。曲譜俱內調。及公子新詩。人間無聞者。進士目視不敢問。使各妓拜而請詩。欲因詩尾得公子姓名。已知其爲公子也。皆紛紛向前奪詩。公子令曰。汝輩且置酒于此。若酒冷而詩不成者。罰我。詩成而酒熱者。罰汝。往往酒未及溫。已搥筆滿紙矣。紙盡無可奈何。乃裂帛絹。絹盡則裂帷幕屏褥之類。又盡則各剪裙葉。或絕長袖以進。所得片言隻字。如獲奇寶。貼身藏之。衆進士誘之以酒。酪酏多半竊去。妓有啼者。公子以爲可憐也。公子起

立作樂女伴。乘間說之曰。汝輩盡肯落籍從公子游乎。有別院在湖山之上。門前朱樓一帶。覆以垂楊。松篁中粉廊紅榭。高臺短橋。宜雪宜月。四面遶以梅花。五六十里。深秋之際。則林楓萬株。擁若霞氣。楓樹間有高樓。翠以堂廡。其正中以奉藏經。其兩旁以貯古今異書。左有酒庫。凡天下名酒無不藏。右有泉庫。凡天下名泉無不具。若此者。可以休汝矣。諸妓唯唯。乃盡從公子歸。公子悉召酒人。劍客。高僧。道士。曉夜酣歌。沉湎此中。賦詩之暇。非細談釋部。則酬論兵符。燭盡酒空。醉而後已。賓客

自不檢其和 卷九
既散時與綠絲碎桃。高裝駿馬。踏入深山中。過平原。易地着鞭奪路。拋閃如飛。樹叢邊聽山鳥聲。則命紅草彈鳥。偶不中。皆拍手笑。浮以半觴。轉入幽險處。美人車不得度。攀蘿挽石。欲上欲下。笑啼雜出。忽到荒岡崇嶺之上。天風四來。暈兒清嘯一聲。木葉亂舞。裙裾飄脫。步立不定。公子懼其傷也。乃徐返焉。天下聞公子名。饑寒之士輻輳來集。候其將歸。皆匍伏道左。叩頭大呼曰。非公子無以活我。公子轉盼間。賞勞都徧。日費千金。無几微顏色。一日就中忽有執公子衣者。曰。願辟人。臣有所言。公子不憶於陵時乎。汝所謂於陵陳仲子者也。上帝憐女貞苦。故今日置汝李家。涉獵世味。清明君卽向時辟纊夫人耳。夫日之光有短長。月之魄有死生。人之福有往還。公子宜早決。且汝父鄴侯。及婦翁汾陽王。皆爲清微天帝君。待女夫婦來久矣。言訖不見。公子大悟。以家產萬億計悉散之。與清明君入洞庭石公山修道。不知所終。後陸贄之華亭。常見公子往來三泖中。

楊幽妍別傳

幽妍小字勝兒。生母劉行一在南院。負艷聲。早歲落籍。去嗣陳氏。陳之姨董四娘。挈往金閨。習吳語。遂善吳歛。董笑曰。是兒甫八歲。如小燕新鶯。不知誰家郎有福。死此。雛手陳歿。撫於楊媪。媪奇嚴。課書課綉。課彈碁。妙有夙解。不督而能。女兄弟多方。狡獪嘲弄。詒侮終不能勾。其一粲也。庚申。楊媪避難吳越。載幽妍與俱。年已破瓜矣。薄倖難嫁。有心未逢。俯首叩膺。形於咏嘆。一日遇張聖清於秀林山之屯雲館。群碎滿前。席糾無主。獨幽妍

兀坐匡床旁無轉矚掠髮舐袖笑而不言私禱云儂得
耦此生死可矣張聖清者才高筆雋骨采神恬造次將
迎綢繆熨帖人莫覺其爲廉察使子也舟中載圖史絃
索悉付小青衣排當小青衣能射主人意中事兼工竹
肉聖清曰此西方迦陵鳥以迦陵呼之每携入竹嶼花
溪迺作新弄而最不喜平康狹邪之游謂此輩正堪與
鬚頭奴大腹長鬣賈相徵逐豈容邪魔入我心腑至是
與幽妍日成者久之明日遂合鏡於舟次焉于時溽暑
晝則布席長林暮則移椀別渚踈簾清簟縈繞茶烟翠

管朱絃淋漓酒氣幽妍自謂十五歲以前未嘗經此韻
人韻事卽聖清亦曰世豈有閨中秀林下風具足如勝
兒者乎昵熟漸久絕不角勁語媒詞兩人交相憐亦復
交相重曰吾曩過秀州草庵外聞老尼經聲躍然抱出
世之想自慚絆縛不能掣鞵奮飛今昵君串珠纏臂持
戒精嚴同心如蘭願言倚玉十年不死請事空王宿羽
流螢實聞斯語聖清飲涕而謝之七月應試命下幽妍
送別青溪注眇捷音屈指歸信茲爾杳然及重九言旋
而幽妍先驅渡江去矣自此低迷憔悴瘵疾轉深腰減

帶圍骨見衣表。王修微謂余曰：吾生平不解相思癖，何許狀亦不識張郎何許人。今見楊家兒，大可憐。始知張郎能使人病，病者又能願爲張郎死。郎不願立枯爲人腊矣。聖清聞之，遣急足往視。幽妍開緘，捧藥涕泗洏瀾。姬亮怒，閉絕魚雁，消息不通。幽妍典簪珥，賂侍兒屬挑葉渡閩老，作字以達意焉。肩縮斗室，不見一人。卽玉孫貴游剝啄者，指刀繩自矢而已。媼卞怒竝甚，搥詈無人理。取死數四，救而復甦，不得已復載之東來。聖清儻狀義不負心，有俠客徐內史就中爲調人，彈壓悍姬，無徧

故懸高價，殺此鐵石兒。媼唯唯，聖清乃納聘，迎爲少婦。稽首廉察公，逡逡如女士。且覲宜男，勿詰責也。比入室，病甚，猶強起薰香，澣衣，劈箋滌硯。聖清手書唐人百絕句授之，讀皆上口。又雅能頌略大義，每環回離腸斷魂之句，掩抑不自勝。真解語花也。病中解脫了無怖容，佛號喃喃，手口頗相續。忽索鏡自照，不覺拍几慟哭曰：勝兒薄命，遂止於斯。又好言謂聖清曰：君自愛，切勿過爲情痴。旁招訶笑，妾如有知，當轉男子身以報君耳。又曰：妾命在呼吸，偃大人新宅不祥，盍移就郡醫療之。歲偪

除夕聖清歸侍椒觴別去幽妍惛惛喘益促侍兒問有
何語傳寄郎君但瞪目捶胸不復成聲矣蓋壬戌臘月
二十七日也聖清奔入城且號且含襖延僧修懺撤葷
血者兼旬雕刻紫檀主置座隅或懷之出入衣袖衾裯
間食寢必祝祝必啼啼曰吾欲採不死藥乞返魂香起
幽妍於地下而不可得又欲金鑄之絲綉之倩画師寫
照百回而未必肖也何如徵傳眉道人爲逝者重開生
面乎余曰傳且就恐挑哀端俟君病良已乃敢出而詎
料君之終不及見也幽妍墓在龍華里聖清選地結茆

龕祀文佛如來償其始願修竹老梅環映左右清芬涼
影颯如有人画眉郎散花女其將比肩捉臂踏歌而嬉
於此乎古有廬江吏華山畿歐陽詹奉少游之義娼糾
結夙緣一慟而卒初疑出於誕妄今乃信爲果然如幽
妍聖清者少判在鳳窠群鴛鴦牒中豈死於情哉死於
數也余不忍以介靜辭爲作別傳付子墨墨娥相與流
通之死乎不死矣

潔潭翁傳

潔潭翁鄭姓名景濂古歙人里有龍潭其深不測其清可鑒鬚眉公常游而樂之自號潔潭翁鄭之初居長齡村自宋文顯公始文顯公登王十朋榜進士官迪功郎爲諸王宮講今王龜齡贈言以及符璽誥勅一一寶藏於家傳及勝國公卿纓綬纍纍不絕至洪武首科鄭道同登第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復與其叔徵君參政鄭居貞同歿建文之難詳雙忠祠記中爾時潔潭翁之嫡祖痛念同堂兄弟忠而受戮遺戒後人舍讀而耕者幾

百年至潔潭翁始以詩書課督其子若孫焉。公少習春秋。以父嬰錮疾。輒弃去。游廣陵。年弱冠。橐裝廉薄。不任賈。而翁獨謂鹽策可以起家。饒智略。幹局坐籌。貴賤羸縮之徵。如指掌上。諸曹耦輻輳歸之。悉聽部署。而但賈心害其能。釀爲訟端。百方跲藉翁。久之訟稍挺。貲漸拓。翁乃捐百餘緡。封埴先壠。松楸厚撫。婦翁程氏。婦毋翁氏之胤。又擇宗人近屬。授之生計。俾有成立。妹未嫁。翁曰。于我乎婚。津遣奩具甚設。兩弟未娶。翁曰。于我乎娶。食之教之。自髻髻以逮駘背。卧起必與偕。資斧出入必

與共。迄今五世子。姓食指以千數。同堂共爨。幾埒張公。藝陸子靜之義門。本翁孝友敦睦。有教也。公雅慕儒。而爲賈奪。每聞誦讀聲。輒屬耳聽之。曰。籛金與腹笥孰多。卓鄭與鄒魯文學孰重。於是訪延孝秀。除館授餐。子孫斌斌庠序間。皆藍田丹穴。而一孫元勳。登甲子榜。一孫元禧。登丁卯榜。恨翁已前逝。然天理之報善人。不啻在券矣。初翁逼歲南歸。車徒違疾。公不忍去也。聽同旅先行。爲暴客所掠。呻吟草野間。翁次日見之。大具酒食。助之歸。又曾以千金脫一貲郎於獄。不責償。後以他事過

其門貲郎夫婦望見羅拜迎翁入留彌月始發舟至中途夜半蛟出雷雨怒飛昏黑莫可辨一葉飄蕩遽入嶮隩中電光翁張照見山有廟廟有石案甫登案而水勢大壯自趾及踝矣水退爭來認浮尸貲郎奔訪獲見翁且喜且泣曰某幾死長者幾死長者各執手出涕見者駭嘆聚觀曰豈公家世有冥德耶翁之父良鐸歲暮拾遺金數乘于下方渡口宿逆旅旬日必待亡金者還之抵家元旦矣弟曰遇雪擁不復前耳翁曾載典衣一舸過玉溪河颶風覆舟百人凍齒相噓僵且死公急出其

衣衣之皆復活其他息焚解結折毀不責償者無算夫天下但有積善之人而無積善之家翁家父子祖孫踴躍好義天道佑善其脫於暴客免於陽侯豈曰倖哉晚年不問生產釀名酒遊名山卽聚雪燃燈吞花鬪草以及紙鳶竹馬之戲悉與嬰雛共之日偕江孺人誦竺乾先生書精信因果不市德不市名子孫滿前婚媾皆江東名族春秋八十有二歿而君子惜之小人思之真可謂樂善不倦寬樂令終者矣陳子曰吾往輯建文會編三十餘卷每嘆忠義之後子孫湮滅無可攷心竊

白石樵真稿卷之九
痛之。嘗求方正學先生之血胤于雲間。上之督學淇園楊公。檄張郡侯毛司理爲建求忠祠。衣冠其子孫。使奉俎豆。今讀潔潭翁狀。又知歎長齡鄭氏爲文死難。鄭居貞苗裔。凡數傳。而元禧元勳相繼登賢書。好俠嗜義。能文章。俱磊落偉丈夫。此非獨潔潭翁善人之報。抑亦天不終絕居貞之忠胄。而錫之資子若孫。以亢鄭氏之宗祊于永永也。續遜國紀者。尚其有徵于斯文。

白石樵真稿卷之九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

○○○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論

井田兵法之祖

井田者，古今老師宿儒習稱之。而少年迂而諱言之。諱者固未知姬公所以致太平之遺意。其傳會之而習稱之者，亦非深知井田者也。井田兵法之祖也。蓋其事與田獵相表裏。從論井田而不兼論田獵，則井田之精神不備。而公經緯姬氏八百年之苦心，亦不明。夫姬之鼎

繫繫乎垂東遷而後絕者。則井田之兵農合也。其兵農合者。則田獵之法。聯絡乎其中。以黜夫富強之名。而陰收夫富強之實也。聖人之治天下。其慮長。其謀遠。其法度似踈闊。而實精嚴。其事出乎此。而意實寓乎彼。蓋不特近可以籠匹夫匹婦一時之耳目。卽後之老於周官者。日以井田爲聚訟。而終不能名公指所由寓。卽儒者猥云寓兵云爾。然亦終不能舍子輿氏之故聞。而暢公所以寓兵之旨。王者鎮國家。撫百姓。欲以長子孫。而杜姦宄。則不得不用兵。兵不祥之器。而授之血氣好勝之

民。則勁悍難使。勢必至於毒民。而後已。聖人以爲以兵毒天下。不若以兵教天下。以兵教天下。又不若以兵藏天下。故井田表裏田獵。乃聖人之善藏其兵法於不窮。所謂合之則雙美。而離之則兩傷者也。夫有兵。則有營。有陣。有食。其屯聚有地。其技閱有時。其春秋夏冬晝戰。夜戰。有法。其興師振旅。有禮。凡此者。皆兵之大紀也。公使民由之。而不欲使民知之。故後世莫得而詳。然其井田之神。乃變化則散。見於車攻。七月諸篇。而微隱於周官田獵之制。夫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自箕子之九疇始。

也。八家皆私百畝。自伏羲之八卦始也。公田居中爲大將。握奇居中央。私田居外爲正兵。以居四正爲奇兵。以居四隅對敵。則正兵迭出。犄角則奇兵互張。止則大營包小營。行則大陣包小陣。斷之而爲三。則吳璘之三疊。出之而爲六。則李衛公之六花。全演之而爲八。則武侯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法止矣。雖然此猶兵家之營陣圖耳。有如授之以圖而不教之以法。與無兵同。其民日引月長於爭鬪殺戮之事。而不潛耗其雄心。移易其耳目。與教盜賊同。聖人於是因祭以用獸。因獸以待敵。

悉匿其坐作進退之名。而更創其說曰。田獵。吁。公之心亦良苦矣。使公之井田止於截溝塗而剖封植。則其制誠迂。惟其以田獵輔之而行。則所爲導民於富且強者。甚巧而不露。而千古兵家不傳之秘法悉藏焉。公何迂濶之有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獵。以明四時不失職也。質明什旗。後至者誅。以嚴信誓也。假蘭艾之草以爲席。置通帛之旃以爲門。以懼傷馬也。車之入門。礙以車軸。以試其能御也。車軌塵。馬候蹄。以試其能馳也。旌旗金鼓。以畫戰也。選車徒。讀書契。辨名號。以夜戰也。過禽不

逐以示不逐奔也。面傷踐毛不獻。以示不殺迎降也。不成不獻。以示不戮。勿穉也。出則少者在後。以示趨敵也。入則少者在後。以示殿師也。有聞無聲。以示師克而和也。酌禮獻賓。以示告廟飲至也。夫公之神巧變化善藏。其兵法於不測如此。當是時。車輿行三。司馬缺而不補。雖蠻夷猾夏。盜賊姦宄。則竟付之士師。若曰。兵者此不。過刑法之屬。不以教我民也。而周之民亦且泄泄焉。第相謂曰。公以稼穡飽我。又放而角之原野。酪禽之血搏。獸之革以饗我。甚則感嘆而歌咏之曰。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又曰。言私其豳。獻豨於公。至於公田。則思君獻豨。則思君而百姓之願爲公死可知也。常人之情。或反唇於室。而不容不披髮於鬪隣。或構仇於酒杯。而不能不卒然匍匐於拯水火之際。何者。其所居之習然耳。令一井之內。婚娶喪葬。老死不出於其鄉。歲時則相藉。子孫則更抱人。諳其名姓里居。而世共其生死緩急。以此思戰戰寧有不勝者乎。况溝洫川澮相錯如織。則不必設地網以制戎馬。比屋皆土著。則不必立保甲以稽姦僞。民二十而受田。六十而歸田。則不必汰老弱以覈軍籍。

田中有虛疆場有宮則不必裂地以處師徒我耜我耨我黍我稷我倉我庾則不必飛千里之芻輓萬鍾之粟以給廩餼轉饋餉夫今日之國家其漸趨於貧弱者爲其以東南之民驅而養西北之兵也卒之首與尾兩窮而富與強俱困公惟借民以足食旋借民之食以足兵無召募揀選而技良無營堡斥埃而備設無更番屯戍而居處寧無牽制觀望而肝膽壹規疆理爲營陣揭鋤梃爲干戈轉用其所以斃獸者以爲斃敵之法上不言下不覺百姓日馴夫狼戾不肖之心而國家坐享夫數

百年全勁之利老氏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易曰寓天下至險於至順嗚呼公之意豈亦本諸此歟蓋嘗譬之井田奕局也田獵之闔闢縱橫屈伸進退其變迄于不可勝記皆所以按其局而布之爲勢也後世若柳宗元之封建林勳之本政其井田純用局者也符於郎兵於崇丘講武於平樂觀陣兵於驪山之下其田獵純用勢者也特異勢殊必舉三代之法以罔人主是又執死勢而費故局者也攻阡陌恣游畋是局殘勢敗者也新莽以井田飾亂漢諸帝長楊上林以田獵飾治局非局勢

自不稱其利。○非勢其不知奕均也。○嗚呼。寧獨漢唐以後諸君子哉。子與氏之論。井田。○非矣。公猶得以農事之說。籠而掩之。况其下者乎。○微獨子與氏。○卽當時。但稱師尚父爲善將。而不稱姬公爲善兵。○嗚呼。聖人之深於藏兵。一至此哉。夫善易者不言易。善兵者不言兵。而後知兵之所以莫測也。故曰井田者。古今兵法之祖也。

○○ 佛論 大養濟院

佛氏一教。歐陽永叔有正本論。胡康侯有崇正辨。此佛氏之攻輸也。李純甫有鳴道集。張天覺有護法論。此佛氏之守墨也。馬鈞陽欲斯之以充戶口。此以佛氏富國者也。丘瓊山欲籍之以實軍伍。此以佛氏強兵者也。王文康嘗大回論。此又爲佛氏調停者也。余獨曰佛氏者。朝廷之大養濟院也。我明設養濟院。以養無告也。然州縣不過一二百。彼罄殘疾。止矣。其外少壯而貧。終身不能溫飽。婚娶者不知幾千萬人。幸佛教一門收拾此輩。

耳夫今之僧非真忍於離父母去妻子叛名教而思以易天下也大都貧賤無聊計無復之真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窮漢而欲人人婚配能乎賴彼教設爲出家以清淨之人人授塵能乎賴彼教設爲寺院以散處之人人鮮衣肉食能乎賴彼教設爲披緇托鉢以淡泊之人人誦詩讀書能乎賴彼教設爲諷經說法以曉暢之人人裹糧以游能乎賴彼教設爲十方接衆以津致之又恐群處易囂則清規以肅之狂心易熾則苦行以練之血氣易爭則慈悲忍辱以下之僧俗易溷則髡髮

刈鬚以別之既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此窮漢若使此等窮漢而無佛門收拾天下還要增却許多乞丐許多盜賊國家還要增却許多賑濟許多隄防蓋佛教得力處正朝廷省力處也天地所重重在活人活人之門無過佛教此若有天意主持其間不惟學士大夫闕他不去卽自古帝王亦剷除此教不得徃徃生出神僧散聖激揚宗旨簸弄神通化愚成信轉慳爲捨無非善巧方便主於活此窮漢而已况此窮漢中其最上者原能打徹心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雲行鳥飛火耕刀

種信因果。護戒律。又其次則白頭黃項。衣食老死于其中。蠢且弱者。無殍餓溝壑之憂。強且黠者。無嘯聚潢池之禍。人相忘於僧。魚相忘於水。藏僧於僧。乃所爲藏天下于天下也。嗚呼。三代以上。聖人多。百姓少。卽王者懸法不用。而又何藉於佛法。三代以後。井田學校廢。而民輕去其鄉宗法。廢而族無以相統。黨正族師之職廢。而此伍閭族無所聯。吉凶緩急無所賴。則不得不投佛教以求生路。而其徒遂至于日盛。一日非其徒之日盛。一日以百姓日多一日也。聖人少。百姓多。雖天地且不能。

人爲之區處。而家爲之經畫。故以衣冠文物之子弟。使儒家任之。以鰥寡孤獨之子弟。使佛家任之。道家又以長生延年之說。歆動乎其間。以收佛氏之剩餘。而窮漢依託以就活者不少。佛家分儒家之勞。道家又分佛家之勞。蓋天地之苦心。而聖人之神道設教。無以加矣。是故窮土木飾金玉。以佞佛非也。毀坊寺誅沙彌。以滅佛亦非也。以儒闢禪非也。以禪論儒亦非也。但曰佛門者朝廷之養濟院也。而一味歸於天地生人之心。爲主則不惟不敢爲我敵。而反爲我用。豈非渙小群而爲大群。

者哉。至其大差別處。則東華西竺之教。判然各爲一家。如文字不相知。西方文字橫行。從左至右。東方文字直行。從上至下。是也。如聲音不相通。西方以宮商角徵羽。平分五音。東方以平上去入。並通四聲。是也。如語言不相入。西方從合一音中。有一合二合。五六合者。東方從離一聲。唯有一字。是也。如刑法不相揖。西方以噬讐。燒刑。東方以笞殺爲刑。是也。如天文不相習。西方日道從緯。以南非爲度。東方日道從經。以東西爲度。是也。由此觀之。佛自佛。儒自儒。彼而爲我。亦不能。我而爲彼。亦不

易其所同者。不過借西方眼前之粗跡。以博區區之窮活計耳。而說者謂佛教入中國。其勢必至于率天下之人。盡化而爲夷狄禽獸。則亦視之太深。而憂之太過也。夫無父無君。誠無容於盛世。然世衰民窮。不得已而俗遂求活於佛氏。是亦君父之所憐。而許之者也。

真四皓

管留侯招四皓，從帝酒間調護太子，帝與戚夫人爲楚舞，噉噉流涕，醉歌鴻鵠，數闕而罷。俗儒謂此四皓者良教之，僞託以劫帝者也。予謂四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也是真四皓也。當秦坑焚時，魯兩生嘗負禮器，輕千里逃之海。尉繚亦曰：秦王蜂隼鷲鷹，豺聲狼心，得志則輕食人，不可與交游，乃亡去。垂五百年，至晉而猶有桃源避秦諸人，乃知秦之迫天下之士而老於深山斷崖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卽魯兩生尉繚之徒耳。良少年志在

報警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散黃金收海內客客有奇
伏在草莽如四皓者良必歡然投結結爲死友友天下
士而不知商山老人何以稱子房哉博浪一椎祖龍禡
魄掉舌入沛卒爲帝師四皓胸中亦有子房久矣水濕
火燥鐵子磁母大丈夫意氣相感千里神交片言調合
四皓不爲漢屈獨不爲子房屈乎汜上黃石一遇橋下
傳書三卷赤松居崑崙上下風雨乃欲從之辟穀爲采
真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竟得力士授以椎法此三
人者神仙也而子房從容委蛇如交人間人了不爲異

況四皓采芝行歌近在商山之間者哉俗儒齷齪仰視
四皓以爲鴻飛鳳嘯不可網羅卽龍準沛公馴習蕭曹
韓彭之骨如降夫羊而創鷹兔獨難狎一鬚眉皓白無
所事事之老叟今子房一布衣耳招置四皓譬若操舟
隨左而左隨右而右此無他蓋良之報讐天下豪傑無
不諒其忠義感憤之心而憐其聞關匄制之苦黃石赤
松滄海神人且相與呵護而擁衛之則四皓可知矣西
逐秦鹿南烹楚篋良皆爲韓而不爲漢皆用帝而不爲
帝用至于一旦志行讐害功遂身退良之意終未安也

白不刊其利 卷一
既借漢以報韓讐。則必欲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不出。則儲不定。儲不定。則漢之天下存亡不可知。不可知。則良之辭漢不決。四皓而念及子房始終之心事。及子房之固以請也。亦何忍入山深。入林密哉。伍員之報楚也。盧中丈人。浣紗女子。至覆舟沉瀨。以示無恐。要離專諸。燔妻斷臂。死而不顧。子胥讐在父。數君子慷慨俠烈。不難殺身以左右之。子房讐在君。讐獲伸而德未報。四老人安得徘徊上車。不爲子房一出也。陳留風俗傳言。圜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卽位。以

圜公爲司徒。宋時南山農。鑿地得漢石數種。有隸書。圜公角里先生姓字。圜公者。蓋東園公云。則四皓之非僞。托斷斷可知矣。大抵高帝以亭長起家。漢事多得諸父老力。若董公及戾太子壺關三老是也。三老遮說時。子房去漢久矣。此又誰爲之。吾故曰四皓者是真四皓也。

圖書

管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龜書。而伯禹之遇河伯也。曰臣河精也。授君河圖。於是後世言星者。昉於圖。言土者。昉於書。而紀曆井地之法。興矣。河洛之未有定說也。左於漢者。班固楊雄。鄭玄孔定國。劉向之父子也。左於宋者。堯夫。端明。元定。晦。菴。明道之兄弟也。數先生互相異同。不爭于象之方圓。則爭於數之多寡。不搜考於藏書古文。則徵據於通儒隱者。夫圖書亦何異同之有哉。圖書而有異同。是理之有異同。

也。象之爲中爲左右爲戴爲履爲肩爲足也。非天地之象理之象也。數之自一而九與自一而十也。非天地之數理之數也。理得而圖書爲過客。象數爲逆旅耳。不聞殊方之卜。平或責應於草木。或取數於瓦石。或以雞占。或以鬼卦。卒之吉凶之兆。不異著龜。蓋著者尋數之主。數得而著廢焉。龜者啓兆之質。兆者而龜忘焉。圖書者聖賢之借理。出而圖書休焉。是故長裏可以符契。方圓可以券合。時代流行。可以經緯相襲。先天后天。可以子母相生。縱之橫之。而無害其爲同奇之耦之。而莫病其

爲異。不必泥其九爲圖。十爲書也。不必追其河圖之篇有九。而洛書之篇有六也。不必推其卽太乙下行九宮法也。不必據其乾吐天苞。坤吐地符也。不必究其出乎青城。隱君也。不必遡其受之希夷。神放穆修以上之諸人。也不必實其與太極圖合也。太極之理。碎而爲陰陽。陰陽之理。碎而爲四象。八卦。衍之爲大衍。範之爲洪範。以至顛仰聚散。河洛未嘗不寓焉。三光五岳。披我以圖。八索九丘。聚我以書。魚躍鳶飛。呈我以靈。龜龍馬夢。寐尚交接。我以大禹宓義。卷之而促。爻象于一瞬之間。放

之而轉乾坤于六合之內。大之而聖賢就于鑪冶。細之而瓦礫歸于文章。此非三代以還不傳之圖書哉。故曰。刪后無詩。畫前有易。儒者不知。而嘵嘵焉終日爭之。彼執書以合圖。執河以配洛。家是其見。代是其書。譬之水月。然一人以爲月繫于天。一人以爲月繫于水。兩人東西行。月亦隨之。此兩人者。又以爲各私。是月而不知月之無分於東西也。是諸儒之論圖書者也。

十三經註疏

經之不明也。其故有三。經生之與諸子角。一不敵也。轉而與二氏角。二不敵也。宋儒漢儒之自相爲角。三不敵也。何者。經生之喙一。而諸子之喙百。吾以莊語而彼以譚笑。衆寡勞逸之不相半也。一不敵也。人情好生而黃冠以不死劫之。人情畏死而緇衣以無生劫之。卽儒者能跳於死生。而又不能終跳於嗜欲。乃二氏又以清虛寡營勝之。二不敵也。漢儒網羅百家。收拾遺文。以爲宋儒地。而宋之諸君。往往操戈而襲甲焉。功不明。論不定。

三不敵也。嗚呼。儒者操三不敵以抗於世。日戰日北。日傳日負。而經幾于亡矣。夫經之初有六。迄于今而附以公毅三禮。又附以語孟孝經爾雅。蓋十有三焉。經多矣。何以亡也。不亡於雒之擬易。通之擬論語也。不亡於叔孫通之禮樂。曹氏父子之詩也。不亡於蔡謨之不熟爾雅。王莽之僭周書。安石之腐春秋也。然則經何以亡。蓋始於尊聖人之經。而終於自尊。不知經者聖人之跡跡存。而人與骨蓋已朽矣。其不可得而朽者。理也是。故得瑟而忘絃。得月而忘指。則性情不在。聲典謨不在。壁筆

削不在。麟爰象不在。龍馬苟其一饋。十起于蟲書蠹簡之中。一飛十難於牛毛繭絲之際。則無風而波。舍兵而爭。家樹幟。人樹舌。卽金溪新安之間。日紛紛矣。夫必關洛。洙泗之爲是。而諸子之爲非。則拘執太堅。立門戶聚生徒。則張皇太過。執拘則人疑。張皇則人懼。此經之所以日亡。而終不能與諸氏角也。竊嘗私論之。諸子之汪洋自恣。近于狂。二氏之恬淡無爲。近於狃。世無仲尼。故至此耳。仲尼而在。可以鎔鑛而爲金。採腋而爲裘。集諸瑣屑而爲竹頭木屑之用。而况漢儒爲哉。大抵諸氏二

子。譬之黥布信越。來則爲帝用。而去則爲帝敵。故其法
主降。漢儒則陳勝胡廣矣。斬木揭竿。以備濂洛之數君
子。數君子不以爲經之功臣。而至詆爲經之叛臣。漢儒
之所以死不服也。

古今大帳簿

史論

天地間有一大帳簿。古史舊帳簿也。今史新帳簿也。人
家儘有聰明俊慧子弟。父師失教。專以時文課之。竟不
知通鑑綱目二十一史爲何物。所以往往有攢眉讐書
之苦。若教之讀史。以聰明俊慧之資。遇史中可喜可愕
之事。則心力自然發越。貫串治亂得失。人才邪正是非
之源流。與財賦兵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
然高明。以古人印證今人。以古方參治今病。則胆力自
然穩實。曉暢大局面。大机括。大議論。大文章。則筆力自

然宏達。今子弟史學一切廢閣。其有質者。反教之讀子書佛書。卽粗粗問他作子書佛書者之姓名出處。已茫然不曉。况能得子佛之精髓乎。余嘗語子弟。無論綱目二十一史。卽一部通鑑。乃萬卷書之關津。若未曾過得此關。則他書必無別路可入。或讀之而不能解。解之而不能竟。竟之而不能徹。首徹尾者。皆史不熟也。此舊帳簿不可無也。內外有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事宜遵祖宗法。勅令修撰編修簡討。審直史館編紀時政各管一類。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帝尾書某

官某人記。藏之櫃櫥。以待纂述。庶因紀錄之間。亦得練習政事。他日任用不致枯槁。鹵莽。是於循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若謂館局儲養異才。不必煩以語言文字。則未免以光陰志氣空擲於交際詩酒之間。卽有意講求故典者。恐同儕猜異。只得隨行逐隊。而不敢周咨天下之務。及至闔局修史。亦不過掇拾完書。無暇聚頭磕膝。仔細討論。宰相須用讀書人。竟成虛語。此新帳簿不可無也。又有講學老先生。專意六經。而以讀史爲玩物喪志。亦恐非得中之論。昔伊川先生几案間無他帙。惟卽

行唐鑑一部。朱晦菴先生云。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
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胆墮地。向來
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前
輩何嘗不留心史學。今子弟不讀史。史官不編史。舊帳
簿。新帳簿。皆置之高閣。豈不可嘆。夫未出仕。是算帳簿
的人。既出仕。是管帳簿的人。史官是寫帳簿的人。寫得
明白。算得明白。管得明白。而天下國家之事。瞭若指掌
矣。故曰。史者。天地間一大帳簿也。

論卷之十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一

策

宗藩

古今之宗藩厚自周始也。秦鑒之而弱其枝，薄自秦始也。漢鑒之而掉其尾，唐之降疏屬之王而夷於公也。降其又疏且遠者而夷于民也。所爲薄秦之亞也。宋之聚而養之京師也。散而處之都邑也。所爲厚漢之亞也。國朝稽古定制，廣樹懿親，參酌調劑，以處於不厚不薄之間。爲萬世準祿，萬石冠九旒，位諸王上，法漢而不得。

置吏握兵郡王以次議裁法唐而未嘗不食餼冠帶大
施少帛磐石錯繡拱手以衛神京法宋而曾不敢噪屯
于闕庭輦轂之下郡縣以防蜂螫法秦而終不廢周封
建以樹麟趾法周而終不得不節取於秦煌煌聖謨
似無容進一籌矣第愚所憂者不憂天潢之不長而憂
在於窮地之毛罄地之產不憂朱門之里第而憂在於
白屋之王孫不憂遠而燕吳近而寧煦而憂在於百姓
之罄懸有司之卮漏夫天下之法惟其兩利之爲便也
今上見費而下不見恩宗子弟不盡肥而民日露其瘡

欲更制則以爲生亂欲坐視又以爲養亂欲加恩則以
爲游說而不當言欲斷恩又以爲離間而不忍言然則
奈何語曰親盡則遷服盡則徙義也親疎無間內外均
勞仁也親親賢賢仁義並用其惟今日乎故請于奉國
校尉而下裁其歲祿可也鎮國諸將軍中尉而下停其
分典可也又不然而輟其尙禁寬其兵衛使不肖者得
衣食於技農賢者得以玉牒之親而隸名於金閨之籍
若周若召若蒼若向若絳若勉若汝愚可也嗟乎良家
子負矢裹糧翱翔八極抱關不呵津吏不問而神明貴

胃反不免坐畫地而泣向隅弓旌輪車日下名山搜討
鬼豈鴻遠之彥而同姓子孫使之匣鋒而不試囊穎而
不出眈眈然望長安如天上而竟不能稽首于天子闈
闔尺寸之間可嘆哉

周禮

晉人有言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始未嘗
不驚怖其言已讀周禮而後知言之當也秦舉先王之
六籍束而投之烈焰之中此時周禮亡矣垂漢二百年
河間獻王猶能搜諸李氏之家藏而上之秘府則書固
無恙也自後杜子春及鄭康成父子專門特業遍沿於
唐宋以後之諸人凡四十有六家而愈不可詰矣雖謂
周禮之絕於諸儒之手可也禹鑄九鼎紀山川殊怪之
類用以鎮不祥而告成功如使治水者負鼎而趨以趨

河而窮源人未有不咲其狂且愚者矣。周禮雖公太平之書也。書豈其所以公哉。周禮之家聚而戶訟者。以冬官缺也。然五官固具在其倣而行者誰也。卽五官互見而冬官未缺。缺而尋以考工補之。其倣而行者又誰也。蘇綽用其五六而不足以治周。蘇威用其八九而不足以治隋。我明田不井。刑不肉。子孫不封建。秋冬不獮。麟之甲也。然必句句而比之。字字而櫛之。則魚之筌而兔之蹄也。求後於渡河之後。索經於煨燼糟粕之餘。反

覆辨難。旣不足以爲公忠。臣而傳會牽合。又不足以爲公孝子。是古之亂周禮者。漢儒而今之亂周禮者。又附之以宋儒。古之逸者官之一。而今之逸者。又無故而并削其官之六也。然則周禮何以辨哉。說者以莽之托名於井田。歆之托名於泉府。安石之托名於國服也。以爲周禮罪而不知此。非周禮之罪也。盜竊孔子之履。納之而踰人之牆。燧人火政以利天下。而始皇乃以爲烹儒焚書。燧人孔子亦何過乎。竊周禮者亦若是而已矣。

曆法

余觀周季天子不協時、日御不分朔、閏分乖次而莫識。孟既失記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螽蚘之不藏也。於是孔子作春秋。司曆失閏則訛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曆者天下之大典也。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尚體。以綜數尚文。以考類尚象。以作事尚時。以占往尚源。以知來尚流。六事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重之。爰命羲和分主四方。其器則璿玑玉衡。六合三辰四遊。公輸子所儷指而不敢進也。其法則土圭正影。



律管葭灰。離朱之所閉目而不敢窺也。其人則夔龍稷契。伯夷。臯陶之所比肩而友也。其位則四岳九官十二牧之所接武而班也。甚矣曆之重且難也。非難於理而難於數。非難於常而難於變也。以理馭數。以常馭變。斯不可易之曆也。三代以降。漢之曆更二十一家而不能易。司馬太初之起於黃鍾。唐之曆更二十六家而不能易。一行大衍之根於蓍策。宋之曆更二十有二家而不能易。堯夫元會運世之本於圖書。元之曆更三家而不能易。許衡郭守敬之主於歲次。定朔。此授時曆法。我

明之所因而爲大統曆者也。迄今二百有餘年矣。第恐法久而窮。時窮而變。積杪忽以迄毫釐。積毫釐以迄分寸。積分寸以迄尋丈。將日月若斷壁。五星若走珠。四時若亂轍。萬物若驚塵。嗚呼。豈細故哉。略觀漢書。漢興。世以司馬氏爲太史。而今者。頤門之齋。安在。御史大夫倪寬。明經術。上詔寬與博士共議。正朔。遂改夏正。巫釐。秦舊。而今者。明經之儒。安在。太初始作星官。奏不能算。乃更募治曆者。于是。唐都洛下閎出焉。而今者。精算之士。安在。夫紛紛曆家。高之。則欲使大撓握箭。隸首執籌。獨

步三代之前。而不知卑出漢下遠之。則欲踣影天路。飛奔日月。而不知石室靈臺之上。所爲神而明之者。誰其人哉。昔者高皇帝嘗徵龔教諸臣。分掌曆時。置爲四輔。且升告太廟。以重其選。嗚呼。蓋早見至矣。

樂律

古人有言。議禮家如聚訟。嗟乎。寧獨禮云乎哉。施於今而論樂者。焚如矣。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夫人者。兩儀之播氣。而性情之所起。恣其流洄。往而不歸。是以聖人作樂。標舉人倫。削平淫放。大夫不操懸。士不輟琴瑟。所以迎和氣之始也。記又曰。樂者樂也。樂之所極。天地氤氳。雷雨滿盈。是以聖人作樂。見昇平之冠帶。王化之原本。所以養和氣之終也。無傷和先。無伐和後。移風易俗。象德告功。皆舉之矣。而世俗之儒。奈何其焚焚也。

聚而議五音。則元聲中聲。變聲半聲。后夔之所不能齊也。聚而議黃鍾。則清濁多寡。進退奇耦。季札之所不能察也。聚而議候氣。則築室布灰。籥石秬黍。子雲之所不能占也。夫匏巴善歌。能令馬仰秣。魚出淵。劉琨一嘯。而能召太守。七世以上之祖。此二人者。以聲用。而非以器用也。今之精於聲氣者多矣。目窮於秋毫之末。而耳竭於絲粟之細。然而鳳不翔於庭。麟不遊於郊。異類莫以從。鬼神莫以格者。何也。將以爲無專門。而樂舞諸生。能執籥具秉翟矣。以爲無專官。而宗伯奉常。及協律都尉。

具矣。以爲無專籍。而上至於六經。下至於蔡子之新書。朱子之通解。已汗牛而飽蠹矣。上古之世。搏土鼓。削葦莞。考篲桴。擊野壤。可以啓萬物之情。通天下之志。而中古以來。聰明伎倆。自謂目空古人。卒之甲乙雌黃。若蜩若蟬。迄無定論。蓋器者所以發聲。聲之邪正。器勿與焉。曲者所以名樂。樂之哀樂。曲勿與焉。若使君子樂得其樂。小人樂得其欲。則金土不鳴。絲肉不奏。鯢弦不張。鼙鼓不伐。可也。君政荒而矯。人心鬱而苦。雖農之瑟。虞之琴。垂之鍾。和之磬。女媧之笙。雲門之舞。亦何足以復不。

祥。而留亂亡之轍哉。昔者南郭子綦隱几而聽天籟。葛天氏操牛尾而歌八閩之風。無煩均節。不廢比排。而至樂出焉。故易之有象。雷出地中。迅動流暢。先王以豫爲易中之樂。而太史之爲律書。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而言兵之偃。於文帝寢鋒息民。天下和樂。三致意焉。有味乎其言之也。

水利

今天下畫大江而談水利。江以南腹心也。淮咽吭也。江以南不治。不足以給。淮不治。不足以達。不給不達。邊吏士不足以戰。則水利者。又天子邊事之要領也。今御史中丞幕淮泗上矣。憲大夫董三吳矣。而臨河報水激之人。旱潦相嚙也。則何故哉。治河之難也。其難有三。若東南不得與河較也。齊魯伊洛之間。亭障相錯。一欲濟闡。則王孫勲。皖諸貴人。中撓之。禹之空而授諸水者。悉爲我所實。吾無以容水。則水無以容我。勢也。難一轉而清。

白不補其利。卷二
濟轉而徐州則虞漕轉而汴省則虞宗室轉而鳳滁則
虞帝陵左支右吾前顧後盼難二河之徙決有鬼神
不可以力敵築堤塞口與蛟龍爭又不可以金與帛敵
功未成而主心動功垂成而廷臣以樂羊之書尾之又
不可以百口敵難三故新河之役議者紛紛欲疏月河
以分水洩蘇伯河以導水遷城以避水修閘以防水
上亦日下奏牘與大司空議以望河工之告成而匏子
之歌禾黍之頌尤寥寥也至江以南則百倍易之矣江
南之流輸於震澤震澤輸於吳淞吳淞輸於海特其支

河○之○不○治○若○有○母○而○無○子○有○腸○胃○而○無○脉○絡○旱○則○鮮○畜
而○田○爲○之○龜○拆○潦○則○鮮○洩○而○禾○爲○之○鳧○沒○此○其○故○易○講
也○不○必○接○溧○陽○之○五○堰○疏○荆○溪○之○百○瀆○以○殺○其○來○勢○也
不○必○於○江○陰○驅○而○泄○之○江○也○不○必○於○夾○葦○興○塘○驅○而○洩
之○於○運○河○也○余○以○爲○視○田○之○高○者○其○流○可○濬○也○視○田○之
卑○者○其○畛○可○築○也○戶○上○者○可○粟○也○戶○下○者○可○力○也○不○上
不○下○而○中○處○者○可○相○督○也○水○衡○所○捐○數○十○萬○之○金○錢○流
移○可○募○而○賑○施○可○寓○也○此○吾○所○謂○百○倍○而○易○於○治○河○者
也○

鹽屯

管者姬公寓兵於農。制爲井田。而其後管子修內政。以寄軍令。卒以勁齊。吾明之兵與農分矣。然借鹽以屯。邊不至盡驅。東南之農而養西北之兵者。則鹽屯爲之。灌輸也。今天下策鹽者曰。苦課重。苦守支。苦私鬻。苦攤。派存積也。策屯田者曰。苦牛具。苦溝洫。苦課稅子粒也。二者大司農與徵算郎相與日夜借箸而籌。而繡衣使者亦乘車出。退而倒牘奏利害者。日上。迺左顧問鹽政。民貧不能罷課而商之子孫老死不見度支。右顧問屯。

政武臣不能營葺而士卒不倚耒耜蓋天子以米鹽爲羞大臣以富強爲諱於是一蔑於縣官再奪於貂璫戚畹再持於鄭卓之徒佃漁其間此無他以鹽屯之未合而祖制之未復也往高皇帝召商實粟邊下商爲之募衆墾土以鹽而徂集商以商而蟻集屯有兵農均輸之遺意焉自葉淇倡議而商所輦者更粟而金矣金不之塞而之鹽局矣大江中畫而東南挽芻西北坐食矣余以爲非復祖制而令鹽與屯相爲表裏未可以國也夫鹽與屯合斥鹵千里化爲桑田一利也農不輸

餉兵不媮飽二利也商且受粟又受漕券交於左筐盈於右三利也邊實虜虛卽淮揚有梗而咽喉自在四利也且耕且守人自爲戰里田戍行敵氣自寢五利也生齒繁烟爨集戍卒無鄉國之悲而流移有土著之樂六利也商以邊爲陸海虜以田爲地網七利也嗚呼七利舉而卽使劉大夫握管趙先零繪圖何以讓哉不然江以非窘言兵江以南窘言農眈眈枵腹相望而兵則虜且薄之農則水旱薄之惟鮮衣大賈洗手堅坐以享獵天下之利何不召而爲鹽屯委輸且賈者半燕趙走

容地如驚蓋其性然而又引輕而鹽倍賦輕而粟倍容
四面方駕出矣

馬政

甚矣今天下馬政之不講也。凡有三蠹而大耗不與焉。
太僕馬歲無慮十餘萬。內以奉衛士而外以奉邊戍。邊
戍所予金粟半以輸債帥。自啖不暇而何暇以其餘飽
馬。馬不任勞苦遇戰則悲鳴却走矣。蠹一漢初天子不
能具淳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今衛士得馬以便鞭乘而
已。蠹二縣官割其芻中涓外家割其地。馬所從產則責
駒所從秣則責肥。甚則家破而人繼之。蠹三今天下幸
媿安耳有如海內多故無敢望八駿十二閑及數千如

雲之錦卽大將軍何以驅使監罔僕寺何以數馬而對
嗟乎此所謂名存而實亡者也夫名存而實亡者猶未
若害存而利亡者之足以懼也如咸寧鸞爲政驕且畏
議通馬市以中虜欲自庚戌以迄今四十年矣國初之
市馬雖稍倣宋制然特創於關蜀未聞以九邊爲市也
以茶縑爲餌未聞輦金而出也以爲獲良馬而虜且以
下馬獲上直矣以爲馬衆可與虜敵而旣市當無事戰
矣以爲羈縻之而陰修戎備而將相以市便高枕矣以
爲虜無他狡而慮且邀賞往歲東西之鎮叵測矣夫天

下之財止有此數不在上不在下而在夷狄財往如逝
波敵至如風雨有如圖窮而七見皮盡而毛落進不能
掌犬羊溪壑之心而退不能忤熊羆將士之氣陽以托
長沙表餌之智而陰以伏熙寧和好之憂嗚呼如是而
欲譽天駟叩房星供御飽餼司馬巡邊其何益于國故
太耗之不去而區區於振刷三蠹雖有龍牡無以御之
矣李克用以馬上立國不過七千猗頓窮士耳陶朱教
以畜五特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犄氏之南其息無算
而況以天下息乎請罷馬市以歲市數十萬之金帛轉

白○石○樵○真○稿○卷○十○一○終
而○付○之○秦○非○毛○仲○其○人○必○使○官○與○民○兩○利○以○坐○實○天○廡○
之○種○生○且○爲○天子○歌○在○堦○馴○鐵○以○獻○也○

白石樵真稿卷十一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二

賑荒議

計十二條

踏荒

縣公踏荒東踏則西怨西踏則東怨舟車所至攀擁叫號里排總甲有伺候之費有送迎之費有造冊之費有愚民買荒之費不如一槩以全荒具申上司舊規奏報夏災例在五月今已過期似難復緩直待兩臺題請朝廷旨下戶部覆行然後輕與寡從踏勘未遲今不必沿鄉履畝也

白石村志卷之三
勘荒

得錢做荒。出錢買荒。其弊種種不一。須令該畝里排開。報得分明。圖書造冊。得分明。如一保之中。某區爲熟區。某區爲荒區。一區之中。某畝爲熟畝。某畝爲荒畝。一畝之中。某圩爲熟圩。某圩爲荒圩。俱用印鈐記訖。然后行抽勘之法。勘圩則刻。勘區勘畝則寬。又然后行抽問之法。或問事。或比較。問過去。前甲之里排。則公問。見在挨甲之里排。則私大。抵種田全荒者。卽是上貧之飢民也。種田半荒者。卽是次貧之飢民也。得一圩之真荒田若

干真飢民若干。而衆畝不敢欺矣。得一畝之真荒田若干。真飢民若干。而衆區不敢欺矣。勘荒在此。賑飢亦在此。本之以惻隱。不忍之念。頭叅之以神明不測之作用。寧過仁無過義。寧使得便宜。在百姓無使得便宜。在朝廷。此勘荒之大指也。

儘荒

勘荒固難。而派荒尤難。說者曰。縣大夫不能千百其化身。而方圓于一手。何如一槩攤荒。使荒熟皆霑恩典。此爲熟鄉作說客而設也。夫東南與西北。非特地勢之高

下不同。抑且有災無災之截然迥別。若幸而有恩。應儘數派與荒區。惟荒區有改折。惟荒區有停徵。帶徵惟荒區有粥賑。米賑而高鄉不得望焉。夫荒區菜麥不及收矣。秧苗不及栽矣。卽栽腐爛矣。卽間有可救者。皆數十百人共踏大朋水車。男罷耕。女罷織。甚則皮穿脚腫矣。今高鄉有是乎。富戶見田荒。誰肯借貸債米。業主見田荒。誰肯接濟工本。米啼飢號寒。賣男鬻女。今高鄉有是乎。租米旣不能還。錢糧安所從出。佃戶苦業。戶苦里排。若縣官苦。今高鄉有是乎。蓋當道之請命爲荒。不爲熟也。朝廷之特恩爲荒。不爲熟也。父老之拖泥帶水。佃戶攀號正恐以荒作熟也。縣官之曝日衝風。親行踏勘。正恐以熟作荒也。若不問苦樂高低。槩行攤荒之法。似於官吏覺便。而于救災則甚不均。甚不服。夫低鄉涕泣而求之高鄉。談笑而得之膏粱。而欲坐享餓殍之食。孟獲而欲分奪嬰兒之乳。此豈鬼神之望。吾良吏者乎。士大夫無以此曲動上聽可也。

禁亂

夏秋之交。舊水未消。新水復橫。正如舊錢糧未足。新錢

白石精利 卷三
糧復徵。三吳百姓之苦。未有甚于今日者也。且大暑而徹夜極寒。大雨而浹日不止。天時可怪。歲事可疑。自古水旱必相仍。兵荒必相繼。卽極盛太平之世。且不能免。而況以好奢之世界。當易動之物情。可不爲寒心哉。昔蜀道寇作。臨汝侯嘲羅研曰。卿蜀人。何樂禍如此。研曰。蜀中百家爲村。有食者不過數家。貧迫之人。十常八九。束縛之吏。十有二三。若令有五母雞。二母瓊。床上有百錢。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于前。韓白按劍于後。將不能一夫爲盜矣。古來亂民常挾飢民而起。如王仙

芝黃巢之類。不能枚舉。必須當路者。先服飢民之心。捫亂民之胆。而後可以永保於無事。何謂服飢民之心。如菲衣惡食。教民節儉。緩征停訟。與民休息。任怨任勞。怕因怕果。如切自家痛癢。如救自家骨肉。披髮纓冠。廢寢忘食。所謂服飢民之心者也。何謂捫亂民之胆。只今大水彌天。姦人借事生釁。或有裝駕快船。以割稻爲利者。或有搶奪篙櫓貨物。以增築圩岸爲名者。或有聚衆鼓噪。以借米糶米爲名者。此皆亂法之民。若有此等倡禍。卽刻前往擒拏。首惡輕則繫獄。重則捆打。此所謂捫亂

民○之○胆○者○也○蓋○救○災○恤○患○之○中○專○寓○防○微○杜○漸○之○意○飢○民○必○救○亂○民○必○斬○舍○此○八○字○別○無○荒○政○矣○

禁張皇

夫○上○人○要○有○救○荒○之○心○而○不○當○有○救○荒○之○狀○如○銀○賑○米○賑○粥○賑○此○爲○無○田○者○而○設○也○而○目○前○庫○中○之○銀○幾○何○倉○中○之○穀○米○幾○何○此○不○可○遽○言○賑○也○如○蠲○免○如○改○折○如○停○徵○帶○徵○此○爲○有○田○者○而○設○也○而○目○前○之○荒○疏○未○上○朝○廷○之○恩○例○未○下○此○不○可○以○遽○言○蠲○也○大○抵○飢○民○如○小○兒○不○忍○用○威○又○不○敢○遽○用○恩○挨○得○一○刻○不○啼○哭○則○一○刻○之○餅○

餌○且○止○挨○得○一○日○不○啼○哭○則○一○日○之○餅○餌○且○止○留○前○貯○後○相○時○而○行○屈○指○七○月○至○十○月○終○有○一○百○二○十○日○之○期○幸○而○高○鄉○成○熟○則○新○米○可○接○濟○矣○又○屈○指○十○一○月○至○明○春○四○月○終○有○一○百○八○十○日○之○期○幸○而○春○熟○有○望○則○豆○麥○又○可○接○濟○矣○獨○二○熟○未○至○接○濟○何○人○萬○姓○嗷○嗷○命○在○呼○吸○前○則○以○設○法○預○備○爲○主○後○則○以○分○頭○急○救○爲○主○中○間○則○在○閒○時○忙○做○忙○時○閒○做○勿○促○之○告○急○勿○挑○之○使○動○如○過○糶○抑○價○之○類○是○也○

請改漕折

改折一事。近雖奉有明旨。但時事多艱。拘掣當破。議賑則倉庫空虛。議蠲則金花難免。獨有漕糧一項。漕糧每石。輕齎簾板。過江水脚折耗等項。計費銀二兩。若得幾分。請折每石。止徵銀五錢。則餘米存留地方。有田者明沾實惠。無田者暗受恩波。計無便於此矣。查得改折事例。被災十分九分以上者。改折七分。又查得被災八分以上者。不分正改。允每石折銀五錢。此定制也。今三縣災傷。正當十分九分之數。則改折漕糧。正當每石折銀五錢之時。前有萬曆十六年及三十七年水災。奏准文

卷。歷歷可查。申請道院。援例乞恩。亦寬中之寬。恩外之恩。而未知可得否也。若復請今歲停徵太過。則來歲帶徵益多。姑息於目前。而籌楚於日後。不惟難為百姓。抑且難為縣官。且看部覆何如耳。

禁遏糴

以官救民。不若以民濟民。以民濟民。不若以商濟民。我既遏糴。鄰亦效尤。寸寸節節。皆是死路。當聽其自相灌輸。較是兩便。蓋本方之米有限。日用則米日消。四方之米無窮。日來則價日減。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若云米

在外者則欲招來。米出境者則欲嚴禁。非惟用情之不一。抑亦立法之難行。此猶士大夫半明半暗之說也。

糴米

救荒之法。無如設處糧食爲第一。義揀選大戶。領銀轉販。給付印批。勒限回縣。似矣。目今庫藏空虛。官銀何處撮借。愚謂使大戶糴米。不如使大戶積米。如不願遠糴。而願積米者。卽將本家之米。自貯本家之倉。積米若干。時價若干。但取結狀印信。登冊。訖後日價踴。原照前價。平糴。幸而價不甚昂。米還大戶。而官無與焉。在官府許

境內之米。留之。境內不必處糴米之銀。在大戶以留之。在家者聽之。在官不必增遠販之費。此不遏之遏。不糴之糴也。揀選積米大家。只將屯戶。查明量田之多寡。酌米之重輕。如千畝五百畝之家。或有餘蓄。下此則不能矣。若開報殷實。徒生詐端。請託營求。易生煩擾。其不便者一。領銀糴米。銀一到手。豈無花費。子弟侵刻之家。人其不便者二。我過我糴。彼過彼糴。口語鬪爭。關津阻隔。其不便者三。遠涉江湖。擔延歲月。其不便者四。遠方價高。回鄉價減。查驗推委。多所支離。其不便者五。華亭

八十餘區。試選區中大戶。召而問之。願積米乎。願糶米乎。其情實可以立見矣。

禁抑價

抑價之說。行於官糶則可。行於民糶則不可。蓋官府設法銀兩。遣官遠方。販得糧食。略有頭緒矣。然後發與良善大戶。平價糶與飢民。但奸徒或以低銀至者。以低錢至者。以短價至者。受之則大戶虧本。拒之則喧嚷相加。甚則詐告小升小斗。詐告挿穀。插糶而添出詞訟。無已時矣。况抑勒減價。則積米之家。閉廩不出。販米之商。聞

風不來。本欲抑價。而價愈增。此立斃之道也。

平糶

官糶官糶。其名甚美。而往年奉行臺諭。幾至大亂。蓋強梁者得之。軟弱者不得也。附近者得之。遠僻者不得也。衙門之狡猾。臧獲之親厚者得之。而鰥寡孤獨。疾病無告者不得也。詭名詭姓。假爲藍縷之服者得之。而真正飢貧者不得也。或擁軋。或叫號。或因踣。或鬪爭。或聲言以減竊告。以拌和告。以小斗斛告。本家不勝其煩。但求糊塗苟且了事。而止有平糶之名。無平糶之實。若不體

貼設行則區處錢糧之艱難遠賑糧食之辛苦俱付之
兒戲一擲耳可惜可惜慎之慎之直待舖行十分踴貴
之候始付好義大戶平糶饑民但許升計不許斗計自
城及鄉然亦可暫而不可久也

散賑

夫用衆宜在狹處不宜在廣濶處如在廣濶處唱名叫
一人而千萬人俱擁案前本人不到而他人冒應冒領
者有之應去復來領去復應其誰能一一而稽察哉大
抵散賑不散米而散票此常法也散票之法莫如精明

上城安排布置每箇分作十甲第一甲以至十甲每甲
將水牌開寫饑民姓名挨甲編定有一城壕靠立饑民
一名縣公乘轎門子執票有一名卽將一票付之得票
者從轎後陸續過去未領票者從轎前挨次前來散過
一箇又是一箇散過十甲又是十甲饑民執票就倉倉
吏認票發米先後亦以此爲次第兵法云用衆如用寡
分數明也此卽散賑之法也

田主賑佃戶

查得華亭田一百九十五萬畝若田主各自接救佃戶

種田一畝者付米二升。種田十畝者付米二斗。共計米三萬九千石。卽省出官米三萬九千石矣。卽使官賑有如此之直捷乎。卽使官糶有如此之均勻乎。人自爲給。無強梁擠軋之弊。家自爲賑。無遊手冒名之弊。平時借作工本。米凶年借作性命。米工本米。至冬月補償性命。米至豐月補償各立券爲準。不還者告官究追。此官府不賑之中。而民間暗寓賑濟之法。比之報名分賑執票平糶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其孰便孰不便也乎。且賑飢之事。官府旣不能遍及。

鄉村又不能確定災傷之重輕。與饑戶之真僞。惟田主與租戶痛癢相關。情形又實。凡田之果荒與否。家之果貧與否。不待踏勘而彼此灼然。莫可掩飾者。今能照依前議。旣報其平日胼手胝足之勞。又救其目前逃亡餓殍之苦。此安插佃戶第一義。而當事者又且賑之以濟其窮。庶不立稿矣。况士農工商惟農最苦。比之游手閑民及素不識姓名者。休戚萬萬也。田主置之度外。彼且相率而去。其故居拋棄屋廬。誰人看守。明年菜麥誰人下種。田主勞費豈不多於今日哉。是說也。無田者田少。

皆欣然以爲可行。而轉展阻撓。倡言不便者。必出於
多田富戶之僕輩。獨不思田多則易於轉移。人饑又易
於爲德。決不分外多求。亦決不因求生事。仁人首倡。轉
相勸諭。由城而鎮。由鎮而鄉。由吳而越。繇吳越而推之
他方。被荒之處。豈非根本簡便之良法哉。

救荒煮粥事宜 十七條

一 早煮不如遲煮

煮粥最宜慎始。慮終須計。量倉穀多寡。可食若干人。可
支幾時。然後起手。若驟然輕舉。一時穀盡。又驟而已之。
令老弱者轉死。強梁者且生他心。不可不慎。

一 城郭不如鄉村

設粥於城郭。則游手之人多。設粥於鄉村。則力耕之農
衆。聚則疫痢易染。分則道里適中。設粥城郭十之一。鄉
村十之九。則較得其平矣。

一委官不如委好義

大戶一心以奉委官。又一心以救饑民。精神既分。事事苟且。惟敦請賢士大夫爲地方素所信服者。監督煮粥。朝夕無供應之煩。左右無需索之苦。柴米不能湊手。可以猝請。猝應于當事者。又無扞格不通之虞。管井愚聶公嘗行之而効矣。

一搭廠不如寺院

搭廠費竹木。費柴薪。費工食。既防火燭。又虞風雨。又少遮攔。惟尋訪地方寺院。一便水漿。一便造竈。一便寓房。

一便貯柴積米。一便容民畜衆

一土灶不如磚灶

土灶齷齪易敗。磚灶潔淨可久。其大鍋。鍋蓋。水缸等項。卽從地方鎮上店家借之。編號登記。訖若火盆。擔桶。淘籬。簸扁。諸小物類。大戶領價置之。

一執事不如選用饑民

選用饑民。須衣服洗淨。精力健旺者。每人給米二升。許令執事煮粥。如有不好。潔不聽命。因而偷盜米糧物件者。逐出更換。

一 糲粥不如米粥

往時糲粥多有半生半熟者。間有拌和石膏者。饑不擇食。往往食後致病而死。若米粥則無此弊。故煮決以白米爲主。

一 草柴不如木柴

官旣發米。隨將買柴銀兩同時給發。每日用柴百束。先買二三千束備用。坐柴可以代爨。餘炭可以煮茶。日逐劈柴最爲煩苦。飢民待粥空閑者。卽以劈柴委之。劈完加粥一碗。

一 吃粥不如帶粥

凡煮粥。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奔走道途。倘遇風雨。尤覺艱難。若願吃粥者。許令自帶碗箸。以便就食。若願帶粥者。許令自家帶鉢。并給二次。以便携歸。嘗行此法。願吃者少。願帶者多。蓋吃則止于一人。帶則歸分老幼。不妨生理。不失碗筋。不成羣混擾。不竟日奔馳。饑民旣得安閒。而執事者亦少休息矣。

一 給粥老人先於童壯

前鍋粥熟。卽貯缸中。遇老卽發。蓋老者尪羸。不能久待。

童壯尚可待也。

一給粥婦人先於男子

婦人領粥。出自萬不得已。來卽發之。蓋婦人廉耻最重。不能久待。男子猶可待也。

一童子壯男各分一處

凡童子頑狡。溷入粥場。最難馴伏。須擇一人管捫。或吃或帶。擊鑼引旗。五童一隊。挨次散之。凡壯男。須俟煮粥有餘。末後給散。擊鑼引旗。亦如之。大約以已午爲期。馴良生理者。不必先來。久候。強暴梗事者。不致屯聚。後留。

亦○分○別○調○馭○之○一○法○

一丐流毋得混擾飢民

丐流溷入飢民。非特不潔。亦且不甘。另遣乞丐頭領。置之粥場遠處。別設粥賑之。

一飢民日登記籍

錢糧出自官府。苦心區處得來。一粒一毫。俱要着落。拋撒者。上干天刑。侵漁者。難逃憲網。凡每日男女領粥若干。每日煮過米若干。執事工食米若干。一一登記簿籍。以呈查考。

一 修道路橋梁

大水之後。岸有低窪者。補平之。橋有橋板橋欄腐壞者。修好之。無令飢病之人。因傾跌致斃。先宜周密預爲之。

一 另籌領粥

凡遠近有體面之人。如學究。如里排。如醫生等類。以領粥爲慙。而實以絕粒爲苦。另置竹箒烙鐵記色。分籌領粥。不必到廠。

一 煮粥須要嘗粥

凡粥之生熟厚薄。有插和無插和。須要監督與大戶親

看親嘗。則執事自然用心。而饑民亦且心服。晉郡侯張昭海公祖。親臨天馬山粥場散粥之時。予進饑民粥三碗。小菜八碟。欣然食罷而去。萬民合掌頂禮歡呼送之。如此光景。歷歷尚在目前。甚有寫圖以贈張公者。此萬曆三十七年間事也。

祝染南。劍州沙縣人也。遇歉歲。爲粥以施貧者。後生一子聰慧。請舉入學。榜將開。忽街上人夢捷者。奔馳而過。報狀元榜。手持一大旗。書四字曰施粥之報。及榜開。其子果爲特科狀元。

慶曆八年大水歲飢流民滿道韓琦大發倉廩并募人入粟分命官吏設粥食之日往按視遠近歸之不
可勝數

田賦八故

見松江府志

查官田民田糧重之故

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收天下田稅每畝起科止三升五升有三合五合及輕於古管井田之稅此之謂民田。國初有因兵燹後遺下土田無主者有籍沒張士誠者有籍沒土豪虐民得罪者此之謂官田查得弘治十五年松江府民田止七十三萬二千八百八畝官田有三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畝則官田不更多于民田乎召民耕種輸租于官此租額非糧額也小民送納各倉遠涉江

湖極其煩苦。以致累年拖欠。迺復轉賣官田於民間。又將官田租額攤作民田糧額。雖有上中下三鄉之別。而摠之賦極重。不可及矣。松郡糧重始於此。

查力差銀差聽差之故

太祖洪武元年定法。每田一項。出丁夫一人。三年置直。隸應天均工夫圖冊。每歲農隙。其夫赴京供役。每歲率用三十日遣歸。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其佃戶出米一石。資其費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其資費每田一畝。出米二升五合。他如府州縣雜差亦如之。其後分力

差銀差聽差三項。係力差者。計其代當工食之費。量爲增減。係銀差者。計其扛解交納之費。加以贈耗。又其後派銀僱役。力差變爲銀差。而聽差并罷之矣。初弘治元年。令各處編審均徭。但于均徭人戶丁糧有力之家。止編本等差役。不許分外加增。若貧難下戶。逃亡絕戶。聽其空閒。不許徵銀。及額外濫設聽差等項。違者聽撫按等官糾察問罪。此力差聽差銀差之所自始。

查絲綿折絹之故

吾松徧栽花稻。不種桑。不養蚕。而歲賦農桑絲綿折絹。

若干載在夏稅額中。松民既有細布粗布之解。京又有內號外號之織造。則絲綿折絹一項。似乎可以奏蠲也。查得金時之田制。凡民戶以多植桑棗爲勤。少者必種其地十之三。又少者必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缺。元太宗丙申年。始行絲科之法。每二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于官。五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于本位。此金元之遺制。而相沿猶未改也。其有農桑絲綿折絹。自此始。

查馬草豆料之故

國初光祿寺犧牲所御馬。監并象馬牛羊房等草料。俱于民間照田糧科徵解納。官軍草料亦如之。洪武二十五年。以百姓供給艱難。令并平等處衛所官軍。自採野草備用。自後遂有秋青草事例。宣德以來。通命在京在外軍衛有司。量派軍夫采打。置場收納。與民納草相兼支用。而其因時制宜。措備支給。法亦不一。其黃黑豆等料。卽于稅糧內折徵。不更載。此馬草之徵所自始。

查一條鞭之故

往時夏稅秋糧。及丁銀兵銀役銀貼。役銀種種各色不

一或分時而徵。或分額而徵。上不勝其頭緒之碎煩。下
不勝其追呼之雜沓。自嘉靖四十年。侍御龐公尚鵬。按
浙。改作一條鞭法。最稱簡便直捷。但于平米上。分本色
米。折色銀兩項。里排徵之於納戶。而縣官派之於各色。
孰是起運。孰是存留。孰是額設。孰是加編。孰是宜後宜
先。孰是宜增宜減。孰是朝廷曾赦而猶存如故。孰是戶
漕撫按曾減而猶增如故。其算數在縣總。那移亦在縣
總。而摘發則在精明之縣大夫。是法行之七八十年矣。
此一條鞭之所自始。

查加派從糧不從畝之故

隆慶二年。巡撫林潤奏言。江南諸郡。久已均糧。民頗稱
便。惟松郡未均。請乞暫設專官丈之。吏部題原任本府
同知鄭元韶。陞湖廣按察司僉事。領勅專管丈田。均牽
斗。則丈得松江三縣。上鄉算平米一石。准共田二畝七
分三厘九毫。中鄉平米一石。准共田三畝一分二厘五
毫。下鄉平米一石。准共田三畝六分三厘。凡有不時錢
糧。加派俱照前周文襄所行則例。無分上中下三鄉。一
案論糧加耗。貧富適均。官民兩便。此一定不易之法也。

若從平米上每石加派則所派輕從田上每畝加派則所派重今遼餉亦宜準此俟遼事平後并原派除之蓋糧額之輕重易見而田數之多寡難明耳此加派從糧不從畝之始

查錢糧瑣碎易眩之故

賦額如海見者望洋况米之數則曰升曰合曰勺曰抄曰撮曰圭曰粟曰顆曰粒銀之數則曰厘曰毫曰絲曰忽曰微曰纖曰沙曰塵曰埃此項積之無補於丘山而算之甚昧于心目惛惛悶悶得無爲驪龍之睡乎龍睡

而盜者攫其珠去矣前輩云銀至厘而止米至合而止其下悉宜抹除之不然墮入奸人雲霧中可恨也此錢穀混淆之所自始

查青由之故

嘉靖三十七年奏准天下正賦戶給青由先開開畝糧石仍分本色金花折銀使民周知輸納其一時加派不得混入亦不分官員舉監生員吏戶人等一例均派令給印信小票與民執照事畢停止此青由之所自始

三大役議

布解事宜

查得細布之役起于正統八年周文襄公念松江賦役煩重奏將闊白三梭布一疋准平米二石五斗每疋加車脚船錢米二斗六升闊白棉布一疋准平米九斗八升每疋加車脚船錢米一斗二升布每長四丈二尺五寸舊例每疋重三斤率以紗粗驗退又奏不拘斤重止取長濶兩端織紅紗以防盜剪至今行之此松江布解之所由起也華亭布解四名細布一萬六千一百八十

五疋。每疋價銀六錢一分。內改織黃線三絲布二千四百五十二疋。每尺加贈銀二錢五分。二絲布一萬三千七百三十三疋。每疋加贈一錢五分。粗布四萬八千九百三十五疋。每疋價銀三錢。又每疋加銀七分四厘。通共粗細布銀三萬八百四十七兩餘。向曾搭派北運一役兩役人甚苦之。以後遂點客商買布。卽有光棍串同保結。充作大商。銀一入手。視爲己物。浪費不經。化爲烏有。有此改簽大戶。大戶本欲領銀買布。或曰待驗布後給銀。及布已驗矣。或曰待解布後領銀。及布已解矣。批

迴已銷矣。領者愈迫。給者愈遲。或以現總而推委舊總之錢糧。或以前甲而強求新甲之償補。或有十不得六七者。或有干請求給。僅許對支者。一年如此。累年可知。此向來二三年前布解之所由困也。布役之苦。若賃房聽驗印解布。祇油紙包索舟車關圍掛號銷批到京門。單稅鈔內相庫官吏書司房保識庫夫長隨厨役見面。後手擺飯茶果土儀磕頭復求雇夫交納等項。每疋除鋪墊外。賠銀四錢二分。稍不遂願。任意揀退。兩次三番。千辛萬苦。卽使盡發現銀。尚多賠補。而况布解而銀給。

不如數乎。通計華亭布役四名，上海二名，青浦一名，一年卽破七家。若朋克者，又不知破碎幾家矣。今年方公祖下車八月，痛掃前弊，不染秋毫。先要調停細布，此周文襄再見於江南也。請言往時官解之害。官買官解，本官既不諳物價，又不能賠償。衙官委之衙書，衙書委之行戶。如昔年簡較段金，郭殿邦典史余和，皆以解布之故，監死京中。至今痛惜。况官有去留，而布未了局。錢糧干係，誰則任之。蓋細布之大要有二：先發銀而後解布，則布不足；先解布而後領銀，則銀不足。惟以大戶解布。

則無包攬侵欺之患。如數發銀，則無稽遲短少之患。不必官解之，復踵前弊也。頃鄭父母勅令解戶設櫃給串，先收布價銀，隨收鋪墊，立解銀，驗印起批，信爲良法。方公祖又例行之。上海青浦而布役之困可甦矣。別有刁棍條陳，用標布客解布者，商非土著，旣難托銀，又無田土，勢難簽役。役一及之，則客商之布標散，而鄉鎮之布庄亦散矣。其關係三縣之命脉，非細故也。夫三線細布，勢不容折闊白粗布，濫惡稀粗，非人最所厭弃。若照原價三錢七分，改折給散，彼旣利于得銀，銀又可以轉買。

商布比之二線既堅。且有餘利可落。省墊貼銀四千二百兩。減去會計徵額。此一舉兩得也。若三線五千疋。扛墊銀一千二百五十兩。帶在金花船。解船不容。官亦不便。此項尚要商量。惟細布卽發現銀粗布。將銀改折其不易之定論乎。

北運白糧事宜

天下大矣。白糧獨責之蘇松常嘉湖五府。何也。國初自南京取給五府。其勢甚便。自成祖定鼎北京。而白糧相沿不改者二百五十八年矣。在直省不知五府之偏

累在一府。不知董漕者之獨勞。今已無可奈何矣。白糧之苦。不獨在軍強民弱。不獨在軍先民後。不獨在過洪過關。不獨在過關過鈔。不獨在催船催車。不獨在帶餅帶磚。不獨在稽查盤驗。不獨在各倉各局各衙門之刁頓留勞。而尤苦愆期守凍。出于意料之外。白糧守凍一年而兼兩年之船錢。一年而兼兩年水手之工食。千瘡萬孔。借貸無門。蓋守凍以春辦之不先也。春辦不先。以收米之不足也。收米不足以荒區與頑戶納米之不肯完也。若使納米既足。又卽付之水脚價。船戶水手應時

奏集正月開幫。豈有愆期濡滯之患哉。今鄭父母設法。使北運者先儘本名。隨儘本區。以收白糧。置櫃給串。以收脚價。方公祖又例行之。上海青浦北運之困。其解倒懸乎。白糧中又抽出。惠桂二王祿米。二府共米一千石。耗米五百石。車脚水脚共銀三千兩。向者由南解北。北運順帶。猶可言也。今者自吳解楚。跋涉艱難。不可言也。盍行就近附近。略派湖廣田畝。上合許九牛一毛。似不爲過。以楚中千石。卽解楚中。二王何如。更不然。將千石改折。并同脚價銀齊解。以便自糴。自辦。豈必從下。

流而逆。遡上流。越長江。洞庭之險。又豈必舍賤米而運貴米。多交納往來之煩乎。此項幸舊撫李公在漕。一時也。機山相公在揆地。一時也。臺省方上賦煩役重之疏。一時也。方公祖正嘗修志。士大夫講求在此。修救亦在此。一時也。明君留心民隱。可與深言。一時也。時乎。不可失。推而行之。蘇常可乎。

收兌事宜

收兌者。糴糧也。謂糧長收于倉。而兌之軍也。統計松江府華上青三縣。兌運米二十萬三十石。改兌米二萬九

千九百五十石。改兌糧運納通州倉。每石正糧外。加耗米三斗。兌運糧亦運納通州倉。或撥京。或撥邊。京糧由內河六閘盤剝。然後到京。爲此每石正糧外。加耗米四斗。邊糧入泓船。剝至鞏華城密雲。然後到邊。爲此每石正糧外。加耗米四斗。已上二項。正耗也。每臨兌時。又于每百石正耗糧米外。加幾擔。名曰濕潤。以補沿途蒸折之數。此又耗外之耗也。正耗若干。淮撫派之外。加濕潤若干。府縣主之。一某衛所糧船一隻。僉點旗甲一名。運軍九名。運軍撐駕旗甲總管。每人一月口糧八斗。一

年共九石六斗。縣官給衛官。衛官給各軍。編入會計。皆於彼處地方支領。于華上青無干。如松江府官軍派運別處。則于三縣支領。行月二糧。亦于彼處無干。一查得淮撫議單一欸。每年漕糧俱限十月開倉。十二月報完。糧船限三月終過淮。四月終過洪。近因漕政久廢。萬曆四十年。又立漕單開兌之期。船到水次。大州縣限十日。小州縣五日。兌完不完。責在有司。兌完後。卽限過淮日期。江南限二十日。漕院坐京口。催督運船。運官有能如期過淮者。淮撫印給薦票一張。或獎票一張。統候糧

完如期獎薦。如有司無糧。軍衛無船。督糧司道及府州縣掌印管糧官。并領運把總指揮千百戶。各罰俸半年。此題准事例也。漕規雖嚴。或以空船未來。或以勒措耗贈。遂至耽延日久。蹉過漕期。運官無所藉口。捏稱倉廩無米。米色粗惡。又捏稱有司故意抑軍。毫不加耗。觸怒各臺。希脫已罪。故某衛所空船。以某日到水。次當報也。某衛所船到。而某衛所官未到。當報也。某船某日兌完。當報也。某船兌完開幫。或未開幫。當報也。如此十日一報。則運官無所容其譖。而府縣之賢勞者明矣。一濕

潤之外。又有所謂綱司話會。此向來套名。蓋收兌糧長與旗軍私相授受。每米一石出銀二三分。以充酒飯之費。此府縣雖知而不問者也。但向有倉老鼠慣在中刁唆攬掇。為強軍之向導。細作先期訪出。此等積棍分調監候。俟糧船開完。乃始釋放。管年毛司理掌印常行之矣。往年收兌。稱中役僅費百金。四五年來。費及五六百金。以至破家者。一年六十名。收兌豈堪破六十家之產乎。此無他。舊派太多。每倉收米一千七百石。故耳。糧長承役。修倉磚瓦。蘆蓆枋木。有費。雇募斛手。有費。雇募

倉書有費。工食有費。使用有費。自十月至五六月。費已無經。而納戶尚多掛欠。收米如此。其難也已。而漕船既到。縣總倉棍。暗通漕卒。正耗之外。嚇詐多端。明加踢斛。淋尖陰講。綱司話會。每百石。米增十擔外。每一石。銀增一錢外。稍不遂意。凌虐糧長。侵侮縣官。不滿其欲不已。兇米又如此。其難也。至于大保大區。借改折之名。倩貧人代杖。延挨不肯納糧。直待旗軍催兌。比較通關之時。於是有折銀減價。使之不得不收。名曰捨收。有先賒糧若干方納糧若干。使之不得不賒者。名曰賒串。若不捨

不賒。且并其捨收賒串之銀米而無之矣。派額米缺一石。糧長自賠一石。缺百石。糧長自賠百石。米價日踴。賠價日多。米不能賠。而借債鬻產。賣男鬻女。隨之矣。雖欲不破家亡身。得乎。若使小則本區收本區。行區運法。大則本區收本區。行區運法。派額既不至。及于收米。又不至。隔區寫保。頑戶既不至。藉口荒區。奸民又不至。觀望捨收。賒串。此亦清弊竇之一策也。又聞之。運軍與淮上漕書。構同揀擇。用賄派船。派江北淮泗之船。至江南四郡之內。撫道不得彈壓。則氣勢必定咆哮。往返二千餘

程則官弁反多違限。何如常鎮蘇松自相更調。以近附
近視。以遠調。近者果孰便。孰不便耶。此特在撫按倉漕
一斟酌間。而收兌受福不淺矣。

吳淞江議

書經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宣歙茗雪諸大水。皆西
注震澤。東達於海。震澤者其腹。三江者其尾閭也。一曰
婁江。卽太倉之劉家河是也。以婁江訛而爲劉也。自震
澤從吳江縣。經蘇城之婁門。由崑山轉入太倉。此蘇州
之水口。亦常州之大水口也。一曰東江。卽松江府之黃
浦是也。以西浙水來。故曰東江也。此松江之大水口。亦
嘉湖杭之大水口也。一曰中江。卽今之吳淞江是也。自
東及西。橫亘七八十里。海忠介開鑿而後。歲久僅成故

影譬之乾卦但有外二爻而無中一爻譬之人身但有
大腹而無尾闕蘇州之下流不能洩而蘇州之低鄉困
矣松江之上流不能洩而松江之低鄉困矣于是吳江
常熟常州崑山嘉定太倉以及華亭青浦水勢漫延無
不受其殘滅者屋廬塌毀田地拋荒錢糧無出敲扑不
停此緣旱無灌輸潦無洩浸故耳頃今上登極召對
時出禮部陳懋德吳淞奏疏面問可否豈非東南第一
永利乎以愚計之度非千夫不可非設處八萬錢糧不
可錢糧非協濟不可非專官責成不可非衙官分督不

可非大戶催餉不可六七十里之遠道非立標分界不
可非蓋蔽分棚不可又須巡行如海忠介公布袍草蔬
帶星出入面給錢糧不遲緩一刻不扣除一釐隨官人
役不橫索人一錢不巧賺人一飯而后事可舉也或曰
海忠介開而復塞何也曰以海潮之東入故也海潮渾
濁潮退則泥留矣泥厚一箬一日兩潮則一年七百二
十箬矣日積一日年厚一年雖欲不淤塞得乎識者云
自西徂東開至盡頭處留里許不開以壩海口既無潮
退泥留之患又省防鹽防盜之虞若逢水災洄湧請牌

開壩衆鍾如雲里許不日可溶水洩復塞何畏海潮何傷風水此開吳淞之妙策也但以銀米召募因救飢貧其利大其功速派撥民夫因累塘長其害大其功遲知此而禹蹟可成海患介可以並享而血食矣不識東南萬萬姓果有此大福否書此以待救時之君子

時崇禎二年

建州攷

項遼左之役獲軍殺將撫順清河業已荒而去矣皇上赫然震怒褫罪臣召宿將捐內帑徵客兵賜劍經略凡偏將軍而下不用命者誅今草澤中豈無秣馬屬韉誓不與賊俱生者乎某書生頗習遼事遼左建酋曰奴兒哈赤卽女真種也女真古肅慎之地居混同江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唐隋謂之黑水靺鞨靺鞨強盛號渤海渤海浸弱臣于遼避遼興宗諱更女真曰女直至阿骨打始大國號曰金金亡歸元元改萬戶府五

以總攝之。永樂初，遣邢樞、張斌宣諭。于是海西女直建州、女直、野人、女直悉境來附。詔選其酋長授官爵，任其耕獵如故。朝貢以時，征調惟命。永樂末，建夷數入毛憐相攻殺。宣宗遣使招降，遂以老營地居之，名爲東建州。此建夷之所自始矣。建酋土極寒，或穴居而處，或採樺葉爲屋，行則馱載，止則張架以居。或穴屋春，梯級出入，或掘溷廁，四面環繞之。是其居處也。冬塗豕膏禦寒，夏裸袒，裂尺布障體。婦人帽垂珠絡，衣綴銅鈴。衣豕衣，犬衣，熊衣，魚皮，是其服也。噉啖生肉，嚼米爲酒，醉則溺。

而塗面，席地歌食，以爲樂。是其飲食也。男少女多，女始生十歲卽嫁。父母春夏死，立埋之；秋冬死，投尸餌貂。又有剗腸胃，曝日中負之，飲食必祭，三年而後棄之。是其子姓、父母也。無市井城郭，逐水草山谷射獵爲生。自推豪傑爲酋渠，是其君長也。俗不識五穀，狗解耕田，解曳車，解繫木馬行，可及奔馬，是其制作也。弓長四尺，矢用楛一尺八寸，青石爲鏃，是其器械也。獻馬、獻貂、獻殊角獸、兔、鶻、黃鷹、海東青，是其貢物也。春草未青，馬骨立不能來。五月青蠟起，八九月雨水溢，冬月河水堅，不能

任是其出沒時候也。已後酋奴數數盜邊掠生口漢人教之板竹以爲居。繒練以爲衣。火食以爲食。又掠漢女以奪胡婦之權。而睥睨上國之念起矣。正統己巳。野人女直因也。先爲亂。賴侍郎于謙處置得宜。而遼境安。天順中。建州女直都督董山寇邊。賴武靖伯趙輔都御史李秉擒山送京師。而遼境安。十四年。建州部落欲雪董山之忿。賴兵部侍郎馬文昇招撫。而遼境又安。又其後陳鉞汪直王越等垂涎建功。以中官爲巡邊。以武官爲叅贊。僅俘老弱。論功有不貲之賞。建夷倡號復仇。長驅

四百餘里。賴御史強珍劾越。越下獄。汪直敗復。召馬文昇撫邊。而遼境又安。此載累朝實錄。不能縷指數。而今之遼。非昔之遼矣。遼地南臨大海。西起山海關。東抵鎮江。延袤二千三百餘里。虜酋奴以百計。子姓部落以數十萬計。直前屯者爲賴蟒等。直寧遼者爲獐兔拱兔等。直廣寧者爲小女青以兒鄧黃台吉等。折而西北。則虎墩兔憨爲虜王。而東西部皆屬之。北則煖赤伯言。他不能等。折而東北。則卜言願等。又折而東。則炒花等。此河西三面虜也。踰三岔河東。則額伯革打大成等。直海州

西亭兒敗伯言等直遼潘西爨兔宰賽等直開原西而北則惚恍太苛東北則北關東則南關遼潘之東則奴速等此河東三面虜也面面環繞如處重圍而三岔河斷遼爲兩虜又插入其內據心腹而居之蓋無地無虜焉往虜故窮餒近皆耕田刈草人馬得食而又無重關峻嶺爲之限隔朝入則朝獲夕入則夕獲蓋無時無虜焉大抵馭虜之法日合日離離則其黨可携合則其焰難撲而建酋之合有二東則虞其與北關合也西則虞其與西虜合也何謂東合往建州諸夷王兀堂王杲阿

台輩常分矣阿台之婿曰他失則奴酋父也他失之父曰教常則奴酋祖也初李寧遠誘阿台于城下襲而殺之并殺其祖父而酋奴請死不暇奴是時一狐豚腐鼠耳寧遠請爵之以龍虎將軍於是號召東方盡收各家故地而奴始強五百道貢賞入而奴始富而南關灰叭諸部併矣北關婿宰賽又與奴婚好而岌岌乎又將併矣此所謂東合也何謂西合開原外有北關非東西虜咽喉骨梗處乎奴圍遼必與西虜通西虜通必奔北關而去其梗萬曆甲午鎮武之戰宰賽父曰伯官兒箭死

矣。邊臣誘殺宰賽，奴酋密報之。宰賽脫矣。宰賽恨北關之不以告也。德奴酋而忿北關者，又非一日矣。二十四營，惟宰賽最強。宰欵則諸營不敢動。宰動則諸營不敢。欵若奴與宰合，則北關折入于奴。而西虜土蠻拱兔等，控弦鳴鏑而起。此所謂西合也。東西皆合，西虜大合矣。虜無所不合，則我兵無所不分。而全遼之累卵可知也。自古虜合則強，離則弱。弱則戰，強則守。而朝三暮四，于強弱戰守之間，則有欵欵，非媚虜也。非納歲幣也。非稱臣削地也。特取文皇帝所創爵號市賞之例，而操縱

與奪之，而漸以修備。斯要領得矣。今建氛甚惡，奴酋無欵理，惟有決戰。而用間謀以連衡宰賽，遣重兵以擁護北關。則東合者可離也。北關旣梗，則建夷不得越北關。而西、西虜亦不得越北關。而東、伐往來之陰謀破。勾連之黨與，則西合者又可離也。此馭建酋之定局也。先手也。而市賞則其劫子也。夫市賞非自今始。自文皇帝始。鷹有縑緜，則飢飽遠近在我。馬有銜轡，則張弛聲控在我。市賞者，其鷹之縑馬之轡耶。昔野人女直勅書爲也。先所奪其子孫，遣使入貢，自署曰舍人。在道不得乘

自石樵真高 卷三
驛傳錫宴不得登上席乞哀守臣守臣請給勅書十數
道三五道始得貢李寧遠襲殺他失等勅書無所屬盡
畀之奴酋而奴始得假名號盡統諸酋之部落乃知有
封號則有市賞有市賞則有羈縻約束而說者乃曰革
賞踰年而旋復復賞踰年而旋犯賞不如勦撫不如戰
似矣然以此張先聲塗耳目則可而可一擲再擲以危
邊爲孤注乎奴酋之性狡獪無常俄而人俄而犬羊俄
而豺狼俄而蜂蠆俄而鑽刀說誓俄而傳箭會食俄而
零竊俄而大舉俄而恫喝以恐我俄而拜帖以緩我俄

而減夷人革車價退故地以嘗我然橫江新地二百餘
里不以歸鴉鵲關七十餘里不以歸而歸以佃子之一
峽峽以內菁密難入峽以外險峻難守而揣其所以退
地者何也非關奴世仇也南關奴心腹也北關白羊骨
輩嘗曰我畏奴步奴畏我騎力相抗也技相敵也奴占
南關而又誘宰賽併非非以此惜奴若宰賽與非交好
而天兵從南搗其穴卽奴後山可奪矣奴恐南北起腹
背敵不得不以退地見侮而豈其恭順之本懷哉局外
朝臣俱與遼臣吏爭尺寸之退地非請勘則追尤邊吏

白石村其利
避議論甚於避酋奴而遼事益掣肘矣他姑置勿論論
遼事目前之急者按遼兵額有數萬其存者皆孤丁獨
口及四方虜怯雌懦客寄不得志之人弦未响而矢先
落亦未拈而指先傷敵未見而股先慄曰遼無膽則請
選精銳教騎射而使之將與兵相習既知其姓名矣又
記其年貌既知其年貌矣又校其本藝一隊之中誰弱
誰強誰生誰熟誰工誰拙抽一兵而問之伍長而伍長
不知伍長可汰也抽一伍長而問之將而將不知其將
可汰也卒被劊者賞將退逃者誅所以練其膽也部寺

歲發遼鎮馬價一十一萬七千餘分貯十之一以資撫
賞又貯十之一以資協濟馬數已不足而馬又戰死病
死驛傳死役占死隆冬沍寒繫於冰簷凍柱之下死曰
遼無足則請查故實牧田五千五百餘頃芻安在苑馬
有弊治事有監主簿監正圉長有官分牧有牧軍牧丁
馬子毋安在載以考成定以分數年終兩臺奏繳過數
者紀錄不及者罰處卽不爲生息計獨不爲考成計乎
而又別請撫賞費請協濟費則馬價不甚節縮所以練
其足也遼偵虜曰傳烽曰傳炮謀報某部來某路入虜

未至則報旗呼于野以收斂人畜爲主虜將至則堅陣待之境上以犄角拒截爲主今皆反是曰遼無耳無目則請修老邊新邊以衛堡修堡以聯臺多增臺軍以明斥堠嚴瞭遠哨局閉固守待鎮兵之集明與約曰賊至而不能守一晝夜者罪在爾守一晝夜而鎮援不至者罪在我所以練其耳目也將懦將貪將欺將橫士卒不敢言士卒搗于外爲偷爲竊堵于內爲野爲狼將又不以言曰遼無舌則請毋優容債帥以市德毋撲殺屬夷以冒功將有不法士卒有不服者得陳于當事爲列之

白簡麗之丹書律法卽軍法軍法卽兵法所以練其舌也遼土幸未甌脫特以居民畏虜去城三五里不敢力田卽近城田作者已而出未而歸盼盼然一人望一人耕垂秋成而虜騎薄之相載席捲而去矣曰遼無腹往年鴨綠江以西九聯城以東李少保屯田一百三十餘頃廣寧遼陽常平倉熊侍御積穀二十八萬石不尚可稽核乎則請及今整頓所以練其腹也遼千里而遙今日一移明日一札以秘密之幄算呼吸之軍機而欲傾吐于筆端往復于道路往往多滯多隔多誤多咎多逃

責日遼無脉則請遼撫大將軍時時從遼陽而度廣寧
繹絡巡方不以三岔河爲限廉將吏之勤惰洞虜情之
虛實而道鎮以身從以兵從所以練其脉也遼有膽有
足有耳目有舌有腹有血脉矣而又有水火以旣濟之
嘗考典籍唐宋無火器獨我朝有之若能精我之所長
攻虜之所短此火攻也遼邇登萊漢武遣樓船將軍浮
海東下以及孫權之于公孫度隋唐之于高麗我朝之
於哈納皆由此道入自弘治山東民運改爲輕齎而海
運廢海運廢而遼藉一線于山海關若行登萊之海運

以達金州不惟遼兵之腹果然而遼民亦不淪爲若敖
之鬼此水攻也遼臣謀之薊臣援之樞臣計臣協贊之
相臣主持之而言路之臣寬假之遼雖危其有瘳乎且
奴酋乃市夷非生夷也乃劫虜非宋之女直阿骨打大
志之虜也宋時燕雲十六州先爲遼所據今神聖都燕
天子自爲將何如宋宋召金滅遼自詔伊戚今奴酋犯
我而我未嘗挑釁速禍何如宋宋以納遼之金幣轉而
千金故曰瘠日貧今上征寧夏征倭征播未至焚林竭
澤也何如宋蔡京父子爲相童貫爲將今群龍滿朝度

必有劉岳韓范其人者出。何如宋宋女直自燕入汴。由汴入淮。由淮入浙。如破竹拉朽然。今堂堂天朝。金甌無缺。戈建酋不能當漢一郡縣。何如宋而竊有慮者。非宋之憂。而隋唐之憂也。遣調客兵。人情之所大恐也。夏秋之間。奉尺一之詔。調兵吳越。兵惴惴有戒心。托孤寄子。賣男鬻女。譬之牽羊入屠肆。步步就死地。而撫道議家。廩則廩薄。議行餉。則餉薄。奈何其不怒且譁也。兵先募而後選。將以統之。將且以賄脫。以贖免。將無必死之心。而責士以有生之氣。得乎哉。千里而趨。弱者逃。豪

者掠人眾。則勢益悍。路遠則力益疲。兵多則餉益訕。孰與召募土著。土著中又收上俠之爲便。或曰。遼木柢懸一壞於朝鮮之應接。再壞于稅璫。高淮之蹂躪。遼人不復。卽有生趣。而將更護兵不護民。民掠不報。俘不報。荒而死不報。故民有謂生于遼。不如走于胡者。又有如近日。武臣某某等。叛而降者。遼人果可用乎。余曰。叛者當繫其族屬。下詔招揀之。有能反邪歸正。斬奴自効者。爵以世官。否則族無赦。使奴酋與叛臣自相猜貳。而叛可還也。若遼人之怨恨奴酋。已入骨矣。吾聞奴破城虜男

女老稚或磔或斃或舂或擣或炮烙或長繫四五十人如連雞置繩馬鞍鞭馬疾馳而數十人俱與之痛哭奔曳以去則遼人何愛于奴何仇于遼哉因遼人之怨卽募之以報遼人之仇土俠一倡賈勇且百倍矣故血戰斷不如堅守助兵斷不如助餉徵客兵斷不如募土著若舍此而紛紛調遣如劉文靜詐爲僞勅發民兵擊遼人情洶洶又如知世郎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多歸之往事之鑒可爲寒心吾故曰非宋之憂而隋唐之憂也况更有最可異者河水血日下黑氛

奴酋遺謾罵書上所甚諱而下故張之搜括帑藏情形窘索下所甚諱而上故張之請兵請餉下所甚急而上故緩之督撫出關二將出鎮上所甚急而下故緩之根本隱憂不在邊鄙而在朝廷敢以此代杞葵之獻時天啓三年

淮兌議

漕法。有司專管催糧。收米者役人。兌米者役人。凡糧之有無美惡。責在有司。而軍無與也。衛弁專管運糧。撐船者旗甲。修船者旗甲。凡運之虧損遲速。責在衛弁。而民無與也。頃奉憲檄。欲催民船。以就淮兌。官民皇皇。手足無措。猶幸來文。尚有商量斟酌之意。此作事謀始。而慮貴萬全也。夫旗甲挾衆成驕。勸諭之不聽。習懶成性。驅策之不前。落得藉口民船。逡巡規避。此將來變軍運而爲民運之漸也。弊久計生。則又變短運而竟爲長運之

漸也。其禍大。其機隱。而猶未忍深言也。且以糧長言之。但照顧倉以內。不能照顧倉以外。如收之于倉。而運之于淮。是收兌之後。而兼北運之半矣。其不便于糧長者。如此。以募船言之。淮揚江廣之商販。一聞此說。不日催船。而且訛曰。捉船。惟有搥手裹足。相戒莫前。前者先爲京口常蘇截留。又將何法。以招來之。其不便于客船者。如此。客船避匿。勢不得不用農船。農船不出。官批硃票。付之皂快。搜求于鄉鎮河港之間。船一入手。或得錢買放。或搶貨立空。路人不平。佐之格鬪。况又有朱筆假票。

雜出。不可詰問乎。白日如盜賊。公行太平。如流寇突至。地方激變。咎將誰歸。其不便于農船者。如此。即使幸而有船矣。裝米矣。板脆底薄。能渡大江乎。糧多船小。能載千石乎。糧長募一船。能復募一船乎。顧此不免失彼。顧首不免失尾。能保看守無零竊。風波盜賊無損折乎。其不便于押運者。如此。從來水次交兌。有臺察彈壓。有守令持平。尚且蟻聚蜂屯。喧囂萬狀。若迫之遠。就強軍。凡踢斛淋尖。簸颺翻晒。恣其魚肉。莫敢誰何。加耗不已。而又增及于耗外之耗。以群羊而當餓虎豺狼。屬餒有几。

其不便于交兌者。又如此。各省修船彙集淮上。或船到而匠役缺乏。或船多而材料未克。或米到而船不修。或船修而米不足。那移借貸推調。耽延本欲通而反壅。本欲快而反遲。一縣如此。四郡可知。卽以蘇松言之。爲漕糧正耗百五十三萬石。計爲運船三千艘。計爲經收糧長萬餘人。計則其艱難錯出。變態叢生。又不待言而可知也。何如停寢淮兌。查回空趕回空。仍遵祖制。以免車運守凍之患乎。是不惟方便目前。卽後日且無民運代軍運長運代短運之漸。而國家實受其福矣。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三

讀書十六觀

管人嗜古者。上梯層崖。下絕窮淵。凡碑版錡釜之
文。皆爲搜而傳之。薰以芸蕙。裝以縹緗。其典籍之
癖如此。余也鄙少。乘攸好。頗藏異冊。每欣然指謂
子弟云。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
人。吾性樂賓客。而憚悔尤。庶幾仗此。其可老而閉
戶乎。乃於竹窻之暇。抽憶舊聞。纂讀書十六觀。蓋
浮屠氏之修淨土者。有十六觀經。而觀止矣。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一字行取一字伊周亦嘗言讀書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讀書者當作此觀倪文節公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虫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洒窻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爲最聞他人讀書聲已極喜更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矣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故曰有全利無少害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沈攸之晚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孫蔚家世積書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讀書者當作此觀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

自不材與利。卷三
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也。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讀書者當作此觀。
董遇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遇不肯教之云。先讀百遍。而義自見。樂城云。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讀書者當作此觀。

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齊王攸就人借書。手刊其謬。

然後返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孔奐讀論。深相難。乃執奐手曰。伯喈墳索。悉與仲宣。吾嘗希彼。奈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集。尋以相付。讀書者當作此觀。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密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徂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掌嘆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

多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黃涪翁云：壁書覆瓦，裂史粘窻，誰不惜之。士厄窮途，陷落冤穽，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而仇腹中之文。哀哉！讀書者當作此觀。

蔡君謨嘗書小吳箋云：李及知杭州日，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郎基清慎，無所營，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煩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讀書者當作此觀。

陸子燕云：讀寶灌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讀書者當作此觀。朱紫陽云：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過求無之，後得一木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惜，所以奇簡。讀書者當作此觀。

仁謂羅景倫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二願看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讀書者當作此觀。顏之推云：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衣對之。其故紙

有九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溫公謂其子曰：「賈豎藏貨具，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今釋子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吐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讀書者，當作此觀。」

余寫前觀罷，投筆而夢，有老人撫余背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正爲文害詞，詞害義處。下一轉語耳。余」

心開其言，問之，自稱斲輪翁，乃覺而志于紙尾，以爲十六觀補。

仲醇才情睥睨一世，其于書無所不讀，乃取昔賢語，有慨于衷者，做大士觀法次第成帙，題曰「讀書十六觀」。夫讀書，患其不能觀耳。觀則萬卷非多，隻字非寡。口耳盡喪，書于何有？趙清獻公云：「臯陶稷契，有何書可讀？雖倉卒應對，語實爲不二法門。」仲醇作是觀否？
黃洪憲跋

仲醇作是觀已，以質不佞，不佞云：「達磨西來，不立」

語言文字何書可讀。然達磨九年面壁。仲醇終日
曝背會心處。便是無樹菩提。仲醇應作是觀。方應
選跋

余少困章句。比長。稍知好書。而老且至矣。日不暇
數行。行不得一字。每覆書而起。既起又思之。偶見
李琰云。異見異聞。心之所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
爲之洒然。以後讀書如貧。數富財。意逐日飽。天下
之如余者寡矣。請同作是觀。王 衡跋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孔門直下了手語也。讀仲

醇十六觀亦何必空語。言文字乃爲妙乎。如云所
讀者古人之精。相此老胸中。猶覺有精玄一義在。
願讀十六觀者。通作此觀。黃法序跋

白石樵真稿卷十三

白石樵真稿卷十三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四

墓誌銘

瑞溪包公暨配曹氏合葬墓誌銘

鶴亭瑞溪包公者喜遊遊多在吳中凡松之峯泖以及
吳郡之洞庭諸山無歲不到嘗一至天台鴈蕩留連承
嘉及期始還其出省資裝却騶馭一二童子裹書襆被
從之便能盤截崇峻穿雲嘯風而去所至喜詢謠俗問
疾苦脫驂棄舟故人往往不忍釋公歸歸則手一編高
枕矣公又喜書聞有異本卽僻巷環堵必徒步相訪得

之則分命左右繕寫。手自摘錄。垂兩夜不休。客至散帙。縱橫几案間。幾無所布席。而公了不爲異。余聞公之風高之。然公生平敦氣誼。重然諾。自宗黨故人。以至四方遊士。生死婚嫁。皆緩急仗公。而公又能酷知人痛癢。卽嫌謗有弗避者。其埋殮饑藥。厄之事。門無虛日。日無虛晷。殆所謂古人爲善。唯日不足者歟。公年二十三成進士。三十督學貴陽。三十八致政家居。五十遂已析產授二子。蓋古之蚤聞道人也。公事親盡歡。居喪盡哀。與人交不爲崖異。喜獎掖善類。而耻聞人過。胸中通曉貫

穿。如九達之衢。萬家之市。而含苞取穎。嘿嘿如絕無知識者。居恒急難。而人負之。或籠之以機械。傲之以德色。愧之以任進之遇。令中之以難曉之語。必不忍之詬。公皆不以屑意。至於與上官風指異。同持論侃侃。則又毅然有所不欲。不爲當新鄭爲禮書。公以儀曹郎執法。新鄭不悅。送公及階而止。公正色曰。尚書送屬官。具有故事。毋令他日言壞例。自某始。新鄭怒。遂以此出公貴州。尋罷官。此事公終未嘗語人。而公行遊他所。士大夫輒能道公風節。及郎省魏縣邵武之治。初以弱冠爲魏令。

擢入比部。皆以平恕稱。日與同舍郎參詳法律。亦不治詩酒會所。平反甚多。丞郡邵武。三月。平黨斗之亂。去之日。士人爭爲誣。頌榜之市。老稚泣送。擁車不能前。其旌表節孝。如張漢。張濟。及王友能之女。意皆出俗吏上。晚歲里居。識益沉。才益老。排解酬應。以詼諧譚笑出之。面人必解。順事必中。竊公以此自信。覺爲善之樂。子孫以下皆化之。無不以公利濟爲念者。公笑曰。此豈我一老人所能哉。吾有曹安人。少而能治家長。而能教子。其性喜振人之急。尤與余心相詒。曉相應也。余嘗謂善人可

幾而積善之家。不可得積善而極於一家。則夫不謀婦父。不謀子。臧獲不謀于其上。孳孳汲汲。如理帛績麻。同堂共燭。時日雖勞。而久必漸。食其報。則公今日之賢子。若孫是已。公美髯眉。宇刻畫神。觀甚偉。望見者無不以公爲大臣器。與公譚汪洋。有胆度。不可測識。久之。嘔肝剝腸。盡見其底裏。不惟公忘人。而能使人忘公。耆英之社。少年之場。浮屠老子之宮。無所不委。晚而盡皆以得幸。公爲快。蓋公里頭解官。其感情用。其躡岸不平之氣。鉏治殆盡。又淘汰之。以山水薰習之。以圖史不三十年。

而其學遂成。故曰公蚤聞道人也。雖然公無曹安人則必不能逍遙恬曠以老。何處無名山。何日無異書。但無賢助如曹安人耳。銘曰：賢哉包大夫，而有二僻。名山異書，老而不釋，繫誰成之。唯乃婦之力，以其力餘，相率爲德。子孫繩繩，以光世德。於無斃，謂余不信，請視窆石。

太學同叔陳君墓誌銘

往滬海陳公携同叔訪余白石山。余迎笑曰：郎君此來，得無類元方將車季方持杖乎？公笑曰：僕舉此兒於大名官邸，今十三年矣，奇憐見，不令出門前百步外，敢率以見子，亦猶太丘之詣荀朗陵也。嗣後君弱冠徵像贊，又奉公書徵竹素園集敘，又公捐館後，君來謝父喪，見舟次，則雞骨儼然矣。余勸之曰：君無多食酒，無雜投藥，俟神氣小挺，然後出應客，未晚。因唯唯別去。及春，則聞君病狀日甚，未幾以計聞。余嘆曰：罕虎死，子產以爲無。

與爲善。陳公善人也。而剪焉殄其血胤。天可問哉。天可問哉。初公由大名視中州學政。抱同叔往來山川驛邸。間不震不悚。已得痲疾。公上書直指云。垂暮之年。僅此六歲。見脫不幸。卽躋台鼎。何益寧以雞肋易我舐犢乎。遂決計挂冠歸。遇聶翁。下以真青黛。痲病霍然去。六歲出就外傳。日誦數百言。不煩塾師口授。九歲受毛詩。十歲旁涉五經。十一專治左氏春秋。十六補邑諸生。豪上自喜慷慨好施。沾沾風雅。厭薄博士帖括家言。公愛恣之。弗問也。漸久。遂分爨。拍浮醉鄉中。客來不辭。客去不

聽。飛觥疊沸。竹肉燭跋雞號。猶未衰止。鄉里白好者相戒。莫入。而譖人緣此。遂開離間。端公幾同曾母君。幾類申生。神理過傷。病在不治。賴一二正人。昌言之公所。公心動轉環。父子相向抱持哭。歡如初。已君篤疾。強起治。父喪且拜且扶。且咯血。且徧謝諸賓客。怨毒攻其中。訟謀牽其外。索逋者迫其旁。益不病於豪。而病於貧。不死於樂。而死於憤。死于孝也。哀哉。彌留之頃。執宗兄廷琛手。願乞第二子宜生爲後。非獨倫敘。應立且我兩人者。真患難交耳。君歿不旬月。勢家子錢家噪於門。脂田美

宅瓜分矣。園粟雀鼠耗矣。臧獲輩掉臂鳥獸散矣。園中石不鞭而走矣。法書名畫酒槍之屬羽化矣。嗣子所得百無一存。而廷琛善於寬。曰吾聞之夫子。喪不若速貧之愈。南宮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散施焉。今吾叔父父子之積亦如是。自古多壘必墜。多藏必亡。人自不察耳。智者代我散積。所以散禍也。楚弓楚得。人弓人得。曷辨哉。君詩花木燥濕性。非時移植。輒復活。卽花師弗如也。簾籠窈窕。岩洞玲瓏。卽山師弗如也。少善吟讀。書卽能遺用。又能別識古器物。卽耆舊賞鑒家弗如也。

京山李宗伯稱爲汗血金陵朱少宰呼爲小友。吳聞文太史敘其詩而傳之。惜乎長轡未逞。短綆中絕。梁木摧前。蘭玉凋後。天難謀思。豈可理測。管張溫有盛名被放。孔明思數日。乃曰吾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嗚呼。公豈爲道家所忌耶。而同叔則何以見哉。於造物也。故憐而爲之銘。銘曰。

弇州文章九命。以天折無後爲極烈。哀哉陳君。殲此良哲。芙蓉寶劍未剗而缺。桃花寶馬未試而蹙。豈先天之稟薄。抑後天之福劣。古有衛叔寶王子安。皆年少之鼎。

人而未能盡逃乎短劫。猶子卽同君子。金穴總是槐穴。何親何冤。何彭何殤。請付之天地之一映。

吳孺人墓表

予友周太學之軾。自吳江叩予山中。以其內吳孺人墓表請予曰。父爲誰。則陝西行太僕卿仰峯吳公之伯子也。母爲誰。則禮部尚書潯陽董公之女也。孺人所事翁爲誰。則太子太保恭肅公之孫中憲大夫尋甸太守公之子鄉進士玄津公也。姑爲誰。則吳孺人也。生卒何歲。則嘉靖之癸亥。萬曆之丁未也。葬何所。則祔于本邑十七都之先塋也。婦德何若。君手狀以進。蓋淚溢于睫焉。余歎曰。義哉周君。自梅聖俞爲南郡縣君請銘于歐文

忠而后且寥寥矣。世不古而夫婦之禮輕，非故輕之也。試觀江敷讓婚之表，馮衍武達之書，婦德少乖，家索立致，甚欲刑膚削髮，投山竄海，杜仕宦，絕交遊，求死不得，而何暇爲其婦圖身後之不死哉？周君悼內，聲淚俱下，不遠三百里，東幣造廬而請曰：吾聞禮銘以藏諸地下，而表以揭諸地上，是惟吾婦之賢，非表不章，子其爲吾纓記之。余曰：國制三品以上爲神道碑，其次爲表，婦無表，表自君婦始。請表其大者。當孺人奉醮歸于周氏，其曾姑施夫人，王姑顧夫人，代有家令，櫛束內外政，如朝

典。孺人世家女，顧能尊其範，不少衰，性淡泊簡儉，最不喜濃麗，而畜奴娣皆有恩，無少長皆矩矱待之。左右望而却立，不敢跛倚，見亦罕有笑詈聲，達于泉外。奉姑孝，昧爽而朝，三時上食，抑搔扶掖，曲中其懽心。晚得羸疾，日坐卧常相半，冬重裘，夏墮屨，幾不知寒暑人事。獨念君艱嗣，輒淒然不樂。數數勸君曰：恭肅公至，君皆世德，而君又喜善事，好緩急人，凡遠近踈戚，待君而濟者無算，君必有佳兒，當擇宜子者輔我，傍人聞之，背地怪笑，曰：嗚呼，婿買妾，吳孺人豈真病耶？或曰：妾車音至，必且悔。

恨。槌床。搗壁。病。懨懨。如膏。沃火。耳已。謁見。憫勞。不自。勝。撫如。已出。或又。云是好。言。謬爲。煦煦。度人。情。豈。遂。能。釋。然。及。君。客。金。陵。有。姬。擁。妓。女。排。戶。而。入。則。吳。孺。人。自。家。勅。以。侍。君。者。也。至。是。世。皆。歎。服。孺。人。爲。真。不。可。及。孺。人。少。受。女。誠。能。解。大。義。病。中。旁。通。內。典。懺。誦。無。虛。日。而。嬰。皆。以。多。男。爲。祝。姑。歿。喪。幕。哀。痛。病。亦。隨。熾。猶。目。君。而。歎。曰。願。君。早。得。佳。兒。以。慰。我。泉。壤。他。一。無。所。言。嗚。呼。若。吳。孺。人。者。不。獨。今。人。難。卽。求。古。人。中。未。易。一。二。觀。也。余。嘗。咲。房。玄。齡。名。相。也。而。有。妬。婦。太。宗。賜。之。醜。酒。則。口。寧。妬。

而。死。不。願。不。妬。而。生。隋。文。帝。王。中。之。英。雄。人。也。而。有。妬。后。受。制。獨。孤。不。惟。不。許。高。頻。妾。生。男。而。公。卿。凡。有。妾。孕。者。斥。之。有。庶。子。者。錮。之。其。尤。可。咲。如。晉。時。妬。婦。之。津。好。婦。壞。衣。枉。粧。而。後。敢。渡。不。然。風。浪。立。至。人。化。爲。鬼。而。猶。能。巧。妬。若。是。豈。婦。人。之。妬。無。貴。賤。死。生。一。乎。故。易。垂。戒。于。騷。取。象。于。貫。魚。而。尤。致。意。于。坤。之。厚。德。載。物。若。使。吳。孺。人。而。在。古。昔。其。必。錄。于。聖。人。之。門。無。疑。矣。古。以。士。入。朝。女。入。宮。並。言。余。竊。以。爲。過。而。近。聞。賢。士。大。夫。間。有。挺。而。相。難。者。因。慨。然。追。嘆。周。召。二。南。之。化。能。使。樛。木。小。星。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四終
化行于婦人女子而當時小有言者反出于周公召公
況今又不逮古人者哉。余故于吳孺人之不妬揭而書
之以著朝野風教之所由繫而非徒重君之敦義而近
古也。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四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五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台鴨吉甫訂定

贊

釋迦文佛贊

釋○迦○老○子○慈○憫○濁○世○偶○然○心○熱○拋○撒○文○字○欲○覓○佛○者○莫○
從○字○求○舟○去○劍○移○盲○者○悠○悠○

長耳定光佛贊

六○根○具○足○何○獨○耳○長○世○人○執○相○遂○稱○定○光○耳○之○爲○門○實○
通○胃○氣○故○祈○男○者○所○獲○如○意○

接引導師贊

此○心○緣○物○如○猿○緣○樹○四○大○既○離○心○何○附○處○附○之○失○所○毛○
角○可○懼○是○故○彌○陀○津○梁○西○去○

觀音贊

南○方○之○人○惟○耳○最○利○所○以○觀○音○誦○者○彌○熾○音○既○可○觀○色○
亦○能○聽○此○何○以○故○見○聞○無○性○

達摩贊

一○雙○履○一○根○錫○對○面○者○誰○應○聲○曰○不○識○

布袋和尚贊

此○老○漢○美○詭○譎○不○諷○經○不○禮○佛○肚○皮○寬○眼○縫○潤○唉○呵○呵○
無○休○歇○真○快○活○假○快○活○假○與○真○且○莫○說○這○布○袋○是○何○物○

十六應真贊

第○一○尊○者○跌○坐○結○伽○鬘○童○髻○頭○簪○插○野○花○有○鬼○使○者○伏○
地○稽○顙○侍○兒○取○書○珠○在○象○罔○

第○二○尊○者○手○橫○如○意○老○人○何○來○擎○琉○璃○器○傾○器○瀉○出○五○
色○舍○利○光○明○熾○然○照○天○照○地○

第○三○尊○者○扶○烏○木○藤○千○歲○老○猿○雪○髯○垂○膺○跪○頂○珍○果○投○
誠○聖○僧○額○而○受○之○長○嘯○騫○騰○

日不相見利
卷十五
第四尊者垂耳端坐。張口如箕。捧腹如瓠。聖凡好醜。但
笑不嗔。惟無所嗔。故曰至人。
第五尊者坐臨淵濤。抱膝不語。目瞠雲霄。神如止水。綠
鬟素綃。投函侍者。兩頰紅潮。
第六尊者石印雙趺。左手支頤。右手弄繩。繩猊妥尾。搖
首叫呼。金繩黃環。付彼胡奴。
第七尊者。羈眼獐貌。松深草香。睡熟始覺。龍踏掌心。翥
甲飛掉。戲攫其珠。雲霆雷雹。
第八尊者。額語相向。並膝而坐。加肘其上。沙彌汲水。神

涌地出。異寶滿盂。賤等瓦石。
第九尊者。蠶髮蝟鬚。骨見衣表。非仙非癯。食已撲鉢。指
歷數珠。童子構火烹紫琳腴。
第十尊者。年少橫經。老胡霜髭。頰首以聽。生死無常。日
月如駛。摧黃高山道。無老穉。
十一尊者。短衣複禪。面目皺古。如枯樹根。垂足虎項。不
異被脫。童子怖匿。却走逡巡。
十二尊者。鹿鞞豹皮。水晶軍持。中插楊枝。飄洒甘露。鸚
武來儀。聲無凡音。自稱雪兒。

十三尊者。炎魔。補鬼。側坐栢下。手屈三指。荷葉田田。其
花如綺。巢者神龜。捕者童子。
十四尊者。顏若朱塗。紫衫青鬪。裂毗鬚胡。一臂怒張。手
托浮圖。豈惟浮圖。大地山河。
十五尊者。披笠覆鎧。牽臂褰裳。浮涉大海。世外之徒。豈
有風波。示相宰官。公無渡河。
十六尊者。童頭豁齒。修眉挂筇。長尺有咫。有客問道。不
言。晒爾五百年來。懶鑽故紙。

雪山修道贊

挂耳多修。眉支頤半。拈膝。衲子日飽。眠那得。思維力。請
看。雪山。人一心似。牆壁。

文殊菩薩贊

吾之說法。如獅子吼。百獸聞之。腦裂而走。若文殊來。一
棒打出。汝自文殊。無怨無德。

普賢贊

普賢願海。無物不納。故修行者。不遺一法。一法具受。如
寶車裝。是謂無畏。名曰象王。

踏蓮渡海觀音贊

左執黃蓮花。右執青柳枝。稽首大導師。普賜宏慈悲。沃以甘露漿。令我得慧性。滌盪三劫濁。兼持戒與定。我定慧亦空。永無流習境。化彼一切境。泳遊於大乘。

兜頭觀音贊

衆生墮入難。判命呼觀音。究竟能呼者。八難爲飛塵。

觀音贊

西來禪水月。觀皆是兩重公案。不如從人頂禮觀世音。一行一鳥不如念佛念僧。

又

妙哉觀音。能救諸苦。如水感月。應現自普。若欲求男。生子。鄒魯。

達摩贊

一葦渡江。九年面壁。開甘露門。廣羣生澤。

踏蘆達摩贊

古推好奇。踏殘蘆葉。人道他天巧。千般。吾道。是水。中。第一。月。

面壁達摩贊

苦行一生。踉蹌凍雪。忽見明星。智枯慧竭。通知老子。空。

忙百劫。

達摩贊

路見不平。把五千四十八卷。一齊東付東洋大海。却向
震旦。專逞口尖舌快。早是踏蘆西歸。若遇眉公。斷不許
賺胡千奇萬怪。葉画神龍見真者。自應胆碎。此何故壓
捺這人。只爲後世野禪。卜度思量偷心。猶在此之謂陰
符。有云。害生於恩。恩生於害。這老漢九年面守空壁。問
渠枯骨頭上。覓什麼計。若遇陳居士。熟掌翻打。潑皮只
打他青天白日。如何鬼出。

談口施食贊

焦面鬼王。施喜法食。山魃木客。嘯樹頭。羅刹哪叱。倚石
骨。山僧持真言。芑藟仗佛力。揚眉瞬息。明月中。龍卧鉢
泉。虎卧錫。須臾陰霾。戰玄黃。神燈半向蘆根出。劃開鬼
門。與鬼窟。小鬼咲侮老鬼泣。何以故。般若波羅蜜。

呂純陽像贊

像出純陽手筆

負笠懸瓢。非嬰非叟。此大庾孫氏之家藏。而寫像出純
陽之手。吾何以知其爲呂公。曰。手握一錢。上口下口。

四先生贊

有敘

知希則貴。身隱焉。文雖差。樹遯世之藩籬。亦半立。藏拙之門戶。既爲男子。忍與草木俱灰。露盡英雄。乃以神仙退步。斯所謂進則尺寸。退非尋常者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得。四先生曰。范少伯。魯仲連。張子房。李長源。各繫以贊。用存微尚焉。

范少伯

勁吳死。殘越生。裝西子。浮海行。耕於齊。爲上卿。賈於陶。散千金。出見奇。徙成名。鳴夷子。何童心。

魯仲連

喜高節。嗜奇策。挫秦帝。解齊厄。悼富貴。若雲烟。鴻冥冥。何慕焉。吾執鞭。魯仲連。

張子房

秦之鹿。推其足。楚之旃。烹其頭。漢之馬。得天下。帝借公。公借帝。爲韓來。報韓去。前黃石。後赤松。張子房。真英雄。

李長源

辟五殺。相三帝。寢對榻。出聯轡。九仙骨。一品衣。功太高。跡太奇。如龍見。如龍潛。吾師乎。李長源。

東坡笠屐圖贊 有敘

東坡先生居儋耳。曾於雨中着蓑笠。過黎秀才。因流傳此圖。比時遊戲中。極有感慨。余拈出作偈。稽首以贊曰。

問汝無風無雨何爲戴笠披蓑。不是喬粧打扮。曾經兩地風波。

三岐禪師像贊

立志卓然。持戒凜然。世味淡然。大義了然。噫。誠僧中之龍象。而終歸解脫禪也耶。

澄源禪師像贊

受菩薩戒。荷如來禪。滴水滴凍。有因有緣。開堂接衆。廣爲福田。一味老實。學古聖賢。中峯之後。汝曾汝玄。文定莊簡曰然。曰然。

夜臺禪師贊

鐵杖瘦如骨。衲衣不遮膝。人間茫茫夢未醒。吾師夜行到日出。

達觀老人像贊

雲棲本色。可以接直下承當之凡夫。達老英槩。可以接

向上不羈之豪傑。舌如懸河。骨如生鉄。園中宿讖。故是前劫。不可思。不可說。

雲棲老人像贊

德本龍象。望之木鷄。一句阿彌。餘皆死灰。還從師問。念佛者誰。

痴和尚贊

痴和尚。痴和尚。巷前歌。街後唱。回頭。回頭。疾。回頭。醉。夢。沉。波。君。莫。浪。不。說。法。不。諷。經。赤。脚。垢。面。骨。如。樗。碧。眸。深。深。髮。根。青。半。領。緇。衣。卧。晴。雪。一。枝。竹。杖。懸。春。星。和。尚。行。

兒童走瓦礫。泥沙納雙袖。雙袖俄然大於白。高楊覆清池。綠蘋亂蚪蚪。濯足秋水中。照見形容醜。形容豈足言。天地亦烏有。有心欲動將奈何。請以不二窺維摩。和尚但令現酒甕。濁酒不醉真禪那。汝痴我不痴。我痴汝不痴。痴和尚。回頭向何處。大家同入甕中去。

吳仲虛贊

彼美丈夫。權丹髯紫。行有宮牆。胸無管壘。朝誦暮弦。含商嚼徵。名理獨超。心辭雙綺。蚤謝塵紛。縱游法喜。結梅檀林。渡香海水。三寶皈心。萬劫彈指。衣不重裘。食不疊

籟朱季一諾魯連一矢長者之聲走於遐邇孝友陳荀
篤行曾史修齡則炬修名則美天祚爾後厥惟豐苞鳳
必五苞駒亦千里不知其父請視其子

王文肅公像贊

浩然剛大之氣蒼然奇古之骨沛然江河之文挺然絃
矢之直報主心丹憂時髮白其建儲寧緩無激其禦倭
寧絕無飾其處播囚寧諭而招撫無勦而窮極其籌西
虜寧款而羈縻無戰而狼籍其人才寧推挽而無潛抑
其言路寧救解而無任德故能際魚水之奇逢消官府

之微隙渙朝廷之朋黨養天下之全力勞臣感而隕涕
聖明怒而霽色功遂身退暫托五湖之遊避寵懼盈終
於六月之息人以爲不貪不淫公之隱行不驕不伐公
之卓識而無若天子之召對則曰忠孝兩全召用則曰
時懷名德此真吾公之知己而廷臣之所敢望而不敢
及者耶

賜谷方京兆像贊 有敘

大京兆賜谷方公許相國狀之汪司馬志之蕭
太史碑之王大司寇傳之吾友董玄宰復爲小

傳手書像後。而未有贊也。其仲孫思睿奉一敬
先生之命。排績逸事。以授陳子。謹再拜贊曰。
河東薛後。學稱正傳。涇野先生。得其大全。公守紳訓。研
深攻堅。經行修明。入對臨軒。司權荊州。橐無一錢。司讞
魏郡。獄洗三寃。築堤河汴。減額億千。築堰昆明。裕積十
年。分宜曰介。新鄭曰賢。雖則曰賢。公不喜綠。留滯遐荒。
六載雲滇。二月京兆。放棄林泉。此何以故。客嚮相權。公
咲解綬。採腴釣鮮。公性孝悌。出於所天。力春養親。食甘
而憐。貸環給兄。易卞而歡。少保下理。公納橐。餽莽囚。劄

亂公靖烽烟。兵不挑釁。吏不蔽奸。學不市名。宦不慕擅。
清不隨雀。直不避鷗。仕雖人後。品則人先。居鄉俎豆。居
官涕漣。帝懷舊德。祭告九泉。淳德所鍾。瑞蓮生焉。乙酉
麟荐。簪笏蟬聯。子孫無垢。有如此蓮。

葛實甫像贊

君有道。類葛玄。君無心。類葛天。身栖山澤。詩麗雲烟。古
之賢。古之賢。竊比於我老髯。

杜完三像贊

其骨清。其神肅。其取世淡。其操行樸。其立朝則正直忠

厚其教家則孝友淵睦其荐賢使萬人必往其糾邪使
一路無哭筆墨干霄之勢蟠結心胸忠義貫日之氣祭
於眉目斷斷乎不走捷而挺險侃侃乎其中行而獨復
者耶

吳伯實像贊

世五濁君無垢人三變君崇厚千金諾不待叩五族事
負而走好節俠樂孝友誦義者無間口游稊林擅談藪
澆壘塊全於酒伸其德屈其壽天祚吳錫爾后徵名言
君不朽

上海令著泉劉公像贊

吾聞上古之宰號稱神明蝗不入境鳳儀於庭及其衰
也蒼鷹乳虎怒掣橫行民無去思碑不留銘穆穆劉公
心和體平履謙允吉中孚篤誠洗汰淫族獎拔秀英水
既灌輸賦亦均亭海氛頽肅村吠不驚此父老子弟所
以生爲之建祠勒石而去爲之卧轍攀輪攷之古人惟
劉昆以長者名劉古以不煩名劉寵以一錢名而會則
爲著泉先生不聞漢之謠乎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
復來安此下民

梅顛子像贊

仙人之冠裳佛氏之心腸吾與爾歸去來以侍乎玉宸
先生之旁以游乎金粟如來之鄉

張黃雀像贊

像在松樹下

文心老松骨勁詩魂清松風靜子雙壁書十乘名九州
蓬三徑誰式廬守若令

閔康侯小像贊

落落經筵森森武庫氣吞目前之才子可以橫飛相儼
天上之貴人可以獨坐何爲平生朱門心蓬丘衫尚青

髮垂素蠹魚遊萬卷而欲仙老驥志千里而如怒吾懷
一瓣香置先生於孔北海鄭康成之間奚其過奚其過

監二先生像贊

經筵武庫賀循之儒者宗也排難解紛魯連之豪杰雄
也諸子才譽鬱鬱意意半荀氏之六龍也坐客常滿尊
酒不空魯國男子之孔融也洪飲無量山谷之澆磊塊
胸也清談不倦本行道人之陶蓋箭鋒也逃名息影王
若公之避牆東也他人見金不見人聖人爲腹不爲目
蓋尊生如老氏而長生如河上公也

李玄白像贊

松陰下。蘆花裡。披奇服。釣秋水。伊何人。吾知矣。貯胸則
十萬卷。搏角則九萬里。一諾則柳下。片言則魯連。矢
不冠。不履。似漁丈人。而經世出世。乃天下奇男子。蓋長
吉才。太白胆。長源髓。合之爲玄白先生。而其姓亦曰李。

房海客像贊

堂堂大人。落落男子。受石鏗金合宮。嚼微聳鐵壁之難
攀。吠水山之易毀。忤權寺與。胆包身。破陰謀。直聲灌耳。
持斧則百鍊彌剛。賜環則三仕無喜。飛風霜於簡端。懸

人鏡於筆底。見夷吾而何憂。幸裴度之足倚。名重如山。
心清似水。豈容寂寞。寂寞。參金粟座下之蒲團。終當烈
烈轟轟。躡玉皇案前之劍履。

孫賓瀾像贊

百年積德。九歲通靈。知名舞象。拔俗鷄羣。孝廉兄推爲
驃騎。同社友遜爲冠軍。贊宮品題於督學。胃監賞鑒於
司成。公車屢格。司命見衡。乃退居於林樾。因枕籍乎圖
經。口中之雌黃。不挂眼中之青白。不形縮符清遠。嚼藜
飲水。拂衣歸去。送者如雲。爲德閭里。自疏逮親。燔券勿

問。侵地勿爭。嘉言懿矩。銘座書紳。課兒諭族。卓有儀型。
天錫冥德。蘭玉英英。績文修行。價埒連城。君算非永。君
像猶存。謙謙君子。藹藹吉人。合而贊之。其斯以爲賓瀾
先生。

周希允贊

口無疾言。腰有傲骨。學道尊生。著述是力。言言名教。字
字藥石。寡悔寡尤。匪朝伊夕。千秋孔廡。請虛公席。

貞靖周先生像贊

豐於德。屈於齒。然伯夷下惠。合而爲公。公則不死。公之

流風。能使後人行。已有耻。

繩武何先生像贊

青天白日。稟性陽剛。和風甘雨。處世溫良。行立壇宇。文
作珪璋。孝友爲政。淵睦孔彰。掇魁神京。司理名邦。解網
恢恢。與誦洋洋。腰無媚骨。腹有熱腸。拂衣仕路。築園故
鄉。大夫則問政。請門諸生。則問字。滿堂排難。如魯仲連。
息爭如王彥方。姜桂之性愈辣。桑梓之景彌長。賓客不
拒。流羽飛觴。著述不輟。充棟盈床。益禮義以養其神。故
正直而得平康。其吏而隱。儒而仙。歸然魯靈光也耶。

高超玄像贊

性情真率。不耐大人遊。志意高曠。常狎少年場。時而默。默時而揚揚。時而蔗境。時而醉鄉。時而如公西華之父。子處若朋友。時而如魯朱家之俠客。氣或慨慷。壯則美哉。周郎晚則鬚髮蒼蒼。非傲非狂。且樂且康。倚千年之古栢。看孤雀之飛翔。

陳隱西先生像贊

冰雪肝腸。烟霞骨相。不激不隨。彼我玄暢。我識其人。蓋古之阮嗣宗陶元亮。

王小顛贊

王小顛七十矣。自舞還自歌。不衫亦不履。有時孤坐秋露中。有時鼾睡炙日裏。童子呼得來。王公推不起。去后令人思。醉後令人喜。雙眼何曾着名利。短竹還教付山水。人道是閩蓬頭老漢親傳。我疑是東華山人鐵拐李。

友像贊

清泉白石。名畫法書。時而騫飛如老雀。時而游泳如蠹魚。人以為俠節如文成。高潔如倪迂。而當其嘿然枯坐。卽子孫莫能窺其杜德机也。

華宗贊

言本世教而談咲。可以狎鷗鳥。行本中庸而呼吸。可以馭游龍。我冠我冠。不必鵝髮翩翩乎。如素雪。我裘我裘。不必鹿目熒熒乎。如碧玉。坦腹北窻。而傲羲皇。抱甕漢陰。而稱丈人。封侯醉鄉。而何慕乎黼黻文章。宰相山中。而何羨乎火藻華虫。嗚呼。吾師乎。吾師乎。其在而翁。

張雨懷贊

佛不必禮金粟而齋戒。有餘仙不必禮玉宸而清虛。有餘游不必裹五岳之糧。而坐嘯者。有城隅之修竹。古廬

文不必發二酉之秘。而手勘者。有先世之斷簡殘書。口不必挂是非交。不必擇賢愚。而一杯之酒。足以入混沌之門戶。窺醉鄉之藩籬。嗚呼。噫嘻。吾不知其謂誰。疑所謂今之貧孟嘗古之富伯夷。

朱伯登像贊

油然與偕。渾然若處。胎人以爲列子之忘。老氏之孩。吾以爲葛天與無懷。槐宮已覺。蔗境方佳。有子大賢。優哉游哉。

范侃如像贊

我生也後。曾見偉人。則惟先生。有膽蓋身。身若負山。目若閃電。筭經之腹。懸河之辯。握麈而談。峩峩括囊。而處。委委佗佗。名噪詞場。問者齧趾。老驥繫足。竟後駒齒。三鼓未衰。我舌在此。晚刺海邦。一官萬里。黃綬朱旛。民歌樂只。輿櫬東歸。哭者罷市。里無錦坊。囊無名香。生爲大儒。歿爲循良。俎豆於官。畏壘於鄉。帝曰報公。厥後永昌。

霍太公像贊

并序

金壇霍令君迎養景尼先生於官署中其神明

之聲徹遠邇先生咲曰吾耳食之何如腹食之仙仙乎樂也第梁武有云江南卑濕四十早凋吾雖飲廉吏水而其顧不能耐此卑濕耳令君堅留之不能奪先生曰孝哉吾子吾留小照置汝左右以代省覲可乎令君夙夜祇承若庭訓乃屬陳子爲之贊贊曰

於皇哲人穆穆風軌行有官牆胸無管壘引繩而蹈畫地而處少讀藏書長耽故紙雀銜九霄驥困千里偃蹇廿年壯心未已經術世務洞骨貫髓千金委兄一編教

子禮種德滋。竟獲文梓。有美令君。搏角而起。其氣如春。其清如水。水自何源。厥惟翁始。翁來官。遂憶故里。挽車不得。肖像繪史。旣晨旣昏。勿帖勿吧。慈孝令聞。終徹宸几。蕙蒂荷衣。易爾劔履。

晏懷泉像贊

腰無媚骨。面無作顏。清似素絲。直似朱絃。是嘗承。颺而決。如山之牘。飲馬而投。酌水之錢。朝拜官。夕能奏。疏。書所爲。夜必告天。獨立獨行。不黨不偏。勁節則凌霜。傲雪。昌言則轉坤。旋乾。其鳴也鳳。其冠也蟬。其氣也浩。其神也全。皮相者疑爲據梧之南郭子。而習公之勲德名位者。謂當圖像於凌烟之間。

程聖修像贊

素心如黃叔度。奇俠如魯朱家。其藏也書。五車。其游也果。滿車。吾將與子焚小宗之香。而鬪君謨之茶。其樂也無涯。

王笠雲遺像贊

桃花綬紫荷囊。環珮鏘鏘。是將肅袍笏。而朝未央。嘻。子大夫也。我嘗遇之於西湖之旁。其胸次汪洋。如黃叔度。

其面目姣好。如張子房。惜哉魁南宮而不登館局。令晉江而不爲臺省。擢司馬郎而不得鎮節於一方。其神遊帝京而其尸祝如畏壘之庚桑。真君子古循良亡而不亡。

鍾伯敬先生像贊

長松之下。杖者安之。吏耶隱耶。吾不知爲何誰。其思路微。其行徑畸。其冷如萬年冰。其鈍如無字碑。而又能一言定國。是之邪。正百戰決。古人之雄雌。是子也。立三不朽。奉三無私。舌有骨。筆有眼。而有一肚皮不合時宜。

者耶。

蔡嘿齋先生贊

筆無塵。胸無滓。骨無媚。舌無綺。孝如閔。直如矢。心如冰。門如水。是嘗却餽金。拒奔女。又嘗祝虎。虎匿。祝泉。泉起。而惜其邊略。邦謨。竟付之粟里之歸來。香山之知己。爲循吏。則俎豆於桐鄉。爲鄉先生。則尸祝於畏壘。三已不愠。三仕不喜。胆識堅明。學術粹美。故洞中猥夷。有公心。天老之稱。而海忠介諸公有易進難退之許。有人如此。是宜爲山中太史之父。而王文成豈能置之爲弟子。公

如可作請隨鞭弭。

顧默孫像贊

草深一丈松大十圍伊何人哉心素衣緋其貌也戰而肥其才也怒而飛其盤礴三教之中而橫絕一世之上也出乎機而入乎機其味淡其聲希其與天遊與俗違殆長嘯之孫登而坐忘之司馬子微耶

沈朗倩贊

是道人也我曾遇之於寒山之巔塊然一室茅縛蓬編形如土木而不受人憐聲出金石而不爭世妍而誰知

其爲劒中俠詩中仙画中禪蓋上行先生而又獨行之大賢也

熊于侯觀察贊

介不易三公而寧坐一瓊書能破萬卷而猶手一編其目營四海才敵八面而不欲自賢不敢爲天下先而度冲然而言恂恂然其光明磊落僅見於放胆之文如峨眉雪三峽奔泉而孤行一意忠義鬱勃者尚未及描寫於心胸面目之間之人也殆以聖賢豪杰爲師友而我與我周旋者耶

劉斗墟像贊

凜若冰霜。蒼如松柏。負大儒名。建循吏跡。賑饑饉。活冤冤。白禱雨。雨澍。祝火火息。祠龍龍見。檄虎虎辟。弭盜盜止。諭苗苗格。或歡呼。劉佛現。或傳誦。神君出。而不知公嘗以採木抗侍御史。以丈蘆州。勒誠意伯。顛倒於獄。卒之手。談咲於鬼方之窟。然而朝野服其才。華夷信其直。起九原而無從。空爲之撫遺像而於邑。

守溪陸公贊

有跋

髯先生何峴偉。屏城府撤營壘。掇一真勝。終始柳下鼎。

魯連矢長者聲。走遠邇。肱藏書。付豐芑。通德鄉。鳴珂里。不知父。視其子。

董學士歎服二陸孝思。以楷隸寫竟陸太公傳。此數年來未始有也。昔鍾尚書紹京破產求書。計用數百萬錢。僅市得右軍行書。不能致真書一字。今陸茂才所得董書侈矣。若僕老不嫻此。正如疥駱駝。何堪與神駿並駕。

姚仲陵像贊

清膚如洗馬之衛玠。風流如步兵之嗣宗。其揮翰如春。

蚕之抽繭。其談咲如黃鵠之摩空。吾知其爲名家之子。秋苑之雄。至其放情山水。寤言一室。猶堪拾青蓮之江月。坐隱居之松風者耶。

自題小像

讀古人書。識古人字。淡然無營。屣脫名利。不出戶庭。短褐茹糲。爲聖人氓。如此而已。

喬方伯贊

卓爾道骨。冲兮素心。濯濯冰壺。皎皎玉繩。有千仞翱翔之氣。而守之以盈。有百鍊不折之才。而御之以誠。文武

是憲。夙夜惟寅。其謀國也。先幾於蓄艾。其居官也。後困於積薪。未老懸車。惜哉干城廉鑑一書。作我儀刑。

張受所觀察贊

人嗜巧。公任質。人驚辨。公守默。處賢愚。有容德。當權要。多定力。淡兮佛心。冲兮道骨。不特驟而謁公者。無取進名利之言。卽老而侍公者。亦終身不見喜愠之色。公蓋一代之良臣。三代之遺直也。

殷十峰像贊

口不掛雌黃。心不置城府。遇鄉里之孺子。而態不驕。當

權要之貴人而色不沮有受敵之才可文可武却四知之金是子是父其清白之世傳而丹青之稍露者耶

范象先贊

烟腸霞骨遠而望之如神仙。麝衣斗笠近而卽之如老禪。迺孝弟忠信能讀父書爲象先世之賢。噫嘻范君庶不愧文正公傳。

陳少隱贊

生清時享安居抱隱德待期願置臧否忘賢愚內浩浩外嬉嬉。召客有釀課兒有書我求哲人舍君誰歸。

周艸窻贊

與物無競胸無荆棘與道逍遙窻前草色吾何以名之曰濂溪以後世有隱德。

幼醫見垣贊

避世於巢懸壺於市其和如春其直如矢人以為秦越公吾擬諸菩薩曰護諸童子。

印空贊

一把茅蓋團蕉數尺槿編籬落遠公來自東林子慕同隱南郭。

了一子贊

維藩盤石。秉器國琛。魚肥草莽。鸞驂桂林。圖懸五岳。囊貯一琴。枕藏鴻寶。劔學龍吟。山水旣痾。煙霞轉深。枯棋對戰。美酒獨斟。授鄴下簡。笑淮南金博。綜醫訣。徧訪知音。自稱了一子。吾以爲韋吉師。孫思邈。合而爲利濟之心。所謂伊人可見。伊姓難尋者也。

割股孝子贊

蚊喙。啞。藪。芒。刺。壯。士。驚。不。假。寐。汝。割。股。父。疾。愈。孝。格。天。鬼神衛生如飴。死如寄。嚴顏頭要離臂。堅此心。干城器。

銘

木癭爐銘

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如死灰乎。惟吾與爾有是夫。

筆筒銘

中虛外圓。避文士之筆端。吾法子以自全。

又銘

虛其心。實其腹。德不辱。

玄原墨銘

出浮提國。瀉金壺汁。石黛松脂。麟髓糜骨。小兒初睛。道士幻質。以一寸墨。當徑尺壁。

汪霽之書室銘

雕欄回互。寶几精研。縱橫圖史。玉軸牙籤。摩挲彝鼎。香篆茶烟。床頭龍劍。石上鵝絃。泉水活潑。花竹澄鮮。鳥歌奇韻。魚泳文漣。老梅吐月影。露牆邊。簾櫳如畫。主客皆仙。或飲一杯。或吟一篇。樂哉清福。天授名賢。

郭烈婦練銘

蘇武塞上帛。子陵桐江絲。絞作頸中練。之死終不移。堂

堂男子空鬚眉。郭家有婦知不知。

楊亭亭芝桂堂銘

一畝宮。雁湖湄。中有人。樂書詩。挺雙璧。產五芝。蒸異彩。攢秀蕤。飲玉杵。餐瓊飴。八公友。四皓師。楊夫子。豈小兒。

圖書匣銘

上印如月。印水中。印如足。印沙下。印如馬。印泥匣。而藏之。印斯無迹。五丁何所庸。其鑿是莊生之所謂。立於不測。

龍尾研銘

鶴之眼。犀之紋。詎若神龍之宿於研池。其尾噓風而御雲。

墨銘

豈其翟之子。是以不盡則不止。

琴匣銘

柱以玄圃之玉屑。以荆陽之金。其徽以翡翠之羽。其絃以鴟鵬之筋。張以松風鼓。以秋月匣而藏之。為據梧之南郭先生。為無絃之柴桑靖節。毋狎而授之於爨下之烈。

徐無夢琴銘 有敘

徐無夢有琴曰無塵。每入林澗。輒一弄而去。所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者也。眉道人銘之曰。

有奇男子。非蕉非鈞。樂道鼓琴。以代長嘯。祝而泛之。猿啼雀叫。暢而醒之。魚活馬咲。跨鯨度霄。超越邁錄。藻練神明。翁集衆妙。非時召者。不敢奉詔。

林洪清淨齋銘 有敘

林洪清淨齋銘。其言不雅馴。余為刪定作三字。

偈榜之山房亦有真率道人風味老瓦盆間呼
田童唱之可供田父一餉薄醉也

一間屋六尺地蒲作團布作被日可坐夜可睡燈一盞
香一炷好人來惡人避髮不除葷不忌不談禪不說偈
不貪名不圖利清淨緣解脫計閒便入忙便去卽上乘
卽三昧日復日歲復歲畢這生任後裔

書燈銘

武子聚螢孫生映雪雪固易消螢亦易滅惟此銀缸不
滅其光黃簾綠幕夜永煌煌經史在右子集在左如或

不勤負此燈火

許方谷天然硯銘

會稽太守夜夢坡仙旦日鑿土有石出焉洗而視之不
雕不琢立壑天然覆而視之不言不咲鬚髯宛然文明
以止開必先太守得硯天司權恨不持此挑米顛豪奪
詭取空流涎

鐵絙銘

於穆玄武北坎之星爲世福神爲天將軍有頂禮者稽
首瓣香若涉烏道若躋羊腸上引蟻緣下挽猿臂辛勤

歷陸幾無生趣道人姚崙百丈鐵絙頓令地上而陟雲
端人無喘息神從斯喜鐵石難消禍亦如此

募修甘露亭銘

鍾賈山南北路僧與俗往來過遭風雨遇日暮眠者眠
坐者坐歲月深棟梁腐牆壁傾門窗破欲裝修仗檀度
方便事歡喜做天龍敬鬼神護善根長福田大

贈伯玉銘

天○高○清○地○厚○重○不○得○已○然○後○動○簡○御○煩○寬○得○衆○謙○皆○吉○
願○乃○訟○先○木○雞○後○鳴○鳳○鳳○利○喙○鳥○不○實○麟○利○角○獸○不○臣○

惟○口○筆○戎○乃○興○時○語○默○度○淺○深○古○聖○詰○必○兢兢○真○英○雄○
必○小○心○發○爾○覆○在○典○墳○多○其○輔○在○賢○人○累○功○行○長○子○孫○
惜○精○氣○報○君○親○慎○旃○哉○昌○令○名○

頑仙廬座右銘

爭○不○急○之○辯○不○如○養○默○處○不○切○之○事○不○如○養○靜○助○不○直○
之○舉○不○如○養○正○恣○不○禁○之○費○不○如○養○福○好○不○情○之○察○不○
如○養○度○走○不○實○之○名○不○如○養○晦○近○不○祥○之○人○不○如○養○愚○

門前山銘

不○陶○輿○不○謝○屐○門○前○山○近○咫尺○清○溪○底○見○白○石○水○寸○寸○

百○不○相○異○利○卷○一○五
皆○秋○色○數○畝○田○七○弓○宅○菊○可○採○杞○可○食○列○琴○尊○設○圖○籍○
小○結○樓○出○松○春○毛○骨○青○衣○裾○碧○五○岳○圖○對○空○壁○

印宗銘

生○從○何○來○死○從○何○往○生○死○之○根○根○於○妄○想○開○眼○攀○緣○閉○
眼○成○夢○萬○別○千○差○昔○心○戲○弄○廓○然○湛○然○不○青○不○白○物○者○
之○動○生○得○失○水○中○撈○月○空○中○打○擲○卜○度○商○量○馳○求○未○
歇○舌○頭○無○骨○隴○子○無○筋○枉○自○立○境○橫○自○生○情○情○生○境○隔○
遂○分○凡○聖○凡○者○趨○穢○聖○者○趨○淨○各○見○一○邊○皆○輪○迴○柄○吾○
道○坦○夷○何○知○貴○賤○胡○來○胡○照○漢○來○漢○現○解○釋○凡○情○關○鎖○

聖○辨○若○聚○猛○火○觸○之○卽○焚○若○淬○利○刃○撻○之○則○崩○死○而○後○
生○亡○而○後○存○佛○法○悲○智○豈○容○人○情○百○尺○竿○頭○三○寸○鉤○許○
轉○身○如○毬○說○法○如○雨○塗○毒○鼓○聲○震○撼○萬○里○獅○王○獨○行○氣○
奪○狐○鼠○擬○議○求○之○又○成○過○舉○之○乎○者○也○不○屬○道○理○心○路○
欲○絕○死○生○亦○銷○無○明○煩○惱○處○處○逍○遙○不○戀○熱○鬧○不○守○寂○
寥○不○貪○佛○國○不○懼○風○刀○邇○來○禪○和○慣○尋○宗○派○鼓○弄○口○皮○
品○評○勝○敗○捏○目○生○花○自○日○見○怪○好○男○好○女○賺○他○多○壞○又○
有○邪○師○守○住○一○靈○身○如○屋○舍○心○如○主○人○却○將○佛○法○半○死○
半○生○此○等○惡○業○酷○於○火○坑○又○有○外○道○默○而○常○照○默○與○語○

對○照○與○昏○靠○觸○景○遇○緣○水○動○蝦○跳○不○聞○經○乎○萬○法○心○造○
又○有○鈍○漢○雙○証○雙○修○將○佛○覓○佛○頭○上○安○頭○若○蜂○逗○窻○不○
得○自○由○若○蛾○赴○燭○畢○命○相○投○傷○乎○悲○哉○舍○心○而○求○心○之○
一○字○雖○有○名○相○內○外○中○間○多○無○影○響○心○了○境○空○皮○盡○毛○
落○叅○須○實○叅○如○睡○求○覺○勘○問○識○情○何○處○安○着○生○死○誰○招○
因○果○誰○作○朝○搜○夕○討○用○盡○將○略○曝○地○一○碎○性○命○喪○却○乃○
知○功○案○皆○成○戲○謔○切○忌○平○居○無○病○服○藥○

往○與○長○孺○入○山○探○梅○從○袁○非○之○墅○上○說○禪○因○令○長○孺○
握○筆○余○信○舌○吐○此○一○銘○比○時○落○梅○紛○紛○如○天○花○散○空○

也○長○孺○非○之○欲○得○此○皆○倩○書○史○錄○之○而○孟○元○頭○陀○原○
稱○飽○叅○岸○然○有○吞○噉○須○彌○襲○服○野○干○之○氣○因○手○錄○貽○
之○比○他○客○是○爲○殊○特○諸○友○人○若○以○例○相○煩○不○敢○如○約○
似○優○曇○花○所○謂○一○現○不○再○現○也○

卷之十五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Handwritten vertical text in Chinese characters,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新編' (New Edition) and '卷一' (Volume 1), is visibl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Vertical text on the far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part of the book's spine or margin,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三' (3) and '卷一' (Volume 1).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六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台鼎吉甫訂定

題畫

題便橋會盟圖

唐文皇與突厥便橋會盟圖。顏師古創寫以示後世。劉松年復摹文許。此卷乃真跡也。初隋煬帝征遼，人皆斷手足以避征役。突厥始乘間騷動。唐文皇時十六歲，應募遁屯衛將軍從父淵討之。淵後稱臣，借兵突厥，遂問隋鼎，甚則突厥以喪告，舉哀長樂門，輟朝三日，詔百官

就館吊其謹事之如此已數數犯邊建成元吉裴寂等皆勸亟遷都避之文皇曰霍去病漢廷一將志滅匈奴况臣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繫頡利之頸致之闕下傳位初年遂有便橋會盟之役又五年遣李靖李世勣分道破之突厥內亂頡利來降文皇帝御順天樓語之曰汝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寇以是得不死頡利不得意數與家人相對悲啼容貌羸憊上憐之以虢州多麋鹿封刺史不受上皇聞之召文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烟閣上皇彈琵琶文皇起舞七年又置酒

漢故未央宮上皇命頡利起舞南蠻酋長皆咏詩此古帝王未始有也余謂便橋之盟猶近城下宜寫凌烟閣未央宮二圖鋪張胡越一家氣象此千古大快事故識卷末以俟後之劉松年其人者

寶前

題香山九老圖

香山九老圖當年傳寫已徧京洛李唐劉松年又嘗奉
旨圖之載在畫史可証此卷位置顧盼咲語之狀覺眉
髮間有雲氣非李河陽不能到也樂天往來裴晉公元
微之間絕無左右袒與白敏中反覆二李黨人者不同
此公真可生入虎穴何止游戲九老會耶臨卷三歎

跋小李將軍畫卷

李昭道山水妙絕。名噪開元天寶間。其父即師訓。除衛將軍。昭道官中舍。明皇以大小李別之。未嘗云小李將軍也。昭道妙跡永絕。獨此卷精巧煥發。流傳五百餘年。而神物猶在。應有呵護之者。余嘗見仇寔父海天落照卷。蓋摹昭道筆。正與此卷相類。當時籍分宜入禁內。隆慶初。小璫竊之。朱惠僖領緹騎詰責之。璫投之火。王弇州云。是癸酉秋事。今僅留天壤者。獨此一二尺烟霞耳。弇州極喜臨本。購以重貲。不若此卷為隆準非虬髯所

自不刊真和
敢望也

跋米元章畫文德皇后遺履圖

余讀書秀州項穉玉閣中姚叔祥出視唐文德皇后遺履爲米元章寫圖左方有小跋稱臣米芾度是元章爲博士召入內庭鑒定書畫奉命所作其跋云右唐文德皇后遺履以丹羽織成前後金葉莪雲爲飾長尺底向上三寸許中有兩繫首綴二珠蓋古之岐頭履也臣米芾圖併書按唐太宗皇后長孫氏武德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立爲皇后貞觀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崩於立政殿年三十六謚曰文德皇后葬昭陵因九嶷山以成后志

咸亨五年八月追謚文德聖皇后天寶八載六月加尊號文順聖皇后此履不知何緣傳流宋朝又入秘府或元章別摹他本皆未可知履類有屣有舄有屨有屨有鞋有鞞有屨男子貴賤皆躡之而婦人見於記籍者頗少貨殖傳云趙女鄭姬揄長袂躡利屣此婦人屣也東昏侯宮人皆作綠絲屨此婦人屨也汝南戴良嫁女布木屨風俗通云延嘉中京師婦人始嫁作漆畫屨五色采爲絲襄陽盜發楚王家得宮人玉屨異苑云麻姑能着屨行水上此婦人屨也西施響屨臨川王宏潘妃寶

屨直千萬此婦人屨也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着五綵織成靴北齊王諧爲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鞞而去此婦人鞞也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影纓長曼鳳凰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脫錦鞋章仇公有真珠之惑或上書以諷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應知子建憐羅幃願步褰衣拾墮釵此婦人鞋也漢武元封二年七月七日夜西王母投於殿前履鳳文舄貴妃每十月從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遺釵墮舄狼籍於道此婦人舄也大

抵單下曰履。複下曰舄。舞履曰屣。草履曰屣。小兒履曰
鞞。履中薦曰屨。花生鞞曰鞋。鞞始於趙武靈王。屣始於
晉文公。搃之皆履之變耳。徐乾撰古履儀。或駁之云。古
無履。但有舄。不知履人掌王及后之服。黃纒青紉。素履
葛履。已見於周官。太子妃絳地紋履。已見於東宮舊事。
同心七寶綦履。已見於趙飛燕傳。龍虎組緹履。已見於
秦淑與婦書。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已見於陶
潛賦。足下黃金履。手中雙莫邪。已見於張華輕薄篇。足
躡承雲履。豐趺臙春錦。又見甄述女詩。而謂古無履而

有舄。然歟。否歟。據文德履長尺。底向上三寸。未審元章
所據。漢銅斛尺耶。梁表影尺耶。開皇水尺。官尺耶。宋太
府布帛尺耶。淮尺。浙尺耶。唐尺不可考。獨杜牧詩。細尺
裁量減四分。合之文德履。似唐履。皆以尺計也。然古樂
府既有雙行躡。漢雜事祕辛。周視塋足。底平指歛。約縑
迫袂。收束微如禁中。漢桓帝及李後主時。已然則不應
唐履。乃爾尺中。惟周尺當省尺七寸五分弱。司馬端明
朱考亭皆謂允有依據。米老得無以周尺衡履乎。楊用
修王元美各載履事。漢履婦人頭圓。男子頭方。晉大康

後士卒百工奴婢僧賣者一足白履一足黑履永嘉元年始用黃草履宮內妃御皆着之謂之伏鳩頭履梁又有分稍履南宋則又有重臺履而獨唐之岐頭不載得無未見米氏畫跋耶余憶於宮諭唐元徵所見客售孔子遺履圖一卷乃宣和庫中物題跋甚多客有邀余題者余止寫二語云君子所履小人所視陳繼儒獲觀謹題但孔子履與王莽頭並藏晉武庫中大是不類今文德履爲元章所圖又爲才子姚叔祥所得十襲裹之不取褻視即有請觀者願出數萬錢叔祥不許曰文德皇

后履非楊妃錦幘也無得傳玩以馬嵬下老嫗視我

題雲林畫

倪處士自稱懶瓚。又自稱倪迂。又稱蝸牛廬道士。又稱淨名菴主。又稱荆蠻民。此畫乃荆溪所作。處士愛山水。數與陶九成共宿漢里。往往經月忘返。故筆法幽淡。無一點纖塵。亦荆溪一片雲助其墨濳耳。

題洛神

李龍眠以顧愷之寫洛神圖。趙松雪以王獻之書洛神賦圖則兼帶離騷位置。賦則兼帶褚柳筆法。此又兩公變化所出也。天壤之中決無第二卷。

張谷輒

題仇十洲桃源圖

靖節桃源記。或云寓言。然漁人姓黃。名道真。似確有公。據東坡云。桃花源乃避秦人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葉石林問湖湘間人。又云。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無雜禽。惟二鳥往來。桃花觀中。每有貴客至。輒先號鳴。人率以爲占。余咲云。當時黃漁父入山。此鳥可曾報否。若近爲貴人先鳴。武陵源混沌鑿矣。請以秦人二丸。一丸封洞口。不得通客。一丸彈去。二鳥不爲貴人作典客。

題閩茶圖

古人屑茶為團餅。故以綠塵不如玉塵。翠濤不如素濤。
 昔未得茶中三昧。吾朝更團餅為旗槍。風味始全。此卷
 出松雪筆。又錄范文正詩。諦稱雙絕。山水蔚映。人物清
 暇。摹寫太平氣象。見於毫端。蓋閩茶良是雅事。惟許玉
 川志和輩可為之。非俗漢忙人所能解也。



題孫雪居寫猫奴
鼠翻盆。汝不捕。花上捉蝶。花下坐。請問長安肉食人。罪
過不罪過。

題雪居畫冊

漢陽竹。倣文湖州。蘭倣鄭思肖。時寫人物。兼帶梁楷。寫
石。兼帶米芾。寫水。兼帶馬遠。縱橫點綴。皆有根據。非畫
史市官苑中者所敢望也。

題漢陽畫卷

漢陽寫生。古則趙昌。黃筌父子。近則沈石翁。陸叔平。皆

能抗衡。至于文房諸玩。隨意拈寫。不肖不止十指間。真有陶冶。雖宋畫苑名手。未能夢見也。所居東郭草堂。多列法書名畫。于秋琳閣中。盤礴觴咏。客至如歸。退則游戲爲此。無纖塵留于胷中。此卷尤其得意壯年之筆。今廣陵散矣。一嘆。

題米仲照石卷

米元章相石法。曰秀曰縐曰瘦曰透。今米仲照所藏靈璧。更有出四法外者。雖百方窮態。十面取姿。圖與記僅得彷彿耳。仲照得此石。終日摩挲相對。休疲爲之起。意惡爲之快。度其有情之痴。行且化爲石矣。仲照問而咲曰。昔吾家元章袖中卷石。恨太小。寶晉齋百夫輦致一品石。恨太大。惟此石可几可案。可置咫尺。可隨千里。光如鑑。鏗如玉。黝如石。墨潤如山川。出雲其羣峰如漏月。割天其積雷如漬冰。儼雪其洞壑岩竇。如有毒蛟怒貌。

鬼怪出沒其中。不省何緣。落吾手。昔者牛奇章。李贄皇。相業如水火。而獨好石。無異蓋石公之羣。而不黨如此。吾居輦轂下。非獨友石。友其德也。陳子曰。善。遂題數語歸之。

題蘭花

古人以蘭爲香祖。余欲結茆四面。雜蒔蘭花。題曰香祖。卷有柱聯。異人常在漁樵裡。老宦多眠蘭蕙中。

徐光祿南州圖

橋李范蠡湖。東坡三過草堂。樹老烟寒。無復好致。頃游
徐光祿南州書院。丘壑狎主。水月來賓。放宦灘頭釣魚
枕上。讀書談道。其中所謂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第蓬
蓬天蜚。恐未能遂。許堅臥。何得分南州一片席。然先生
德行醇備。著于人聽。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化。宛然一孺
子矣。士大夫須有退步。則功名之味淡而去。就之担輕。
先生乃人間鐵漢。此圖良有深意。若以嘲弄枕漱求之。
是吾輩事。非名世大臣事也。

、題畫竹

寫蘭取姿。寫梅取骨。寫竹直以氣吞之。若不通六書。謬托氣勝。此又如屠兒舞劍。可咲也。孔孫竹從湖州眉山發脉。而又剪松雪叔明梅道人輔之。李衍夏景弗論也。

、題過庭章畫竹

曾見文與可竹於王敬美項子京家。純用漆墨。皆帶篆楷法。子瞻純以怒張爲之。蓋顛旭狂素也。吾朝夏太常竹亦擢秀。顧不如此。卷猶有湖州眉山筆意。竹中飛瀑。掀舞極似吾家初夏雨後時。豈庭章爲先布粉本耶。

又題畫竹

寫竹通于書法。枝節學篆。隸布葉。學草書。孔孫之竹。篆隸中。皇象草書中。張長史素師也。李君實父子奇重之。贈以長歌。老筆硬手。蒼蒼莽莽。酷有少陵風骨。此後簡竹譜。不必求之石室玉局兩道人矣。

跋丁南羽畫羅漢

余所見阿羅漢像。貫休最奇險。如坎雪石。如支種老樹根。堯隆輩不及也。獨丁南羽白描。酷似李龍眠。絲髮之間。而眉睫意態畢具。非筆端有神通者不能也。東坡家藏羅漢。每設茶供。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芍藥。皆可指名。此卷賢聖森然。猙龍劣虎。當復出現。謹護持之。

又

世外之人。豈有風波。示相宰官。公無渡河。南羽先生。嘗賞余此偈。蓋題渡海羅漢也。因爲補圖。大有龍眠筆意。

遊絲飛揚衆美多具豈現神通於筆端耶珍重珍重

又

畫羅漢者盧楞伽度子虔爲上乘其次貫休又其次梵
隆余皆見之以粗筆作鐵鈎相似蓋半用篆隸法也此
卷精細秀潤所在之處當有神光出現宜以燈花香塔
禮之

題赤壁圖

東坡前後赤壁賦余刻之晚香堂帖中又見趙千里赤
壁圖恨不合一卷此卷宋初賜盛行南兩高士合作覺
風月平分白雀一點橫江而下卷中矣

題藥草山房圖

藥草山房圖。視竹林七賢少一。視竹谿八逸少二。皆吳中絕代人物。此中着半個屠沽兒。不得展卷披玩。想見肅廟時太平風物之盛。雖與西園並傳可也。

題范寬畫

范中正溫厚有大度。目爲范寬。寫山水時危坐四顧。以求至趣。于徘徊凝覽之間。剛古精細。觀此幅信然。

題春門先生畫卷

橋李吳仲春後有姚侍御重向畫苑演法。今春門先生繼之。雅道不至。秦蕪皆其力也。先生杜門高隱。沉酣宋元名畫。往往盤礴。遂寫數卷。不欲出示。僮父留作子孫衣珠。求見此卷者。先以數斗薔薇露盥手。方可相對欣賞。不然。寧緘之長康厨中耳。

山

題畫冊

唐開元時楊升與張董齊名。米定國藏蒲雪圖。正與極相類。沒骨山自此始。非獨僧繇也。

題趙文度雲山

米虎兒雲山在似山非山之間。趙文度雲山在似米非米之間。余曾和玄宰一絕。欲出不出雲山巔。欲斷不斷村樹烟。欲見不見林中僧。欲渡不渡林外川。可謂與雲山傳神矣。

題山靜日長圖

崔林玉露中山靜日長。僅一二百言。而岩居川觀之樂。摹寫殆盡。每欲倩名筆圖之。若無霞外人。此卷爲吾友姜松石所作。溪深山杳。卷不盈尺。而點綴如太古小年。真筆端具有三昧者。若名字不畧。賞鑒家必以爲黃崔老人無疑。末後小篆更稱雙絕。恨君時爲五岳遊。不能置吾家丘壑中。若搢笻一來。頑仙廬不讓景綸山居也。

題癸卯同年畫冊

昔蘭亭竹林蓮社皆有圖。獨西園雜集王詵爲圖。米芾爲記。余見其真跡。僅縮一團扇中耳。高宗寶愛。收藏秘府。後散人間。展轉摹繪。幾數百本。直以蘇黃諸公重耶。此卷皆吾鄉癸卯榜同年兄弟。一入畫圖。衣冠鬚眉。奕奕有韻態。上能肩隨王謝。稽阮。下亦不失蘇黃諸公。而余所望。更有進此者。昔宋尚書張詠云。吾榜中得人最多。謹厚無如李文靖。沉深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獨辭。諸君子異日舉

鑣聯響能如張忠定諸賢則此便是一卷名臣錄矣諸君子曰善兩相期無愧心兩相見無愧色有否否者請出故吾面目証之

題董宗伯玄宰畫雲林筆意

杜浣花翁詩云高簡詩人意又衡門詩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此雲林老人畫法也子久叔明梅道人及雲林皆從董北苑筆而三子猶有門庭間雜縱橫家意惟雲林虛和蕭淡酷類其人余列倪畫於三子首座玄宰甚心開此論今此幅可謂莊子之郭象矣玄宰不肯爲人作長幅又不肯爲人作雲林筆法以識韻人少也乃以贈晉卿亦把臂入林之意耳

又題董宗伯畫煙江疊障圖

煙江疊障圖。乃王晉卿都尉所作。後有粉箋書烟江歌。爲東坡先生筆。此卷在王元美先生家。余得之。已摹蘇跡入晚香堂帖。獨晉卿圖未傳人間。後又見項玄度藏煙江疊障一卷。則文徵仲沈石田悉力以敵元章筆意。未若玄宰之瀟灑出塵也。

又題董宗伯畫

此卷初展。實做大李將軍及伯時。後段微帶趙榮祿筆意。無專以困學齋圖求之。玄宰在長安時。有權要乞畫者。玄宰咲曰。一莖草豈肯卽爲肉眼人拈却。今獨爲弱

水公破例。橫出如許江山。孫過庭所謂殉知是一合意。蓋出此。楊公讀書行臺。長夏綠陰環迴。再四覺雀研松花鹿囊酒氣撲入衫袖。間鄭使君曰。微獨畫故關西公。公在此中。伯夷去人非遠。

又

玄宰此畫。倣趙千里寔祖。北苑筆。裴旻虎自與葉公龍不同。釣船紅樹。不覺秋色紛來撲人也。

跋玄宰畫冊

玄宰乘小艇。出入余山中。輒以小冊自隨。如李成見奇

處卽出豹囊中紙筆圖之率然而作率然而已遂成數
翻此卽董氏畫筍稿也非賞鑒家勿眎之

題玄宰畫

東坡以書法寫一木一石柯丹丘學之不能彷彿正爲
坡老氣韻勝耳玄宰按賈耘老故人公據寫此相贈如
有烟雲風雨出沒其中恨不使老坡見之

題玄宰畫扇

雲山高尚書方道士皆不及老米老米以書法寫之故
蒼老高古耳余與玄宰談及此未嘗不作點頭石也此
扇自楚中官舍寄來此老賣伎倆至是大奇

又題玄宰畫

白石齋集卷一
雲山以皴法爲主。自然氣韻高古。今人山似死灰。樹如野薺。南宮父子不免叫屈。文人之畫不在谿徑而在筆墨。李營直惜墨如金。正爲下筆時要有味耳。

題沈子居畫冊

子居畫全摹宋諸家。正如宣律師無一破戒筆。然後縱心與元人摩壘相攻。此冊有十幅。爲伯雲奪去其一。山水缺陷。何時屬補之。不然僕遣一片白雲封其後。

題自畫

儒家作畫如范鳴夷三致千金意不在此聊示伎倆又
如陶元亮入遠公社意不在禪小破俗耳若色色相尚
便似富兒持籌握筭俗僧以鐘鼓禮懺此何足污我筆
神

又

中岳外史米元章好寫雲山時於致爽軒遊戲盤礴余
亦偶爲之飛雲排空獰龍下現于几上研山水皆如沸
耳

又

余以十月搜山。黃葉滿鞋。白雲爭席。一點踈淡幽冷之致。惟倪高士得之。不知此亦有小似處否。

、題柳

宋待詔宋顯祖以顏真卿鐵畫書法作柳幹。以遊絲白描作柳枝。余亦倣此。具眼定能賞之。

又

谿林落落。蘆葦蕭蕭。誰與同此萬卷一瓢。

題梅

唐張藻寫梅。雙手並下一寫枯枝。一寫生幹。生者滌潤春澤。枯者乾烈秋風。余似兼得之。偶倣楊補之筆記此。

又

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此華嚴經語。可作梅花小照。

、題雲山

雲山不始於米元章。蓋自王洽。深墨便已有其意。北苑好作烟景。烟雲變滅。即米畫也。余於米虎兒瀟湘白雲。悟墨戲三昧。因布小景。

題自畫

余少年戲同玄宰弄畫。懶復罷去。且筆力懦鈍。正如猱
猴。騎土牛。鞭叱不前耳。此册乃少作。見之不覺掩面。幸
弗示玄宰。

題顧原之畫黃叔明筆意

黃叔明爲松雪翁甥。居吳興。最近太湖。屢遊東西洞庭
兩山。嘗見其溪橋玩月圖。又名具區林屋圖。皆摹王右
丞石穴嵌空。樹叟刻畫。爲未變唐法也。吾友顧原之閉
門讀書。不聞十步外事。而吟咏之暇。精於繪理。自出筆
意。一洗黃雀老人。氣習蒼莽。秀潤。君家顧長康。真種耶。
黃雀老人以洪谷子爲師。原之直與之同參。非臨摹也。
吾家山中秋霧濛濛。草樹微現。排窻曉坐。彷彿畫中矣。

題顧原之畫雨花臺登高圖

江南重九惟金陵雨花臺吳門石湖橋最勝石湖景文
衡山沈石田皆有圖而雨花臺無有拈及登高佳會者
今得原之畫宛若士女填道簫鼓沸天大江橫亘之不
必寫紫魚黃菊矣

題顧原之畫扇

右丞之畫妙麗之中實帶清悟所謂着一毫粗氣市氣
不得也原之曾中無一點塵故下筆皆與古人抗衡此
扇豈惟出入懷袖可藏也

題偶萍畫卷

超公師住本一禪院影不出門正如祖師活埋菴相似
餘事乃作畫中詩詩中畫然非詩畫僧也諸道侶各寫
殘山剩水贈之遂成小卷携過茗帚菴中幾欲割雲剖
石而不可得爲題二語留信宿而去霍欲住時同住住
人難行處再行行

題馬姝畫蘭

畫蘭不在肖。要在筆勢。游戲溫日。觀葡萄。通于書法。文與可。竹得之左氏。此非深於繪事者。不能。馬郎以閨秀名。媚風流。乃爾。非特投書避席。若操筆入宋院。當作女待詔矣。從秦淮遠寄。振之。振之寶此。勿與桃李共擲。渡頭也。因代題一絕云。畫蘭不在肖。寄郎郎知否。非無桃李花。貴出儂親手。

雜題畫

鼓琴動操。眾山皆響。此中無抱琴者。何以山水清音。潺湲吾耳。應是畫作伎倆。

題燈下畫扇

攤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家法也。

題文苑瀟湘

此帙類分八種。奇趣若林。水樹玲瓏。烟雲飛動。觸處無非快境。披之可作臥遊。秘出枕中光浮紙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石樵真稿卷之十六終

自石樵真稿卷之十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七

跋帖

附書

、跋九成宮帖

九成宮即隋之仁壽宮。唐文皇避暑宮中乏水。以杖琢地得水。而其物魏徵撰文。率更令歐陽詢書之。皆出陝碑。獨此帖無毫髮剝斷。正如深山至人。瘦梗清寒而神氣完腴。能令王公屈膝。非他刻可方駕也。

跋歐陽皇甫碑帖

歐陽名跡入宣和內府者凡十四紙皇甫碑其一也余得見於陳渭璜所藏所謂筆畫險勁若鑄鐵所成真不虛耳。

題快雪時晴帖

快雪時晴帖乃王右軍真蹟向藏玉百谷家。已爲新安吳江村所得。携入雲間。見示真神物也。項子京有松雪所臨快雪帖。真堪合璧。余欲以快雪名亭云。

跋柳公權真槧

碑板之書。歐陽詢尚帶媚弱。獨公權一種。諦是當家。李括蒼顏平原伯仲間。則此帖是也。松雪能爲李書。不能轉公權一點一畫。顏筋柳骨。真是胎中帶來。縱服丸轉。終不能變本初面目。正謂此耳。

、跋懷素真蹟

素師書多帶芝旭。余見刻本字行頗大。狂怪怒張。不意見此真跡。遊絲裹帖。別有純氣之守者。宣和載御府千字文四卷。有絹素一卷。在蘇液家。後歸章惇。不云玉駟馬都尉物。後觀老米記。素師雜書絹帖。後人分剪爲二十。王銑方求始足。元數晉卿篤好如此。此卷宜爲所藏。昔藏晉卿。今歸王季重使君。度是翰墨緣。終當在山陰耳。素師此帖。宜勒石行之。人間奇縱。中有規儉。正如散聖作宣律詩。懷素不可無此帖。正張旭不可無郎官碑。

楷書也。

題晚香堂蘇帖後

陸務觀云成都中和勝相院有刻蘇帖一卷皆蘇仲虎鑒定精審無一可疑者又有成都西樓下汪聖錫所刻東坡法帖三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爲一編號東坡書髓嘉泰三年癸亥九月重裝自務觀去此又已四百餘年矣成都吾不及至常訪之宦遊於其地者不復能悉其有無存亡爲之浩歎吾自少喜長公書丙辰間居偶檢篋中數十年所積屬衲友蓮儒古永蕉幻及兒曹夢蓮等手摹之始於中秋刻成於陽生日共得二十八卷若

豐樂亭表忠觀醉翁亭羅池記及滿庭芳等類。字太大。金剛經字太多。別有醉翁亭草書字太質。皆不入選。初長公在元豐間。以謝表被逮。中使自彭城舟中遣吏追攝公遺書。老幼驚且恚。搜其書悉毀之。宣和間。禁蘇氏學。手跡零散。甚則東坡易傳。學者私記之。曰毘陵先生。而不敢名。至紹興中。詔求蘇公書。常州報恩寺老僧告之。郡守有公所寫堂壁。脫而龕之以獻。高宗大喜。賜度牒。其韓平原閣古堂壁後。亦移入秘書省。之著作庭公。當時翰墨禁省已不常有。何況今日。然以余耳目之外。或爲神物所呵護。或爲世家所收藏。不論石刻真蹟。得鈎摹見寄。使長公翰墨之氣。不至毫髮稍遺。亦菟林一大快事也。敬爲之拈瓣香以請。

附題東坡祈雨文帖

東坡祈雨文載集中。寥寥數言。變態百出。真風霆手也。當時有坡仙。何愁無隨車雨。雨不從土龍出。當繇人中龍耳。五月十六得甘雨。爲簡前帖題此。

當却

東坡詩

題東坡帖後

東坡亭未成。先取亭額。此帖在是真亭也。他人名園在
花。藩。殘。蔓。中。者。至。與。鳥。鼠。作。窟。視。此。何。如。耶。余。得。顏。魯
公。巨。川。誥。真。蹟。一。卷。欲。結。小。閣。題。曰。寶。顏。又。取。晉。魏。人
詩。句。集。為。闌。上。聯。長。笛。吹。清。氣。高。柳。隔。微。聲。惜。余。力。未
能。也。

題帖

松雪翁購得鮮于伯機字。輒焚毀之。恐奪吾名耳。今觀後赤壁賦。藏鋒斂鐔。全法王大令。即松雪所書前赤壁刻在黃州者。未免低首。惟東坡可與困學雁行。若合作一帖。行之海內。餘皆可抵鵲矣。



題冊

此冊皆宋元銘心絕品。而元人尤多。足與右丞抗行。無半幅馬夏闌入。所謂一切善人皆會一處也。

題溫飛卿卷

溫飛卿本名岐。宰相彥博裔。好爲側艷。絃吹之音。湖陰曲已刻金荃集中。此卷是其手筆。有字學。又有字性。且與顏平原抗行。當時溫李齊名。法書苑載義山不載飛卿。幸不幸如此善卷。汪先生携此見示。始知老米晚年一變宿習。益發脉于溫飛卿也。

題哀冊

余於王元美先生家見哀冊真蹟頗怪其波策太佻極類南宮老子已於項希憲處見元章大行皇后輓詩如與哀冊同出一手後讀元章海嶽書史自記云摹褚河南冊行於浙中蓋數本往往亂真故知余目中有筋耳

又

此冊在元美公小祇園閣下撲遛亂葉中正如明妃蒙塵又若陸士衡素衣爲緇矣真跡已售之嚴氏元美所藏鍾繇季直表褚登善枯樹賦與此寶爲三絕今皆无

一存者子孫俱賢能讀父書而不能守先世之藏何況
他氏子哉故賞鑒收藏缺一不可非特古人之功臣亦
古人之孝子也感歎感歎

題帖

王元美先生有來玉樓爲汪伯玉題也董玄宰先生有
來仲樓爲余題也兩人登此樓除法書名畫別無閒雜
事彥京與竹林之遊累積成帖百尺樓下客勿出示之

題邵復孺書稿

邵復孺此稿如溫公手書資治通鑑無一字苟且先輩
矩矱乃爾耶頴文僖重裝題識以傳今幸落張聖清手
永脫蛛絲蠹腹之劫亦可喜也復孺歸至正丙午及洪
武戊午出入兵燹復獲睹漢官威儀想見此老墜驢大
疾時爲引滿一酌

題沈孺休書詩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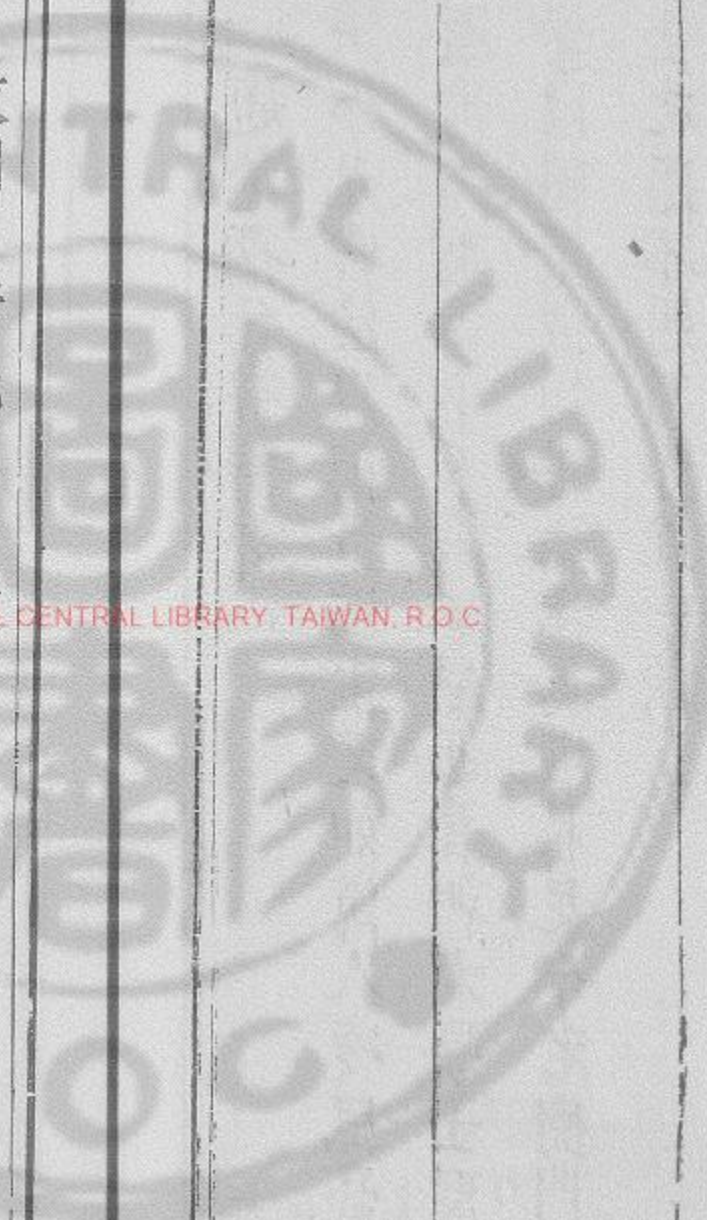
楷法如九宮法。以稱量爲主。又如漢人凌風臺。却在銖兩適均。即孺休所書詩評是也。吾朝大學士度。小學士。率皆以翰墨被知遇。孺休真堪鼻足。今老衡門。呻吟盤礴。士之遇不遇。乃如此一歎。

跋周貞靖先生手蹟

零星雜草中。寫及先輩。皆提行寫之。此見大儒小心處。乞五斗米。與元亮五升同。一家風。韓滉顏魯公有借米帖。與此卷而三矣。

又

此卷萊峰先生手書。先儒格言。正如全身入香海中。無處不透入。香水非望洋者可同日論也。畫格高簡。直與倪元鎮抗行。而為德行所掩。士大夫以書畫流傳天下者。亦宜回頭一省矣。



題范牧之臨蘭亭帖

臨摹古人書要在聲色臭味外若從點畫上作活計便是臨池中能言鸚鵡耳牧之風流真得晉人衣鉢生平未嘗弄隻腕至做蘭亭一帖其稱量結集大有拔韻其子象先乞之宋仁卿裝爲家寶昔趙文敏臨河南枯樹如出兩手乃評者謂爲得虞家之骨以此論牧之帖庶得之矣象先其護持手澤勿慕野鷺而失家鷄

跋手書金剛經

米元章在無爲州。苦池蛙鳴聲聒耳。以書投之。至今池蛙有形無響。顏魯公多寶碑。載法師寫經。筆端舍利。聯出數十百粒。錯落不絕。今之寫字寫經者。不聞有此。余以此自愧。爲玄宰道之。玄宰笑曰。勿作是觀。以生退心。但有經處。人以翰墨讚歎。而入信地者。能續佛慧命。即是舍利。一斛能度衆生。離苦得樂。即是卵生。濕生。道場。余心肯其語。爲寫金剛經一卷。軟懦離披。再閱掩面。雖然。要在受持誦讀者。此一卷如一大藏。

跋書金剛經

柯亭融先生既有三十二分金剛經，又有四十二章經，皆海內如椽所書，裒集成就，則出之奇陽王公父子，昔乾元觀百碎碑，有三道士奏成之，化霍冲天而去，道家且然。况佛氏金剛不壞力，而諸公翰墨之氣如霓，此何必蘇公玉帶鎮山也。

跋趙松雪碎金帖

往余授經秀州包氏曾渡泖過崇福古刹見梁棟楣柱多松雪手書寺僧寥寥不復如元時蜂房蠡室矣宋末泖西多巨室好賓客嗜圖史故避兵者歸焉如曹雲西子弟園林庄舍見於貞溪海編可攷今丁氏蔣氏鄒氏相望猶有雲西之風碎金帖爲鄒元愷世藏家塾此亦松雪之功臣也流通人間作泖上一段佳話快甚

跋張東海鐵漢樓帖

吾松書院推宋仲溫陳文東二沈學士自東海先生出而聲價過之其書本之芝旭出入素師而不離二王法度識者擬於太華三峰黃河九曲非虛語也當時品格嚴重即上衮中貴人求之不能得一字今五世孫以誠六世孫安磐七世孫世雍出其家藏及散見人間合刻之曰鐵漢樓帖張公守南安時祝張九齡劉安世李綱諸公於鐵漢樓公真可以配享不愧云

題沈學士自樂家書卷

沈學士楷書、御褒義獻、不知行草之妙至此、蔡端明書專做二王、此卷抗衡、寔無愧色、且扎中交道簡淡、仰見先輩典刑、若輦金羞壁、以媚通人、即有稿草如顏平原子孫、不敢出示客矣。

題莫廷韓書卷

臨古法書如看寶玉磁器不在形類相肖要在黯然色
韻耳莫廷韓自少時便於古帖摩挲晚更彌老彌珍不
肯爲人輕弄指爪此卷爲彥履凡寫三道今廷韓腔血
已冷彥履爲裝褙以存人琴之感莫方伯於書獨費苦
心故廷韓亦得其家鷄一派方伯病時諸筭零星諸子
爭艷得之獨廷韓先逝不能承方伯絲粟之藏所得者
方伯一隻赤手耳今此卷是也展玩間無限感愴

跋王文肅公帖

太原王文肅公解相印歸絕不與賓從子孫談立朝事
跡手自移花接菓翻古帖摹書數行此冊乃少年寫香
艷詞摘草堂花間始徧書法適邁俱從黃庭發脉來王
烟客購得之焚香展玩吳光啓更鐫石傳於人間正如
宋璟鐵石心腸作梅花賦大有風味乃知蘇黃好弄小
詞亦此意也

跋

跋崇蘭館帖

今天下墨池一派推重三吳而吾鄉獨以工書遇主
前有二沈後有二張沈公度至學士架起翰林至大理
寺少卿張公天駿至大司空電至少宗伯其後如張南
安東海以草書勝得顛素筆陸學士儼山以行楷勝得
李括州趙吳興筆自莫方伯父子出聲定姪赫掩其上
今展玩崇蘭館帖神采煥然真莫氏之山陰義獻也我
鄉書家如任子明仁發王伯靜默朱孟辨芾陳文東壁
衛立中德辰章共辰弼曾心傳過顧謹中祿皆名載書

史。而以子孫凋零。無從簡括其一點一畫。若後有賢者。如君全兄弟。豈至化爲太山無字碑哉。吾故表而出之。庶幾托莫氏以不朽云。

跋李舜卿帖

舜卿夢吐筆花。岷伐汗竹。逗漏陸家之半壁。狼籍謝氏之碎金。允爲二王鳳毛。羞與兩沈雁序。流傳菰菹。且作獨孤長老之屏。呈賞名公。知免涿州民家之礎。

跋董玄宰帖

董宗伯帖人間不下數十種。晚年移居海上。世春堂避世翰墨中。如昔人教授田橫島者。故其書縱橫變化。氣吞古人。所謂天馬一出。凡馬空也。賞鑒家當具另眼觀之。

又

董宗伯林居學道。幾二十年。極得三教滋茂之力。舉筆發言。一似逸少。與晁文元公語。生平結撰甚多。不復留稿。此皆次公仲權所藏。裱刻一帖。使習書者得見道人

光明照世之談非止謂碧落碑無膺者也。

跋朱氏世恩帖

余家藏顏魯公所書朱巨川告真跡。自題曰寶顏。但徐浩書。巨川告未見耳。敬韜水部爲三朝望郎。累徵綸書。光昭烜赫。乞董太史書之。太史生平慎重墨妙。輦上君子購得數行。不啻吉光片羽。今爲敬韜分體。四家應之。此亦水部忠孝之報也。王晉卿見顏告背後紙。欲以金梭易不可得。異日朱家恩綸帖聲價亦復如此。

以金對。愚不可計。異日未寒。愚餘神筆。附亦真。吹也。
烈之。北亦水。暗忠。幸之。時少。王晉。映只。應告。背對。愚。
上。我。干。觀。幹。樓。行。不。曾。吉。光。其。亦。今。為。遊。離。合。豔。四。宋。
餘。書。光。邵。歐。赫。子。董。太。史。書。之。太。史。主。平。則。重。墨。收。輦。
部。書。日。川。吉。未。貝。耳。婚。離。水。游。漁。三。障。望。浪。累。巖。
余。家。燕。醜。魯。公。祖。書。未。日。川。吉。真。祖。自。與。日。寶。醜。日。余。
如。米。月。世。恩。神。

跋馮白水書卷

王獻之以尺牘送謝太傅。謝輒批牘尾還之。馮元父殘
煤斷楮。象先裝褫如此。益亦元父一段廣陵散也。余每
過寄寄園。元父得晉唐碑帖。手為擎拭。屬余題之。荷花
中刺小船。採蓮子。吸獅乳泉。叫嘯彌日。暮乃散。今轉眼
風流盡矣。

題沈伯姬書卷

此卷書古詩十九首，乍疑以爲歐陽諦視乃沈伯姬所書，曾納黃履素聘，惜十八早亡耳。昔衛夫人茂猗書紙取東陽魚卵硯，取煎澗新石墨，取廬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膠，筆取崇山絕仞中八九月兔，苦使與伯姬並驅墨池，未知鹿死誰手。衛夫人外更有邠湄妻傅氏，王洽妻荀氏，並擅書名，遺墨永秘，豈兩公表章之方，顧出履素下乎？嗟嗟，紅繩繫於生前，綠字見於身後，若成燕爾，知白練之淋漓，先已鸞飛，痛黃絹之妙絕，環迴手跡，鬱結

情痴何處尋返魂香。即此代畫眉筆。五絲續命。願結再世之緣。一紙斷腸。化作三生之石。此履素所以洒涕而壽之刻也。

七
、題韓夫人手書樂志論

韓夫人手書樂志論。崔林玉露字字皆有德。矩人間罕得見之。爲周公美甥女。遂得輟贈。昔文湖州第三女善寫竹。貯爲匱具。此幅遠接衛夫人。近接管夫人。又聞日寫經。當有天雨散之。不獨敵湖州文氏竹也。

題楊媛書

昔女子能誦秋水篇及連昌宮詞。皆詫爲異事。未必能
工書。今見楊媛所臨蘭亭帖。筆勢浸浸抗衡。鍾李止生
復購永興鏤帖。歸作導師。此後散花卷上。不待言矣。近
來吳門范夫人獨步墨池。若以示之。當爲下涕。

白石樵真稿卷

卷一

三

白石樵真稿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八

題詩文

題施公仇詩稿

十月二十日有客入白石山訪眉道人。不遇。轉覓於郡之東郊。道人方抱孫。雜偃曝。聞之。迎入坐。溫文靜深。則才子施公仇也。讀其已刻未刻詩。雋拔類韓翃。流便類白香山。豪類放翁。蟠屈不解。胸中一似有五嶽者。類陶元亮之咏荆卿。其易之有憂患耶。不然。何爲淒淒切切。蕭蕭騷騷。名駒嘶於櫪下。哀雁訴於絃間。變徵變商。一

至此極耶。第君年少而才甚武。三尺青萍。一領青衫。何足置之懷抱。請撥其觸喉嚨之音。不發之詩。而發之公車業。功成名遂。尋君家肩吾先生學出世法。生平情山怨海。碎爲百劫微塵。豈不大快。宋時采藥人入青城。崦嶼處見肩吾。至今讀書不輟也。

跋聯句詩卷

賓之李少師送陳汝玉聯句詩。百年前宰相風流文采。如此今尊重如無口瓠。不然如小兒着緊鞋襪。終日不快耳。

跋周萊峰新婦行

新婦行此若爲科第新郎君下一頂門針。若作婦人觀者先生未免負屈。王梅溪羅一峰報家信直以高科爲懼。周氏他年得雋便當焚香作護身符不煩家訓矣。

又

王荆公蓬髯見韓魏公。魏公疑其早飲。勸以讀書。荆公心恨魏公不知已。後作畫虎行譏之。此新婦行婉而不直。極得先輩忠厚愛勉之意。蓋詩中諷諫也。

題谷響錄

小崑山爲二陸讀書處。已更爲中峰五百人道場。晚復落落半穴狐兔。至濂上人剪榛洗石。具敞人天之觀。因奏請雪浪和尚演暢法華。陸宮保先生八十五矣。藍幘之迹久削山境。至是扶筇藏閣。親與和尚激揚酬答。塵尾所及。如雷如霆。緇庶讚觀。得未曾有。昔蘇文忠黃文節從佛印晦堂。以箭鋒針芥之契。結方外交。今先生留此一段佳話於小崑山。便是坡老涪翁重翻舊案。濂上人乃以前後宰官居士及和尚零星法語。皆從蕉葉上

識之甫撤經期遂與諸弟子共梓題曰谷響夫雪浪和尚據丈八講座說法五十餘日直坦胸懷盡意拋撒如泖口懸波峰頭藤花相似而猶以筆尖些子露盡廉纖不特塊石點頭頓令崑山片玉無色雖然谷鳴響應本自無聲若作響會雪浪講經翻成饒舌若又作無聲會則何不掩耳斥聰却又從雪浪法華會下又身躬手執經聽法何也既未能跳此兩窟外則亦未能出此谷響錄中不妨拈取

題詩集

癸丑春王十日看梅玄墓回楫虎丘讀諸君子聯舟汎日之詠使人眉舞肉飛聲嘶氣奪俊矣快矣當其靜也開門古寺其冷淡于抑脚鐺中及其動也艷舞清歌逞豪華于點頭石下天涯兄弟偶墜有情之癡枕苑風流不讓無遮之會昔人云名士堵立紅粧成輪置筆投杯殆欲仙去其諸君子之集乎眉道人艷而傳之載詩如左

題快雪堂歲寒盟

沈司馬純父先生檢衛人綱代興。旣死文章節義朝野震之。解印歸田。性耽蕭簡。樂愷墳素。以刷心。竟居貞晚節。等護頭目。德矩彌峻。風日自娛。式閭者有行庭之疑。披帷者多望崖之嘆。僅所綴接。則二三文人逸民而已。丙午窮冬。款余密坐。寢弛兵衛。心清妙香。先生斟以醴酒。佐之永言。非軌正督世之談。則死生蹇譽之故。回環感愴。主客泫然。旣而一變成驩。三爵復又先集維霰。月不留行。亦忘其冬之夜也。先生咲曰。昔人論詩如玉盒。

函蓋須勻。五言律詩如四十賢人。着一屠沽不得。此會
庶幾近之。蓋記姓氏以矢勿諼。爾時司馬倡韻。屬和則
方叔殷子叔祥姚子子逸王子孟璜項子而陳子繼儒
以浪士來自華亭。

題孫世聲詩稿

流連光景。非胸具丘壑。骨帶烟霞。未易辨此四字。世聲
之詩。出入唐人。長城而三世。以清白禪業。草廬枕於東
郊之濱。細榆繁槿。雜石碎花。映帶左右。孫郎日扃戶。較
勘古書。客至則以綠葵青韭。出餉使人。頓澆俗腸。是真
有靜心逸骨者。但恨雁洲驢鳴。不聞樹間耳。

題魯生詩後

不。因。餓。擾。世。容。吾。咲。人。間。鳴。磬。鳥。空。集。懸。瓢。鶴。半。慳。食。
新。餘。雪。瀑。看。飽。足。雲。山。詩。骨。如。枯。葉。誰。能。味。此。閑。此。魯。
生。辟。穀。詩。也。今。縱。髮。爲。名。士。豈。能。作。休。糧。道。人。取。三。根。
蔑。束。肚。耶。且。詩。骨。甚。瘦。又。豈。能。腰。石。夜。舂。如。曹。溪。祖。師。
耶。三。脚。錯。長。腰。米。不。得。不。仰。給。人。間。賴。有。晉。叔。允。兆。兩。
先。生。爲。導。異。人。異。書。魯。生。皆。兼。之。何。論。三。年。當。飽。死。作。
蠹。魚。可。也。余。嘗。榜。山。居。云。誰。能。十。年。讀。使。君。一。事。無。余。
願。與。魯。生。共。勉。之。

跋章邑侯德政詩

章侯華亭卓異之政。冠冕東諸侯。手答耳受。口應類劉穆之。能使市無醉人。如諸葛武侯。操行潔白。似胡荊州。關西夫子。救荒同富鄭公。種種治狀。墨海所不能書也。衛茂才首作長謠。以代七尺能言之石。六十老人。夫復何求。蓋三代直道。自不容作無口瓠耳。頃者米粟翔踊。居者閉廩不出。販者聞風不來。章侯出罪人。郁氏兄弟。立斃縣門。飢民震悚。膽不敢放手。不敢滑。而鄉城之萬姓。始帖席矣。王陽明先生救荒止八字。曰飢民必抹亂。

民必斬。吾侯學問作用寔近之。其今日之王文成乎。謹記此以補歌後。此亦採荒一奇策也。

題花朝唱和詩

唐伯馬咏落花詩。至五更風雨葬西施之句。不覺短氣。今吾策存人兩君賦花朝詩。又清又綺。又香又艷。宜以碧玉簫。白玉笙。紅玉板。屬紅兒雪兒。和歌於錦模糊步幃中。花神有靈。應分霞觴。餘瀝犒兩君。余山中與子野有花朝會。子野有樂府。可與此冊並傳。

跋新柳詩社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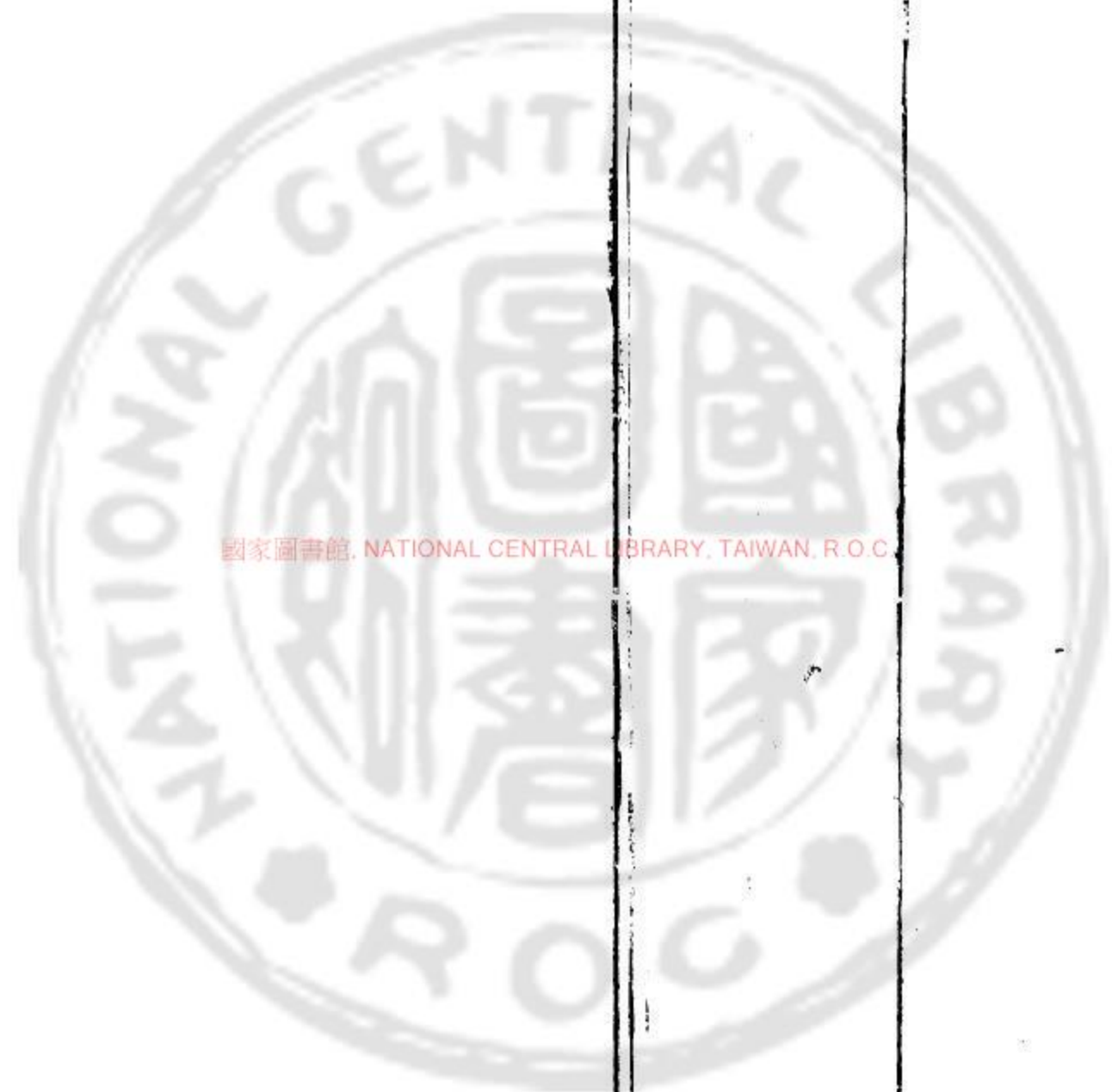
昔魏文帝傷懷作賦。桓司馬涕泣攀條。余夙心痴。獨縈春目。乃賦近體七言律十首。今社中君子欲廢斯盟。非特呈才子之巧心。亦欲排昔人之沉悶耳。舜卿既賦新章。復羅諸繪。若使柳枝有神。便當以青眼相盼。

又

自樂天晚年。以妓楊柳枝。與駱馬。俱錄放籍中。欲同日棄擲。而舜卿爲新柳作詩。又倩名筆繪圖。可謂於柳眼太覺情緣。

題孟元踏雪州

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獅子遊行不求伴侶。孟元平生是透徹禪種。故其詩直接大曆衣鉢。如析旃檀片片皆香。百和波斯皆成下品。今且繫爲衣帶珠矣。



本報刊

卷一八

三

題遊鴛鴦湖詩卷

子○芳○君○忽○騎○雀○舫○暫○駕○鴛○鴦○湖○在○彼○鄉○煙○雨○皆○非○在○我○里○
風○光○初○借○於○是○太○常○兄○弟○各○敞○綺○席○賜○盡○錦○纏○驚○鴻○允○
已○無○疑○洗○馬○幾○乎○看○殺○若○酬○白○壁○豈○止○一○雙○欲○換○綠○珠○
定○須○千○斛○恐○食○挑○之○寵○漸○迫○而○擲○果○之○車○不○留○乃○競○吐○
筆○花○共○刪○詩○草○以○志○一○時○之○盛○云○

題小崑山聽經詩卷後

小崑山上癸巳春初雪浪老僧演法華。經如獅吼雲間
居士聽真義。羣若鴈行。甫撤講堂言旋名利偶。向水村
江郭放不繫之舟。還從沙岸草橋吹無孔之笛。筆床茶
灶。具體而微。桂漿蒲帆。順流而下。遠公蓮社。雖禁酒未
敢攢眉。稽叔竹林。且庶歌因之放。膽時後端陽一日。人
皆菘菹。千秋綵筆。闌花艷流。貝葉機鋒。活出猶馳競渡
之舟。續命絲殘。誰馭調心之馬。莫論魏王五石。休誇船
子三橈。請從此共坐團圞。看風把柁。又何必踉蹌歸去。

帶月敲門各賦律詩。共拈天字如左。

跋茅孝若輓詩

余嘗謂吳北海類三鴻。獨行類陸鴻漸。奇策類徐鴻客。高隱類盧鴻乙。其餘乃作詩人耳。孝若哀輓詩。絃絕痛絕。當與孫太白並祠山中。懸榜祠壁。又何必墓前一片石也。

題葉熙時刻秋潭詩

熙時與秋潭老人遊最久，喜誦其詩，能分別其少年暮
時所作，見他人詩，第閉口過去，不復置雌黃胸中。飽讀
書史，視人間浮名浮利，如萬斛蟻蝨耳。近携潭公詩過
余白石山，止宿三日，余謂熙時云：凡詩文法之嚴，則傳
之必遠。因聚磁批閱，一一皆衆香閣矣。後唐龍輝殿安
山水一具，沉香爲山，薔薇露蘇合油爲池，丁香爲林樹，
薰陸爲城郭，紫檀爲屋宇，白檀爲人物。榜曰靈芳國。今
黃葉老人詩似之。此中不許儉父鈍漢遊目，惟熙時謹

石橋真高
卷十八
司管籥可也。

題扈芷詩

扈芷詩。清雋高邁。品亦類之。性好五岳。而貧不能辦千里資糧。徃徃望山青雲白。欲緊絆芒鞋。倒拖簾杖。徒懸想耳。故取至遊處。輒乞名賢繪圖。以代臥遊。華藏竹林寺。皆在卷中矣。幸諸子假筆端。膚寸墨。以烟雲供養之。

題雷聖肅詩稿

余棲于將山讀書得雷聖肅詩文讀而異之世乃有不
鳴不躍如雷聖肅者君好讀異書意落落千古故格調
沉雄香艷兩絕余見之正如河朔少年橫鞘馬上病道
人不覺退縮又如邢姬入宮尹大人望而泣下况其他
哉聖肅曰審若是爲我題數言弁之余遜謝曰豐城劍
氣已干雲霄正不必張司空賞識君今之雷煥也請拂
拭以出余從于將山隱隱望斗間五色光便知雷君詩
文所在

跋徐道克詩後

道克本性蔡。以舊青浦諸生。舉壬子鄉荐。晚爲長寧令。不久歸隱。逃於禪。好爲詩。不屑治生產。遂以貧老。友人贈詩。有丰姿不爲敲。詩瘦生產還從作。宰貧之句。與緇黃冠。夙有緣契。奈山沐堂慧日院。廢而復興。公之力也。

題顧得之草

顧得之從余授經。其人淹雅忠恪。其讀書能洗發鴻寶。象緯之文。其大言如名法家。入規出矩。依經斷律。小言爲僚之丸。隱娘之劍。顛之草。蓋進乎技矣。昔顧虎頭作畫。棲三層樓。解衣盤礴。不欲俗兒見之。故其神韻高雋。能通神靈。得之。今之長康也。文成而傳之。通都度必有具眼賞鑒。第尚欲更舍虎頭之三層。再入吾元龍之百尺樓耳。雖然。長康畫穿壁飛去。何如得之文無翼而飛哉。雪中題數語弁之。

跋戒殺文

孔門以慈使佛氏以慈悲道家以慈寶慈者孳也生生不息之謂也三教大叅同請從戒殺生勸放生始孝初刻此以廣同人其利溥哉

跋記傳卷集

跋韋臯西川鸚武舍利塔記

荆南居客麻城。忠淳間有一鸚武在雕籠中。見長老壽
普來。忽鳴曰。望慈悲解脫。長老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
武頓悟。自後不復作聲。數月。麻厭其不語。縱之。徑赴僧
側。嗽啣致謝。僧戒之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教。僧令
誦佛法經。八年。僧至桃源王家巷。一小兒來謝曰。吾昔
麻氏鸚武也。荷方便。今在四巷蕭家作男子矣。驗之。左
脇上尚有翅毛。夫鸚武且有後身。則胡僧謂韋臯爲孔

自○不○朽○矣○利○第○十○八
明○再○世○當○不○妄○也○

跋沈簡菴榮賜堂記

東坡欲結楚頌亭。終身不得。晚年買屋荆溪。復歸老嫗。
米南宮海岳菴。僅以研山易之。不爾。是終身無居耳。小
學士恩遇。歷侍 仁宗 宣宗 英宗四朝。始
構此堂。其榮君之賜。勝蘇米二先生多矣。中間定紀締
造工料。艱難百端。昔裴晉公綠野。轉屬之張齊顏相國。
如丁卯橋之咏是也。兩公勲名德望。原不以堂之有無
爲重輕。况梁叔克荷析薪。光復先業。故自有在。正不煩
平泉衛公遺令也。

跋春柳堂記

余耳熟楚才子王公瓚久矣。恨不一見之。今春渡江來訪余山中。清悟簡舉。不以才地自負。讀其春柳堂記。及制舉文。乃知名下士果有真耳。公瓚之才。思路微。證理確。麗竅靈。布局正。以扛鼎筆與斲輪手參而出之。而大人莊士之氣象自在。使見者近之意消。望之容肅。益其文正與人相似。夫人有生來從星宿中者。文人也。而柳之寄根獨在二十八宿中。故縱橫倒直無所不宜。他木則否。公瓚名在列宿。甫爲春柳堂記。而真柳遂生。不足

怪也。試持此文叩柳神。九烈當爲彈指而出矣。

跋角里先生傳

予近買舟載書。作無名釣徒。每當草簑月冷。鐵笛霜清。覺張志和陸天隨去人未遠。

題姚平仲小傳

人不得道。生老病死四字關。誰能透過。獨美人名將老
病之狀。尤爲可憐。李夫人馬伏波是也。夫紅顏化爲白
髮。虎頭健兒化爲鷄皮老翁。亦復何樂。西子入五湖。姚
平仲入青城山。他年未必不死。直是不見。末後一段醜
境耳。故曰神龍使人見首不見尾。

跋陶德望傳

往辛丑重九日。余遇君爽於婁江。因指目曰。德望非學士。乃道人也。君爽非兄弟。乃道伴也。至是讀德望傳。醇謹確苦。有少保公家風。歿後二年。而遊仙西川。其言如響。玄宰謂假令得中壽。可以超釋。越薄神仙。不爲。余謂成佛在後。升天在前。皆大覺中。漚生漚滅耳。德望有同志。如黃輝。在蜀中得道死。豈德望往壽之峨眉耶。試有人向老水古雪中叩之。豈惟見德望。即鐵菴歇菴。可呼而出矣。

題真率傳

古今真率道人。惟管寧與陶潛耳。讀滌川公傳。寔可與兩先生同堂配食。僕野馬海鷗。恨不身請見公。度公在。當亦呼我入真率齋中。必不置昔人打乖窩也。

自石林其希 卷一八

題西蜀鐵菴道人卷

萬曆時有二菴曰歇菴曰鐵菴其言語妙天下而灰形
土志似絕不識字人歇菴為會稽陶望齡鐵菴為南京
黃輝同己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斷酒肉精禪理其人
金馬其心木鷄吁皆亡矣六月峨嵋僧以鐵菴卷求題
余題一偈云四扇天下煖如春六月峨眉雪尚屯若個
撥爐聲一爆冰堆裏鐵菴人

自石林其希

卷一八

跋記傳卷集

三



跋陳無功十友卷

昔王無功以仲長子光爲友。今陳無功以十友爲友。此外皆百尺樓下客耳。此卷不特志意孤高。即咏物格調。極得詩人能言之旨。但余更有三友。進之無功。曰茶。以其苦口也。名爭友。曰酒。以其不離手也。名執友。曰香。以其不離左右也。名密友。若無功許可。請賦三詩。速之。

題孫文簡公集後

文簡公平生立言。類其爲人。直項不苟。詞色廉靜。淳退。獨以忠信結主。知當公宮詹時。跪請建儲者三。出閣講讀者二。昔宋陳恭公入相。學士張安道草制麻。獨叙其首請建儲。謂功在納忠。公即不究。用於時公之集。無愧色矣。

題樂志論後

長統此論。每欲圖之。頃余年來。考室白石山中。不意遂成活粉本。修能兄弟。與楚中取長偕來。信信宿宿。但所謂陳酒肴以娛之。烹羔豚以奉之。差爲羞耳。淵明云。聞多素心人。因來卜其宅。修能讀天下書。友天下士。何日倦遊。結一把茆。着我修竹間。榜其堂曰卜素。似猶勝南坦翁神樓圖也。

題袁石公餅史後

花寄餅中與吾曹相對。既不見摧於老雨甚風。又不受侮於鈍漢。麤婢可以駐顏色。保令終。豈古之餅隱者耶。郁伯承曰。如此則羅虬花九錫亦覺非禮之禮。不如石公之愛花以德也。掃花頭陀陳某識。

題陳還冲詩卷

還初先生詩極高邁。置之初唐大家中。莫能辨也。故一傳而有飲冰。再傳而有元章諸孫。古之至人得意者。其氣有餘。能布氣以與人。况先生父子祖孫乎。然非賢子孫寶此。則殘煤斷楮。已付酒家鷓。或剪作襪材。誰能展卷若新。見一斛明珠乎。

題遊黃山卷

天都峰在雲氣中其雲五彩異狀。今人見空山白雲便足怡悅。此下方浮氣僅賢於敗絮耳。自普門開徑後。賈勇而登者。獨武林玄津師。忽作雲霧。領略數日夜。振策而還。山之奇在詩中。詩之奇在山中。玄津即時呈似人。人亦不易解。非淋瀝快雪時。朱砂湯泉。坐皮天都峰。數八厚。莓苔者未易讀。此詩也。韓子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免華山之哭。要之此際。非大哭則大哭。不然寸雲起。七聖皆迷。即華山腰半。尚未夢見。何從得絕頂痛哭處。

來知此。可以讀玄津黃山詩矣。

題鮑元則拜梅記

新安鮑元則初產時。母夢大士授梅花一枝。遂生元則。元則少岐嶷。以文采氣誼。豪江東。讀其詩。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宛然梅花風格也。君遇梅輒拜。所見無非梅者。因自稱拜梅居士。徐積父名石。終身不敢履石。未嘗拜石也。米襄陽袍笏而禮石丈。又直遊戲耳。王徽拜蒲。重其節。元則拜梅。重其孝。若鄭儼之拜魏宗室。潘岳石崇之拜賈謐。此膝一屈。辱親莫大。非直元則罪人。即使梅花見之。且將吐而不受矣。

跋相鶴經

神仙以鶴爲騏驎。海外有黃鶴。又有朱鶴。齊魯多見之。項希憲嘗屬仇生摹之屏幃間。此相鶴經所不載也。楊伯大喜此經。屬蓮上人書之。楊大年初生。遍體皆毳。毳鶴毛。伯大豈其後裔耶。

跋茶錄

樵海先生真隱君子也。平日不知朱門何物。日偃仰青
山。白雲堆中。以一瓢消磨半生。蓋寔得品茶三昧。可以
羽翼桑苧翁之所不及。即謂先生爲茶中董狐可也。

題飲茶錄

陶學士謂湯者茶之司命。此言最得三昧。馮祭酒精於茶政。手自料滌。然後飲客。客有咲者。余戲解之云。此正如美人。又如古法書名畫。度可着俗漢手否。

題吳渾之印宗卷

吳渾之得漢印三昧，叩其訣則惟以漸入。蓋鑿刻時兩
剛相遇，着些子粗心猛氣，不得此巽兌之卦也。老氏以
舌壽於齒，漢文以柔道治天下，皆是法耳。故曰其道若
曲，又曰拙速不如巧遲。好俠好義，好名節，往往以剛驟
入而敗，殊可歎息。安得以渾之手中三昧印印正，偶有
感題此。

題張孝媛私謚議

余既爲程尚甫作張媛傳。尚甫復纒其孝行數則。私謚之曰孝媛。以質之陳子。陳子曰。謚者。天子之春秋也。古者天子謚。必于郊。其謚后夫人。則廟議之。婦人無外事。故不于郊也。郊以明其不得欺天也。其次。夫貴于朝。婦貴于室。卿大夫妻爲命婦者。始設謚。吾朝獨否否。蓋謚以易名。婦人生無名。則死無謚。謚而更及于婦德。則子孫不勝祈請。而太常太史不勝應。不勝書。而况私謚乎。尚甫曰。此後世私謚之所以起也。按姬公謚法釋義。

云。一曰慈惠愛親曰孝。吾妻自少婉順聞垂嫁。吳母哭曰。吾嫁女。失一孝子。既嫁。姑黃與陳曰。吾娶婦得一孝女。蓋生盡養。病盡力。歿盡禮。其慈惠愛親有如此者。一曰協時。摩享曰孝。吾妻當歲時饋奠。濯綺釜。澆筐筥。昧爽夙夜。無憾而後即安。其協時摩享有如此者。一曰大慮行節曰孝。吾妻以廣嗣爲念。選擇助筮。本自名家。冥德格天。夢北斗。胙以佳兒。兒曰勤者是已。其大慮行節有如此者。一曰秉德不回曰孝。吾妻居恒無翔視。無喋言。無信鬧。無闌墻。無踰閭。無言市。遠遼女君子也。其秉

德不回有如此者。一曰五宗安之曰孝。其客烏成。凡宗黨疏屬。雖在千里外。時通瑱環之問。有以緩急告者。則傾困掃彙。惟恐後時。故期袒之下。聞吾妻之亡。多纍纍。唁吊相續也。其五宗安之有如此者。夫具此數善而幽懿不章。則其之過也。請私謚之曰孝媛。何如。陳子曰。唯唯。婦人之謚。孝也。高平公李順妻有之。其謚貞孝女宗也。虛元禮妻又有之。則孝媛之謚。非自尚甫始也。吾嘗恨荀奉倩之言曰。婦人才德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信斯言也。首開輕薄子之罪端。而夫婦乾坤之大義絕矣。

即傷逝悼亡潘安仁孫子荆之流猶未離乎情也。揆之禮義當以程尚甫之謚爲正。柳下黔婁布衣耳。曰惠曰康妻可以夫謚則夫亦可以妻謚。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本寧李先生天下悼史也。其攷謚也審矣。尚甫其往而質之。

題船牕駢語

宋彥爲名御史孫而貧甚早。吾黨中最少而博學聞亦甚早。此書皆霜降水落時語。即老宿虎皮俊流麈尾。且不能箭函相當。况少年醉夢者耶。余向錄之。私爲枕秘。客有驚余談進者。出此篇授之。真筆瀉醒醒者也。宋彥返山水間。挾蜻蜓子焚香。意得則以片楮書投篷隙中。故名船牕駢語。

題林下盟

雪廬居士夙秉幽尚。彌敦淨緣。閉戶結轍。外惟鳥聲。供
養而已。遂於竹林小阮。戲拈前語。以榜鈍漢。斯亦風流
儒雅之一幟也。昔盧仝自號癖王。陸務觀自名怪魁。方
之雪廬居士。真堪跽足。

跋何元奭遼左六忠述

遼左之役。金甌之一缺也。徵師轉餉。幾空天下。巧將逃
 卒。皆得生。而六君子獨死。糜費金錢。以百萬數。非飽私
 橐。則輦而餽。要津。而六君子不私一錢。又不得保其首
 領。即覓首領於顛山血海。草青磷赤之中。而又不知尸
 在何所。士大夫翱翔容與。橫議空談。或責其輕進。或詆
 其深入。或罪其剛復。益責備無所不申。韓而六君子有
 冤莫招。有口無辯。生為勞臣。死為冤鬼。非何元奭如椽
 之筆。表章而發。皇之六君子死而死矣。六君子而外。忠

義之士甚多。再加購訪。補續闕遺。文人爲之立傳。天子
爲之立廟。六君子有知。必且獎激。同志風馬雲車。從空
而下。遼左一塊乾淨地。豈終爲羶奴所汗染耶。吾蓋有
望於元爽其人者。

白石樵真稿卷十八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九

題像

題程文叔像

吾友程尚甫工易補博士弟子員其易寔得之文叔先生先生好古多從諸儒雜論異同中輒有所折衷洗發而不及博一第以顯竟困國子生老矣今遺像鬚髮垂縞氣和而貌莊有古先輩德矩遺意旁出孺子爲尚甫俛首帖耳圍圍受易猶在十二歲時也尚甫失怙已九年先生時時通之夢寐以河圖衍義授之忽忽如有

所得寒風射隙青燈熒熒。每一展及聲淚俱下。乃乞曾
波臣追寫傳經圖。又乞寒山趙凡夫題識於石。尚甫可
謂孝矣。余嘗歎易學莫盛於漢儒。率授之高才生。與知
名弟子。遞相講習。以博公卿徹侯而已。而鮮有家傳者。
家傳五世易。惟會稽虞翻。翻郡吏陳桃。夢翻與道士相
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翻。翻盡吞之。猶
不若文叔父子自相師。夢寐自相感。其傳易更有出古
人意表者。尚甫即日以明經顯無疑矣。故并題像後以
望之。

題葛將軍像

葛成匹夫而擊稅官。葛之不死。天留之也。顏胤章五人
擊緹騎。五人之死。天成之也。此論出於朱平涵相國。今
葛以十月廿六日死矣。往五人墓立碑半塘之上。議者
欲延葛居守。買田躬耕。可以終老。余告之曰。君非名始
似當以無名終。葛點頭唯唯。而貧窶如故。今孤兒寡婦
泣于柩側。但埋骨一坏土足矣。冢就當揭石於村落五
達之衢。題曰葛將軍墓。將軍者。吳人罷稅而德之。繪將
軍像共焚楮而祀之。祠中生也。血食沒爲神明無疑也。

題詞曲

題施子野夜雨曲

昔有令人作水賦以千字為限止得七百。恚曰：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生發此文家三昧也。此詞頗窺其旨。不須字字訓詁。自然語語生動。子野曾於秋梧雨館。令小童以單箏度之。文既悽然。聲復哀怨。遂覺窗外瀟瀟。點點。是淚。

惜花詞

春江花月夜。最能愁殺人。况一旦粉憔脂冷。如虞姬起。



白石詞集卷一
舞綠珠墮樓妃子葬馬嵬時有不黯然悽斷者耶倘於
老紅粉飛殘香銷歇處提羯鼓唱子野詞可以招月魄
之不歸吊芳魂之無主矣

夢花詞

從來文人借花事作文章每每吹影鏤塵而要非本色
如子野此詞曲寫柔情刺心入骨及觀其敘跋夫豈流
連惑溺者哉人謂子野爲隨花業余謂子野爲証花果

楊花詞

古人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爲漸近自然袁中郎虎

丘記云比至夜深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
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爲之徘徊
壯士聽而下淚矣余謂子野楊花詞每於聲音句字
外別有神韻政須付若輩歌之區區俳場伎倆未足傳
其妙致也

旅懷曲

吾松弦索幾絕統近來諸名家始稍稍起廢然不久便
散逸樂天詩有曰歌舞教成心力倦蓋此事亦大費心
力只宜付散人逸叟以閒中日月搜討逸事庶幾有成

耳子野避地空山。絕跡城市。日撰新聲。令宗工名手。商
榷番度。著爲絃索。興滅繼絕。時率諸童過余。頑仙廬。絲
竹嘈嘈。隨風飄揚。村姑里叟。皆負子憑肩而聽。亦山林
快事也。始余開徑東。余得奇石。戲名曰絃索坪。每月底
花下。有狎客携紅裙。坐此吹洞簫。彈琵琶。適子野墜土
西。余得石平直。小童六人。恰好盈坐。子野請於余。欲乞
此名。名之。余曰。子但遺我一鐵笛。我便當以此名爲贈。
蓋余有童子善吹笛。而子野諸童善絃索。各得其所。應
有也。

情詞

道人也說風情話。正王辰玉所謂豪杰簿上寫相思。神
仙眼裏滴紅血也。從來有根器人。每於粉黛叢中。認取
本來面目。不知者便以爲火宅矣。

題筆花樓新聲

詞家獨元人升堂。沿及國朝。則楊用修。祝允明。庶幾攝
齊廊廡。若近代諸家。非不有白雪聲。然核古寔則乏才
情。工藻繪則鮮本色。非字懸千金。胸富五車。未易語此。
今仲方先生此詞。皆從長安沙烟塵中。以綺語破愁思。
羈况。故片言落人間。賈者紙爲貴。歌兒舌爲燥也。惜哉。
仲方之生也晚。籍令馬東籬。關漢卿諸君。與公角逐。而
赴詞場。未知鹿死誰手。

題李丹記

吾家希夷嘗攬鏡掀髯笑曰非帝則仙趙輔國問徑山
欽禪師弟子欲出家得否欽喝云出家乃大丈夫事豈
將相所能爲說者謂具帝王福然後可證神仙果余謂
不然漢武帝何人也西王母且以骨濁胎濁呵之則下
此將相又可知矣當時東方一歲星日在殿廷中嘲侮
調笑武帝眼中不識而乃從文成五利輩索長生不死
之術非濁而何今真人列仙無日不遊行人間而士大
夫爲黃白兒女所愚未嘗學生先學造死轉蟻丸與屬

羊肆。豈不相去萬萬哉。浙東有英雄曰海日先生。夙具靈根。最堅道念。嘗以建言出部曹。又以神明宰名邑。一旦挂冠神武。逍遙山水間。每見冠劍車騎貴人。輒障面避去。有以學道至者。爲聚頭磕膝。經月彌旬。室中所置。惟經案藥爐一衲一瓢。與二氏之書而已。痛憫一切羣生。沉五慾。昧三生。痴如赴火之蛾。危似嚙藤之鼠。此非莊語格言所能覺也。乃借裴湛王恭伯故事。作李丹傳奇。從人間唱演一番。其中汪洋恍惚。滅沒出現。非凡夫思路所能窺。非文士筆端所能狀。覺蓮邦之淨土。遙桃

源之谿徑淺。醉鄉睡鄉之日月促。徐天池四聲湯義仍西夢。又無論矣。其傳奇中之南華經哉。先生令合肥。數夢左思。放授以至道。因於虎林創祠立碑以報之。清虛恬淡。裴湛輩中人也。雖托寓言。寔亦自道。若使大風飄颺。吹入碧落紫虛。即雙成飛瓊。且將洗耳拍手以聽。古有天上無憂人間可憐之曲。庶幾與此譜並傳矣。

題徐文長點改崑崙奴雜劇

雜劇戲類禪門五家綱宗最忌直犯本位如琵琶記蔡
中郎之牛丞相西廂鶯鶯之張生何嘗毫許與本傳相
涉自古詞場狡獪偏要在真人前弄假却能使真人認
假成真偏要在痴人前說夢却能使痴人因夢得覺插
科打諢方是當行嚼字咬文終非本色近代徐文長老
子獨步江東又有梅禹金崑崙奴一劇亦推高手文長
措開毒眼提出熱腸不惜爲梅郎滴水滴凍徹頭徹尾
刮磨點竄一番知者謂梅郎番出骨董不知者謂徐老

子○攬○奪○行○市○眉○道○人○曰○此○崑○崙○奴○非○仙○非○鬼○粘○附○兩○人○
肉○上○故○暗○使○梅○郎○舌○頭○有○骨○徐○老○子○筆○頭○有○眼○更○喜○得○
劉○秀○才○手○中○有○刀○重○向○劍○俠○場○中○轟○爆○一○聲○霹○靂○但○恨○
虬○髯○插○入○南○詞○悶○殺○英○雄○如○雷○霆○作○嬰○兒○啼○相○似○誰○人○
出○頭○補○此○敗○闕○請○爲○拈○一○瓣○香○問○之○臨○川○湯○海○若○氏○

題壁

題梅墟屋壁

昔鐵脚道人狂吟披髮手搏白雪和梅花大嚼曰欲寒
香沁吾肌骨予擬其三生豈與梅花作無姻夫婦耶往
往撫掌對人談咲其事晚得周逸人逸人故有梅癖亦
自號梅顛所居環植一二百樹雜以海棠叢桂松蘿竹
石蓋梅花狎主夏盟而諸卉紛錯如繡爲兄弟之國逸
人則周天生也坐擁花城其與遊觀者率羽衣緇衲及
茶魔酒士花開酬以壺觴花謝予以詩句至於雨時月

白石真利 卷十九
夕以短簫老雀助之相與酣歌長嘯或箕踞嘲謔其下
不知壘盡燭空囊橐如掃其今之貧孟嘗富伯夷乎不
然終亦鐵脚道人化身耳

題清微亭

余考室九峰中欲種柑橘爲游客沓至多爲捫剝生人
我相極冬霜雪清刻不免爲木奴衣薪着裘懶道人不
暇也清微亭架修竹老松間差堪棋位顧此道偏劣僅
勝孤山逋翁耳賴先我藏拙者有子瞻先生在辛亥極
旱忽得甘雨噫欠風雷書此志快

題鮑醒生壁

長興鮑先生。字稚叟。號醒生。長於春秋。介然有道君子也。繇歲荐。歷官紹興訓導。松陽教諭。致仕。馮節之。兄事之。茂遠師事之。節之爲娶名家女。始有五丈夫子。類孫明復。遜百金精舍。始有居。類邵堯夫。茂遠三十年執禮彌確。類顏子之三盈。頃者築室於松廬之巽隅。迎先生讀書。問道其中。先生雖衣食者。也不妄與人交。不輕受人恩。自廣文俸錢外。獨取資於馮氏父子。無愧色耳。昔子房爲圯上翁。強取履。彊項未銷。惟邵堯夫掃除於李。

白石先生種
挺之門幾全廝養竟得其先天秘傳今茂遠之迎鮑先生得無類是乎故陳子題數行於壁間以詔世叛師背友者

書范象先壁

象先時與余相對如遇桃花漁父黃葛野人乃余寔謝不敢惟當風日蕭淡焚香一爐從紙窻木榻旁婆娑舊碑殘墨或得韻人小幅懸置壁間臥遊數巡便覺不履不杖烟岩在袖好花初開膽甃注之澗水剪枝無風生韻兩人如此度日勝於清涼國矣詩不云乎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書花塲壁

小崑山花塲一丸土。自余與長孺夷其草莽為平原祠。而名始出。平原得諸名。化及瑯琊王司馬記。而又成一番熱鬧。公案長孺廬墓。天馬貌奕骨脊。啼泣之聲出於荒楸。徐去而塲頭花事。悉以委我第老親。戀滅社父老。余與婦日事酒脯。以從。又不能懸瓢着笠。終歲花塲之間。間止宿三兩日。或半月而已。然花枝竹篠草菴土室。几几無恙。特平原兄弟不得數見。徐陳兩郎差覺蕭騷。寂寥耳待長孺服除。終當挾之共課花鳥。辟穀負暄。為

松間瞌睡漢也。

題梵儀臥處壁

小春忽釀新寒。念高閣、廠房酸風。旁射無如密坐。置木榻。竹爐羅列。書史香篝。叢菊點綴。几上南榮。照窻暖氣。迺入與逸。民高僧共。憇其下。向晚懸燈。燒茗作團圞坐。此冬餘處士尋常供也。古人以偃曝爲白醉。高臥爲黑甜。因題一對於楣柱云。天子容白醉。賢人送黑甜。可謂寔景。惟泐橋香印。齋不負此數語耳。

書壁

大○丈○夫○以○五○岳○為○芥○子○黃○河○為○衣○帶○今○人○壘○石○作○山○穴
 地○作○池○不○亦○細○乎○昔○人○云○會○心○處○不○在○遠○花○明○月○白○與
 一○二○同○志○相○與○頽○倚○於○長○松○亂○雲○之○間○吹○笛○彈○琴○烹○茶
 攤○卷○有○談○塵○市○者○則○麾○而○去○之

18

雜題

、題贈奇峰上人拾字紙

倉頡製字天雨粟。鬼夜哭。正謂種三界。是非人我根耳。
奇峰老人拾拋撒字紙投諸水火。此與伏羲未畫一畫。
以前吾曹叅取。

題孫世聲紫藤

雁洲孫先生曾手栽紫藤。僅如寸許。爲隣兒摘去。幾無萌芽。郎君侍洲公。乃復引之而上。今將六十餘年。遂能蔭及半畝。乃孫世聲構一室於藤下。大可圍四掌。其根如瘦鉢。其枝如懸鋌。其花如絳雪。紅霞。其客踞而坐者。如飛猿。宿雀。其主人翻經。如壁觀僧。飲酒如醉道士。橫琴如黃葛野人。肅客如桃源漁父。往往皆倚藤爲勝。余每造藤下。彌日忘返。徙倚涼陰。香欲寒而余不去。直以主人真堪晏坐。是藤又借主人爲勝也。寒山野幕。蒼藤

白石真種
卷九
滿床觸轄迴車夫豈在物

入山題

登臨須風日晴爽杖履無恙柳花燕子貼地欲飛畫扇
練裙避人欲進此春游第一風光也若罨風罨霧正堪
閉門手譚耳

題張聖清玉章

小玉章鑄積源兩字。張聖清諱也。生時胎幽妍。繫肘後。作書郵照心符。幽妍亡後。流落自下。有閔翁得之。授程純仲。純仲授程季遠。季遠陳玉章爲位而哭之。陳子見而異焉。拈印聖清幽妍二傳後而歸之。嗟乎。合璧雖在。而璧人亡矣。

題王子賢筆

古人筆。或用鼠鬚。或鷄毛。或胎髮。嶺南至以髭髯作供。率皆好事。但得古法代山中兔材足矣。梁溪王子賢造筆精妙。書家得之。似如意珠。恨世未有盡知之者。壯士千金買駿買劍。不聞千金求國士。况筆乎。子賢笑曰。今文士力能扛鼎。我不惜如椽授之。又何論值。若否否者。即向夢中索取。不輕畀也。

趙氏家乘跋

古者公卿大夫有世祿。庶民有版圖。而家法盛行。故子弟不輕去其鄉。邑桑枝其棠。有相戒勿剪之意。則族譜之不容已。非特恐文獻之無徵。寔以昭示前後。聯百世為一日。合子姓為一人。彝倫攸敘。蓋原於此。噫。茲譜之修。無侗於趙氏。不特為孝子。抑可謂功臣矣。

疏蔬隱

朱亥隱於屠。不如沈師善隱于蔬。山花野草。一經師善部署。便成蕙藉蘭肴。以此養親。以此飭上客之食。雖五侯鯖。安成魚。無以過也。李贊皇一羹。維和寶石朱砂。幾費萬錢。東坡食王叅軍菜。咲云。今日與何曾同一飽。恨世無老坡。師善但向菜根窩中細吟細嚼。頃見眉道人。洗鉢淪泉。作信宿談話。皆賴此蔬爲之津梁。師善不恨不見老坡矣。一咲。

久不游白龍潭。新夏吳君得伯仲。邀余輩鳴榔。那杖小
刺橋畔黃鸝罵人綠。蕪如髮相與褫帶解。簪盤跚水次。
有客訪紅綃。遠近滅没且望且卜。正如水晶宮探數丈
赤瓊樹未知落阿誰手也。

偶題一

偶題二

庚申自春徂夏。老雨不止。山中雲物百變。真可娛老人
也。輒念南宮父子。猶落畫境中。不若吾家風雨時。皆我
畫林耳。當以示玄宰。爲題話雨二字。

偶題三

梅聖俞有馬曰鐵獺。顏平原有青衣侍兒曰銀鹿。正堪作耦。入我竹林也。

偶題四

余嘗謂綦能避世。睡能忘世。然綦類耦耕之沮溺。缺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來。善哉希夷。獨得其解。吾老睡鄉矣。

白石樵真稿卷四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台鼎吉甫訂定

疏文

重興毘盧閣疏

高郵軋明寺舊有毘盧閣齋堂宋昭慶禪師所建南渡時宿重兵此中業已散爲劫灰冷風矣今可攷者僅見秦少游二疏耳寺僧懸文欲重興寶閣臨歿囑徒廣琳衣成厥志廣琳者能詩復能書管秦少游絕愛政黃牛書問其筆法政曰書心畫也作意則不佳故喜求兒童

字以觀其純氣。惜少游未見琳公書。若見之。不知其點頭當何如也。經云。造書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佶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蓋書法初派。原出于沙門。氏。故唐有永有素。有高閑。皆好翰墨。作佛事。或種昏至萬本。蕉瘞筆至數石。家甚則一字值五萬錢。琳若此。何難一闕乎。琳公曰。某不能。但乞眉道人爲我題疏。昔有土木于神僧井中者。今且出。眉公硯池中。幸不惜片時風雷假我眉道人。咲題數語以歸之。

慧慶寺緣疏

吳門慧慶寺。創于延祐時。無瑕祖師。重興于正德時。琢雲長老。屈指四百載餘矣。澄公乞王百谷疏。逡巡一甲。未嘗向人募一椽一瓦。每云。老僧高枕青山中。覺易襖。裾朱門。覺難。其孫朗如云。若是佛弟子。將坐而視其做。可乎。先是兩殿相啣。建瓴雨下。沮洳蒸濕。白蟻橫生。既餐經文。復蝕楣柱。勢不得不撤。蠹而更新之。於是走雲問乞言。陳子。陳子笑謂之曰。域中有素王爲仲尼氏。其經世之書。多見啣于碩鼠。此秦始皇焚書之遺毒。化而

白石村身科 卷二十一
爲鼠也。有法王爲釋迦氏。其出世之經。又見嚙於白蟻。以及其隨身宮殿。此三武滅佛之遺毒。化而爲白蟻也。掃蟻者。其在施捨檀那乎。不然數百年慧慶。且將轉眼而折于大槐之宮。忍乎哉。諸長者不得作夢中放過。

藏經閣疏

衆生有是病。佛有是藥。佛醫王也。諸經醫方也。衆生負病不瘳。或得病不覺。或欲去病而醫不遇。有子孫焉。于甕盎筭篋。撥其鼠殘蠹食之餘。得祖父一二抄方。跡而試之。沉疴霍然頓去。其體則方之功也。衆生繞生死海。不特病也。佛之慈感悲憫。不特良醫也。今潮音上人。掃鉢資造經。特募勸經閣。度而藏之。非特甕盎筭篋之免於鼠蠹也。嘻。世有勦空言曰佛不立文字。何用經佛有無縫塔。何用閣。是得病不覺者也。佛之所憐憫也。此居

士之所以䟽也。

送子觀音閣䟽

婁江集福菴守菴上人欲建送子觀音閣以便祈嗣者。但佛法未入中華。往往多天下奇男子。漢明以後。寢不如前。豈大士所抱無揀擇差別相耶。抑種德積善。又在此。不在彼耶。雖然。觀音經云。應以童子身得度者。卽現童子身而爲說法。佛無誑語。寧不可信。但願長者布施。後吾佛觀音抱取聖賢而豪傑者。送之上護國下護法。堂堂獨露。從人間雷轟電射。一番使天下親見本朝有真正第一男子。其快心注目何如也。稽首大士無止論。

鬚眉矣。

修馬耆寺疏

經有六波羅蜜。而布施居其一。云施一椽一棟。皆能長養功德。滋培福慧。吾侪疎林相錯。然皆蹲峙。闌闌枕卧。田野不便游覽。馬耆倚城東之隅。古衲老宿。徃徃挂錫。四方白衣居士。亦無不携瓢屣笠。負果曳杖。寺門清幽。溪樹層映。而殿廡廊屋之下。暮鴉灌木。秋幢燈火。非空非色。與水田城草。低回上下。蓋闌闌田野之勝。合併四出。今瓦落石圯。鼠號烏啼。世尊菩薩。俱若顰蹙。吾輩幸生閻浮。若能喜捨一絲一粟。無論他生福田。卽今日德。

慧無量矣。

沐堂建殿疏

沐堂爲佘山名利多老木修竹。徐文貞、陸文定常往來此中。與真空師最稱方外之契。文貞留袈衣。文定留衲衣。皆有詩題衣械上。士林禪林至今傳爲佳話。其山有殿閣出樹杪。一瓦一木出真空手擔肩負。壬子爲游客入山。不戒于火。大殿竟付烈焰中。此時有支谷長老住徐叔文茶園中。見沐堂峰頂幡幢麾蓋簇簇入烟燎間。去意甚怪之。而未幾諸佛化爲灰燼矣。真空每掃瓦礫。輒雨涕不自禁。曰：吾向荒山創殿。如蟻啣土。如雁啣蘆。辛

勤三十年。今竟成一夢。雖然吾髮雖短。我心甚長。管士大夫之遊此山者。活韋馱具在。老和尚雪顱不減。壯少年請持䟽涕泣而告之。安知無文貞文定其人者。爲師前驅。余且拭目而望之矣。

定海招寶山疏

招寶山在定海東城一里許。山勢拔立。舊名候濤。以舂舶更集其下。復名招寶。遠望海中諸山。或連或斷。出沒雲烟。地氣之表者。莫可圖狀。卽朝鮮日本諸夷。皆在指顧中。古詩云。登高山而望大海。惟此山獨爲雄快。舊有觀音大士像。傳自大士手塑于補陀者。倭奴焚山。此像獨全于烈焰中。於是緇素迎入招寶。復有游賈挾妓穢滓像傍。忽有白衣老人。謂賣酒家曰。汝其庇免。願見殿角烟起。卽抱大士出。而殿俄已成劫灰矣。山僧如月。弘

發悲願重興此殿。供像殿中。本境禮大士者。不復被海
賈勇風濤。一利也。禱水旱。祈疾病者。群望祠下。二利也。
幡幢燈火。懸於雲霄。鐘鼓經唄。震于林樾。隱然若烽堠。
營陣。舶賈望影而至。倭奴聞風而逃。三利也。三利具而。
大浙之金湯在焉。故因如月上人之請。而樂爲之疏。

龍華建正殿疏

龍華寺。兆基于典午之永康。起廢于吳越之忠懿。歷年
綿遠。正殿摧頽。老衲雛僧。破床墮灶。出沒于荒烟夕照。
中。賴後谷長老。弘發誓願。經始于嘉靖之末年。迄工于
萬曆之初載。業已具體而微矣。後谷謝世。募料尚存。若
不接工。將化烏有。爲此清鑒。等奔走拮据。懸剝正殿。以
承師願。此亦必不容已之一大因緣也。但工價浩繁。惟
仰施于檀那善信。富者出財。貧者出力。勸者善巧。方便。
綫溜達石。衆毛成裘。千里之水。本發于濫觴。六合之雲。

寶起於膚寸衆始之衆成之卽以龍天梵澤之宮從空而墮人間直彈指頃耳吾松諸刹無北藏北藏自龍華始亦無賜藏賜藏亦自龍華始若使正殿告成延肅名緇檢藏于此中上爲天子祝釐下爲衆生懺悔兵荒不作疫厲不生東海之濱真作龍華會上人矣

千墩延福寺修殿疏

千墩塔自梁天監元年始也勅賜延福寺寺自宋祥符始也往三十年前與宋雲公雪中直詣僧寮僅見破壁什灶如逃亡屋相似頃過訪瞻月師則煥然改觀僧儀整肅有叢林耆舊風格矣獨殿久垂圯山門未立市聲嘈嘈淨穢相溷瞻公力發弘願息募之遠近檀那長者蓋自瞻公以戒德調衆生爲緇白所皈丁亥初建法堂則地踊雙礎一奇也巳酉塔邊忽產靈芝一奇也鍾不叩自鳴一奇也庚戌悟真師來講法華楞嚴霍洗塔巢

白石山真經卷二十一
龍蟠塔頂。一奇也。癸丑中秋塔燈自現。村民焚香駭觀。一奇也。種種妙好。瑞相有開必先。况瞻公諸弟子。皆文而賢。此功度不日而成。余且彈指待之矣。

題宣妙寺疏

住○山○人○當○以○山○爲○寄○山○花○山○鳥○皆○與○游○客○共○之○住○寺○僧○不○當○以○寺○爲○寄○若○作○寄○觀○則○肉○脛○醉○髡○與○狐○兔○爭○席○矣○此○宣○妙○寺○日○就○剝○落○慈○上○人○不○得○不○跼○足○以○請○也○

小普陀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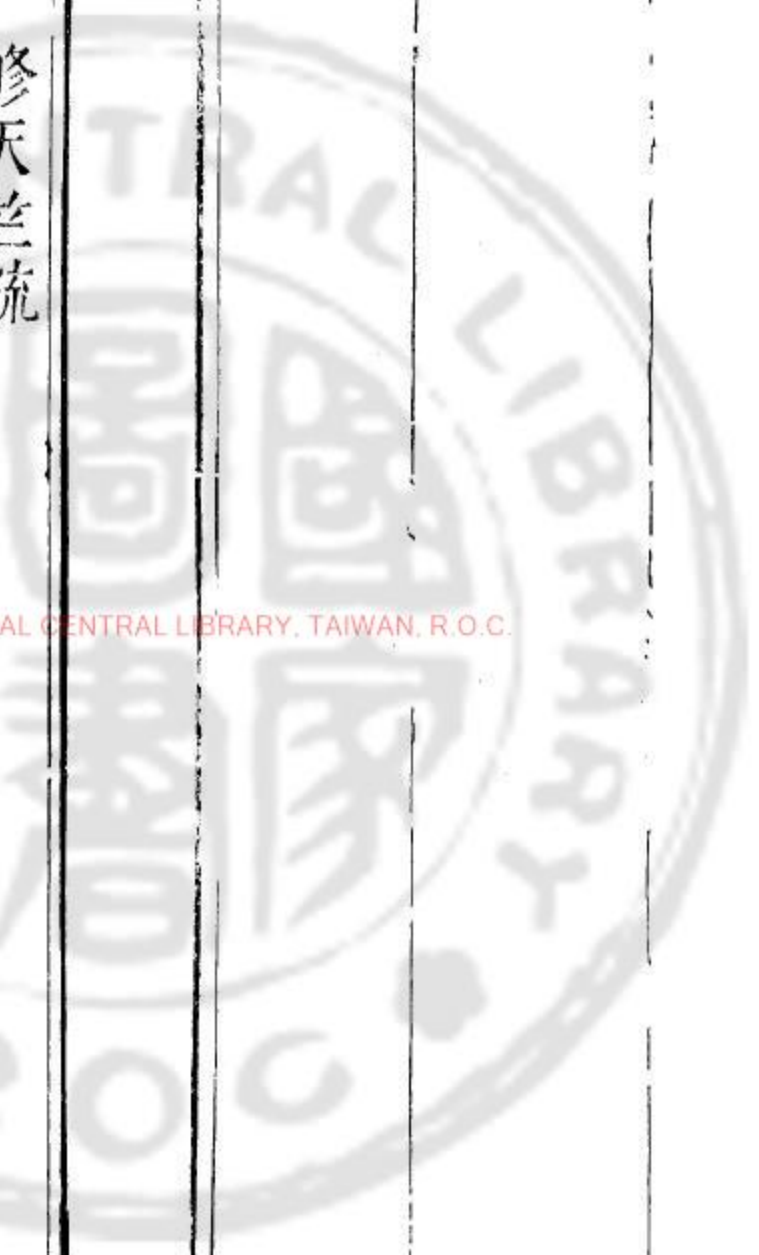
普陀山在大海中。如浮芥然。四方頂禮負香。從鰲背。鯁
涎前鼓濤拍浪。望星斗柄。涉山麓得焚一片梅檀。蓋以
四大與烟雲爭生死于寸線之間。大是悲苦。今心鏡上
人發弘誓願于塔院東隅。創建一閣。崇奉大士如來。閣
下空洞以容雪濤。砰擊如潮音。洞狀而總顏之曰小普
陀。祝釐祈福。求見青蓮白毫相者。咸得手刺一船。若航
蘆渡杯。至止閣畔。使諸佛子。脫龍髯。鯢鬣。以臻光明界。
水月觀邊。不必遠叩普陀。自然獲聚沙福德矣。

修非禪寺疏

馬嶠寺，晉多耆舊，雪菴雪泉，駢錫于此。陸宗伯莫方伯
廷韓父子，及四方名勝，多結方外之遊。張岵崕中丞，且
移騶從訪之。蓋佛法風雅之窟宅也。今大殿已修整，獨
弘悟堂淨居，半爲風雨白蟻所剝蝕。及今不扶，後費滋
甚。故震林上人募之名德長者，幸相與隨力捐施，一起
此堂于垂什之中，不惟佛像安養，卽往時諸先達筇跡，
履聲猶在古樹老藤間也。余蓋幾幾望之。

修天竺疏

往巳酉。余與王辰玉遊西湖。日暮。憇下竺橋。捉藤撥澗石。聽水聲。晚宿山樓。醉後蘸墨題壁間。有醉後猶堪弄虎雛之句。明發遊上竺。歸謂辰玉曰。三竺中。下竺為勝。蓋葛洪井可斟。三生石可坐耳。迄今三十年。寺已垂剝。居者愧過者嘆。有王貞仲先生慨然任之。曰。起什舉墜。是實在我。客曰。貧孝廉發大猛力。何為乎。先生曰。余丙辰春。計偕歸。染疫且殆。忽夢羣孝廉攢簇成隊。如唱試狀。內識三四人。某某在焉。其上為觀音大士壇。指曰。子



非其儔。尚當濟世二十年。挈置之座右。驚醒汗雨背疾。遂疹比抵家。訪夢中所素識某某三四人。病歿矣。次日禮大士。見下竺頽落。遂發是念。捐數金倡之。顧念工鉅費廣。非貧士所能辦。又非寺僧之所能募。乃走雲間。徵陳子題疏。請助于巨公長者。而身自督課之。陳子曰。是不難。下竺不在空山絕人之境。纍纍瞻拜上竺者。必自下竺始。其易一。基不初拓。工不始剏。草不人齊。礫不山積。狐不宮兔不窟。佛不披蓑。其易二。楣柱雖蠹。尚可易瓦垣雖缺。尚可補。丹堊雖敗。尚可新。僧衆雖貧。尚有戒律多賢士大夫之遊者。其易三。以此三易。而發以王先生之悲願。賈以王先生之餘勇。天人叅僧俗輔其興也。必矣。異日莊嚴之後。余遊下竺。請先生徘徊葛井三生石。敘始末而爲之記。

修華嚴墨海閣疏

烏鎮寶閣、晉水法師、講華嚴、雨天華處、項寺僧道琳、徧
乞四方名士名緇、手寫華嚴、共成三部、凡二百四十三
人、經卷亦如之、展卷時、覺筆端天花紛來撲人、此目前
第一希有事、但度經閣中、閣已垂剝、自慶曆至弘治、僅
一再修整而已、吾友程尚甫、旣捐經費、此閣之費、似難
專任、故請之四方檀那長者、夫買珠者尚愛其櫝、况華
嚴經所藏之閣乎、法寶而兼墨寶、是經所在、卽同塔廟。
若協力振作、當必有吉祥雲五色覆之、不獨雨花一再

現也。

婁江報本寺塑西方景疏

余聞雲棲老人淨土之說曰。人生有識神。因有識業。有識業。因有行業。有行業。因有行果。欲臻三淨。先除六塵。欲種八德。先消五惡。欲消五惡。先懺地獄。欲懺地獄。先修西方。此理確然。無可疑者。報本寺僧永齡。夙有戒行。緇俗皈依。今于本寺西南舊址。重建大殿。塑西方景。使善者頓生信心。塑十王像。使惡者頓改舊習。卽此一念。非日連地獄不空。不願成佛者耶。高皇帝曰。佛說因果。所以助帝王刑賞之所不及。此殿是已。遠近擅那。幸

相與助成之。

坐化菴十方禪院疏

生。不。知。來。死。不。知。去。堂。堂。丈。夫。爲。生。死。所。轉。可。憐。哉。幸
爲。男。子。復。產。中。國。不。度。此。生。何。生。可。度。萬。一。眼。光。落。地。
四。大。分。張。前。路。茫。茫。伏。誰。依。據。何。者。自。無。始。以。來。此。心。
與。境。曾。不。相。離。如。猱。緣。木。如。魚。緣。水。試。觀。生。時。有。夢。定。
知。死。後。輪。迴。此。理。無。疑。全。憑。心。死。一。切。法。師。講。經。說。法。
但。拈。枝。葉。未。拔。根。株。惟。有。達。摩。初。祖。直。提。心。法。門。暗。擊。
旁。敲。痛。癢。熱。喝。絕。見。解。斷。聖。凡。如。燎。毛。火。燄。如。櫻。命。刀。
鋒。但。立。峻。絕。門。庭。並。無。纖。毫。情。見。如。此。人。天。眼。目。徃。徃。

拖走他方。或尋訪知音。或埋藏踪跡。非有十方禪院。供養行脚。彼既不來。此復不遇。悠悠醉夢。喚醒何人。直至臘月三十日。宛轉几榻之間。頓足掉頭。求出生死大路。已無及矣。自來勅製文字。始于宓義。不立文字。始于達摩。宓義造也。達摩化也。文字造聰明之所自出也。文字化智慧之所自出也。有聰明則爭毀譽。有智慧并銷恩讐。禪宗之義大矣哉。捨地建閣。以拓禪林。非迂非腐。非佞。亦非獨爲敬州風氣設也。髯大夫之意念深遠矣。

天馬山修塔疏

天馬山塔現一現于辛亥之四月。一現于乙卯年之六月九日。或現三四塔。或現兩塔。或旁翬小塔。櫺斗欄楯。光明色相種種映發于烟霄中。遠近道俗見者幾千萬指。奔走駭嘆。以爲奇瑞。父老曰。此古塔重修之兆也。由天馬至張黃門墓不二里。閣中有金山師。六時諷誦法華經不輟。余指曰。塔之現得無爲是乎。多寶佛誓願十方國土。有說法華經者。我之塔廟爲聽是經故。現其前。今天馬塔已作証明矣。師云。老僧不敢當。但願端坐塔

下專諷法華衆檀施舍一切不問塔成乃下山耳圓智
寺大寧海淨踴躍請曰若是某某請助之因乞疏眉公
居士問曰塔有功德乎居士曰阿育王造塔八萬四千
今有十九塔在震旦國中明州其一也治故塔者生白
身天其身鮮白入珊瑚林掃塔者生意燥天其身淨潔
猶如明鏡去塔中草木者生光音天衆寶宮殿光明晃
煜不可計量以花香供塔者生兜率天諸毛孔有梅檀
香具三明六通及八解脫道嚴供養塔廟壽一百五歲
道卓建塔三龍護之拾得龍毛長三尺許修空慧寺塔

有金甕相對修檀臺山古塔有古窰熟磚三十餘所臨
黃塔有水底蓮花瀰滿三日長干塔有石匣中爪髮髮
引旋拳如螺雍州塔有夜雨寶屑天花芭蕉櫻櫚皆滿
魏州塔有降金銀花小者如火精大者如榆莢靈鷲寺
塔有群燕共啣綉像智門寺塔有神龜黑蜂連理木其
露降閑居寺塔有白雲如大蝶色似青琉璃翱翔而下
栖岩寺塔有火照二百里遠望者皆言燒山鳳泉寺塔
有基石漸變盡如水晶其他病者能起學者能行瞽者
能視鼻不聞香者得聞香氣諸凡功德載在佛藏中具

難爲諸君悉之。特以衆生心量狹聞見窄。未能透入。不可思議中。故疑信各半。施與慳亦各半耳。若不信者。請展法華多寶品。一熟讀之。更不信者。請更問天馬山前後老稚。曾見辛亥乙卯年間。虛空現塔否。

小崑山重建浮屠疏

九峰自天目發源。而小崑山爲第一峰。蓋天目之脉始露。由此一起一伏。自于將逝。及于北固。而首尾盡矣。堪輿家謂九峰龍也。其龍南窟海。北宅溯。而龍首固不可無角。蓋一郡之文明繫焉。小崑山自唐宋皆有浮屠。至隆慶時始廢。今寺僧寂光。欲重建以復舊勝。山在郡治乾隅。軋峰立而天門開。豈獨建赤霞之標。橫白霓之氣哉。余以僧是舉。甚鉅。頗艱之。僧謂童子聚沙成塔。談笑兒戲。皆有勝因。阿育浮屠未立。其下遂聞鐘磬音。今崑

山固其時也。于是因其請，倡之以作天人觀。

重修雉兒塔疏

吳門半塘壽聖寺，晉生公講法華經處也。時有馴雉聽經，雉死葬之。俄有青蓮花生于雉口，遂建雉兒塔。已義熙十一年，建法華院及宋賜額壽聖寺。由宋及明，遞相興廢。向有殿閣，出古松流水之間。而今且垂剝矣。寺僧梵所驗心，發大悲願，袒肩赤踝，衣浣茹素，誓將扶仆起廢，還厥舊觀。余曰：晉衲大師影不出山，能使施者填門。不十年而瓦礫之地，化爲梵澤龍天之宮。此豈異人亦方袍圓顱道人耳。卽机緣知巧，不如何遽出雉兒下乎。

二僧踴躍曰善。雉兒塔銘。王百谷先生供養久矣。今且復革而度閣。後此塔再還是本寺青蓮再生時也。其寺之重興無疑。故樂而爲之疏。

遷三茅真君疏

余嘗厭世俗喧沓。每欲黃冠白塵。相與蹕躄于山青水碧之間。招柳絲之丈人。呼桃花之漁父。爛醉寒霜。碎踏明月。豈不甚快。願言斯盟。同志者寡。及每思古人如茅仲初兄弟。舉家修煉。共入名山。岫曲青山。華陽瑤草。至今二山如雁行。蟻附也。道里頗遙。水陸跋涉。貧士或困于餓。糧老人至艱于杖履。往往卧對白雲。空瞻紫氣而已。今城中舊有真君法堂。在廟中之東廡。金銀黃碧。宛然茅峰之像。雖其地一隅。不足以當地肺之諸勝。然四

方長者。若欲瞻謁祈禱。則不必擊漿牽車。從事數百里之外。固可以一褰衣相就也。但像居樓下。所處卑褻。四方賢豪。負短筇。着高屐。以登斯樓者。每爲悚顏。禁足而返。故道士龔君欲徙而上之。仰占星辰。俯矚城闕。浮埃不到。聖馭可招。庶幾所謂神仙好樓居者耶。况龔君修髯玉骨。有山猿野雀之致。又余所雅信而許與之雲朋霞友者。是以喜助其事。而爲之請。

建余山三官玄武祠

禮三官大帝者。走謁雲臺。禮玄武聖帝者。走謁武當。今有二像在施相公廟傍。披蓑帶笠。不蔽風雨。有淡如老僧。辛苦募小厰覆之。供養之。此三教中絕無炎涼世態者也。若得善信量施。以成其願。願成之後。併供關聖。以鎮一方。共禮一瓣香。勝于累粮跣足。走雲臺武當。往返數千里道途也。幸爲勸導。喜捨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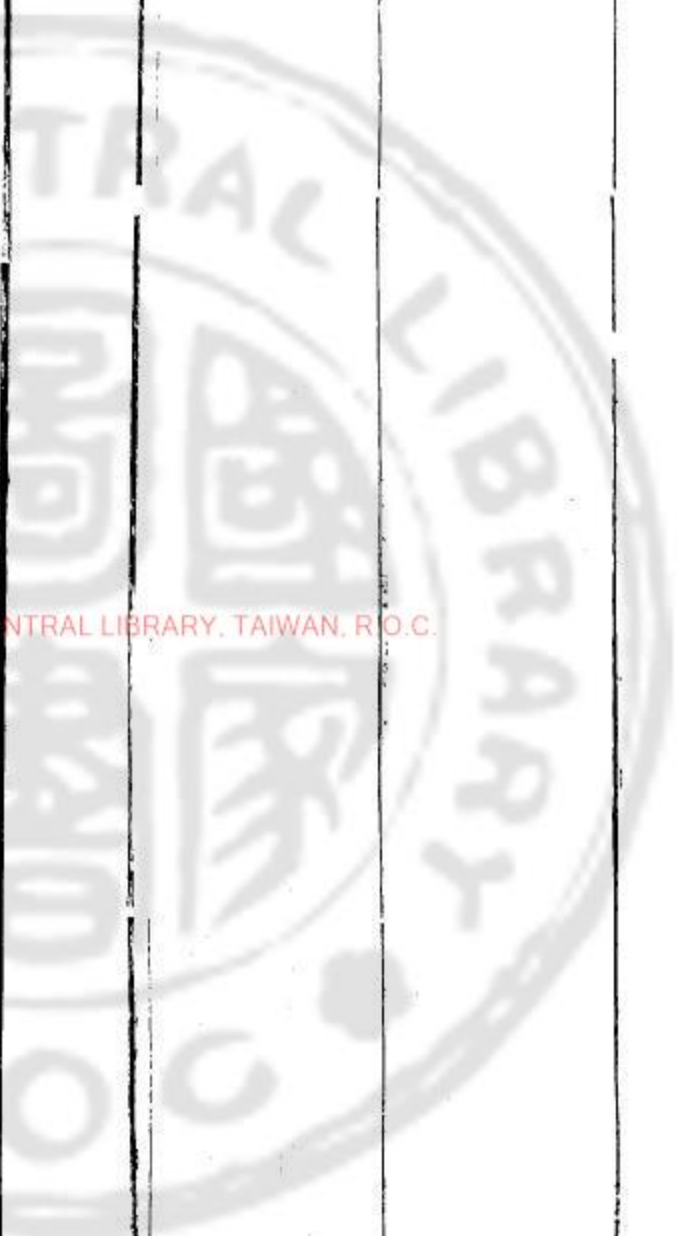
東嶽行宮疏

松郡郭門西有東嶽行宮前誌無攷自宋元祐至正創修以及弘治郡侯劉公捐俸莊嚴之倭毀于嘉靖癸丑重建于隆慶丁卯正殿以主太山尊神兩廡以主閻羅天子垂幾十年鮮有掃除而丹牖之者及今不修後且傾圯于是黃冠某某入山中請疏于陳子陳子曰太山封禪者七十有二家卽以秦皇漢武之威率千官萬騎柴祭告天或裂幕折柱或傷左右趾或橫遭暴風怒雨不得上而况白骨之子孫赤縣之肉人乎雖然太山之

靈異載在畜牒可得而攷也。山名岱神姓圓名常龍。又姓玄名目陸。太山將軍名唐臣。總括東嶽宰上卿名茅盈。太山君領郡神五千九百。又治死生爲百鬼之帥。世俗所奉鬼祠耶。精之神而死者歸太山。受罪拷焉。其山參雲霄百里。三宮蓬立空洞之天。周三千里。山高則神必靈。神靈則抃必遠。故岱有三觀。周觀者望見齊。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吾松者會稽之所屬也。松之人不能逃。生死則不能逃。太山君明矣。經云。東嶽之所以爲岱者。代謝之義。陽春用事。除故生新。萬物更生。相代之道。故岱爲名。蓋于象爲名。婁玄枵于時爲清。帝于天爲歲星之精。歲星所在。福德隨之。此東嶽行宮之不可不修也。

角菴關帝閣疏

角菴漢角里先生栖隱處也。手植四季山茶。蓋千餘年。物週遭梨花。又六十里香雪雲濤。空濛蔚映。新月冉冉。如坐冰壺中。中有五皓上人。能詩喜讀書。又精戒律。客過洞庭。必尋角菴。過角菴。必訪五皓上人。與之唱韻分咏。而後快。上人之師為永川。建西方殿。面湖。風射佛塵。積衣裓中。上人乃乞募山門。闌殿中建一閣。以祀關將軍。旁為廊輔之。夫四皓定漢儲。三分定漢鼎。角里先生與關將軍。其心同。其功同。其稱祀典亦同。此余所以踴



躍樂爲之倡也。上人初號慶恒，後以隱處角菴，與四皓
伍，更稱五皓。云吳伯霖韓求仲沈虎臣吳凝父極許其
詩，蓋皎然之流也。

建城隍後殿疏

恭讀大明會典禮部劄付國家治民治神已有定制。尚念冥冥之中有等鬼神命彼處城隍以主此祭先期合遣諸將召集鬼靈等衆悉赴神當欽依勅命控鑿壇場一府境內人民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天地六親者有詐僞奸盜不畏公議者有拘曲作直欺壓良善者有躲避差徭靠損貧戶者似此奸頑不良之徒神必報于城隍發露其事使遭官府輕則笞杖斷不得號爲良民重則流徙大辟不得生還鄉里若事未有發露必遭陰

自石村身利 卷二十一
譴如有孝順父母。和睦親族。畏懼官府。遵守禮法。不作
非爲。良善正直之人。神必達之。城隍陰加護佑。蓋會典
所載如此。又讀葉文莊公筆記云。郡縣筮仕入境。先誓
城隍尊神。而後臨民。朔望拜廟。申前誓故也。蓋葉文莊
公所載。祖制又如此。由此觀之。城隍者。官民之耳目。
禍福之權衡也。吾郡威靈公。最稱顯赫。正氣炯如日月。
報應疾如雷霆。呼其號者。胆寒。瞻其像者。股栗。但正殿
久已莊嚴。寢室尚未剏建。今顧氏捨地。合廟同心。若得
良善助工。鼎新可待。韋蘇州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
清香。郡侯尚爾。神明何不然。此吾郡張公懸示而爲之
倡也。從民願也。

修施相公廟疏

古者鄉必有社。社必有神。豚蹄斗酒。祈年禳凶。擇田老
 為祭酒。而群壯穉從焉。登蹕上下。嗒嗒然鼓舞以為樂。
 蓋歲時無缺。而東祭施相公。竄稱靈爽。方四十里。禱者
 如奉天帝。今廟宇椽棟未堅。墻宇未樹。故里人亟請修
 建。不惟妥神靈。而父老子弟。歲修俎豆于此。村旗土鼓。
 前迎後導。解憊寬力。婆娑醉歸于山溪。桑柘之間。亦太
 平畫圖也。幸量力助之。

修利濟侯祠疏

松郡治之東有蓬萊道院院有利濟侯祠侯當洪武初封金元七總管萬曆改元勅封專掌痘司俗傳侯吳人有二子痘殤因叩天有心誓曰吾不能有兒斷不忍人之無兒願歿身而爲神請之上帝凡有危痘轉死爲生遂以七月七日赴周涇河死顯靈民間而吾松爲尤著每當醫技告殫輒向蓬萊侯祠下露禱禱輒應應而祭謝者趾相齧也祠偏處院之東偏向有工師鑄錢于旁幾無香火地賴金羽士力爲修理而傾圮湫隘侯神不

寧故敢請之善信。式廓廟貌。此亦爲人父母者之所樂助也。况郡邑諸公如保赤子。士大夫慈幼懷少者。如菩薩之護諸童子。其捐俸推貲。踴躍于是。舉者知不待子孫疾痛而始號呼于侯。明矣。

修呂純陽福濟宮疏

呂先生游行人間。如苗善所載一百八事。而吳郡福濟宮靈花異跡。尚未及書。今宮已垂圯。先生之像。上雨旁風。披簑帶笠。卽神仙小遭缺陷。得非邯鄲夢中。又一夢耶。先生舍十二樓。而落落一畝宮。其身能觸實。蹈虛。躡風雲。而上下而不能庇。垂剝之土。蛻恐先生見之。度不能控霍而過也。逸則陶君具仙骨。而有道心。故倡緣募修者。以此。

修孔宅疏

肅皇帝易像而主。獨孔宅遺像尚存。儼然有生氣。相傳
爲熙寧間二十四代孫諱禎者。宦游至吳。立家廟祀焉。
程明道論祖宗畫像。若有一毫不似。便拜他人。辨者曰。
若有一毫僅似。豈可遂謂他人。孔禎崇祀聖像。必有所
本。况顏淵井。及七十二賢壠。歷歷故在。此吾鄉第一希
有蹟也。佛氏禮大士。不能航海者。有小補陀。道家禮玄
帝。不能涉山者。有小武當。吾儒望闕里。洙泗如在天上。
不能至。鄒魯斯其小杏壇乎。俞陸兩君勉之。無令二氏

弟子以秦無人咲哉

廓陸宗伯祠堂疏

古吏于茲土而遺去思者有祠其爲鄉先生生而社稷之者自畏壘之于庚桑始庚桑見于列禦寇之書說或不經其爲鄉先生生而真社稷之者則吾松之于陸宗伯公始也祠之堂曰見賢其前爲門曰高山景行蓋迄今十有餘載矣今春諸君子哀其直爲置田二百餘命寺僧復稍式廓之將于見賢之南敞中門翼左右廊鑿池沼梁廣蔭名花修竹之屬而斥其餘財結禪堂三楹于左偏以待公之出而憇焉公三朝之達尊也四夷

慕之。如文潞公。兒童婦女知之。如司馬君實。乃其壁立
砥柱之操。久而彌固。雖天子不能以蒲輪相煩。長安
公卿至欲私其片楮尺牘。不可得。則郡大夫之式廬。與
遠人之僕僕焉。瞻禮于其門。而嘆息以去者。其難可知
也。進無以亟見公。退而聞其餘風。猶能消貪頑而祛鄙
吝。况公一瓣香所在。耶。管東坡與參寥遊。遊者題曰蘇
來堂。歐陽公飲泉而冽。樂之。山中人遂名六一泉。復鼓
琴度曲爲醉翁引。賢者所至。如大獵寒原。墨濡素練。到
轍留迹。而龍潭又公車音履聲之嘗從事于斯也。其宜

如諸君子請。故僭題數言以倡之。

養老堂疏

徐稚不食非力。梁鴻不因入熱。此僅可得之古高士。豈能例責披緇攀鉢者乎。和尚影不出山。卽土剗地爐。尚能與一二道伴。作老活計。若放脚叅方頭。白齒豁望望。空岩破寺中。見者非閉門。卽受釜矣。至人能離生死。而不能使老病不相隨。此性善上人養老堂之所由建歟。笱曹大家爲班超上書曰。超年寔長。今且七十。迫于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誠可哀憐。養老堂不設。將使中華冠帶之國。遂如蠻夷。如來子弟。張口枵腹。

而遊鳶蟻之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且行脚少年。妄心未歇。惟老尊宿。情訖智枯。如乾汞相似。學道最切。古人以老爲僧寶。不虛耳。

修佘山竹院疏

佘山塔院。宋聰道人舊隱之地。出入有二虎隨行。虎曰大青。小青。虎死埋樹底。因題虎樹軒。聰道人詩云。多少遊人看明月。誰知反被月明看。因題月軒。其西爲竹院。竹陰始淨。孫漢陽所書。余嘗訪雪鑿于此。擷荳煮茗。徘徊綠糝。糊中流連。不忍去。今屋老欹傾。竹亦蕭蕭如帚矣。爲此倡緣。整頓莊嚴之。當掃一壁。倩名手寫竹其上。使見者心地清涼。聰道人有靈度。一笑曳筇而出也。

寄緣結茆疏

寄緣名真觀。又號枯道人。關西士族也。薙髮爲沙門。性
行純粹。心地高潔。好遊諸名勝。因過雲間。與之談詩。詩
奇。與之飲酒。酒可中上。戶不飲。亦不問與之論。則仙
佛山水花木鳥獸與奇譎詭俶之怪。無不出現。毫端益
古者。巨然惠崇貫休梵隆之流。胸中無一點俗。筆下無
些子塵土氣。寫長卷。或數丈。雪壁鵲落兔走石移海飛。
董宗伯與余極愛重之。每欲飛錫他往。陸公美韻士也。
堅留之。不聽去。結茆于文定墓田之西。安頓緣公籬落。

溪橋雜花叢竹使公解衣盤礴其中昔天如搆獅子林
馮海粟倪雲林爲担泥漉水運瓦弄石吾曹豈敢後于
古人且不令公美獨爲君子也有樂施者列名左方住
此者寄緣助此者隨緣本無定法多寡惟命

照公結茆疏

照公結茆于黃山之中原亦自與文鳥老猿作伴經云
聚落比丘六時精進行道不及山中無事比丘打眠照
公之謂也但茆廬未就更仗檀那助之天如祖師建獅
子林幻住菴倪雲林馮海粟諸君爲擔瓦負石漉泥茆
草新安學道上士如雲度更有好施如古人者照公所
居題曰雜花菴若客來止宿煮瀑斫水引節入光明頂
回視此菴便如故鄉乃知自爲本色穿築屋房非止爲
照公辦道之資也

結茆疏

慈濟上人初參紫柏次參憨山晚參雲栖老人受具足戒其他往來于天目徑山廬阜之間或孤頂結廬經旬倚席又不知幾年矣今見武林北新關爲南北之衝車馬困于孔道緇素疲于津梁欲結一把茆爲行人一宿覺壺漿飡飯實續命井也上人親經三大知識爐冶中來知果知因卽有信施决不唐捐余故捐少貲倡之且題其菴曰續命菴古偈云誰人帶釜炊誰人頂屋走飢渴施些些黃金直一斗敢以此爲四方長者勸

吳無爲結茆疏

東坡云。吾年五十外。區區世味。已略見矣。若復悠謬于
此。真不如人。古有脫迹深山。出使絕域。飲冰嚙草。復何
如哉。已結一廬。寘禪榻于明窗之下。三更起坐。平明乃
櫛沐。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無爲居士。中年悟道。掃除
舊習。與衲僧逸民。結山澤之遊。性愛秀州平疇。回溪可
以終老。黃白二岳。付之徒兒而已。婚嫁已了。欲了性命
于竹床土剝間。念族多賢豪。撮土舂茅。不煩外給。若以
面目仰視異姓。此袈裟衣下事。居士自血氣男子。不屑

也。無論居士。且使海內謂秦無人。太伯。季札。爾。吳氏。實有讓德。吾度無爲子草菴。如化人之居。一彈指間成矣。戴安石欲隱。郊嘉賓贈十萬錢。杜子美創高齋詩云。爲。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賢。居。士。廉。不。厚。望。吳。氏。之。君。子。然。必有歡然樂助。在季孟之間者。

寫華嚴經疏

昔張安道寫楞伽。真金山。後世轉生。覺爲已書。東坡屬公書完。藏爲家寶。坡寫一卷。藏之山中。蓋寫經堅固力如此。今有尚甫居士喜施經費。則又不煩皮紙血墨骨筆。然後成就此經矣。經成當題曰華嚴墨海。

募寫華嚴經疏

南禪了因上人發大宏願。願沐心手書華嚴八十一卷。期三載竣業。管人以佛寶難遇。剝皮爲紙。折骨爲筆。不恤身命。願畢此念。今上人欲寫龍藏之文。諸長者爲之左右。使紙墨應手如水。映月如鏡。應象因地。下種累劫不差。世生生同轉法輪。游華嚴海矣。第居士尚有一問。秃管未握。文彩未彰。處從何下手。速道速道。

題淨宇上人閱經疏

四天下微塵偈句。百沙河光明身雲。聚爲秘密之文。傳之震旦之地。二乘所不能了解。衆生安得見聞。此淨宇上人涕泗而發悲願也。上人住虎丘鐵佛房。精戒飽參。絕無他嗜。願減算十年。閱遍佛藏。不悟不休。不徹不止。但苦禁足之後。背養無其護法。無人故請之遠。近檀那長者。若使五天秘軸。三藏微言。結藏龍宮之中。通流心地之內。上人雖畢命展經。析肉報施。所甘心矣。故眉道人憐而爲之疏。

化梁皇懺疏

華嚴云譬如暗中寶非燈不可見雖有智慧人非經不能了。是以古人折骨刺血曾無恹惜。昔達摩不立文字。然開口動舌已成逗漏。諸禪宿以經爲拭膿紙。所傳語錄。普說等書。多于龍藏所載。此何以故。一月印一切水。萬水一月所抃。一心印一切經。萬經一心所抃。因水可以見月。則因經可以見心。斯固迷霧之指南。廣洋之大筏也。世有經坊。廣令傳布。使人緣坊尋經。尋至無經以前。墨板不能印處。則一大藏教。頓時歷歷分明。實所謂

白石齋集卷二十一
寂上希有功德。今梵音素向信三寶。念吾松不立經坊。如取水不得方諸。取火不得陽燧。亦佛法中一欠事也。乃乞諸長者隨喜布施。施板施經。施墨施工。使經在在流傳。如燈化燈。則持受誦讀。擎禮供養。皆此坊爲之倡導。人天神鬼。且爲護持。况因經而得無經者耶。余故喜而爲之疏。以作津梁。

九幽懺疏

九幽懺。撰自葛孝先。敘而傳之者。爲李含光。大約總括于上清靈寶諸經。捃爲十卷。其法使懺主散花燃燈。上自三清九霄二曜列星。以至五岳四瀆之高真。無所不頂禮。貴自后王君公帝族官屬。以至普天下匹夫匹婦。無不代爲之露惡首過。生大愧悔。希大慈憫。大約規摹浮屠氏蕭梁懺。十得其九。此必後世托之葛孝先。而非漢人語也。孝先傳載道藏鹽字函。亦載九懺。似非僞托。但孝先本傳不雅馴。蓋出于浮雲山趙道士所編纂。此

白石村真齋卷二
四
懺之作得無趙生黃冠之流與然懺語悲悽弘暢當與
蕭懺並傳即使儒者讀之有不心懷神怖泚顙及踵者
幾希矣秀水張君穉陽倩各家書之永藏名山此卽道
家之瓊函寶軸玄文紫字也所在之處度必有神靈呵
護欲使之廣傳人間一洗發吾輩耳孝先超度幽爽解
諸冤對有明真齋悔過請福有塗炭齋此皆與九幽懺
法相表裏而惜乎世莫之見張君倘得之道藏中幸書
以示我

龍潭講經攢米疏

巢松師講法華于龍潭聽衆五百餘食糜而有飽色蓋
巢公純行所感也若更一月將竹篾匝肚幾相從于陳
蔡間矣本郡緇流若能攢三斗粟少助常住此緇教中
負米之子路斷蓋盡粥之范希文也聽衆中有此出頭
漢否

烟雨樓鑄鍾疏

堪輿家相澤國地宜鍾鼓鎮巽隅。又主金爲水母。金鳴則水清水爲地脉地應則文旺。故曰維天穆穆。暢以雷霆。通昭天聲。百物以生。維士濟哲。法天之烈。大牖斯揭。元氣噴洩。至于宣肺鬱。辟耳聰。周六虛。勅百二。猶第二義也。乃僭題數語以請之。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萬緣橋四十八願疏

余聞舟里有雙溪陳公者。孝義人也。郡縣旌其閭閻里
 緩急事不能辦者。則以煩陳公。如萬緣橋其一也。然公
 之建橋而未能垂成者。其難有九。往給帖募眾。題者滿
 籍。而核所施金錢米粟。十不得一也。名存而實難。一
 索木石者。踵至而不能以空手應。則皆陳公一人肩之。
 難二。無以應。則捐貲捐產。又不繼。則貸子錢。難三。忌者
 貪者。或游談無根。且疑且謗。豈能人喻而家曉之哉。難
 四。渡太湖買石。則風波粘天。幾葬于魚腹者再矣。百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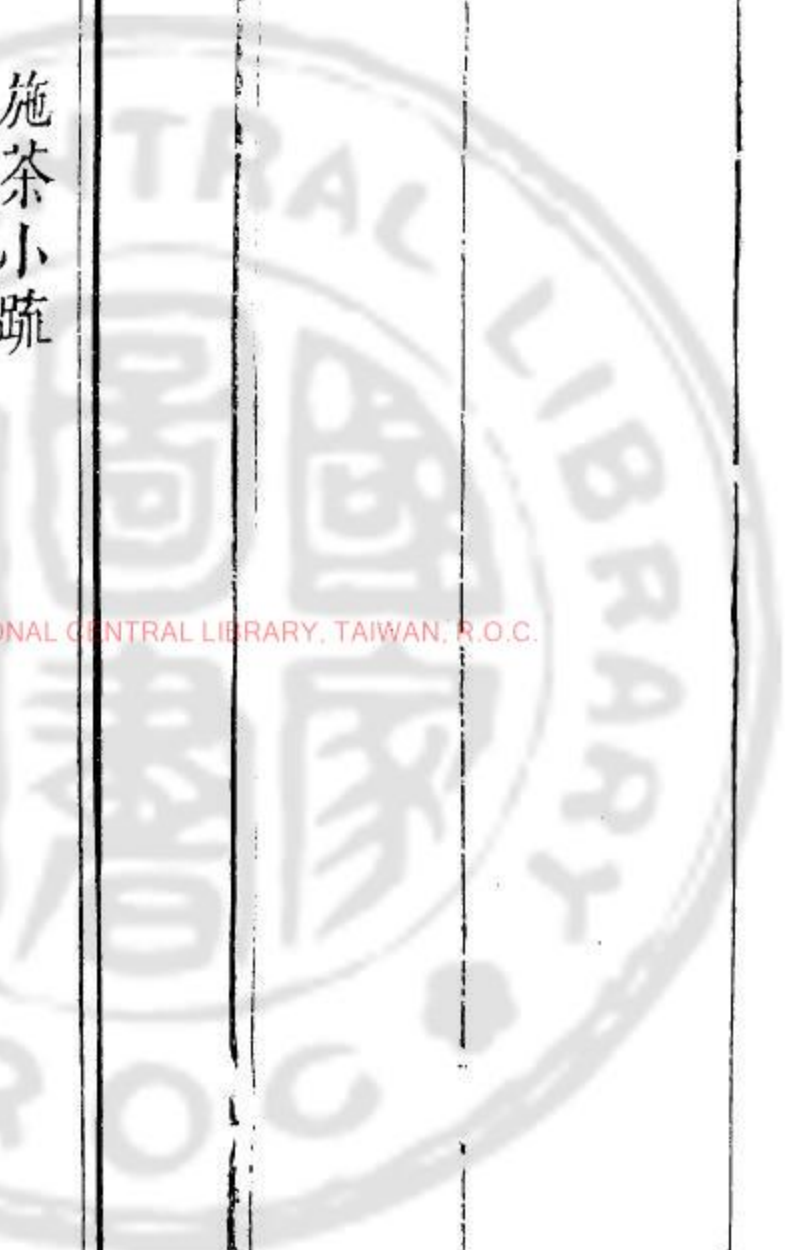
一生難五。務求堅永。沒木石于重淵之底者。無恙。視他橋百倍過之。往來者見其上而不見其下。難六。估價料價。司出司入。皆心計之。不敢失尺寸。難七。有司查勘。不免有雞黍酒餉。舟楫送迎。難八。父老公同扶結。伺候謁見。難九。陳公掃索而出者。凡三百餘矣。誰復以斗粟一錢償者。欲止。則橋頂未蓋。欲別委。則遺艱後人。欲頃刻奏功。則心力委頓盡矣。於是識者倡爲四十八願之疏。每願一錢。每人各施一願。四十八願。則爲一簿。以一人領之。總共四十八簿。所謂積毛成裘。積雨成河。此橋庶乎永觀厥成也。橋成之日。勒諸姓名。以垂不朽。有好義者。請前爲陳公賈勇。

渡船小疏

橫山口、泐水濶蕩。不能建橋。往往望涯而返。甚則怒風。積雨。曉霜。暮雪。褰裳企足。乞靈于山鬼水伯。可憐也。今議造渡船一隻。買田四畝。以贍操舟者。諒好義諸公。決不在竹橋渡。蟻之後。請施慈航。以永普濟。

施茶小疏

金陵報恩寺雪懷上人每欲飯僧十萬苦無因緣願於人烟輻輳之地行道摩擊之時揮汗如雨渴喉如焚募施香茶等于甘露若能滴水滴凍知因知果只此便向人頭上親灌醍醐不復更覓趙州老子茶也



題泊如上人疏

題泊如上人疏

洞庭諸峰在震澤中。微烟空水。如在世外。故真人隱士
 徃徃息躬于此。自泊如上衲。為東湖住持。勤修為衆。面
 墅種花。洗石延客。四方名僧。聞而游焉。每每結夏過臘。
 至有老不出山者。顧山中課橙橘。辦櫻筍。為稅。不能聚
 獲儲粟。作客僧供。不得不藉四方長者。余貧亦撥斗盎
 鼠餘之糧。應之。但恐他日扁舟出胥口。訪之鷗背鷺頂
 之間。却又分諸僧。數日供如何如何。

歛賑孟友疏

友人孟某中庚戌榜孟華禮先生之仲子也先生仕宦
清廉諸子家傳孝弟某素攻舉業雅有雋聲時作詩歌
直凌古調今資身無地寄食空門夜半較書借佛燈之
殘○淡○天○寒○炙○手○撥○神○鼎○之○寒○灰○路○人○靡○不○傷○心○吾○黨○豈
無愧色今告諸郡中大老少推囊橐之餘一振縉紳之
後與其極饌宴客孰若垂聆同袍與其捨粟施僧孰若
熱心寒士嗟乎人生未遇如望穀于石田長者好施若
取毛于牛股所謂敝而無憾余實望焉若云愛莫能助

愚不敢請

許逸雲助賑疏

許逸雲字祖希墨池中老班超也今七十矣無妻子無屋廬五官猶故獨廢聰耳今寄居超果僧舍交游有氣誼不問識不識少出米賑之使得終老寺中直分賢者庾廩間鼠雀耗之一耳王荆公素不識人痛癢却爲故人輸粟不乏山谷老人咲之曰此是前緣吾輩于許君五十年之交請于今緣了之許生貧而老儲書自給世人以痴目之勿辨也乃造物亦若以痴待許生至極困勿顧豈造物與許生痴等乎吾輩與許生故人若復佯

痴不爲緩急皆痴雲蓋覆矣請爲賑之

孫侍州葬親義會疏

侍州公三世以清白傳家。種竹養花。自雁州先生以詩立盟。驢足所至。兒童隨之。士大夫倒屣迎之。自雁州化。而其孫世聲。翩翩制舉。獨超上卿。若詩歌古文詞。特其餘技。一承雁州先生衣鉢耳。今貧無擔石。家有三喪。耻望助于麥舟。惟枕籍于花影。夫令賢士君子坐享曼倩之餓。皆吾黨之厚顏也。今約百人同志者。各捐金三錢。計百人可得三十金。或一人而居一會。或一人而居十會。五會惟憑心力。使侍州公得緣此買東郭數畝。以漸

埋家中一腔冷血豈非良便善事哉噫此不過宴客之半饌捨僧之斗粟而得同附義籍各成善因諒諸君子必欣然也侍州公性至孝雁州老不能行每風雨深夜從鄉社酒宴後荷負以歸宋初陽爲作荷親圖父子廉重深耻于人余故代爲之請

修梅花道人墓疏

梅花道人卽吳仲圭先生也名鎮其墓在嘉善城中巽隅直一掬土耳其墓前有斷碑鐫梅花和尚之塔勝國未兵起所至椎冢燔櫛獨先生之墓貌疑其爲僧塔踰去先生常與兄元璋師事毘陵柳天驥得其性命之學尤邃于易故言機祥皆中其死而獲脫于兵燹者以此先生節俠交遊氣誼豪天下一時吳越之雋楊廉夫顧阿英黃子久倪雲林張句曲皆以翰墨抗衡殘楮一出人挾爲寶今戢身撮土市腥相匝僅以一二長髮僧雛栖

其墓傍水。嚙草枯。卽狐兔。且無所置窟。宅先生剝膚。可知已。簪符戴常。以牋叩襄陽樊澤。曰。故處士孟浩然。丘隴頽沒。公欲更築大墓。久之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人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材。寵其墓。至今襄人。以爲談。今欲封梅道人馬鬣。敢援此例。告之。邦大夫。工竣之後。酌幽蘭泉。以酌公。并種梅花一枝于墓上。招其魂而歸之。

題吳氏修譜疏

休寧蓮塘吳氏。初自太伯六十九代曰晉公者。從歙州休陽縣。宅居西隅。卒葬邑西七里石舌山之蓮塘。後遂名蓮塘吳。厥有族譜。其重修則太定甲子裔孫庠祖公始也。又重修則我明成化裔孫文超公永寶始也。又再重修。修而壽梓。則正德十一年丙子冬孫正隆公始也。正隆後。屈指百年。無紀焉。鳩宗尊祖。非特文獻無徵。卽舊譜且將化爲蠹魚。枯竹而漫漶。不可讀矣。吳文而賢者。曰尚默尚恭。慨然三歎曰。古者公卿大夫。有世祿。民

庶有版圖。而家法盛行。故子弟不能輕去其鄉。而桑梓
甘棠。有相戒勿剪之意。今吳族滋大。或合或離。或散處
四方。異日慶弔。不相過。尊卑不相習。甚則見宗長而坐
車。不爲下。子姓不收卹。而路人。而吳越。皆自此始。此由
族譜不修之故也。第貴人執掌于王事。長年大儒。又爲
公車言移而奪之。無排纂之暇。是惟在我後之人。于是
尚默尚恭。挺身任之。願尚默不能一人獨肩。而恭又貧。
惟相視仰屋嘆耳。夫家有譜。猶郡有志。國有史。修志者
闔局。修史者詔尚。方具膳備筆札。而譜何獨不然。且吳
氏圭笏連床。旗旆蔽宅。而素封好禮之家。且以百數。若
各量豐儉。捐貲助之。必將糾集故聞。遷次名閭。使吳氏
之祖功宗德。揭日月而恭之海內。斯非蓮塘之天球河
圖哉。木實自根。高堂自基。吾爲吳氏一抃一舞矣。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一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一

雜書

書上元觀燈

余家白石山、山中老稚、每於上元日、遠近迎燈、村、簷、田、鼓、賽、會、於、施、相、公、廟、俗、曰、鬧、元、宵、余、醉、後、曳、杖、往、觀、退、而、讀、書、梅、菴、惟、一、燈、熒、然、耳、嘗、記、楊、用、修、元、夕、桐、梓、驛、詩、云、載、石、孤、峯、古、驛、門、青、菴、吹、笛、報、黃、昏、三、家、村、裡、無、燈、火、千、樹、梅、花、作、上、元、此、詩、酷、有、風、味、若、爲、余、山、居、設、者、又、記、東、坡、從、九、曲、觀、燈、去、從、者、獨、行、入、可、久、禪、師、堂、

了無燈火。但聞簷蔔餘香。仰歎。題詩云。不把琉璃閒照。佛也知無盡本。非燈有客從。豪門來。夸詡燈宴。若朝余冷淡者。余咲曰。我有二燈。惜君眼不見。一曰楊用修梅花燈。一曰蘇東坡無盡燈。客聞之意消而去。

書鱸魚蓴菜

吾鄉松江鱸。以張翰得名。然史不載其秋風歌也。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魚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初齊王問辟翰爲椽。問執朝權。翰遂命駕東歸。其識度在陸平原清河上。又有贈周小史詩云。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東。香膚柔澤。素質參紅。團輔圓頤。齒苒芙蓉。爾形旣淑。爾服亦鮮。輕車隨風。飛霧流烟。轉側猗靡。顧盼便妍。和顏善笑。巧口善言。此詩太憨。不若二陸祖德詩。豪士賦。尚有德矩。吾

所難者。南陽處士鄭子回耳。子回聞罔專恣。發憤徒步請洛陽。自稱荆楚逸民。露版於罔。罔含忍荅之云。孤不致五闕。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遂遁去。世知有江東步兵。而不知有荆楚逸民。如吳中草木。垂魚何限。而鱸魚。蓴菜。獨傳士大夫。幸不幸。皆類此。

書責李邦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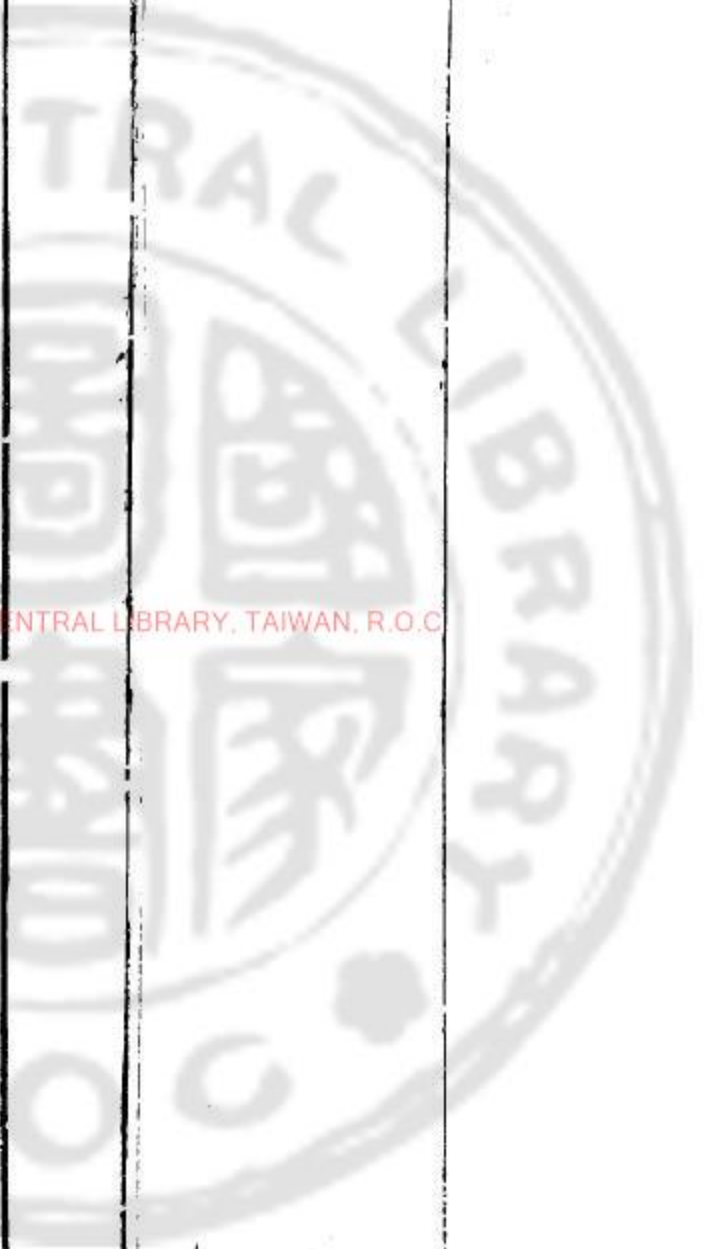
往巳酉歲。遊洞霄宮。探大滌洞。最奇。有醉道士迎余。凝塵落葉。縱橫庭地。卽所謂無塵殿者。亦垂剝矣。旁室廟祀朱紫陽先生。而不及李忠定綱。亦是缺典。戊寅。迸出丹徒。雨中拜少陽陳公祠。舊聞鑄黃潛善汪伯彥像。跪於庭下。過者鞭之數百。乃去。而余最恨者李邦彥。宜與二賊而三。當幹離不軍。抵汴城。聞城中有備。欲去。而李邦彥獨主請。和金人索犒師金五百萬。銀五十萬。牛馬萬頭。表段百萬疋。尊金帝爲伯父。而以宰相親王爲質。

綱堅執以爲不可獨李邦彥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從之其卒使張邦昌爲計議使者邦彥也使康王構往質者邦彥也割三鎮者邦彥也括都城金銀娼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民間一空者邦彥也种師道姚平仲勤王之兵已至而使散去者邦彥也謂金人曰用兵者李綱姚平仲之謀非朝廷意僉議縛綱詣金旣而罷綱又旣而罷老种者邦彥也勤王旣散使粘罕再至都城破二聖走者邦彥也此時但知黃汪而不知有李邦彥黃汪壞於

後李邦彥壞於前此三賊者肉可嚼尸可鞭像可鑄也而少陽上高宗之書獨不及之何哉吾鄉陸文定平泉曾與唐荆川共謁少陽祠因指祠額曰此額曰秘閣修撰何不榜曰太學生陳東之祠使後世知太學中亦有此等人荆川云不如此不足以見高宗悔過之美邵二泉作少陽祠記云天下之勢重在夷狄者其始也勢必重在小人小人夷狄皆陰類也小人重則輕在君子夷狄重則輕在中國三先生之言雖不同其補於世教一也

書崔詩來歷

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為旁人羞不起。
 為郎憔悴却羞郎。此鶯鶯與元微之詩也。不知乃出於
 桃葉及謝芳姿詩中。桃葉王獻之妾。有團扇歌云。團扇
 復團扇。持許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中書令
 王珉以白團扇與婢謝芳姿。情好甚篤。嫂箠撻過苦。
 王東亭聞而止之。芳姿最善歌。嫂令歌一曲赦之。芳姿
 應聲歌曰。白團扇。辛苦五留連。是郎眼所見。白團扇。惟
 悴非管容。羞與郎相見。乃知鶯鶯多讀書。下筆無一字。



無來歷故是女博士耳

書趙子昂不如鄭憶翁龔聖子

子昂山水直取六朝五代唐宋名手。攪爲醍醐。西學中
可謂集大成矣。問一寫馬寫蘭風骨神采。高古駿發。但
輸鄭憶翁龔聖子耳。憶翁名思肖。聖子名開。憶翁宋
太學生。應博學弘辭科。宋社旣墟。坐卧不北。向扁其室。
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不忠不孝。鄭思
友曰。我死矣。頰爲書一位碑。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
肖耳。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
洪荒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榜樣。又著大無功十空。

國

經一卷亦寓宋字。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巨眼識之。精墨蘭不画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曰。地爲番人奪去。汝不知耶。龔聖予嘗與陸秀夫同居廣陵幕府。秀夫死。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至立沮洳中。坐無几席。一子名後。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風驟霧鬣。豪軒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饑。然竟無所求于人而死。余嘗見鄭憶翁關於婁江沈生所。旁題八字。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其卷不能徑二尺。而龔之画馬。

所謂風驟霧鬣者。已不復得遇矣。憶翁有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詩一卷。自敘一百二十卷。聖予議論奇偉。文章如班孟堅。司馬子長。而兩公著作。皆不省流落何所。今使人但見趙王孫龍種草。草數筆。蘭有無限麥秀之感。可歎也。

書畫家南北派

寫畫分南北派。南派以王右丞爲宗。如董源、巨然、范寬、大小米，以至松雪、元鎮、叔明、太痴，皆南派。所謂士夫畫也。北派以大李將軍爲宗。如郭熙、李唐、閻次中，以至馬遠、夏圭，皆北派。所謂兩苑畫也。大約出入營丘。文則南，硬則北。不在形似，以筆墨求之。

書禪本草

余拋舉業後寒熱不入於胸中者久矣。宰物妬之。遂以
 瘵見撓。自夏徂冬。其寒也如凝冰。每思趙州七斤半布
 衫。其熱也如焦火。每思一口吸盡西江水。於是移卧讀
 書臺。山僧野宿。時來問疾。而平泉先生八十有九。亦數
 數遣誤不休。以匡廬慧日禪本草。湛堂師炮製論。見示。
 夫此方非特可以霍然起余。凡有血氣者。恐不能出兩
 禪漢國醫手也。余故拈舉。為大眾同之。

附文定公柬

數日諗承道候靜攝高居精舍密通僧寮當資禪定
證大安樂矣。管廬山慧日著禪本草謂禪之一字性
甘涼能安心臟祛邪散滯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腦
善解諸毒調衆病故凡聖尊卑服之能脫除苦惱如
縛得解自來佛祖以此一藥療衆生病號大醫王而
湛堂禪師復著炮炙論謂一切藥當明其體性如法炮
製先須選藥物精純者以法流水淨洗去人我葉除
無明根秉八還刀向三平等砧上剉碎用性真空火
微微焙之入四無量臼舉八金剛杵杵八萬四千以

大悲千手眼篩篩之成塵塵三昧煉八波羅蜜爲丸
不拘時候煎一念相應湯下前三三後三三圓眼藥
後除八風二見外別無所忌此藥非世間方書所載
後之學醫上流試取禪本草并依此炮製服之功效
不可盡述右藥不載方書不假炮製若依法服之不
瞋眩而一切病當脫然去體矣此儂所爲嘗試而有
効者也右上仲醇徵君文几八十九翁陸樹聲頓首
啓

書藥局

周禮疾醫。管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各書其所治。入於醫師。知其愈不愈。以爲後法。今吳俗尚巫而賤醫。鬼不効。則謁之人。其孤寡者。僵卧呻吟。待斃而已。直指薛公檄醫師分治郡國。効則賜章服。褒寵之。吾郡張君其一也。君世家。多顯人。而能留心岐黃。鵠意之書。填與養生。指貨採藥。分服村落。如漢涪翁。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又如王彥伯。列三四灶于庭。老幼塞門。無不効者。君其布衣中之藥師乎。昔慶曆中。范文

正建言自京師以逮四方學醫之人皆聚而講習以精其術。當時採其言編輯名方頒布郡國爲天子好生之助。吾朝置惠民局實倣周官遺意而士大夫不鄙爲纖細則咲爲迂濶非特望文正難卽薛公亦不易也。

書張賓樵

洞庭山有賓樵張翁者老儒也嘗遊華亭而性嗜茶每訪余挈竹爐蒲扇及松殼煤炭置筐中少頃便搥扇煮茶飲坐客丁酉市藥嘉興東塔之寺門門有梓樹多濃陰丘伯畏元禮家寺旁余時讀書包氏去東塔僅里許數就翁談伯畏父子各雜坐梓下間出酒餉進余而翁以茶繼之及冬余病瘡翁從洞庭來視余跣足大雪中留宿不肯去一別二十年癸丑歲余遊西山自林屋洞轉棹候包有僧云欲見張賓樵否余驚曰是吾老故人

諸生始得從家塾設席祭之。惜師與明涯公遺稿皆散逸不傳。至今以爲恨事。余嘗念葉夢得載其師達州人樂君頗與吾師同。故拈記以示兒曹。使知我好古之自也。

書遠僉人

語云。當官不接異色人。又曰。不應與小人作緣。真名言也。項士大夫風俗一變。求田問舍。則牙儉滿堂。請托居間。則胥吏入幕。怙勢作威。壟斷財賄。則輿臺厮養。倡優下賤。皆儒裝士服。列爲上賓。爾汝酣歌。徹夜達旦。不復知有人間廉耻事矣。蔡興宗自荊州刺史被徵還都時。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中書舍人弘興宗爲宋文帝所愛。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若往詣球。可

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適。弘還依事啓聞。帝曰。官人。我所得命。士人故非我所得命。唐文皇讀春秋。至昆殺吳子餘祭。問昆何人耶。衆不敢對。李調曰。國君不適。恒人以為輕死之道。帝曰。朕適恒人多矣。得不慮哉。今吾所見士大夫之門。非特無士人氣。且又出恒人下之下者。詎可令蔡興宗。王球見也。

書山中二事

余好古。山中無法書名畫。每見之。收藏家。反覆諦玩。手錄其題跋。以歸。歸則展轉思之。累日夕。不得怡。至輟飲食。余方塵芥一切。而猶戀戀于古人之殘煤斷簡。何也。然有遇焉。晉者華原人。鄭元素。溫韜甥也。韜發唐文皇昭陵。從堦道下。見宮室制度。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有鉄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爲多。構椽剪茅。隱居廬山青牛谷。凡四十餘年。華國人鄧公之父。以提

舉監修。畫壁見昔工以舊絹山水揩拭几案取觀皆郭
熙筆。中使云此出內藏庫退材所也。神宗好熙筆。一殿
專背熙作。卽位後易以古圖。退入庫中不止此耳。提舉
云幸奏知得此退畫足矣。明日有旨盡賜命與至第中。
無非熙畫。二事皆千古非常奇遇。功名富貴可得此不
可以倖覲也。然郭河陽畫終是北派。尚不敢與董巨卿
作屏脚。何敢上擬鍾王二者。不得兼寧失鄭。無失鄧寧
使山榻上無一卷鍾王。不忍使昭陵中有掘坟賊。王元
美先生戊寅歲夢至一友案頭袖趙吳興數紙歸醒而

惡之。自此不復再購書畫。見與孫太常書中。史載鄧廉
妻李氏守節六七年。忽夢一美男子求與李偶。李不許。
自後夢數來。李以爲精魅。乞符咒禁。莫能絕。李氏歎曰。
吾誓不違節。而爲此所撓。蓋容貌未衰故也。乃援刀截
髮。麻衣不濯。蓬髻不理。垢面灰身。鬼遂謝絕。嗚呼。豈書
畫亦有精鬼耶。書之以志我戒。

陽

書避暑

我有一草堂。南洞庭。月北峨眉雪。東太岱松。西瀟湘竹。
中置晉高僧。支法存。八尺沉香板床。浴罷硃砂溫泉湯。
投床鼯睡。以此避暑。樂不樂也。此方不敢獨享。奉獻雲
樓老人共之。雲樓云。古宿傳下。更有一方。我自向鑊湯
裏去避。何者。衆熱所不到。

書杜詩

語云、武庫中不無利鈍、余謂有利鈍、乃見武庫耳。此惟杜少陵詩可以當之。夫賁若山川草木、利也。而大地是其鈍也。鼎彝之朱硃翡翠、花文欵識、利也。而銅質是其鈍也。聖賢之光輝、利也。而篤實是其鈍也。高岑王孟之詩、無一字不膾人口、然皆能利而不能鈍。若少陵利可及、鈍不可及也。晉有族人襁褓者、客笑之曰、我家無此乞相、主人荅曰、君之族得無未大乎。客慚而退。余嘗題杜集後云、兔脫如飛神鶴見、珠沉無底老龍知。少年莫

白石村其利 卷三十一
謾輕吟咏。五十方能讀杜詩。

書示門生

吾輩能讀書而不能用書。正如劉越石之爲將。長於招
搽。而短於撫御。能用秀句。而不能去累句。正如張魏公
之爲相。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又有師心自用。護
短不前。正如蠕蠕公主。一生不肯華言。又如胡沙門。願
爲王珉兒。珉生阿練。便解外國語。此似有習氣。不可化
也。

書朱竹有無攷

孫漢陽好寫朱竹。或云蘇長公在試院。旁有丹鉛。因拈筆戲掃之。其實天壤間無此竹也。睽車志云。紹興中。四明有商泛海。攀山頂得梵宮焉。一僧獨坐禪榻。窻外竹數箇。幹葉如丹。商堅求得一二竿。還就舟中。截之爲杖。前至一國。有老叟以簞珠易之。因語商曰。君親至普陀洛伽山。此觀音坐後。梅檀林竹也。商驚悔。寶藏棄餘藥病者。輒愈。吾鄉去普陀千餘里。春月風駛。士女禮大士者。往返不五六日。有僧曰大成。曾往洛伽山。三月風雨。

斷飲食。普陀海潮兩寺僧移舟餉之。已大成飯。僧三塔。余問之。未嘗見有朱竹也。四明商所見。度是化成耳。又聞峽州宜都縣飛魚口。產紅竹。大者不過寸許。鮮明可愛。則此竹似亦有之。余謂卽有之。總不及綠竹菁葱媚人。正如竹以清涼瀟洒爲貴。而有云大竹長至三四十丈。圍至尺八九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丈許。葉如芭蕉。大可瓦可楣。可曰可甃。可剝爲舟。此竹中大。鳧專諸骨也。置之子猷窻几間。亦何味。

書田舍

余考室東。余曰田舍。僅二三十笏許。所謂動以九州爲狹。靜以園堵爲大。又所謂居然一畝宮。寬於四天下也。但數月不入城。歸則如遠旅。還家生客。抵舍黃犬舐衣。似絕不相識者。徐勉爲侍中。經旬還府。群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亡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邢子才有齋不居。坐卧恒在一小屋。嘗晝入內閣。爲狗所吠。撫掌大笑而出。此事古人已有之。余何足異。但子才果餌之屬。懸於梁上。賓至下與共噉。余則不暇待客。客

來隨噉盡。東坡買耘老用邢子才前法。日以画叉叉梁上錢用之。余年來不及斷錢爲三十塊。錢到手滑甚。愧兩公耳。

書北歸客語

有客自燕歸。每事必稱北勝。且云北方月大勝南方。余咲曰。南北豈有勝負哉。北馬南船。北塞南田。北酒南茶。北絲南肉。北皮南縞。北菓南花。北寒南熱。北塵南濕。豈容置勝負于其間哉。褚裒嘗論南北人學問。支道林折之曰。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此語似先有南北月于胸中。非通論也。客曰。然則子何如。議論。余咲曰。月一而已。南北無黨。

書避客

余畏客。舍城而山。客跡之山。舍山而舟。客跡之舟。嘗戲謂蓮公曰。能爲我出奇策有避客處乎。是安身立命處。蓮公咲曰。有三策在。僑梵鉢提比丘。脚似牛甲。食飽則呵。以是二事。嘗護譏嫌。藏身天上。此避客一策也。迦旃延將欲撰集法藏。爲人間憤鬧。精思不專。遂隱地中。七日結集大法。此避客一策也。大目犍連稱神足第一。周行四天下。如屈伸臂頃。卽時得至。使目犍連負君而趨。此避客一策也。余咲曰。僕是人頭虫。安敢望此。蓮公曰。

近聞江陰有玉川子。一日夜能走六百里。請以此法授君。此亦避客一策也。余笑曰。我嘗笑出岫雲多事。卽六百里。余將安之。無已。玉川子爲我授神行法。兩家僮。昇眉公坐籃輿內。往來天下名山大川。客何從跡我乎。是夜乙卯六月十二日。梧桐月甚涼。與蓮公大笑而寢。

書雲間詩雋

雲間詩。俱散佚不傳。間有刻者。佑君張啟。少負風流老。耽吟咏。借栖鬢宮。老於青衫。有孫得雋。先公而卒。君瑕璩之璞。工山水篆隸。刻蘇長公外紀。強項不少下。詩骨亦如之。希周孟養夫。傲骨骯髒。野逸自適。嘗從袁峻陽。章鹿苑。西游秦晉。詩與書皆矯健。寶之宋懋觀。久客燕邸。其詩雋朗。文度趙左。詩画雅淡。明之宋懋晉。画瞻于詩。幼君蔡懋孝。美髯多酒態。李常葉之。經歲荐。愚公許身孝廉。並終博士師。好稱詩。瞿彌陸。釋麟。聖清張積源。

子野施紹莘皆韵士詩詞秀麗異常翩翩無豪貴習氣。享年不若季常希周而俱傷伯道人甚念之。

書服氣

有道人獨棲太清庵夜坐橋上尾而聽之。但云先天如何得死未幾向非立化不知何氏也。彭幼翔近寄服氣之法可以還童家語云服氣則神明而壽無水爲炁先天也。有米後氣後天也。以先天換後天則長生矣。

書參睡

余嘗謂棋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棋類耨耕之沮溺。缺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來。善哉希夷。深得其解矣。余又嘗參見在心不可得。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試勘將睡未睡時三者。心却在何處。若云在醒。不應合眼。若云在夢。不應開眼。若云非夢非醒。不應一心。半分爲醒。半分爲夢。吾家希夷嘗自稱真睡先生。恨不以此問之。

書種竹

子猷稅地種竹。咲謂人口。何可一日無此君。竹以虛中
通外。歲寒彌堅。故管人徃徃喜與把臂入林。余之愛竹。
獨愛其子孫玉立。參差捧笏而拱青雲。龍翔鳳舞。直有
干霄之氣。回視一切草萊。花色僅僅。脂粉媚人。一遇風
雨。闌珊狼藉。不復有特出草莽之志。今里中朱門子弟。
皆此類也。吾願以竹望之。庶有長進。蓋花歲減。竹歲增。
竹於世有實用。而花以容事人。故耳。

書掃地

宋萊子匡俗洒掃一市。第五倫夜宿必掃淨而去。明日有過者見之曰。此必第五倫夜宿處也。郭有道亦然。古人且爾。况吾輩乎。端居一室。先掃地上塵。次掃口上塵。筆上塵。最上乃掃心上塵耳。余七八歲時。嘗見先祖怡松公年已踰耄。洒掃門外。小房中一日嘗數巡。隣有負薪遺寸芥於地上。輒動色。嘗聞其後負薪者。往往避地徑以去。識者指先祖曰。此翁後必昌。予雖老而無聞。然所至必焚香掃地而坐。怡松公之家風。猶未敢泯也。

書茗蒔菴

乙丑冬。余結一草堂。余山在戶。流水遶溪。東坡所謂歲
云暮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中得少
佳趣。似我茗蒔菴畫圖也。嘗有佛弟子誦茗蒔二字。念
茗則遺蒔。念蒔則遺茗。如是三年。忽然連續。遂爾頓悟。
余之名菴者。以此嘗讀堯夫擊壤語云。布被暖衣。藜羹
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陸放翁作布被銘云。公孫弘
布被。司馬相如亦布被。布被可能也。使人不以爲詐。而
以爲誠。不可能也。此皆與茗蒔菴主人相宜。并拈此。

16. 1. 19

書蘇子由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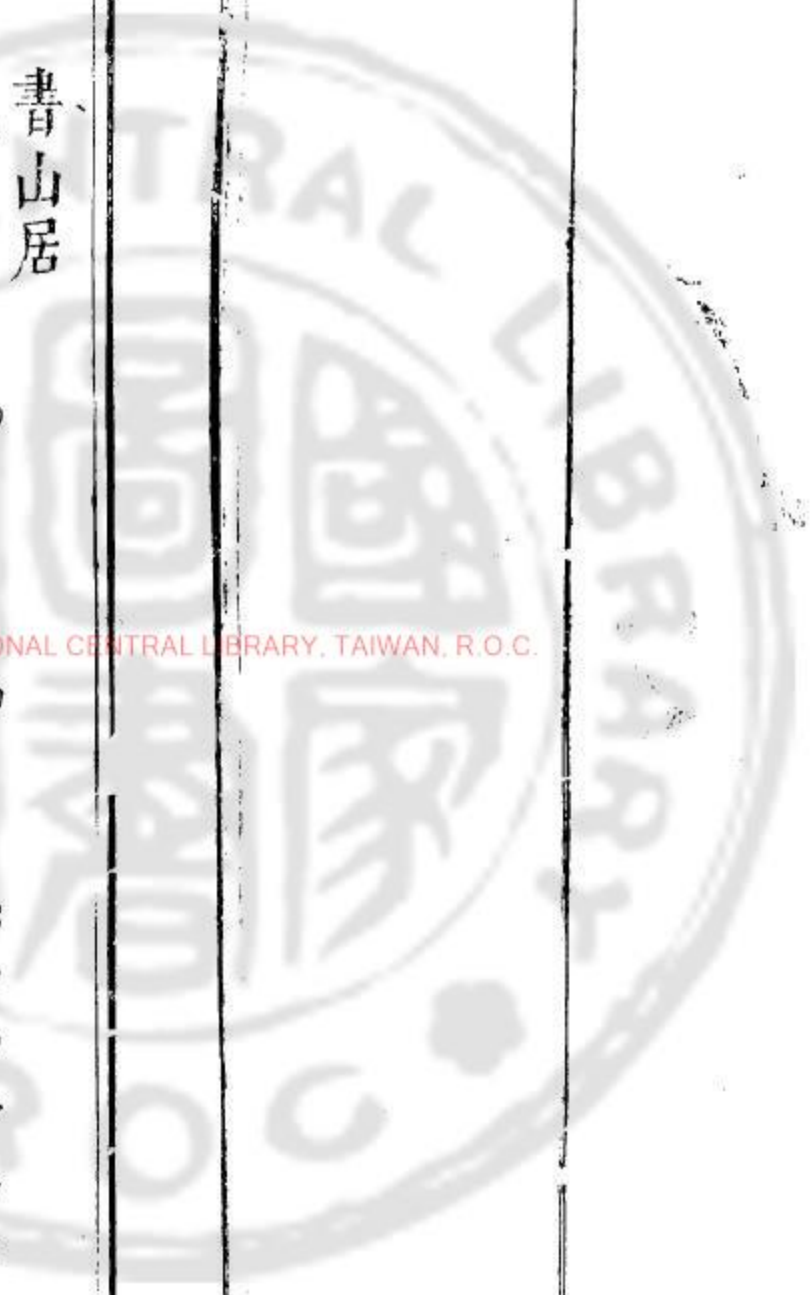
蘇子由言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
曰子宜置一曆晝日之所為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
可言不可作也司馬溫公亦曰吾無過人處但平生所
為未嘗不可對人言者耳

書酒上戶

新安有販木大賈善飲酒自詫天下無二插標木筏上云飲者能勝我取一筏去有京僧某聞而赴之裹一物負項背間曰僧酒徒也願就飲賈出銀枕約容三五升許僧一吸而盡既而咲曰此物瑣碎僕有酒甌在解裹乃大銅磬也連飲三磬而別賈如數許之

書山居

余山居有頑仙廬。有含輿堂。有適菴。此在南山之麓者。也。有高齋。有清微亭。此在山之中央者也。有點易亭。有水邊林下。有磊砢軒。此在山之西隅者也。有喜菴。道經山之上下。必取道焉。此依山近岍者也。山有松。有杉。有梧。有栢。有樟。有梓。有椿。有柳。有桃。有李。有石楠。有修竹。其下有梅。有杏。有紫薇。有叢桂。有楓葉。大率皆有之。更多西府玉蘭。石榴。大柿。異種芙蓉。高柄大紅藕花。石刻有東坡風雨竹碑。米元章甘露一品石碑。黃山谷此君。



軒碑。朱晦翁耕雲釣月碑。墨跡。有顏魯公巨川誥。倪雲林鴻雁泊舟圖。又良常草堂圖。黃雀山樵阜齋圖。錢舜舉茄菜圖。梁風子陳希夷圖。梅道人竹篠圖。趙松雪高逸圖。吾明文沈以及玄宰不暇記。山裝有漢鈞金鳩首。檨葉筥箬筥。楊鉄崖冠水上座。松化石。陸放翁松皮研。米虎兒研山書。山友有田父。漢丈人。且且先生。阿誰公。方外有達老漢。雲栖老人。秋潭和尚。麻衣僧。蓮儒慧解。微道人時來作伴。荒山向無兔。今有兔矣。向無畫眉。今有畫眉矣。向無客。今有客矣。遠漸桃源。近漸子真谷口。皆無益也。然哉。

東坡云行年六十。世間滋味。已略見矣。此外除見道人

皆無益也。然哉。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一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一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偶然雜書

書武林徐無夢琴

徐無夢有琴曰無塵。每入林澗，輒一弄而去。所謂以無
累之神，合有道之器者也。眉道人銘之曰：有奇男子，非
樵非釣，樂道鼓琴，以代長嘯。祝而泛之，猿啼鶴叫，暢而
醒之。魚淫馬笑，跨詡度霄，超越邁錄，藻練神明。翁集衆
妙，非時召者，不敢奉詔。

書廣琳疏

高郵乾明寺舊有毘盧閣齋堂宋昭慶禪師所建南渡時宿重兵此中業已散爲劫灰冷風矣今可考者僅見秦少游二疏耳寺僧懸文欲重興寶閣臨歿囑付廣琳使成厥志廣琳者能詩又能書昔秦少游絕愛政黃牛書問其筆法政曰書心畫也作意則不佳故喜求兒童字以觀其純氣惜少游未見琳公書若見之不知其點頭當何如也經云造書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佶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蓋書法初派原

出於沙門氏。故唐有永有素。有高閑。皆好翰墨。作佛事。或種紙至萬本。蕉瘞筆至數石。冢甚則字直五萬錢。琳若此。何難一閣乎。琳公曰。某甲不能。但乞眉道人爲我題疏。昔有出木于神僧井中者。今且出眉公研池中。幸不惜片時風雷假我。眉道人笑題數語以歸之。

書西蜀鐵菴道人卷

萬曆時有二庵。曰歇菴。曰鐵菴。其言語妙天下。而灰形土智。似絕不識字人。歇菴爲會稽陶望齡。鐵菴爲南充黃暉。同己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斷酒肉。精禪理。其人金馬。其心木雞。吁。皆亡矣。六月峨嵋僧以鐵菴卷求題。余題一偈云。四周天下暖如春。六月峨嵋雪尚屯。若箇撥爐聲一爆。老冰堆裏鐵菴人。乙卯夏日書於頑仙廬。

書東嶽行宮疏

松郡郭門西有東嶽行宮前誌無考自宋元祐至正創修以及弘治郡侯劉公捐俸莊嚴之倭燬於嘉靖癸丑重建於隆慶丁卯正殿以主泰山尊神兩廡以主閻羅天子垂吾十年鮮有掃除而丹雘之者及今不修後且傾圮於是黃冠某某入山中請疏於陳子陳子曰泰山封禪者七十有二家卽以秦皇漢武之威率千官萬騎柴祭告天或裂幕折柱或傷左右趾或橫遭暴風怒雨不得上而况白骨之子孫赤縣之肉人乎雖然泰山之

靈異載在圖牒可得而考也。山名岱，神姓圓，名常龍，又姓玄，名目陸。泰山將軍名唐臣，總括東嶽宰上卿，名茅盈。泰山君領郡神五千九百人，治死生，爲百鬼之帥。世俗所奉，鬼祠邪精之神而死者，歸泰山受拷焉。其山參雲霄百里，三宮蓬立，空洞之天，周三千里。山高則神必靈，神靈則攝必遠。故岱有三觀：周觀者望見齊，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吾松者會稽之所屬也。松之人不能逃生死，則不能逃泰山君明矣。經云：東嶽之所以爲嶽者，代謝之義。陽春用事，除故生新，萬物更生，相代之道，故岱爲名。蓋於象爲名，婁玄，樛於時爲青帝，爲歲星之精，歲星所在，福德隨之。此東嶽行宮之不可不修也。

書游黃山卷

天都峰真在雲氣中其雲五彩異狀今人見空山白雲便足怡悅此下方浮氣僅賢于敗絮耳自普門開徑後賈勇而登者獨武林玄津師忽值雲霽領畧數日夜振策而還山之奇在詩中詩之奇又在山中玄津卽時呈似人人亦不易解非浴過快雪時朱砂湯泉坐破天都峰數尺厚莓苔者未易讀此詩也韓子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免華山之哭要之此際非大笑則大哭不然寸雲起七聖皆迷卽華山腰半尚未夢見何從得絕頂痛

哭處來。知此可以讀玄津黃山詩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米仲照小卷

米元章相石法曰秀曰縐曰瘦曰透今米仲照所藏靈壁更有出四法外者雖百方窮態十面取姿圖與記僅得彷彿耳仲照得此石終日摩挲相對體疲爲之起意惡爲之快度其有情之癡行且化爲石矣仲照聞而笑曰昔吾家元章袖中拳石恨太小寶晉齋百夫輦至一品石恨太大惟此石可几可案可置咫尺可隨千里光如鑑鏗如玉黝如石墨潤如山川出雲其羣峰如漏月割天其積霤如漬冰瓌雪其洞壑岩竇如有毒蛟怒猊

鬼恠出沒其中。不省何緣落吾手。昔者牛奇章李贄皇相業如水火。而獨好石無異同。蓋石公之羣而不黨如此。吾居輦轂下。非獨友石友其德也。陳子曰善。遂題數語歸之。

書二帛

帛道猷本姓馮。山陰人。居若耶山。少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咏。有濠上之風。陵峰採藥。觸輿爲詩。云連峰數千里。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閑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按晉又有帛法橋。是中山人。少樂轉讀。而稍乏聲。每以不暢爲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卽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于是作三契。

經聲徹三里許。遠近驚嗟。人畜悉來觀聽。爾後誦經五十萬言。晝夜諷咏。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于河北。卽石虎末世也。道猷徧體皆綠。有肉環往來臂上。號肉釧菩薩。二帛僧奇恠如此。

書王季重游喚

名山大川。特地水二大中之。一隅耳。其旋轉生滅。多賴風輪。風輪何在。則文人才子之筆是也。王季重筆悍而神清。膽怒而眼俊。其遊天台雁宕諸山。時懦時壯。時嗔時喜。時笑時啼。時驚時怖。時呵時罵。時挺險而鬼。時虛蹈而仙。其經游處。非特樵人不經。古人不歷。卽混沌以來。山靈數千年。未嘗遇此品題。知已。大抵山川有眉目。借人而發。又無口。借人而言。若游者非文人才子。正如醉夢人。夢骨以爲丘陵。夢髮以爲草木。夢耳鼻以爲洞。

門。夢口以爲河。夢舌以爲沙。夢眼以爲日月。夢氣以爲雲霧。困極迷離。遊而不得出。嚙語沸發。輒以一喚爲幸。問其夢何狀。則欠呻哇張。莫能名其所以。俗兒見山。迫欲歸。歸則曠曠如故者。何以異此。更有強作解人。漫無可否。每輒言佳。此山水中鄉愿。王季重掘強猶昔。不屑也。季重此記。原以喚舊游王謝諸人。豈喚此等輩哉。

書渡海羅漢卷

昔山谷題渡海羅漢。謂此曹皆具神通。何至拖泥帶水。如此。余謂龍眠筆端三昧火。方欲煮乾四大海水。駟電鞭霆。移山排岳。何論風波。要是未攝入智者大師鉢中。故詭恠百出耳。此卷所在。如建塔廟。若設茶作供。或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芍藥。皆未可知。如不信者。眉山蘇氏有故事在。

書楊侍御刻蘇黃題跋

題跋文章家之短兵也。鉢底有獐龍鞞鞋。脚下有劣虎。非筆具神通者。未易辨此。董適黃長睿以辨博勝。陸放翁洪覺範以韻致勝。皆不解書畫。雖批駁萬狀。而痛癢尚隔一層。惟蘇黃乃具天眼耳。余嘗見廬山寶卷書。後有李龍眠所畫山谷及蘇氏兄弟像。山谷骨面適立。故嚙言微動。皆有規檢。類其爲人。東坡故髯而喜氣搏掬。使智愚賢不肖皆可近。黃如秀鐵面。非法不言。蘇如灰袋道士。張口如箕。而五臟悉露。此神仙中之文人。非文

人中之神仙也。蘇黃之妙，最妙于題跋，其次尺牘，其次詞題跋，鮮有合刻者，合之自侍御修齡楊公始。若更取蘇黃之詞而合行之，或焚小宗香，手書數行，或攝取雲操兩侍兒，于紗籠間緩十閱，使後世知元祐碑中有此風流黨人，亦足爲童蔡輩一洗眼也。故并識題跋之後而請之。

書芥茶別論

昔人咏梅花云：香中别有韵，清極不知寒。此惟芥茶足當之。若閩中之清源武夷，吳之天池虎丘，武林之龍井，新安之松蘿，匡廬之雲霧，其名雖大噪，不能與芥梅抗也。自古名山，留以待羈人遷客，而茶以資高士，蓋造物有深意，而周慶叔著爲別論以行之。天下度銅山金穴中，無此福，又恐仰屠門而大嚼者，未必領此味。則慶叔將無孤行乎哉。

高皇帝題吳興山鳥啼紅樹裏，人在翠微中，又勅顧渚，每

歲貢茶三十二觔則芥于國初已受知遇。施于今而漸遠。漸傳。漸覺。聲價轉重。既得聖人之清。又得聖人之時。第蒸採烹洗。悉與古法不同。而喃喃者。猶持陸鴻漸之經。蔡君謨之錄。而祖之以爲茶道在是。當不令慶叔失笑。慶叔隱居長興。所至載茶具。邀余于素鷗黃葉間。共相欣賞。而尤推茶勲于婦翁徐子與先生。不恨子與不見此論。恨鴻漸君謨不見慶叔耳。爲之覆茶三嘆。

書慧慶寺緣疏

吳門慧慶寺。創于延祐時。無瑕祖師。重興于正德時。琢雲長老。屈指四百載餘矣。澄公乞王百谷疏。逡巡一甲。未嘗向人募一椽一瓦。每云老僧高枕青山中。覺易。微裾朱門中。覺難。其孫朗如云。若是佛弟子。將坐而視其弊可乎。先是兩殿相啣。建甌雨下。茹蒸濕。白蟻橫生。既餐經文。復蝕楣柱。勢不得撤蠹而更新之。于是走雲間。乞言陳子。陳子笑謂之曰。域中有素王。爲仲尼氏。其經世之書。多見嚙于碩鼠。此秦始皇焚書之餘毒。化而爲鼠。

也有法王爲釋迦氏其出世之書。又見嚙于白蟻。以及其隨身宮殿。此三武滅佛之遺毒。化而爲白蟻也。掃蟻者其在施捨檀那乎。不然數百年慧慶。且將轉眼而折入于大槐之宮。忍乎哉。諸長者不得作夢中放過。

書夢

東坡云桃源未必仙人所居。天壤間如此洞者甚衆。夏日偶抵佛藏。正與桃源相似。北魏有僧照以晉泰年行至榮山。見飛流下有穴孔。入五六里。出穴外有微徑。東北上數里。得石渠。澗三步。水西流。清澈上下。藥草蔓延。委地青翠。渠北有瓦舍三口。形甚古陋。庭前穀穗縱橫。鳥雀殘食甚衆。東頭屋內有數架黃裘。中間有鐵臼兩具。亦有釜器。竝附遊塵。都無炊爨之迹。西頭室裏有一沙門端坐儼然。飛塵沒膝。茂林懸澗。非有人居。須臾逢

一僧眉長丈餘、繫掛耳上、相見欣然、傾慰若舊。問今日何姓爲主、答曰是魏家。僧曰我不知之、取穀穗擣作粥。又往林中、葉下取梨棗噉。照又問誦何經、照云誦法華。僧叩頭曰、大好精進。今東屋架上如許經、吾竝自誦之。照合掌曰、唯敢聞命、誦之、聲氣朗徹、乃至通夜。照疲苦、睡、僧曰、但睡、我自恒業耳。達旦、照尋路得還、結侶重來、莫測其處。高齊初有僧投鄴下寺中、夏坐與同房僧亡名、欸曲意得辭、還曰、頗聞鼓山竹林寺乎、名曰聞之、古來虛傳、竟無至者。客曰、可從鼓山東西面而上、至期與

好事者五、六人、依言東上、度谷尋嶺、忽見一翁把鑊斷地。又見一僧舉鑊逐僧、並皆返歸。唯名一人東北獨上。翁曰、放你上山、乞蟲喫。林水深茂、聞南嶺上有吟咏聲。名曰、非住者客耶、曰是也。排榛而出、執手造寺、忽見崇峰、遙日修竹干雲、重門洞開、複殿基列、門外東西槽、櫪、錡以金鋪、似有馬蹤而無繫者。行至門首、曰、且住、此通和尚去、須臾便出、引入至殿前、禮拜至廊外、和尚可年九十、眉長鼻高、狀如西僧。傍有官吏三十人、執文簿判斷。舉手告曰、行來疲頓、可將至房去、歡笑通宵、屢求住

然曰待明爲諮報曰和尚不許乃辭出悽然行一里間
數數反顧林竹依然頃則一無所見蓋幻化也唐貞觀
中採蜜人行太秦嶺聞有鐘聲尋至寺舍二間大竹林
可有二頃其人斷節以盛蜜可得五升許復往覓過小
竹達崖下有鐵鎖長三丈許防人曳鎖掣之大牢將上
有二大虎據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返走則竹林似
非幻化者余嘗夢入深山一老僧椎門出面目瘳怪如
老樹根又似貫休所畫羅漢謂余曰此是竹林寺竹林
恰可對桃源桃源仙所居竹林佛所居也予不知何緣

却夢到此

書解索草

余所遇畸人二。曰吳孺子。曰郭聖僕。二君皆好奇癖。山水。孺子所携多木瘦鳩杖。聖僕長齋二十餘年。以舊玉古研。秦漢篆隸碑。及葛震父詩自隨。震父家洞庭。孤吟獨賞。影不出山。聖僕乘小舸。犯風濤求之。留輒累月。靜嘿。呌嘯。樵牧吁駭。不識爲何如人。聖僕曰。吾每笑禰生懷刺。不若井大春未嘗修刺候客。震父曰。然則汝何以過我。聖僕曰。吾甚憐汝詩耳。震父詩以陶韋王孟爲宗。如空中青。谷中響。無可擬議。惟孫真人之嘯。倪處士之

畫庶足以當之。負時調者，非惟不能作，亦不能解也。卽更有解者，震父亦不復索。索一聖僕足矣。震父曰：吾詩爲聖僕初刻之，若上再刻之，吳閭正如避秦人，爲漁郎徧傳人間，不無小恨。陳子曰：君當怨桃花流水，不當怨漁郎。饒舌也。聖僕曰：善。子爲題數語以謝震父。

書改三字偈

林洪清淨齋銘，其言不雅馴，余爲刪定，作三字偈，榜之山房，亦有真率道人風味。老瓦盆間呼田僮唱之，儘可供老夫一餉薄醉也。一間屋六尺地，蒲作團布作被，日可坐，夜可睡，燈一盞，香一炷，好人來，惡人避，髮不除，葷不忌，不談禪，不說偈，不貪名，不圖利，清淨緣，解脫計，閑便入，忙便去，卽上乘，卽三昧，日復日，歲復歲，畢這生，任後裔。

書習氣

弇州公有文章九命、其夭折中、南北朝強半居多、不勝
蘭摧玉折之痛。然余讀梁書、始興王暎爲吳興太守、常
載粟帛游于境內、遇貧者卽以賑焉。及徵將還、有鍾離
人顧思遠、挺身行部伍中、暎見甚老、問之、對曰、年一百
一十三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歿亡畧盡。今惟小者、年已
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暎召賜之養、食兼
于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
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爲散騎侍郎、年百二十卒。又

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不復能食穀唯飲曾孫婦乳簡文帝賜以束帛荊州上鄉人有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止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又讀魏書魏人有羅結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慤詔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問年一百二十卒高名歷魏三帝出入三省年九十八卒比時南北朝未嘗無篤老人其半塗夭折六娶少年能文章者居半耳文人好勝好勝則難下又好音好

奇則難夷又好名好名則難淡又好豪好豪則難約又好客好客則難靜又好酒色好臧否則難忍難默難入道又難老此皆文人習氣爲之崇也悠悠文冢半是禮殤落落頑仙定優才鬼予何言哉但爲不識字無名田父足矣

書酒顛

夏茂卿撰酒顛。侈引東方朔生畢卓。劉伶諸人。以策酒
勲。辦哉無以應矣。余不食酒。卽飲未能勝一蕉葉。然頗
諳酒中風味。大約太醉近昏。太醒近散。非醉非醒。如噉
嬰兒。胸中浩浩。如太空無纖雲。萬里無寸草。華胥無國。
混沌無譜。夢覺半顛。不顛亦半。此真酒徒也。畢忘盜。未
忘竊。劉忘埋。未忘鍾。俗人治生。道人學死。聖賢之教。生
榮而死哀。是皆猶有生死在耳。然則將何樂天不云乎。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書畫金湯

善趣

賞鑒家

精舍

淨几

名僧

風日晴美

山水間

名香

考證

天下無事

主人不矜莊

與奇石鼎彝相傍

睡起

病餘

茶笋橙橘時

瓶花

漫展緩收

拂晒

女杪書收貯

惡魔

黃梅天

指甲痕

胡亂題

屋漏水

收藏印多

油污手

惡裝繕

裁剪摺蹙晒穢地

燈下

酒後

鼠嚙 臨摹污損 噴嚏 輕借 奪視

傍客催逼 蠹魚 硬索 巧賺 童僕林立 代枕

問價 無棟料銓次

莊嚴

帝皇璽 五色玉牌記 奇彩妝裹 內庫秘藏

玳瑁琉璃紫金白玉文犀舊剔官窰軸 織成標題

古錦面 名賢題跋 金縷珠玑 青梅檀匣

繡帶寶籤 奇錦褱囊

落劫

入村漢手 水火厄 質錢 盜 剪作練裙襪材

獻豪門 不肖子 殉葬 强作解

鳩豪門 不肖子 厥裝 殿卦報
人林驚毛 水火丞 貧強 盜 奠卦縣縣蘇林

書修梅道人墓

梅花道人卽吳仲圭先生也。名鎮其墓在嘉善城中巽隅。直一掬土耳。墓前有斷碑。鐫梅花和尚之塔。勝國末兵起。所至椎冢燔櫛。獨先生之墓貌。疑其爲僧塔。捨去。先生嘗與兄元璋師事毘陵柳天驥。得其性命之學。尤邃于易。故言機祥皆中。其死而獲脫于兵燹者。以此。先生節俠。交游氣誼。豪天下。一時吳越之雋。楊廉夫顧阿英黃子久倪雲林張句曲。皆以翰墨抗衡。殘楮一出。人挾爲寶。今戢身撮土。市厓相匝。僅以一二長髮僧。雜栖

其墓傍水。嚙草枯。卽狐兔且無所置窟宅。先生剥膚可知矣。昔符戴嘗以牋叩襄陽樊澤曰。故處士孟浩然丘壠頽沒。公欲更築大墓。久之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人員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村。寵其墓。至今。襄人以其爲美談。今欲封梅道人馬鬣。敢援此例。告之。邦大夫。工竣之後。酌幽瀾泉。以酌公。并種梅花一枝於墓上。招其魂而歸之。

書坐化庵十方禪院疏

生不知來。死不知去。堂堂丈夫。爲生死所轉。可憐哉。幸爲男子。復產中國。不度此生。何生可度。萬一眼光落地。四大分張。前路茫茫。仗誰依據。何者。自無始以來。此心與境。曾不相離。如猱緣林。如魚緣水。試觀生時有夢。定知死後輪回。此理無疑。全憑心造。一切法師講經說法。但拈枝葉。未拔根株。惟有達磨初祖。直提心地法門。暗擊旁敲。痛棒熱喝。絕見解。斷聖凡。如燎毛火。燄如嬰命刀鋒。但立峻立門庭。竝無纖毫情見。如此人天眼目。往

往拖走他方。或尋訪知音。或埋藏蹤跡。非有十方禪院。供養行脚。彼既不來。此復不遇。悠悠醉夢。喚醒何人。直至臘月三十日。宛轉几榻之間。頓足掉頭。求出生死大路。已無及矣。

書二劉

劉無兢無似兄弟。丙丁程墨成。走銀鹿渡江。乞序陳子。余惟士居恒佔畢。揣摩百變。期以當主司而已。然才太高。膽太大。望太奢。則時跳而引於矩矱之外。稍見擯罷。如渴龍無泉。怒虎飲鐵。跳擲震悼。鬱咽而無所洩。往往舞筆破觚而出之。悉浮氣所憑耳。文至程墨。如謁帝庭。左監右史。如從法駕。前鸞後衛。此豈可以一毫草莽與之哉。蓋真精神寓焉。昔魏武徵劉曄。蔣濟。胡質等五人。濟質等每舍亭傳。未嘗不講禦賊料敵行軍進退。彼我

虛實之數。劉曄獨卧而不言。濟問之。曄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知此而程墨之奇立見矣。劉無兢苦心此道。每奏一篇。與弟衡量而讀之。細爲品隲。自丙丁以來。諸作者之精神。無一足以遁君者。舍程墨而別求草莽之語。此蔣濟胡質亭傳中揣摩語。無兢兄弟臥而不聽。可也。

書虎丘詩引

癸丑春王十月。看梅玄墓。回檝虎丘。讀諸君聯舟汎月之咏。使人眉舞肉飛。聲嘶氣奔。雋矣快矣。險矣奇矣。當其靜也。閉門古寺。甘冷澹于折脚鐺中。及其動也。艷舞清歌。逞豪華于點頭石下。天涯兄弟。偶墮有情之癡。苑苑風流。不讓無遮之會。昔人云。名士堵立。紅粧成輪。置筆投盃。殆欲仙去。其諸君子之謂乎。眉道人艷而傳之。載詩如左。

書天馬山修塔疏

天馬山塔現一現于辛亥之四月一現于九月一現于乙卯之六月九日一現于丙子之七月望日或現三四塔或現兩塔或傍翼小塔。爐斗欄楣光明色相種種映發于烟霄中。遠近道俗見者幾千萬指。闐咽吁駭以爲奇瑞。父老曰。此將來古塔重修之兆也。由天馬至張黃門墓不二里。閣中有金山師六時諷誦法華經不輟。余指曰。塔之現得無爲是乎。多寶佛誓願十方國土有說法華經者。我之塔廟爲聽是經故現其前。今天馬塔已

作證明矣。師云老僧不敢當。但願端坐塔下。專誦法華。衆檀施捨。一切不問。塔成乃下山耳。圓智寺有僧踴躍請曰。若是某甲請助之。因乞疏。眉公居士問曰。塔有功德乎。居士曰。阿育王造塔八萬四千。今有十九塔在震旦國中。明州其一也。治故塔者出白身天。其身鮮白。出珊瑚林。埽塔者生意燥天。其身淨潔。猶如明鏡。去塔中草木者生光音天。衆寶宮殿光明晃煜。不可計量。以香花供塔者生兜率天。諸毛孔有栴檀香具。三明六通及八解脫。道莊嚴供養塔廟。壽一百五歲。道卓建塔三龍。

護之。拾得龍毛長三尺許。修空慧寺塔有金甕相對。修檀臺山古塔有古窰熟甄三十餘所。臨黃塔有水底蓮花。彌蒲三日長。千塔有石匣中瓜髮。髮引旋卷如螺。雍州塔有夜雨寶屑天花。芭蕉櫻欄皆滿。魏州塔有降金銀花。小者如火精。大者如榆莢。靈鷲寺塔有羣燕共啣繡像。智門寺塔有神龜黑蜂。木連理。甘露降。閑居寺塔有白雲如大蝶。色似青琉璃。翔翔而下。鳳泉寺塔有基石漸變盡成水晶。其他病者能起。癩者能行。瘖者能言。瞽者能視。鼻不聞香者得聞香氣。諸凡功德載在佛藏。

中、具難爲諸君悉之。特以衆生心量狹。聞見窄。未能透入。不可思議中。故疑信各半。施與慳亦各半耳。若不信者。請展法華多寶塔品一熟讀之。更不信者。請更問天馬山前後老稚。曾見辛亥乙卯丙子虛空塔現否。

書種竹

真誥載王觀香、字衆愛、周靈王第三女、與子喬兄妹同入陸渾山得道、受署爲紫清內傳妃、領東宮中、候真夫人顯於晉世、簡文以無子祈禱、夫人與簡文書云、案九合內志文曰、竹者爲非機上精、受氣玄軒之宿、圓虛內鮮、重陰含素、植根敷實、蔓延衆多、公試種竹內齋、非宇外、使美人游其下、當大感機神、大致繼嗣、孕旣保全、君亦壽考、簡文如其言、果生二子、卽孝武帝、會稽王道子也、自後人家無不種竹、故曰庭有美竹、主利似續、又種

植書云。人家庭內有樹。爲泄氣。惟竹苞茂。聯給。獨爲聚氣。故能使人壽。

書邵康節詩

前有一萬古。後有一萬世。中間一百年。作得幾多事。而况人之生。幾人能百歲。如何不喜歡。將身自憔悴。此邵堯夫詩也。其詩自寒山變而爲香山。香山變而爲康節。康節變而爲宋之理學。與吾朝之唐伯虎。而幾無詩矣。魏詩云。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魏武云。來日苦短。去日苦多。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古詩云。人生不滿百。長懷百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此意古人已有之。但此是詩派。寒山邵康節是偈派。香山老

子出入詩偈間。故作狡獪耳。

書吳興太守吳白雪玉筍帖

玉筍伏吳興郡齋後。自元豐宣和到今。堅捍草莽中。凡五百餘年。遇白雪守君石始能言耳。昔虞愿爲晉平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中。清廉守乃得見。惟虞愿見之。今玉筍亦具具眼者耶。守君清虛無事。退食日朝。石曰。我恨牛竒章聚石爲族。以甲乙品第君。南宮老子以袍笏辱君。吾則否否。請獨以貧太守對石曰可。

書桃源圖

靖節桃源記或云寓言然漁人姓黃名道真似確有公據東坡云桃花源乃避秦人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葉石林問湖湘間人又云自晉宋來繇此上昇者六人三十里無雜禽惟二鳥往來桃花觀中每有貴客至輒先號鳴人率以爲占余笑曰當黃漁父入山此鳥可曾報否若止爲貴人先鳴桃源混沌鑿矣請以一丸泥封洞口不得通客一丸泥彈二鳥不得爲貴人作典客

書三開士

孔和尚無名、兗州人也。系出夫子後、庵居無門、農具縱橫、人來持去者不責歸、亦不問姓字、人與之粟、令自投、盜中聞數升斗聲、則曰既捨、又何數爲。乞食者至、命取、盎中作炊、盜盡則同坐而臥。庵傍有餘地、編樹桃李、棗、瓜、晝夜鋤灌、次成熟、以筐襍置道傍、施行人食之。樹數千頭、不市一錢。歲以爲例、人有問道者、答曰汝不能道、何道之問乎。有善知識聞之、來與酬難、卽舉典証義。如河決下流、罔不爲之摧鋒焉。年七十爲石幢而自銘之。

工訖卽涅槃于北圻之後
懶雲名照山西安樂人也。祝髮于樂安之新寺。已而謁
伏牛山。臨火厰練魔。居數歲。凡禮誦之暇。樵汲春灌。罔
不操作。又能補衲綴履。同堂人不論多寡。皆給之。入山
採薪。取直木爲匾。撈或爲柱杖。僧之往來者。不論多寡。
亦皆給之。手足胼胝。日作日新。忽告歸。復居安樂之新
寺。坐一蒲團上。或數日不起。或數日不飯。人餽之則食。
不飯之則不食。如是者數年。告于衆曰。吾以某月某日
逝。及期。咸馳往視之。端坐而瞑。

千江名圓山東人也。依其師擇蒙山之椒。結茨以居。三
十年不卽城市。魯人有病母者。夢神女曰。得蒙山和尚
誦楞嚴咒。病當愈。魯人造以請圓。不禮。魯人懇之曰。且
日當罄其裝以修齋供。其師允之。圓意忤。因入厨下作
炊。遂入定于突前。師因亦定于室中。已而突火延出。焚
廬。二人皆不知也。及暮。師不能堅定。訪圓于厨下。圓蓋
在煨燼中矣。拂拭之。衲履皆灰。頂火微燄。而圓端坐如
鉄石。候七日。師以木魚擊其耳。徐徐覺曰。吾御清涼世
界。受無量福。師蓋爲魯孝子染矣。因他出。不知所終。右

三開士者。往聞之。洞庭山陸伯相。其生也無所戀。則其死也自然。無所縛。吾曹愛其身。又愛身外物。日積月累。投入蚕繭。蝸殼中。四大欲離。未離之頃。求生不得。求死又不得。蓋皆含愛根。膠粘堅固于其間也。三開士者。其我導師乎。

書杖

余三十時。天台生有寄余杖者。卽萬年寺藤也。余答以詩云。落落枯藤杖。支予獨上臺。借他時點綴。不是老相催。打果驚黃鳥。疏泉破碧苔。莫教龍化去。辛苦自天台。已年踰知命。躋山攀嶺。若得一杖。如憑健兒。然絕無佳者。或寄邛竹。或徑山竹。皆韌而不瘦。練川婁子。桑郵書來索。寄一以去。頃年吳江鳴臯子。陶翁垂絕。留杖一枝。屬幼子。贈余長七尺。磊砢多節。蒼潤可愛。每欲作一銘刻之。而尚有待也。古銘云。惡乎危于忿。惡乎失道于。

嗜慾惡乎相忘于富貴。又一銘云。輔人無苟。扶人無咎。適見閩中王而玄杖銘。更出人意表。曰。人莫貴杖于鄉。而貴杖于朝。杖于鄉。無錯履也。杖于朝。不知止也。而玄名志遠。爲蜀方伯。其年方剛。而銘如此。度他日。決非車生耳者。故書以記之。

書三開士詩

癸丑余結夏太湖翠峰寺。郁伯承挈秋潭師破浪來訪。因游西洞庭。出三開士詩。讀石公山下。巳甲寅。余聽經于郡西龍潭。有僧從衆中出見余。則雪竇明生也。因挈入白石山談詩。凡數日。問覺明。逆生安在。一住小洲。一住小萍庵。日與生明往來甚數。而所居瓦鉢紙屏荻簾泥壁。貯米長頸瓢。堆衲折足床。非精進定。則吉祥眠。暇則相與拈一詩。歌半偈。率意而出。稱性而止。其詩精微幽澹。清遠空明。如霜中月。月中水。水中山。非火食人可

得而領畧也。蓋衲子詩擬寒山則俳擬石屋則俗除此二病而唐音近矣。三開士者皆游秋潭老人之門故品格恬素而詩法亦清絕。秋潭閱聲息影枯如木雞而賴有三高士惠我好音。正如聽黃鸝聲使人不能忘情。且以砭世之塵土俗情者。

書閩游草

吾友周公美神骨適雅望之如巖窟圖畫中人未四十勅斷家務有子孝且文不遣世事經懷公美日與羣從讀書酒食爲名山游客。茂游閩歸訪予于泖上僧舍出記與詩奏余鬚髮之間尚聚雲氣第詩篇中未見噉荔枝登武夷耳。余浮白罰之公美倔强不肯服曰我見入閩者均以此爲題然非游以賈則遊以舌獨余則否不借郵符不乞騶騎不仗地主酒錢此游之清者也。手無鐫足無坎腰膝無絙帛賈勇先驅置兩足于空外置七

尺于死法外。此游之任者也。猿不易枝。鳥不變聲。樵牧如故識。伴侶無異同。此游之和者也。游具此三德。而時以詩爲政。遊無定時。故詩無定體。余讀之。其色香味雋于荔枝。而聲調警快。惟幔亭天上無憂人間可憐之曲。庶幾次響焉。公美之得于閩者儉。而閩中江山得公美者奢矣。公美大笑。劇飲至夜分。霜減燭跋。猶娓娓談閩游不置。余目公美曰。寧惟游有三德。卽酒德亦稱是不亂清也。不辭任也。不爭和也。公美曰。人知我閩游。而不知我更有醉鄉游。汝何從得之。蓋爲我識數語以告後。

之問津者

書宋高宗賜岳武穆手札

王文忠公查考高宗賜鄂王手札在十一年月似矣惜未詳按十一年春正月乙卯金人犯壽春府丁巳壽春陷已未劉錡自太平州率兵二萬拔淮西乙丑劉錡至廬州還丙寅兀朮陷廬州乙巳命岳飛進兵江州二月金人爭和州張俊敗之是月復廬州皆一一與札中語合此十一年二月事也及八月甲戌罷飛矣九月癸卯王俊告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爲變張俊收憲屬吏以聞矣十月戊寅下飛憲大理獄矣十一月己酉始定

和議乙卯以何鑄充金國報謝進誓表割唐鄧二州界金矣十二月癸巳賜飛死矣轉眼不一年所謂卿忠勇志吞此賊其手墨尚未乾也嘻忍矣哉高宗翰墨志云頃自束髮卽喜作字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捨筆研晚年隨意所適酒後頗有佳趣蓋自負如此其書雖工顧豈臥薪嘗膽必報父兄之仇者乎武穆家御筆數十篋書不能敵莫須有三字獄可恨也

書黃大癡二十幅畫冊

黃大癡過板畫冊二十幅爲陳彥廉作永嘉張公子貽之樵李沈季山季山出示余飛動幽淡大異本色季山論江陵奪情廷杖遣戍江陵敗起官至戎政少司馬其人磊落雄快酒後耳熱嘗岸幘張拳浮大白不斷斷苛禮初招余飲修四六啓見投已贈余詩云門多長者頻投轄氣奪凡夫不下樓余不敢當也季山歿無子董玄宰出四百七十金從其繼子購之今藏于家余得以時時飽玩陳彥廉曾藏張旭春草帖建春草堂人多題咏

白石先生集卷之三
清鑒可知大癡不惜拋撒墨寶如此

書右軍詩

王右軍與謝萬書云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燕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常憶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大志願盡于此也此牘米襄陽以小行楷書之蘭亭詩云仰眺望天際俯盤淥水濱寥朗無崖觀寓物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他

本皆刻適我無非親便無復餘味見柳公權寫蘭亭帖
乃知新字異誰謂一字無千金也右軍又有逸詩云爭
先非我事靜照在忘求確然有道之言置之楊許碧落
間實無愧色

書葛道人

宋孝廉懋澄作葛道人傳云葛道人崑山縣人也當萬
曆二十二年後西方凱旋東夷關白旣死而征播之師
未興海內晏安輔臣有慕神仙不死之術者思服食空
青于是諷詞臣爲鑿山采金之說著之館課而不逞之
徒遂以開鑛請輔臣從中決策于是命錦衣官校董其
事居無何而宵人言利者復以權稅請遂易官校以貂
璫率人面肉視不能舞文因招亡賴與俱于是潞河權
某楚權某淮泗權陳增維楊權魯賢齊魯權馬堂所在

分布四海歌行路難。江南與越轄孫司禮。司禮故掌浙直尚衣習吳越情。稍稱安靜歲辛丑。大浸五關之稅日縮。司禮抵吳會計不足。議嚴覈漏稅彌縫之。會有叅隨黃建節者。通吳人湯莘徐成等二十餘家。乘覈稅之令。妄議民間一杼月稅金三鐶。姑蘇遼道凡六門水關者。三二十人將分據之。無貨不征。又擬一段稅五分。紗則二焉。更擬羅綺非奉稅使篆緘不得貿。飛語剋日開征。市人洶洶相期。于六月初三詛諸玄妙觀爲首六十人。名曰團行。明日不呼而集者萬人。踪建節所在名覓渡。

橋建節方據胡床。指揮左右阻維檣。遏負販而萬姓一呼。飛礮已碎其腦。復擊殺徐成等數人。還擁入市。火攻湯莘家。卽前二十人欲據關門網市利者也。先是鄉紳丁給貲于二十人。市奇貨媚稅使。約事成百倍酬。丁至是亦焚如焉。數萬人。不持寸刃。遇金帛悉投火中。有掠物者輒擠之火。張空拳往來。惟罪人是討。四民寢食不驚。歡聲沸溢。當是時事起倉卒。姑蘇守暨長吳二令。欲問主者爲誰。卒不可得。蟻聚五日。榜示萬端。無一人肯解散。抵初八。忽有壯夫袒肩播蕉扇。突衆而出。長揖太。

守朱前曰余爲葛成實倡是舉請戮成二人以伸國法。餘皆縱觀人乞悉置勿問太守驚愕起謝顧司理稱嘆者久之遂以名聞之藩司及兩臺撫臺曹公考急欲得罪人亟以成名上聞然當事起時道人尚居崑山里中初七聞變始偕其兄入郡觀異事不覺爲義所激挺身以應上官之求非戎首也同事有王秩老人年八十矣玄妙盟神之日秩亦與焉道士張景和識秩面而聞衆團行但不知所盟何事及道人詣官自誣衆猶屯聚二令見秩年老因諭老人試代官慰衆秩欣然謂與人曰

府縣尊官諄諄如此我等何憂而不散去以貽賢明慮乎衆遂瓦解星散有司初嘉其功故撫臺之疏不及已而景和逢迎稅使及承丁紳旨遂密揭秩與敖禎等首倡秩坐辟死獄中禎亦遣戍蓋出景和之讒口非其罪也道人旣自誣服兵使者杖之瀕死吳人感其義無不流涕咸謂禍且不測應在不赦競呼爲葛將軍預擬其死而爲神鏤葛將軍圖畫以賽之吳中名士張幼于率闔郡士民爲文生祭旨甚激亢詞多不載復作書致丁紳及當事已更爲蕉扇記譏丁頃之有盜踰垣幼于獄

未成輒乘間溺河死以自滅口事載幼于傳中道人羈
獄十餘年歷多官訊鞫第謝曰賢不忍姑蘇之遂爲戰
塲而命監成危上官坐困故不難以死解之語載三縣
令爰書蓋實錄也道人事得白既出獄猶未娶客有贈
之愛妾者道人笑而受之以歸同載不亂還其父母家
父母義之贈以二十金道人以金娶里中田家女與俱
事兩兄甚友愛兩兄每多求焉力有不及中夜涕泣而
已噫非天下至柔孰能爲天下之至剛乎余識道人于
眉公家道人嚴事眉公嘗爲執爨竈下見人熙熙令人

起爭席之思太史公曰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余于道人
亦云道人素稱將軍眉公與余議曰是人氣韵開明似
有道者非斬將搃旗之倫因呼葛道人本名成而爰書
稱賢者從撫臺原疏也或曰名其爲賢蓋多方之誤隱
寓曲全云宋懋澄曰當楚寺被逐陳增投繯上意猶未
弛也及衆討建節始驚詫曰三吳亦復騷動耶嗣後遂
不復遣死不復補其計于今直贅龐耳而曠採亦竟絕
跡一夫語難萬里帖席厥績丕矣雖然鬻拳兵諫顧法
自戕此余四謠卷卷于一一死也然道人卒以不死明

聖朝無冤獄。雖古從容就義。奚以加焉。余獨悲王秩爲衆。極死爲國。解紛于戈。禮樂萃于一人。而卒斃。狴犴。願代肉食。爲蒼生請命。至不得與。噬民之郭岩。同死牖下。悲夫。幼于以言取禍。邦有道。危言危行。尼宣殆欺。余耶。余讀撫臺以下諸功令。知人心不死。猶在縉紳。天子萬年之頌。其在斯與。其在斯與。

書楊應龍殺人祭神報

播州土司楊應龍。差婁國聶把總張提調三人。原領各名苗兵各三百名。假稱清理播界。一面偵探內地動靜。一面劫虜人財。其目把于本縣地名平潭河鑿一播字。殺一人一猪祭碑。又于本縣地名河坎石龍上鑿播州界三字。又殺一人一猪一羊祭碑。祭畢。鳴鑼大叫。各村俱要投播。方許安插居住。不然。定將房屋燒毀。人民盡殺不留。昔宋襄用鄒子于社。子魚曰。六畜不相爲用。而况于人乎。得死爲幸。其後一年而執。又一年而死。蓋自

古殺人祭神，未有不死者。楊應龍刑人，心無天道，未幾就擒，墟其土地，亦殺人祭神之報也。

書扈芷偶庵草小叙

昔石曼卿隱于酒，秘演惟儼隱于浮屠，皆最相友善。扈芷自西蜀走吳，願獨與董玄宰、章青蓮、徐九玉、眉道人爲詩友。青蓮酒豪如曼卿，縉素無揀擇，而余畏客甚，聞剝啄聲如避，催租人及報扈芷至，是然喜，挽之語不聽歸。嘗與蒼雲、匡雲休夏山中，打松子作爨，余爲煮蔬蒸菘，留連者九旬，始去。去則本如吳司馬，供養秣陵山居吳公長者，具擇法眼，不徒以其詩之能起予而已。參寥云：齊已以曠蕩逸羣之氣骨，王侯將相之推譽，而能役

于石霜老人會下。此豈專用意于詩者。扈公與蒼雪背誦唯識論及天台止觀。竟夜不放參。忍飢耐凍。不以告人。游戲而爲詩。則新意芽甲。異趣涓流。春雲秋煙。蕩于胸臆。筆墨之間。每讀之。如見峨嵋山五月賣雪翁。不覺寒氣透骨。至于宛轉奇煥。則佛現鳥一聲。堯羅彌空。莫可得而議擬矣。謂秘演惟儼齊已後無詩。吾不信也。頃奢安二酋逆我前行。西川稍梗。青蓮醉睨。扈公曰。子休矣。蜀道登天。矧今日乎。而玄宰獨謂是不足難。扈公也。贈詩云。清標燦薜華。幽意同枯木。五岳一枯筇。三峩一

茆屋。筆帶錦江錦。囊携玉山玉。人言蜀道難。奈此摩天鵠。扈公刻詩成。挾之西歸。試爲我叩小瓦屋中。辟支佛牛心山。孫思邈果否尚在。余與青蓮作詩一通。以寄之。

書蒼雪詩稿叙

蒼雪上人自滇遊峨嵋、遇扈公、裹笠偕來入吳、禪誦吟咏如天親無着、兩兄弟管結制、余山中、余與之倡和甚數、其詩類法酒巖勁有力、又類獅子絃一奏、百獸之腦俱裂、至于威儀端重、是法師、非詩僧也。余嘗謂吳中山水澹薄、不如鷄足山、有迦葉古佛、公舍彼取此者、何故、昔有頭陀名羅岷、自天竺入滇、好作戲舞、則山石亦舞而下、後人過其旁、唯恐石飛墜、驚趨而過、謂之催行石、公之來也、將無石催而至者歟、蒼公云、滇神臯奧區、

久托荒徼落蒙段氏諸酋手中雖天闢文明而文明不及中土遠甚中土之文人卽如來文佛也陳子曰李洞不念佛而念賈島佛今目前賈島佛安在公反而求之有餘詩矣蒼公曰余之詩正如迦葉定中舞自覺習氣不除子爲我叙之此集行後一味宴坐了沒後生死大事若更作者子閉我于羅刹洞中若舍而之他子夏雨鐵以止我。

書伊尹臯陶

晉伊尹之于湯兮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此二事甚僻見馮衍顯志賦伊尹五就湯而此云七十說舜漁于雷澤而此云臯陶不知何所據也。

書郭子儀後身

金道悟禪師欲遊諸方鄉人送者求頌有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之句。至熊耳果遇白雲禪師海公。先是人問海何不擇法嗣海亦作頌有芝蘭秀發獨出西秦之語。至夜聞空中人言來日接郭相公黎明海呼僧行令持香花接我關西弟子寺乃唐郭子儀建今渠自來住持也。既至一言相契徑付衣盂寺前有剽而殺人者來告急師呼衆擒之曰卽汝是賊尋得其巢穴賊衆請命師與其要言而釋之路不拾遺者數十年人以此益信。

師之前身汾陽王也。大定二十四年，白雲旣沒，師開堂出世，拈香鄭州之普照，復駐錫于三鄉竹閣菴。時着白衣，跨牛橫笛，遊于洛川，人莫之測也。按小說所載，蘇東坡爲五祖戒後身，王十朋爲閻闍梨後身，韋臯爲孔明後身，孔明化韋臯減了分數，東坡梅溪尚有成色，子儀一轉而爲道悟禪師，則點金成丹矣。

書相

高僧傳曰：天子累召六祖，竟不往。曰：吾貌不揚，此人見之必輕法。高峰前世爲悅禪師，貌寔精修，得帝王相，衣布輒傷肌肉，馮勤短小，娶長婦，生偉男子，此皆以相爲重者也。

書後漢書

後漢書中有志三十卷，乃梁剡令劉昭所補，非蔚宗筆，人知褚先生補史記，不知劉昭之補漢書志也。



書林雪畫卷

王修微寓西子湖，但與林天素作詩畫友。天素寫此卷贈之，有朋松介石之意。此如文與可第三女黃樓障，可作修微奩具矣。秋仲舞棹避于虎山橋，因題一絕贈之，以代援記云耳。不學夫人乘錦車，太湖橋畔卓荊廬。清秋神鶴多豪健，飛鶴雖馴莫寄書。

書良嶽

宋徽宗四年宣和十二月萬歲山成更名曰良嶽帝自爲良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良位故也山周十餘里初朱勳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折牖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下以萬擔雲母埋之日光照射蒸如雲氣焉其後南渡汴京爲金人所據理宗時約蒙古併力攻金兵至龍德宮造砲石悉取良嶽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嗚呼天壤間物之成毀

無足恠者。獨成于道君。而毀于腥羶盜賊之手。良可痛恨。米元章以研山易蘇氏宅。名海岳庵。庵基雖不可考。而研山爲李後主所藏。刻圖于輟耕錄上。迄七百餘年。猶不朽。以此視道君良嶽。幸不幸何如也。

書李德裕論冥數有報

李德裕云。余乙丑歲。自荆楚保釐東周路。方出城。聞有隱者。居于泥塗。傳姓姜。不知其所如也。往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三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余者。必因天譴。潛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冤。不以爲恨矣。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岑山隱者。謂余曰。君明當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余聞之。愕眙。洒然變色。隱者似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爲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因緣。是以言

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繼緒。召入禁苑。及為中丞御史。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榻與語。曰。時事久非。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患。公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尋又仗鉞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鄴郡道士而至。纔升賓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為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言協。不差歲月。自後十年居相。繇西蜀而入。代余執憲者。俄亦竄逐。唯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之士為余言之。豈禍患不可

前告。神道所秘。莫能預聞乎。李贄皇又云。冥報之事。上哲不思報。柔弱不能報。報者皆中人耳。如伯有灌夫。強悍任氣之流。是也。德裕此言。彼將仇視太牢之意。漸化為冷冰飄風。蓋得三異人之力居多。三異人不出于縉。申先生而出于道。世者乃知隱君子之有益于炙手貴人也。

書廬山寶書

廬山寶書、東坡寫黃庭內景經、贈葆光道士者、前有李龍眠白描五丁像、後則畫二蘇像與葆光像、各有短歌、秀州項扈虛太史捐一庄購得之、余讀書項氏借觀、月餘已歸、崇于祝融矣、惜哉、野史載葆光少隸冲虛觀道士籍、宋徽宗宣和中、召至凝神殿、試以道術、有七人從之、倏不見、上問爲誰、葆光曰、臣居山常有劍術、此七人者古松也、上異之、拜金壇郎、而東坡但以道士呼之、未必其幻異至此、然博得東坡龍眠書畫、亦是羅浮一老

樹精矣。

書後漢書

書後漢書

後漢書中用字有不同而可疑處如光武紀寇盜鋒起注言賊鋒銳競起也而西羌傳論文言羣種蜂起則言如蜂之羣起與此字義異矣有譌字如光武紀初致青巾左按尉官又復致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又復致函谷關都尉三致字皆當作置又有羨字如罷郡國都尉官衍國字又有闕字如行某官事當有事字而多云行某官少事字又有字義未足者如光武紀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生字宜作子字其義乃盡如此之類不

可勝紀、讀者往往以意改之、似非傳疑之義、

雜書

酋耳、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有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錄奏簡瑞應圖曰、酋耳也、不食生物、遇虎則殺、見虎苑、

龍毛、雒縣寺塔爲龍所護、側有三池、莫測深淺、三龍居之、人莫敢臨視、貞觀十三年、三龍大鬪、雷霆震擊、水火交飛、久之乃息、人皆拾得龍毛、長三尺許、黃赤可愛、毛一作鬚、見佛藏星字函、

紫金掠玉响盃、國初、都督左丞何文輝、初賜幼名朱道兒、

太祖養爲義子，後復姓，娶夫人豐氏，常奉。高皇后嘗
旨入內，朝見于御厨，帝后俱呼爲媳婦，呼其子環爲孫，
留宮中十餘日，辭出，欽賞圓寶四個，香人一個，墨玉五
明馬一對，命與孫兒買果玩弄。太祖又命皇后將紫
金掠，與媳婦帶回，面諭此物難得，朕常行山澗飲水，遇
有毒蛇，水上漂花，將此掠攬過飲之，能解諸毒，如兒子
河環都督出征，便與隨身帶着，又胎甲龍袍，亦與將去，
環後隨蜀王之國奉。太祖親筆詔付孫何環世襲指
揮使，掌管印信，又賜玉响盃一個，玉掠髮釵一副，至今

收藏家傳爲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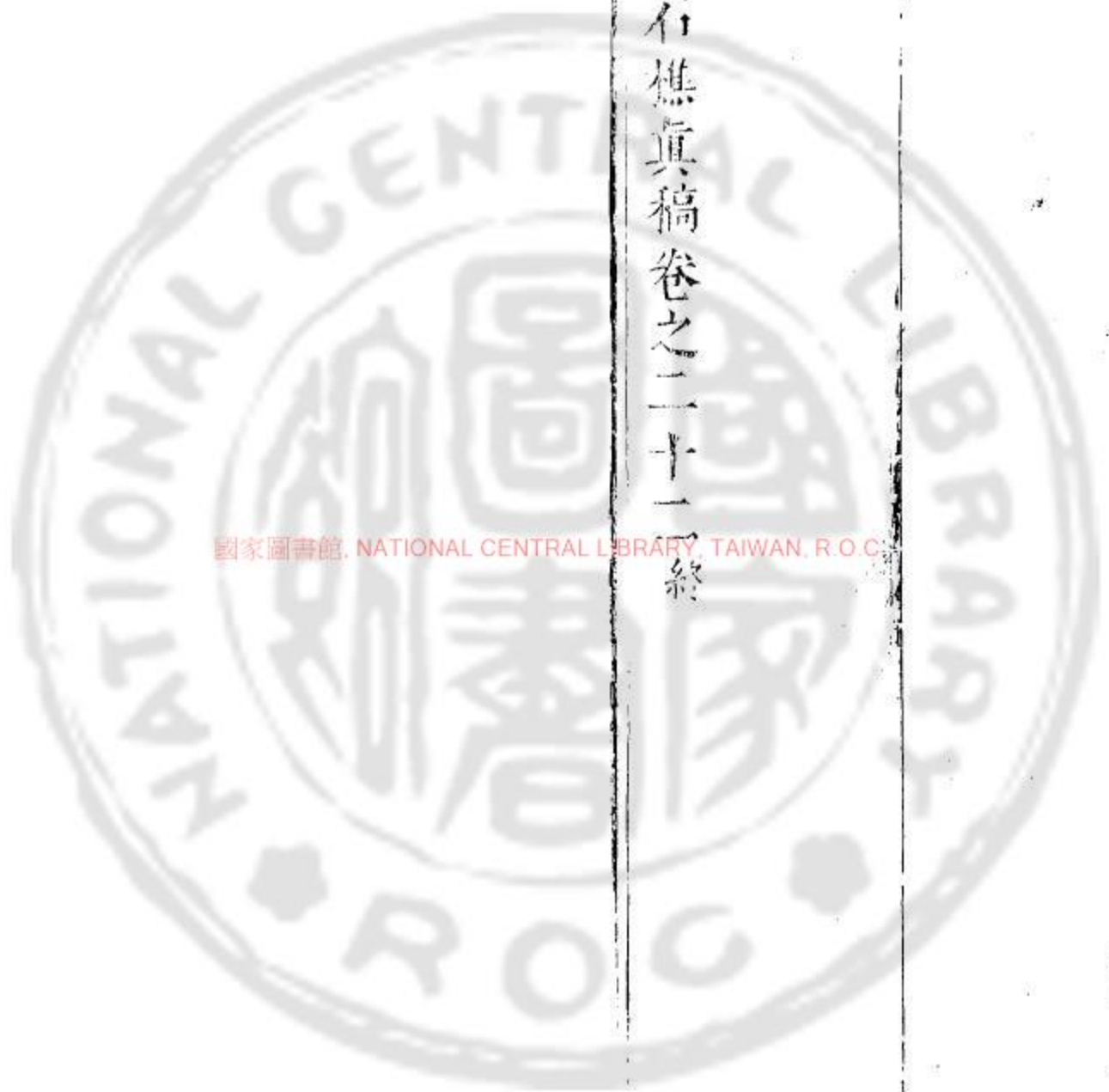
文君甕，卓王孫家甕，今在印士楊生二龍之書齋後軒，
其祖于卓居故址掘土得之，中實青蚨數斗，渙散無存，
甕製渾雅而堅，身高三尺五寸，口圓四尺八寸，腹濶九
尺五寸，足濶四尺，下有漢篆未詳，口面徑二尺，厚一寸
五分，甕以時久，蔓草積著，藤花布繞，古色蒼然，真博雅
君子所不棄也。臨邛楊儁識。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三

外紀

紀西王母答問

漢元封七年七月七日王母降武帝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云王九光之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滯漏五臟不淳關胃彭亨骨無津液脉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亂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

人間實爲臭濁。然時復可遊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悵
悵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見侍女
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
答問。上元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錄者也。
又按老君中經。山海經。集仙詩。諾臯記。九靈太妙。龜山
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乃西華之至妙。洞陰
之極尊。姓緱氏。名婉矜。一云姓楊。名回。蓬髮戴勝。虎齒
善嘯。與東王公共理二氣。治崑崙西北隅。天上天下。三
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

紀二帛僧

帛道猷。山陰人居。若耶山。少以篇章著稱。性率素而好
丘壑。一吟一咏。有濠上之風。凌峯採藥。觸性爲詩。云連
峯數千里。修竹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菲茨
隱不見。鷄鳴知有人。間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
代下。故有上皇民。又按晉帛法橋。是中山人。少樂展讀
而稍乏聲。每以不暢爲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
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
豁然。卽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徹三

里許遠近驚嗟。人畜悉來觀聽。爾後誦經五千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於河北。卽石虎末世也。道猷。徧體皆綠。有肉環。往來臂上。號肉釧菩薩。二帛僧奇怪如此。

紀卓文君

文君亡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後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云。皚如山中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其一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其二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爲誰驕。其三淒淒重淒淒。嫁女亦不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其四長卿乃止。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放誕風流。悅長卿之才。

自石相其利 卷三十三
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死。文君爲之誄。

紀大小戴

儒林傳戴德。字漢。宣帝嘗爲信都太傅。戴聖爲九江太守。德著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宮者。小戴書也。

紀酒泉烈女

玄晏先生曰、父母之仇、不與同天地、共日月、蓋男子之所爲也、趙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其女龐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仇、會俱疫歿、壽更克豪、娥親於白日挺身奮刃、持壽頭詣獄守法、辭色不變、酒泉太守表旌烈義、顯其門閭、夫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感讐黨之兇、言奮劔仇頭、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以來、未之有也。



紀貴嬪左芬

左貴嬪名芬，兄思。芬少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爲離思賦，後爲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稱。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莫不稱美。及元皇楊氏崩，芬獻誄，咸寧三年，納悼后，芬于坐受詔作頌。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爲誄，其文甚麗。帝重芬詞藻，方物異寶，必詔芬爲賦頌，屢獲恩賜焉。荅兄詩及雜賦頌數十篇，行于世。

紀大山小山

何胤字子季。點弟。初胤二兄求點並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胤爲大山。點爲小山。胤仕齊。領臨海巴陵王師。拜表辭職。以會稽山多靈異。往居若邪山雲門寺。胤嘗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鷄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于秦望。後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胤在般若寺。見一僧授胤香奩。并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子撰亦不仕。廬陵王辟爲主簿。

紀劉隱士

劉虬初爲當陽令、後爲南郡丞、頃之自免、始事拂衣、時年三十二、論者比漢跡邴焉、遂辟穀、却粒、餌木衣、麻、布、衣草、橋、茅室、土帳、禮誦長齋、六時不缺、世諦典籍、不復修綜、碁書小藝、一切屏絕、惟研精佛理、述善不受報、頓悟成佛、義當時莫能屈、註法華等經、講涅槃大小品等、內固已決、非復外物所動、建武初、徵爲國子博士、二年冬、疾甚、移在江州、白雲徘徊似入欄戶、有異香氣、空中磬聲、因卒、年六十、弟子等若喪父、而無服、道俗赴葬者

數百餘人。餘論爲集二十四卷。梁大通三年。諸子稽於謚法。高人庾詵曰。道懷博聞曰文。何進之謚也。陳寔曰。文爲世範。行爲世則。乃謚曰文範先生。南郡太守任彥升曰。余與先生。雖年世相接。而荆吳數千里。未嘗膝行下風。稟承緒論。豈直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夜之敘黔婁。韓卓之慕巨仲。未必接光塵。承風彩。正復希向玄理。長想千載。然其人自高。假使橫經擁箒。日夜掃門。會不覩千仞之一咫。萬頃之涓澮。終於對面萬古。莫能及門。故以此弭千載之恨。幽貞子虞孝敬曰。其子之

遵仕梁太常。與余善。求其先人遺書。次以爲傳云。

絕徐則靈化

徐則海剡人。陳時隱天台山。絕穀養性。惟資松水。隆冬不服綿絮。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謂之曰。汝年出六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口。吾今年六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言。信而有徵。遂詣揚州。王請授道法。辭以時日不便。後夕死。支體如生。顏色無變。帝遣人送還天台窆葬。是時自江都至于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其子弟。仍令靜淨一室。云若有

自不... 卷三
客來宜居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已後樞至。方知靈化。王遣画工圖其狀貌。令柳晉爲之贊。

紀宋氏五女

宋廷芬有女五人。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華。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昭。文尤高。皆性素潔。鄙薰澤靚粧。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寒。卿凡裔爲姻對。貞元中。若義節度使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試文章。并問經史大義。帝咨美。悉留宮中。帝能詩。每與侍臣賡和。五人者皆預。又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自貞元七年。秘禁圖籍。詔若華總領。元和末卒。後穆宗拜若昭尚官。嗣其秩。歷穆恭文三朝。皆呼先生。若憲。文宗時。

白石精義 卷之三
以讒死。倫荀早卒。廷芬男獨愚不可教。爲民終身。

紀南北史

司馬溫公自謂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諷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詞。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畧。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未成而歿。延壽追終先志。作南北史。其書頗有條理。時人見其年少。位下不甚稱許。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

中、高宗觀之、嘉其姿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改藏副秘閣、仍別錄以賜皇太子云。

紀馮小憐

北齊後主緯時、有穆后從婢曰馮小憐、以后愛衰專寵、李長吉詩有云、灣頭見小憐、請上琵琶弦、裙垂竹葉帶、鬢濕杏花烟之句。小憐固美矣。古者以妾爲妻且不可。况以婢作夫人。任其縱恣。不亡何待乎。穆后初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莫知氏族。小字黃花。後字舍利。入宮名邪利云。有幸於後主。宮內稱爲舍利大監。後主一時得雨。婢爲后。其亡徵亦微見於斯焉。

紀張愛賓書畫

張愛賓河東人。能文工字學。隸書外多喜作八分書。其家乃富有典刑。而落筆不愧作者。觀其爲論。以爲書非小道。本以助人倫窮物理。神化不能以藏其秘。靈怪不能以適其形。則知盤礴胸次者。固已吞雲夢者八九矣。其流於筆端。自應過人。矧夫歷代奇觀。一一到眼。而手傳心授處。復有家學耶。嘗作法書要錄十卷。具載古人論書語。又以九等品第書學人物。自漢至唐。上下千百載間。其大筆名流。幾不逃彀中矣。更撰歷代名畫記十

白石齋真稿 卷二十三
卷自敘其右云。得此二書。則書畫之事畢矣。觀其編次之善。果非虛語。又嘗以八分書錄前人詩什數章。至其倣古出奇。亦非凡子可到。

紀顏氏世系

顏之推侍郎嘗著勉學篇。繼而其子名思魯。以博學善屬文。官至較書東宮學愍。楚直內史。遊秦較秘閣。再傳至夔府長史。贈虢州刺史。名勣。禮弘文館學士。師古相時。司經較定經史。育德三傳。至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名昭甫。以至濠州刺史。贈秘書監元孫。暨通議大夫。贈國子祭酒。太子少保。名惟真。遂篤生魯國公。名真卿。常山太守。名杲卿。與夫司丞春卿。淄川司馬曜卿。胤山令旭卿。特爲司馬茂曾。杭州叅軍缺疑金卿。男允南。富

平尉喬卿。左清道兵曹幼輿。荆南行軍允臧。其後復生彭州司馬威明。昆季佐父破土門。同時為逆胡所害者八人。又其後魯國五世孫名翊。為台州招討使。翌為永新令。是皆奕葉重光。聯圭並笏。顏氏于斯為盛。謂非家訓所自。不可也。

紀輞川

輞川。其處輞水如車縛頭。因以得名。向為宋之間別業。在藍田縣鹿苑寺。即王右丞輞川第也。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潔居逾三十載。毋夫人卒。表宅為寺。今冢墓在寺之西北隅。

紀顏魯公得仙道

魯公宦跡舉世洞悉其忠節素著文章詞翰特餘事耳頗得仙道自其宿命所通年十八九時卧疾有道士過其家自稱崑崙君出丹砂粟許救之頃刻即愈因謂之曰子有清簡之名已誌金臺可以度世上補仙官不宜自沉于名宦之海若不能擺脫塵網去世之日可以爾之形鍊神陰景然後得道復以丹一粒授之戒之曰抗節輔主勤修致身百年外吾期爾于伊洛之間矣別傳云真卿將縊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修道以形全爲

先吾死之後，但割吾支節血爲吾吮血以給之，則吾死無所恨矣。縊者如其言，既死復收瘞之。賊平，真卿遷上京，啓殯視之，棺朽敗而尸形儼然如生，手足柔軟，髭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行及中路，旅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已。別傳又云：真卿將往蔡州，謂其子曰：吾與元載俱服上藥，彼爲酒色所賊，故不及吾。此去蔡州，必爲逆賊所害，爾後可迎吾喪于華陰，開棺視之，必異于衆。及是開棺，果覩其異。邢和璞曰：此謂形仙音也，雖藏于鐵石之中，鍊形數滿，自當劈裂飛去矣。

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僮往鄭州徵庄租，回及洛京，此僮偶到同德寺，見普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坐。此僮欲近前拜之，公遂轉身去，仰觀佛殿，亦左右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萊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遂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略問一二兒侄事了，探懷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費，仍遣速去，歸弗與人說。俟家內缺，卽再來。僕還雍道其事，其家大驚。

貨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來省覲，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時人皆稱顏魯公屍解得道焉。

紀劉軻夢

唐侍御劉軻者，韶右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書，欲學輕舉之道。又於曹溪探釋氏關戒，遂被僧服。故釋名海納，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廬嶽東林寺，習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焉。獨處一室，數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學，逝於此室，以主寺僧不聞鄰邑，乃瘞于牖下，而屍骸局促，死者從直，何以安也。君能遷葬，必有辭謝，乃訪于緇屬，果然。劉解所著之衣，覆其骸骨，具棺改窆于虎溪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將鷄子勸軻。

立食之。軻嚼一而吞其二。後乃精於儒學而善屬文章。因策名第。歷任史館。欲書夢中之事。不可自爲傳記。吏部侍郎韓愈素知焉。曰。待余暇。當爲一文贊之。愈左遷。其文不就也。

紀瓦官寺

瓦官寺者。紉自晉興寧中。地在金陵秦淮之陽。古所稱銅官。隨官之類是也。寺故有三寶。一爲師子國所貢玉如來像。一爲顧長康所繪維摩詰天女。一爲戴顓所損臂膊塑像。至宋孝武時。復以三十二金像益之。遂哀然爲四百八十之冠。此皆瓦官寺中物。未幾。所謂三尺玉如來者。宮中分製爲釵釧矣。惜無文筆如龜蒙之記錦裙也者。

紀白樂天藏文集

樂天文集七帙，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別錄三本。一置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中，一寘廬山東林寺藏經中，一寘蘇州南禪院千佛堂內，分入轉輪，却欲使人天一齊擁護。此老自負不小，雖然若使伯道有兒，中郎多女，不作此言悲夫。

樂天自杭州刺史，分司東都，有題新居，呈王尹兼簡府中三椽詩云：敝邑須重葺，貧家乏羨財。橋憑川守造，樹倩府僚栽。朱板新猶濕，紅英暖漸開。仍期更携

酒倚檻看花來。乃知唐世風俗尚爲可喜。今人居閒而郡守爲之造橋。府僚爲之栽樹。必遭訛議。又肯形之篇咏哉。

紀太白佚事

太白有書自敘其生平云。管蜀中友人吳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禪服痛哭。炎月伏屍。猛火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于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卮。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輿携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其與逸人東岩。十隱于岷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其養高忘機如此。而史傳不爲書之。亦或未盡。

紀蘇中郎妻詩

漢武帝太初四年，且鞮侯單于既立，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往遺單于，作詩留別其妻。答之曰：與君結新婚，宿管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墜，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體移，當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爲雙黃鵠，悲鳴戲清池。乃知不獨蘇中郎能文章，卽其妻亦詞家也。

紀竺僧度妻苕華詩

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苑人求同郡楊德慎女字苕華
未及成禮苕華父母俱亡度母亦卒度觀世代無常乃
舍俗出家苕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
度書謂髮膚不可毀傷宗祀不可頓廢今其顧世教改
遠志曜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遠安祖考之靈近慰人
神之願并贈詩五首其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
久巨石故巨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燭
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凋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

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綺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爲君恤後。度答書亦報詩五首。其一篇曰。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故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樂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談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繇已。寧云已恤他。茗華感悟亦深起信。度于是專精佛法。披味群經。後不知所終。觀此書。非獨抗志堅勇。而文亦藻蔚。茗華感悟割情。多有道緣。真佛氏所謂無姻夫婦也。

紀積公辨茶

陸鴻漸自傳有云。始其家憚獨。育于竟陵大師積公之禪院。積公嗜茶。非漸兒供侍。不鄉口。羽出游江湖四五載。積公絕于茶味。代宗召入內供奉。命宮人善茶者以餉積公。一啜而罷。上疑其詐。私訪羽。召入。翼日賜積公齋。俾羽煎茗。喜動顏色。一舉而盡。使問之。公曰。此茶有茗鴻兒所爲也。於是歎公知茶。出羽見之。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四

辨

辨于寶

晉于寶字令升新蔡人也起家著作郎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嘗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名搜神記楊萬里曰晉于寶一吏取禮部韻書下注晉有于寶以進曰乃于寶非于也楊大喜以爲一字師然余所藏宋板晉書文選俱作于寶于令升及搜神記周禮註亦俱作于無有稱于者胡承之以爲字畫

相因之訛。而取于子書爲証。按春秋有于擘。後漢有于吉。寶豈其後耶。然漢亦有于定國焉。知寶之不爲其後也。陸法言廣韻止引于擘。而不及寶。何法盛晉書稱寶撰晉記及搜神記。而不及于子。恐未可據。

辨二氏

二氏專言果報。不知吾儒亦自不爽。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者人恒愛之。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皆所謂果報也。人舍此而談二氏。可咲。

辨陶詩

陶淵明集歸田園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皇一篇乃江
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學陶徵君田居蓋陶之三
章云種荳南山下草盛荳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
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
陶集誤編入東坡據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詩十六句
復重載于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和之皆隨意卽成
不復細考耳陶之有章云榮榮窻下蘭密密堂前柳初
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佳友未言

心中醉不在接盃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坡和云。
有客扣我門。繫馬庭前柳。庭空鳥雀噪。門閉客立久。主
人枕書卧。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驚散一盃酒。倒裳
起謝客。夢覺兩愧負。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
繇所謂遂與比轍者哉。

辨湘妃

郭璞云、天帝之女、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
也、劉向列女傳、帝堯之二女、湘中記曰、舜二妃死於湘
水、神故曰湘妃、劉向鄭康成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
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湘君者水神、湘
夫人乃二妃、璞與逸俱失也、按禮檀弓曰、舜葬於蒼梧
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故康成注曰、帝嚳四妃、象后妃
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女焉、舜
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帝王世紀云、長妃娥

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又按秦記云死而葬焉。今王逸以爲溺死。益非矣。

辨春秋後無聖人

孔顏後不乏聖人。自宋儒截取訓詁六經者。皆得入廟廷。而餘則擯而列之道統之外。非公論也。如漢有李善。男子而生乳潼。唐徐無功。武后殺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管幼安。十年木榻。范曄。三十六年不下車。杜五郎。三十年不出籬落外。此皆有聖人之品。而不願有聖人之名。程伊川靜坐如泥塑木雕。便稱揚誇詡不去口。試以當管幼安諸君。果誰難誰易耶。余嘗謂春秋後無聖人。蓋宋儒抹殺之耳。

辨曹操周文石崇回憲

曹操云、吾其爲周文乎、夫文王澤及枯骨、曹操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數十、負掘鑿天下塚墓、幾徧。此一反也。石崇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像、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夫顏子屢空原思狷介、石崇少時任俠、無行簡、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此亦一反也。

辨風箏

高駢鎮蜀口以南詔侵暴築羅城四十里朝廷疑其跋扈一日題風箏寄意云夜靜弦聲响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聲別調中旬日報到移鎮渚宮此吳中兒戲所謂鷓紙也清明後風力軟弱不復爲此矣元微之詩云四角吹風箏又連昌宮詞云鳥啄風箏碎珠玉註云風箏者宮殿之簷鈴也齊文宣高洋時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高洋乃誅諸元以厭之強壯皆斬東市嬰兒投之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

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漳水。剖魚多得瓜甲。都下爲
之久不食魚。彭城王勰之孫曰韶者。幽地牢。其從弟黃
頭兒。命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能飛
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畢義雲餓殺之。此戲已見于
六朝。其後五代時。漢李業與隱帝爲紙鳶于宮中。郭忠
恕爲風鳶。引線長數丈。至卷盡而止。一曰風鳶。一名紙
鳶。一名紙鴟。此于駢詩意頗合。頃讀睡菴詩云。飽看颺
去情。如紙強與爭。將命抵絲。莫得風光。都使盡春風。亦
有下場時。讀之有無限感慨。真可作警世

歌。但不當以
風箏爲題耳。

主人公辨

今禪和子挑七尺杖。卧七尺單。到處飽食。齣睡。更不知
輪迴因果。却問是如何。主人公便云。開口者便是。此輩
之人。真佛所謂最可憐憫者。又問他。既是開口者。便是
主人公。如此現成受用。則一切農夫牧豎。皆已成佛。又
何故高僧老道。一味叅禪。便答云。農夫牧豎。不會高僧
老道。却會得。不會者。尚不知主人公如何作得主。會者
既知主人公。自然作得主。此輩之人。真佛所謂最可憐
憫者。此何以故。只今開的答的。着衣吃飯的。若作得主。

人○公○是○認○賊○爲○子○認○奴○爲○主○也○假○若○開○口○者○便○是○則○飲○酒○食○肉○者○亦○是○乎○爲○淫○爲○盜○爲○殺○者○亦○是○乎○爲○貪○爲○嗔○爲○痴○者○亦○是○乎○彼○又○答○云○從○正○者○爲○主○人○公○從○邪○者○爲○非○主○人○公○却○問○他○佛○與○祖○師○又○何○故○云○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也○蓋○禪○和○子○所○謂○主○人○公○者○正○是○識○神○千○萬○劫○輪○迴○因○果○之○根○全○在○此○開○眼○時○此○識○神○冲○冲○應○酬○閉○眼○時○紛○紛○作○夢○四○大○紛○張○游○魂○爲○變○此○識○神○隨○風○飄○蕩○依○草○附○木○投○胎○換○舍○皆○是○物○也○乃○知○前○所○謂○開○口○者○便○是○正○識○神○此○識○神○有○時○戒○有○時○定○有○時○慧○有○時○貪○有○時○嗔○有

時○痴○有○時○喜○怒○哀○樂○有○時○酒○色○財○氣○有○時○爲○聖○爲○賢○爲○仙○爲○佛○有○時○爲○鬼○爲○神○爲○禽○爲○獸○不○過○開○口○的○改○頭○換○臉○推○班○出○色○做○出○來○也○今○禪○和○子○認○定○此○個○識○神○爲○主○人○公○便○自○謂○已○了○大○事○已○斷○輪○迴○不○知○爲○此○識○神○大○事○未○明○輪○迴○未○斷○何○者○據○禪○和○子○之○意○不○過○曰○身○如○屋○舍○心○如○主○人○身○如○果○核○心○如○果○仁○既○如○此○則○主○人○已○有○去○來○果○仁○定○有○生○死○既○有○生○死○則○明○掉○在○輪○迴○因○果○之○中○如○何○云○我○得○道○了○若○欲○得○道○須○要○認○得○因○果○真○自○然○認○得○生○死○切○認○得○生○死○切○自○然○識○神○作○崇○定○要○因○然○一○響

百石抄身科 卷二十四
逆斷心路方知就中消息乃知向時能喜能怒能哀能
樂能酒能色能財能氣能戒定慧能貪嗔痴能仙佛聖
賢能鬼神禽獸皆心路邊事心路起則生死起輪迴起
心路滅則生死滅輪迴滅要知心路麼只在開口的便
是只這開口的且問在內在外在中間生從何處來死
從何處往將此一大疑團終日終夜尋思勘討不必向
人禮問不必向深山枯坐不必向公案上追求不必向
鐘鼓焚香時乞取不必向五臺少室飽參不必向教乘
語錄上抄寫不必向靜處灰心掃念只將平日思量計

較卜度之心盡行撇去單單追討開口的在內在外在
中間生何處來死何處往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如在萬
丈深坑一力要出如在茫茫大海一心要登岸如此挨
併厮對自然到摸着鼻孔處摸着鼻孔處則喚他主人
公也使得喚他識神也使得喚他妄想也使得喚他苦
提也使得此何以故未悟之前如稚子看戲一一皆真
既悟之後如優人上場悲歡離合皆自己生不妨衍弄
未悟之前如猜拳射覆既悟之後方知拳中幾枚覆底
何物不用問人不用請正所謂生殺在手張弛在心到

此方是真英靈漢子。堂堂大丈夫也。如未明者。千萬勿認開口的。便是他日閻王勾攝。正是勾攝開口的東西。此東西未能一捧打碎。如粉花微塵。虛空六合相似。請一味追討開口的來處去處。此便是五千四十八卷之經。一千七百隻之公案也。莫負禪和子名色。糊塗信口。荅人他日領取鉄丸圍在此。真佛所謂最可憐憫者。努力努力。時不待人。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四

終

白石樵真稿目次

尺牘

卷之一

與唐抑所太史

與王岡伯

與汪先生

與某君

復吳子野

柬米子華

與陸公

與董玄宰先生

代與鄒南老

復王崑崙

與葛雲嶽

上王相公

復范光甫

復林貞伯

與顧冲庵公子

與趙方壺

復郭青螺先生

荅俞公元濟

與王開仲

與莊五修

荅項楚東

與鄭孔肩

荅錢秀峯使君

復某君

與張衢所使君

與李本寧先生

復沈雨若

與袁使君石公

荅閔康侯

荅夏畦子

荅沈徵梅

上繩武翁

荅張雨若司馬

荅李本寧先生

與陳君

與伯闇賀公

荅馮大叅文所

荅朱先生

與康季修

荅閔康侯

與馮文所大叅

與莊赤雉比部

荅李少叅

與熊邑侯

與韓使君

上荆石王相公

上徐中丞乞救荒

荅沈仲容

與尤郡丞

答韓使君

與韓鵬南使君

上聶使君

與朱公平涵

答蔡晴符學憲

答戴悟軒使君

與戴悟軒

答費無學

又

與聶使君

復鄒丈

答趙公子

與黃府幕

與熊際華父母

與陶石蕢太史

復馬仲良使君

與王遜之

復閔康侯

與蕭象林使君

與朱平翁

與項孝廉

與蔡郡侯

與聶韓二使君

與錢懋齋

復烏程閔康侯

卷之二

與張肅之司馬

與汪泉州

復鄒愚谷學憲

東項東鰲父母

與韓長洲

答鄒公履

復馮友

東王季重使君

答張太尊

答長洲胡使君

與方公旦心

與屠赤水使君

又

與許郡侯

復方旦心公祖

與李本寧先生

復馮文所大叅

復顧涇陽先生

與張文

與徐魯人使君

上方二府

與王復之

與張五鹿太守

與趙凡夫

答沈繼山

答熊公子

答趙同知

答錢受之太史

與許翁繩齋

又

答包儀父

與包儀甫

答吳司理

又

答張高士

答朱平涵先生

與耿使君

與吳懷野

與莊郡侯

答吳司理

復錢公

復李觀瀾

復王而弘

與沈天生

荅蕭象林

復王公

荅徐景文

復周伯孔

與劉丈

荅沈幼安

與趙當世

復陳州尊

與顧冲庵先生

與吳先生

荅印泉施君

與王遂東使君

與翁敏寰

與翁丈

與胡大叅

復沈純父

與張郡侯

復李公開藻

荅劉公

荅揚州郭公

謝陸文定公

與莊禹門

復嚴天池

荅王而弘使君

與許郡侯

復周丈

與王季重使君

荅翁生

與李貫之

荅王而弘使君

與蔡郡侯

復馮文所大叅

與許仰亭

荅趙彥中

荅崔鹽臺

荅韓求仲太史

荅費無學

與包心絃

謝送英石

與王青谿

與蕭公觀復

與錢公機山

荅熊使君

卷之三

與錢抑之太史

復李九疑

復米公仲照

謝友人惠芥

荅錢抑之太史

荅許無錫

荅馮文所大叅

復陶太守救荒

與章使君曾齋

荅楊鹽院

荅鄒愚谷學憲

荅嘉定胡中尊

荅楊學臺

復張公

荅杜日章

與友

荅鍾公

與白公

荅毛孺初潛臺

荅杜弼武總戎

與方且心公祖

荅金公

荅王奇陽

與朱直指

荅錢公仲舉

與郁季雅

與岳公季有

荅孫子長學憲

與岳季有大叅

荅沈雲升侍御

與包心絃文

荅某公

與某公

與某公

荅聶巡漕

荅嘉善康中尊

荅杜總戎弢武

荅朱平涵相公

荅杜君遷觀察

又荅杜弢武

荅潘朗士

與韓鵬南父母

荅李本寧先生

荅秦藩伯聞君侯

荅秦藩元峻君侯

與王公而弘

荅朱平涵相公

荅定海顧中公

荅南京張錦衣

與東里

與錢抑之宮詹

上楊淇園侍御

又與楊淇園侍御

荅楊鹽臺

荅劉仲熙

與王東里給諫

荅楊侍御

荅楊文弱計部

荅蕭戶部

荅某公

荅洪惟一

荅袁崇明

又答袁崇明

與蕭象林戶部

答尹道尊

又

復鮑青浦

答詹公

答某丈

答吳道尊

答王丹陽

答吳學道茲勉

答南二太

與王季重使君

答季重

答沈雨若

答張公

與福建南中丞

答許惺老

議淮兌

答熊經略

答某公

與孫三府

復某丈

與朱平涵

答汪介如

答汪比部

答潘公曾紘

復卓令君

答趙二府

答湖州朱相公

時天啓丙寅

答杭州聞子將

答鎮江莊五修先生

答潘遺民

與楊淇園侍御

與周公玉繩

答游勿礙

答杜後城丈

與顧所建

與韓鵬南使君

卷之四

答張扶輿

答河南彭君宣

與東里

與顧繩所

答李蒼岩使君

答如臯李大生

答鮑赤城

與李廣霞

答毛撫臺

答李茂嶼

答鎮江賀太尊

答丹陽姜長源

答劉方瀛太史

答馮公

答孫公

答徐玄仗

答畢白陽公祖

答劉碧山代巡

答蔡義徵

答浙江撫臺張華東

答金公

答陳五鉉觀察

答王公

答徐公玄扈

答郭章發父母

與青浦鄭公

答王修徵

答南京張可大

答東里

答丁宗伯

答謝象三使君

答劉公方瀛

與王公還滌

荅青浦鄭公

荅鄭公澹石

荅李思然分司

荅李大生

與張燦衡侍御

荅王道觀使君

荅畢白陽司空

荅沈雲升侍御

荅湖州沈公

荅張石霖公祖

荅張上馬毅仲

荅鎮江賀太尊

荅錢兵尊

荅錢二府

荅錢君復

荅范公

荅冑宗起進士

荅方旦心公祖

荅吳觀察

荅方太尊修郡志

荅何无咎先生

寄張公

荅馮君爾赤

荅馮君次牧

荅王貞美

荅江中立

荅米友石

荅馮次牧先生

荅秦虞卿

荅紹興太守許方谷

附啓

上王荆石相公啓

荅周撫臺啓

荅耿邑侯啓

荅沈思孝司馬啓

荅沈蛟門相公啓代

目次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白石樵真稿卷之一

尺牘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台鼎吉甫訂定

與唐抑所太史

故鄉旱潦如循環然往歲禾頭短于鳧頸。今年田壤斥如龜文。東郭半頃不復如曩時。以足下且有東方之饑。而僕安得索侏儒之飽也。老父明年七十矣。欲徼兄之文為壽。弟涼德無他長。顧我翁之婆婆鄉社。晚年所甘舍肉而藿。是人所難。今人浮慕足下之清華。而嘆吾黨

白不... 卷一
之清操請兄一言掃之。足下文高獲選。弟不心空。及第
乎。足下歌朱鴈。弟不盟白鷗。乎足下擁天祿。著書弟不
據虎皮。談易乎。足下侍玉皇案。弟不禮繡佛齋。乎足下
披五色宮錦。弟不掛四時毳衲。乎足下高車。弟不高枕
乎。足下千鍾五鼎。春秋饋享。弟不有鷄豚之逮。親存乎。
與兄比權量力。較雌對雄。此足以壽我翁矣。兄讀之。得
無擊桌噴飯。笑我爲不知漢大也。

與王罔伯

別後不意雙履留滯吳江間。至今寺中琉璃光耿耿在。

日秋來早。鬼相虐。泖河如盜竈之口。田禾半焦。活者皆
鬚鬚頭陀。髮鬚耳。王先生高卧不干人仰。餐明霞。苦食
翠栢。若弟侏儒不能索飽。奈何。高什三篇清風穆如。乃
辱使者匍匐。潤轍上來。啣感風誼。皆歲寒霜色也。長公
嘻嘻顧自鷗鳥。次公婆婆宛爾兜率。何時得嘯歌。傾我
家釀望之。

與汪先生

客歲奴子長干還。反承厚幣。此古人束錦薦縞之義乎。
弟稻衣穀弁。澗飲木食。不復與海內賢豪長者游。近者

授經弇州北固臯北，非其好也。乃門下何所剽僕，若以菰蘆有陳生者，卽蒲團灰坐，不覺爲知己。腸熱吾丈才情氣誼，無可一世世無識英雄人，遂使落落如故。翠閣紅綃，金題玉躑，故是借此以降壯心耳。友人諸德祖，自嘆遊南都不識汪先生，如泗州不見大聖，清秘閣中故不可無此君耳。

與某君

邇來岩穴風腥，交游遠大。如投兔飛鳥，楚楚可憐。不肖授經瑯琊，以一丸泥自封，不敢輒聞姓名于通人長者。

不謂從太原間，綴接班行，宛若生平。洞見底裏，至于掃苛碎，釋凝滯，如秋空雲如春沼水，異日大疑大事，直解衣帶結耳。諸生得師，其福小；在社稷得人，其福大。幸愛嘖咲，蓄精氣以副野人之望，束縞定交，明鏡照膽，捧函循札，高誼敢忘。二扇謹承命書上，真米襄陽所謂慚惶殺人。

復吳子野

不肖授經弇州者三年，非壁觀老僧，則廟見新婦。見客日少，閉門日多。至吳興諸賢豪，則又井底望北斗矣。此

中知有子野先生，卽如讀吳世家，便知有季子。今孝若修禊之約，不肖以爲刻畫古人，未敢卽赴。然以此不獲與君子相周旋，大是欠事。客歲讀扇頭詩，味雋情永，不勝纏綿之感。每欲賡和，來美往往困瘡而止。然村謳田鼓，終當以本色勸酬。俟見時，當面奏耳。

柬米子華

前以一束生芻拜太夫人，四顧蕭然，苔花綉壁，落葉滿門。人爲醋鼻，顧弟且爲足下頓足相敬。古所謂蓬蒿三徑，居然名士風者，正爲足下發耳。足下詩本性情，絕不

作當今塗神畫鬼面目，乃就李不知有米先生何也。且無論足下卽秋潭一沙彌，彥平方叔兩縫掖，俱寂寂如木鐘石鼓，大雅凋傷，烟霞冷落。一至于此，僕爲老親浮沉人間，旣似在縲之鷹，復如鬪穴之鼠，思得清涼間散如兄者，相與以一鉢米一盃茗破之，亦了不可得。况海氛雜沓，吾輩泄泄與蜉蝣燕雀爭尺寸之安，何以堪之。

與陸公

不肖髮覆額，卽知有陸先生。今四十矣，猶未得一望清塵，蓋涇涇匹夫之節，半爲白雲所縮。視一切游大人者，

落落如飛鳥投兔心竊羞之遂至心踪曠若河漢老氏
有云至治之世其民鷄犬相聞不相往來得無類是乎
雖然長者堅飲冰之操而韜其清負恢办之才而飲其
鏘至于咏歌翰墨種種不減古人而舉世罕有知者曾
與玄宰談公所贈陸伯達詩一字一珠因相與論公如
蛾眉出宮作米鹽新婦真可嘆息差有西湖作供猶堪
與香山子瞻稱異代同調堤上紅雨撲面未敢遂以直
經唐突花神願言之私秋以爲期

與董玄宰先生

今歲館于包項二家其子弟相師杜門謝客眠漸高之
日讀未見之書不惟資輔聰益兼可洗汰悔尤知兄聞
之爲一開眉睫也研北志言子昂在長安書画借觀几
重複不能了了往往犢鼻濡墨宛然爲兄先立小像耳
前見画册斷然必傳傳必價壓勝國之士無論文沈都
祝也年來勝心小耗欲畢婚嫁結瓢邈峯之間獨不能
忘情兄之手蹟望以休沐之暇爲摩練染藕一寄野人
則草衣土壁樂死足矣張清臣貧徹骨再遊燕山人情
不甚遠豈僕僕車轍者要爲貧所驅兄清甚又半掃于

墨工惟三寸舌振之而已。

代與鄒南老

客歲發二大願。一願入洛壽座師沈先生。一願入豫章。謁南翁鄒先生。洛歸以後。車疲馬煩。目病旋發。多火閉關。奉醫戒者四十九日。而山中久廢之人。自護其短。不能命千里駕。信乎至人之難遇也。先生出處。非特關天下安危。實係士風邪正。如星拱北。車指南。而潛龍不見。威鳳不下。然則國是何由而折衷乎。愚嘗有云。衆好必察。此豪杰精明事。衆惡必察。此聖賢忠厚事。毀譽失真。

則章奏失體。故平天下。專于重好惡。而慎于言語。獨責之君子。若匹夫匹婦。好莠自口。何益于人品之是非。國家之禍福哉。當今擔當世教。主持公論。全仗明公。以此不能不倦倦于聖賢豪傑耳。

復王崑崙

久不見。慙道人。忽得近耗。知往返水陸萬二千里。杏花雪後。長嘯太山。夜半觀日出。五月入清涼臺。采金蓮花。北走塞上。上李藥師舞劒臺。出薊門。絕大壑。歸而渡海。赴顧司空上元燈火。又扶杖六橋桃花雨中矣。兄論先

生詩歌卽二札。娓娓千言。又爲楊將軍道地。老而意氣
勃勃。墨瀋淋漓。以此卜長者百歲。未可量。玄宰書画。故
是趙魏公前身。其書皆墨蹟中得來。非若今人僅摹石
榻餘滓也。至繪業以勝國進。宋唐如沙彌爲律師。散聖
入莊嚴地。正堪與古人爭衡矣。往于夢中得兩句詩。寄
益卿先生者。有白猿親授山中劍。青鳥時傳海上書之
語。今却爲一片海相隔。且息影鴛湖。僕僕作村學究。乘
桴之約。未審何年青蓮舸。北曲久負此債。稍暇當乞東
籬微沫。以佐酒卮。主人堅客戒。卽先生至。不能傾倒。蓋

書來之日。正閉關初日也。四月月圓時。可以解嚴。先生
幸一報。當買釣魚船。相從于新蘆。雛燕之間耳。

與葛雲嶽

先生。今之葛仙翁也。遐矚高軌。不能捧劍。歌以從。夢想
松桂與白雲俱渺矣。每聞先生之門。鄉邦後進。執經問
奇。郡邑大夫。干旌請益。此去古人白駒青牛。何遠。弟則
支離山澤。無一狀可載。逸民傳中。未老得病。無罪得謗。
東坡先生已言之。僕何品裁。敢與耆舊僉席。乃辱賜之
瑤篇。蘿薜頓明。猿鶴欲和。不自知其感之無從也。生平

介石又懶癖。未能出門。遙聞聲而相慕。昔以爲文人粉澤之語。今始覺東海北海。如比肩也。山林道薄。以空濶作眼。日以堅忍。作腰膝。惟吾兩人交勉之。

上王相公

家貧不能養親。勢必藉館穀。然無事而食人之食。不無少慙。故欲開家塾。聚里中三四生徒。爲餬口計。舉業之暇。以禮義廉恥互相提撕。庶幾少存人道之一二。不肖生平恒心。恒產盡在此。舉動宛然村學究面目。老相公想噴飯滿案也。

復范光甫

不肖饑渴。光甫先生久矣。教授樵李。竊于文章政事外。習知先生孝友忠信。不言而躬行。則又古人中吉德君子也。自揣引分。不敢遣問長者。乃辱損札。重以不朽見役。得無謂田夫岩叟。占歲驗候。有謀野則獲者與。則門下好奇之過也。敢布數言。幸賜郢削。不肖爲老親在侍。未能遁影林薄。偶爾行歌入山。卽黃犢白犬。返而却走。乃光甫盼盼望僕。以塵世之事。僕雖不能爲東海蹈。獨不懼北山移乎。且今之朝野槩可見矣。負鼎孰與墮甕。

運甓孰與棄瓢。揣分度涯。惟有三家村學究。差有安穩本色耳。題詩過獎。一字一珠。擬欲賡和來美。而嬰瘡半年。支離萬狀。每負詩人伐木嚶鳴之誼。心實愧之。此不惟精神銷亡。抑亦所謂侏儒一節之驗也。

復林貞伯

門下同文同軌。而兼總異人異書。撰續國史。傳之來茲。此蘭臺石室之彥。頭白汗青所不敢望也。披讀書函目錄。條整輯辨。而考志尤詳。江淹有云。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蓋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繫人。紀傳可以分授名

手。志則必由自作。故范曄陳壽能爲紀傳。而不能爲表志。今門下老於典故。而又擅劉鄭七略二十畧之長。其貫串首尾。豈特如宗譜家書而已哉。適病瘡未能詳述。俟賤體小康。當陸續以效他山土壤之助。決不敢苟且唐塞明問也。明年欲讀書西湖。而無都養。倘遂所願。上半了湖山事。下半了翁史事。亦一奇耳。

與顧冲菴公子

略血甫平。從醉李館中歸。奉手教。向來筆硯。久作虞芮間田矣。重以使者渡海來。不得不忍痛以完尊命。顧皆

掩袖之語也。承訂會期，顧匏繫下里，不能以苴經從嘯歌之後。延津有緣，當從容一拭芙蓉之末鍔也。

與趙方壺

谷棲澗飲老矣。每結睇趙先生，如客星臺外。有方干隱居，何時與翁散髮濯足。向古木清瀨間，上談黃農，下叙釣弋。今且與寵婢坐塵上，閒適之趣百無一二。何敢以筆墨腥穢釣臺。雖然，當不令桐絲寂寂也。年來弟復善病，不謂亦瘡。君子多病，道心生。當在今日。古之至人，常以生死爲遊戲。猛火熾然，爪髮如故。吾輩未老得病，未

病得衰，精神流謝，可爲感嘆。踏蘆應在何日。賓鴈寫空，蘋花繡澣，不勝伊人之懷。拙作博咲，當絕倒松下也。

復郭青螺先生

某少而讀先生之制義，長而編纂先生之論，晚而購市先生之集，然特函鼎之寸臠，吉光之片羽耳。今捧讀賜刻，始收大全。孔氏四科，子桓三立，明公之能事畢矣。某往從弇州遊，每謂不肖曰：吾始以雪中峨眉推李，以大海紫瀾自喻。今泛濫宋景濂集，而後服其學之大也。若使今日得縱觀先生諸書，則景濂一瓣香，又將爲郭令。

公焚却蓋景濂用修弇州鼎足二百年而先生則又力能扛鼎者也。命世代與詎不信乎。然恨山澤老癯不能出疆而叩先生。但于草屋土剝之間。日抽一編。飲之食之。夢之寐之。雖十五城不與易。九萬里不復上矣。而先生乃以綺語爲多。愚尙恨其少耳。或謂老氏守中。毘耶杜口。此篤老養生之事。不尙應之。曰。儒者不僞而能冲舉。寸心千古是也。不佛而能神通。光燄萬丈是也。先生心聚三花。筆端雨數斛舍利。卽身後不朽。已証目前。不尙謹望風百拜。執侯芭弟子之禮。秘笈方恨其龐。屢亂行。何煩齒及。舊作數篇請正。

答俞公元濟

適承傳王老先生之舉。聞之肉動汗流。以朝廷之大典。而及最無行之人。貽北山之謗。促螻蛄之年。天人共怒。神鬼交責。耻莫大焉。禍莫甚焉。伏祈老親家愛人以德。速爲婉詞。莊語以寤之。真生我成我等矣。弟卽日且移舟吳門山中。看梅光福。不敢覩顏。無恥以溷賓筵。非特今日卽幸而不死。且老亦猶今日之洗耳相避而已。歸時容謝王老先生。今日則吾輩不當輕舉一步也。易曰

无咎无譽此今日衰世頂門藥願老親家深味此言苦
切苦切言不由中思神殛之

與王閑仲

今日午後屈兄過七夕因思牛女之會當新秋晚涼故
不熱女之外無小星故不爭亦不如一年一渡故不老
容把杯共笑也

與莊五修

二十年不入京口此行有二快事一得米南宮自寫像
一得五修先生先生微言蠕動皆有德矩弟之師非弟

之友也前後兩度夢中飲松葉酒覺而忘之不省何語
大都坐先生麈尾旁耳家山多客多文逋屐舄相齧不
復小有勝情天賜閒而不得真閒吾曹求清而不得清
何日追隨先生檜筇鶴林招隱間飽吟細嚼瘦行硬坐
作箇無事道人也

答項楚東

初堅客戒如棘籬護笋咫尺相隔頃者柳花如霰鴛鴦
倦飛小閣褰帷殘爐尙燼此時恨不與吾夫共之二詩
小兒塗鴉不堪一笑差有米家雲山少能餓垢耳

與鄭孔肩

兩度入西湖爲客所跡約畧翠微間如展四冊一餉烟
雲耳十年來願見孔肩先生不得僅于著書墨竹中稱
莫逆交頃讀測莊諸篇卽孺子圯上言不啻也太公隱
丈人門下描寫不減子長而虞公傳之不朽矣僕稍服
穀冠之鄙人焉能爲役念名父名子不忍辭亦不敢辭
草草付子墨比于鄉老閭史而已

荅錢秀峯使君

前至湖上玄宰謂關門紫氣不遠一見錢使君僕謂君

子愛人不宜溷垢伯夷蓋門下在官矚然正與鄉評合僕
得之賢者剽論非佞也向曾游小輞川恨不援裴秀才故
事嘯咏其中聞命得近體四章不足黼黻泉石徒疥壁耳
貫之奇士寓顧園鑿土窟而居五十餘日意雖沉嘿宵中
滾滾若河漢也振之者是在明公僕何能短長得命惶悚

復某君

門下爲青山公一片石犯風濤踐霜露以往返于婁江長
淞間卽不得面見賢者然此中負慚爲眠食不安者三日
比來尊體想已霍然矣自揣三寸管匍匐丈夫七尺軀僕

何人也。而能勝此。謹呵寒撰復。編紵定交。度在白嶽下矣。

與張衢所使君

臺下潔已愛民。折節下士。每擬從諸兄。後望見神君。頃辱明公特擁車騎。腆賜兼金。父老傳呼巷中。子弟詫驚格外。施恩至此。苟非負義男子。有不捐頂踵圖報者。非夫也。卽欲進謝。檠戟恐禮涉報施。分同敵體。以是逡巡不前。又每嘆子賤師事數十人。終不如子游滅明一士。蓋近世士風。與其多寧少。與厭其不去。寧怪其不來。若藉口子賤則華競者。肩摩踵接。而至卽琴庭。雙鶴將掉翅而避矣。明公其奚取焉。俟明春增

秩。袞衣自東。當率先竹馬來迎于旗亭山色間也。

與李本寧先生

先生文苑代興。數十年願修北面之禮。不意降節先施。溫顏綴接。昔見弁叟。今見明公。卽死且不恨矣。邇來名雋眼中皆有鐵。以此引避。不敢數數拜龐公之床。登張華之榻。然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此詩殆非虛語。頃婆婆山中。梅花飛白。正與山僧逸民拈枝嗅瓣。而負薪之孫。忽作殤鬼。使人痛絕。因念雛者如此。吾曹衰相已現。僕僕垂稿于硯田間。可奈何。友人周公美承諾墓表與鄒

南老志金傳真稱合璧此兄不能具一字一縑而迫欲
得一字一珠其家雖貧至孝可念也

復沈雨若

耳目熱雨若非三年矣每欲過虞相約坐扁舟豹囊鹿
皮筆床茶竈共談二三日許而爲青山籠罩一歲不再
出出遇好風活水又復歸以此與四方名豪竟若河漢
然門下人龍文虎未嘗不纏綿胸中也公車言語語透
徹禪真可推倒一世若有韻之語掀翻窠臼直抒性靈
夫詩文能自爲王者未有不鞭策時流接先輩者也

序粗得門下神情而以歲暮困文逋倉卒報命所恃門
下有五丁之斧耳

與袁使君石公

台下正氣干霄清風透膽其介在隣壤旣耳熱之又心
儀之矣每欲一通姓名念邇來游士好謁動稱臨叩其
究不能卓王孫家僮五百何論客也以此團焦土割閉
影不前而不意以贗集之事仰煩明公霹靂手處分得
叔熙書且感且涕李卓老以筆舌殺身可爲殷鑒明公
愛我所全實多千秋懸寄身後七尺近關目前若使贗

書日熾則歌謔章奏皆可亂行域中士大夫語言文字之禍方自此始明公此舉極中吳下膏肓非止爲不肖一洗瑕垢也

荅閔康侯

久屏漁樵心妍跡醜。然每當長松限日。細澗流花。濯足科頭。未嘗不思與康侯共之。古稱神交。端非虛語。允兆已矣。生不入室。死乃登堂。四壁空幃。陰風欲戰。一步一顧。使人悽然。本欲回棹訪丈。而偶遇洞庭友人。飽噉盧橘。遂至洞洩而返。遠慚千里之駕。俯愧十日之期。悵然

比讀手教。且有新創別墅。恨不爲丈掃灌。作吾家於陵翁。若微吟清咏。黼黻松桂。弟之願也。適瘡鬼橫甚。神理霍霍。俟召還。鬼魄粗復。故吾便當賈勇以命子墨。新詩高邁奇秀。珠聲玉價。無以過之。瘡鬼當從此遁矣。

荅夏畦子

先生有道長者。衣冠眉髮。颯颯皆古意。度竹溪桃源中人物。不過如此。夜堂燒燭。披素相視。山癯之姿。一味本色。若非吳兒栽培聲名。高峻庭宇者。不謂先生冷眼得標格之外。至以崑崙老宿見擬。此老與弟素交。淳行幽

懷蓋劉遺民周續之流輩弟何敢望萬一也。弟生平無意作文苑主盟而有意作隱逸添註其他非所敢言。知先生愛我故博軒渠一咲耳。

荅沈徵梅

不肖年來正如入夏反舌鳥。幾于才盡。五丈至手書先之僕。僕不及報。又辱刺舟相訪于青荻白煙之間。澤厚矣。往談賢書。指未嘗不爲徵梅先生首屈。今芙蓉未精。坐嘯匣底。使人不復以文行爲長。太史公久卧田間。殆類于右軍誓墓矣。今世往往以口語碎人。海鷗痛隼一。

矢。混。下。况。太。史。身。居。妬。婦。之。津。者。耶。鱸。膾。可。殘。鷄。肋。何。物。丈。夫。故。自。有。千。秋。耳。一。扇。漫。爲。塗。抹。吾。丈。須。蒙。面。忍。愧。而。置。之。

上繩武翁

吾師慷慨直腸。故是臺省中名臣。近又委蛇曲折。剛柔協濟。所謂何用不臧也。別來知德威清肅。不勝欣慰。呂祖云。能行三百善者。謂之地仙。吾師舌端筆端。無限司命。即使日行一善事。一年之間。可了地仙功行矣。况稍舉一念。而可活數百人者乎。望之望之。新令極明簡廉能。

足爲地方砥柱。想吾師所樂聞者。外書畫二事。乞轉致
肅之司馬。

荅張雨若司馬

秋得遠札。風誼藹然。及讀山東錄。識透秦圖。力損夏鼎。
玉冠珠弁。山澤芒鞋。人見之。祇有遜匿耳。吾丈以貞姬
居妬婦津。以真人居傀儡場。未審何處畫眉。着着眼。弟十
年來。故吾猶在。每駕仁夫贈鹿。與黃犢駢乘。梅花松影
中。兒童拍手隨其後。往往笑而墮地。頗類吾家鴟夷子。
以此逍遙太平。高天下地。皆打乖窩。兄謂弟樂不樂也。

茲因陸君策北行。附此以博噴飯。

荅李本寧先生

曩老先生扶國之年。欲擬一言奉祝。而繪天圖海。安所
措思。以此逡巡。不敢作六合賦耳。若不肖蟪蛄春秋。何
足當當世第一大人先生。麗至六言。侈至十二首。字字
皆神龍頷下珠。亦字字不肖顙上泚也。不惟傳誦不已。
貽示子孫。卽幸而掛名尊集中。千秋以下。羨慕不肖爲
何如人。可謂真不朽矣。先此遡風。百頓以謝。

與陳君

不佞年近五十壯心半耗僅僅學孫登草衣袁閎土室
作無悶漢耳飲水陳先生何所嗜而翰惠先之無乃采
聽之過乎渡江以南多佳山水名士若公與五洩九僕
所急正以何師甫爲司理雅宜相成不敢紛紛逐遊客
轍張司馬所贈昇鹿尙無恙明年當控之湖上足下挹
我于空青疎翠中擁膝拍肩共談千古可也

與伯闇賀公

吾丈有道心傲骨此出豈博一官者今果歸矣清平一
疏不特忠厚正直而部院臺省與南都之計典皆從此

結局吾丈功益不淺但恐名等泰山終不能穩卧東山
耳卽欲躬詣奉候會見曹輩試事相牽久當就談一快
心目明年弟亦買舟西湖中作無名漁父不令烟霞板
蕩丈能從我游乎一笑

荅馮大叅文所

得報後日與友人遲候歸信因伏几嘆曰清風百世直
道三黜固也憐才如春風拂面便消息才如嚴霜一寒
透骨信哉玄宰度馮先生脂車峭帆行必接浙某獨曰
先生嶽崎磊落人也且以一官爲桑下宿以一路佳山

水爲籬下物。緊絆芒鞋。未知所至。度必不遂。返里門。今果然矣。

荅朱先生

雨歇欲放洞庭之棹。適接長箋。如快風走雲。先生胸次。何其浩浩落落也。知天之說。一時狂談。不意與知命尊旨正合。然知天之說。士大夫有安身立命者。皆能之。獨以知天爲知人。作用較是。目前要着耳。弟嘗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成字正指行藏而言。行不成。其行藏不成。其藏爲不謀。故也不懼。故也。堯舜之兢兢業業。而謀

者有十六相。孔子之恂恂而謀者有七十子。則行藏之局成矣。先生高卧風塵。正是此意。世間膽大脚忙之流。豈能測真人之萬一哉。時方龍戰。非特飛見難。卽潛亦不易。徐文貞相公云。雨時便住。晴時出難。道人謀不勝天。請以爲先生謀。懼知命之助。偶藏丁南羽先生布袋佛。玄宰書老坡贊。適在行笥。奉寄供養。一醜明月。對懃和尚大笑。尚覺世界猶寬也。

與康季修

秀州一別。兄如雪鴻無跡。弟若柵鶴孤踪。皆落落成蒼

然老人矣。屢見海內交游，誦康先生誼甚高，文詞扛鼎，氣表籠霄，丞相掃門，將軍納履，大丈夫亦足自豪。豈向寵下婦轅下駒局，春半生也。昔年里中交知，兄所解衣推食者，俄且刻眉斃酒。秋葉浮雲，無復歲寒交道矣。脫身去之，出爲上客，返爲文人。此曹且當負弩而迎，仍前就兄糟榼，幾豈耳。人生五十，寧堪游堪病，茶鐺酒罌，歸與孟修共作竹床夜話，何如第未省兄三徑之資，能伴雙履否。恐兄大笑以吾爲不知痛痒也。弟五十矣，近况許金粟冢跋中，當今宰相公卿，且無完膚，何論處士弟。

答閔康侯

無復世念，世亦不念吾矣。九峯之中，考室者四，恨不使吾兄見之。松花飯，荷葉酒，尚能醉兄也。

讀手札甚矣，康侯之知我也。昨一疏，弟已付之邯鄲老人。夢中不謂尚勤賢者商量卜度。夫瞰高忌盈，天道也。吹毀索癡人道也。若使逗入此網，無論天人交責，卽對妻子，勘覓夢其能安乎。僕五十矣，去年白石山已營埋骨之坎，樂天司空圖吾師也。此事已畢，便當付壽夭于度外。復問懸門腐鼠之得失哉，甚矣康侯之知我也。適

與兒子了禽尚之累造次奉報不及多爲筆談

與馮文所大叅

宗姪馳驅頓挫步步爭賜非臺下賜之郵符且僵仆道塗作旅壑久矣信使一至老親幼婦破涕爲咲然始終得生還者尙仗明公嚙犒之力也伏接手教氣誼斐亘辭旨豐嫺卽此一札不肖亦得掛名大集中千古而下擬于拜牀握麈之末豈直子雲之侯芭仲宣之中郎而已哉端州岩壑環異綵筆所及又增名山記一段奇話弇州至齊楚而止不若明公馳萬里之途破五丁之斧

能使烟霞獻奇草木爭賁恨未得捧劍執匱以相從耳

與莊赤雉比部

往德祖歸奉手扎布衣之誼藹然嗣後欲遣相候念山澤談話正如蔬笋不堪作綺筵供養耳臺下名世文章籠霄氣誼小憇南曹作六月息彼中不知見幾異人得几异書僕五十矣負鍾營藏已無復朋從之思蔗境彌其槐宮已覺但多文字緣未除更欲閉門謝客收召浮氣付之霜降水落之鄉不知何以教我

答李少叅

某蟻伏林澤間。惟孫登草衣。袁闕土室。差了半生。卽明公爲千秋循吏。文苑中第一流人物。不敢逡巡求見。交遠游大。某實耻之。古人耻之。友人張博士歸。忽承雲天之翰。何從得此國士遇也。年已知命。無復世懷。台下乃以經世許之。正如土龍致雨。木鳶御風。祇增具眼人破顏。微咲耳。以門公建節括蒼。問津名山。完厓山龍湫公案。亦是快事。第居恒陶輿。不百里管榻。不十年繫絳。芒鞋橫拖拄杖。未審勝緣當在何日。

與熊邑侯

臺下宰邑四年。以飲水之清。瀉如矢之直。履屐得任重。門洞開。茲聞被召。皆攀車繫馬。願留使君。政如嗽乳小兒。去咫尺。則彌號遇。飢儉則投入懷抱。中可憐也。往者千旌賁臨。禮出鄭重。直指一疏。端發明公。又爲多方描寫。宛轉嘘護。某未嘗有求于明公。而明公施恩于不報。此皆古人事也。虞翻曰。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且無憾。某今日非感死。卽愧死。未省國士一腔血。酒在何地耳。自分五十年來。不能勅斷家事。縱游名山。又不能隱迹夷門。寄居梁廡。好奇畫策。前愧魯連。望廬及門。後慚王烈。

直人間妄庸男子而已。而臺下必欲邀以陳吳之故事。其嘗有云寧爲減塑之狂狷無爲增塑之中行寧拙講學無爲學講率簡任真。永保元吉于願足矣。故忌盈瞰高。天道也。吹瑕索瘢人道也。非實盜名。天人所厭。若復滂大人交。遠張聲價。捫齊束帶。敵體明公。無論對妻子。勘夢魂。卽琴臺雙鶴。且舐衣三嗅而去矣。堅守硜硜。不謂不謝。及今日而上下之交。兩無愧憾。第臺下上辭當路。下調郎君。心事如蝟。而捐俸垂情至此。豈所謂逕同枯木朽株者耶。茲行也。臺下必且爲名給諫。時事日

與韓使君

敵時局日新。區區鄙懷。俟前旌首途。當舞樽旗亭。山色間竹冠松塵。一吐百尺樓上語也。

接台札耳目心思兩窮之語。不勝嘆服。臺下留情民事如此。苟有一得而不以告者。非夫也。夫役原非細事。管東坡與司馬溫公。反覆專論役法。蓋小民安則大戶安。刑清訟簡而上官之夢寐亦安。今里排之役。以合縣計。以十年計。其關係利害非淺淺也。田糧派于各甲。則少而易辦。并于一甲。則多而易侵。且均絕均荒。貼田貼米。

里排可以少甦矣。私擬易知單呈覽。細數核之舊冊。總數填之新單。圖嘗有田號。里排有實徵。決無敢毫髮以迋神鑒也。

上荆石王相公 乞救荒

近來天變異常。淫雨累月。自五月端午前至今六月。既望。大浸稽天矣。詢之父老。言水潦之苦。有甚于旱。而今歲之水。有甚于嘉靖四十三年辛酉之時。何者。蘇松偏處東南。地勢卑下。號為澤國。旱尚可醫。水則難療。姑無論田事。卽如旱魃之年。屋廬不至塌毀。圩岸不必增修。

雜作經營。可以易米而食。雜草伐木。可以代薪而炊。今則通市如河。出門卽雨。鄰里不相往來。水火幾至斷絕。披蓑戴笠。倍添衣食奔走之勞。恐濕受飢。漸釀疾病。死亡之禍。此水之害。所以甚于旱也。辛酉以前。催科尚緩。風俗尚儉。民戶尚實。水勢尚殺。今則朝廷之會計。無年不增。閭閻之後靡。無處不盛。百姓之財力。無日不消。風雨之惡聲。無刻不聞。此今日之水。有加于嘉靖四十二年之時也。且此雨在七八月間。則稻穀漸實。可以繫舟楫。而拾殘禾。此雨在三四月間。則秧苗未蒔。可以留工。

本而救餘喘。今不先不後。適值其時。即使天色漸晴。而苗根已腐矣。卽欲播穀復種。而時氣又非矣。所恃者花。荳花。荳化爲朽枝矣。所恃者瓜菜。瓜菜沒于草莽矣。獨有堤岸一事。男女老幼。以其日夜合併之力。或可恃爲僥倖。數日之謀。而霖雨不休。泥土易敗。築于此。潰于彼矣。成于尺。敗于丈矣。况西北大風不時起。發太湖若雪之水。滔滔東下。頃刻之間。頓至沒踵。則尚安有毫髮之望哉。京師財賦。仰給東南。蘇松小民。全仗耕織。如使旱潦節調。風雨時適。則百姓猶得偷其耒耜桔槔之暇。以

從事于絲枲杼軸之間。今水變如此。舉家之中。非出岸田水。則守築河堤。赤足垢體。惟恐不及。尚有餘暇。及紡績乎。紡績無暇。尚安從易薪米乎。薪米無所出。能坐而待死乎。死期將至。弱者不爲丐。强者不爲盜。乎盜賊四散。有司不三尺乎。三尺相約。則進退皆死地耳。又安所他顧乎。此言之可懼。可驚者也。爲今之計。聖君賢相。以蠲租爲第二義。而以賑貸爲第一策。則嗷嗷枵腹之徒。哀哀露處之衆。或可少恃以無恐。而勉強支吾。以俟朝廷現年破格之恩例耳。今先生手握調燮之權。耳熟

桑梓之變。必至卧不貼席。食不知味。豈有以天下爲一家。而不以蘇松爲同室者哉。今兩臺具疏請題。其恩賜在。聖君。而其調停委曲。則在閣下。若少緩時日。聖誕長封在邇。地方灾異。疏不得上。如待。聖誕開屆。而後發旨。則會計已定。民心愈急。恐非百萬生靈。所以千里而號于父母者也。某近投影鄉村。目擊斯苦。故無忘忌諱。爲先生陳之。幸急圖所以上挽天變。而下救民窮者。

上徐中丞乞救荒

讀書山中。守分不敢輕謁。經月積雨。水沒秧苗。不獨爲生靈苦。而先爲司農苦。不暇爲司農苦。而先爲師臺苦。師臺當上下交迫之時。在飢民不能使之枵腹。而飽在主計。又不能與之空口。而爭千難萬難。何可言喻。但水災實狀。已核見聞。而道路喧傳。又滿朝聽報。灾之疏。非止百姓望之。卽京師士大夫亦望之矣。不審師臺有荒疏見示否。向年吳中不熟。全恃湖廣江西。今一聞吳下水報。彼處先已遏糴。此販商之所以空返。而米價之所。以日踴也。米踊則富者閉廩。只待價昂。貧者望門無從。

借貸田主不肯出資本以急救佃戶佃戶亦不肯出死力以車救田水目前有民窮盜起之禍患冬間又有以荒作熟之錢糧將來更不知費老師幾斗心血耳懇乞師臺行文江西湖廣及淮揚撫按遏糴之禁一弛則吳越之米自賤此通融救飢目前至急第一先手也師臺既有荒疏又有隣省通糴文書鬼神執簿而奏上帝非太師毋福壽之一助哉但疾痛困苦之詞描寫得十分着忙僅博得廟堂五分動聽况今視十六年實有甚矣師臺限田所以救未然報荒所以救已然想今日台慈

必先有籲天之請决不使替人專美于前也謹洒涕以聞

答沈仲容

客歲辱詩攷命序緣縣大夫以賑哺二事日日數薪較米作竈上老嫗耳六月避暑避客得縱讀詩攷渺若河漢細若繭絲乃敢操筆而敘之世有儒宗如仲容先生若使掌難者按經詰問不知奪幾十席又若論經定配異日孔廟廊廡下亦當虛一席待公昔人謂易在蜀中今詩在浙中矣小序惟先生以刪詩之手裁之

與尤郡丞

明公解郡時。適王縝山遺書爲訣。比五日。遂成古人矣。河梁之役。不及追送。榜人老稚。涕思真不啻神君慈母。而不肖涇涇自將。乃蒙國士之盼。惟有痛自洗濯。留男子面目。以見明公耳。春夏哺賑二事。分派各鄉。某承委天馬山。凡四十五日。每日二千餘人。米必潔白。粥必帶歸。男女老弱。各自爲隊。不喧不亂。粥完之日。每人賑米二斗。其遠不及哺者。總四千七百餘人。心力雖耗。幸不得罪于人。鬼大約以臺下光州之法。做而行之。乃知仁

言利溥。非虛語也。二麥登場。布亦長價。田野頗有生机。所愁朝士如棋。輓轡劫不已。杞憂發恤。可奈何哉。

答韓使君

青邑目前有二事。水田無稻者。畝數不多。若造冊抽勘。則徵比之荒熟。易明。公正報役者。土棍甚衆。若先示不用。則沿鄉之索詐。可絕。此皆父老隱憂。敢附以請。

與韓鵬南使君

目前青浦水災。尚在可救。救之之法。有最緊二事。雖有大朋車。不修圩岸。無益也。雖修圩岸。不壩小港。無益也。

今或救或不救。或築或不築。蓋爲無塘長督率之耳。伏乞出示各畝塘長。以字圩之大小分人數之多寡。鳴鑼鼓舞。倡率本圩。若待赴縣求僉水牌。則已晚。其中更有偷力不到。衆勞獨逸。或唱言卽車救無益者。卽係敗群玩法之民。并示呈名擒治。五月爲瘟月。乞清一獄之繫。因以辟疫氣。五月爲耕月。乞停一月之放告。以便救災。至于徵比限期。或量免一二限。蓋里排方事督率。而水鄉又非船不行。一面田中修救。一面城中申理。實難實苦。懇乞仁臺轉稟道院。行牌被水之處。清獄停告。免限。

上聶使君

三者施行而躄手。跣足之民。庶得救死於萬一矣。嗚呼。捍大災。恤大患。社而稷之者。非明公哉。目當大浸。耳聽車聲。一聲一淚。不覺饒舌。惟明公圖之。

雨晴水漲。父老皆云。百年來未有。今秧禾已絕救矣。巨浸無門。萬民如坐水牢中。水退之後。聚而求食。尚多隱憂。正如小兒痘症。又不知幾變也。撫臺移金。理應速發。五千事小疑。人事大士大夫。亦不復前議矣。惟斷而行。之。至賑飢一事。一面處置銀米。遣賑地方。一面留至冬。

自不材其利。卷一
聞凍餒相通之時。煮糜平糶。尚可接濟。三兩月若前去。後空不能湊手。又無計可遣耳。捨掠四起。并望轉諭各屬。以堅事處之。防微杜漸之中。寓彈壓安靜之意。倘小民無知。拒傷一二。題目既大。撫輯更難。昔人謂救荒定變。如虎。脚子輕則子墮。重則子死。真今日事也。明公爲四郡指南。當路倚如左右手。焦勞萬端。故敢具區區布聞。

與朱公平涵

左承入京時。特辱手書。溫綿美細。惠深挾纊。曾附札于

心絃。兄奉謝。未省曾到否。世界如棋。此是常語。但蒲盤。輓轡劫何時事。了移。嗔轉怒。至及局外。袖手旁觀之人。則先生與陶石老是也。可嘆。乃知孫登。咲而不言。叔夜。悶然而返。非出世法。是深于處世法耳。不風之波。隔眼。之夢。皆能增進道心。况以門下讀易高人。知命君子。當之。爲賈生哭。爲接輿歌。兩者安所取焉。弟空山無事。松風竹月。不解負人。近者代分哺賑之勞。覺今年救荒外。無功業。利濟外。無學問。陳郡侯以包龍圖。而兼范富活。人之政。恨不一識之。門下助之。爲德于鄉。尤勝士大夫。

言。騁。于。廟。堂。也。深。秋。月。白。或。拏。舟。索。晤。蘆。花。烟。水。間。共。
作。信。風。人。先。生。其。許。我。否。

荅蔡晴符學憲

明公在郡四載不敢私通一牘離郡不半年連得賜書
三函又以冰俸遠餉古人下榻孺子倒屣逢掖者曾得
此遇否東南大浸稽天雨晴三月而水進不止此坐吳
淞未開圩岸未築耳吳淞者北則爲婁江之下流南則
爲黃浦之上流吳淞既塞如乾卦三連中少一畫婁黃
兩頭不盡洩之水不得不走入內地散衍平田合萬民

俱坐水牢中秋風漸勁饑寒并迫乞貸無門流亡無地
非盜則莩可勝寒心台臺臨別時惓惓以吳淞未開爲
憂今言已驗救荒興役無如此策朝廷若有賑典留四
分之一而又兼以顧氏之三萬太倉嘉定崑山華上之
協濟真所謂興百人之工活百人之命興千人之工活
千人之命也次第修圩其功亦邇惟明公留意告之當
路及今不濬則吳淞永無濬期矣及今不築則圩岸永
無築期矣江右司文勝他省萬倍不喜得門生喜得人
皆堅忍嗜欲慣習忠義名節有胎學問有根况以明公

爲之指南。躍金脫穎。又當何如。弟講學諸公。多重經而輕史。事外無理。則史外無經。惟明公率先倡之。使門牆之下。上者爲麒麟鳳凰。次亦不失爲虎豹。是所望也。

荅戴悟軒使君

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物必有所濟。兄拖水帶泥。而心事如青天白日。比之口淨而身穢者。不同大約無不可與人言。便無不可與閻羅老子言也。王公欲刊未刊之書。欲了未了之事。弟無書可刊。無事可了。直直捷捷。乾乾淨淨。乃是解脫奇男子。幸兄以此謝之。兄東中行。

三事。卽就事中調御。役夫清楚錢糧。錢糧之散出得實。得時。役夫之調御不爭不苦。正如以此接衆高僧。則可以奉承上官。而過于節省。嚴于催督。則不可事到將完。越要加勤。加慎。加寬。敢以爲百尺竿頭之勸。

與戴悟軒

弟看一切薄俗。比三年前又一光景。上閉口。次閉門。前者常熟杭州。皆以書院相招。弟皆不敢赴會。非有異同。正爲賢人君子相聚。一語之出。皆有關意。且縉紳多布衣少。豈可厠足其闕。以招攀援之誚。偶于東佘山洗石。

種竹。且愚夫婦生壙已築久矣。一健之外。不望他榮。一書之外。不望他事。但書坊所刻秘笈之類。皆僞以弟名冒之。念此曹病貧。賈不能救。正聽其自行。多有極可咲可厭者。弟之不好名。此亦足以見其一班矣。

荅費無學

某山澤無所嗜好。好林澗之游。家貧不能買書。往往手目抄寫。又無草堂資。日負鋪披。剔泉石。櫛蕪沐穢。履碁。嚙而跡之。今買一舟。轉展避人。如老漁父耳。門下年未四十。選述巨麗宏博。通及百卷。卽楊用修王弼州少年。

度未能臻此。其必傳無疑。第吾丈方攻公車。言何不少。忍以終燃。慕視草之業。櫛括當代。故實裁成。良史使後。世不恨二百年無子。長孟堅非吾費先生。而誰若榭笠。荷衣茅焦。土窟青山。未嘗拒人人。自拒青山耳。英雄回首。卽是神仙。麟閣拂衣。何妨鷗鳥。願足下三思焉。

又

岩栖序。置之文苑。英華中。不可復辨。其六朝初唐之最。乎。秘笈非弟書。書賈贖托以行。中無二三真者。此曹貧。不忍督付丙丁。終當整頓。乞玄晏一言耳。欲拱名賢而。

傳造次未能會冬。通志狀頗多了理。如貧女夜績。殊損蕭閒之趣。

與聶使君

台臺壽辰。不敢隨鄉紳同祝。茲以家藏桃源圖。少致鄙誠。一展卷或不減河陽花色也。

復鄒文

承手諭兵道處。最爲吃緊。近趣澹生兄再三解雪。乃知毫無成心。兩公手書奉覽。幸密示賢郎。驚弦中鈎。宜以爲懼。不宜以此爲喜也。擇交二字。卽風波不生。亦是儒

者家常茶飯。若今日彌覺有味耳。

荅趙公子

古有遙聞聲而相慕者。以爲實語耳。今乃得之尊公。與門下。門下不委序于通人。而委之僕。此舍芍藥之和。而以蔬笋饌。客將無爲肉食者所略略否。幸門下更調而俎之。

與黃府幕

古謂凶年殺禮。蓋賓祭二事也。頃遭大荒。郡中家汰人。侈賓筵羅列。倍于曩時。不敢復論。獨祭賽本郡城隍。刑

牲焚楮。肅拜而退。其亦可以已矣。近有俚俗所謂太保者。祭畢之後。復用筮卜神歆否。或祭此神而卜彼神。或一祭不准而卜再祭。貧民無識。罄貲借貸。名還宿願。實則累窮。蓋其弊有四。曰褻尊神。曰惑愚俗。曰妄費財。曰多殺生。此聰明正直者所決不喜也。乞臺下懇白府縣公祖父母。大張告示。但許祭祀。不許鑼鼓。太保入廟。妄言禍福。別生支蔓。有此等項。地方報官懲治。不惟神明之廟貌尊嚴。而小民省一兩日之費。以資荒年一二月之糧。此尤正直聰明者必喜也。其事若迂。其救荒甚實。惟臺下能爽然與不佞相合耳。

與熊際華父母

某每念臺下國士之知。欲通尺一相候。如坐井底。無由自達。昨聞待詔者補曹郎。幾百聖賢豪杰。如臺下領袖。省垣必能以冷眼覷人。以熱腸報國。以聰明正直輔忠厚。而行爲擊泚笏。不爲擊蛇笏。爲子房椎。不爲朱亥椎。語至此。想明公必鼓頤一大咲也。某無端被譽。亦無端被讒。今已洞白矣。年來以扁舟載書。往來峰泖間。無論儉父。卽家人罕得而跡。曾占絕句云。怕將名姓落人間。

買得秋江蘆荻灣。几度招尋尋不見。釣舟雖小。卽深山。此不肖近况。非以林澤自驕。蓋欲以此酬慰知己。小有安身立命處耳。玄宰已請致。自今真爲戲海鷗。第憐才右文。亦是昌朝盛事。趙綰數稱師申公。將無在臺下乎。

與陶石簣太史

先生身居金馬。心類木雞。非宿劫洪爐中。鼓鑄得來。風雨名場。且迷于大麓矣。天懷師書經已竟。精血耗亡。粗留空殼。而又以口訥行方。戒珠之事。仰面向人。如上牆壁。不肖爲之經營百端。皆以遠方佛刹爲謝。歸橐蕭然。

颯若槁葉。可憐哉。賢仲比肩而升。經世則兩蘇。出世則天親無着。不肖不敢以世情賀。所喜兩巨人。日月麗天。光明非淺。禹穴一塊土。又將爲洙泗乾竺矣。

復馬仲良使君

明公好士。傾天下客。僕道人也。一藤一衲。合老山藪中。春初承訂看梅之約。嘗語玄宰云。吾家籬落間。數百樹梅花。儘堪傾白墮。絆青騾。何必遠游。以此逡巡而止。今冉冉秋矣。空谷獨坐。忽承手札。永俸自天而下。枯木朽株。何以得此于神交知己。自喜衡門之下。病不及身。賤

不執役。今明公又贈一萬酒錢。便可作月餘無求老人矣。前得桐雨齋集于不磷所。極新極險。此脉直從昌黎子美遡源而來。鬼賀惟全。邢所驟乘。高文襄籌邊斷國類李贊皇。恩怨亦差近之。第贊皇過侈。不如文襄之絲素耳。明公爲鄉衮表章一叙。恢岸博大。客見先生之詩。未見先生之志也。琬琰錄。弇州公排纘數十年。今明公指俸刻之。一舉而使弇州之目瞑。先達之骨肉。史官之手便。直河潤故人不磷而已哉。代爲稽首以謝。

與王遜之

昨見兩得溫旨。君恩浩大。此亦地下之所喜也。風波之世。約束僕童。早完國賦。爲保家第一。聰明先之以。幸富貴濟之。以寬。古人歷有明訓。此老姪所長。不待囑矣。

復閔康侯

某少狂。好談擊筑舞劍。荆卿隱娘之術。因家貧多病。不任俠。已舍少年場。爲大人游。則腰領鬚眉。不任媚嫵。已讀竺乾柱下之書。欲躡影高山。訖命破鉢。則不任食色。約束遲回。偃仰年屆。知非漸老。漸實。惟有低首三村學。究中差覺。無譽無咎耳。吾丈何所取。而先施及之。札中

數言。即使馮敬通。劉孝標。王無功。自敘自銘。何以加此。世乃有知己。寫照如康侯哉。反覆著述。無師之智。深踵之息。文人才子。皆拜下風。蓋其原本于經術道德。而以九家輔之。其必傳何疑。顧不肖無能爲康侯重輕。何如。何如。紅葉黃蘆。或有舞棹逗霜月。而至者。小人某也。此時可得叩徹雲館。作聚頭磕膝話矣。

與蕭象林使君

雪翁歸縷述臺下不去口。卽臨邛三朝相如。太白千金散客。未若明公風流文雅。無所爲而爲也。非仙令義俠。

斷不能破常格至此。每聞弄珠樓勝韻。恨不挾玄宰題詩。楣柱間傳之藝林。頃者東南水災。七郡嗷嗷。萬民洶洶。若欲盡數請蠲。大司農非大咲。卽大哭矣。如何如何。救荒之事。全賴振古豪傑。非心熱不能救萬民。而又貴從容。非膽大不能定亂民。而又貴堅重。當今豪傑非矣。而誰若欲俯采芻蕘。當錄末議以進。

與朱平翁

孟璜歸。知吾丈津津糜之牙頰。問頃長鬚至。則琳瑯燦然矣。狂夫敘瑰異快爽。真百尺樓上語。又百尺竿頭語。

信風記爛熳曲折法度血脉無一非古人人間粉黛瑯
刻者久矣曾見此等文字否吾丈當今稷契却欲分玄
真子釣竿恐爲白鷗所妬雖然以此勅斷家緣推遠俗
氛熱腸付之泉石冷眼付之朝市俛仰典墳保練心性
何必擁呵張弛在手乎弟知命之年經營一墓酌酒封
壙不哭而歌自謂陶潛司空去人非遠其他但追涼偃
曝高枕讀書而已松兒乃辱長者施以五丁之斧飾以
七襄之錦孺子過望喜浮大宅感謝感謝

與項孝廉

煮字耕研以了殘日深山病道士祇堪與枯崖斷壁作
觀願心未灰者是中賢長者如兄耳季雅開士舌頰皆
蓮花今與吾丈聯席壁觀僕喜從虎皮之末顧春來雪
霰侵襲繭足不出戶未得望顏色飽粲花之論奈何

與蔡都侯

某山澤之姿蠖伏螭隱不敢求通于明公遠辱手旌願
之表宅旌廬重以粟帛卽北海之于正平平原之于志
和靡以加矣自覺四年間上下之交兩無愧憾未省烈
士一腔血何日化報恩珠耳臺下重如山潤如河父老

皆能誦之。至于清畏人知。德施不報。笑顰必愛。屐履得宜。則某嘗竊窺。盛饗焉。以臺下莫可親踈之品。入江右名節學問之鄉。揜瑕存瑜。上可備榷梓豫楠。下亦不失竹頭木屑。知明公有具眼在臺下。瀕行不能治裝。聞抵官。又復儉苦。焚玉鍛金造物。未必無意。第吳人區區去後。思所謂曷飲食之。非虛語也。文正集序呈覽。某妄謂中行不得流而爲鄉愿。鄉愿不已。流而爲鄙夫。反覆范文正傳。真狂真狷也。故以此命序。惟台臺教之。

與聶韓二使君

天降時雨。花稻勃然。田婦農夫。舍桔槔而就紗布。摘瓜茄而易薪米。又增一番活潑生機。皆仁臺子民之真心所感造也。昨見里排一諭新者少。舊者多。主戶承役。客戶貼田。又且舉行均田均甲之制。此父老求之百年而不可得者。幸甚快甚。夫糙糧白銀。官囤代里排之苦者半矣。今每畝除官甲囤戶外。剩田若干。十甲均派。現年里排在官比較。其九甲在鄉分催。若派數錢糧不足。現年得呈某甲。某甲得呈名下欠戶。此至公至平。至簡至易之法。第其間更有民隱二種。一曰均積年荒田。一曰

均無戶絕田。畝中有積年荒田。必十甲分之。不忍一甲獨累賠糧。所以均其害也。有無戶絕田。亦十甲分之。不許一甲占作已產。所以均其利也。里排利害切身。不攻擊而自舉。朝暮慣熟。不履畝而自明。得臺下先期示衆。聽官甲圍戶外。凡餘田荒絕在畝者。不追已往。只在現前。各自查出。各自派明。不過數日。而報冊燎然若指諸掌矣。蓋均荒均絕者。正均田均甲之精神。而以絕田之利償荒田之害者。又役米外之津貼也。千載一時。幸遇慈父母。揀荒之妙。惟臺下定役之妙。惟臺下。豈直利溥。

億兆百世且指南焉

與錢懋毅

懋毅先生。自束髮已知之。不獨今日也。往歲病劇中。遠辱損書幣。以尊公詩選命序。比時槌床而呼。捫壁而行。無暇問筆硯事。今神革甫還。敢勒一言以獻。李廣射虎。飲羽沒石。智者驚喜。是石愚者悵恨。非虎尊公之序。不屬之通人。而屬之山衣田冠者流。先生得無虛發一矢耶。

復烏程閔康侯

冬來奇寒。凍齒相磕。擁裘炙火。無處生活。文逋交迫。甚于責進。因思古人冬餘之樂。祇虛語耳。使者至。堅冰在鬚。發信惶恐。卽時呵凍作序。差不辱命。門下著述。精而可傳。僕得附名千秋。但沙礫居前。恐爲金玉之累。僕老矣。銷聲遁影。願作空山掃葉。不可得。栖栖人間。如驚雀拱鼠足下。乃以平易許之。僕非不能奇。顧奇者畸也。獨往獨來之謂也。若耦于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耦則三矣。二則能奇乎。天地聖賢。寓一於二。寓奇於耦。觀于易而理燦然矣。弁陽老人周公謹。有志雅堂雜抄。有癸辛志。

松雪翁嘗畫鵲華秋色一卷贈之。鵲華齊魯之山。故公謹有齊東野語。承教并附以請。

尺牘卷之一 終

自不刊其利
卷一

禮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四三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

尺牘

與張肅之司馬

二月有鬣僧持居士書至刺促索報。比時二孫皆病疹。俄作下殤。十年學道。未能洗拭哭孫之淚。已讀居士開山緣起。不覺呀然笑曰。劉處士鬻二女以畢雁宕之役。鬻張欲賣姬以開爐峯險道。何其無兒女情也。吾過矣。吾過矣。雖然。此山去尊郡僅九里。造物閱之數千年。始落居士手。近代勿論。卽王謝諸公。最負遊癖。竟從鞞鞋。

下失之。今日仗居士掃陳洗腐。出惡道險。真堪作開山祖師。顧弟所以重居士者。點綴亭臺。安立名字。無一點脂粉氣。亦無一點烟火氣。若他園位。置榜額。非攢眉則掩口。欲穢耳。自來好事之家。輦石鑿池者。歲用衆以百數計。畚鍤如雲。邪許如雷。然而石不暇黔。木不及拱。或轉眼易他氏。或彈指而化爲烏。有先生者多矣。蓋園有三難。曰難成。曰難修。曰難守。復有四易。曰易費。曰易俗。曰易荒。曰易奪。以此三難。召此四易。總不如就山開山爲佳。若因澤瀦泉。因巖架屋。因勢剪剔。因境品題。山骨

不斲。山木不刊。山花不貧。山居不麗。山獸不爭。山賊不貪。如是。可以止矣。不朽矣。則吾張居士九里山是也。弟五十時。經營東。余穿坎作壙。爲容棺之墟。旁有餘山。雜布松竹。下有瘠田。粗設厨廡。但恨山水窘縮。費力廉削。無能如居士重闢混沌。別置峨眉。以此讀綠疏及顧江寧諸詩。祇有嘆羨。俟居士宦成歸里。弟當搢筇入山。率同志。創開山居士祠于天闕之上。因正祭器。勅山僧摘寒泉。茶折元章梅。采越王蘭。以供居士。而檄髯張配食。其旁。其遊客狼籍花枝者。擲之。鷗虎軒外。與山君共之。

刑○花○者○服○上○刑○張○居○士○甫○爲○司○寇○亦○添○此○條○例○否○一○笑○
來○教○記○叙○詩○須○親○見○此○山○面○目○而○後○爲○之○是○邪○非○邪○未○
暇○於○紗○籠○中○寫○照○也○

與汪泉州

臺○下○借○重○名○郡○友○人○縷○縷○述○仁○政○不○去○口○口○碑○在○道○則○
薦○剡○在○朝○矣○貴○治○先○達○思○弦○李○公○向○守○雲○間○解○郡○之○日○
父○老○閉○城○相○留○至○獲○譴○以○死○而○人○無○悔○心○陸○文○定○四○十○
年○不○入○公○庭○庭○見○太○守○又○大○雨○淫○淖○中○送○之○西○郊○士○林○
傳○爲○奇○事○聞○其○家○赤○貧○伊○子○守○分○幾○于○若○敖○負○薪○矣○幸○

臺○下○念○此○廉○吏○後○一○慰○存○之○若○指○李○公○矯○者○非○仇○則○妄○
庸○人○耳○

復鄒愚谷學憲

次○公○夜○光○之○璧○不○出○家○笥○越○四○百○里○而○問○玉○工○不○肖○豈○
能○復○加○珞○珞○哉○讀○公○車○文○心○精○而○綺○筆○膽○奇○而○大○不○肖○
已○識○長○者○之○家○風○矣○自○省○何○人○敢○當○北○面○請○叙○兄○弟○之○
禮○而○敬○獻○芻○蕘○以○別○大○抵○吾○輩○胸○中○落○騷○雅○二○字○則○讀○
書○定○不○深○心○落○意○氣○二○字○則○交○遊○定○不○得○力○蓋○騷○雅○既○
成○新○歡○則○舉○業○淡○矣○意○氣○若○落○故○套○則○德○性○浮○矣○日○前○

惟有端居遵養。熟繙古史。兼閱新報。洗發洞達。肆力於
場事。作少年科第。經世大儒。是所願耳。若干秋不朽之
業。門下文苑。衣鉢自在。古宿有云。佛法不怕爛却也。

東項東鰲父母

臺下暫返東山。朝常如沸。乃知諍臣論金人箴。當參而
用之。中涓方取精于螭蚌。而言路猶角勝于蠻觸。非得
臺下真君子者。以正直輔忠厚。以中立當雷同。滔滔東
逝之波。孰挽之哉。某伏蠖寒蟬。與世耗轉。逃且昔年佩
服閭然之訓。輒欲自放于松麋蘋鷗之末。以是感恩負

知如臺下。未遑通咫尺書。乃辱千里而勤。以翰言。可謂
黼黻烟霞。丹青泉石。某何人斯。辱此非分。倘得藉邀寵
靈。蓋鹽麥飯。不至作無義男子。便可酬報萬一鞭策之
私。至于拂芸簡。登蘭臺。非特拙劣所不敢聞。抑且北山
猿鶴之所嘲也。獻歲竹牕。試香啜墨。宛如對冰壺。使者
倉皇。敬報空函。祇有慚色。

與韓長洲

十六日下春矣。不宜詣門。冀得解衣。從緒風涼月間。一
談耳。是夕宿舟次。即往弔顧涇陽于梁溪。今且峭帆東

歸。侯八月秋爽。再卜良晤。爾時臺下方典棘闈。如何如何。朱修能詩品深詣秀雋。極有書癖。圖章故自餘技。今從名公游。如李方叔得侍子瞻。凡可借芬處。應不惜青蓮舌也。

答鄒公履

今名士皆掇拾。拮束雖奇。亦百衲衣。非若足下。獨運杼軸。首尾千尺錦也。關尹子云。賢愚心愈明。則交不睦。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此非獨施之朋友。寔家庭間混沌譜耳。

復馮友

屏跡山澤。門外事皆付之洗耳。掉臂中得教。始知有衣冠之鬪。鄙人不敢與。亦不敢聞。此中黃鳥聲甚佳。恨兩君不一聽之。伏枕初起。擬案草復。

柬王季重使君

使君神明。真父母也。義田一事。全賴四至。刻圖令士民信服。而當路亦得藉此以杜好事之口。獨青谿一望。巨浸。視三十六年。僅留尺許。米價未昂。而薪價真如桂矣。每爲台臺籌筭出處。宜請養而遲補官。得雄以後。相時

而飛。今蠅聲鳩眼。尙未寧帖。卽太公健飯。催督上車。可
以長跪請也。不肖結夏太湖中洞庭。暑可避而客不能
避。卽客可避而僧不能避。卽僧可避而詩僧不能避。頃
子桑上人遠顧。云與臺下外形內心之交。其詩亦清快
道爽。生平淡面鈍口。不解向人乞緣。茲以王使君如西
竺。適軍多鳥。不惜定僧乞一羽一毛。然亦不敢望財施。
惟以舌施耳。不肖五十外人。日求減塑而四方以增塑。
求之如何。如何。幸有以教。

答張太尊

自婁東歸。知台臺勘灾。登山不能率先。父老一致壺漿。
爲之悵然。秋風漸勁。饑寒相迫。未省部議何如。獨念報
荒之時。不得不以熟作荒。派荒之時。又不得不以熟補
荒。以華亭槩縣論之。宜以東南之熟補西北之荒。以松
江槩府論之。宜以上海之熟補青浦之荒。此全仰仁人
公論。以先聲倡之耳。臺下捐羨金祠烈女。又捐羨金救
饑民。表風勸俗。捍患恤灾。不獨倡義。更以訓廉。士民無
不踴躍也。

答長洲胡使君

某蟄伏引磴磴之拙竊從門生子弟間讀台臺公車言
于子柔玄宰間讀長安賦于練川長洲士民間讀訓民
歌此兩漢文苑循吏合而爲一人者也夫目今時局以
爭殿之虎而兼戰野之龍以雌黃之口而灑玄黃之血
惟有郡邑長得孤行一意鳴弦而治爲宓單父積功累
行爲許旌陽公真其人哉向者枉重草堂茲又特頒冰
俸禮意稠疊手書斐媿恨紙衣土窟中人無能効短長
於明公而禽鳥報恩之珠烈士酌知之血不敢自後于
古人也

與方公旦心

台臺爲郡司農不特官署如僧舍卽左右皆如退院僧
今又居此冷曹人以爲不炎不熱不肖正謂此梅幹在
冰雪中俗眼未及見花香時候耳當今中行救世不得
狂亦救世不得惟狷者是向上第一路人然狷之有所
不爲尙置之賢知過中則聖賢豪傑喜靜而不喜動喜
冷而不喜熱可知矣台臺以爲何如

與屠赤水使君

久不奉清暉令人五內蔀塞安得雕雲之筆霏雪之談

一、淘、沃、之、年、來、多、病、早、衰、閉、關、埋、影、如、在、井、底、中、不、復、
聞、長、安、事、獨、念、時、局、未、定、如、越、鴻、楚、馭、先、生、慷、慨、滿、懷、
經、術、貯、膽、坐、令、神、鈎、赤、精、匣、而、待、老、可、勝、浩、歎、雖、然、青、
山、之、業、碧、落、之、游、丈、夫、亦、可、以、豪、矣、往、聞、太、夫、人、僊、遊、
情、愫、未、申、至、今、愧、死、無、地、獨、以、百、歲、謝、人、間、比、之、西、池、
南、岳、亦、復、何、遠、敬、附、生、芻、特、向、祠、中、禮、一、瓣、香、遙、致、區、
區、通、家、子、弟、姓、名、而、已、若、後、時、之、罪、幸、長、者、原、而、宥、之、
又

前、讀、曇、花、記、痛、快、處、令、人、解、頤、悽、慘、處、令、人、墮、淚、批、判、
幽、明、喚、醒、醉、夢、二、藏、中、語、也、往、聞、載、家、樂、過、從、吳、門、何、
不、臨、下、里、使、俗、兒、一、聞、霓、裳、之、調、乎、若、近、有、新、聲、亦、望、
見、示、懶、病、之、人、得、手、一、編、支、頤、綠、陰、中、便、是、十、部、清、商、
也。

與許郡侯

臺、下、解、郡、時、河、梁、照、影、兩、無、媿、色、者、獨、有、不、肖、儒、耳、不、
意、長、安、中、顛、倒、一、至、于、此、此、于、明、公、分、毫、無、點、夫、以、父、
子、兄、弟、最、親、而、同、床、不、免、異、夢、以、衆、生、愛、憎、取、舍、各、別、
故、也、臺、下、第、付、之、夢、中、嚳、語、而、已、區、區、之、私、每、欲、一、渡、

江以謁明公入則拜床下。相與理性命釣弋之旨。出則從郎君腰弧騰騎。縱獵而返。相與擊鮮壓酒。一吐胸中之憤。今尙未能也。年來爲先嚴卜塋。經營一塊土。辛苦白頭。回視昔年烟霄鸞鶴之志。轉眼漸成老翁。第不敢作負義男子。以辱臺下國士之知。青天曠日。實聞此言。臺下神明精魄。固自聖賢中豪傑。必不久置閒地。幸惟爲國珍重。

復方旦心公祖

病中得台札及心問。但未見北運便民書叙。以此爲恨。

記得先達徐文貞公云。凡國家之事。隨事而講。真講學也。隨時而習。真時習也。譬如臺下時任在漕。卽向漕政中搜括其利害痛癢。毫髮無遺憾。勒成一書。或告之當路。貽之後人。使百姓顯受其賜。而國家陰受輓輸之益。事功在此。學問亦在此。此思不出位之正脉也。天下而人人如台臺。可謂上不愧天子。下不愧所學矣。

與李本寧先生

往歲聞有歸楚之信。幾欲輕裝獨來送別江滸。今喜客星炯炯。正纏吳會間。使不肖後學輩時禮一瓣香。真靈

山儼然未散也。大集出世震動天壤。如士林六籍賢劫二藏。豈直奪五緯之光芒。濯三江之濤采而已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盛德大業茂以加矣。江孺人傳後數言。畢竟掀眼。別改上呈。以副尊諭。北面知已。義等在。三幸勿姑息而貫之。享帚覆瓿。取裁惟命。語次不覺主臣。

復馮文所大叅

客秋不肖出洞庭山。先生又將入洞庭湖。比時若使遂張楚帆。覺至人與人不異。聞游餘杭徑山兩天目。登黃白二岳。又登九華。黃山草昧初落。潘髯輩眼中不若九

華秀絕。青蓮多所品題。故是老者宿耳。先生愛賞五玉。何減阿咸阿惠。履綦所至。賓從如雲。魚有龍。鳥有鳳。信哉。憨山今之洪覺範也。塵尾相難。使人流涎。不肖妄謂講學之地。未免帶情識。粘名位。侈口而談。違心而應。涉世味饒。出世諦少。不若宗門老胡。無眼棒頭。尚能撼諸君子。十重步障。與三十六州諸錯耳。近者吳越之間。雌黃之口。玄黃之血。蓋焦龍矣。先生去鄉一步。便是上天。百尺去鄉一日。便是避世百年。俟異日而後知鄙語之非謬也。不肖邇來山中。除教子讀書外。百事不暇料理。

正洗手時，忽拜數千里，冰俸買魚沽酒，便可作一月資糧。餘則有常山長老生活具在，以此謝臺下，并以此慰臺下。

復顧涇陽先生

先生之學，非特見之名節文章，寔見之朝野精嚴之踐履。如龍文五采，其外也能霖雨天下，其寔也。故不肖以龍德奉祝，非敢阿私，乃逡巡退讓而賜之遠札，勗以交倣。仰悉大君子接引之意，真使人感不去懷。讀當下繹，痛快直捷，而以史公之說終焉。本體工夫，一齊合下。即

鏡本明，就鏡施藥，乃知以虛空爲鏡，以不染爲藥者，終落無罪福無聖凡無忌憚之知見，甚矣先生之真有造于世教也。承念及辰玉遺集，言之傷惋。初太原公得召旨，弟書謂辰玉云：人以為錦上花，僕以為雪上霜耳。今歿後一着果如此，弟之心事，惟問伯兄知之，可嘆。

與張丈

吾兄遠行，弟適在山中，不及奉贐。吾兄不驕不譎，而賢主人不伎不求，自是兩相得也。新官如入暗室，久而自明，但筆底留人，甚於刀上劍頭。上念鬼神，下念子孫，則

生路寬矣。所賴夏公長者當無事相祝。聞所治甚荒。覓得救荒諸書奉脩採擇。或當路咨詢。或饑民仰望。智無百慮。愚有一得。活得一人。則一人陰德也。行得一事。則一事藥方也。乞細細批閱。與彼處地方可行者。標出以示夏公案牘。送迎之煩。不暇編覽。精神線索。則友人事亦方便事。有便一勸。按君停訟恤獄。緩舊甲征。皆救荒大義。

與徐魯人使君

初謁明公。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談塵俗事。既

聞新政。如程不識之兵。李光弼之將。刁斗不譁。旌旗改色。英雄意表。自是非常。昨者駕至山中。投以新詩。蘿月松風。竟不及握麈相對。清談清課。皆從山水中兩失之。將無造物者小爲嘲弄。抑更續後緣也。父母孔邇。快觀有期。正恐非時入室。不獨低頭澹子明公庭鶴。亦將笑人如何。

上方二府

別後兩奉札。既即報謝。想已奏記室矣。北運仰仗仁覆。體恤調停。如良醫之救沉疴。慈父之護愛子。雖由清恕。

實出經綸。謝玄履屐各得其任。孔明竈井皆應尺繩。今觀台臺而知古人之非遠也。撫臺感服奇節。特欲激揚。而松父老欲築祠。淮上尸祝臺下。但恐北朝空席。并州無復有瞻衮之期。若不肖盼望福星。又以日爲歲矣。

與王復之

僕老矣。一生素志已付劉伶鍾邊。此豈復有世念。年來病冗。空集不能低首受書。蠹老螢乾。乞作曝背翁足矣。而婚娶未畢。時入城市。客來跡者。又復以著述相期。所謂今之隱几。非古之隱几也。吾丈文虎人龍。北斗以南。

一人耳。公車之暇。專爲眉山禮一瓣香。博覽宏肆。若使子瞻見之。且當把臂四學士中。僕何人斯。而當北面之禮。折心灑汗。恨不穴地以避也。士大夫正有二事。太上出世。以孝弟爲根本。其次救世。以舉業爲階梯。吾丈公車言陸離精密。語語皆逐貧。請屏他籍。一意爲之。陰符云。絕利一源。用師百倍。敢以爲名賢知己之獻。謹奉玄宰真蹟。草堂雲氣不散也。

與張五鹿太守

黃穀老自海上入松。縷述台臺三讓避熱之意。相與嘆

服久之。而滸墅冰蘖之聲。至今猶騰道路。卽黃公有耳。寧不心折也。近丹陽王公有新政。爲東南所稱。凡衙官不許輕監一人。輕枷一人。稟命正堂。有票方許。台臺若發行合屬。卽他郡且將師而効之矣。其陰功可勝道哉。曹州學正劉允繩。孝廉中麟鳳也。不獨制舉擅場。卽古文詞皆可選入木天。亦曾奏藝于大匠之門否。

與趙凡夫

我祖爲人灌園。不若僕得幸于趙先生。若使稻衣穀弁。目從寒山中飯。犢掃葉貴于王公多矣。吾友王丈善寫。

古佛廬陵伽。屠長卿贈以詩云。得錢散與貧兒去。只是焚香禮上清。就其品韻。居然人外。幸分梧陰一片地。小爲燕溫。何如。

答沈繼山

昔堯夫有言。善人未合。不敢急合。故明公爲青史中第一人物。至今日而始拜德門之床。納孺子之履者。以此非敢山澤自驕也。伏承享以上客。倡以名篇。卽無短序。詩中已描繪盡矣。至于紀律森嚴。性情雋永。又浣花翁餘事耳。非久與叔祥商畧。以酌來教。

答熊公子

往聞大父母之計。友人陸伯生同不肖設位于郡城之南禪寺。率同志奠敬焚一瓣香于位前。鄉紳士民如喪考妣。非獨爲知己哭。寔爲一縣哭也。忽承枉札。遠寄讀之。黯然而初擢臺選。海內方仗以爲言路指南。國是士風。關繫匪淺。尊公之清。天下所知。獨其渙群觸邪之念。百不試一。雖朝廷無福。未盡其用。然生不媿三光。死不怕閻羅老子矣。况諸昆仲讀書清謹。恪守家風。未了之事。後人補之。乞示行實。當爲大父母作傳。以闡幽潛。邑有

志。國有史。皆不可無此第一流人物也。但門下家貧。道遠。資斧甚艱。或遣一介持來。即可報命。且僕出入無時。兩不相值。千里駕委之草莽耳。

答趙同知

王公不下士久。不意于旌之重。紆訪委巷中。追憶老侯生。使人媿死。今征車前邁。行李蕭然。誰謂近世無范萊蕪。但無當路道眼人格外物色之耳。承委四筵四箋。遵命塞白。某守硜硜匹夫之介。不敢通輦下書。見東里公。煩致相憶。

答錢受之太史

自吾兄天蜚輒有索書求見者弟堅謝之山澤老人不當通輦下之信非分當爾卽懶性亦爾爾也賴兄眼中
有照膽鏡手中有降魔杵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一
客不如少一客耳承諭讀書無暇此時豈能終日終夜
鑽破故紙堆中嘗記得少謁徐文貞公云學而時習之
何義對以不輟文貞云如國家有荒事卽就荒時查考
荒事如有兵事卽就兵時查考兵事如有大禮大獄亦
然此真所謂時習也至今佩服此言受用不盡又有因

文見道者如送贈河南撫按河南何事最急如送陝西
撫按陝西何事最急卽此類推自然研究得切考據得
真正如夏買葛冬買裘畢竟比平時買裘買葛不同若
國軸之變幻家鄉之紛拏且端坐冷眼觀之俠客之不
如英雄者俠客動而英雄靜也英雄之不如聖賢者英
雄險而聖賢穩也若置身靜穩中卽鬼神造化柰何不
得况目前餘子哉

與許翁繩齋

已知齋俸入都又逾年而得尚璽之命爲之適然以喜

不喜明公初踐九列實喜朝廷得正人力尚未晚目前朝局一似劫碁方始冷眼旁觀以厚薄定心地以躁靜定人品以吉凶定事業惟明公與陸思劬耳某邇來十九在山山上有生藏山下有籬落溝池負鍤種菓抱水灌花蔬子弟有書聲客至有瓶壘嘈嘈酒聲但夜不能讀細字伏臘有責逋者三餘之樂惟雨聲差勝餘不足爲明公道也

又

讀鍾君傳及手札明公心事灑然且文中毫竅眉眼颯

颯欲動明公不獨吏蹟品行事事第一卽文苑諸名流誰能爭席也

答包儀父

四月二十四日得手書蓋周伯孔使者捧至伯孔以病中道反賴此疾不至疲于津梁五千里風波莫看作易事如此舉止老弟何不阻之讀其時文詩賦真天下奇才僕勸其舍此而就舉業爲老親開笑顏爲朝廷出死力可也聞湘潭水災重叠何以救之饑民中亦有強民真盜中亦有枉盜更望大慈以濟大悲以濟大勇

如勸借一事。可一不可再。可暫不可久。言至此。吾弟心
膽碎。鬚眉白矣。饑民用威難而用恩亦難。威過則詈。恩
過則驕。驕則挾官府之命。以要厚積之家。不可遏。又不
可繼。勢必三尺從事。則詈者與驕者俱起。此處又當一
斟酌也。

與包儀甫

聞吾弟由浙入楚。度可錢塘江頭一送。今知取道京口。
路遙天熱。不能握談。悵何可言。弟出禮義公族。又加以
數年道養。不扶而植。不雕而鏤。無煩三祝矣。聞彼中士

大夫難處。惟不親不踈。乃處法也。聞錢糧多逋。不緩不
急。乃征法也。使客若多。則打報人。要遠遠。則可以逸待。
勞地方。若奢則筐篚。飲宴要辭。辭則可以返奢。爲儉。告
示不當。早出左右。始終以嚴示。必當機。則事簡矣。嚴不
罵詈。則人服矣。至于隨從諸人。防檢宜密。而衣食宜寬。
上司之詞訟。宜先而自已之詞訟。宜後。上司虛心請教。
士子弗拜門生。牌票限期必銷。則不至妄行勾攝。囹圄
不時清刷。則不至獄底沉寃。祈水旱夜宿于廟。勸農桑
親至窮鄉。商賈使之情通。同僚收之善養。假公濟私者

民情也。節外生枝者投狀也。已上種種皆弟所長。但無倦耳。

答吳司理

台臺清真簡靜。事事古人。諸縫掖不敢輕投一趾。輕贄一文。蓋士風之正。實從明公指南始。某蟄藏草野。忽飛台札。捧讀環回。愧汗浹下。嘗念古之隱者。非避跡夷門。則寄居梁廡。今不狷不狂。有醜面目。故扁舟裹衲。投太湖山中者。百日矣。復嶺千尋。怒濤百變。松深竹冷。閨寂無人。粗以澡雪。悔尤退藏。浮氣台臺比之徐南州。則俛

不敢置對矣。

又

某嘗謂上下之交。截然有等級。鑿坏而逃者。類于近名。分庭抗禮者。似于越分。此皆非鄙儒所以事明公者也。承台札下頒。不勝悚汗。通番之禁。一疏于操臺。夫復何議。但久客潛歸。則砲矢俱發。掠貨沉舟。誰敢登岸。竊謂此曹奉禁以後。宜嚴其出海之防。奉禁以前。宜開其還家之路。沿海則張掛告示。浙直廣閩則通行文書。將來思歸之衆。與不逞之徒。決不至勾夷起釁。而海防可以

萬全矣。不然如實錄所載朱統故事。良可寒心。惟台臺明見萬里之外者。敢以此陰德事相告。不識可聞之道院否。

答張高士

昨承早顧。適睡其未起。不免帶吾家希夷。餘習長者不督過之。又以長歌見贈。獎許過情。汗且浹踵。颯風奏之。即松濤瀑雪。亦當避此金石聲也。夕陽曳杖來聽黃鸝。請手斟悟道泉。酌茗以謝。

答朱平涵先生

前者太原未薨時。射隼之夫。幾中海鷗。仰聞長者調護百端。薇蕨無恙。遠惟機汜。學恭之訓。近佩名公囊括之什業。已穿壙山中。考室桑下一瓢一衲。數與山僧逸民往來。陵澤間矣。盡道全身是盲。爲屢侍玄宰。盤礴小爲墨戲。何至敢應名公之求。先生聖賢豪傑中人也。社稷之擔。旦暮相迫。寧遽容鄉祭酒而已乎。

與耿使君

臺下治績。則遠高卓魯。談易則洞入羲周。真本朝第一人物也。即在于里外。且當負笈相叩。而逡巡不前者。未

嘗境內見熊父母，詎敢越境見耿使君，然布衣道義之愛，隱約流露於聞聲遙慕之間。雌鴉相視，桃李無言，其意味更纏綿深遠也。東南莫大於水災，西北莫大於建虜，畜艾徒薪，獨有起廢一着，而患得患失者，又恐爲異論赤幟，忠賢袖手，坐視淪胥，可嘆可恨，社稷重擔，行及明公，幸深圖之。

與吳懷野

明公孝義揭於皦日，取與嚴於秋霜，不居間，不苟得一銖一黍，尺尺寸寸，皆從惜福修德中來，此非獨里族學

校知之，卽鬼神皆知之矣。今忽變產捐金，以佐國家緩急之用，豈齷齪小丈夫敢望萬一哉。近者吳公祖創收金山衛州縣兵尊撫按業已鑿鑿允行矣，乃聞明公此議，曾倡於南中，博謀於識者，其爲地方慮已久，今又聞卽移八千金爲建立公署之費，且欲挺身經理，親爲督造，則大姓不差科，小戶不繁擾，差官不經手，諸役不破冒，一金可以當十金，八千金可以當八萬金，而事可立辦，何也。非吳司理首創，不能發此機，非撫道按臨，不能決此機，非明公捐金，不能員滿此機，此天賜明公，以捍

沿海之門戶。又賜之各臺以成明公爲范文正不爲卜
丈夫也。夫助邊邊塞邊也。邊海亦邊也。與其獻之朝廷
爲太倉之稊米。不若用之桑梓以爲億兆之金湯。事成
之後。將吏軍民報德報功。特祠血食。真名世大臣不朽
之舉動矣。若夫擇形度勢。設官分土。此特出明公八面
之餘。如視諸掌。守土者自當式廬而請焉。不佞非所敢
與也。

與莊郡侯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此古棄婦之詩。若父母愛子。則不

然。雖當哀疾涕洟之中。撫摩赤子之念。決不忍頃刻忘。
凡可以救其疾痛。去其呻吟者。非熟告之乳母。則縷陳
之國醫。今郡邑諸大夫是也。台臺行矣。幸留意焉。

答吳司理

台臺審錄獄囚。責必減半。傳頌仁臺者。載途矣。今幸院
道一時輻輳。若議得金山衛分縣。則華上青可以造有
形之福。通海商許歸。則浙直閩廣。可以消未形之禍。陰
功蓋不啻萬萬也。承諭三書。較是史料。可刻。蓋臺前
啟云。切于國朝掌故。爲第一。目下窮冬。更有寒審事件。

創自周徐二撫臺而未必及于後日雖行自一方而未
必及于天下諸郡不知可如藝審定例兩臺特疏一請
否慈聖七十將有大慶乘此上請度必朝發而夕下
也惟亟圖之

復錢公

往玄宰閩還僕逆之湖上不意明公物色及之涇涇小
人不敢攝齋束帶抗同游客僅一通姓名而去客秋楊
侍御垂顧草堂重以餽帛未展報謁尺書相約因有棲
霞之游近慚明公遠慚僧明紹矣茲承書貺斐壺敦于

故交知己寔難感動情聽僕老矣塞耳閉口以度居諸
師孔氏之循墻學彭篋之觀井捧讀諸刻重以慨然王
筠云未見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
吾門者也其明公之謂矣

復李觀瀾

山中接教知客宦清吉橐中雖如槁葉所遇陳太守如
龍圖老子又如閻羅老子足下親侍左右亦不枉此頭
上烏紗矣百凡更加小心窮通有命雖官卑職小日行
好事道路有口上天有眼決不相瞞也若以貧爲苦即

位至卿相，原無舒眉寬肚時。如兄素有達生之念者，必能憮然一笑，有當于鄙言耳。

復王而弘

明公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此味甚覺悠長。蓋眉睫政事間，皆隱隱躍躍寓焉。久之人且知之矣。丹陽治狀載在萬姓往來口碑，與曹丘生何與。經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故恤民之長，豐年未必見德，凶年則見之。本邑未必知，息他邑則知之。頃者大則山東之搶劫，小則青浦之催科，民情大都可憐也。安得王父母百億化身，分救百

姓乎？茶亭乃腳踏實地功德，更得速賜料理，蚤一刻一刻之甘露也。

與沈天生

包使至，知老伯已僊遊矣，痛哉！一瓜三蒂，已摘其二，賴兄仁孝，一身支撐，生死皆無憾。然兄生者待哺，死者待葬，千鈞一線，萬勿輕擲於哭泣中。弟以痛極，先遣兒子拜唁，度月盡稍強，即過慰兄，當悉分灸之痛也。

答蕭象林

扇頭蘭花，宛然子昂子固家風。雲山外重進此三昧恨。

雪老人不及見之大暑未敢謁謝當舞棹旗亭間相送片餉雪鴻之跡復晤何期讀第二牘不覺黯然矣

復王公

某夔伏東海之曲如在陶穴墜戶中不能從海內大人先生遊而竊於誦書知人事始知有天台王中丞此社稷臣也已矣不可復作矣思中丞不得猶幸有明公聖賢爲目豪傑爲膽者在第無從一聽風霆之談耳昨者藉手記叙此酸書生語何足暢武侯汾陽將畧耶異日建牙東南明公亦許其衣褐見否戴簿不修尺幅往者

死無敢收其尸彼獨衣狐裘夜行舁而瘞之土墻間今輿還徑山其肉身龕而不腐皆戴生力也明公於吏事外魯物色否

答徐景文

往者授經琅琊時承見訪和氣搏掬如攝春風中不復知御史公八面霜威矣頃承札貺重以圖記見屬竊嘆尋樂公昔以伏雌出贅今化而爲三鳳齊鳴六龍下食大賢之名德遠矣奉命勒記一通呈覽非敢貂續都南濠但愿蠅附徐南州耳目下初凍十指如懸槌而又苦

白石齋集 卷二
拙書疥壁乞更付之侍史何如。

復周伯孔

某屏伏山藪。單復負杖。如田叟海樵。鬚髮皤然。又類十九年海上子卿矣。老疾將至。不恨不見名山。恨不見天下名士。忽使者五千里授書。讀刻鳳篇。此公車中逐貧文也。讀秦淮竹枝詞。則劉白低首。讀三陵外集。則江陸捧心。讀花雪賦。則宋玉復生。子建未死。已又讀花源詩。爲僂爲隱。爲秦爲晉。吾不得而相焉。每得數語。如洞中流出。數片落花。沿流窮源。朱霞青嶂。杳不知其所之。不

意。晚年復作老漁。遊入伯孔集中。嘻。豈其夢耶。包湘潭清真貞立。不妄許人。而書來獨爲伯孔推轂不置。卽伯孔不爲陽鱈。而縣大夫以垂虹之線。欲釣天下豪士。舍伯孔誰兩邪。扇頭投贈。泚顙汗背。北面之禮。尤不敢承。若公不棄。請返一瓣香。作神交兄弟可也。絹素塗抹。幸勿疥壁。使楚材遠笑吳俗。幸幸。

與劉丈

弟書中不能作蠹魚。山中不能作麋鹿。而行遊天下名山大川。如鷗鵬之怒飛。又不如劉先生。仰慚碧落。俯愧

白髭然向往明公。却如火中爆豆。不能按捺耳。吾丈
隱而名噪。貧而奇俠。願終公車言。爲經世豪傑。豪傑非
劉先生。又誰爲忠孝指南也。弟每與王季重訂渡江之
遊。訪王謝遺踪。與劉先生草廬未審。何時得果。此緣籬
下懶夫。惟有浩嘆而已。

答沈幼安

久不晤言。知兄閉關謝客。作董生發憤。不知花開花落。
此吉祥消息也。僕老矣。怕生客愛異書。而剝啄未除。懊
惱日積。且思拔花去草。以求靜逸。不識得此間福否。花
瘦笋肥。斗菴與石翁。何不撥棹也。

與趙當世

海岳庵事。玄宰贊嘆不容口。卽刻書像贊及神位對額。
此真可以不朽矣。大約以蘇米二像刻石裝壁中。其下
並列東坡元章。而以元暉旁祀配享。淨名齋堂額也。海
岳庵門額也。梁昭明。劉義慶。皆王孫中才子。宜並祀北
固山上。皆讀書京口。見鎮江志中。幸兄主張速成之。

復陳州尊

明公尚書第一人。而不入木天。卓異第一人。而不入銓

地凡有識者皆爲不平。雖然其嘗有云美酒速飲而無味。積薪在高而先焚。有道者當不以此置懷抱中矣。向守硜硜之節。雖時稱婁江客卿。而不敢望見顏色。今旌旌過郡。又以山居穴處失迎。何麋鹿之無緣也。冰俸特頒。出自夢寐。但行李匆匆。而念及至此。明公於冷人。熱做。忙時閒做。賢者固不可測邪。

與顧冲庵先生

不肖仰止先生。山谷所謂如慕古人也。乃勤手札。真有饑渴下士之誠。蒲團上腸冷如水。不覺爲感知熱中矣。

長江限南北。非丈夫語。僕不敢以江水謝先生。第營葬先慈。匍匐草莽。明月之期。願言異日。俞君懸弧。男子。僕閉門鈍漢。先生乃欲比肩而見之。得無以飛瀑望止水乎。誓墓頗堅。入林未密。即白犬黃犢。往往舐衣。惡其骨臭。何所施面目而謁司馬門也。雖然三寸尚在。當望見顏色。以畢終身之願。不能卜平原十日飲。領至人一夕話耳。

與吳先生

往婁江時。弟以寓公而吳先生爲客卿。蕭寺論心。高樓

把酒不意得此天涯同志。江干一別，黯然銷魂矣。嗣後忽得長箋，娓娓數百言，高誼薄雲，遠誠透石。捧次何啻面承。欲覓一便郵，而赤鱗白鴈杳然無踪。茲遇故人劉宇成，乃知以尊公小僊之故，曾與定交，敢附數行以候興居。往者讀南宮書，首查吳先生姓名不可得，爲之惘惘累日。此朝廷不得正人之力，非吾丈數竒也。然造化有負于公，而公無負于造化。萬里搏風，卽六月息。舊鯤鵬耳。弟年來十九在山，小結茆蕉，雜蒔花竹，袁閔土室，茅容草蔬，時與山朋溪友共之。獨苦文逋相責，不能作

熟睡漢，以此相愧。僕老矣，吳先生經綸滿腹，幸惜精養氣以待宇宙。擔子目今時尚可爲，在君子調其已甚之。行小人則化其未形之毒。太尉之祖無左右，武侯之秤無重輕。天下從此太平矣。丈其冷眼熱腸圖之。太倉沈司韶二子皆入庠，吳長卿名震元者，已中鄉榜。此皆江干送別人，并以奉慰，知必樂聞也。

答印泉施君

士固有同床異夢，而千里同心者。印泉先生之謂也。漢槎丈至，得手札，未省菰蘆中人何以受知于長者。今年

近六十不見生客。不與俗事。課兒弄孫。左絃右誦。逃虛而不能逃。人又不能逃。文逋胸中湛然。如青雲白石。而不免雜以黃埃。乃知安身立命。大非容易。翁考室深山。多壽藤偉木。坐管幼安之榻。漉陶元亮之巾。所畧遜古人者。僅青衫黃梁耳。世事不了。如落葉隨掃。隨有心事。不了。如春草隨拔。隨出。惟前思過去。後思未來。我復安在。而見在之我。亦復如之。若著書之勞神。讀書之障目。不足爲有道語也。雙龍有緣。何日抵掌。非五百里賢人聚乎。念之。

與王遂東使君

四月入太湖洞庭。名山大川。長林豐草。茂所不有。百日後。出山始知有人間。每當怒濤粘天。明月掛樹。未嘗不念明公。明公頃者魚服吳門。亦當峭帆一至。石門不可無詩。若記及重陽後。橘袖更佳耳。聞太公徒噉。又已抱孫。明公萬事足矣。侍養以後。方可做會家食。二年再商出處。行年四十。尚未有錄諸生者。以此相較。臺下何必于今日問腐鼠得失耶。某嘗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所成何事。蓋行有行之事。非謀與懼不成。藏有藏之事。亦

非謀與懼不成。臺下在行藏之間。千萬與識者議之。老
夷門所以報恩者止此矣。

與翁敏寰

弟之入山也。欲省交際以避喧。節宴會以惜福。此念與
吾丈素心同之。山居雖狹。尚可靜憇。若酷暑時。則借重
指示一清涼界耳。辱見招。不殺生。不嚴席。爲真率會。乃
可。若禮意鄭重。何苦渡風波而稱襍客也。少將不腆。
以定縞紵之交。

與翁丈

昨見惟心上人。知翁有非意之憤。古聖賢當骨肉橫逆。
一味忍之。又忍而已。若一成訟。奔走暑月。天時不便也。
往來風波。地利不便也。骨肉成仇。漸招外侮。人和不便。
也不肖。初相見。以學吃虧。勸賢父子交淺言深。實出道
義。幸三思之。

與胡大叅

往年避跡柳寺。青雀忽來。白鷗欲舞。竹林解帶。旣清且
和。先生真振古之人豪也。比時冒風暑。不能追陪。信宿
上談王霸。下商釣弋。匆匆挂帆。渺如河漢。每讀環山記。

先生撫柯擊石。洗盞濯纓。不知誰惠。誰魚。誰莊。誰蝶。功名蟻戰。毀譽蜩鳴。博不得真人。北窻一夢矣。頃避暑東洞庭者二月餘。長松限日。飛瀑如雷。盧橘楊梅。噉輒盈斗。恨不與先生共之。

復沈純父

天且暑。此時示疾。維摩正堪謝。襦襪子耳。東歸十九。在。山。負鍾之暇。半爲客所跡。如出柴子。母鹿。滾滾草樹中。僅撰數文。不足博笑。巨人在前日。畏日縮。非敢從也。

與張郡侯

台臺遠近賑荒。老稚感涕。適接秋麥。又得時雨。瓜茄大熟。客舫日來。米價頓減。布價頓增。萬姓頓生。莫可言喻。此皆臺下夙夜焦勞。人事補天之所致也。目前只有開河塘長一事。合郡最稱勞苦。若差必歸于正堂。水衙不敢私撥。而豪家之討夫者。息矣。役必主于本。畝別區。不得遠調。而泥頭之包攬者。絕矣。蓋泥頭倩人具呈。開河動經數里。畝民寫遠。挑漚包價。動及百金。塘長派之。該年該年。歛之人戶。今歲不已。而復明歲。此河不已。而復彼河。不過爲泥頭飽溪壑而已。今當編審里排之侯。伏

乞酌議永立成規。百姓息肩。各畝安堵。其功德真與救荒等也。此係民隱至急。敢附以請。

復李公開藻

追憶己丑冬。與徐孟孺會塋涇陽父母。因謁臺下於澣。暨今涇陽墓草已黃。而孟孺之木拱矣。彈指二十六年。朝野之譽誹苑枯。幾且百變。而明公當鄉衮秉政之日。省侍丘園。海內望之。若鳥有鳳。魚有龍。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某隱居教授。粗守故吾。曩五十時。卽已穿坎作容棺之墟。旁結茆焦。雜以松檟。視司空箇生壙。則不

足比之。袁閔土室。則有餘矣。三子一補諸生。餘習諸子。兩孫小者孩乳。大者四歲。已解捉竿逐雀。薄田百畝。餘糜粥釀酒。不愁罄耻。但苦學貧。而多文逋。未若村童田老。黑甜白醉之爲適也。吾曹山澤人。豈望他長。但日就簡省。平寔。便是安身立命學問。故海內正人。如明公久不通尺書。今翰扇先之。僭叙其草野近狀如此。

答劉公

自揣拙鈍。足了一生。不敢與名賢通一耗問。乃明公束帛緘素。忽飛幽巖之中。且以元君碑記見屬。不勝赧仄。

莊讀雄文。金翅插雲。玉龍舞雪。蠅鳴蛙奏。何以聲爲。門下清標。飲冰直聲。如矢海內。屈指以顛。望賜環之報。嫩薇豐草。此不肖輩所私。明公安忍枕東山。而釣北海。如元君二語。則隱然以宰官度世期之矣。白香山樂天行院。蘇端明紫府押衙鶴背馬頭原。不相碍門下。負異骨秉素心。俟人間之殘局。少完則天際之靈槎。可駕。某雖不肖。願順風而請道焉。

答揚州郭公

瑯琊報計人歸。知台臺拊膺大慟。并錄尊柬見示。真字

字淚也。淡老云。生死不負我者。郭揚州耳。知言哉。易簣之後。家無餘財。只此一種清白。非特不愧明公之師。抑亦不愧名父之子。若使攬轡登朝。其激濁揚清。當何如也。但吳中風俗薄惡。台臺不惜牙頰于當路。護以金湯。目今羅雀之門。尤賴有昔日登龍之客耳。

謝陸文定公

承手書二帖。精神酣健。見于筆端。卽少年不能員整至此。非獨可占壽徵。且以窺公教德。謹什襲藏之。永以爲寶。

與莊禹門

兄行時。弟在婁江。不得一送。及春始知之。意常惘惘。兄手將之器。小試苴補。然數已前定。枯菴淹通。付之造物。小兒。惟留心于利物。所謂一命之士。皆有所濟。兄仁者。自不待祝。眼前儘有無限好事。豈必三公九列哉。兄藺淡溫三長。皆備。獲上得民。不言可知。弟日坐深山。不異木石。兄勿念之。但彼此各留本來面目。異日相對耳。

復嚴天池

探梅時。得覩道顏。真錦衣許由。火食神僊也。擬回棹一

訪林居。而堯子已入光福矣。田叔先生嚮往如天際。讀山林經濟籍。頗采鄙言。得無腥煙霞而浣泉石乎。適冒寒擁卧。未命墨卿。當草數言。以副遠托。新詩描寫如畫。恨病中不及賡和。然已藉手作枚生發矣。

答王而弘使君

道樞至。捧讀善惡感應說。此三教髓也。明公借官修行。亦復借官說法。若解軍議二百年。未嘗及之。發之自今日始。即部曹與臺察。未嘗及之。發之自明公始。他郡邑未嘗及之。發之自雲陽始。今由一方而通行天下。仁言

利溥。豈不信哉。某嘗有云。出自已生死。是大豪傑。知他人勞苦。是真聖賢。今士大夫本分職業中。誰無善事可行。但不肯細心。抽繹親身體貼。如此事。未免當面挫過耳。若明公誠所謂聖賢而豪傑者也。江南驛遞之苦。莫如丹陽丹徒。高岸如山上。下牽輓。非黑夜僵卧死。則雨雪凍欲死。炎日渴欲死。若得十里。置一僧廬。夏施茶。冬施薑湯。此目前第一方便事。明公倡之。而募地方之善信者助之。或間摘有罪者罰之。可以不日告成。比之修路築堤。其功德萬萬倍也。蔣君謂明公酒色財氣俱無。

可謂知言。然以德論。非以功論也。陰功二字。願臺下日積而月累之。爲東諸侯立一榜樣。可乎。佳惠鄭重。水晶罐以承甘露。沉水香以讀異書。此神僊十賚中事也。何福以消之。

與許郡侯

陳子有入晉欲附人行。不果行。忽承冰俸。媿媿遠札。發自藥裹中。環回研味。意中惡。那能有此。此非賈勇強授書也。某知命外。蒜髮齟齒。衰相都見。每念五六十人。以飲食生元炁。所得甚少。以元炁化飲食。所傷甚多。年來

入山量腹節口止博得一活勝人。但未能紙衣鋏杖老不入城耳。玄宰翰墨日貴亦日間。章公覲三子清審貞立能文章。又攻詩。二孫並作秀才。清白不負人如此。唐長公子猶布衣。鍾封君貽書訣親友而後坦化。亦由胸中尚有老農風味也。去冬旱今春夏木棉花至四十五文錢得斤許。田家終日洗手堅坐如歲朝新婦。俗呼爲少年荒。民間大袖尺八寸。腰間白練帶至三尺餘。甚有寫詩畫者。士民不揣良楛試少却。昇神明投郡閣前。蜂屯蟻聚數日乃已。山澤之癯只合閉門面牆。不忍見此。

咄咄事琴川東林招講學。謝不往。知者以爲畏大人。不知者恐以爲遊大人也。今涇陽遊岱矣。比教欲悉近。故附及之。台臺居家如管寧。居官如伯夷。至人所居。頑懦自別。豈必故鄉方是鄒魯。願明公勿復以薇蕨介懷。玄宰雲山。酷得米虎兒筆意。奉供清玩。明公病後作書甚難。某病日報書又難。數千里欲覓續使又難。以此三難。并在少日。吳兒雖缺石人。寧免國士之涕。

復周丈

向承見訪。恨不能信宿仰攀名賢。所委肖翁詩。旋附一

律顧此何足煩。貺姑付之百花中。作櫻筍會耳。久盼夢
蘭消息。昔聞之陸文定公。男女止服健脾藥。萬物皆生
於土。勿用熱劑。恐傷元氣。此言極正。而有驗者。敢以此
効螽斯之祝。

與王季重使君

往劉仲熙渡江。曾作八行寄之。度不作無情魚鴈也。明
公將父美雛。天以完福相贈。且約束鶯花。平章風月。不
復向長安塲索髑髏。契血擁書。南面高卧。北牕。始知九
萬里之飛。不如六月之息也。明公青溪諸政。正有遺思。

峴山片石。不肖自當代爲父老。揮涕不敢忘。不敢後。但
以明公千霄限日之材。而與勞薪積薪同事。世誰有剖
血以明王先生者。言念及此。未嘗不爲真英雄。墮淚也。
方今浙中強人意。然已開報復之門。不無隱憂。戰勝而
不與同賀。後日亦不與同弔。尺蠖潛龍。皆明公綽綽餘
地。屈伸寧在。眉睫哉。不肖山中築一椽。半匝溝沼。驅率
兒輩。蒹草種藥。一習墳史。此外惟閉戶飽睡。東坡所謂
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

答翁生

貞復來道弟比常識見甚進舉動更端比真享福之器也而祖以勤理財而翁以靜處俗弟又加之以讀書則聽明日開可以愧世間俗子弟加以積善則根基日厚可以遠意外雜禍機如是而游山水嘯風月真地僊也但望操以小心吝以益友如松栢彌老彌耐風霜此非獨弟今日始即賢祖父亦相與安享于無窮也僕山中苦客三月一病幸而無恙若藏經到日乞一報當與玄宰共作記勒碑以代壽文目前筐篚尚未敢溷致令祖意蓋有所待耳聞藏閣德門一力任完好善如此六十

功德勝于尋常佛事萬萬倍也更聞宴會俱不殺生尤爲有見幸推廣此意而行之

與李貫之

存吾兄至知文耕讀甚樂古人非遠高士無奇但一味真耳弟鏡霜蒼蒼百無所苦苦客苦文逋恨不入深山土室中蒸梨斫木作一無事道人顧天殺未解遠慚李公矣新結草堂三四椽于白石山欲藝名花性不喜賞燈種牡丹皆金屋紅綃事也聞兄有極紅西府海棠及奇梗海棠能見惠否人老樹小東坡翁見之不覺一笑

則有道可知也。但得土礎堅大，正月春和，生氣與根葉相迎，今似可緩。久欲特訪名賢，并了芍藥緣。度在明年也。

答王而弘使君

二殤無罪，罪自祖作，乃承明公貽書遠憫，感涕不可言。吳中解軍，往往雜點里排，不知祖宗良有深意。如一都二都中出軍犯，則差一都二都押解，一則爲其平日不能訓戒，一則爲其臨期不能首呈，以致釀成凶惡，貽累地方。此亦地方與有罪焉。故以本都人解本都軍犯，蓋

面貌相熟，必無替身投到之情。情意相通，亦無道路難爲之弊。後有潑賴行兇，好訟好鬪者，亦不肯互相容隱，以致賠費往來之煩。此解軍中默寓保甲法也。今貴治但點本都乎，抑點別都乎？若申爲定例，通行各邑，則別都既省橫差，而本都之父老亦首肯心服矣。

與蔡郡侯

向有一書謝復，不至作洪喬沉浮否。當今朝紳如沸，士大夫寧爲積薪，毋爲勞薪。寧高不着之棋，毋爭必着之劫。舍冷眼以覷人，蓄熱腸以報國。其他無可言者。江右

有地師時過雲間極稱臺下造士至公至明又敏又確
士論推服大恨得師之晚松人爲明公勒石去思皆以
碑文見委某力辭不敢當而徵文甚堅正如繪造化者
難爲工但肉食者未必知而知者乃在藿食人無能重
輕明公耳

復馮文所大叅

七月初六日山中忽接手書捧次感歎吾松士大夫風
俗一變非求田問舍牙儉登堂則請托居間吏胥入幕
誰念及枯木朽株而勤施于數千里外者惟台臺一人

而已人生知足豈能作終歲計但檢料三十日粗具生
計便可作一月無事道人酷暑中正與田叟鄰兒刈竹
爲竿剥櫚爲拂隨陰轉徙釣魚濯足以爲樂而明公之
賜適至豈復更問結夏貲糧哉近得本寧書挹獎太過
而明公復有上品之目虞翻知己某得其二惟有集木
履米以故吾還臺下耳某嘗致書相知云當今文苑者
舊惟華亭雲社及金陵而已二三碩果中具無限讀書
種子何有右文之時而使馮先生不登九列將來後生
輩得無抹殺五車十乘乎念之念之

與許仰亭

某山冠田衣。不敢通京洛書。即父母孔邇。而久踈訊候者。止于分也。台臺清嚴。久負建牙吹角之望。異日衮衣自東。率先竹馬奉迎江南。臺下一顧布衣于蓬蒿間。使鷗鷺狎人。猿鶴歛戶。是所望耳。漁家圖一卷。海上烟波。宛然几案間。并附博笑。

答趙彥中

尊使至日。即開仲挂帆之日。心緒甚草草。賴澹生調停之。世息圖兩人正相度。此必幾爲子虛。而賢者搜得之。

得教果如料。弟兩日爲塩臺報書。欲輕舟入山見訪。山澤何堪此契闊。不得已入城託一二相知辭之。以此未得作詩。鶴來館會藝。皆旃檀香。而臺下以如來說法。自當攬山河都放光明。正付兒曹快讀。非久小暇。勉搆數言。爲糠粃之導。近見齊君求文。極靈極尖。恨不使仁丈見之。今寄送覽。開仲亦爲且駭且走。世固有真飛將軍也。

答崔塩臺

台諭列卿傳。反覆諦觀。蓋其中有幸不幸焉。或以墓志

行狀收則全譽。或以野史採則多訾。或以實錄書則譽
誹半。如萬安張綵焦芳之類。其罪惡灼然耳目者。宜晉
原文以爲世戒。此不必諱也。如楊公廷和顧公鼎臣王
公杼之類。子孫不能受。名臣不能堪。此爲賢者諱也。此
書刻自明公。則凡經關陝之先輩。尤當斟酌。此爲親者
諱也。其他訛字浮句。則正之。別有見聞。則增附之。一
人而見數衙門者。則削去之。削去幾已及半。僅可得三十
冊餘而止矣。不惟便于流覽。而且省于刻費。此皆擇三
五同志。齊集一處。彼此換閱。而某又從中一一商畧。研

勘。務使毫無遺憾。而後即安。此乃仰報台臺委托之苦
心耳。

答韓求仲太史

往承魚服入山。草木皆有清華之色。恨不能絆晉道駕。
又恨客衆不能吐衷懷。然待言而盡者。亦非真相知也。
鈍菴粗有頭緒。幸勿式勿擴。樹無位置。石無經營。草草
數椽落落萬卷。不特坐者清涼。使入此齋者。不覺逗水
壺中。可以謝客。可以避世。想仁兄胸中。已具睡鐵。二老
人風味。不使泉石衣繡。着粉飾黛耳。以仁兄之冲淡。湊

朝論之不爭餘無以祝大賢矣。

答費無學

細讀家訓因傳示同好皆以爲顏柳不吐之語豈必二藏經作濟人寶筏哉大抵聖賢能事天故能回天豪傑能事人故能使人以足下而欲北面僕真田將軍神道設教耳寧不愧死年來如古井之波垂枯之柳一切世念皆已抹撇避客峯泖客跡之轉避家居病跡之男兒安身立命寔無地着脚足下不貧不病不俗不朽亦足以抗顏人間矣

與包心絃

吾兄入深山真如雪山修道時不知更加何等精進矣新作千萬寄數首見示近來文字只是靈之一字盡之寧國有齊君求新做三十篇文真使人躍舞大都不欲放膽于文且欲放膽于理武林新刻張無垢橫浦集不可不讀也何地無才吾兄得二三奇門生否就中極有才而貧者幸爲一提携之世間惟有克己可以養人服人餘無他法賢子廉明遠布雖以累荒積逋然寧負俸不負饑民其借單一紙意亦甚佳但恐米不足而借者

多可奈何。或借而又借。可奈何。或荒而又荒。可奈何。或前官立粟。而後官不追。可奈何。或指名多米。而實廩中空。虛可奈何。思害則知利矣。幸兄便時。一寄語之。

謝送英石

青芻白餅。慢去賢者爲歎。頃損米家石。病子欲躍。但不能具袍笏拜耳。何時再顧。與石丈人同一話也。

與王青谿

瘡後苦欲買參。適接厚貺。正如病蜂以花爲檀。越耳臺下。赤誠步禱。又復念山澤之癯。慚愧感激。又百倍于平

目矣。劉生窮絕。其文妙在水中。擇乳空外。轉身不衫不履。不入作家伎倆。真逐貧文也。人心不潤而燥。俱有炎上之意。妙哉斯言。勿謂天高地。以上卽天也。勿謂鬼遠人以外。皆鬼也。臺下億萬司命。如此血誠。不化爲霖雨乎。比聞停刑釋囚。皆在契審前。先行之。臺下無慮。帝且鞭策老龍矣。別諭云。里胥車肩不暇。臺下姑緩之。何如。

與蕭公觀復

僕知先生久矣。不意今始見之。竹徑款扉。柳陰爭席。每當雄談之處。明月停輝。浮雲駐影。退而謂二三子弟。西

湖靚媚賴此英雄一洗粉澤無不大笑以爲知言。邇來大雅道喪。游名大人者如飛鳥投兔。面目可憐。某氣誼男子有求于先生而無求于今世。念先生旅邸間寂。特此相訊。非敢以俗態進也。

與錢公機山

司馬溫公云。立心清恕而體質穩重者。乃福德貴人也。則吾丈之謂矣。開卷有益。積善降祥。此八字。弟常以此自勉。并以此告知。已國朝名臣言行錄及宋朝名臣錄。當日置案頭。以善養人。則自無異同。以豪傑自待。則自

然。同中有異。望之望之。表弟某押運漕舡。此職業中之認真者。倘部糧交割時。或意外督責。例外雜費。仰祈嚮力。惟兄之清能。感動人。惟兄之恕能體恤人。垂青推赤。不特借愛于桑梓一線也。昔徐文貞未當國時。每遇同鄉親友公事至京者。有求必應。有謀必忠。非獨受者啣感。即故鄉同官者。皆以此轉薄爲厚。化疎爲親。此中真有深味。弟年來踪跡半在泖橋間也。

答熊使君

一年未得明公書。如久不就君平卜。不向龐德公語。適

接手札喜而復嘆。嘆而復喜。嘆者長公三雛攫去。喜者明公寸腸如鐵耳。以宣尼而伯魚。天文王而二叔。誅二叔宜也。伯邑考何罪。帝闞無虎豹行。當續天問。問之雖然。明公尙平之累已去。其四庸何悲。異日立朝。笏擊筆。誅無復纖毫兒女顧戀。當自此始。若竹成行。柳成陰。尙未是明公向上事也。不肖心灰智訖。不願得世名。并不願得遁世名。收召游氣。約束老骸。但朝習士風。如奕爭劫。奕非國手。劫復連環。奈何哉。春夏官餼。哺饑不肖。首事天馬。矢神誓衆。哺者五十日。男女凡五萬有奇。二麥登場。

菜改肉色。此明公儲粟以待後事者之明驗也。聶侯清靜。惟畫一是。師不孳不盜。敢忘明德。

白石相真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白石樵真稿卷之三

尺牘

與錢抑之太史

吾兄鄉會二番。未滿弟望。入對哀然。使古人吐氣。但恨尊公不及見此。聞報之日。知兄必喜極而悲也。吾兄志在忠孝。不在溫飽。此弟所素知。且賦性介潔。狷而不狂。朝野得一正人所關。非淺。彈冠相慶。又不獨在兄矣。衙門官級。元是雁叙。而推非蟻附。而上安分。卽是安命。做人卽是做官。愛惜精神。潛求經濟。昔之擇交。在論邪正。

自不相與。利。今之定交在論吉凶。吉凶何在心地之厚薄是也。舉動之踈靜是也。不受投靠。易不受門生。難立朝之脚硬。易處家之耳硬。難簡通賓客。易禁絕荐書。難使門庭如水。易使族如寒峻。難此須吾兄令弟令叔。迥相約束。檢括使斗大武塘。卓然有三麟三鳳。爲全浙人作榜樣。乃不負數年前辛勤燈火之力也。近來看得文史。莫如文苑英華。詩莫如詩紀。閑時一批閱之。蓋爲其厚實。中有藻績也。其餘名相文集。希一留意。見儀甫。并望書此示之。

復李九疑

今長安不獨戰場。幾于骷髏場矣。足下侍親課子。親高壽。子高科。皆可必也。取廉於世。自不得不取贏於造物耳。方生持古硯。不能售。僕念其扶輓之孝。以三金與之。貧措大。太迂濶矣。桂風。潑香。卽日奉賀。以悉。

復米公仲照

先生身居輦轂。而避世類東方生。書類旭素。畫類董巨。類輞川。好石類襄陽翁。而詩若文過之。此古人也。心口自語。何日得見米公。相與拂拭尊壘。調伏瓠墨。作數日世外之談。而老不出門。怯不渡江。計惟有袞衣自東。乃

敢擁褐一見耳。茲者忽墮遠札，比于神交。石卷大奇，卽造物狡獪，不能刻露至此。神仙有十賚文，此天賚米先生也。草草數語，雖未盡描摹，石亦當不叫屈。承寄筆窠大書及山水挂幅，懸之草堂，覺風霆紛來，日月重朗，非止吞盡目前諸子。卽南宮筆法出現，未必有此快心也。傳示子孫，永以爲寶。茗壺一具，出自名手，絨布一端，聊存縞紵之意。

謝友人惠界

唐突風月遂爾疲頓，賴庇已覺眠噉無恙。承念遠將新

界恨不得邀翁綠陰黃鵬中安排湯社詩壇共一茗戰也。

答錢抑之太史

風○驕○雨○橫○物○價○翔○貴○無○荒○之○名○有○荒○之○實○而○家○汰○人○侈○習○爲○故○常○管○仲○云○貧○國○若○有○餘○非○有○餘○也○嗜○欲○多○而○民心○躁○也○今○之○謂○矣○民間外盈而內虛，朝廷內盈而外虛。此病正相反，亦正相成，可嘆可嘆。梅道人墓此武塘，面上眉得吾兄與令君，第除群穢，點綴精舍，一坏之土，不置落市兒牧豎手。此老片紙，價值餅金，而骨白草青，幾

不若。不識字人。丘塚可咲。更可憐。獨生平。未見遺集。往于項氏卷。素間曾錄其一。二載。妮古錄中。此外寥寥。兔角矣。吳令君弟所延慕。弟恐褻裳而庭見之。無論雙雀。舐衣。覺有羶氣。將無爲梅道人所咲。經營位置。鳩材之日。當送何郁二工至也。此事賢者作。創更須韵人。稍爲貼助。弟當任碑記。而玄宰題墓門之額。亦足以爲高士。結緣。何如。吾兄錦旋三月。尚未入郡城。如此幽冷。嚴重。清風穆如。麟鳳之祥。以其不見故也。吾兄之謂乎。

答許無錫

梁武云。江南卑濕。四十早凋。如此黃梅。信轉思入定耳。昨惠扇頭詩。畫雙絕。使君隱德甚多。此其一也。俞本之感恩真望。恩淺夷門老矣。何以振之。惠泉屢以口業相累。幸在君子之交。不煩水懺笑笑。

答馮文所大叅

台臺遠旋。未及操斗酒。緩拂纓上塵。卽承頒書。損貺非夢寐。枕漱豈能便。及鹿豕人。感切感切。讀餐秀樓記。使人神爽色飛。而文弱之作。特爲奇秀。雖百儒何能抗衡。還倚名公五鳳手。壓倒之耳耳。臣辨謗錄。腸最熱心最

苦而辨才滾滾甚核耳。臣猶子也。不肖則小友也。竊謂先生爲當今第一者。舊尊宿豈爭兒女子嘈嘈口舌。此不屑辨。吳隱之在官不携一物。周伯仁大腹可容數百人。此不欲辨。自古雪讒訴枉之箋。讀者半不讀者半解者半不解者半。此不必辨耳。臣以書生署居而無事不替無言不酬。事涉葛藤。嫌同瓜李。此不可辨。蠅口正青。鳩眼尚赤。或挑彼堅白之鳴。決我玄黃之戰。或推淵未已。下石隨之。亦古今邈者之通弊也。此不當辨。管高皇帝命宋劉諸公撰閱江樓記。多不稱旨。僕曰徐淑妃一

婦人耳。唐文皇欲征高麗。能上書極諫。今紛紛撰記而無一人以諫止者。何其不愛我也。伏惟先生勉思鄙言。姑賜停寢。乃不肖辨謗錄之真跋耳。高明以爲何如。

復陶太守救荒

目前百物踊貴而米尤甚。大約禁捨第一平價次之。蓋此曹胆不可使大手。不可使滑若。始則捨店家。繼則及典戶。又繼則及縉紳。末流之漸必至於此。此起於榜帖街衢。尅期聚衆。衆之所聚。勢難禁遏。遠近効尤。遂指以爲輿情。爲公憤而實二三橫民爲之首倡耳。伏乞大張

告示專禁搶奪則人情不至張皇此近憂亦遠慮也又
竊計松郡之人鄉人耕種者居其七經營生理者居其
三游手無賴者不及一分之半若有田之家照管佃戶
佃戶種田一畝者借與工米五升及冬同租還納此皆
舊例原非創設特以近日米貴并工本亦不肯借而緩
急無可告臺示曉諭則佃戶可以藉口請門而田主可
以委曲應付是十分中之鄉人已救七分其餘經營生
理者不難生活也又有各報積米大戶者徒增刁民索
詐之端無益於事吾松錢糧有官甲爲貴者而設有團

戶爲富者而設其田畝載在冊籍一一可查按冊有田
千畝者糶米一百石有田五百畝者糶米五十石平糶
及於富貴大家而不及零星碎戶似亦法之可行示之
必從者也又五月爲農月爲瘟月古人有酒掃罔罔洗
滌枷杻者伏乞行文三縣清理獄囚造冊繳報既可生
全民命又可挽回天和亮台臺仁同覆載必切如傷謹
此稽首以請且復明問之及

與章使君魯齋

前讀台臺復變役書言言破的踴躍不容已近議擴城

此真君子容民蓄衆之事。不肖愚無知，亦少有所獻。上揭題疏，全在題目痛快為主。此擴府城，非縣城也。蘇松最稱東南壯郡，而松城之隘，去蘇遠甚。若以府城爲題，目則錢糧可以協濟，督工可以分委，大戶役夫可以均差，華亭主其半，上青助其五，而事有端倪矣。鄉衮之議，尚未及此，故敢陳其區區。

荅楊鹽院

某老耽章句，自屏於海隅山曲間，編蓬拾橡，教授諸生，以安命守拙而已。忽承冰俸瑤箋，超出常格，至於搜采。

異書傳示同好，管葛葑菲，咨及寒人。某嘗受聘於瑯琊太原兩家間，兩家所藏，率人間常味，絕無天厨禁臠。元美公撰藝苑，委宛成編，餘輒棄之。而王文肅則謂親檢閣中秘書，目存而書亡者多矣。其少僻異者，半爲前輩。稱載以去，嘗咲而嘆曰：國家庫無兵食，無粟不足爲貧，惟以先輩懸賞購求之書而盡供後生，雀鼠之耗，乃真貧耳。夫秘閣如此，他可知矣。某老病不能出遊，家貧不能借錄，仰虛垂問，但有慚惶。所具未刻書三種：一曰唐書會要，二曰能改齋漫錄，三曰弇州史料。史料于全史。

則未備於異日石渠之彥采摭故實津潤文采不爲無便也。

答鄒愚谷學憲

明公歸辱賜手札又賜大集使其感死且愧死雕虫之筆豈不能效附一言然命之繪天地畫日月不覺夔縮至此非敢有胸無心也久當三薰三沐而荐之古先生說法而不掛名於龍藏者非十弟子矣名園石日老木日拱此却易得但明公詩文日富不可以力爭異日請門請教先生寧肯置我於聽歌魚啣字雀中否賢子近

復何如焚玉躍金終當見寶念之念之病目裹頭先此占謝。

答嘉定胡中尊

頒曆知春分俸知飽蓋歲受明德者兩度矣引分山癯不敢造謝以洞庭雀乃蒙明府百冗中猶記存布衣故人此何等高誼也貴治花租已荒米價又踴幸留朝天子轍活此窮民但彼處好訟好逋古人有卽押告狀之人先查錢糧完欠然後准狀此於催科之中寓息訟之意不知可行否若吳淞者蘇州諸邑之下流松江諸

邑之上流也。北曰婁江，南曰東江，卽黃浦。中曰吳淞江。三江敞口，以受西來太湖之水，使之入海。其形如乾卦。三爻相似，今吳淞久湮，如乾少中爻。故蘇松上下二流，皆嗔咽奔潰，而水患不可救矣。獨嘉定借流吳淞，不惟病澇，而且病旱。地方凋弊，實坐於此。今雖有開濬之議，而頗類無米之炊。仁人在上，何以策之。

答楊學臺

遼左之局，大約虜合則強，離則弱；合則守，離則戰。使之離，不使之合，則機括全在欵他。酋以制，建酋楊經略曾

爲遼道。萬曆二十二年間，李霖寰定武之役，斬獲頗多。楊亦與賞。大都戰非所長，欵則素習。借關酋牽制，此奴未爲失策。如往年洮河事，棘議戰者譁然而起。鄭範溪經略西事，亦用此法。惟有羈縻虜王，以離火酋耳。今遼左撻伐，非出將帥而出屬夷。在主帥不宜全掩爲已攻，在廟堂亦宜徐責其後効，則兩得之矣。

復張公

屏跡海曲，何異蟄蠖寒蟬。而明公札貺遠賁，草廬實出意外。披玩圖記，令人眉舞肉飛。自古英雄之退步，有二

非金粟玉宸收爲弟子則丹楓碧水溷跡幽人明公之
黃山其子房之黃石哉第節鉞望重恐未遑日涉此中
俟他年功成不受賞獨步歸田廬不肖猶得負琴腰笛
叩兔柴而請事焉先以六言數章請正浣烟霞疥泉石
度無所逃罪矣家刻蘇帖不敢濫貽交知謹上典籤以
代名園老友

答杜日章

明公胸中羅六合如膚寸西北函書捧幣直走江以南
雖無御李識韓之緣然天遊神交彼此如同床而卧大

丈夫何論聚頭磕膝乎太寢六籍如大海蘊逸菴八詠
如堯率宮不佞何人敢廁名其間重以遠命不得不強
爲塗抹若所謂宋人善画吳人善治百不得一也惟障
面而置之遼左披猖今得仲父提戈躍馬而前度且胆
奪若以撻伐爲先聲堅壁爲根本而漸修海運屯田以
爲徹桑畜艾之計東事尚可紓也恨不得明公揮塵而
談耳

與友

弟屏空山如坐井底台文榮旋榮行皆不及把晤但與

沐堂老僧仰祝得雄而已。目前百物翔踴而米價尤甚。弟以爲平價不如禁捨禁捨然後可以平價捨奪不禁以實禍論則內境之米不出以虛聲論則外境之米不來其關係地方非細故也。昔年浙中兵變民變賴張峒峽手辣始得戢寧救荒之中兼行防亂之意此萬萬不容已者望與當路一言之。

答鍾公

建酋披猖宿將戰歿爲大將軍心痛適接手札方屬春初此時尚未有撻伐之舉耳讀四壁詩清真恬秀高邁

警亮實當于古人中求之近代非叫號而傷氣則呻吟而損神得鍾先生可以指南矣。四方多壘豈容大將乞身吾文爲班仲堅亦可爲班仲升亦可大丈夫何事不可爲豈必向乾螢老蠹中束此七尺哉。第夔屈龍伸齒先舌後非特立功之善物抑亦衛生之哲言也。本寧公頃以江毋傳見屬束裝還楚馮元成數訪空山神情頗旺詞林碩果僅存此翁耳駱駝酥珍貴異常恨無以報惟有媿感而已。

與白公

石印本
卷三
向往明德如慕古人以新暑避客小舟往來竹篠荻葦之間冀歸時至虞山可卜良晤而竟以見試落魄挂帆東還未及與明公作百尺樓話至今忽忽如一欠事以明公聖賢豪傑之品勉而就斗大一城非特地方藉爲福星王使君實係爲益友渠夾袋中業已首識之矣自來談朝事則分門別戶談遼事則掃穴犁庭今竟何如耶明公蒿目時艱不知何策以寬發祀言之可勝慨然

答毛孺初漕臺

往京口拜見明公嗣後僅一展問旋賜手書且知連得

四雄真于公陰德之報也綉驄孔邇曩日門生故吏竭蹶望塵如朝麟鳳而其自揣名分遼絕不敢以褐衣見又不敢以魚素通忽承瑤札冰俸此王公大人格外意表行事台臺董視飛輓恤軍察吏弊絕風清又憂深慮遠發皇于防漕大疏豈能復贊一詞記得軍運莫如孫拱陽公祖理漕政略爲詳民運莫如方旦心公祖北運便民總略爲切想明公必已采擇而衷之矣建酋披猖某查考祖宗實錄及先臣奏議原無擣巢深入之理血戰決不如堅守助兵決不如助餉調客兵決不如募

土著懷柔非關款結西虜。豈至決撒潰敗如今日。今朝野錯愕。輦上君子且有移家先出。以爲民望者。抑何其太張皇也。晉庚戌。非虜入犯。烽火達於都門。哭聲聞於宮府。獨徐文貞大興土木。改造第宅。肅皇帝遣人偵視。內心始安。今在京大老。恐不可無此意。若九門啟閉。不時物價。一時騰貴。人心動搖。關係非細。目前宜以根本鎮定爲第一義。而後講求貼防協守之策。奴酋長於陸。不長於水。登萊雖與全州密邇。似無暇及此也。遼左自文皇帝改郡縣爲衛鎮。而遼始強。後因改海運爲

輕齋而遼始弱。及今講通金州舊運。饑者其食。急則救標餉。孰便于此者乎。明公江左夷吾也。不識以爲然否。

答杜弢武總戎

客歲河套諸酋悉就戎索。海內稱杜家忠孝兵爲九鎮之冠。然明公之焦心勞思。飲血暴骨。亦已數矣。乞身非迂第。聖主不肯卧彪虎於長林。豐草間耳。痛哉仲父老將軍之戰歿也。人生殤死老死。七日不汗亦死。與其吽嬰涕洟。死于婦人之手。與巫史紛若之間。何如死王事之爲快哉。忠如仲父。識者謂宜賀不宜弔。若後日爲

身後不朽計僕區區野史亦足以發揮萬一流之來禩也。陳先生太霞記豈借僕爲重然不妨標出示之海內。使江南巨姓盡演之以廣其傳好事者纏頭不惜也。弟性癖喜新喜奇明公帳前降虜中有小胡女解絃索者乞贈一二雛命力士馬上挾之而至僕教以捧書掃花屬諸名家各爲詩歌紀之作山林一段佳話明公其許之否。

與方旦心公祖

台臺積資重望度可借重松郡一洗近來議論囂訛風

俗競奢之習卽不肖雖不敢唐突鈴閣然空山見訪尚得衣褐見也頃聞南東之命老稚忽忽若有所失差喜尺書時得相聞又喜青谿賀使君廉恪節省實有休養生息之意皆奉台臺之成訓在若徵糧分別荒區熟區審役分別田多田少准一詞不如省一詞則人安家樂出一票不如銷一票則弊絕風清此尤青人凋敝之後最爲吃緊者種種民瘼特以揣分不敢悉其萬一耳明公并州所在能無意乎

荅金公

明公出山非久。長嘯遄歸。不待爛柯。而局勢已大變矣。運環之劫。行將與氣運相始終。明公其至人乎。今採時太急。一切但用倒倉法。而大藥王如臺下。又使袖手于岩居川觀之間。吾不知天生聖賢豪杰之初意。竟欲何爲。沈德生。樞侍門牆。如往來雲氣中。衣久久。生潤此生。心口嘆服。謹代爲之謝。

答王奇陽

某邇年如饑鶴病猿。棲頓枯松寒月間。不敢更通海內賢豪。忽接札。既過獎謬。悠不覺顛泚。而腸熱也。每與王

青谿使君相約渡錢塘。入會稽。以求名山大川偉人巨公。而一遇焉。則生平結襪孰如先生者。不識可果此願否。四十二章跋。謹呈覽。門下從翰墨中作佛事。此蘇黃再生。但弟野牛之鳴。恐不堪入龍象隊中。如何。

與朱直指

夢寐選閣。真如百尺樓。度明春可得買漁簑。從短蒲間。一叩朱桃。槎仙徑耳。昨畫乞玄宰題上。更許盤礴作長緇。奉寄當坐索之。不令禿毫作嬾卧龍也。

答錢公仲舉

承寄麗矚集友人索之如玉如穀幸劉孟肩見貽二部
而無奈其不給也教貺忽至大副所請波斯胡已上珍
珠船矣尊集骨騰肉飽采串英飛出之以堂堂正正運
之以恠恠奇奇無論智愚賢不肖稽首龍門皈依牛耳
其無思不服宜也自來東事改郡縣爲衛鎮而遼始強
改海運爲折色而遼始弱今事難復故實同創始台臺
披髮纓冠以救鄉隣之鬪其愚不可及也其功亦不可
及也且由此撤兵還洋則沿海不患空虛停寢召募則
臨岐不生他變大江南北實陰庇之豈特遼左一方得

免於噬臍然眉而已哉若淮上總鎮竊意仍宜添設汰
老弱宿以重兵革勲戚練以名將協董漕儲彈壓首尾
此正與海運相爲表裏者昔孫權渡遼伐公孫度視數
千里地勢直如一線然今畫地而謀戰守豈不爲英雄
所咲惟明公亟圖之

與郁季雅

往別時以爲復有竟歲之盟忽得信爲陳大夫掖去矣
夫鬚眉落地時便以此身同長矢往矣豈若鹿豕終日
相聚足下萬里之翮而爲六月之息長卿四壁足下四

壁都盡便須尋一變更雀之化蛤也。劍之化飛龍也。英雄雌伏而化爲九天九地也。大都醯雞秋蟲則終止甕灶間耳。足下之腹笥五經乃竟老於蒯緱不問陳太夫一吐氣寧何之乎。且廣中雖古炎州乃皇岡芙蓉及九成臺皆供足下落日長嘯管坡仙謫居彼中身負瓦石而足下讀書官署卷簾隱几不廢卧游方之東坡又得殊勝且時以筆花吐池塘春草之句卽瘴烟蠻霧亦當爲足下一開滌耳弟以野鷗之性暫居人間如寒蟬潛蟻相似每思足下曠俗之致恨不能縮地徙山與足下

焚栢子擎竹葉消之適捧遠札斐然復面古詩憫美具見記存以足下一瓣香迎清風讀之不覺煩暑之頓澆也。使者督報良迫未能廢和來美愧與汗俱。

與岳公季有

大疏一鳴忽得異常溫旨頓使朝廷父子兄弟之間撥雲霧而睹日月在先帝處分此事真第一得意文章在今日聖明剖決此事亦第一得情公案臺下有功於正人正史多矣沈天生入山每相對爲浮白稱快而不敢通奉候奉贐仰知光明磊落不在瑣瑣寒暄耳惟

爲國自珍以承節鉞

答孫子長學憲

某道荒以來如桃蟲處桃壤蟲處壤不知天地日月忽蒙明公瑤札冰俸自天而下卽蒲團間不覺心跳耳熱願得一當神交知己第又恐涉於詞人游客爲忍情而止頃聞開原已陷卽熊芝老便難下手蓋北關之不併賴開原爲擁護開原之不破賴鐵嶺李氏家丁爲之犄角今李氏被疑開原失守將北關折入于奴而東西之虜合矣如何如何初清河撫順特小堡耳殘壞之後本

宜卽時修築多宿重兵以示必不可再犯之勢乃一味越境搗巢不知貼防堅守數萬之師驅羊就虎自古豈有如此廟謨如此邊略也卽今奴貽朝鮮書其計甚猾甚巧聲言入犯彼將自顧不暇何暇顧我我欲救之則分中國之力不救則分朝鮮之心一紙書頗具無限痛痒而我特泄泄然隨手而應其何以濟且大江以北四月不雨麥穗焦枯漕船擁於滿寧上下大兵之後豈堪大荒祖宗設立淮上總兵居重御輕控制南北正如車中之輪而不鮮事者奏撤之及今遵制添設猶可爲中

原他日緩急策應。浙中募兵。目前關係頗大。而招徠何法。安頓何地。督領何人。安家行糧。何措就中。萬分調停。使此輩不聚不譁。使地方不驚不擾。非明公江左夷吾。又誰望哉。野老杞憂。臨楮不覺迂濶。

與岳季有大叅

弟屏跡空山。經年不入城市。以此久踈知己。汝寧卓異之政耳。剽已久。僅藉手一序以獻。頃者借重淮陽。此節鉞所自始。時事多虞。咽喉尤急。聞建酋降朝鮮二千餘人。若使導之直犯天津。登萊則水陸南北俱困。而中原

之盜。且有乘間竊發者。淮上舊設總兵。祖宗良有深意。乞台文與撫臺熟議。奏請復之。宿以重兵。練以名將。彈壓首尾。擁護漕儲。且以接應不時緩急。此目前第一要着也。

答沈雲升侍御

空山一見名公。便知爲吉德君子。每接浙西士大夫。又人人以真神君真父母歸頌。微視其眉睫。口吻間。非卮辭也。開鉄破後。北關勢難獨存。朝鮮自揀不服。水陸之路。步步可虞。東西之虜。日日可合。新經略雖有三頭六

臂可奈何哉。讀徐見可先生啜墨亭襍著其言遼事甚
曉暢。真代興龍象也。耆舊如屠田叔汪長文後輩如周
斗文陸寶屠公子幸加物色以羅士心何如。

與包心絃文

彭翁服氣之法。儘有奇効。大約父母之氣在。臍天地之
氣通。鼻內氣後天。不如外氣先天。與其守臍。不如鼻吸。
若吸至數千。自然可以補勞補損。但不當守在一處。聽
其氣之所入。渾淪充滿。比之臨歿。一口氣不來者。其利
害何如哉。吾兄千萬勤而行之。蓋氣來尋人人不肯尋。

氣○氣○包○身○外○人○在○氣○中○魚○頃○刻○不○可○離○水○人○豈○可○頃○刻○
離○氣○哉○鼻○吸○之○法○正○如○桔○槔○取○水○車○岸○稍○緩○則○水○卽○漏○
下○此○明○論○也○吾○輩○學○道○命○在○則○性○在○且○楞○嚴○鼻○根○圓○通○
豈○二○義○乎○

答某公

自婁江奉晤明公。屈指十年餘。一時朋好落落如晨星。
獨老先生既壽且康。享有家食林居之樂。子孫文孝環
繞團樂。視金馬門車煩馬殆。憂讒畏譏者。不啻霄鳳之
視螭螂也。自今以往。春秋未央。不肖藉手介壽之篇。以

侑康爵亦足以發皇明德矣。

與某公

盥手讀諸制作。紬繹百家。溯洄千古。此文章中宿老司命。恨用修元美不及塵尾相難耳。丹陽次公從輦下寄書者。再策遼事如指掌。若以撫遼守遼爲正兵。款虜制虜爲奇兵。要言不煩。前有王竹塢之便。已寄經略公矣。陸路莫如北關。水路莫如朝鮮。實據北關。聲犯朝鮮。旣欲紐我。又欲分我。嘗我。經略公兩手兩目。而欲化爲千手千眼之用。有將無相。有若無臣。兵餉兩誦。內外不和。

二熊公可奈何哉。明公江左夷吾。想當臨食三嘆也。

與某公

十五年前某細閱明公吏牘。手爲丹鉛。真所謂破山之斧。照胆之鏡。此造國手。非百里才也。已見省中諸奏疏。則筆扛九鼎。才敵八面。雖與時牴牾。而一段神采精光。終不能掩抑埋沒於深山大澤之下。今遼左多艱。行且以社稷擔子相付。豪傑無意於功名。而功名不得不尋豪杰耳。當今惟蜀中無黨。而明公又天下第一有心人。有心則沉幾不露。無黨則群小不猜。若得借宣慰以訓

練朝鮮因朝鮮以犄角遼左連衡山東天津諸當事遞相聲援擁護海運不至截奪懷柔外國不生二心而又請仍設總兵淮上宿以重師練以名將彈壓南北隱然有居重馭輕之勢非特防建酋兼以防荒亂非特控遼左兼以制中原此大局也亦明公事也頃者山西諸縣蠢蠢動矣東南百物翔貴而米尤甚饑民掠于市橫民劫于江海矣種種杞憂恨不謁見明公聚頭磕膝傾倒一番而適以吐瀉二十日神氣未平日痛復發勢不能觸暑而來此無隱旅泊所親見者夫明公延攬心最真

先施禮最重人非木石忍負恩知倘後會有緣捫蝨老人尚能策杖一見也

答聶巡漕

向來論人才則分門別戶論遼事則掃穴犁庭何意末流之弊遂至於斯明公非但飲醇酒真所謂憂心如醉也僕妄意揣摩天地好生奴酋好殺遼人附建州則無命入山海關則無門有不得不死守之勢彼處山多田少所掠金帛多而米鹽少有不得不困之勢若激遼人以護遼款他虜以制虜卽此便是省兵卽此便是省餉

而豈必紛紛召募爲哉。近見浙兵五千亦不過浙江百姓耳。安家有費。道路有費。若移此費加之遼東之土著。痛痒相關。呼吸相應。用親手護頭目。與借他手護頭目。孰便孰不便乎。旣守遼陽。奴酋必且犯朝鮮。截海運。以分我力。客兵千里而趨。宜置之天津。休其足力。不宜驅之出關。迫之血戰也。長公筆扛九鼎。目營九州。恨不相對雄談。以快彼我。

與嘉善康中尊

不肖某諸生時爲公車詞賦所窘。今老矣。身心性命之

根蒂。憐如也。獨利濟一念。似有微竅。每勸諸大家。置田贍族。積穀救荒。當戊申大浸。稽天嘗奉當事檄。分督煮散糧二斗。某曰。此糧雖到家。而未能到口。大夫曰。何故。某曰。尚欲負米贖取犁鋤農具耳。大夫不覺浥然淚下。郡縣儲畜以救饑民。縉紳儲畜以救貧族。此利濟第一義。若蒙吳先生蕭結寒士耳。捐魚沼。縮口食。不得已而。又出募穀之疏。此豈分毫有市義市名之心哉。無爲而爲。此心可以告祖宗。格上帝。而昌子孫矣。明公委題數

言喜躍不忍辭非久呈稿請教嘉善窪下經旬霖雨便成水灾防禦水灾無如修築低鄉圩岸今農工未興上乘天時下乘地利而明公時駕輕舟往來督率少借賞罰以示勸懲而人和具備矣圩岸為本積穀為標邑無流亡官無逋賦此又明公推廣蒙吳先生之意自家而國者也若芻蕘可採亟賜舉行第付之衙官衙役則生事矣請質于魏錢兩公何如

答杜總戎毀武

東李西麻皆以武著獨關中杜大將軍胸蟠六甲掌運

五丁書窺二酉聯四海為兄弟合三教為總持即君家武庫少陵有如此精神氣魄哉目今聖孝格天端居深拱以希黃老清淨和平之福似可干羽不試然人才壞於黨議民力竭於征輸豪傑困於文法杞人娶婦竊竊憂之所賴徒新畜艾有明公萬里之長城在耳某屏跡山澤樹藝釣弋而外少理著述娛此餘生不意翰貺遠來托結神交特徵蕪作不敢久羈材官造次捉筆以報來命視古人鏡歌鼓吹似難賡響若使青衣紫綃度曲而奏之可以銷世諦汰雄心增長精進道力未必非

明公掀髯捧腹之一助也。賚書賜玉，帝命方來，更祈為社稷珍重。

荅朱平涵相公

明公澹泊寧靜，豈有意為黑頭公。而中途被命，恩數非常。雖有兄弟手足之喪，宜效君臣腹心之報。例辭不允，迫斯可矣。國事如下，碁原無預策勝負之理。首揆正如當局亞相，正類旁觀。多言不可坐視，成敗亦不可惟擇。其吃緊一着，最有關係者，略點示之，非特大服當局者之心。而碁有轉危為安之處。此明公入相事也。明公清

如水能洗刷世界，直如矢能剖判世界。鄉愿求媚不能媚，難悅之君子，小人好動不能動，不為已甚之仲尼，清到底，直到底，將來善怕之陋規，調停之故套，轟轟烈烈洗刷剖判一番。以此報君父，報朋友，原還數十年前窮翰林本來面目。異日作史，與伯夷楊綰同傳。明公真其人哉。某一聞台鉉之報，喜躍異常。自分布衣，不敢通稱賀書。乃明公先施札，貺勤勤下問於故人，此豈忍以世俗常情報者。故因明公之清風直道，而略申數語奉復。知不以山澤擯也。吳興妖言煽亂，精明搜討，不可無杜

公寬大收拾不可無方公水火相濟其苦一也

荅杜君遷觀察

吳興新政殊快人耳此得之士大夫往來之口甚真非阿也第貴治孤處一隅目前當路之線索新叅之舉動未必朝夕相聞若以省城郡縣爲腹心以捷足偵探爲耳目其間不至遲速異同較是兩便若要人有交際不親不疎巨室有疑獄不動不變諒神明照膽鏡中耳

又荅杜毅武

兩鎮數十年仗台臺世世金湯戎索在手馴習犬馬蛇

虎於尺組之上國家不至蹂踐如遼左者秋毫皆臺下功今尋樂賜閒婆婆膝下燦千秋之景光探三教之秘奧古來忠臣孝子爲洞天第一列仙則元老與台臺之謂矣不腆壽言謹如遠命試前奏而荐之度必掀髯微笑沃葡萄酒數十斗耳新集精麗道迥字字可傳雖張樂洞庭譜曲闔苑殆無以過明公真詞場之飛將物外之異人哉嘆服嘆服胡女遠道恐不能挾之而東若有善絃索者得一二小雛置之梅花古松之下對客度曲亦是山林奇話而未敢必也

答潘朗士

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忽承名賢遠顧者。再山癯老病曳。而見客造次忘形。卽古者桑上坐。桑下談。不是過也。披拂高韻。罕見其儔。素心則上行先生。淹雅則儒林丈人。不肖懷中一瓣香。願爲朗士禮却矣。獨愧白飯青芻。萬分潤藜。台丈不過督之前席未冷。而後餽復至。種種方物。挑人指動。第歲儉得之。尤折老農之福耳。

與韓鵬南父母

海內盼明公主爵久矣。還朝佐樞。若天留禁中。頗牧以

待今日之遼左耳。遼左之事。捷伐但可先聲堅守。乃爲上策。行北關之反間。防他虜之勾連。停遠方之徵兵。通登萊之海運。謀國者似無遺策。若居中調度。仰佐國家之急。近紓桑梓之憂。恃明公胸中有數萬甲兵。在許謨石畫。幸示一二。青溪淵敞已極。此人累地非地。累人告新令尹。願明公不以未同爲嫌。若不肖向來。暴足縣中。卽貴役皆知之。久不敢以芻蕘獻矣。思老隱海上。吾兩人如形影相似。乃爲往事無端。劃開可爲長嘆。便間幸賜好音。以慰空谷。

白石集卷三
答李本寧先生

今年奇熱極。念明公應對之煩。銀管鉄限。間山谷所謂。殊增暑氣也。山中飽讀大集。文章鉅鹿。有耳有目者。皆知之。若詩歌數卷。鑪錘經史。括囊古今。取之如寄。巧若預設。自來天壤間。未始有也。恨瑯琊兩公。未觀海若之大全耳。頃承遠使。重以不朽見委。當今惟明公筆下。能令死者生。生者死。某會稽雞。豈能啼耶。重惟長公純孝。不忍以不文辭。卽日執管。勉爲濡沫。附勿度公請。正先此謝報不一。

答秦藩伯聞君侯

儒屏跡山澤。幾同槁木朽株。不能通姓字於當世名公偉人。乃君侯真龍之種。綉虎之才。則得之海內交游集中。兩耳幾熱。非特遙聞聲而相慕也。某老矣。遠望函陽如天上。而君侯又端坐斗大一城。不敢闌十步外。檢柙如處子。清恬如素士。彈琴賦詩。咏歌先王。以自樂。而荆翁際清時。享上壽。瑤山青社。隱然倚以重輕。卽古者東平東阿。豈敢與君侯三代爭文苑不朽之權哉。伏承札覲遠頒。謹書壽言。附塵登獻。履珠鳴玉。賓從滿堂。恐見

之未免粲然一笑耳。

答蔡藩元峻君侯

伏處岩壑。忽接君侯遠札。及扇頭贈詩。讀之飄飄有大
人凌雲之氣。國華家寶。輝映西方。卓爾獨行。大雅不群。
君侯其兼之矣。第祖禁森嚴。不能五岳遠游。又不能萬
言求試。檻鳳斂麟。良爲惋嘆。然安城撰述類苑。河南被
服儒林。任事之師。近在衣帶。君侯妙有盛年。兼綜秘籍。
若與羅善長李孟超網羅千古。自成一家之言。鼓吹聖
明。暢發忠孝黑頭三公。何足道哉。拙作請正。聊見乎詞。

然以視名公五言長城。瞠乎後矣。

與王公而弘

冬間承捐俸留別。此一種道義風格。皆近世紳裾所絕
少。夷門未老。豈忍忘報耶。古人云相時而動。當今應局
惟。有。相。時。不。動。四。字。明。公。法。眼。澄。徹。先。已。照。見。於。不。言
之外矣。舊資尚壅。新資未必遂下。借差歸省。以待瓜熟
蒂落。似更有餘味也。彭仙翁聞在江右。鏡源先生已有
人見之。此是的耗。頃敝鄉有痴阿六者。三年不言。將陽
事皆已剝破。今始行乞市上。乍智乍愚。言有奇中大旨。

以收攝活子時爲主。而以在外先天之氣扶旺之。頗與彭翁同。若勤而行之。不必更劫劫他求矣。明公近得何如。并望寄示。

答朱平涵相公

樞要問布衣。自古難之。惟寇萊公不忘魏野。張忠定不忘傅霖。今再見明公之手教矣。長興奇變。本是葉朗生餘黨。如吳野樵輩。杜太守獄案具在也。今地方掩失事之嫌。愚民惑屠城之說。或徙或逃。或越城而殞。甚則移之石令之宗人。此最可恨。石令抗賊捐軀。庫囚無恙。守

土與守邊。寧有異乎。此當請卹立廟。血食報之者也。毛將軍牽制建首。正如彭越。疲楚昔者。伍子胥廢王僚。立姬光。而吳爲之用。今毛將軍廢李暉。立李琮。而朝鮮爲之用。觀其本末。自根生枝。定非浪戰者。獨明公擁護朝端。使得折衝海外。此非緣桑梓起念。實爲國家衛一奇男子耳。某老矣。頃先荆見背。萬念灰心。明公外論云云。非山澤所敢與聞。惟處弟子无咎。无譽。不衫不履之間。異日菲舍玉堂。平分風月可乎。偶有鄉飲。辭箋附覽。此亦見野人之微尚矣。伯夷之門。清風透胆。毫髮無所私。

陳仰祈台照

答定海顧中公

某老屏山澤。不出籬落數步外。雖耳熱明公。而未嘗敢通姓名於左右。前者寥寥數言。藉手以報。裴公若台臺。四知不塵之手。八面受敵之才。猶未發。皇萬一也。忽辱札。既遠。貽實出意表。以忙官及冷人。以忙時及冷事。精神閒逸。不几於蝴蝶。飛上階乎。吳越水災。米穀漸踴。若。適糴平價。勸借三者。大戶閉廩。不出。遠商聞風。不來。米價愈高。搶奪斯起。大約救荒。止有八字。如王文成云。饑。

民必救。亂民必斬。此其大綱。若請折請帶。請留請賑。聽之部臺。停詞訟。緩催科。清囹圄。省交際。聽之邑長。其餘瑣瑣迂濶之談。非所混於識時務之豪杰也。

答南京張錦衣

松江望金陵。如在天際。僅借扈師。甘南老爲雙魚。卽先驃騎。未嘗一叩几筵。今得藉手傳文。以報地下。惟大方斧正之。時事孔棘。聖主拊髀而思。頗牧。明公卧龍卧彪。不令獨當一面。且聞家甚貧。可嘆可敬。弟嘗謂駕馭驕兵。莫如廉將軍。可以服其心。而夷其怒。舍明公將焉往。

哉逢人說項。不覺爲公論熱腸矣。蚊賦出。往時遊戲。頗觸人眼。臺下愛我自愛。幸毀板勿行。至望。

與東里

明公入朝。止大兵。寢大獄。脫屣南歸。承歡子舍。出處極矣。某年來十九在山。雲氣花光。差足度日。獨苦客苦文。通僕僕終日。無緣爲閉戶先生。然江河湛然之氣。常浩浩於胸中。服氣果有効。清淨以之。固躬房術以之。傾命未省。彭翁安往。明公曾與之一通。世外之耗否。聞明公甚貧。雖不至范蕪萊甌塵幾類。顏魯公借米帖黃門。如

此。大是好消息。當爲明公喜。不爲明公愁也。郡丞趙公。席不暇煖。門可張羅。弟嘗爲閩無黨人。而多廉吏。信哉。時惠好音。以慰空谷。幸甚。

與錢抑之官詹

前承往弔。卽欲走謝。暑雨交侵。不便衰老。聞轉詹之信。此應得不足賀。獨辭省中主考。抑何恬淡。不惟少無數門生。可惜少一本刮目試錄耳。吳越大荒。徐文貞所謂。時有荒則習荒。此正吾曹習荒時。曾先爲料理否。大都平價閉糧。勸借此三件。最爲荒政之累。大戶閉廩不出。

白不... 卷三
客。戶。聞。風。不。來。召。爭。啓。闕。皆。由。於。此。惟。吾。丈。與。當。路。講。明。除。此。三。件。默。默。調。停。停。止。詞。訟。節。省。交。際。如。踏。荒。派。荒。俟。疏。下。分。別。未。晚。差。官。踏。勘。地。方。有。送。迎。之。費。造。冊。之。費。愚。民。又。有。買。荒。之。費。今。一。味。以。全。荒。報。兩。臺。以。全。荒。題。部。中。未。必。盡。聽。而。真。偽。輕。重。可。徐。理。矣。曰。賑。無。田。者。沾。恩。曰。蠲。曰。帶。曰。折。有。田。者。受。惠。此。須。漫。漫。提。起。錢。糧。未。備。而。遽。言。及。此。數。萬。小。兒。啼。飢。索。餅。卽。慈。母。無。如。之。何。惟。有。闕。壤。一。番。何。濟。於。事。有。救。荒。之。心。而。不。必。有。救。荒。之。狀。遲。得。一。日。則。錢。糧。省。一。日。省。得。一。日。則。留。救。

上楊淇園侍御

得。一。日。若。前。去。后。空。手。忙。脚。亂。此。最。害。事。如。平。價。閉。糴。勸。借。吳。越。通。共。禁。之。方。好。一。方。不。禁。萬。櫓。俱。停。米。價。日。貴。而。捨。日。興。其。關。係。非。止。一。縣。一。府。也。

某極蒙明公國士之遇自安山澤不敢通京洛之書唐突雲霄上袞前者推轂海內名賢卽葑菲亦塵啓事讀之感愧交集不知老侯生一腔熱血何日洒報明公也不肖買山穿礦業十六年餘寧復有他念者若鼓作聲價借隱爲通天道忌盈必罰之以奇禍人情責備必申

白石集卷三
之以奇譏。惟置之無咎。無譽之地。處之不衫。不履之間。則陰受大人君子之洪恩多矣。

又與楊淇園侍御

某揣山澤不通輦下書。董思老有手敕。則言明公與韓朱兩相公推轂不置。此某之大怖也。自古士大夫一歲九遷。七徵八辟。皆非盛世事。惟爲朝廷惜名器爲言路。慎考選爲邊關節兵餉。此謀國之大者。而以不急之事加於至不才之鄙人。人實有口誰能扞之。願明公截斷衆流。速賜停寢。異日郡志中留數行隱逸傳。以報明公。

勝於纓綬多矣。上海某父母愷悌廉明。百姓實受其福。通籍以後。未嘗呈身鄉衮。卓品可知。而其則謂宜一登揚夫子之龍門。有如物色鄉後進者。曰不識其人。猶可。曰不知其人。則疑矣。惟明公推愛而嘘拂之。以爲衆正之倡。幸甚。

答楊鹽臺

六月霜臺聲影俱闕。趨者炎炎。明公不異清涼山夏屋。渠渠不異壺公壺。巢父巢矣。頃者玄宰傳諭密意。傷鳥驚魚。稀而欲走。夫江東諸賢。久頓積薪之下。而不肖溝

斷文以青黃雞肋鳴皮未卜死所。台臺愛而已之。所全不既多乎。目前時局爭殿之虎。野戰之龍。近者窺遠者意。故逃禍莫如逃名。無譽乃所以無咎也。手書二字。寵及赧顏。懇乞停寢非常之典。改題行卷。傳示子孫。山澤老癯。豈直衣褐而懷玉哉。讀題跋弁語。卽蘇黃見之。決當點頭。明公一字一句。出入六通。卽今端居百日。宛然結夏老禪。此具有宿因。非凡解所能夢見也。

答劉仲熙

客歲從西湖歸。因入山了文逋。無復冬餘處士之樂。歸

見尊刺。坐失天下士。投轄下榻無緣哉。讀新詩。宛然袁石公也。第就中多刺時之語。不可令臨邛長見也。詩以和平清坦。迥然與世味自別。若怨吻罵舌。正與情性相遠。王右丞孟浩然吾師乎。小序卽以屬草。恐使者往返百里。留之信宿。以內典籤乞足下。施以五丁之斧。

與王東里給諫

吳門遣使京口。郵書明公之。于某真切極矣。某非有胸無心者。實不勝知己之感。頃聞拂衣南歸。大爲嘆服。出則調朝廷。父子兄弟之事。歸則調家庭。父子兄弟之事。

白不... 卷三
三
磊磊落落忠孝兩全真人間偉丈夫也前讀尊疏尊牘
袞袞數千言此正論此確論此快論此又至平至易之
論卽董狐吳兢可以藉手執筆矣明公欲以遼用遼爲
正兵以夷攻夷爲奇兵反之則釀疆場敗亡之禍外寢
大兵內寢大獄遵之則養國家和平之福夫言豈必多
仁人之言難耳

答楊侍御

計部文弱公入山見訪言笑風度宛然明公也明發玄
宰與幼度自海上至相與袒坐老藤濃陰中涼風豁達

快不可言但恨團團無多日耳頃讀壙記哀詞又悔小
傳書寫未盡然孤忠孤憤現於筆端矣文弱奉差南來
計欲少清一二以佐目前之急第催督舊逋理勢所不
能辦也手板折腰體面所不肯徇也駐劄地主供應所
不樂留也一味以虛套迎以空冊送大要內而戶兵以
頑鈍應經略外而當事以頑鈍應部差如此情形光景
使先太公有知非大咲則大哭天下事莫可措手矣奈
何哉奈何哉

答楊文弱計部

山中忽捧手書及青鞋錄。從樹陰轉徙間讀之。因謂友人曰。楊公以執正督世人。而能爲野客語。以弇州太函卓老石公之言行天下。而能不爲四公語。雖然。使四公望而泣下者。此記也。不佞少負游興。每欲春裏出門。輒以老病廢。嘗自解嘲曰。杜五郎范粲何人哉。彼能三十年不出籬落。三十六載不下車。而吾猶冲冲往來何也。以此局脊卷撮中百念頓已。今得尊記。使人心涼。更復心熱。枕上數夕。便與公相挽行。奚待峯泖之遊矣。臺下觴後入都。然後敢通謝于侍御公。祖先乞致聲。

答蕭戶部

堂上有二老。酌水戲花。膝下有兩雄。擘梨分棗。台臺得此三公不易矣。遼氛以後。羣少年游談無根。如淮南王言漢治則怒。言漢亂則喜。卽此風氣。其憂當更甚于建奴者。僕屏跡空山。彼一時也。不與聖賢講學。此一時也。不與豪傑談兵。寒灰無燄。凍鶴無聲。一味杜口杜門而已。玄宰近賞此言。盤礴如故。絕不以劫灰之事着毫許胸中。餘無可爲明公道者。

答某公

明公文章吏治落落人豪忽承遠賜手書以弁簡見屬
某愕不知置對已携尊集皮小舟中縛老梅樹下漱口
讀之四五日始竟真可謂筆有眼舌有骨色身有胆藝
苑中至人又化人哉不得已強命子墨似作六合賦不
知何處起手然少就尊旨發皇一番如近來浮僞波騰
曲辯雲沸學蘇白不得變而爲卓吾又變而爲不典不
文者可以投筆結舌矣第世路奇險閔閔有戒心公是
先生公非先生則請拱手而遜之下執事明公剛而不
吐敢而無諱若作史官必不爲聶孺翁作諫官必不爲

模稜手今蠖伏冷曹百不吐一光怪摩蕩洩於詩文風
怒號物怒生鴟鵬怒飛誠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得無造
物有意以詩文不朽之柄陰屬之明公耶第談稊之筆
覺清濁善惡大明陸子璋云遠模仲尼之泛愛中則郭
泰之弘濟此言雖小敢獻微誠異日對卧百尺樓方可
吐碧落間語也

荅洪惟一

某伏海曲日與漁丈人爲伍不復敢通問於海內名公
巨人時與玄宰閑茶淡話其心口俱屈者無若惟一先

生今得讀性問四書及陰符註批剝邪解發皇玄旨真
三教大總持也。台臺衣鉢家學俯視群碎何當睨毫毛。
而乃遠勤札貺垂問山稿若非面帶十重鎧甲幾至媿
死。當今墨池龍象惟玄宰爲政而令不肖操管步其後
塵。正如鞭策齊駱駝一步一噉耳奉命塗抹幸蒙面而
藏之。

答袁崇明

某野人也。口與釣徒樵兒爲伍。不敢通四方賢豪之牘。
然明公聲實已驕蹕江南。不肖嘗往來婁江竊耳聞之。

以明公之才品。穎脫泐游。何所不辦。而乃蒲蛤之與俱。
烟濤之與處。視古人乘桴浮芥者。亦何以異。所喜有悟。
遺齋草時時向四大海水中。現香光寶幢耳。

又答袁崇明

仰承明公垂意。岩阿置某於同調神交之末。感媿何可。
言罄。又辱札貺。雖未登龍門。而明公雅意。等於臨叩三
朝矣。年來浮僞波騰。文章吏治。置之高閣。獨明公撥皮
皆真。透胆俱徹。城如斗沙。如芥勞心如苦。行僧潔已如
隱君子。而猶時時不廢嘯歌。此真非簿書期會者可同。

年語也。尹道尊詩文新異高峭，字字當行，明公若以悟遺稿呈之，度且恨把臂之晚耳。

與蕭象林戶部

漢陽先生隴上送別以來，每思明公吏治文章，行誼談笑，種種皆古人典型，而古道最與俗目相刺戾，非關宦拙，蓋拙於諧世也。思老盤礴翰墨，不復省有劫火事，但恨移家上海，從中劃斷我兩人。三四月始得一見，風雨如晦，離索何如？若不肖屏跡佗山，賣文爲活，惟有白醉黑甜于茆茨籬落之間。明公服何首烏，已得一雄，此後

更有二索三索否？某諸子大都類柴桑少陵兒，然不至披猖也。

荅尹道尊

小敘雖不敢附神交，頗亦得至人神情之彷彿。明公見之，度亦且咲且嘆耳。吳草酷類少陵，讀至滿腹一歸字，此古人不曾道語，亦俗人不肯道語。水聲雲氣，蓋滾滾出沒於胸中也。儒老矣，頭童齒豁，不敢出事公卿，耒耜之暇，但願明公以玩世心行救世法。今霖雨連綿如雨，刀仗花稻幾汲汲矣。力請改折以救未來，舍明公更誰

望焉。

答尹道尊

台臺識超塵外。垂意山澤。旣頒飲水之俸。復責表廬之典。逡巡至今。未敢泥首堦前。而札貺又尋至矣。不揣藉手一敘。以塞台委。若酬恩報知。老夷門一腔熱血。故尚在也。台臺去就。某何敢與謀野之末。第此時吏畏明懷。而明公正當。駕輕就熟。其宜留者一。兩無成心。何爭小節。其宜留者二。當路之御李甚誠。及瓜不遠。其宜留者三。以鳩行彙征之時。際龍飛綜核之始。豈忍荒遁。自外

維新。其宜留者四。宛轉再思。覃恩三代。此外臣之曠典。亦千載之一時。其宜留者五。此某竊附於父老子弟。而以攀轅附轍請也。伏惟明公俯聽而采擇焉。

復鮑青浦

昨承遠役。徵取事實。以復撫臺。此皆出於台臺推轂之過。感悚不可言竊。惟年踰耳順。隱隱實多。豈敢自獻自媒。妄希啓事。嫫母以寫照爲慚。鬼魅以現形爲懼。此某所以刺促逡巡。莫知置對者也。好事不如無。古語良有深味。伏惟俯亮愚誠。特賜停寢。

答詹公

夔伏空山不敢通姓名於當世作者。然每有三願。弄采石月。摩敬亭雲。見日至詹先生耳。忽承札貺。以太君壽言見徵。數十年神交。寧忍以蹇拙辭。敬賦短章。手書黃素。第詩字全拙。如蟬噪蚓蟠。無令履珠鳴玉之容。見而欲噦也。某老矣。未由聚斝。傾倒河漢三立之業。弟几几望之。

答某丈

前承長公衝寒至海上。呵凍草傳始報一書。迄今硬坐

荒山。如在井底。不復通名公之耗。得教真訖。然音也。吳興子墨家。項背相望。率工詞賦。而淹博遜之。獨吾丈搜討秘異。如陸澄李琰之性之所好。樂而忘疲。真人踵息。君子安雅。具兼之矣。讀董廣川啓。從正字比合。歛弄大是奇文。條示五則。未遑研考。年來纂集遼事。先實錄。次志。次奏議。次文移。次尺牘。而恨家無儲書。悉從友人借閱。倘得成編。亦目前徙薪畜艾之一助也。草堂漁古錄。見所未見。第恐三傳諸子史。漢無摘選之理。詩賦無混入之理。堯源五柳。連昌長恨。古戰場等類。嫌其太著。滑

稽朱買臣阮籍等類。嫌其太寒。世有具眼人。未可輕行於秕苑也。弟之愚意。宜斷自勝國而止。明則別自爲錄。去生而存死。蓋選者未必德而汰者。易爲仇。願仁兄三思而斟酌焉。

答吳道尊

遼東發難。貂參斷絕。何敢復問之。京輦故人。忽承遠寄紫貂。適在山居賞雪。驚喜不自支。有客笑云。此更勝于豹席鹿裘。何以爲報。某啣而心識之。茲讀素旻新集。才中宮商。奔應節數。精微豐辦。未見其倫。傳何疑矣。相不

用衆而用強。將不用寡而用弱。至人之語。切中膏肓。今內操禍遠。內批禍速。若當事者。拚官拚命以去。就執正一番。此國家最上要着。弟恐無此鐵漢耳。疾雷崩湍。時局可駭。今不當良而止乎。越中諸君。寧靜無動。寧憂無喜可也。台臺以爲何如。知已實難。願言會晤。弟明公門庭高峻。少所延納。若寘之塵尾之旁。但談風月。不及公事。涇涇亦或能之。無奈老馬何哉。客卜期以請。

答王丹陽

春雨連綿。弟言果驗。台臺加意于郵徒獄囚。衣糧種種。

今肉食者何嘗毫許念及此耶。明公真所謂借官修行冥德矣。非特虛懷聽言。係一人知己之感也。臘雪盈尺。遺蝗無種。但恐春潦秋旱。尚煩杞憂耳。台從過敝郡。幸先期以報。移舟古松流水間。作片時圖畫中人。何如。

荅吳學道茲勉

頃沈錢塘以武舉錄見寄。讀台臺後序。反覆陰陽離合之間。英辯沸發。新藻群飛。二百年來無此痛快得意文字。正與門生輩環回玩味。而使者叩門賁札。睨遠至奇矣。奇矣。十年知己相望三百里內。未通一書。乃蒙公

分俸於人所不知之人。又推轂於人所不知之地。誣飾蚯蚓。冀招神龍。非感死則慙死耳。往輦下有以實錄見挑者。謹謝之云。某不願與鄉衮敘爵。而願與鄉衮序齒。不能修史。而喜勸諸君讀史。今通鑑多束高閣。故士子全無忠孝之根。水滸亂行肆中。故衣冠竊有猖狂之念。若使先試論策。而後試經。以此爲殿。最登陟。彼將染指濡首於涑水紫陽。以漸及于二十一史。及杜撰爲體認。補空踈爲精實。撥邪蕩爲檢括。經正則庶民興。史透則名臣出。非仗大有力者負之。而趨哉。時事玄黃。殊駭觀。

聽要亦不讀黨錮傳及元豐熙寧史書故也明公以爲
何如林梅已落蘇柳未眠函蓋之談卜在何日

答南二太

台臺追鋒入吳吳中將吏屬韃負弩於堦下者排如牆
堵而子大夫文學又繼之度明公應接不暇而獨爲山
澤老癯抽思七言二律讀之如玄酒太羹味之有青精
丹霞之氣明公真恢恢至人之應世乎至於手書厚貺
專使遠將更出意外籍手拜登便可作乘屋緝裘之功
第病瘡初平未遑賡和來美俟神氣少旺或併作瀑園

詩奉寄博笑也。經略全河止求便一時轉漕非必建萬
世長策得已有孟子之行所無事不得已有孔子之節
用愛人目前朝野單空舍明公揅時豪傑又誰望哉扁
聯力疾塗抹恐爲園疥謹百叩以復召命淮流如帶鴈
鯉非遙容覓便郵以佈謝悃

與王季重使君

某循分守拙與樵童漁叟混跡於山巔水厓雖蒙賜顧
城居僅一謁謝尚未登元禮之堂識荊州之面也猶謂
父母孔邇所以酬知報恩者有日而今已矣寸心未死

禿管尚在雪。讒理枉。豈後古人。自來蠖屈而伸。鵬息而飛。非特造物之成就。有機。卽聖賢之處困。亦必有道。願明公勿介介胸中。則十五城九萬里。故在也。

荅季重

明公孝友之性。通於神明。文武之才。可備緩急。曾與夏許二公言之。京中惟思老一人。幾類碩果。枝卜將近。指摘必多。第願其歸。不願其留矣。從來士大夫有鷓蚌之形。則中官必收漁人之利。今手辣手滑。漸不可支。其根莖皆從庇護。汪文言而縉紳受禍至此。比之匪人。不亦

傷乎。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可嘆可嘆。此時申屠蟠傳。不可不讀。想明公咲而領之矣。別論云云。大非本懷。弟答思老云。山澤之癯。與鄉衮序齒。不與鄉衮序爵。無以腐鼠嚇也。繡佛一幅。白衲布二端。伴函呵凍草草。

荅沈雨若

吾兄公車之文。沉雄痛快。秀爽神奇。自是百發百中之技。願堅固此願。勿以多事。踈勿以多病。厭勿以詩歌。詩人夾雜之。究竟脫此鐵担。可以揚眉千秋。若不肖瘦馬戀棧。飢鳥戀巢。終非大丈夫事。

答張公

驄馬巡方山岳。搖動而明公式。盧下榻。皆出意表。度外。今復遺賜別儀。綢繆宛轉。恩知實難。未審何日復作延津之合也。目今邊事外呼而內不應。下呼而上不應。衆呼而獨不應。部事內呼而外不應。上呼而下不應。獨呼而衆不應。猶望宮府調和。雨暘時若。庶幾可俸斯須之安。而加之以門戶堅牢。水災暴作。明公救滔天之橫流。易救無天之橫言。難爍金不靈。完璧如故。入水入火。入群入行。操降魔杵。照胆鏡。以觀物情之變。明公真神人也。

與福建南中丞

國朝社稷。臣推靖遠。新建。皆由經略蠻夷。起紅夷。跳梁。明公談笑。迅掃之。全閩始有寧宇。實與兩公鼎峙。而三監府程書。焉可誣也。某藉手一敘。以報神交。知己視碑。記差覺加詳。野史之筆。卽國史。或有取徵焉。近來人才。偏枯於門戶。非名相不能善用。衆兵餉。浪費於軍興。非名將不能善用。寡屈當代。指舍明公。其誰特山澤。未敢深言耳。時事日異。月新聞之。可怖。若使去君子已甚之。

行化小人未形之惡何至披猖至此向來當路諸公不
得不任其責也

荅許惺老 議淮兌

舊淮撫蘇公奏請回空倉免守凍淮兌雖出一時權宜
將來恐爲永例兩臺喻意索公呈不索公書以公書不
便入疏也收兌之設向來移軍以就倉豈能裝米以就
軍但管倉以內豈能管倉以外今收之於倉而運之於
淮是兌役而兼北運之半矣民弱軍強有何法度可以
彈壓米多船少有何錢糧可以催募客船相戒不入有

何○巧○妙○可○以○招○捩○風○波○何○以○搭○救○損○壞○何○以○抵○償○守○候
何○以○脫○卸○盤○纏○何○以○借○貸○偷○竊○何○以○稽○查○爭○鬪○何○以○排
解○舟○薄○何○以○重○載○重○載○何○以○過○關○非○惟○糧○長○無○此○千○手
千○眼○卽○縣○大○夫○亦○不○能○人○人○遙○制○有○此○千○百○億○化○身○也
欲○通○反○成○擠○軋○欲○快○反○致○羈○遲○其○大○不○便○於○漕○者○如○此
惟○有○查○回○空○趕○回○空○不○得○隨○處○耽○延○故○作○守○凍○此○淮○撫
遣○官○遣○牌○之○事○也○公○中○之○公○也○撥○回○空○不○撥○守○凍○儘○數
先○下○松○江○船○到○卽○兌○此○朱○雲○老○尅○期○尅○限○之○事○也○雖○私
亦○公○也○目○今○糧○長○之○公○呈○上○兩○臺○士○大○夫○之○公○書○致○雲

老則事體直捷而委當矣。惟老先生裁之。

荅熊經略

某屏跡空山。每讀經略。䟽牘字字批點。行行尋繹。如秀才讀舉業相似。因嘆曰。天地千鑄百鍊。生得如此忠孝奇男子。有識者當仰承祖宗。皇上德意。愛惜調護。以竟社稷之功。而摧殘不遺餘力。非特遼人哭。京師人哭。卽不肖老愚無知。爲飲泣不寐不食者數矣。古今負屈無如岳少保。于少保同時同志之友。誰肯忼慨論列。剖心瀝血。以明之。直待鋒燄平。議論定。恩典加在國家。

曾無分毫之益。而兩公已先受萬分之苦矣。天乎。豈獨一台臺困網羅哉。不死卽是君恩。人心卽是天意。伏願平氣慎言。靜需緩急。宜召更有進者。以素患難之學問。參了生死之工夫。四大非真。寸陰可惜。福堂之內。恐不當作尋常擲過也。迂叟報知。不喜以兒女語進。別有手書清明曲一卷。附呈博笑。

荅某公

往從沈令君處。始通起居。嗣後屏跡荒山。削影城市。一味如退堂老僧。不敢以無情寒暄相晤。于名公大人。非

忍有遐心也。令侄酒凡至始悉動定。且聞有關中新命。百倍喜躍。所恨熊經略抵死一年。匹馬不入。卽古趙充國。李牧守邊。何異無端筆舌摧此金湯。可恨。可恨。經略大章法。全在懷柔西虜。以離東酋。今綱紐一弛。將東西連衡而起。千瘡百孔。左支右吾。及至此而復思用熊公晚矣。明公爲國是憤懣。又不獨在聲應氣求之間也。令侄彬彬德矩。故是宗雷素心中人。把臂數日。彌覺異趣。惜此中館穀半爲有力先得之。百口推轂。卒無善地。仰負遠托。惟有慚惶耳。

與孫三府

嬌鳥濃花空山增黛。明公褰帟問俗。或可乘閒一訪野人第。上下禮絕而茅容草蔬。丈人雞黍。又不敢以獻。故逡巡待耳。適讀扇頭詩。奇雋清真。色香味俱絕。此大曆以來正始音也。手書飛動。深於古法。玄宰卷得明公蘸筆數語。便令烟雲拂拂。從十指間出。若非當行家。不敢浪求也。不肖拙腕。何能塗抹。謹如台命。粗完箋扇。正如見疥駱駝。令人欲噓耳。

復某丈

某山澤之癯不足比于作者。忽承以二尊人傳見屬詞。肯酸楚讀之戚戚。心動當此堅冰怒風。漉泥莠草。雞骨無多。鵠血垂盡。門下之仁孝何如。而忍辭之也。第小緩時日。具草請正。倘先得志。狀見示。沾膏借馥。亦可爲鬼穎之一助耳。望之望之。

與朱平涵相公

憂餉當先。憂兵清兵。方可清餉。此真實富強語。時平作僧。有事爲勇。將殺賊亦真實誓願語。快哉。非弟知之而誰也。京師地震。則臣道不寧。江南地震。則吳越大水。今

七月水勢未消。暴雨數下。十路九斷。十室九空。粟價翔踴。無可告貸。枵腹之飢。民橫目之悍。卒能坐而待死乎。幸而得生者。有救荒宰相在。則明公是也。有救荒宰相之門生。在則撫臺周公祖也。今萬姓嗷嗷。不敢十分奢望。止求查三十六年荒例。按而行之。而漕折帶徵。尤爲用恩喫緊第一義。諒明公必不引桑梓爲嫌。大司農必不援軍興藉口。此東南百姓呼吸存亡之秋。故特撰荒政一篇。奉塵台覽。蓋實腹正以實邊。救荒卽以救亂。倘蒙採擇。未必非人事補天之一助也。

答汪介如

讀倚劔亭草。想見先生之春容。閒曠胸中無一點事。故
筆端無一點塵。恨不草屨相從。抵掌于石鼎松風之側。
而以老怯出門。未曾親經。至人捧喝。終是空山。磕睡漢
耳。邇來鄉飲。溷雜幾類。播間謀者。荐者皆以孔方爲政。
先生此箋。堤防世教不淺。弟有數語。頗覺傷時。乃知迅
雷疾霆。不如和風甘雨多矣。謹錄呈覽。敢附同心。幸惟
笑而置之。

答汪比部

尊嚴朱門蓬戶。咏歌不輟聲。正如深山道士。衣草茹菌。
雖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近集就梓。已章一生苦心。
此後便可登山掘藥。以希難老之助。某幸未死。猶能負
琴腰笛。覓於倚劔亭前耳。管老泉嘉祐集。皆以子瞻子
由暴於人間。明公昆季。正其人其時矣。國朝有熱審。無
寒審。凍餒并迫。慘於鑊邪。乞明公特疏上請。倘獲俞允。
廣天子之好生。益尊嚴之上壽。其爲功德如何哉。望之。

答潘公

東坡云。中年以后。何事不有。先荆之變。非衰老所堪。近

始得孫不見。舍飴大母。念之不覺悽然。李燾長編北盟錄。宋遺民錄。弟未有藏本。曾虎臣能改齋漫錄。爲潘安期借去。五六年已作泥牛下海矣。聞明公整齊宋史。一洗胡元穢筆。大是快事。此后凡有宋遼金元說部。當粘之壁間。四面購訪。而弟則架上寥寥。皆行秘書之餘唾殘瀋耳。

復卓令君

鄙儒涇涇。雖盈盈一水。不敢荷衣蕙帶。以謁蘭臺之室。正恐類于山人遊客耳。門戶紛囂。獨閩中無黨。今時局

稍更。乃知明公立於四虛之地。非有定識者。不能以此衆正。倡國家實受其福矣。

答趙二府

時陞宗人府經歷

明公爲郡司農。釜可生魚。羅可張雀。嘗與夏君言之。而今且已矣。時局一新。使人咋指。大老幾空。將相屬之。誰氏人才。偏枯於門戶。善用衆乃良相也。兵餉糜費於軍。興善用寡乃良將也。明公袖手而坐局旁。當必有權輿。宿具於度內者。恨不能抵掌一快談耳。

答湖州朱相公

時天啓丙寅

明公解相印。正在斜風猛雨危湍駭浪之時。把舵收篷。氣力百倍。古云。負天下之望者。求退良難。今温肯放還。尊以元輔。非廉潔忠誠。何以得此異數乎。今士大夫。不特昏頭昏腦。僵頭僵腦。且將國家事。弄得癡頭癡腦。無頭無腦。若使君子不爲己甚。小人不與作緣。何至披猖至此。屈指救時豪杰。惟明公一人。足以兼之。其如鳳覽不下龍潛。不出奈何哉。南都宗伯度故人。推挽居多。若到任。卽請引年。不至落惡少年描画手。弟感懷有詩云。急流勇退賢哉二。直諫多聞益者三。蓋以明公望。恩老也。附此博笑。

答杭州聞子將

兩度得手書。詞旨嫻秀。把玩不釋手。須溪九種書。洗發后學眼目。惜其父子不載史。俟冗過檢攷之。此公讀書甚幽。跡甚潛。知人論世。吾輩后死者之責。若其玄解識者。自能點頭領會。不復切切也。謹具稿請正。乞以楷字梓之。行草非古。乃邇來惡札惡習耳。左傳久閣筆。恐不能作敘世說妙在敘事。如画不止。微言冷語。若老莊林註。却俗刪之快人。而老氏註尤帶學究村氣。讀之想當

作噦也。舍親張昂之令盧陵，乞寄一部示彼，轉索未見之書，或須溪有緣，借力縣大夫窮搜，力購鄭浹，溱訪書之法，因人而求，因地而求，正此類矣。弟老作赴應僧語，何堪災棗時事，日異月新，使人浩嘆。弟管年寄書楊淇園公，君子去其已甚之行，小人化其未形之惡，不幸今且驗矣。思老彥直俱已還，相戒爲申屠蟠，無爲楊惲也。

答鎮江莊五修先生

弟老不出山，僅從遊衲遊客，訊有道起居，諗知曾靈光，歸然獨存，欣懌無比。往甲子地震地坤道也，臣道也，今

上公巨卿皆入蔚羅，四郡年荒粟踊，此時博得飽食，其眠覺過無涯之福，况先生杜門靜坐，百不相關，申屠蟠龐德公，豈必求之漢季哉。弟謹守磨甃，堅差不辱，知己弟文逋，客債彌老，彌多，轉恨所居之不深不密耳。若妻兒之喪，大限已到，各自分飛，東坡云：人過中年，何事不有，只得理遣之業，埋青山之坎，亦是減塑中事也。承念敢此奉懌，賀公祖屢次見招，行止未定，然不如挽鬚捫膝於綠陰濃處，較是本色，何如。

答潘遺民